詩集 改譯 詩集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四册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四書

四書集註考證九卷附四書集釋就正稿一卷……清　王士濂撰　鶴壽堂　一

儒家哲學——學庸

中庸說殘三卷……宋　張九成撰　續古逸　二七五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宋　袁　甫撰　四　明　二九九

學庸講義三卷……清　朱用純著　太嵓先哲　三七一

朱柏廬先生大學講義一卷……

朱柏廬先生中庫講義二卷……

中庸補注一卷……三七五

中庸切己錄一卷……清　戴　震撰　安　徽　四〇九

中庸篇義一卷……清　謝文洊著　留餘草堂　四二九

中庸淺說一卷……民　馬其昶撰　集虛草堂　四八九

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四九九

儒家哲學——論語

古文論語二卷附錄一卷……漢　鄭　玄註　芋　園　五〇五

論語鄭氏注十卷……宋　王應麟集　食舊堂　五二九

漢　鄭　玄撰

清　宋翔鳳輯

唐卷子本 論語十卷附錄一卷……魏 何 晏集解　聾喜廬　五六五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宋 戴 溪撰　敬鄉樓　六〇五
論語說四卷……清 程廷祚撰　金陵叢書　六七一
論語贅言二卷……清 宋在詩著　山右　七一九
論語古義一卷……清 惠 棟著　昭代　七三七
論語通釋一卷……清 焦 循撰　木犀軒　七四七
論語魯讀考一卷……清 徐養原撰　湖州　七六五

ED42/07

四書集註敎證

大學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案禮記鄭註大讀爲泰程子改讀如字按大小太少古通用如大宰一曰少宰小宰一曰大宰之類不以老稚巨細分也○王薑齋曰大學之易也小學爲童子對小學而得名雖程朱未之易也小學爲童子之學大學爲成人之學是小學爲少學而大學

爲太學矣又天子之學曰太學對鄉國而言也而章句序云自天子之元子至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又爲天子之學審也既對小學而名大又爲天子教胄之學矣爲不可讀如泰平章句云大人之學也不知所謂大人者何指如以爲明新之業異於洒埽應對進退之所教者名爲大人則亦天子之學及成人之所學而名大爾是亦太少之義如其與周易孟子所言者同義則彼以成德而言非可遽施之學者況孟子所

云大人之上有聖有神亦明德新民止至善者之所願學而何但云大人邪讀如字者不能通乎太少之旨而讀如泰者自函夫充實光輝之義正當從鄭音濂案漢書大戴禮皆云小學習小藝大學習大藝想是程朱所本

壹是一切也

案稗疏曰以是訓切則以壹爲一矣乃一對兩而言也壹專壹也濂案孟子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左傳若琴瑟之專壹原不相通自唐人

用壹貳字施之公移以防欺竄未聞登諸藝文者其見於經傳者鄭伯貳于楚隸子小子一日而三失伍大陸既作報之以瓊玖以纓拾矢可也既各有義捌爲無齒杷見字書唯叅爲參之譌柒不成字壹之非一貳之非二審矣壹是猶言專此對齊治平而言也卽下文本末厚薄之旨若以爲一切之辭則既云一切又云皆非贅詞乎中庸其爲物不貳貳閒也不閒卽不息也若以不貳爲不二二則卽上一言而盡之旨亦

稷○姚立方曰壹專壹也見說文言專是皆以修身爲本毛西河曰此如孟子及穀梁傳葵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皆注作專壹可驗

緝繼續也熙光明也

桉緝有二義說文緝績亦有數義爾雅烈績業也績勲功也績又訓成功績質登成也又訓繼又詩不績其麻又訓明詩周頌學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箋緝熙光明也文王於緝熙敬止左氏昭二年傳子盍亦遠績禹功杜注績爲纂經以胥其足陷檻也植木交加爲之如牛豕圈圂綱也摟機檻也陷阱坑坎也案罟獸網也摟採竹木施機設繩於獸往來之置羊犬其中誘虎狼入機發楗閉以生致之阱則坑也四字固各爲一義

社席也

案倪氏辯社以爲衣社而史伯璿非之伯璿誤矣按方言褸謂之社郭璞注衣襟也或曰裳際也張揖以爲裙又曰袖也並無席義藝文中有言社席者言坐則擁之於社臥則在席使社即席則文不贅乎禮稱上社扱社皆以襟言唯請未知古人光廣同用之例熙又訓喜爾雅廣熙

衣襟當裳際者近足故請衽所向斯爲趾矣抑弟子職云問疋所疋切何趾疋足也或言衽或言疋皆以身下言之衽爲裳際明矣衽金革言以金革爲襟蓋謂甲爾披堅則執銳執銳則致死戰士之服也若以金革爲席而臥其上亦奚所用之哉或引句踐枕戈爲證愈爲支離

祖廟宗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

官師一

案王薑齋曰注備紀廟制而不恤本文之言祖

也祖有功宗有德始封者必爲祖則唯七廟五廟三廟者爲有祖廟若二廟則一王考一考而一廟唯有禰廟不得稱祖矣本文言祖固以該禰然言祖以該禰乃就天子下推之而不可竟謂二廟一廟爲祖廟也抑文因義起各有攸當下云宗廟之禮若以祖廟推之則專指有德之宗若殷三宗之類則武王周公之世文武二世室未立何得云宗此言宗者言合大宗小宗於廟中也在廷則雖同姓必以爵序在廟則以宗序宗者所以統同類別者也故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宗禮行於廟中在太廟則以大宗序同姓在羣廟則以小宗序所出者之子孫也羣廟以小宗序所出者之子孫則祖免以外皆從平賓矣此大宗小宗之別爲一義而不同於祖功宗德之說也章句云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誤以宗爲祖宗之宗而抑混宗廟於祖廟無惑乎俗儒之泥太廟之文分春秋修其祖廟爲時享宗廟之禮爲祫祭於

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

夢中說夢也

案毛西河曰舊註是蜾蠃名爾雅曰蜾蠃蒲盧今之細腰蜂也又解頤新語曰瓠之細腰曰蒲盧蜂之細腰亦曰蒲盧蓋蜾蠃取螟蛉爲己子祝之而化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故以作人存政舉之証謂百姓易化也按家語云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着待化而成四字正就蜾蠃爲取譬作

解

論語

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

陳祖范曰此主夫婦一倫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舝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爲嫁德不嫁容在夫爲好德非好色也桂未谷亦據關雎序爲明夫婦之倫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

續困勉録北極與北辰有別北極五星其第五星之近極者著之是之謂極星又曰樞星去北極不動處一度餘宋沈括謂去極星謂之天樞北辰無星可紀以天樞一星謂之極者亦就其旁相去不遠者言之蓋天無星處皆謂之辰北辰者北方之辰也不特衆星共北辰即極星何嘗不共北辰耶○雷學淇曰璿璣之義書傳詳之極星非北辰呂覽詳之天極不移即論語居其所之義蓋北辰居大圜之第九重每晝夜左旋一周本無象可見此即太極在天之隱象所謂無象之象也故曰天極又曰北極人欲識其居之所在于是以大圜第八重恒星之近極者著之是之謂極星又曰樞星祖暅謂樞星去北極不動處一度餘宋沈括謂去極三度餘此謂以人目所見之遠近言之其四旁相距之數如此其實高下之相去不可數計也是爲天之正中故樞星一曰司中舊說以司中爲文昌三台皆未確樞星司天之中豈反遺而不祀乎恒星以下八重象皆右轉北辰能以大氣統之使之皆隨以左旋此即乾元之神用也

其神棲于北辰其象寄于北斗凡在天之曜無不統攝于此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矣劉向言樞星並及句陳者句陳大於樞星視而易見北辰在二星之間以二星之象志北辰之居即後世星晷之說所由起古皆以北辰象乾元太極惟張衡以象兩儀此即各一太極其一太極之義也蓋以元氣爲太極則天地爲兩儀以乾元爲太極則南北極爲兩儀以北辰爲太極則日月爲兩儀猶之以坤元爲太極則水土爲兩

儀以日輪爲太極則晝夜爲兩儀取義各殊理非相悖也○濂案北辰乃天不動之處昔人因北極第五星距不動處甚近故以之爲表識而謂北辰卽極星可乎今厤家於恒星之上別立宗動所謂北辰者宗動天之樞紐也北極五星在恒星天內每歲右移下同七曜古時極星正當不動之處今時久漸移去不動處已三度有奇並不可以爲表識矣厤學疑問古測極星卽不動處齊梁間測得離強至元世祖至元中測得離三度有半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方觀旭曰尙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書傳略說云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竝無十五入大學之文聖人生知是未及十八入大學之期先有志及之也集註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望經爲註蓋未深攷

爲魯司寇明年相公於夾谷豈九年以前爲不孝不友之定公九年以後爲孝友之定公乎意此問答在昭公之世而孝友之論則集註所謂至理不外是者誠爲躉論勿容他爲之說也

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考工記車人爲長六尺周官義疏爲卽輗論語所謂輗指此○陳傅良曰車轅曰軏軏之前頸所持而下屬兩輗以駕服馬者曰衡賈疏服馬有二一馬

有一軏者厄馬頸不得出也周官義疏衡下之軏蓋即論語之軏以曲木爲之左傳又謂之軥年射兩鈞而還杜預注軏下卷者以其句曲故曰軥以其扼馬領故曰軏而軏其異名也○案軏軏朱子承用古註訓軏也軥與衡爲車制之要倘並此缺之則亦不成爲車矣尙何行不行之足論哉似不如指軏爲當又按許東陽云軏軏是車與馬牛相接處信是已與人相接處則軏軏之當爲軏也審矣

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

案祭之有樂殷以之求神周以之侑神故必當祭而作有升歌有下舞皆在尸卽席獻酢之際及尸謖奏肆夏則樂備而不復作若徹則尸謖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主人餕畢而後有司徹徹者有司之事主人且不與矣尸與主人皆不在神亦返合於漠而尙何樂之作哉抑釋雍詩之文義皆非祭畢之辭蓋大禘之升歌則雖天子不於徹時奏之三家雖僭奚爲於人神皆返之後更用樂乎然則徹者少牢饋食禮所謂有司徹蓋大夫賓尸之祭名也天子諸侯則於祭之明日繹而大夫則於祭日之晏徹徹以賓尸而用樂者春秋王午猶繹萬入去籥是繹而用樂也大夫少牢饋食徹以賓尸則不用樂徹而用樂又歌雍焉斯其所以爲僭正祭之日升歌清廟繹則歌雍其詩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旣云者言其前日之已致虔也然則奚以別於絲衣蓋絲衣者時享而繹之詩雍者禘而繹之詩熟繹詩文當自知之

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張氏燧曰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書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且成王以天子禮賜魯此等大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國語皆不見公羊言魯郊非禮也左傳隱公問羽數於衆仲仲曰天子八諸侯六若成王賜以八佾仲何不舉以對梟鼗之盟祝鮀言魯衛所賜繼悉畢舉

何於最大者反不及之子家駒對昭公明言皆
僭天子之禮若果賜子家敢面斥之耶非特此
也周公閟來聘魯饗有昌歜形鹽辭不敢受甯
武子來聘魯賦湛露彤弓而曰敢干大禮可見
魯僭尙未甚久識者皆疑怪逐謝而魯人曾無
述王賜以自解者呂氏春秋惠公請郊廟大禮
王使止之魯自僭耳至史克作頌以郊爲奏而
疑似之說遂至今矣○案祭統云昔者周公旦
有大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

公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云云
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此程子所據以爲言者然考明堂位本劉歆輩
僞作而祭統篇末以孔悝鼎銘與周公勳勞并
稱乃漢儒鄙陋無識者所述造不足據也○又
按呂覽言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史
角諭止之惠公怒執王使其言雖未可徵信然
魯僭用天子禮樂大率在東遷以後至春秋隱
桓莊閔四公無書郊者而閟宮之詩言莊公之

子龍旂承祀則僭郊自僖公始更爲的然而無
疑謂成王以伯禽受者非也
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案王肅齋曰毛傳曰祼灌鬯但言灌鬯初未云
灌之于地自白虎通始有灌地降神之說唐開
元禮遂舉澆酒委地之事集傳爲後世流俗所
惑而慶源輔氏爲之說曰先以鬱鬯灌地求神
卜陰陽既莫然後取血膋實之于蕭以燔之以求
神于陽則慘甚矣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致

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
燔蕭合羶薌曰既灌又曰既奠既奠卽灌也皆用
鬱鬯之說灌與迎牲相接在尸入後君出迎牲
而大宗亞祼牲入而後燔蕭則燔蕭以報氣在
尸受亞祼之後而君祼在尸入後尸入則有尸
可獻固不當灌地以閟尸敬若云尸未入而先
灌地抑與既奠然後燔蕭之文不合奠之爲言
置也昏禮婦執笲棗栗奠于席特牲饋食禮祝
洗酌奠奠于鉶南許愼曰奠置祭也以酒置于

下基葢古禮不以親授爲敬故臣執贄于君堦
將雁于舅皆謂之奠奠用鬱鬯則謂之灌後世
不知灌義因不知奠義然則新婦之棗栗亦傾
之于地乎岸然植立取酒澆澆糞壤等于噓蹴
既仁人孝子所不忍爲且飲以養陽澆之于土
則失其類況云降者自上而下之詞若沃灌于
地則求之地中升而非降矣原夫傾酒委地所
謂酹音淚也起于爭戰之世要鬼設誓俚侮忿戾
者之所爲流俗不察用以事其祖考神祇不知
奠安置也若言奠贄奠枕是也注之于地非也

何一陋儒循爲曲禮而誣引古禮以徇其鄙媟
試思此澆瀉之頃反之於心於女安乎張子曰
乃楊氏復又曰家禮初獻取蓋祭之茅者代神
祭也則說尤支離夫家禮之舉蓋灌於茅上其
所取法則祖白虎通之說以擬禘之灌鬯耳今
云代神祭則禘之灌鬯亦代神祭乎雖朱子嘗
曰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一以古
者飲食必祭神不能自祭故代之乃不知飲食

而祭者于豆間人之祭也不以茅何獨代神祭
之用茅也用茅者沿杜預以包茅縮酒誤爲酹
酒因雜引以成乎非禮耳葢降神之說既窮而
又爲代祭之說以文之但因仍流俗而强爲之
飾耳不知灌非虛置之筵上乃置之尸前也既
獻之尸則尸舉之尸祭之奚有別降之神而又
何代爲之祭耶唯不知祼爲酌鬯初獻之名而
灌乃祼字之假借初非灌園之灌諸妄展轉愈
入於迷等祖考之靈於圃蔬畦稻唯以張子之
言爲破妄之斧博求之詩及周禮以爲論定而
反求之爲人子孫者之心謂傾酒於糞壤以事
先爲安否則諸說之謬不攻而退矣

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
儀禮鄉射禮記禮射不主皮鄭注禮射謂以禮
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主皮者無侯張獸
皮而射之敖氏繼公曰主皮之皮與皮侯之皮
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爲之周官云射甲革樂記
云貫革皆指此也中甲之革屬兕若牛之皮也

爲物堅厚强者乃能貫之故禮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故也○案禮射有三大射賓燕二射皆以布爲侯大射亦布侯而棲皮於其中以爲鵠故謂之皮侯三射皆以矢貫於侯爲中鄉射禮所謂不貫不釋大射儀所謂揚觶捆復眾不釋獲者可証也蓋大射棲皮乃虎豹熊麋之皮周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蓋以其獸皮之全者二夾置於其鵠之旁而又以其皮方制之棲於中以爲鵠也皆薄柔而易貫此主皮之皮則張犀兕若牛皮射之非强有力者不能貫也周官所謂射甲革樂記所謂貫革卽此此乃挽强習武之射周衰兵爭禮意微矣孔子所以歎之也○又按樂記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孔疏貫革取甲鎧張之而射惟穿多重爲善若養由基徹七札是也集註引記文謂貫革卽主皮當矣但其援大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不無小誤

射皮侯之鵠以詁主皮之皮不無小誤

漢書五行志云周衰天子不頒朔魯厤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案左氏桓十七年傳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云云則日官爲天子掌厤之官傳云官失之明當時之朔爲周天子所班也漢志非矣

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

馮翊南曰告朔非告於廟也以是月應行之政告羣臣耳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則爲二事可知矣既朝於廟何難以朔告羣臣而因以饔之也○案周官司儀致饔餼司徒廩人獻饔儀禮聘禮饔餼之以其禮介皆有餼舂秋傳饔臧石牛國語膳宰不致饔據各書言饔不可悉數皆是餽飼生人之辭凡祭祀鬼神無云饔者此羊當主饔羣臣爲允○又案月朔禮有三朝廟也告朔也視朔也諸侯每月之朔必祭宗廟其禮視四時之祭爲簡無灌鬯告血薦

腥等儀故終朝而畢事謂之朝廟次則以政告於羣臣謂之告朔又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前儒因告朔事連朝廟遂有特羊告廟之說不無小訛○又按禮記析疑云朝廟用牲天子必以太牢諸侯必以少牢無用特牲之理蓋月朔大食王后膳以太牢君夫人膳以少牢而廟饗乃殺焉可乎

三歸臺名

按劉履恂曰包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白注史記管晏列傳周策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注仲蓋三取女也案春秋莊十九年經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左氏無傳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娣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成十年經齊人來媵公羊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惟天子取十二女左氏成八年經杜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穀梁注全錄杜注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取妻班次有三適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女諸侯取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夫人本國之媵從夫人歸於夫家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又云媵布席於奧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也是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氏譏齊媵爲異姓公羊云媵者何諸侯不再娶故公羊傳云三國齊媵僭天子皆不譏齊媵女之遲也包曰三姓女依左氏成八年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說非也鮑曰三取女國君娶夫人大夫娶妻姪娣不言娶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鮑說亦非也又案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

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是大夫姪娣俱不名士但不名娣異於大夫其皆有姪娣明矣士無娣則媵二姪士昏禮雖無娣媵先是也故詩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爲士有姪娣但不必備據喪大記大夫撫姪娣以爲大夫有姪娣而未明言大夫士姪娣之數以諸侯八妾例之卿當六妾大夫當四妾自註北齊元孝友嘗奏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益仿古制而變通之○案漢書地理志曰身在陪臣而取三歸爲取女之證○案黃氏日鈔謂大爲之臺以處三歸之婦人近人因引衛宣築新臺魯莊築臺事爲據牽合取女臺名二說爲一然衛宣以納伋之妻故築新臺於河上而要之非謂昏禮有築臺迎女之事魯莊因築臺見孟任非因娶孟任而築臺也或又以爲秦穆姬登臺必嫁時所築案天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宮內亦然觀於左傳所載崔杼季平子孔悝事可證

黍穆迎晉姬不聞築臺也此說精核諸說可廢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爾雅釋宮屏謂之樹疏樹立也立牆當門以自蔽也趙註鄭註小牆當門也中邵氏正義曰大平御覽引舍人云以垣當門蔽爲樹禮記疏引李巡曰垣當門自蔽名曰樹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推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註屏樹垣也鄭註玉藻云今梓思也釋名屏自障屏也外思卽外屏也潘維城曰今言邦君所謂樹者必非梓思可知又案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鄭註樹所以蔽行道又引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

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案仝氏經史問答云坫用土豐用木攷覈最詳濂案坫制與豐不同燕射豐在東楹西但斫大木取其安穩若反坫在兩楹間近南燒土爲之賈氏大射儀疏以論語反坫釋豐且云用豐年

之豐爲坫未免牽合聶三禮圖別立罍坫之名謂坫以致爵亦以承尊若施於燕射之禮則曰幽蓋亦沿其誤矣○又案古文坫爲禫執以待於西坫南注坫在堂角儀禮釋宮同攷明堂位崇坫及反坫皆在兩楹間燒土爲之此云坫在堂角古文坫爲禫者從占從詹㠯同聲通段明乎堂之四隅卽爲坫有東西則此古文作禫與兩楹間燒土之坫不同賈氏釋士喪禮云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江氏不主賈疏以土爲之之說爾雅埒謂之坫注在堂隅爲墆也古人㠯在堂隅者竝不定作土旁占惟說文坫屏墻也許君係解特造字取累土故從土占聲左形右聲也若崇坫反坫等經典㠯亦爲累土卽通用土旁占與屏墻爲一類據此凡在堂之四隅者依古文凡爲累土者依許書此條可補全氏經史問答所未備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紹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夏曰瑚商曰璉

夏洪基曰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紹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强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愚以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案儀禮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敖繼公謂東宮西宮南宮北宮古有此稱亦或以之爲氏若然則當時以南宮爲氏者必多不獨孟氏之宗也

日知錄朱子注論語夏曰瑚商曰璉此仍古注之誤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曰瑚也享禮注引發氣滿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盈容漢人避惠帝諱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也

佞口才也

朱子庭曰小爾雅佞才也魯語寡君不佞左傳諸臣不佞韋昭杜預並云佞才也阮伯元孳經室集佞從仁與仁相近故書金縢予仁若考史記魯世家以旦巧代予仁說文佞巧謾高才也則佞亦是才能之稱雍也仁而不佞謂仲弓無口才毋乃爲佞乎謂毋乃自以爲才乎在或人及微生意中自以佞爲美故當時自謙曰不佞孔子稱焉用佞又云惡夫佞者謂人當務實不宜以才能先人也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

史記漆雕開字子開家語字子若宋翔鳳按若當作尻漢書古今人表作漆雕啟啟當是其名史避景帝

諱作開論語稱漆雕開是稱其字漸疑忘諱直書語妙而未確觀禹子書啟及微中註啟子魯閔公啟俱不諱可知非忘也蓋此獨有意直書使名字不相混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

達乃臧哀伯之名見桓公二年傳而林堯叟臾於莊十一年傳臧孫達曰下註云卽臧文仲故惠定宇謂達爲辰之誤然按杜註於本年傳上臧文仲曰註臧文仲魯大夫而臧孫辰魯大夫乃見莊二十八年經註假令十一年傳卽作臧孫辰不應至二十八年始有註以襄八年鄭侵蔡子產無文德而有武功之論見怒子國推之則春秋時大夫之于雖未嗣位父子同朝者甚多無嫌先爲文仲之言後爲哀伯之言祖孫同論如陳文子之於桓子則達非辰字之誤杜之無注以哀伯名達之已見於前也且文仲卒於文十年計自莊二十八年至文十年中閒莊公仍有四年又閔二僖三十三再加文公十年是文

仲以卿見經後厥四十九年而又逆數至莊十一年則總凡六十六年春秋時當國久者莫如鄭子產子產自襄十年爲卿卒於昭二十年不過三十三年而見怒子國時在襄八年卽自此年順計之而至昭二十年亦祇其四十四年耳考臧氏世系僖伯卒於隱五年而哀伯之卒傳無可考伯氏餅無謚自緣未嗣位之故則哀伯之後卽接文仲自隱五年至莊十一年不過三十五年則哀伯猶在無疑況宣叔雖自宣十八

年始見而嗣位必在文十年考其卒於成四年在位亦不過三十年但使文仲卒年八十則莊十一年不過年十三四設止年七十則未必早慧如斯且莊二十八年中閒傳文所引爲與言而自莊十一至二十八年中閒傳文所引爲申繻十四年曹劌三十三年御孫三十四年之言絕無文仲一事一言是所疑轉不在逢字之誤矣

每事必三思而後行

案汪中述學云三字有虛數有實數先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人之措詞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三以見其多如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此言語之虛數也

濂案三思仍當從實數解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按皇極經世云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案經義述聞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樗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是也蓋卿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士饋食禮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卽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櫝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此卿大夫南面之證仲弓之德可爲卿大

夫以臨民故曰可使南面也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案註本家語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又案孔子圖陳蔡年六十三回年三十三尙相從無恙其後楚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回非三十二

而卒明甚李氏尙史據譜孔子七十伯魚卒顏子之死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四十一矣然則曷爲短命云乎孔疏云傳以壽爲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未三十回年四十一謂之短命固宜○案拜經日記曰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二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予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註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沒先聖七十而論語有有棺無槨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十二三年間也　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是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

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尙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時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反魯時年六十八　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論語先進篇疊書顏淵死者四而首冠以季康予問明其爲一時事也若王肅設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還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田阨陳蔡首尾三載孔子六十三阨陳蔡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子展轉究辨便可知王肅家語削奪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死不容誅矣江永孔子年譜哀公十三年孔子七十一歲顏子卒較臧氏後一年者江氏生年從公穀故也若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謂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則按諸經傳無一合

者此眞不足辨者矣

使爲孔子使也○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子華使齊當在原思爲宰之後史記定公九年庚子孔子爲大司寇年五十二歲按家語原思少孔子三十二歲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是孔子爲司寇時原思年十七可以爲宰子華年十一未可使齊記者記聖人用物財之當非一時事

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按考工記庾實三斛量之數斗二升曰斛云二斛則庾爲二斗四升矣包註亦以十六斗爲庾蓋沿庾籔聲同而講家誤認庾爲籔故耳幸有考工記註庾謂如請益與之庾儀禮註今文籔爲逾庾籔同聲可證又聘禮車秉有五籔註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籔或爲逾疏云是十六斗量器之名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注十六斛與聘禮記註同

禮病者居北牖下

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禮記義疏室南有牖室北無牖北牖鄭注或爲北墉是牖乃墉字之訛○案北爲陰尙暗南爲陽尙明故南有牖而北無牖郊特牲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則凡人居室不當有北牖明矣儀禮士喪記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是也

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也

案四書攷餘說馬融舊注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戴酒言觚者用之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邢昺疏禮器所以盛酒言觚者用之當以禮若用之失禮則不成爲觚也故孔子歎之是雖亦以禮器爲酒器然是歎禮不成非歎器不成也姚立方言上古器多用角故字從角三代始範金爲之但其形本方方則隅有四稜直下至足其腹又屹起四稜橫亦有之通俗文曰本四方爲稜八稜爲觚是也其足之四稜漢宮闕取以爲角隅故西都賦曰上觚棱而棲金爵注應邵曰觚八觚有隅者也說文曰稜觚也觚與觚同今夫子云不

觚者大抵觚之不觚以漸而成其時有爲圜制者史酷吏傳云破觚爲圜是也此必當時成語史用之耳按任彦昇文彫斲刓方李善引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琱而爲樸蘇林漢書注刓角之刓與刳劃同蓋由世俗日趨簡便全失聖人寓典法于制器之精意一物如此其他可知夫子所以長言太息也朱注觚棱也不作喻言解極合但或曰木簡此出漢志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是也其角隅亦有棱但木簡則字從柧竹簡則字從觚皆觚字所生非本字且無人削簡角爲圜者不如單存酒器之說爲得矣

矢誓也

舊注解矢作誓孔安國以爲此是疑文正義引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卽詩矢歌左傳矢魚之訓毛西河謂陳者下告上之辭亦不足以爲大人矣又陳自明以南子爲南蒯如皐陶陳謨離騷叩重華陳詞皆鋪張言之謂之布告見南子何事夫子與弟子語何等乃用此告體按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也當其時夫子以手指天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王之拘羑里甚言之也丹鉛總錄云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言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弃絶也亦不必從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子謂非所以爲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爲大人矣又陳自明以南子爲南蒯攷之傳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厚齋謂其說鑿而不通是眞不待辨者也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顧盻人謂子路未嘗見夏南

蓋衛南子之誤此或然歟

高郵王士濂著

老彭商賢大夫

鄭註老聃彭祖指爲二人非是彭生於殷老生於周若從鄭註當曰彭老不當曰老彭案那疏本莊子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以彭祖爲商人與包註殷賢大夫義合漢書古今人表有老彭呂氏春秋執一篇彭祖以壽終註彭祖殷賢大夫引論語云

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來三百篇非孔子刪定又列國卿士大夫賦詩皆在三百篇中其非夫子手刪可見其諸逸詩見於他書者本詩可逸非因孔子刪而後逸

燕居間暇無事

案禮仲尼燕居記禮之時也孔子間居言詩之時也正義孔曰案鄭目録云名仲尼燕居善其不倦燕居言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也名孔子間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一作衰猶使一弟子侍

爲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濂也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間居此於別録屬通論詩大雅或燕燕居息傳燕燕安息貌輔廣曰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集註言聖人閒暇可言無事非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二字人知爲子弟饋師之禮不知鄧后紀束修其至薄者

孔子刪詩書

趙甌北曰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未嘗刪詩鄭均傳束修安貧恭儉節整焉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又劉般傳束修其行皆是此意自行自衛反魯云云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詩三百亦曰臣聞誦詩三百

來修以上言飭躬者皆可教也鄭注謂來修爲年十五以上此亦有本家語齊太史子輿謂南宮敬叔曰孔子凡所教誨來修以上三千餘人此明謂年十五以上者杜詩薦伏湛疏云自行來修迄無瑕玷註云十五以上也集註與二說異案植弓古之大夫來修之問不出境疏云十段脯爲來修此集註所本大夫以之行禮何嘗有薄意朱子緣以上二字認爲至薄者似誤

執鞭賤者之事

按執鞭之士亦官也鄭註執鞭賤職宜非士之所爲鹽鐵論貧富引士作事古士事通禮祭統註士之言事也疏士事也本說文荀子致仕註士當爲事段玉裁云說文事職也古假借爲士字則鄭註賤職亦當作事字解然義疏引繆協稱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又云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俱以士爲之仍當作士爲是

爲猶助也

案爲衛君猶言爲衛立之君也朘瞶輒父子爭國夫子皆難偏袒爲衛立君有賢公子郢在也子貢之問以爲夷齊遜國國人立其中子朘瞶輒爭國夫子爲衛謀立公子郢豈不天理當而人心安乎無如夷齊求仁瞶輒不求仁夷齊無怨瞶輒有怨夫子所以不爲衛立君也集註訓爲爲助似誤豈有無父之人而夫子猶助之哉冉有子貢聖門高弟豈不知輒之無父而猶待夫子之助與否哉蓋唯知夫子必不助輒亦必不助朘瞶然則將何以爲衛立之君乎是以有此問也

五十字誤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此言無徵五十疑吾字之誤蓋吾字解然義疏引繆協漫漶僅存其上半則成五字後人乃又加十字以補之耳加我數年吾以學易上言我下言吾乃互辭也隱元年穀梁傳曰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范甯曰上言君下言公五辭古人之文如此

者甚多史記世家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
彬彬矣下我字卽此吾字也○俞曲園師曰集
註謂劉公讀他論者果是何本加之作假史記
固然風俗通窮通篇亦引作假是果可信若五
十作卒則無所據依自陸德明作釋文不見有
作卒之本劉忠定在北宋時從何處見之邪然
則仍從何氏集解作五十以學易而解爲以知
命之年讀至命之書乎曰何氏之說雖美而五
十以學易一句文義終有未安且如吾十有五

一章使易之曰吾十有五以志于學三十以立
四十以不惑五十以知天命六十以耳順七十
以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讀之便覺齟齬矣五十
以學易何以異此朱註謂孔子是時年幾七十
斯言也雖於史記亦無明證然假年之歎必發
於暮年若年未五十則猶在强仕之時安得自
謂來日無多而思更假數年也愚謂此章之旨
本自明白但學者不得其讀耳當以加我數年
爲一句五十爲一句以學易爲一句五十二字
承加我數年而言蓋不敢必所假者幾何年故
著二字言或五或十也使足成其文曰假我數
年五年十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則文義便
自了然因上句已有年字故五十下不更出年
字愚著古書疑義舉例有蒙上文而省之例可
以讀此經也
葉公楚葉縣尹僭稱公也
案兩漢刊誤春秋之世楚最邑令皆稱公漢書音
義曰陳涉爲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公

史記有柘公畱公索隱柘縣畱縣令也故曹參
爲戚令稱戚公侯嬰爲滕令稱滕公也案左傳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杜註曰楚縣大夫皆僭稱
公縣公猶言縣尹與公侯之公不同襄二十五
年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杜註曰棠公
齊棠邑大夫齊之縣大夫亦稱公則公爲縣大
夫之通稱集註謂僭擬公侯非
劉明東曰此章並無錯舛蓋與其進也人潔至往

也十四字註謂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愚謂不然蓋與其進也三句是專言童子人潔己以下泛指衆人蓋童子雖生互鄉而既知來見夫子則不爲互鄉所圄可知且其年尚幼未必深染於習俗安見其往日之不潔而今日之潔也則知與潔而不保往之言不可以爲童子比例也此與其進之當屬衆人也何也童子之進見雖爲有志然此後之日方長暗欲漸深其善不善皆不可知故但許其進而來見非許其後之所爲也唯何甚者不必過求也此夫子誘引童子之盛心也至於衆人之中但有修治來見者亦第許其現在之自潔而不能保其已往之所爲所謂來者不拒是也蓋童子之進可無慮其前不能必其後衆人之潔或有望於後而不能保其前卽此章之自然條理也且童子未成人之稱謂之曰人者正以別於童子而泛指天下也如此而後可見待物之宏

陳國名司敗官名

按陳司敗鄭氏以司敗爲人名齊大夫惠棟曰古陳田字通故以爲齊大夫

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案本文謂之吳孟子上冠以吳而下係以宋姓欲蓋彌彰昭公當不若是之拙且春秋哀公十二年書孟子卒果易姬爲子春秋正名之書必不曲狥其僞經雖每諱國惡然未嘗沒其實也考禮稱女子子卿大夫妻曰內子惜老詩稱宜

妾爲子南山稱齊子者二齊子歸止齊子歸止敝笱稱齊子者三齊子歸止載驅稱齊子者四齊子發夕齊子豈弟齊子翱翔齊子遊敖可見子乃當時統同之稱昭公諱娶吳女故從其通稱曰子春秋爲尊親諱亦仍而不革也

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

說文誄謚也累功德以求謚論語云謚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註誄禱篇名邢疏曰誄累也累功德以求福子路引誄文卽是引禱文非哀死

之謂方冀孔子疾愈無引哀死之詞之理宋于庭曰作于不作於與引詩書一例知出古經典也重文爲讁今作誄案本部讁下次證訓行之迹也證下次誄訓謚也檀弓士之有誄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春秋傳魯哀公誄孔子皆哀誄之義若禱讁之讁不當作誄今周禮祝太亦作禱誄矣廣雅誄累也皇疏誄之言累也周禮太史之職誄累其行而讀之是誄聲同讁義亦同讁然墨子魯問誄者道死人之志也蓋

累德行以哀死爲累誄功德以求福爲讁誄讁同義同聲不同物也惠定宇謂古文皆作讁是也集註云哀死之詞似誤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

案周禮大司樂云天神皆降地元皆出凡在上在下者皆是不專指天地言

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

歸震川曰此語出史記不知太王迫於狄奔亡救敗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安有翦商之志耶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

耶詩實始翦商傳翦齊也箋斷也二說皆非案爾雅釋詁翦勤也周自后稷受封至於太王自豳遷岐勤勞王事文王三分有二合六州之衆奉勤於商猶遵先志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太王何嘗有翦商事詩作於魯僖公時距太王六百年作詩者本其王迹所基而修言之猶泰誓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康誥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泰伯不從集註因之似誤

蕙畏懼貌

洪頤煊曰說文無蕙字方言愼憂也又云愼思也凡思之貌亦曰愼蕙卽思字文選魏都賦誰勁撓而無猥李善註論語曰愼而無禮則蕙猥與蕙同

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

相類矣說近是

趙鹿泉曰舊與上子曰四句爲一章正義曰此章貴禮也最明蓋篤於親不遺故舊皆禮之事無禮則不足以及人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經有不應分章而誤分如雍也可使南面一句宰予晝寢一節之獨爲章有應分章而誤並者如唐棣之華論篤是與之連上爲章皆得朱註而始定若此章與柴也愚至屢中章則舊讀自明無假別致然疑於其間

悾悾無能貌

案悾悾誠慤貌伊川曰悾悾必信自當然也而不然者僞妄之甚也可證包註慤也戴望註同集韻韻會誠也慤也後漢書劉愉傳悾悾推情章懷太子註悾悾誠慤之貌按下篇空空如也戴氏論語卽作悾悾注誠也釋文或作悾悾廣雅曰誠也空空如也亦謂其求教之誠悾空古通用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可爲巧故也高誘註空空慤也廣韻空慤也一作悾大戴禮王言篇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空空亦慤也晉庾亮讓中書令表是以悾悾屢陳丹欵別本作空空任昉勸進箋實有愚誠不任悾欵皆作慤解是悾悾空空均宜從包注較洽

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任釣臺曰漢石經婦人作殷人註謂膠鬲愚按呂氏春秋云武王伐殷至雒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是膠鬲明係紂臣孟子與微箕比干並稱輔

相其後仕周與否經傳無攷或引尚書君奭云唯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唯有若虢叔所謂殷人必虢叔也孔子以其未親見鼎革故稱殷人又未與牧野之誓故曰九人而已說近迂曲按劉向別錄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據此辛甲始臣於殷繼臣於周且當紂惡既稔之後從武王伐商殆其人與以膠鬲虢叔爲殷人不若以辛甲爲君之列則商時夷之九服以外可知安得徑以梁州屬之文王哉集註欠酌

梁州屬之文王哉集註欠酌

徼蔽膝也以韋爲之

按邢疏徼爲蔽膝集註因之而誤江永曰徼與皦不同徼是裳上之章以青與黑之文繡作兩已相背之形皦是韋蔽膝再致美者當爲繡徼之徼鄭注徼是冕服之衣冕其冠也明徼是冕服之章舉後一章以該他章耳若徼蔽膝之皦以韋爲之者攷說文革帶之徼曰市市韠也亦借用弗紱芾徼皦祓韎諸字君朱大夫素士爵頭色皆以韋爲之上古衣徼前而已詩采菽疏古

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或曰古者席地而坐如今之跪以臨俎豆故設蔽膝言蔽膝以下至於膝下以備沾濡如今人之飯單在冕服曰韍市以象之韠之韵會韓說文蔽膝也方言江淮之間謂之韓或謂之祓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說文帗覆衣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膝禮服曰韍說文韠也他常服曰韠言著衣之次至此畢也又曰韠說文韍也所以備前備漏責以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

寸肩革帶博二寸一命韗韠再命赤韠士韎韐說文韎茅蒐染韋以爲韠言其色也韐所以防捍言其用也采菽注韐乃合韋韍韠不合乃其不同者鄭所謂畢之言蔽也

又按繫褵謂之蔽郯齊魯之郊謂之祓禮雜記纁裨釋文引王肅云裨婦人蔽膝祓一作襮詩不盈一襮所謂繫褵也今帷裳也緇衣齊策史記張陳列傳之蔽膝則男子之帷裳也

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

禮記析疑古者井田之溝洫所以備水潦非如周官稻人掌稼下地

蓋必積水之區始可用溉其餘平原廣陸惟望雨澤故旱則雩祭未聞有蓄水溉田之法月令雖不可行而溝則不可廢按此則古者溝洫之制主於洩潦非以備旱明甚○匠人五溝之制遂人溝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由淺遽深寫水甚速與稻人以瀦蓄水以列舍水者地勢迥殊欲其渟水救旱必不能也

麻冕緇布冠也

書顧命王麻冕孔疏麻冕蓋衮冕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賈疏古者績麻三十升染之上以元下以朱衣冕之上據此則衮

鷩鼩希元五冕皆得稱麻冕按用三十升布緇之以爲冕註以緇布詰麻是也析言之冕下有弁弁下有冠統言之弁冕皆可云冠註以冠詰冕亦未爲不當但直指麻冕爲緇布冠使讀者疑於冠禮始加之冠及彼都人士之緇撮則名實淆矣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幅長六尺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冠舉卽不復著所謂冠而敝之也惟庶人則終著之詩云臺笠緇撮是也

畏者有戒心之謂

毛大可解子畏於匡以爲獨得按呂氏勸學篇當言之矣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猶曾參之事父也然則顏淵之所不敢死者以其畏也曾點之言可以證之

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攷周禮大宰爲六官之長乃王之冢宰也列國官制僭擬王室羽父請爲太宰魯有太宰矣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楚有太宰見於傳者華督向帶吳之太宰見於傳者伯嚭若陳之太宰嚭或因檀弓而誤鄭注據左氏傳哀七年鄫之會十二年蒙皐之會皆使子貢與太宰嚭言又子貢嘗適吳故云吳太宰嚭也集註以吳宋上大夫皆稱太宰他國雖有太宰非上大夫故云或吳或宋然不若鄭註之確

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

按將字當訓且廣雅將且也詩將恐將懼鄭箋將且也論衡知實篇引此云將者且也詩雞鳴曰會且訓呂氏春秋音律篇注且將也詩雞鳴曰會且歸矣是也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言天縱之且聖又多能也集註訓將爲殆以爲謙若不敢知之辭義似未洽漢儒解且聖謂聖未就也以姑且釋將字孔註將訓大本爾雅將業席大也二說較集註又遜

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

孔安國曰八卦是也考沈約竹書詩及宋書符

瑞志黃帝堯舜禹皆受河圖周公攝政七年青龍銜元甲之圖出於河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是河圖不止於八卦亦不特伏羲時有之雖緯書之言容有傳會然孔子與鳳至並稱固非亘古不再見之事也或以顧命天球河圖其列東序謂卽球石之類此說不然河圖與大訓對大訓者孔傳以爲虞書典謨鄭康成以爲先王禮法乃簡策也若河圖卽球石之類則大訓爲琬琰之類矣夫夷陵石似太極圖魏張掖柳谷石似卦象世多有之而何足爲神物乎

或曰少當作坐

馮雲伯云疏謂雖復年少孔子改坐而見之必爲之起似卽或說所本然疏明云年少史記作童子不得謂訓坐之非誤皇本作雖少者必作其義尤明王文憲謂集註多因舊傳修入未及改正頗有見地

韞藏也櫝匱也

毛大可謂韞匱皆包物之器大抵以皮包物曰韞故從韋以木包物曰櫝故從木陳琳賦山節藻棁旣櫝且韞以韞櫝分對兩物也周理衷謂韞訓爲藏此本古註字書又訓裹訓韜皆與藏同義並無訓作包物器者陳賦旣櫝且韞謂旣櫝之而又藏其櫝耳非兩物也毛氏專攻集註故于此等亦加掊擊甚無謂

東方之夷有九種

漢書地理志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後漢書東夷傳論同

在徐州莒魯之間中國之夷非海外之夷也周末時戎夷與中國雜居仲尼周流其羈旅之際適偶可居九夷耳非忽憩中國莫能宗已而去之也呂東萊大事記云史記李斯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索隱云屬楚之夷也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以此考之九夷之地畧可見方孔子在陳蔡相去蓋不遠也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周理衷謂劉

呂二說以夷爲中國之夷似於情事較合逸論語孔子欲居九夷從鳳嬉此類小說家言路史採之好奇之過耳

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或謂樂以詩爲本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而爲樂而必教以六詩曰風雅頌賦比興瞽矇掌播發鼓柷敔簫管則必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于太師是詩爲樂之本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此一說也或謂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懸不應用於諸侯曲懸不應用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伶州鳩語別有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周理衷謂石林此條王厚齋極取之其論雅之失所則正詩乃正樂中之一事又一說也何義門曰漢書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固當即指得所爲正樂事周理衷謂史記孔子世家以子語魯太師節與此節連叙爲孔子正樂之事其下古者詩三千餘篇云云另言正詩之事鄭康成云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先言樂廢而後言得所則以得所爲正樂中事與史記鄭註合其義尤長不當專以班志爲據○葉少蘊解雅頌得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先後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周理衷謂石林此條王厚齋極取之其論雅之失

所本劉公是七經小傳之說最爲可據若楚莊所述大武之次第安知非後來所亂而以爲作頌時之先後恐未必然又考襄四年傳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也天子取以享元侯則頌混于雅又不但篇第之倒亂而已也

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

集註載此語蓋以聞爲聞於人故當潮講義亦言四十五十而我曾不聞其有異焉則無聞乃無令名之謂趙鹿泉謂聞當以己之聞爲主君子莫大乎聞道故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古人五十知非九十陳戒皆孜孜於聞與年俱進如此然其基皆端自後生不及是時潛心努力必至大惑終身已實未有聞何人之聞也若第求聞於人則所謂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之徒僞爲之豈以是爲足畏哉○按馮雲伯曰聞謂聞道非聞達之聞四十五十而無聞道故不足畏聞道有發蓽也若言無聞望則君子不患莫己知豈求聲聞哉聞亦通問如聞一知十聞一知二皆當作問濂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間而無執即無執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執即道善聞即聞道

繹爭其緒也

按繹非爭其緒之謂集注以繹解懌誤繹當作懌方言悛懌改也自山而東或曰悛或曰懌註引論語說而不懌廣雅曰懌更也更改義同小雅頍弁篇既見君子庶幾悅懌箋言我若得見古今字異也方言別有繹字云紕繹督雉理也秦晉之間曰紕凡物曰督之絰曰繹之註言解繹也說文繹抽絰也衆經音義繹抽也解也紕繹皆絰之理也

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

李成裕曰玉藻纊爲褖紕爲袍註云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棉紕今之纊及舊絮疏云好者爲

棉惡者爲絮按爾雅蘭卽袍也蓋有表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人之棉袍但古無木棉著皆以絮爲之絮絲餘也蓋絲之亂者集註以緼爲枲之說然以枲爲著恐其太寒不如從許鄭諸儒之說以爲舊絮

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

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說成經自經權自權竟兩件相對而有權變權術之說竟離乎經矣故程子辨之而程子權只是經一語又太高渾無分別恐學者鶻突去故朱子又詳論之蓋權寔不離乎經而精微曲折則非經之所能盡必見理精熟乃能權衡輕重而悉合於義是所謂權也故曰經爲己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故權與經須看得是二又實是一乃得○趙鹿泉曰立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權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也權非聖人不能盡立則已到大賢地分立必衷諸道道必由於學學乃徹始徹終事故從學直結到權孟子則曰君子反

經而已矣守經只是立事不復言權者非經無權也孟子時人已多誤認權字故公羊春秋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爲權蕞仲舒亦言權譎也直至程朱而後剖析大明程子權只是經專爲矯漢唐人之弊而語意未足朱子謂其有辨蓋當云權是經之盡善處則無病矣故君子莫大乎能立毋輕議權

唐棣郁李也

唐棣常棣之爲二木孔顥達詩疏已据爾雅明正言之朱子或問幷辨小雅常字無唐音則常棣止當如字讀而今猶讀如棠且通作棠與唐棣混并者誤由歐陽公以此唐棣之華四句卽常棣詩之首章子曰二語卽刪詩之本旨則不可究詰矣尋歐陽之所以誤則又由陸璣草木疏以唐棣爲奧李車下李與常棣通互釋之而不知奧李小卽棡詩之奧車下李大卽棡詩之鬱其花有赤有白或謂之赤棣或謂之白棣通

謂之常棣宮圖多種之詩疏歷載諸說記甚詳
若唐棣則郭注云江東呼夫栘蓋所謂栘楊與
青楊白楊同類而異名開花不成實亦有棣名
致相涸耳集註釋爲郁李蓋未精考也
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
偏反與翩翻古字通用易泰卦翩翩不富以其
鄰古文作偏偏漢書杜欽傳安知其不反水漿
乎註反讀翻此通用之證故此詩之偏反與角
弓詩不同角弓詩曰翩其反矣是反正之反故
朱子訓翩曰反貌此詩之偏反卽翩翻也乃搖
動之義朱子不以訓角弓者解此詩正以其義
各別耳
便便辯也
詩采菽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
便云間雅之貌漢書敘傳倣亦平平文雅自贊
卽韓詩間雅之意左傳引作便蕃服虔云平平
辯治不絕之貌洪範王道平平傳云言辯治書
平秩東作大傳作辯秩周禮馮相氏辯其序事
以會天位鄭註辯其序事謂若仲春辯秩東作
仲夏辯秩南訛仲秋辯秩西成仲冬辯在朔易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諸侯之上大夫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司徒之
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有小司馬司空之
下有小司寇小司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魯季
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三家世卿
非他人所能與孔子仕魯爲司寇乃司空之屬
亦下大夫也史記謂孔子由司空爲大司寇考
諸侯有上下大夫而無中大夫詳見孟子班爵
祿章卿大夫條
鞠躬曲身也
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凡三見集解孔曰斂身
包曰鞠躬者敬愼之至邢昺疏鞠斂曲也躬身
也皇侃疏同案孔包二說可通邢皇二疏非是

廣雅鞠躬謹敬也今王氏疏證本改正作匑匐曹憲音作匑匐經典釋文及羣經音辨皆作鞠窮蓋鞠與匑通借躬與窮匑匐匐通借而字當以匑匐二字爲正匑匐雙聲聯文以儗肰曲身之形故孔訓爲斂身那皇二疏不明通借及聯文之義析出躬字訓之爲身似與孔訓相近而實已謬千里近儒盧氏龍城札記論鞠躬匑匐甚詳然其泥於舊說謂鞠躬但可訓曲身是又不然案說文勹象人曲形匑匐可訓曲身之義自存其中說文匑訓曲脊而無匑字借使就匑字求訓其不離乎曲脊之類明甚盧謂說文惟匑訓曲脊不言匑匐訓曲身此說無理夫既言曲脊矣脊非身外之物何必復言曲身如謂曲脊不得謂之曲身必非通論矣原人所以曲其身者必有敬謹之心故引信之匑匐得訓敬謹如史記韓長孺傳贊斯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贊鞠躬履方皆是然追其所以得誤會其說至析二字而解之爾

訓敬謹之故未始不由曲身而來敬謹訓其意曲身訓其形二訓皆不可廢而曲身之訓實居敬謹之先若但以敬謹訓之則失匑匐制字之本義而流爲敬謹畏愼之公共字矣盧又謂曲身爲實事下言如也無此文法不知如那皇二疏訓躬爲身誠無此理若合匑匐二字以象曲身之形則如也二字亦不可少卽如本篇踧踖如也廣雅訓踧踖爲畏敬字林訓踧踖爲不進推踧踖二字皆从足得訓爲畏謹者正就足容而謹敬蓋踧踖之謹敬以曲身爲本義不得空訓謹敬在足容而匑匐之謹敬在曲身義各有當不可移易如若空訓謹敬則踧踖匑匐義無分別豈彼之踧踖亦可言匑匐而此之入公門匑匐如也如不容亦可易爲踧踖乎故後儒泥鞠躬爲謹敬反不如孔說斂身二字爲得其眞然斂身下尚嫌少一貌字故語未分曉而皇那之疏遂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閾之間君出入處也
金誠齋曰人臣出入君門皆由閾東曲禮所謂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閾右也孔疏門以向堂爲
君門恆從閾東也聘禮公事自閾西私事自閾東玉藻正右在東臣出入
所謂賓入不中門也舉入以該出不言出入省文饒雙峯謂
臣入由閾東出由閾西其說最謬陳氏曰閾右
者自外而言門之東扉也出入皆由此說得明
確閾百詩駁之謂左右無定出而向南則閾右
在門之西扉非也何義門讀書記說與閾氏同

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閾右不踐閾
爾雅釋宮棖謂之閾郭璞孫炎皆註爲門限邢
昺云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士冠禮閾西
閾外西面注古文閾爲蹙濂按閾蹙閾爲蹙聲音皆相近古文每以音同音近相假稽鄭
蹙聲音皆相近古文每以音同音近相假稽鄭
君閾註門橛則古文蹙聲讀義並近故鄭註蹙古
文又爾雅機謂之杙註橛也在地者謂之臬注
卽門橛又概謂之閾蓋物以名殊名由聲轉作
臬者爲閾之省段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閒入君宁立之處也
過位之位古註有以爲臣之朝位者見曲禮下
卿位孔疏中此說固不可用也包註云過君之
空位邢疏謂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集註因
之說者以爲此外朝焉位卽周禮朝士所掌者
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之非居所常御故常朝
必過之近世講家並從此說萬充宗獨以位爲
治朝其說曰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
侯西面曰朝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夫天子外
屏屏在路門之外而治朝卽路門之外知治朝
卽當宁之朝在周官則司士所掌是也其位王
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而北上卿大夫西面
北上是王在路門外當宁而立諸侯在庭而見
故師氏司王朝亦居路門之左也然則治朝別
無堂矣就曾而言公門則庫雉路也位卽屏間
之宁人君日視朝宁立之處路門外治朝也何
義門疑諸侯治朝在路門外雉門內而屏在路
門之內若過門屏之間則入燕朝義門本主升

堂爲治朝直疑此注爲誤耳任鈞臺曲爲之說曰按覲禮諸侯入廟門右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是廟門外有屏則天子外朝外有屏而諸侯外朝內有屏在治朝外雉門內未可知也然外朝有屏經無明據則門屏之位當是治朝充宗之說不誣矣

升堂 補集註

舊說以升堂爲治朝萬充宗曰治朝卽當亡之位別無堂升堂路寢內朝之堂也若亡有明堂則孔子入門之後當卽升堂今乃入門而過位過位而後升堂則知當亡之位無堂而攝齊升堂乃路寢之堂也江愼修曰古人宮室之制堂必築土崇高宗廟與居寢皆有之有堂卽有階攝齊升堂謂路寢內朝儀禮士相見篇君在堂升見無方階燕禮公升卽席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若路門外之治朝與庫門外詢事之朝皆平地爲庭無堂無階故聘禮使者受命於朝周官司士掌治朝之儀朝士掌外朝之位皆無升階之文又以他事証之人君出入乘車登車於路寢西階之前下車於阼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註註本之尚書大傳蓋治朝與外朝皆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使有堂階則九等七等之級車馬焉能升降乎說者泥於燕朝與宗人圖嘉事之云謂異姓之臣不得入不知儀禮燕禮篇諸侯燕羣臣於寢不辨同姓異姓卽論語侍食於君儒行哀公命席此等皆孔子在燕朝事若治朝則君臣皆立而不坐亦非飲食之所也按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卽燕朝則異姓之臣亦得入其明徵已禮朝不坐燕不與疏云朝與燕皆在寢若路門以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是升堂之爲燕朝先儒固已言之足徵江說之覈

復其位 補集註

四書正義曰此位在君虛位下卽所謂三槐九棘者是指外朝之班位也義門何氏曰周禮

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鄭註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
處則凡九室列在治朝之堂下復位當卽在是
又司士掌朝儀之位其下云王入內朝皆退鄭
註反其官府治處也其文不繫朝士所掌之下
而繫於司士則非退而違之外朝明矣宰夫之
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
之位可參考也按以位爲外朝之位固非何氏
謂在治朝之堂下亦未是此位乃燕朝堂下之

位耳曲禮下卿位鄭註卿位卿之朝位孔疏卿
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也夫位在路門之內
非燕朝之堂下乎何氏亦泥於升堂是治朝之
說故云位在治朝之堂下耳

圭諸侯命圭

周官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
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
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琢圭
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買疏遣臣聘不

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蒲穀之文直琢之
而已○考工記玉人琢圭八寸璧琮八寸以
頫聘買疏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頫聘侯伯之臣
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凡諸侯之臣頫聘不
得執君之桓圭信圭之等直琢爲文飾耳○按
諸侯朝於天子則執五等之圭至使卿出聘則
用琢圭其制視命圭而琢之刻故謂之琢圭不執主器典瑞及玉
人所載甚明朱註承用舊說解圭爲主器設一

時而聘二國若左傳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
聘於齊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之類安所得兩主
器以行耶其不然也必矣

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

揖授卽聘時事其始迎賓也公揖賓入每門每
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之將入廟門
也賈入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屈繅授
賓賓既入廟門三揖至於階及賓出公側授宰

既聘而享用圭璧

按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五等諸侯同用璧琮則魯享隣國當用璧不當用圭明矣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鄭注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享天子用圭璋享諸侯亦只用璧琮耳據此則註中用圭不無小誤○又按禮家謂頻聘之圭與命圭不同六幣之圭又與聘圭不同此亦不可不知

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

按禮元端齊服也則紺非齊服可知檀弓練衣黃裏縓緣則緅非練飾可知凡染一入爲纁五入爲緅緅與纁色不相近也古注以緅當纁其誤明矣○又按此注訓紺爲深青揚赤色訓緅爲絳色是紺色較黑緅色較赤也今以考工鄭賈注疏推之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纁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皆赤色也更以纁入赤汁則爲紺入黑汁則爲緅是紺色較黑緅色較赤緅色較黑姑存以俟考○大全新安陳氏曰纁是淺絳色緅則赤多黑少之色古注以緅當纁殊不相似至於紺近齊服考之注疏亦無明証要之二色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不用爲飾與

褻服私居服也

按經說略褻有二義一對公服言之凡燕居之私服謂之褻衣說文褻私服也是也一對外服言之凡裏服之近身者謂之褻衣字林褻衷衣也說文衷裏褻衣荀子禮論註褻衣親身之衣是也集註紅紫不以爲褻服褻裘長短右袂並以裏衣爲言舊解以私服釋之於義多不可通記曰衣正色裳間色是公服未嘗不用間色也左哀十七年傳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罪殺之杜註紫衣僭君服是紫亦用之公服也孔子非絕不用間色特以紅紫易污非褻服所宜耳褻服者裏衣及袴是也字與祖通說文祖日所常衣左宣九年傳皆衷其祖服以戲於朝

和服卽褻服也詩無衣與子同澤鄭箋讀澤爲襗云澤褻衣易污垢逌引鄭此註云褻服袍襗褌也爲下褻服其義實勝於諸家褻裘謂近身之裘云褻裘長者明時人短其裏裘也凡裏裘皆短孔子欲其溫故特長之若以褻裘爲燕居之外裘外裘本長更無長可言矣裏裘爲便事故可短右袂若外裘右袂不能獨短短其右袂是不衷之服矣或者以舊解之不明乃改經文右袂爲若袂謂裘之長短加其袂更屬武斷見爲不敬夫曰不入公門則私居有衫者矣聖訓作單卽引鄉黨是文疏言上無衣表則肉露相証明豈可並詩文而錯解之也其說亦是但據曲禮衫絺綌不入公門玉藻衫讀爲振注並讀爲襗褌之襗非先著展衣後蒙絺綌也周禮六服有展衣卽表衣也凡服絺必用展衣出其上所以見君父並見賓客者故絺綌在周禮原名素紗而展衣以丹穀爲之素紗之上冒以丹穀正與單絺加表衣互相証明豈可並詩文而錯解之也其說亦是但據曲禮衫絺綌不入公門玉藻衫讀爲振注並訓作單卽引鄉黨是文疏言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夫曰不入公門則私居有衫者矣聖人並私居亦不使見體故必先著裏衣此亡於禮之禮也又據聘禮疏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褌衫又有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褐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意夏亦必有襯身若今之汗衫是朱子此註正足補註疏非背註疏也至所引鄘風之詩則古人斷章取義往往有之讀者弗以文害辭而已矣

凡解經先逼訓詁義有二義註家一以私服解之烏乎逼

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毛西河引孔安國注暑則單服絺綌必表而出之加上衣也正義曰暑單服絺綌必加上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褻也則是紵絺綌者謂絺綌單服在內也若先著裏衣則不單矣必表而出之謂有表衣出其上也若絺綌在外則絺綌表

衣以裼裘

孔穎達曰凡衣近體有袍澤之屬其外有裘夏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此皮弁服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賈公彥曰凡服四時不同冬襯身褌衫又有襦袴襦之上有裘裘有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見裼衣者謂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按如孔氏之說則裘上外服尚有三重裼衣也按如孔氏之說則裘上外服尚有三重裼一重襲衣疑賈得之蓋皮弁祭服皆直領領之內有左右二衽各屈其衽於內則露裼衣爲見美衽左右交則不見裼衣爲充美耳陸稼書讀禮志疑云露裼衣者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按去而露之者無事之裼袒而露之者袒裼之裼直其領而露之者袒裼之裼三者不容無辨○何義門讀書記云裼與襲是一衣袒而不盡覆其

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夫於裼曰裘之裼裼在裘外也於襲曰服之襲襲在裼外也此說亦非裼與裘同色如露緇衣則知是羔裘露素衣則知是麑裘故曰裘之裼襲則但見上服而已故曰服之襲非裼外另有襲衣也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

孔註寢衣今之被也說文被寢衣名孔說可從蓋此條因長短而類記之褻裘既長而右袂獨短被又特長至一身有半皆孔子之獨異其製

者故知非錯簡也程子以此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而集註從之毛西河曰考禮並無齊衣之文亦並無寢衣一名在祭典內古衣被二字本同義當從孔註其說是已而齊之用被無證案葛生詩毛傳云齊則角枕錦衾衾卽被也齊設錦衾則不必別有寢衣寢衣之爲被明矣

吉月月朔也

周官析疑朱子注論語以吉月爲月朔亦承康成之誤周官正月之吉康成注以爲朔日孔子致仕後無爲每朔必朝以自同於當官者蓋遇君有吉事如冠婚世子生之類則朝服以慶賀耳其稱吉月謂若有吉事之月而不定其爲何日也○按吉月註訓爲月朔謂每月之朔也孔子既致仕而每月朝君未免過於煩數近時講家疑之因謂北面而拜於家若朝禮然坊刻四書家訓中有此說固勉錄引用似觀官廳行禮其儀注大略如朝儀古亦無此禮設聖人創行魯論記之宜悉今止從常辭稱朝未可臆爲之說吉月解

從析疑爲當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

案儒家以不飲酒不食肉爲齊世俗遵用之非是洪稚存比雅引韓康伯周易註洗心曰齊古人齋必變食謂不食五葷非不飲酒食肉周禮膳夫王齊日三舉是其證前人論之詳矣又按胡明仲論梁武云祭祀之齊居必遷坐必變服必變食食爲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與神明交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章句取莊子而黃氏亦兼取之至謂葷是五辛又曰今致齊有酒何也然禮中乃有飲不至醉之說何耶竊謂古人有心齊無食齊中庸齊莊中正齊明盛服心齊也自莊子以不飲酒不茹葷爲將祭之齊而葷爲辛物徐鉉謂若芸臺椿韭蔥蒜阿魏之屬西方以大蒜小蒜與渠慈蒜茖蔥爲五葷道家以韭蒜芸臺胡荽薤爲五葷然思王齊日三舉祭爲吉禮與大荒札之不舉當別殺牲盛饌曰舉平時日一舉齊不食餕餘則日用三舉所謂

齊必變食恐人心易於玩忽欲特異乎平時也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毛西河引說文厭飽也註者曰謂饜而飫之則厭原是饜字以飽足爲義集韻舊本引論語文作食不饜精膾不饜細蓋其連稱不厭與下文諸不字並作禁詞謂不飽精不飽細也若作厭惡解反似爲饕餮之徒勸加餐矣其說似是而非蓋天下惟粗者可以言厭至精細而亦以不厭稱正記者善於體會從平易近情處看出時中之聖來注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最可味此中庸之所以難能也若但作不饜解則節飲食薄滋味賢知以下優爲之又烏足以窺我聖人哉解論語有求之過深而反失之淺者此類是也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

案說文饐飯傷濕也餲飯傷熱也引論語曰食饐而餲各訓各不同廣韻訓饐爲饐本也可見配食之醬禮所最重烹調時不得乃失飪內事此只指當食言故不使肉勝食氣

說文氣饋客芻米也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古作既說文既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既重

晏集解引孔曰饐餲臭味變皇侃義疏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邢昺疏饐引字林饐飯饑臭引字林饐飯傷熱涇爾雅郭註飯饑臭玉篇臭味變字書訓解皆不合當以許說爲正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

內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疏謂烹煮之時以其汁調和也魚膾芥醬麋腥醢醬疏謂相配而食也一係烹時所加之醬一係食時所用之醬此不得指食時所用者言古註云魚膾非芥醬不食朱子曰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又文集云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醢醬則不食獨舉二者是以配食言也儀禮公食大夫鼎俎既入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註云以其爲饌本也可見配食之醬禮所最重烹調時不得乃失飪內事此只指當食言故不使肉勝食氣

說文氣饋客芻米也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古作既說文既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既重

文爲槩又爲饩儀禮聘禮記如其槩既之數註古文既爲饩考工記玉人以致稍饩鄭註饩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饩一切經音義饩古文作槩禮記中庸註既讀爲饩是既氣槩饩字異而音義同○案呂氏春秋重己篇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太鞶高氏註鞶讀曰懣不勝食氣爲懣病也

沽市皆買也

詩無酒酤我毛傳謂一宿酒曰酤鄭箋訓酤爲

榷酤之酤朱注與鄭箋合三代無酤酒者至漢方有榷沽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爲是孫疏沽賣也與朱註異案美玉章沽自是賣此沽字不當異解沽爲賈則市亦爲賣矣易說卦傳云爲近利市三倍市當爲賣與此同方以智註苦酒也周夏官司兵註謂功沽上下疏謂粗惡者爲下等也方言假沽惡也又不與市脯同義又市按史記平準書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曰市井說文脯乾肉也濂按漢書貨志云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市井之脯不食亦出三日不食之義如少正卯以水飲羊類嚴可均說文音均表沽從水古聲論語借爲賈買字俗謂屠沽魯論瓜作必

皇本瓜作菰阮氏校勘記云菰瓜之俗字釋文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徐氏養原曰瓜必形相似易致淆譌魯讀義似較長鄭必从古者以玉藻有瓜祭故也是瓜當作必字讀本朱子或問曰既曰疏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濂按孔安國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以瓜與疏菜爲三從古讀也正義曰瓜祭上環知此三者雖薄亦祭先也公羊傳襄公二十九年注引論語以瓜祭絕句何孟春餘冬序錄亦謂當以瓜字絕句武孔憶曰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皆瓜祭之徵毛西河謂以瓜爲祭本薄祭之有名者故與疏食菜羹連言之謂皆薄祭耳

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樂書曰三代而上有公屬族屬暴屬之祭至周而始用方相氏周禮夏官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鄭氏謂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賈疏放想漢時有此語王厚齋謂古者聖君範圍于上賢相變理于下是爲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盌儺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夫謂元衣朱裳執戈揚盾以索室毆疫好張衡東京賦所云方相秉鉞巫覡操茢者可也而多怪變耳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禮緯之說固不足信春官占夢季冬遂令始難毆疫注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譙周論語注儺却之也以葦矢射之蓋本此劉昭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注引之　按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裂牲之謂磔除禍之謂攘張氏處謂季春季冬俱言磔秋不言磔者以天子有輔相裁成之意不假有所磔而注引王居明堂禮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是秋亦磔也孔疏言季春唯國儺仲秋唯天子儺季冬則下及庶人故云大儺然則鄉黨亦據十二月民庶得儺而言也吳斗南謂淮南書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者應之蓋衆聲和呼之義故漢制大儺曩呼而後世謂之邪呼南史曹景宗臘月子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偏往人家是也鄉黨固無所爲後世宴射之事然大約狂夫驅逐若邪呼之義近之禮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朝服立於阼神依人也孔氏謂鄉人驅逐強鬼孔子恐廟神有驚身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邢昺論語疏即用此說葉氏夢得又謂禓讀爲陽儺猶褻

也以禦陰爲義禓猶禳也以抗陽爲義遂以鄭注强鬼之名爲誤不知孔子德合于神明初非俟索室以去其不祥而必朝服以存之者非特不違衆以立異亦扶陽抑陰之精義也謂聖人而與陽相抗不其繆歟

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

禮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飯而俟若君但賜之食而不客之則膳宰自嘗羞俟君之食然後食惟飯飲而俟不先

飯夫子本僅侍食不爲君所客而猶先飯者是於常禮有加謹舊說如是按玉藻所載雖有君客之與不客之之異然考儀禮註疏則皆是小禮食若正禮食則賓每食必祭無待命者公食大夫是也

若爲君嘗食然

閻若璩曰集註此句本鄭氏最妙蓋正嘗食則膳宰自取君前之食嘗之此臣侍君乃臣自嘗也鄭氏又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蓋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之意語殊渾含誰謂康成學支離哉

東首以受生氣也

喪大記孔疏云病者寢東首於北墉下是恆在北墉下也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恆東首隨病者所宜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墉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毛大可云古室制尊西君入室必西負東向首之東亦以示面君意也此於東首二字似尤有意義當與疏說並存之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

包曰偃卧四體展布手足似死人皇疏尸謂死屍此集註所本按尸當作弟爲尸之尸解集註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尸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戴望註尸神象也內寢不如尸坐爲莊伊川曰無不敬也禮大夫坐如尸註尸居神位敬愼也詩公尸來享來宁傳公尸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散者庶乎復聚君子坐祖考也鄭氏又云於君祭如尸既寢則不必執是禮與下文客字相對又

與程子義合

負版持邦國圖籍者

朱武曹曰負版當讀如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蓋承凶服者式之而言方與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文勢一貫漏按集註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可證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按先進後進鄭訓學之先後進與包註士先後輩合釋文引作士陳鱣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古人仕學不分義亦可通以集注直以進士訓輩論語後案曰書文侯之命詩雲漢禮緇衣皆訓先進為先正濂按孟子滕文公篇野人君子以位言此義亦通黃漱農師曰先進即先正也周末文勝有位之君子遵時制日趨於華靡而不自知其過惟無位之野人自安朴素猶存古風故曰禮失而求諸野非即以野人為先進也孔子從先進非謂即從野人也解經者多以野人屬先進故不可通論語述何曰此章類記弟子之言行夫子所裁正者先進謂先及門如子路諸人志於撥亂世者後進謂子游公西蕖諸人志於致太平者此說非是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

史記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辨之極是而說未詳按陳即今之陳州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哀二年十一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吳之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五六百里中間隔絕不得言陳蔡之間也蔡既遷故蔡地皆屬于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哀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則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亦就葉公與遷吳之蔡無涉州來距上蔡七八百里夫子未嘗至州來也是則蔡即楚也絕糧在陳並不在蔡故論語直書曰在陳絕糧而夫子諸人志於撥亂世者後進謂子游公西蕖

是時自陳如蔡蔡與陳近子適當陳蔡之間故
又曰從我於陳蔡者蔡已非國安有大夫陳事
楚蔡事吳則仇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且
哀六年吳志在滅陳故楚大興師以救之卜戰
不吉卜退不吉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
何如德楚何如而敢圍其所聘之人乎卽如史
記所云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
得免是時楚昭在陳何必使子貢如楚而楚果
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終不得一見楚昭
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聞子西之沮又竟棄孔
子而去則皆情理之必無者況楚昭旋卒於陳
孔子又嘗入楚乎故曰朱子之疑之是也孔安
國據莊子謂孔子之陳而吳適伐陳陳亂故乏
食則於情爲近是實在哀公之六年然則陳蔡
大夫以兵圍之說蓋史記之妄也毛西河謂夫
子五適衞三適陳一適蔡辨之詳已而仍曰吳
始伐陳而楚來救之聞孔子在陳蔡間使聘孔
子而陳蔡大夫懼而見沮因之有絶糧之事則
仍誤于史記以兵圍之說也夫子轍跡與論孟
令者自去司寇後卽適衞是時衞將奉粟六萬
爲夫子祿而不能用孟子所謂主顏讎由所謂
于衞靈公際可之仕皆在此時此適衞第一次
也乃去衞將適陳過蒲蒲人止之仍反乎衞是
時南子請見且置夫子于屬車而夫子去衞論
語所謂子適衞與子見南子皆在此時此適衞
第二次也乃夫子如宋遭桓魋之難又如鄭然
後至陳論語兩所云子畏于匡與孟子所謂微
服過宋所謂主司城貞子皆在此時此適陳第
一次也既而去陳復反衞又將之晉渡河不果
又反衞因靈公問陳而去衞適陳論語所謂衞
靈公問陳於孔子孟子所謂子在陳皆在此時
在此時此哀公之三年爲適衞之第三四次適
陳之第二次也史記分論語孟子爲二以定公
年在陳作孟子歎時哀公年在陳作論語歎時
非也乃自陳遷蔡吳始伐陳而楚來救之陳被
兵乏食孔子在陳蔡間因之有絶糧之事論語

所謂從我陳蔡在陳絕糧孟子所謂厄於陳蔡之間皆在此時此哀公六年卽在第二次適陳自陳如蔡之時而西河謂在適陳之三次爲適蔡之第一次亦未必然也嗣此復反衞與出公周旋然後歸魯論語所謂爲衞君衞君待子而爲政吾自衞反魯孟子所謂于衞孝公公養之仕皆在此時此哀之七年後爲適衞之第五次而夫子之轍跡終焉然則當厄應在六年史記之時之可信者也絕糧則以陳之被兵孔注之事之可信者也若謂絕糧是一次以兵圍又一次則尤屬謬語不足詰也惟是絕糧之歲朱子以爲在哀公二年則游夏之年皆尚未踰十五全謝山謂推排諸子之年當在哀公六年西河又謂此時伯牛閔冉俱不可考卽冉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始爲季氏卿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鄭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皇甫侃亦云各爲一章舊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子稱之爲德行或者本別爲一章而其章首有脫簡未可知也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

助我與子夏之起予不同起予未嘗非助而助又不止起予之事也蓋助我是聞言未達因再問而理益推明有似乎助是助指疑難也若子夏之言禮後乃有會於夫子後素之義而言契聖心并非出於疑難是起乃指會悟也二者皆不達既無疑難之可言默契心通又無會悟之可助之事而義微別不可混而一之蓋顏子理無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

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註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令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出不意而攻之

論語鄭注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又意公徵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財貨之府庶可結士心不從陳蔡者鄭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

亦一解後反復尋究始得之蓋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鄙道元曰阜邱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臺四里許爲孔廟卽夫子之故宅也然則今知得孔廟所在則可以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信夫楊泉物理論引語云能理亂絲乃可讀詩竊以地理之書亦然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便辟善柔便佞孔子謂爲損友子張聖門高弟何至若此按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集註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誠切中子張之病但謂辟爲便辟則非也荀子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大戴禮五帝德孔子曰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也改之皆辟之切證馬注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以僻釋辟尤非

謂之粗絕不可謂之俗○此章論四子資質之偏師辟而不邪由粗而不俗味愚魯字人自知菜不熟曰饉

按說文菜不熟爲饉爾雅詩傳爲作曰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又云五穀不升爲大饑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韓詩外傳三穀不升謂之饉說雖不同皆以穀賅蔬與此小異

哂微笑也

乃逸乃諺僞孔傳叛諺不恭正義由此也嗇諺則叛諺王弼註嗇剛猛也焦循補疏大雅皇矣無然畔援箋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強也漢書敘傳註無然叛換文選魏都賦雲撤畔換劉淵林註叛換猶恣睢也換援諺聲近相通後儒釋嗇同諺訓俗語因訓諺爲粗俗濂按宋書始平王子鸞傳弔新宮之奄映嗇壁臺之蕪賤春秋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釋文唁音彥說文諺傳言也並無俚俗解子路好勇野哉一嘆集註野謂鄙俗亦誤可

馬曰哂笑也義疏曰齒本曰哂大笑曰開則哂見宋于庭曰此本曲禮笑不至矧鄭註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音義矧本又作哂說文欥笑不壞顏曰欥从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欥爲正矧是叚藉凡笑以至矧爲過度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曾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莫春和煦之時

莫春是夏正建辰之月何晏註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顧棟高曰此莫春則明是夏正何註亦謂季春之三月而張氏以甯必欲强從周時據項氏安世說然詩詠春日遲遲不可謂是周之正月秋日凄凄不可謂是周之七月冬日烈烈發發不可謂是周之十月此莫春若以周時言之則是夏之正月也豈有風浴之理乎

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

案論衡明雩篇曰曾晳言志風乎舞雩爲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至夫子善點之言欲曰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至爲國以禮如何能使有勇知方夫子明許其能大註已足程子乃有子路只爲不達爲國道理云云講家因之誤認四字只好含胡大概作爲國當以禮解又從禮出讓有似因其言不讓而哂其爲國不能以禮者則全背矣記曰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註卽引子路率爾而對爲說夫子之哂第爲其急於自見故云其言不讓原與上句各開其在諸賢則仲氏齒最長有對必先固習以爲常不覺其不讓也故曾晳疑

為不讓爲國而問唯求纔又以不讓爲大國而
問唯赤及夫子曉之記者體之以有率爾之紀
則是以禮當實說不讓乃當渾說耳俗講都倒
置明人大全尤草草也

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

按朱子解克己復禮爲勝私欲爲仁由己又解
爲在我兩己字不同解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
駁之朱注引程子曰須是克盡己私朱子解己
爲私欲本於程子也那疏引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案朱子解克爲勝

蓋本於此劉炫之說則見於左傳昭公十八年孔疏那疏轉引之耳楊子法言問神篇云勝己之私之謂克則又劉炫之所本也 陳蘭甫曰朱註有未安不如馬註解克己爲約身也 馬氏之意蓋以克己復禮卽約我以禮故解克己爲約身也 或疑如此則論語無勝私欲全天理之說斯不然也論語二十篇中固多有之

魯自宣公稅畝

按稅畝之說公穀二傳皆以爲稅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耳杜氏預以爲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爲十而取二矣春秋胡傳主公

穀而朱子從杜氏姑竝存之以俟考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補集註

此章與前其身正章集註並闕讀者鮮不以爲一也案此分析三章異同卽就本文體味得之足爲註補學者悟此可免通套之病君令之令尙有善字一解可通不如用韓文君者出令者也更切君亦不徒在能令況承君之令者乎

朝季氏之私朝也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康子入見則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

人治其業焉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皆非吾所敢言也韋注卿以下外朝曰君之公朝內朝曰家朝見解殊誤如其說則當云合官職於公朝合家事於私朝矣不知天子諸侯有三朝外朝治朝燕朝是也治朝亦曰內朝自卿以下有二朝外朝內朝是也魯語言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曰其朝則朝爲季氏之家朝可知與言弗應及寢門弗應而曰外朝內朝均非吾所敢言則其所謂外朝者卽指寢門之外言之無疑也且經文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明此外朝內朝是謂天子諸侯之外朝內朝也又云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明此外朝內朝也兩兩對舉語之兩旁諸臣治事之處其地在公朝而實爲私朝不知考工所言自指公朝顧必以諸臣治事之處爲卿大夫之公朝則文伯之母如季氏何必先至公朝諸臣治事處如謂文伯之母原未至此不過借公朝以言私朝則與本文以兩弗應爲內外朝非敢言語意尤背胡氏又引玉藻將適公所居外寢及出揖私朝云云謂大夫家內止有一朝不知玉藻渾言私朝猶之魯語渾言朝此定是外朝耳而所謂外朝者安知非卽內朝乎集註從鄭以朝爲季氏朝足證古者上下公私皆得言朝有政之對卽所謂季氏之政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先近後遠定當體註然必二語注疏本同是時中原無伯會盟久廢諸侯勢分吳越迭興爲楚患子西子期無安攘之略葉公有大志焉故問政而子告之如此世家則作政在來遠附邇猶是六字一倒換而次序意義全失矣此史之不如經可類推者

莒父魯邑名

鄭康成註舊說云莒父魯下邑不言何地春秋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註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不言莒父何地路史國名紀亦不詳莒父何地蓋不可考矣閻氏四書釋地據杜註推之謂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說亦未可據蓋杜氏備晉之說本係臆揣卽備晉亦不必定是西鄙與朝歌密邇者定十五年城漆在今鄒縣北非備晉也哀四年城西鄙六年城邾瑕杜氏並以爲備晉西鄙郭邾瑕杜註云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在今濟寧州南二十里毗無考豈皆西鄙之邑乎旣無從實指其地闕疑可耳不必强爲之說

直躬直身而行者

註本禮疏以身爲躬非是按釋文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莊子盜跖篇直躬證父淮南註直躬知以躬爲名而誤以直爲姓氏所謂是非參半者也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趙鹿泉曰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閭鄉黨六鄉六遂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授教法於司徒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黨正各掌其黨以屬民正齒位族師掌書其孝友睦婣有學者以次而升於太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爲正稱舉也

磬磬石聲亦專確之意

樂記石聲磬以立辨史記樂書作石聲磬磬以立別釋名釋樂器磬聲也聲堅聲磬然磬與磬磬鏗並通案說文磬磬一字磬謂器空皆非聲也當作磬磬說文磬桂馥曰磬字訓疑有闕文餘堅者與釋名聲堅義合

筲竹器容斗二升

案方言簇註盛餅筥也南楚謂之筲字林筥籅也筲飯器也受五升也飯器受五升說文筥筲也容一斗一說

秦謂筥曰筲漢書音義筲竹筥也容一斗一說容二升類篇籅筲同陳舊謂飯帚曰籅一曰飯器容五升諸解與鄭注容斗二升異

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

巫醫是一事所以治病非一交鬼神一寄死生也說文巫祝也醫治病工也鄭註言巫醫不能之職事汲冢周書武王既勝殷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周禮春官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

危高峻也

按危當訓正廣雅危正也有道則言行必出於正無道遜辭以免禍而行不可不正也孔註訓厲包註同禮緇衣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鄭註危高也說文危在高而懼也集註高峻意本此然孝經明云高而不危是高與危有別

昇有窮之君羿春秋傳作澆浞之子林筥籅也筲飯器也受五升昇羿事見春秋傳羿有窮之君羿即澆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昇射官也陶唐夏后氏各有一昇孟子書逢蒙殺昇此堯時昇也寒浞虞昇於田殺而烹之此有窮后昇也二人俱嘗為射官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為一人正自不然而羿亦非所謂澆者羿在禹稷之前與堯時昇並世書稱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於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言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敖乃知丹朱傲為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

宮适言羿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羿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寧南宮适舉之亦先羿羿而後禹稷也周理衷曰此說非是蓋逢蒙殺羿之羿乃是有窮之君春秋傳所謂家衆殺之者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傲之爲羿古字通用說文羿嫚也引書若丹朱羿並不是人名至南宮适之問意本在禹稷一邊故語分賓主非以時代先後爲序也恐好奇者或信其說故存而駁正之　斗南既以丹朱羿爲兩人指爲羿羿之羿王伯厚又疑論語羿盪舟卽指丹朱總以罔水行舟之語而傅會之故有此說不知盪舟與罔水行舟本是兩事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使人頷頷推行之此丹朱罔水行舟之事卽孟子從流忘反之義也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此羿盪舟之事卽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之義也孔氏於尚書論語俱以陸地行舟解之遂啟後誤夫丹朱非不

宋君卽就而通之者也濂按詩彼交匪敖左傳引詩彼交匪紓荀子勸學篇作匪交匪敖匪紓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註匪彼也桂馥謂彼竝當作彼彼匪通者匪亦邪也易所謂匪寇是也集韻引埤蒼與玉篇同廣雅疏證亦謂論語作彼於義爲長

駢邑地名

駢邑三百註引荀子仲尼篇書社三百以證陳心叔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以社之

戶口書于版圖謂之書社駢邑卽書社也駢相聯也書其人民使相駢聯易于稽察謂之駢邑又謂之書社非眞有所謂駢邑之名也此說甚巧但載籍稱書社者不一大戴禮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左傳哀十五年齊與衞地書社五百商子湯武之戰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呂氏春秋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衞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千下衞又曰越王請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而駢邑之稱無聞焉則謂駢邑卽書社恐未然也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邢鄑郠鄑應劭云邢一作駢後爲伯氏邑說必有據杜注邢在東莞臨朐縣東南○奪卽奪以駁其貧之奪謂藉沒其家財蓋伯氏有罪而管仲治之以法也諸葛亮廢廖立爲民徙汶山郡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又嘗廢李平爲民徙梓潼郡聞亮卒發病死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死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

莊子魯下邑大夫

朱子依周氏註下莊子下邑大夫王厚齋曰下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按荀子大畧篇齊人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此可見其勇也江愼修四書古人典林云魯大夫既沒而以謚稱子者皆三桓世卿之家若邑大夫不以謚稱子且位卑亦無謚此下莊子疑卽孟莊子左傳載孟莊子好勇此謂齊欲伐魯忌莊子不敢過則正襄十六年孟孺子速欲徵齊侯齊侯去之之事韓詩外傳言魯伐齊下子三獲甲首疑卽指此而云赴敵而死則傳者妄耳然孟莊子世爲魯卿食采於郠未聞先食采於下者其說不足徵信鄭康成論語注以下莊子爲秦大夫或下其氏也又陳彭傳下莊于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何義門云索隱所引或傳寫之誤而注者又妄爲之說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

僖有兩防隱十年取防此西防也杜註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在瑯琊華縣東南此東防也世爲臧氏食邑武仲以防卽此

糾春秋傳作糾督也

按左傳展喜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初不止於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說既互歧數又不備諸家徒以意去取可爲確據桓之合諸侯糾讀

以當九合之文總不如穀梁傳衰裘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足爲不以兵車如其仁正

註范甯註亦詳盡

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程子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朱子既載之集註矣然朱子又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証桓公之爲兄然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

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案桓公殺糾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相桓與王魏事太宗相類謂仲有功無罪殊之於王魏恐未必然當以文集答潘恭叔書爲定論○朱子文集答潘恭叔書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

獨稱其所就之功耳蓋管仲之爲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又顧炎武曰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爲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與忽則成爲君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漢晉已下太子諸王與其臣皆定君臣之分蓋自古相傳如此也又謂桓兄糾弟此亦强爲之說又論至於尊周室匡天下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名分固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

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

程子謂作者謂聖引羲軒堯舜等爲七人則亦何止七人也包咸注七人在論語卽長沮桀溺荷蓧石門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王弼云

以衣涉水曰厲揭衣涉水曰揭

鑿也

按詩註以衣涉水由帶以上曰厲褰衣涉水由膝以下曰揭厲濿褋也揭褰也韵會岸危處曰厲玉篇厲危也易乾卦厲無咎言以衣涉水可危也說與許君異說文深則厲作砅謂積石以渡此解良是有狐之詩謂在彼淇厲是矣若解作褰裳則淇厲不可通也

闕黨黨名

朱彝尊答閻若璩書顧炎人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攷之世本煬公徙魯

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在周康王二十一年至定哀已越五百歲鮮有久而不毀者亦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卽其遺址竊疑闕雖廢而里則以爲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絶書本事篇云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則宣人之說未爲誤矣可兩存而引伸其義濂按漢劉宣下邳人闕黨童子之後見漢書師古註與風俗通義同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

按孟春自是寅月與斗建何涉斗建有歲差以今歷法七十年差一度推之自堯至今四千餘年斗建之差至六十餘度已及二宮建寅者且易而建子矣積而久之相差至一百八十度昔之斗柄指寅者且當衝而指申設斗建卽爲月建必當隨差改定孟春之月將改爲申月而可乎○又按堯典記四仲昏中月令記十二月昏中並記旦中春秋以前之書所載占星定時皆無言斗建者至史記天官書始言斗建梅定九書言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是則衡亦可言建而非僅斗杓夜半亦有建平旦亦有建而非止初昏而淮南子所謂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已爲平等類蓋起自戰國以後建除小數之說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日知錄建除之名自斗而起似不可以詁經○明史厤志那雲路謂月建無改移厤學疑問孟春自是寅月何嘗以斗柄指寅而後謂之寅月哉堯典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此四時分配四方而以春爲歲首之証也既有四仲月以君卯午酉子之四正則自各有孟月季月以君四隅仲春在正東爲卯月其孟春必在東之北而爲寅月何必待斗柄指寅乎　又考孔子去堯時已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矣然孔子但言行夏之時蓋以孟春爲歲首於時爲正非以斗柄指寅而謂之寅月也如淮南子等書言招搖東指而天下皆春不過大概言之

而非以此定月又案傳言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又言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詩亦言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又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古之人以星象授人時如此者不一而足也若以歲差考之則於今日差一二旬矣然而當其時各據其時之星象爲之著令所以使民易知也而終未有言斗杓指何方而作何事者則以其方位之難定也斗柄之星距北極只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爲天頂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所處在斗杓之南仰而觀之斗杓與北極並在天頂之北其斗杓所指之方位原難清楚故古人只言中星不言斗杓蓋以此也　十二月建之非關斗柄明矣是故斗柄雖因歲差而所指不同正月之建寅不可易也

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注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按孔子所謂夏時當時必實有其書而今亡矣今所傳夏小正乃漢儒摭拾補湊之書不足以徵禮也○方遯志文集夏小正凡三百九十餘言先儒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卽此書自今觀之其書記十二月之候有關於人事者二十有七若采芸采蘩祭鮪撇桑剝瓜剝棗納蔚取荼之類皆備記之求其大者惟服公田綏女工萬用入學剝鱓頒氷始瀹祈麥攻駒頒馬王狩陳筋革十一事而已孔子有取于夏時以建寅爲歲首耳豈謂此書乎果夏之遺書孔子烏不列於禹貢脩征之間乎

鄭聲鄭國之音

鄭音好濫淫志自春秋時列國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而悼公之志荒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以淫樂之瞽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魏文侯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趙烈侯好音而愛鄭歌者則鄭聲之能惑人可知放註謂禁絶之蓋并其行于民間者而禁之如周禮禁其過聲淫聲凶聲慢聲之禁非但不用之朝廷而已○史記謂古詩三千孔子取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說

者遂謂詩既經夫子刪定三百皆雅音鄭聲淫
自其水土風氣之發于聲音音之非繫乎詩辭
夫先王之樂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
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詩與聲本一貫也豈
有發聲則淫而詩辭則雅判然爲二者乎朱子
淫詩之說縱未必盡然要亦十得五六而掊擊
衆傳者必據小序爲定案又引春秋傳諸大夫
賦詩之事以證其非淫詩其信爲淫詩者則又
謂桑火之後全經不存漢儒取里巷之流傳者
以足其數實皆孔子之所已刪此其立說幾令
三百篇不得爲聖經亦妄甚矣

動之動民也

此章十一之字皆以民言而點睛只一民字故
易模糊疏此論居官臨民之道也又載李充云
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蒞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
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
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制
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顏特進
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去其慢禮以
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語俱清切集註
于涖之動之始言民而首節言此理應非泛說
空理知及之猶言知周乎萬物知足以及民仁
不能守民雖得民必失民如此則十一之字自
一貫也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

案師當作衆解爾雅釋詁師衆也釋名註人也
人衆爲師說文二千五百人爲師周禮地官五
旅爲師傳疏雖累萬之衆皆稱師書百僚師師
傳相師法也註本孔註師訓師長其義近迂若
以衆人訓師兼師長父兄在內較確孟子自反
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卽此義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趙鹿泉曰道實有不同處不止如註善惡邪正
大全小人異端之人小人異端本不足以道言
豈有見爲不同而猶相爲謀唯是君臣之道不
同于父子之道主恩主義是也朋友之道不同

于兄弟之道切切偲偲怡怡是也固有事處嫌疑兩可彼此出入之間非不欲竭忠而義不可輕與者爲字去聲代也有狗人失己之意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孟子曰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鄉鄰有鬬者閉戸可也公羊傳曰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卽殉字注先也古之道如此推廣當更周盡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達者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而已矣者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辭非不取富麗富麗亦達之一事所以飾意而時或晦意故不以爲工君子以達用辭非于辭求達當正其達之本于辭之先

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

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屬國多矣曰向爲制自以孟子爲正所謂七百里者書費誓孔傳云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此說較爲通明堂位之辭多夸固未可以爲據

柙檻也

說文柙可以盛藏虎兕二徐作以藏虎兕嚴可均曰論語疏引檻一曰圈下有以藏虎兕四字蓋校者由檻篆下移此案此據論語說柙字廣韻柙檻也所以藏虎兕也出說文嚴說非陸釋文柙作匣者漢書文三王傳正作匣是唐初本

同

遠人謂頴叟

或駁集註遠人謂頴叟曰在邦域中社稷臣曰近於費曰邦內則非遠人也明甚又曰不取爲後世子孫憂則非今有不服事當以淮夷徐戎當之此說不確淮夷徐戎並興乃伯禽之時非哀公時也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案四世當以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爲主文子武子悼子平子爲主文子以文六年見經則爲卿久矣宣公之世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文子始得政故左傳謂其相三君蓋宣成襄也又案邢疏悼子之卒不書於經是未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前武子卒卽平子立故四世當以文武平桓爲定孔註亦謂文子初得政四世文武悼平也是以政逮屬文子相三君之說劉寶楠論語正義引證甚詳

似卽謂邾或曰魯擊柝聞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以魯與邾世爲仇讐歲尋干戈疆界雖邇邈若山河此吳起所謂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皆敵國耳

蕭牆屏也

蕭牆屏也卽所謂樹塞門者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故鄭康成註及劉熙釋名並以蕭宇解蕭宇羅願爾雅翼則指爲廟屏以蕭爲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鄭註便辯也謂佞而辯濂案便辟便佞便利尙

口也皆讀如辯說文諞便巧言也從言扁聲周書戡戡善諞言爾雅釋訓便便辨也辨辯字同何休公羊解詁引此文辯佞如字本亦作便佞疏辯佞辯爲媚矣論語便言集註便便辯也本鄭註皆不作習熟解習於威儀而不直是師也辟之辟非便辟之辟

困謂有所不通

人惟困然後知學亦惟學然後知困學未有不困者不經辛苦必無實獲困乃我輩爲學必歷之境但在不怕困只顧學又其次也極力鞭策言其又爲學知之次則亦猶是生知之又次聖賢路上人只有此三等到得下直無等之可言

首陽山名

首陽山諸說不一當以說文在遼西者近是孤竹國在遼西也夷齊義不食周粟而天下皆周土也幾無適而可者則惟有本國所在尚仍殷封之遺不失首邱之義歟河東蒲坂之註第可以當唐風采苓之首陽而於夷齊餓處不合至費扈齊扈魯二邑

費扈齊扈魯三邑只言山名是已

費扈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集註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毛大可曰考陽虎執桓子在定五年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墮三都時時夫子爲魯司寇焉得召之故孔安國註但云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無據邑以畔四字蓋貨執桓子弗擾雖未共事而逐仲梁懷實弗擾使之是以邑宰而謀背君主卽是畔畔是謀逆非稱兵也以費畔則明是據邑證之左傳史記其情事顯然可知史記孔子世家定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左傳同九年陽虎奔齊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夫曰爲亂曰以費畔卽未稱兵亦據邑矣豈待十二年帥費人襲魯始爲據邑哉惟弗擾邑季氏不奈他何故後來肯聽孔子墮費耳叔孫氏之墮郈亦懲於侯犯之叛故也毛氏謂以費以邑宰也非據邑此曲說之不通者若

然則臧武仲之以防又作何解

佛肹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中牟有二一爲晉地一爲鄭地佛肹以叛晉之中牟則昔人皆

中牟也鄭之中牟在滎陽晉之中牟在今河南衛輝府汲縣

不能明指其地史記索隱但言當在河北漢志

臣瓚注以爲當在漯水之上張守節謂湯陰縣

西有牟山中牟當在其側案定九年傳齊侯伐

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杜預亦以中牟爲夷儀衛侯將如五氏

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衛

自開州至邯鄲湯陰其必由之境今縣西五十

里有中牟城然則張守節之說殆近之矣

匏瓠

古註以匏爲瓠集註因之陸陶山埤雅分爲二

物長而瘦上曰匏短頸大腹曰瓠瓠甘匏苦後

人率據此以訾集註案廣雅說文並云匏瓠也

古今註匏之有柄者曰懸瓠此匏瓠通稱之證

陸璣詩疏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至八

月葉卽苦陶隱居謂瓠或有一種苦者味如膽

不可食則匏葉先甘後苦瓠自分甘苦二種昔

人之說未必皆非其解繫而不食爲匏苦不中

食亦不如古註爲長古註云匏瓜得繫一處者

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

之物繫滯一處邢疏引江熙云夫子豈實之公

山佛肹乎欲往之意以示無繫以觀門人之意

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此說自有竟味黃

氏日抄云天文圖有匏瓜星論語繫而不食正

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

此尤附會之說絕無義理

六言皆美德

仁知六者皆口頭常語故曰言非訓美又古以

一字爲一言故伏義作十言之教謂乾坤震巽

坎離艮兌消息也消息今易無文見左傳疏

原與愿同

鄉原卽可以孟子爲正註不更註可也乃既有

一鄉皆稱原人焉之文而集解載二說周曰所

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何嘗則又讀鄉爲向謂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皆不讀原如愿如周註則原乃揣摩之意原人猶云善揣摩人耳似亦可通但如此則萬章何難知其非而待再問朱子所以改從謹愿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亦於釋愿字近也近焦氏解閹然句云閹然者疑於無陽也鄉原無丈夫之骨而有婦寺之心語更可補入孟子集註附記於此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鄙夫猶言庸夫也朱註惡陋劣三字未允凡人於惡陋劣之人易知而易違惟於似賢非賢之庸夫難知而難違故聖人教人事君不可誤於所與也庸庸宰相當諫不諫當言不言皆鄙夫也無所不至乃極言其患失之心蓋庸臣誤國至於人欲弒其君父而不覺則其患失之心亦無所不至矣朱註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是單講患失之弊而不切中鄙夫之病也夫以吮癰舐痔之細人稍知廉恥者必不與之事君以弒父與君之惡人稍知節義者亦必不與之事君惟於庸夫以爲可與而與之而不知其流弊至於此極也此孟子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者玩可與也歟哉是聖人恐人愼所與而轉誤於所可也語意自明如朱註以鄙夫爲惡陋劣而庸臣可以窒塞責矣此章關係千秋萬世臣子之防者甚大不可不辨○自色厲而內荏至鄙夫凡四章語意大畧相同細玩之皆言中不足而外有餘蓋貌爲有德則色厲而陰實小人故內荏蓋貌爲好學故道聽而中不能守故塗說是故居則爲鄉愿出則爲鄙夫欺世盜名之徒其害可勝言哉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集注有遠勝舊說者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是也何氏集解但曰孺悲魯人孔子不欲見故辭之爾朱子特加嘗學士喪禮於孔子句此斷不可少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

木之受易子開之晉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
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
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
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
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
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慤注云喪禮將亡聖
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
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然則悲實親受
禮於孔子之儒非終拒之門外不屑教誨者案
檀不黑是未得其說也據管子幼官篇及春秋
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季路之鼓瑟樊須之學
稼學圃孔子以爲野爲小人甚者謂非吾徒皆
使之聞之意也故曰當時必有以得罪者此註
最允而邢氏謂爲孔子疾惡則已甚矣禮有喪
服緦也既授子夏作傳矣士喪禮目也以授悲
曰言其常而曾子問盡其變然後喪禮備矣噫
悲一學禮而士喪禮之書傳其功豈小也哉

燧取火之木也
日知錄火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
日近於天也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
近於人也烹飪用之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復
有四時五行之變案木燧以鑽火木與木相摩
則然五行之正內則事父母右佩決捍管遰大
觿木燧蓋不可一日缺者至其義則皇侃諸儒
以爲配五方之色賈公彥致疑於榆柳不青槐
檀不黑是未得其說也據管子幼官篇及春秋
說賈誼書槐檀爲東方木榆柳爲南方木故春
取榆柳取之南方也夏取棗杏取之西方也秋
取柞楢取之北方也冬取槐檀取之東方也與
淮南書所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
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
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
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
黑七十二日其次序土先於金金先於火與四
時之序不合今以六甲推之甲子後七十二日

爲丙子丙子後七十二日爲戊子戊子後七十
二日爲庚子庚子後七十二日爲壬子其序如
此證以董子繁露云日冬至七十二日火用事
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溫濁而黃七十二日
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
清寒而黑

期周年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

案期已久矣之期音其謂期限也易歸妹愆期
書髦期倦勤禮百年曰期頤左傳期以明年史
記不期而會皆是期可已矣之期音姬謂期年
也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中庸而不能期月
守也期之喪達乎大夫孟子爲碁之喪皆是左
僖二十三年傳期期而不至無赦上期字謂期
限下期字謂期年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句絕
文義自明三年已久期年可止兩相呼應集註
倶訓周年似未恊

博局戲也弈圍碁也

書髦期倦勤禮百年曰期頤左傳期以明年史
記不期而會皆是期可已矣之期音姬謂期年
也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中庸而不能期月
守也期之喪達乎大夫孟子爲碁之喪皆是左
僖二十三年傳期期而不至無赦上期字謂期
限下期字謂期年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句絕
文義自明三年已久期年可止兩相呼應集註
倶訓周年似未恊

博局戲也弈圍碁也

蔬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云云說成
教人博弈集註微有別圍碁稱弈者取落弈之
義落弈卽絡繹字足正詩言弈弈舊訓大之非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

按全祖望曰微子先抱祭器歸周之說自妄東
谷以爲去而之其國也良是後武王克殷微子
來見復其位亦卽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
誅始移而封之宋徐闇公不知復位之卽爲復
其微國故疑以爲微子若與武庚同在故都安
得武庚反時絕無異同之迹而因以爲未嘗有
來歸復位之事則又非也微在東平之壽張春
秋時屬魯所謂鄆也

接輿楚人

按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是過孔子之門非車
前也觀鄭君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也可知莊
子人間世亦載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
鳳兮鳳兮云云接輿本卽楚狂之名若字楚辭
涉江接輿髡首兮韓詩外傳楚狂接輿躬耕以

食戰國秦策箕子接輿漆身而爲癩子指箕子披髮而狂指接輿蜀志秦宓傳接輿行且歌皆足爲證高士傳又謂姓陸名通更無稽矣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

按滔滔慢也玉篇滔慢也滔滔當作慆慆魯論作慆慆說文說也從心舀聲玉篇慆亦作慢書湯誥無即慆淫指逸樂言詩大雅天降慆德左傳昭二十六年士不濫官不滔註疏皆作慢可據爲證洪頤煊曰釋文滔滔鄭本之貌也孔鄭皆從古

作悠悠孔疏悠悠者周流之貌也孔鄭皆從古文史記同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李善註引論語爲證字當作悠悠今本作滔

滔是後人改錄之以備一解

耰覆種也

說文摩田器也從木憂聲引論語優而不耰廣雅耰椎也史記龜策傳耕之耰之穿于小臣篇深耕均種疾耰莫友芝唐說文木部籀異烏侯紐多廣韻集韻俱無此音器下也二徐無篇引有櫌而不耰之文櫌耰聲義同

憮然猶悵然

按說文一曰不動爾雅釋言憮撫也廣雅釋詁既訓爲安又訓爲定皇侃曰憮然猶驚愕也三蒼憮失意兒也夫子聞子路述沮溺之言寂然

不動久而爲怪愕之詞也

蓧竹器

按說文蓧耘田器集解考韻會云蓧芸草器從艸不從竹註從包說訓竹器誤謂子路見丈人手用杖蓧加於肩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蓧耘田植杖者置杖也以杖荷蓧置杖而芸則蓧爲耘田器明矣包曰竹器此有脫誤

植立之也

皇疏植豎也孔註植倚也案漢石經作置其杖

說文植或從置詩商頌置我鼛鼓箋置讀爲植書金縢植璧秉圭傳植置也釋文徐音置疏引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呂氏春秋異用篇亦有植杖之文是植置爲一字不得專訓爲立之也又論語舉直錯諸枉鄭註錯投也包云錯置也錯置義同置亦訓錯置其杖卽子夏投其杖也

虞仲卽仲雍

史記載泰伯無子仲雍繼立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周章北之虞世家作虞仲志作吳中吳聲轉而爲虞仲中古字通則吳中卽虞仲矣僖五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虞仲卽仲雍之孫不指仲雍其曰太王之昭者猶之言魯衞毛卿文之昭也周本紀吳世家皆出太史公本紀言太伯弟曰仲雍是虞仲仲雍合而爲一人也本紀言虞仲爲太伯之弟是虞仲有兩人也而世家言虞仲爲周章之弟是虞仲卽仲雍一人也本紀言虞仲卽仲雍既克商後有虞中卽虞仲明載兩人於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荆蠻下則引論語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以爲虞仲卽仲雍豈亦承史公之誤歟而後之作系譜者注左傳者直注曰仲雍一名虞仲集註因之曰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黃氏日抄云仲雍嘗治吳爲君恐不可爲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兼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爲反次序於夷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据耳吳斗南曰孔子謂虞仲隱居放言與夷齊並稱之曰逸民夫虞仲唯未嘗有國也故與夷齊並稱使其繼太伯君句吳則安得謂之隱而以逸民名之也哉仲雍嗣有吳國虞仲終於逸民以此推之朱張不見經傳決非一人

陸氏釋文於逸民注引王弼論語釋疑云朱張
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那疏亦引之其說不見
他有所據按司馬遷曰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
楚人馯臂子宏正義曰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
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宏蓋誤漢儒林傳
易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應邵曰子弓是子夏門人
韓子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
之事業不傳吳氏萊曰孟子學出於曾子子思
荀卿猶從而譏之其所重者必仲尼子弓子弓

未審何人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
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
稱子路然也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
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則亦非即朱張
也趙匡曰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
老彭於逸民伯夷等云我則異於是並非同時
人也然則孔子自以爲異安得朱張乃同若謂
仲弓又何至與孔子有異乎鄭康成論語注朱
張作侏張當時必別是一人或夫子嘗論及之
而偶遺之耳輔嗣注尤無稽不足信也

堂堂容貌之盛

按釋名堂堂高顯貌後漢杜詩薦伏湛疏云湛
容貌堂堂國之光輝知略謀慮朝之淵藪晉魏
舒傳文帝器重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堂
堂即用堂堂乎張之意然則堂堂非失德可知

七尺曰仞

按仞字从人以人身爲度攷工記曰人長八尺
故八尺曰仞古者布指知寸運肘知尺申兩手

而知仞仞必八尺此定名也仞與尋同爲八尺
而分度廣度深之異方言曰度廣曰尋尋字从
寸寸即手八伸兩臂亦八尺又謂之尋用以度
廣取伸臂之名用以度深取身中之名故杜預
曰度深曰仞攷古經傳未有以仞度廣者秦漢
以後度廣亦謂之仞於是仞尋之義不分故說
文以尋解仞云仞伸臂一尋八尺或者又强爲
區別於以有尋八尺仞七尺之分祭義築宮仞
有三尺除三尺之外只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

然以古書核之仞實八尺豈度廣度深亦異歟
歟攷工記曰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以度廣
度深之異名而別言之非謂廣二八尺深二七
尺也古者畎一尺遂八尺溝四尺洫八尺其制
皆廣深相等亦廣深各倍於其前何得於澮獨
異其制乎左昭三十二年傳仞溝洫溝洫深一仞
溝深半仞若以七尺之仞言則不溝不得言仞
矣是度深用八尺之徵也應劭亦主七尺曰仞
說其註漢書云五尺六寸爲仞以漢尺言漢尺
較周每長二寸也若小爾雅四尺爲仞由誤解
仞溝洫之文也集註尋曰八尺仞曰七尺必有
一誤

履蓋湯名

履殷湯名孔安國論語註也朱子易殷爲蓋不
過以成湯名天乙既見史記不應於此而復名
履故作疑辭耳然紂名辛亦既見史記何牧誓
曰商王受無逸曰殷王受豈非一人而有兩名
乎蓋必以生日名子者殷之質處間錫嘉名又

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一部十三經除大禹謨晚出孔羊傳漢始著竹
帛外法度字僅二見一見盤庚上一見論語末
要二處不可同解論語權有五謂銖兩斤鈞石
也量有五謂龠合升斗斛也度有五謂分寸尺
丈引也三者居治天下之大端也昔舜一歲四
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兩日夜分皆同度量
正權概周禮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
大傳立權度量商君傳平斗桶權衡丈尺始皇
紀秦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蓋未有舉權
量而遺夫度者抑未有知長短而不與知輕重
及多少並急者特以度字未足成句配以法字
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是也始皇紀亦名法度
師古注刑罰疏正同中庸言天子之制度下即
驗之以轍迹廣狹相距如一此眞所謂度也武
王有天下初豈容不審此祇緣宋儒好精言性

命視此等爲粗迹於度字別作解嘗讀隋經籍
志唐藝文志見漢以來經解詳於名物度數而
宋藝文志則眇有存者蓋義理勝也又宋史儒
林傳求其援經徵實如唐儒學傳中人物者尤
屬寥寥

高郵王士濂述

都大梁

尹起莘曰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而力不足以禦秦始秦之有韓魏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其實三家又唯魏最強梁河東今之安邑等縣梁亦有河西六國表魏入河西地于秦是也梁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梁亦有河外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蘇秦傳大王之地北有河外註云謂河南地是也河東西亦謂之河內外魏世家無忌曰所忘於秦者河外河內是也國居嶺阨之西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以東連汾晉之險嶮是也地最險要爲東諸侯之蔽秦新都咸陽周顯王十九年秦徙都咸陽與魏界高陵尤密邇故商君曰非魏并秦秦即并魏魏塞秦之衝秦人安得出入于其間使天下徧受其禍哉自惠成王三十一年周顯王二十九年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又數破魏于是

徙治大梁即今祥符縣紀年屬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是年秦孝公甫立衞公孫鞅未相魏公子邛未鹵地不割秦不偪何遽遷都以避之邪索隱謂紀年誤也去河山之固而就平衍四達之地棄文侯武侯兩代之霸業而爲新造之邦始也不過偷旦夕之安卒然則謂畢萬十葉已亡于魏號爲梁之日也可其稱梁者猶之趙改國號曰邯鄲韓改國號曰鄭是也梁襄王六年復改爲魏而孟子已去梁有年矣故終七篇止稱梁云

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孟子本書先記遊梁而後至齊史記謂孟子遊列國先齊後梁後人紛紛異說竊謂欲考孟子遊歷之先後當先考齊梁諸王改元即位之異同按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子哀王立齊湣王十年齊人伐燕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通鑑梁惠王三十六年稱王爲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而無哀王齊宣

王十九年齊人伐燕是年宣王卒子湣王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其不同如此朱子綱目一依通鑑而序說集注則從史記亦有不同戰國策荀子汲冢紀年古史諸書及諸家孟譜年表又互有紛歧幾難徵信今讀儆居遺書之五周季編略九卷詳考諸王年月知梁惠王實在位五十二年前三十六年始子周烈王六年辛亥終于顯王三十四年丙戌又改元稱王十七年即以丙戌爲後元年終于愼靚王二年壬寅襄王二十三年始于愼靚王三年癸卯終于赧王十九年乙丑昭王在位十九年始于赧王二十年丙寅終于赧王三十八年甲申此梁王之年班班可考也齊宣王實在位二十九年始于周顯王二十三年始于愼靚王三年癸卯終于赧王元年丁未湣王在位三十年始子赧王二年戊申終子赧王三十一年丁丑此齊王之年班班可考者也由是而按孟子年月生于周烈王四年己酉辛于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壽八十四三遷始終列夫一均鄒魯

志金孫鄒孟子墓記竝同又孟子譜載周烈王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冬至日卒明海鹽呂元善聖門志國朝狄子奇孔孟編年亦同以其時考之于梁則爲魏武侯十五年至昭王七年其間歷武侯十五年十六二年在周烈王四年惠王連後元五十二年起周烈王六年止愼靚王二年襄王二十三年起愼靚王三年止赧王十九年昭王即位以後七年起赧王二十年止二十六年凡八十四年以其時考之于齊則爲齊威王七年至湣王二十五年其間歷威王七年至三十六年爲三十年起周烈王四年止顯王二十年凡八十四年於此

十六年宣王二十九年起顯王二十七年止赧王元年湣王即位以後二十五年起赧王二年止二十六年凡八十四年於此各八十四年之中合考孟子及齊梁事實烈顯之際均與七篇中事無涉至愼靚王元年辛丑梁惠王後十六年魏王因屢受挫敗大將愛子爲敵所禽厚幣聘賢孟子於是始應聘遊梁時年五十有三故王稱之曰叟惠王改元已久故孟子稱之曰王史記誤將此事隸于顯王三十三年則孟子至魏之年止三十七後人已有不能稱叟

之疑矣顯王三十三年爲梁惠王三十五年此時尚未稱王子長遂有君字之誤改矣不知是年距襄王之立尚隔一十七年孟子又曾見襄王而返在梁有如是之久耶乃子長不此之辨反以惠王改元之歲誤作襄王襄王改元之歲誤作哀王是又失實之甚者也惠王之子本謚襄哀僅稱襄王者亦猶惠王本謚惠成僅稱惠王也襄哀二字相連豈得分爲兩人耶時韓惠王之子亦謚襄哀與梁襄同薨豈亦得分爲兩人耶此皆未可傳信者今據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十七年薨杜預和嶠皆謂史記誤分惠王之世史集解引世本亦云惠王子有襄王無哀王然則孟子之見惠王在後十六年無疑明年惠王薨又明年襄王立孟子卽于是年去梁微特在梁不久且未嘗復至梁也去梁之後卽至于齊時在愼靚王三年癸卯齊宣王二十五年宣王卽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以王道對請之卒在周赧王壬戌百六十六歲故曰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也據江氏聲經補義周武王卽位辛卯由近而論距孔子之年七百三十七歲故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也據江氏聲經補義齊宣王卽位庚申以孝弟之義箴言

有餘歲也歸後二十五年自叔王二年戊申至二十六年壬申梁自襄王六年至昭王七年齊自湣王元年至二十五年惟與公孫丑萬章之徒設難問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蓍爲七篇首書見梁惠王明示以先遊梁也次書齊宣王問明示以後遊齊也今核諸齊梁各王年月無不一一相符可無疑本書之倒誤已

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國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

按集註地方千里出車萬乘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百是每方百里出車百乘也至采地方百里其爲出車百乘可知註又言出車千乘其說未免兩歧蓋既用馬氏說又用包氏說也欲生前說必其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始能出車千乘

鴻鴈之大者

案鴻雁也鴈鵝也雁鴈字異物異雁鴈古字通格物總論鴻雁陽鳥狀如鵝而小說文隹部從隹從人厂聲讀若雁徐鉉曰雁知時鳥大夫以爲贄昏禮用之故從人言雁有人道也詩毛傳大曰鴻小曰雁鴻大也非鳥名又爾雅釋鳥舒鴈鵝註出如舒鴈今本鴈皆作雁疏同錢坫曰舒鴈此鴈字不與雁同也是兩字之分邵晉涵曰鴈與鴻雁之雁從隹者有別嚴九能曰此鴈字依石經雪窗本寫監本毛本從隹作雁非李巡註野曰鴈家曰鵝方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鴚鵝南楚之外謂之鵝錢繹箋曰鴈卽今鴨鵝與鴨同類而大說文鴈鵝也從鳥從人厂聲徐鉉曰當從雁省聲雁鳥也讀若鴈晏子春秋外篇菽粟食鳧鴈莊子山木篇命監子殺鴈而烹之新序東晉云劉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粳是家者稱鴈舒鴈鵝也內則疏引爾雅註在野舒遲飛者爲鵝是野者稱鵝如說文云鴚鵝也若玉篇大曰鴻小曰鴈及月令白虎通皆誤以鴈爲雁矣

麋鹿之大者

按說文麈大鹿也牛尾一角或作麇中山經尸山其獸多麇郭注似鹿而小漢書地理志山多麈麇師古注同濂案大者當爲麈小者爲麇月令仲冬麋角解孔疏鹿是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麈是陰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張氏慮曰鹿山獸麇澤獸本草鹿補陽麇補陰據此則麇鹿二獸種類各別禮記義疏自趙岐註孟子以麇爲鹿之大者二獸始混而爲一矣○謹案　高宗純皇帝聖製詩三

集賦得鹿角解注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麇角解今木蘭之鹿與吉林之麇無不解于夏壬午曾作記及之而未究其故至丁亥長至後陸憶南苑有麇或解角于冬遣人往驗信然復爲說以正其訛且命于時憲書改注之又恭錄純廟聖製文二集麇角解說壬午爲鹿角記既辨明鹿與麇皆解角于夏不于冬然月令既有其言而未究其故常耿耿焉昨過冬至陸憶南苑有所謂麈者或解角于冬亦未可知遣人視之則正值其候有已落地者有尚在剨正韻音腦與腦同骨或雙或落其一者持其已解者以歸乃爽然自失曰天下之理不易窮而物不易格有如是乎使不悉麈之解角于冬將謂月令遂誤而不知吾之誤更有甚於月令者矣然則月令遂不誤乎曰月令之誤誤在以麈爲麇而不在冬之有解角之獸也蓋鹿之于麇北人能辨之而南人則有所弗能麇之與麈亦如是而已耳且說文訓麈有麇屬之言而名苑則又曰鹿大者

曰麈羣鹿隨之視尾所轉而往夫鹿也麇也麈也迥然不同亦不相羣而處實今人所知者而古人乃不悉其孰爲鹿孰爲麇孰爲麈則月令不云夏至麇角解冬至鹿角解爲幸矣而又何怪乎其誤麈爲麇也耶既釋此疑因爲說以識之月令古書不必易靈臺時憲則命正訛以示信四海焉

不日不終日也

趙氏注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鄭氏箋不設期

日而成之案期猶限也不與不設皆言不預爲限之意古者工必計日左傳宣十一年蔿艾獵城沂量功命日注命作日數昭三十二年士彌牟營成周量事期注知事幾時成皆于事前預爲期限文王使民不勞不急急于成功未嘗限日督促而民樂趨之故曰不日成之又曰經始勿亟即申不日意庶民子來申攻之成之意也此皆舊注之細穩切事者唯毛傳云不日有成語稍渾疏仍以不設期日已有成功申之集註子之誤有不必曲爲阿私者故爲之詳辨其義始創爲不終日至爲詩集傳又衍以倏然而成四字用趙注若神靈之所爲一語綴足其下殆乎託意鬼神然者然考靈之訓善故孔安國書傳于弔由靈丕靈承帝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苗民弗用靈皆云善也詩靈雨箋亦云善蓋猶好雨之謂其兼神言之者如黃帝生而神靈之類則與明詞義故序說民樂文王有靈德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箋云文王化行若神之精明則皆以文王之德言初不繫乎臺成之速有歸

鶴鶴潔白貌

案說文鶴鳥白肥澤貌詩云白鳥鶴鶴而孟子引詩作鶴鶴錢竹汀謂說文雚卽詩白鳥鶴鶴之鶴案文選景福殿賦雚雚白鳥正作雚註鶴與雚音義同賈子作白鳥皜皜又說文土部塙即易確乎不可拔之塙蓋高確一聲之轉從白从鳥以類加之會意兼指事也

牧滿也

案張鎧孫奭音義物竝作仞吳玉搢別雅物卽仞字引史記殷本紀充仞宮室子虛賦充仞其中爲證

河內河東皆魏地考證見都大梁條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按趙岐云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二畝半朱子承用其說謂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果若此註是一人而有二宅在城在野相距又甚遼遠一歲之中兩入邑春則入野雖近郊之地住近國中猶以搬運爲煩不欲輕動而況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蓋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爲一處取于便農功通儘飭去田豈宜遠哉故農民之宅與國中之廛逈別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而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寓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禮記義疏穀梁謂民居在公田中據詩中田有廬爲說不知所謂中田有廬在五畝之宅之外卽田畔少高處苫小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家別二畝半亦入私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復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讀禮疑圖公田之中去二十畝止存八十畝則制祿之時又當割別井二十畝以足百畝之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亦有不便又冬則入邑春則入野雖近郊之地住近國中猶以搬運爲煩不欲輕動而況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蓋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爲一處取于便農功通儘飭去田豈宜遠哉故農民之宅與國中之廛迥別農民之宅鄉里也卽制里而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者也國中之廛市廛也但爲士旅寄寓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禮記義疏穀梁謂民居在公田中據詩中田有廬爲說不知所謂中田有廬在五畝之宅之外卽田畔少高處苫小

茅舍以便憩息避風雨故曰廬明非宅也曰疆場明不在公田中也曰有瓜明不可植桑也此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之地迥別惟畔夫在焉故婦女自邑來餉也○按王制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凡居民必在高平寬廣之地田則八家同受一井居則不必八家聯爲一村或十餘家或百餘家視其地之寬狹以定戶之多寡實與今村落不甚相遠詩夾其皇澗溯其過澗夾者環水而居溯者面水而居與今村落何異若不量地勢輒區公田二十畝爲廬舍卽中原平衍之地豈必每井公田皆高阜可宅兆荆揚泥塗之區一井九百畝類皆稻田雨潦停蓄鍾水經歲益非人之所得居矣○又按古者五畝僅當今田一畝二分有奇一夫所居堂室門庭籬以垣堵占數分外其樹桑麻築場圃以及雞豚狗彘息牧之所又須數分若析而爲二止得六分有奇則桑麻畜產皆無所容矣

檢制也

按趙註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周禮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管子國蓄篇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斂之以重鹽鐵論水旱章漢書食貨志引此檢均作斂隸續成皋令尹伯嗣碑官朝家靜姦軌檢手檢卽斂檢斂古通用

偏從葬木偶人也

說文人部偶相人也今本作桐人从人禺聲又偏痛也从人扁得聲與相

人義無涉知相人之義當專屬之偶字諸書作偏皆偶字之形誤也今趙注曰偶人也當是偶相人也脫一相字知正文作偶無疑後人誤認爲偏字互相竄變文義其實偶乃正字偏乃誤文禮檀弓正文及注亦然而埤倉及皇疏廼爲設關跳踊之附會不知漢以前尚不誤爲偏字也淮南繆稱篇曾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卽指孟子所引事字正作偶不作偏許君註曰偶人相人也歎其相人而用之與孟子趙注同與說文

義亦合許君注說文與淮南一例也又鄭註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曰相人偶又禮中庸註人讀如相人偶之人竝謂之偶無有謂之爲偏者知偏乃偶字形近而譌也家語今人或有偶王註偶相人也一本作木人後漢朱穆傳註偶人明器之屬逼典引禮記傳有面目機發但於生人卽偶爲相人之說漢書郊祀志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同偶顏註公孫賀傳刻木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竝也對也史記正義亦曰偶對也皆作偶不作偏文選謝惠連祭古冢文撫偏增哀註偏當爲偶是唐人尙知偏爲偶之譌字相與象古字通

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

按周顯王十五年丁卯魏圍趙邯鄲十六年戊辰邯鄲降齊齊使田忌孫臏伐魏敗魏桂陵時師及鄭孔夜戰於梁赫梁赫卽南梁也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臨淄距大梁千里而汝州在大梁之西南六百里千里襲人豈無偵者涓閒信必在齊師及竟之

以土木爲人對象于人形也皆作偶不作偏文

乘縣東北是齊境也今馬陵據虞喜志林云在濮州鄄城縣東北有陵澗谷深峻亦齊境也孫子兩用擣虛之計解韓趙之圍又皆誘而使東以反攻其不意而後敗之則誘敵之說誠然至傳所云過而西竊謂無可疑者按紀年穰庇卽師及鄭孔夜戰於梁赫梁赫卽南梁也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晉太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臨淄距大梁千里而汝州在大梁之西南六百里千里襲人豈無偵者涓閒信必在齊師及竟之

惠王十八年也惠王初立卽與二家不和後遂相讐靡已曩者卽鄄垂拔中北於齊固無時不圖報復者至三十年庚辰爲周顯王之二十八

先比去韓而歸而齊師已過而西矣故傳言使齊軍入魏地三日入之云者明是西非東也西行前三日預設減竈之法若士卒之亡過半也者而乃退而之東以誘使必追而捐果倍日并行以逐之臏生阿甄之間熟悉其山川形勢知馬陵道陿可以伏兵夫然而刻其到期置之死地捐之能且不及料何有於申哉通鑑削過而西句餘與傳同惟誤以大梁爲魏都時魏都安邑去齊都幾二千里踰河度陘孤軍無繼臏之智必不出此大梁雖未徙要屬其一大都會走大梁者攻其所必救也又孫子所云據其街路衝其方虛者是也閻氏又謂惠王九年己未秦魏戰於少梁六國表秦云虜其太子魏云虜我太子此太子卽名申後死於齊者按秦本紀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痤是魏相卽衞公孫鞅所事者故明年痤卒而鞅乃奔秦表誤爲太子亦是痤非申

取汾陰皮氏八年癸巳秦公子桑圍梁圍梁蒲陽降之梁盡入上郡于秦滑水李氏謂喪于秦不止七百里按梁地自河西遶迤而至河南幾將二千里蘇秦言地方千里者從長而橫不足截長補短算也惠王蓋就成數約言之猶曰十已喪七耳閻百詩謂七百里卽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者非數獻也不知辛巳當顯王二十九年時魏嶽以安邑西偪于秦遂徙大梁以避之實未嘗割地秦本紀魏世家

六國表皆謂獻河西地在顯之三十九年此史記之足信者百詩作孟子考極信史記而此獨倍之何也即河西地止有自華州北至同州一帶亦無七百里唯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盡爲秦并則自鄭濱洛以北向所爲築長城以界秦者都委棄之矣然而秦更無阻于魏也秦無阻于魏而魏先折而入于秦矣魏折而入于秦而山東諸侯且偪受其禍矣故孟子接口便說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是欲平治天下一大轉關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惜乎惠王之卒不能用也

閻百詩曰事有承譌歷五百載莫辨辨之自今日始者南辱于楚是也南辱于楚事本不可考祇宜闕疑雖孫奭疏亦然奈何以楚世家懷王六年戊戌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即魏世家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事以當之襄王事豈容出自惠王口此不然也按惠王既不得志于秦連年伐楚紀年周顯王二十二年甲戌魏孫何侵楚入三戶邠明年乙亥魏章帥師及鄭師伐燕取上蔡孫何取濩陽此梁惠王二十四五年事皆在三十五年乙酉以前辱楚而非辱于楚也改元後七年壬辰楚威王卒子懷王立魏又乘楚喪伐楚取陘山楚使景鯉於秦聲言將與秦遇謀報梁也魏營好戰秦難未已復與楚仇至後元十三年戊戌楚昭陽敗梁襄陵卒見挫焉非不幸也朱子集注遂取爲南辱於楚之證惟云亡其七邑七當作八耳紀年在周顯王四十五年當梁惠王後元十二年丁酉史記較後一年然實是惠王非襄王故曰及寡人之身云爾紀年以魏史書魏事必得其實

易治也耨耘也

趙氏注易耨耘苗令簡易也即朱盧侯耕田歌立苗欲疏之意與上深耕字相對蓋耨非止鋤非種凡正苗之叢生橫出者皆去密從疎去斜置直則土氣聚而易條達也易非僅作治字訓

齊宣王姓田氏

周禮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鄭註云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隩之之隩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疏云毛詩云維禹隩之不爲隩者蓋鄭先通韓詩作隩此據韓詩而云隩是軍陳故訓爲乘由甸出車一乘可以爲軍故改云乘不爲甸也禮鄭注甸之爲言田也爾雅釋地郊外謂之牧釋文李本牧作田釋云田陳也謂陳列種穀之處小宗伯鄭注甸讀爲田田卽甸字之省古

田陳同聲說文田陳也陳當爲隩此正許君用音同段耦之例考漢校官碑乾碑有云匽豆用隩說文隩列也從支陳聲陳訓大昊之虛隩訓列爲本字經典段耦通用陳卽隩之本字金薤琳琅江甯金石記所錄皆作隩元單氏禧釋碑文直書作陳蓋未細審顧氏炎武詩本音引顏師古急就章曰古者田陳聲相近故陳敬仲奔齊改爲田氏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韓詩作陳也惠氏棟曰隩古文陳古陳田字同陳又訓

乘又與甸通

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隙也

釁者厭祭之名古人用釁之禮不一注但引周禮太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及天府上春釁寶鎭寶器之文疏謂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語頗可存亦稍引周禮一二事以廣注然固未能詳備今案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旣與器用幣注與讀爲之其禮雍人舉羊升自屋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大鼓禮亦有釁廟獨爲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掌釁祈祝號禬人上春釁禬雞人凡祭祀禬釁其雞牲夏官則

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釁積其羊牲圉師春除蓐釁廐秋官則士師凡刲衈則奉犬牲犬人凡幾衈用騂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卽刲字珥卽衈字用毛牲者刲用羽牲曰衈皆取血以釁之事釁之者神之也先鄭則釁讀曰徽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物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皆用釁主亦釁馬廐亦釁之蓋非止爲塗其郤者牛爲牲之最大不輕用也此以一鐘而用牛又可改易明非禮之正經定制亦見古禮失之一端孟子則第就事論事而已

折草本之枝

以折枝爲案摩折手節解罷枝趙岐也劉峻廣絶交論折枝舐痔蓋用其意折艸樹枝陸善經也集註採諸孫奭音義而從陸尙不如文獻通考載陸筠解爲磐折腰肢更簡淨自然蓋猶今拜揖也筠在朱子後所不及採耳元人四書辨疑以枝與肢通謂欲折肢體爲長者作禮與徐行後長意類正竊其意而衍之

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

注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義同毛勝鄭詩疏所謂嫡妻唯一故言寡也蓋此與禮孤寡書寡兄本殊彼皆自稱之辭此爲追頌文王太姒之德何庸代致謙稱乎若鄭以寡有爲賢稱又不必耳八妾者諸侯一娶九女也時文王未爲天子亦較關雎箋左右謂三夫人以下者有斟酌唯御於家邦御享也則全異未詳所本朱子詩傳從毛讀御爲迓故訓迎孟子集註從鄭讀馭故訓治亦覺兩歧竊謂御卽馭意無庸另釋

莅臨也

莅涖一字論語作涖孟子作莅穀梁傳莅者位也並無作蒞者僅一見於集韻云同莅別無義證據此俗書不可從而近人多用之

頯額也

案孟子音義頯音遏五篇頯鼻莖也非眉上額

額楊子方言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頯在髮下

眉上說文額額也集註同呂氏春秋遇合篇文

王嗜菖蒲葙孔子聞而服之縮額而食之此歷

額之徵也儀禮鄉飲酒禮註古文縮爲蹙

羽旄旌屬

以旄牛尾注於竿首曰旄析鳥羽注於旄首曰

旌

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

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

郊何者苟近郊豈能容方四十里之囿乎所以

集註亦不加遠字但云國外百里爲郊已明趙

氏註却說得遼濶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果爾

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爲陷阱者四十

里民亦不以病集註惟郊外有關外字當作上

古天子九門此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

門曰關門

苕詩作旅、

以遏徂苕卽詩以按徂旅之異文旅與上其旅

皆謂師旅疊句相韻詩中多有而孟子旅作苕

猶之按作遏非有異義趙氏不察詩上文明言

侵阮徂共而注爲以遏止往伐苕者則添出苕

國在阮共外此與毛王之以旅爲地名鄭箋之

以阮徂共爲三國名者皆古說之蔽乃音義闕

而僞疏直援春秋紀子帛莒子盟於密以莒者

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

也刺謬不經全不思春秋之密在東詩之密在

西邈不相涉春秋莒是國而密是邑安得以莒

爲密地注言往伐莒者卽非莒爲密地之謂亦

與注戾既知詩言密之衆安得與言密之地同

旨又適自相矛盾可嗤孰甚焉

雪宮離宮名

齊宣王館孟子於雪宮王厚齋引晏子春秋所

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是也（因學紀聞閻注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所

引語何法察此則晏子春秋非完書矣　攷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淸州臨淄縣東北六里臨淄卽齊故都離宮之名亦本趙注游觀勝迹宣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此非也卽以孟子之書證之雪宮疑孟子之館與國都稍遠閻百詩遂謂雪宮蓋在齊都東北則東郭爲齊東地是孟子適館所必經之塗當日目擊播間之乞因借以諷世之求富貴利達者情事可想卽東郭氏之弔孟仲子對王使曰我不識能至否乎又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其不卽在齊之國都明甚故邠卿注孟子將朝王章亦曰寡人就孟子之館相見也則又明是就見矣蓋雪宮如漢甘泉唐九成之屬文選謝惠連雪宮建於東國是也齊宣尊禮孟子館之離宮不使儕於稷下諸儒也孟子羞稱管晏乃其對宣王與民同樂詳及晏子對景公一段故實亦以此地曾爲齊先大夫館舍就近事以爲鑒則言易入耳

觀遊也

遵海而南循海濱南行非浮海也至於琅邪登琅邪山也此山近海山下有琅邪城二句皆極觀海之樂已有流連忘反之心矣後來秦始皇并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乘立石南登琅邪與此合方逆也

此與書之方命圮族一也漢書傳喜傳引書作放命似古方放通故馬鄭王讀方音放謂放棄教命孔傳則云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疏緜好此方直之名則以方字斷讀非矣爾雅圮毀也疏引孔又作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豈唐本書傳誤比爲此頭達誤破讀解之抑邢本非耶均之不如此註讀方如字訓逆之正故集註因之

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朱子以諸侯爲附庸之君縣邑之長古注以爲列國諸侯梨洲黃氏主古註全謝山曰古注之說較勝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屏履

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爲黃池之會過宋欲殺其丈夫囚其婦人霸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朱子以附庸之君言之則亦是列國諸侯之小者其義可互備也況春秋之晚雖魯亦困於征輸願降而與邾滕爲伍而杞至自貶爲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故謂古註亦不甚異於朱子也毛西河曰豈有邑宰縣長稱諸侯者大夫下有大夫諸侯下無諸侯也蓋流連荒亡何止臣屬憂卽列國亦當憂者卽以齊景事作齊景證左傳齊侯疾諸侯多使問疾者梁邱據曰今君疾病爲諸侯憂則疾病尙爲諸侯憂況他乎此恰是齊景事亦恰此四字較古註尤詳明已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

古者有治人乃有治法有治地今者有治地而卽可因治法以想見治人此孟子告齊宣王勿毀明堂之說也明堂古制非一大約由質而文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四面無壁中有一殿

覆以茅茨而已唐曰衢室虞曰總章夏曰世室殷曰陽館又曰重屋則重檐覆廟疑呂氏月令所謂九區以五室爲正而四隅四室各分左个右个以應十二月者近之至周曰明堂則彌文而大戴所謂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蔡邕所謂三十六柱高九丈方三十六丈者近之矣正面四室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而專言明堂者天子之朝必南面而立故以南言也

取其四時之學曰大學取其正室曰太廟取其堂下環水如璧曰辟雍自享上帝迎時氣聽月朔朝四岳諸侯以及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明堂王方慶所謂天子一年十八度入明堂者是也趙岐孟子註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也集注引用其說又云齊侵地而得有之朱子易以漢時遺址尙在句蓋據封禪書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是古明堂至

漢武帝時猶有遺跡也但案左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註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祊在琅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於魯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尚能世守之則明堂仍爲周天子所有不知幾何時而爲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狩者四百四十年矣人皆謂我毀明堂無王禽可知趙氏舊注正亦不必芟也據明堂位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執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令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則泰山下明堂當卽周公朝諸侯之處其後元子就國又卽爲魯宗祀文王之堂也蓋古明堂之制原爲饗帝而設饗帝必有配后稷旣配天於郊而文王乃配天於明堂孝經所爲宗祀文王於明堂者宗祖之祭也周頌我將爲祀文王于明堂之詩則配帝之祭也鎬京並祀文武泰山祗祀文王魯大宗之國所稱嚴父配天周公其人者非謂泰山之明堂而誰謂哉是則孟子曰王者之堂王者謂文王也文王曷稱王以行王政追王之也文王之政也觀文王以王曷稱王以文王之治岐皆王政也觀文王以王政治岐而知文王之不愧爲王者也知文王之不愧爲王者而乃知文王之可以配明堂也不然公劉好貨則與王言公劉太王好色則與王言太王乃王問明堂而孟子獨首舉文王又何說也可知文王爲明堂之主也其初當屬魯後始爲齊有者岐治法也文王治人也明堂治地也故又曰有治地而乃可卽治法以想見治人九一者井田之制也

穀梁傳曰井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漢書食貨志曰井田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按九一之說他無所見與周禮田制尤不合蓋孟子以助法

約畧言之穀梁及漢志則從孟子推衍之其二十畝爲廬舍之說則又以詩中田有廬傅合孟子其實什一之語也觀下文澤梁無禁數語皆與周禮不合知是孟子針砭時君善爲通變之語不必有實事周禮園廛二十而一不指耕者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皆言田賦輕重遠近者國語所謂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也

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禮記析疑仕者世祿蓋一世二世之世非世世與以田祿也三十年爲一世父爲公卿大夫則祿及其子而止若世世與以田祿則無田可給而不得不世官矣詩稱曾孫蓋王子弟或公卿有大勳勞而賜以采邑非凡仕者皆得世有其田且變雅多宣平以後之詩或周制之變也

○按王朝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其奉職無過者身後子孫世世錫與田祿不惟食報太厚抑且新舊仕者日增一日設更歷數朝必至無田可給此非經常可久之法析疑謂三十畝爲廬舍之說則又以詩中田有廬傅合孟子其實什一之語也觀下文澤梁無禁數語皆與周禮不合知是孟子針砭時君善爲通變之語不必有實事周禮園廛二十而一不指耕者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皆言田賦輕重遠近者國語所謂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也

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禮記析疑仕者世祿蓋一世二世之世非世世與以田祿也三十年爲一世父爲公卿大夫則祿及其子而止若世世與以田祿則無田可給而不得不世官矣詩稱曾孫蓋王子弟或公卿有大勳勞而賜以采邑非凡仕者皆得世有其田且變雅多宣平以後之詩或周制之變也

○按王朝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其奉職無過者身後子孫世世錫與田祿不惟食報太厚抑且新舊仕者日增一日設更歷數朝必至無田可給此非經常可久之法析疑謂三十畝爲廬舍之說則又以詩中田有廬傅合孟子其實什一之語也觀下文澤梁無禁數語皆與周禮不合知是孟子針砭時君善爲通變之語不必有實事周禮園廛二十而一不指耕者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皆言田賦輕重遠近者國語所謂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也

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

禮記析疑仕者世祿蓋一世二世之世非世世與以田祿也三十年爲一世父爲公卿大夫則祿及其子而止若世世與以田祿則無田可給而不得不世官矣詩稱曾孫蓋王子弟或公卿有大勳勞而賜以采邑非凡仕者皆得世有其田且變雅多宣平以後之詩或周制之變也

○按王朝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其奉職無過者身後子孫世世錫與田祿不惟食報太厚抑且新舊仕者日增一日設更歷數朝必至無田

說文餱乾食也徐鉉曰今人謂飯乾曰餱周書曰峙乃餱糧今作峙乃糗糧疏引說文云糗熬米麥也案說文米部糒乾也糧穀也則糗糒爲乾糧王鳴盛曰凡餉遠宜乾食大雅迺裹乾糧正言擣以遠行小雅乾餱以愆則餱糧與糗糧之義正合似得相通

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孔疏無底曰囊有底曰橐集註所引顚倒集韻襲註而誤按詩集註大曰囊小曰橐引毛傳又古公太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太王也亶父大王名也

古公非其稱也公亶父三字連文如公劉耳古者昔也猶言昔公亶父不可以古公相連此崔東壁說極允

滍水涯也

率西水滍漯水沮水也或曰渭水也渭在梁山之南

來朝走馬辟狄人之難也

程大昌雍錄云古皆乘車今古公亶父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蓋不暇駕車閽百詩引業師云行以辟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既可以爲趨亦可謂之走而以程說爲非黃氏日鈔野王作來朝趣馬然駕車卽不得云走馬鄭箋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孔疏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則大王之當日單騎出走實是馬非車變乘爲騎之說是也王厚齋謂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不知孟子滕文公好馳馬則必前此已有馳馬者國策趙武靈王好騎射則必前此已有騎射者騎馬騎射於此見之不必於此始之也故春秋沁之戰晉師敗績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則一人一馬明是騎馬魯昭在齊時所云乘馬正騎馬左師展將挾公使乘馬而歸也公羊傳載齊景公唁昭公於野井據鞅爲儿則齊景騎馬可知論語載孟之反奔而殿將入

門策其馬則孟之反騎馬可知先鄭注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伊川解易乘馬班如亦皆謂單騎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惟乘背故不及腹正爲騎馬者言之也誰謂騎馬始戰國耶顧寧人曰春秋之世戎翟之雜居於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間兵車之所不至齊桓晉文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墟者用車故也中行穆子之敗翟於大鹵得之斃車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以開其道其不利於車可知矣勢不得不變而爲騎射所以便山谷也何義門云來朝走馬或參用西戎之俗此則說之足據者耳

鎰二十兩也

趙註以鎰爲二十兩服虔韋昭並云二十四兩曰鎰孟康賈逵則以鎰爲二十四兩鄭康成又以爲三十兩考周制以十六兩爲一斤而秦制改斤爲鎰則鎰者斤之更名即十六兩也故漢志

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

齊宣王伐燕事孟子所親見也荀子亦親見而以爲齊湣王國策在燕則宣王在齊則湣王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當以孟子爲是黃氏日抄曰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十城是卽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尙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注亦止稱王也案齊兩伐燕前伐燕在周顯王已丑燕易王元

年後伐燕在周赧王丁未燕君噲七年史記謂前是宣王事後是湣王事譚氏孟子編年畧謂因書中無湣王謚遂混齊兩王爲一王兩伐燕而不知非也齊之伐燕雖有二而七篇所述確是後伐燕之役有不可不辨者世家載燕噲讓國於子之三年國大亂衆人恫恐百姓離志故曰今燕虐其民文公何有也其辨一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斯時燕豈無君也者孟子謂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易王安在也其辨二燕民世被召公之深仁固澤於姬姓獨後亡觀他日燕人畔可見齊伐我丘迎王師是謂不知燕其辨三蘇秦說燕曰燕地方二千餘里說齊曰齊地方二千餘里故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乃僅取十城而曰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不知燕亦不知齊其辨四燕噲之亂趙召燕公子職立爲王所謂諸侯將謀救燕也索隱曰趙系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當是遥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若前伐燕時從約初解諸侯必不之救蘇秦列傳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王取之況齊卽歸燕侵地又將何救之有而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而曰是動天下之兵也是不惟不知齊燕并亦不知諸侯矣其辨五然則前後兩伐燕之皆宣非湣實無可疑者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遊者也按燕世家亦言齊宣王與燕噲同時與年表異湣王不稱謚而或可以王爲湣宣王明稱謚而斷不可以湣爲宣此七篇之經之明据也郝仲輿曰孟子去齊在齊宣王伐燕後湣王之禍實兆於此湣王死而齊遂不振孟子之見幾蚤矣安見前後之必爲兩王哉

霓虹也

王溥南辨疑引詩朝際於西崇朝其雨云虹亦雨徵淩初成篆櫛偶錄引爾雅疾雷謂之霆霓云霓有霆霓有虹霓虹蝘蜓也能截雨者霆

霓乃霹靂而擧電者大旱望霓謂霆霓也二說皆通然趙註云雨則虹見集註云雲合則雨霓見則止蓋兼將雨及既雨言之或疑大旱望雨何爲反及止雨之霓亦拘滯之見耳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

薛不知何時見滅地入於齊齊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田嬰將城薛因客海大魚之諫而止其後田文卒城之續漢書輿地志云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是也閻潛邱不知築薛爲田文事

揣無據○洪容齋曰薛自奚仲受封歷商至周末始爲宋王偃所滅此蓋據國策古雀篇宋王偃滅滕伐薛而云然然案史記年表齊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三十八年齊滅宋殺王偃而分其地薛果爲宋所滅則齊之有薛當在滅宋分地之後安得湣王三年已封田嬰於薛乎國策乃又云滕文與孟子言當在赧王元二年閻臆

梁山 補集註

此文最不足據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縣西北詩所謂奕奕梁山者禹貢治梁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西南接岐山縣界太王所踰之梁山也元和志以此山爲治梁之梁非是

三鼎土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三鼎豚魚腊特豚而以魚腊配之鼎有上中下牲上鼎魚腊配之雍人陳鼎五魚鼎從羊鼏皆用羊豕中鼎腊下鼎五鼎羊豕魚腊膚羊豕曰少牢凡而以魚腊配之雍人陳鼎五魚鼎從羊三鼎在羊鑊之西俪膚九魚用鮒十有五腊一純少牢五鼎大夫之常有殺而用三者如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於門外如初以繹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鼎之制上有耳下有足牛羊豕鼎各牝其首之釵款足謂之鬲其用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有鼏以覆之有鉉以舉之詩稱鼏鼎及鼐鼎雅曰鼎絕大謂之鼒圜弇上謂之鼐附耳外謂

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

曾西曾子之孫

鄭註曾西曾參之子名申困學紀聞曰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考楚圖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集註因趙註而誤

蹙不安貌

說文柷悾然也从欠未聲引孟子曾西柷然則蹙乃柷之假借字

孟子古本作柷作蹙者趙所改音義同踧案孟子蹴爾而與之註蹴蹈也廣雅蹴蹈也說文蹴蹈也義當作蹴禮哀公問孔子蹴然註敬貌莊子大宗師仲尼蹴然釋文云改色之貌皆當作柷今俱作蹙者同音相假也又說文踧行平易也與柷同取未聲而義微異

自武丁至紂凡七世

閻潛邱曰殷本紀自武丁至紂凡九世集註云七世者得毋以祖甲爲祖庚之弟庚丁爲廩辛之弟并以祖甲爲祖庚之弟庚丁爲廩辛立一舍則曰盤庚之弟并兄弟於一世乎然則國語何以云帝甲亂之七世而頌仍數庚丁此紀上文自仲丁以來比九世亂皆數其弟乎古所謂世者蓋指在帝位歷年而言無論其行輩也案何義門讀書記七世元板七作九則註原不誤鋟本譌耳

鎡基田器也耒耜之屬

說文欘字註斫也齊謂之鎡鎒一曰斤柄性自曲者從木屬聲廣雅鈕也錢大昕曰周禮薙氏註以茲其斫其生者疏漢時茲其今之鋤也莫友芝曰鎡鎒爾雅釋文引作茲箕郝懿行謙案漢書樊噲等十三引作鎡基本書無鎒字濂案漢書樊噲等傳贊引語云雖有茲基不如逢時舊唐書隱太子傳贊同禮記月令註田器鎡鎒之屬賈思勰齊民要術其下註云上茲下基此當是音讀俗刻鎡耔誤基宜依鎒爲是釋文鎒音基遂誤以基爲正文

置驛也郵馹也

按古人驛舍之制凡三十里立一舍則曰置凡

五里設一亭則曰郵考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據漢書西域傳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魏晉云大秦國郵驛亭置如中國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後唐輿服志云驛馬三十里一置顧亭林曰古人以三十里爲一舍左傳楚子入鄭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以爲退一舍又詩言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周禮遒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漢人驛馬三十里一置有自來也此三十里一置之說也郵者說文境上行書舍也後漢書郭太傳注云境上傳書舍也竊按郵之言堠也古之有郵猶後之有堠據漢舊儀云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則設郵凡五里也此五里一郵之說也置郵二者是驛舍相距遠近之名初無車遞馬遞步遞之分其欲强分之爲車遞馬遞步遞者由未達置郵之舊制也殊不知廣雅釋詁云郵置驛也三字爲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告子勝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之傳置爲文可知置之傳書已

乎輕重遲速之宜古人初未嘗一律限定故舊說或稱置騎或稱傳置或解郵爲如今之驛亦無一定之說而後人强欲以不齊者齊之宜其說之無當也

告子

告子名不害見趙注亦見國策注文選陳孔璋爲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

也厚齋謂勝蓋告子之名豈卽孟子所謂告子歟全謝山曰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呂東萊以告子爲公孫龍子之師公孫龍子字子秉莊子所稱儒墨楊秉四者是前漢藝文志名家有公孫龍子十四篇其畧有四一曰白馬非馬二曰物莫非指三曰雞三足四曰堅白石黃東發謂其無稽之辨大率類兒童戲語孟子白羽白雪白玉白馬白人之問答殆以其尋刺其盾也顧寧人曰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季氏本孟子孫爲告子孫爲告子之見事蹟圖譜謂郜爲宋滅其子孫爲告子之後去邑氏成邾之後去邑氏朱皆是公孫丑當在孟子去齊之宋之時余按郜之爲告如郟設爲夫子當路於齊加齊卿相兩問明是去齊以後之辭觀問仕而不受祿於居休便見孟子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

外之也則知其在去齊之宋之日與告子辨義之後季說是也若浩生不害則趙注本曰齊人未嘗以爲告子正義疑以爲告子而浩生其字不害其名恐亦非孟子弟子

孟姓施發語聲

四書辨疑曰集註孟姓舍名施發語聲也此本因舍豈能爲必勝哉單稱舍字故以施爲發語聲然於姓與名中間插一字爲發語聲不成語矣意舍字上合有於字蓋傳寫脫爾集註亦因趙註原趙氏之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者今曰舍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發音當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句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辭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

惴恐懼之也

不惴猶言豈不惴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

襲掩取也

告子固譏孟子之集義爲襲而取之也由其不知義之在內妄疑爲徃取于外取如色取仁之取加一襲字如表裏襲裘之襲言其多事增益掩蓋之勞世間儘有此等俗學無實得而專務外飾告子蓋深鄙之但不合以疑孟子皆由所見偏異不識孟子養氣知言本來遂謂不過爾爾故特爲正辨之非義襲而取之也與後篇論性非由外鑠我也一以本體言一以用功言皆反覆揭示破他一外字講者莫誤認義襲而取之屬告子說告子本外義安肯取義彼全是助長與襲取亦殊襲取不免取外以益內終歸無益助長則直求生而得死立見其害矣

汙下也

趙註汙下也言三子雖小汙不平亦不阿其所好汙汙世也言當汙世是非不公獨此三子不至阿其所好濂按汙當訓太古訓汙于迂諸字聲相近皆有大義詩溱洧訏且樂毛傳訏大也禮記文王世子況子其身以善其君乎鄭註訏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檀弓子則子正義曰子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淮南原道訓而隤陷于汙壑穿陷之中高誘註汙壑大壑成公綏嘯賦大而不洿李善註洿漫也潘岳西征賦註汙與洿古字通此言三子縱爲大言必不肯阿私所好以譽其師所謂言有大而非夸也集註汙訓下以爲三子假使汙下意亦牽强

廛市宅也

攷之周禮廛乃居民區域之總名鄭注廛里廛人皆同而廛有二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又云園廛二十而一皆爲民居之廛廛里任國中民居在城內者也民廛國中及鄉野皆有遂人云夫一廛者是也廛人掌斂廛布則是市廛爲積貯貨物之所鄭注云市物邸舍是也市廛而不征是爲市廛廛無夫里之布當爲民廛朱子一以市廛解之非矣

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

法而不賦其廛

周禮廛人掌斂布絲布縿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此四布皆謂之征布王制云市廛而不稅注云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是但有廛布無餘布也是謂廛而不征　廛人又云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又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即絲布縿布總布質布罰布等也）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鄭司農云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謂貨物貯藏入家之布縷也田不耕者令出三家之稅粟宅不毛者令出八家之布縷其徵取視平民重至即受宅雖不種桑麻而布縷之征仍不令免所以儆其惰也以方里而井之里釋之則所出者一皆平允可從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則太重而不可行

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載師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周官義疏小司徒注云夫家猶言男女周法夫婦具而後有征明無家之夫不征也夫家之征謂一夫力役之

征耳夫婦具而無事故使出夫家之征而以
布當之孟子謂之夫布閻宮析疑夫家謂男女
及單丁女既配偶者周之征役不
戶餘夫○按康成載師注民間無職事者出
夫稅家稅所謂夫稅卽此注一夫百畝之稅家
稅卽此注一家力役之征也分夫家爲二征未
免罰重難行且此無職事之民並未受田比有
田不耕者殊科何爲責以稅粟與出屋粟者同
罰乎夫家止作力役之征爲允
耕于歷山

按水經注歷山有四一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
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一
云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謂之歷
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一云濮水
出歷城縣故城西南城南劉山山上有舜祠書
舜耕歷山亦云在此一云下落城西南四十里
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舜廟既四
說並存矣又云鄭康成謂歷山在河東皇甫謐
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余以鄭言
爲然故揚雄河水賦曰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
游于河之歲今雷首西枕大河校之圖緯於事
爲允則主河東之說矣曾子固齊州堂記曰康
成釋歷山在河東世之好事者因嬀水出于雷
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
矣耕稼陶漁皆舜之初事在一時地宜相近今
河濱雷澤皆在濟陰則歷山不應獨在河東舜
娶二女後乃居潤汭與耕歷山謐不同時而地
亦當異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
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王伯厚通鑑
地理通釋方密之通雅皆主齊州歷城閻氏釋
地主河東今亦不定其孰是姑兩存之至李石
續博物志引周隱之風土記謂歷山在越州此
則出於附會謬妄無疑
陶于河濱
河濱皇甫謐謂在濟陰定陶括地志陶城在菏

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何必定陶愚按水經注雷澤西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則河濱皆在河東未知孰是

漁于雷澤

漢地理志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括地志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水經注雷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按雷澤縣本漢成陽縣三說並同墨子舜漁于薄澤通典澤州陽城縣有薄澤水澤州今屬山西此又別是一說

塗泥也

邱月林云坐子炭恐其污坐于炭恐其焚按書仲虺之誥曰民墜塗炭孔傳云若陷泥墜火蔡傳亦云塗泥炭火邱說本此然書傳以炭爲火猶詩言王室如燬之意其義可通此云坐子塗炭是言其污涴乃無火之黑炭耳若是炭火豈必朝衣朝冠而後不坐哉趙註云塗泥炭墨則非炭火明矣

袒裼露臂也

儀禮註袒左免衣也詩詁去上衣曰裼玉篇脫衣見體也又裘單曰裼爾雅袒裼肉袒也按古禮袒者卷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裼者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在衣曰袒在裘曰裼按鄭註祛裼表裘也故裼有袒義袒有左右裼則左右皆裼袒有但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裼則惟袖而露其裘也在衣曰袒在裘曰裼按鄭註祛裼表裘也故裼有袒義袒有左右裼則左右皆裼袒有但卷正服之袖以露其裘而已玉藻注裼與袒兩義迥別士喪禮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而之右鄭云左袒扱諸右掖之下帶之內取便事面前也然則左袒者脫左袂而露其肩臂也鉤袒則卷袖之謂鄭云如今撟衣玉制羸股肱註撟依釋文衣出其臂脛一切經音義曰揎古文作撟謂揎衣出臂也又引字林曰揎衣出臂爲攘袂也古亦無以卷袖爲裼者如禮記於狐白等裘並云某衣以裼之言以者謂以此衣裼此裘也若

爲卷袖則以字絶不可通集註統謂露臂不確
裸裎露身也
按說文裸祖也傳僖二十三年曹共公聞其駢
脅欲觀其裸魏志禰衡脫衣裸身爲漁陽摻撾
裎玉篇衣揚也博雅佩紟謂之裎廣韻裎佩帶
也揚子方言禪衣無裏者謂之裎衣漉按裸集
韻赤體也裎集韻深衣也較集註有別

孤虛王相之屬也

孤虛以方位言王相以時日言

郭外城

集註郭外城毛大可云郭廓然無城之名惟無城故魯之國郭都邑郭皆無城者至春秋避齊難如城成郛城西郛郛者郭也謂郭是外城錯矣案釋名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並不言無城

左傳魯定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夫衝者攻城之具詩言臨衝以伐崇墉戰國策言攻城舉衝櫓又言千丈之城百尺之衝是也無城焉用衝爲至魯之城成郛城西郛則以城不皆郭故因備敵而增築之若據此謂郭本無城則春秋書城祝邱城向城諸及防豈城亦無城乎管子云內之爲城外之爲郭則城是內城郭是外城又何錯焉若春秋中城杜註中城魯邑在東海厚邱縣西南厚邱今本作廩邱按東海無廩邱後漢志東海厚邱縣註引杜氏中城在此是杜元作厚傳寫訛耳今正之

而禮書謂是內城此則陳用之之誤

環圍也

周禮春官簭人九曰簭環鄭註環謂筮可致師不也孔疏環與環人字同環人掌致師知此經簭環亦是主致師以卜之事也環而攻之之環即周禮簭環之環而攻之謂筮而攻之也攻之則筮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雖筮得天時之吉而不能克之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此解較確註以環爲四面攻圍則環攻與得天時不甚融洽故須加曠日持久四字

曠日持久

此四字集註所添以引起值天時之善者似不如趙註直截起云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蓋每日天時有善處環而攻之必有一處得天時不必待曠日持久也

唯將朝之朝如字

閻百詩曰古者雞鳴而起朝辨色始入君日出

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雞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則日出時也然初解如此復閱趙註云寡人若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以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然既惡寒大廷之上與道塗奚別焉而爲此日出視朝之常語耶案此上朝字當讀株齊王以孟子肯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罷語頗婉切孟子則不悅其來召以疾辭語頗直切一時情事可想

孟仲子孟子之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三遷志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孟氏譜云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郝氏解從之趙註則謂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天命之無極而美周傳引孟子曰大哉天命之謂也閎傳引孟仲子曰是禘宮也孔氏謂趙岐云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譜云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夫孟子且不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何有仲子意孟子之子自名睪師事公孫丑並未著詩傳其孟仲子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爲信而告子篇又當爲仲子之弟也案譚氏貞默孟子編年畧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終至序錄所稱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爲申公以克爲剋皆誤克傳魯人孟仲子者當別是一人王厚齋以爲名氏之同是也全謝山據子夏之詩三傳爲孟仲子孟仲子再傳爲荀卿以史記謂孟荀同時未必然則仍以著詩傳之孟仲子爲卽孟子之從昆弟非也孟子正義於孟仲子則云未詳於孟季子則謂卽爲任處守之季任其謬眞不待辨者而人猶信之殊所不解在官不俟屨

謂朝內治事處在路門外兩旁時人有欲害孟子者

是時薛多任俠姦人或其中有欲害孟子者

平陸齊下邑也

戰國策齊據河濟足以爲阻而杜征南左傳註任城封近於濟實世祀之則孟子由鄒之任卽

當由任之齊而處平陸者依距心也平陸齊邊
邑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
曰東平陸縣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
曰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閻百詩
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
檀弓夫子制於中都　御案中都地後入
於齊名平陸可證即今汶上縣也案汶上出泰
山萊蕪西南入齊在齊南魯北齊魯之界以汶
分孟子所謂臣始至於境者當即指此案汶上縣在充州府西北九十里距齊都臨淄尚六百里時儲子爲齊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戰國時尚武備雖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如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關戟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孟子之持戟之士是也此處於平陸時之言也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又如范雎列傳秦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孟子所謂儲子得之平陸是也又由平陸之齊之後

在班也去之是罷去非殺之拔去之若作殺之解下文緊接子之失伍句是當面斥其可殺矣未免過於唐突、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都者縣邑之總名也禮王制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周官四縣曰都又小曰邑大曰都說文都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左莊二十八年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楚詞悲回風王註呂覽高註同此漢人習用之義也又周禮距國五百爲都今周禮經無

明文載師註司農引司馬法曰五百里爲都匠人註都四百里王子弟所封許君言周禮者周制也非禮經之文也平陸下邑爲都有五未必皆宗邑得有先君之廟集註引傳不合○按邑與都析言之小曰邑大曰都泛言之則邑都二名古多通稱此五都實卽五邑也注引左傳先君之廟以詁都則此五都立廟當有五而齊之都猶不止此其先君之廟毋乃太多乎此決不可用也○周官義疏都邑先君之廟固間有之

蓋或遷國而舊都所存如豐有文王廟晉瀟在曲沃之類或特營都邑而立之廟如洛邑有文武廟之類○四書釋地續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艮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爲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

靈邱齊下邑

此本趙註按史記趙敬侯二年敗齊於靈邱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伐我靈邱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取臨菑閻百詩謂加以蚳鼃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邱請士師足徵爲邊邑然則邠卿舊注最合朱子因之而正義則曰靈邱者案地理志代郡有靈邱縣是也此大不然漢書代郡靈邱應邵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孝成王以靈邱封黃歇絳侯擊破陳豨於靈邱皆其地趙代也偽疏之不足信如此又胡三省以爲卽漢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故地於欽齊乘則云今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亦未知何據毋寧闕疑

蓋齊下邑也

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邶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二邑宋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

北僅一處無二地頗不可解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僖二十五年狐溱爲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

孟子正義駁此說謂此章明言孟子爲卿於齊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則齊卿卿字宜屬孟子言孟子既居齊卿之位不爲小矣不宜聽王驩之自專而不與之言弔喪之事似較朱子攝卿之言爲有據而王驩自專一語則終無據也

瀁謹案聖賢所守者禮也道也不在位之大小他日王驩爲右師他人與言而孟子獨不與言是不以驩之位爲大也他日不以驩之位爲大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朱註周公乃管叔巧亦不爲確

嬴齊南邑

嬴在岱南齊竟上邑言止蓋未入齊見王說者以孟子遭母喪齊王有使人弔遺之禮葬畢至齊境陳謝故有此止禮亦宜之其仍歸終制而後復至齊可知也木若以美然則他物稱是矣即所謂後踰前者日知錄以此葬爲改葬說似

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此註似可省而朱子詳之者蓋因趙岐舊注云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則以周公爲爲兄管叔爲弟者據孔安國書傳金縢篇云武王死後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則管蔡霍皆爲周公之弟也然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益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蔡叔度次曰曹叔震鐸次曰霍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大雅思齊之詩孔穎達正義引皇甫謐曰文王取大姒生伯益考武王發次管叔鮮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震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司馬以周公行四皇甫以周公行七而管叔則俱行三左傳與皇甫之言觀之則不特管叔是兄郕蔡霍亦皆周公之兄矣書傳言周公攝政其弟管叔云云孔似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孟子史記固不違也全謝山曰史公與孟子合朱子所以從之而荀子亦以管叔爲兄則邘鄭恐非矣毛西河則謂史遷受學於孔氏而不見孔傳且不見古文尚書故致誤世不曉不其過歟

季氏事蹟圖譜謂孟子爲卿於齊食祿十萬案朱註量名受六斛四斗萬鍾則六萬四千石也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卽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古量五纔當今之一而六萬四千石猶

一萬二千八百石六十四萬石猶十二萬八千
石卿祿當不若是之厚閻百詩孟子考謂此蓋
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
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
案元吳萊撰孟子弟子經義考列傳序稱一十
九人有季孫子叔二人趙註孝孫子叔皆孟子
門人季孫卽魯季孫氏子叔氏亦魯公族也宣
公弟叔肸之後爲叔氏叔老叔弓叔輒叔詣叔
還皆見於春秋與三家並列爲四卿蓋三家之
音義趙云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丁云案龍與
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
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陸云龍斷
謂岡壟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壟按張陸
爲是唯岡壟斷而高處故可登以左右望集註
訓百詩曰當日爲王賈行者豈有不通姓名之
理爲其人可畧作七篇時遂從而畧之止曰客
而章中煞有妙義未經拈出蓋嘗讀朱子跪坐
割之斷誤甚

隱惡也
案隱作據大戴禮隱琴瑟可證又檀弓其高可
隱也鄭註隱據也方言隱據定也說文㥯所依
據也讀與隱同㥯與隱通訓惡字不如訓據字
確
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閻百詩曰當日爲王賈行者豈有不通姓名之
理爲其人可畧作七篇時遂從而畧之止曰客
而章中煞有妙義未經拈出蓋嘗讀朱子跪坐

拜說曰儀禮禮記老子所言坐皆謂跪也然記有授立不跪受坐不立則跪與坐又不同疑跪有危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少安者爲坐小雅不遑啟居箋云啟跪也爾雅安爲安坐疏云安定之坐也夫以啟對居而訓啟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安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小不同耳因悟趙氏註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客跪而言暗孟子之言迨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於是命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殊不同而孟子文字止於前後著兩坐字中間絕不敘客起立之狀而起立自見此文章家章蛇尿線之法趙氏註則於勿敢見下先補一筆曰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爲下文坐字張本漢注精妙至此宋儒不能及也復檢郝氏解亦齊宿齊戒越宿也

趙註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案宿與肅通肅卽訓作敬禮祭統宮宰宿夫人註宿讀爲肅悻悻怒意也

注引論曰悻悻然小人哉則論語本有不作硜硜者而釋文未嘗及音義丁云悻字當作婞形頂切狠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惸惸然論語音鏗今則但見悻硜二字之異莫知其同矣

休地名

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或云介休在膠西案此皆非孟子自齊歸鄒中間經過之地閻潛邱曰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此說近之然未知何據當考

崇亦地名

崇趙註但云地名備考以爲古崇國卽今鄠乃秦地孟子安得於此見齊王春秋宣元年趙穿侵崇杜注崇秦之與國此亦非齊地路史云彭城北三十里垞城臨泗水古崇國城西南有崇侯廟此與齊頗近豈卽是耶方之玑著孟子年

表以崇爲崇武未知何據

滕文公補集註

滕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見春秋者

滕侯穀宣公嬰齊孝侯輒昭公元文侯壽成公

原悼公寧頃公結隱侯虞母再傳戰國有定公

文公俱失名趙氏註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

國有考公棄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

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

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王厚齋謂世本今

無傳此可備參攷案鄭漁仲謂世本公子譜二

未亡 書皆本左傳然則世本雖亡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時楚

地久廣至泗上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

足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

過宋都乎其不憚假道於宋之勞者以孟子在

焉故也顧麟士謂非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

說過宋聞性善之旨知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

其處左以待孟子者亦已有日不宰至於大故

雖然友兩番就問未有命戒禮賢之典不遑焉

迨葬後始聘孟子至滕館之上宮百官有司總

己以聽觀畢戰問井地可見是時諸侯各去典

籍人自爲政孟子乃復修井法君臣力行於是

遠方之人自楚自宋皆至滕而願爲氓介弟更

亦及門受業其間如許行蔽道陳相倍師孟子

爲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正之何莫非性善之

旨與而滕亦卒以能愛民事大免於齊楚譚氏

編年畧引春秋釋例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邱

三十一世爲秦所滅公邱亡國故無謚小國得

延至秦并喪禮井田之效畧可覩於茲矣至孟

子於滕行蹤歲月有可約畧計者春秋公羊傳

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

左氏例則未葬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孟子則

又有異滕文公爲世子是君存稱世子也滕定

公薨世子謂然友是君薨亦稱世子也至於子

之身而反之是未葬稱子力行之也若所稱子也

則又在既葬之後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爲

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坊記未

没喪不

稱君示民不爭也鄭康成引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而孟子之在滕亦有年矣

成覸人姓名

說文覞部覸很視　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

孟子作閵趙註曰　閵勇果者也廣韻曰覸人名出孟子齊乘　成閵齊人謂景公云云可謂志士此與古訓有違從趙註爲是又案淮南齊俗訓成覸作成荆覸爲荆猶攻工記故書顧或作桱也禮祭義見以蕭光見間以俠甒注云見

及見間皆當爲閵字之誤閵不見於許書蓋卽

覞字

絶猶截也

案絶長補短卽開方法行井田必用此法五十

里之地除山川林麓城郭以田計之爲方十里者二十有五可畫爲二千五百井

瞑眩憒亂

趙岐以瞶亂解之楚語白公子張述傅說之言亦有此句韋昭註云瞑眩頓瞀攻已急也焦里

堂云金匱要略痙溼暍病脉篇白朮附子湯下云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卽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如冒卽頓瞀也金匱此條可作此書文註解所云厥疾謂此風溼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之疾也非凡疾服藥皆必瞑眩也瞑卽眠字

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

案集註此說閻百詩非之曰獨不記周公弟也之文耶又不記周公太姒之弟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五人耶案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武叔成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則周公是太姒第四子武王母弟第二人若孔安國書傳趙岐孟子註以周公爲管叔之兄則是文王第三子閻氏謂第七子此賈逵杜預之說左傳正義曰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

杜從之此閻氏所本然要是賈杜之誤與孔子傳皆異義之不可從者當以史記爲正也至魯爲宗國趙註謂尊聖人故宗魯則宗聖非立宗之義呂東萊論宗法謂以天子諸侯之嫡長弟爲之宗而諸嫡庶宗之周公爲武王母弟第二人本非長嫡而集註云周公爲長兄弟宗之者管叔已辟則周公爲長嫡卽大宗也閻氏反取趙註亦非是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民之制也

姚姬傳曰畝者田之高起如隴者也畎者田之墾下如溝者也此皆以形名之孟子夏后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此言三代之制同而爲畝之大小異也蓋自禹盡力乎溝洫而井田之制定焉方里而井井有九夫之地溝洫環之三代豈有變哉千年不變者溝井也歲一變者畎畝也故井與夫不可爲廣狹而畝可以爲多寡稷始教民稼穡大抵其畝廣而畎亦廣其後世漸易而狹廣者則少狹者則多廣者便於田間往來狹者便於隕土以附禾是以爲多寡之名三代因其民所爲畝之廣狹而定爲要其予民也皆爲一夫之地曷嘗有多寡廣狹哉周之詩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明周甸卽夏何也周既定制之後人以周尺計之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而實則畝以形名者也非以尺步計爲名者也先王井田之法以八萬夫爲同之地畫分之爲百成八百夫爲成之地畫分之爲百井然後一井畫爲九夫一夫歲爲大也故百步爲畝百爲夫此以說周制則可以說畝本義則不可彼夏商之尺非周尺安得以周尺步說夏商之畝乎殷人一畝其長如周而廣則益之有半夏后氏一畝其長如周而廣倍此孟子所以言三代異也不然使一如周畝而多少之授民殊焉是夏后之民歲收雖穫不能供八口之食也況儉歲乎且三代必於更姓改物之時厘變井田溝洫之制爲之恐累數年而不能成徒

紛紛擾亂天下愚者所不爲也而況於聖人哉

漢趙過爲代田法一畝三畎此記者循俗計步爲畝之說而云耳夫三畎則三畝矣畝可以多可以寡計趙過之一夫三百畝猶夏后之五十畝殷之七十也　三代授田之數不同或云夏時洪水初平土未闢故授田少殷漸闢周盡闢故授田遞增或云夏尚忠殷尚質民歸農者多故田見少周尚文民歸農者少故田見多或兼萊與不易一易再易之地爲說此皆揣度之詞非實得五十七十百畝者也夫五十七十百畝名異而實同異其名者丈尺之盈縮同其實者溝洫之不移蔡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之尺非遂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推之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

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

鄭康成注周禮謂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朱註孟子承用其說然朱子亦嘗致疑以爲此等難卒曉恐終不能有定論○周官析疑康成之說朱子終不敢易者一則以九與十起數之異也然九夫爲井者以定稅法故止計所耕之地也十夫爲溝者以定經界並計所占之地也井間之溝溝上之畛非每井而知百畝勢不能備然則所爲十夫即九夫也一則以四與五起數之異也然以五起數者所以綴民居以四起數者所以制田賦二法相爲經緯無違近之異至孟子所云尤不可以此注證蓋遂當爲野而鄉

不可以爲國中也○又按周官鄉大夫鄭注國中城郭中也然則自城郭而外鄉遂甸稍縣都皆統謂之野可知今此注目都鄙爲野目鄉遂爲國中既非確詁而井地之法都鄙可行鄉遂不可行之故講家又無確據有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者夫平曠之地最宜于畫井何以反行貢法險阻之地最不宜于畫井何以反行助法此不辨自細者也反其說者又以都鄙爲空曠鄉遂爲險阻不知古人建國或依山川或在平原陸稼書所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且以周官掌節考之則諸侯之國有山國土國澤國或通國皆平地或通國多險阻者講家但欲遷就以附注意而不顧其理勢之安扛漢之詩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自畿內以達于邦國無論險阻平曠相水土之宜變而通之田皆可井也惡有鄉遂都鄙治地而異其法者哉○愚嘗爲非田非井不過使人皆有田耳今但使比戶皆授田百畝無多寡兼并之弊即三代之仁政矣何必盡爲井形哉自城郭而外鄉遂甸稍縣都皆統謂之野可知今此注目都鄙爲野目鄉遂爲國中既非確詁而井地之法都鄙可行鄉遂不可行之故講家又無確據有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者夫平曠之地最宜于畫井何以反行貢法險阻之地最不宜于畫井何以反行助法此不辨自細者也反其說者又以都鄙爲空曠鄉遂爲險阻不知古人建國或依山川或在平原陸稼書所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且以周官掌節考之則諸侯之國有山國土國澤國或通國皆平地或通國多險阻者講家但欲遷就以附注意而不顧其理勢之安扛漢之詩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自畿內以達于邦國無論險阻平曠相水土之宜變而通之田皆可井也惡有鄉遂都鄙治地而異其法者哉○愚嘗爲非田非井不過使人皆有田耳今但使比戶皆授田百畝無多寡兼并之弊即三代之仁政矣何必盡爲井形哉自城郭而外鄉遂甸稍縣都皆統謂之野可知今此注目都鄙爲野目鄉遂爲國中既非確詁而井地之法都鄙可行鄉遂不可行之故講家又無確據有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者夫平曠之地最宜于畫井何以反行貢法險阻之地最不宜于畫井何以反行助法此不辨自細者也反其說者又以都鄙爲空曠鄉遂爲險阻不知古人建國或依山川或在平原陸稼書所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且以周官掌節考之則諸侯之國有山國土國澤國或通國皆平地或通國多險阻者講家但欲遷就以附注意而不顧其理勢之安扛漢之詩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自畿內以達于邦國無論險阻平曠相水土之宜變而通之田皆可井也惡有鄉遂都鄙治地而異其法者哉○愚嘗爲非田非井不過使人皆有田耳今但使比戶皆授田百畝無多寡兼并之弊即三代之仁政矣何必盡爲井形哉自城郭而外鄉遂甸稍縣都皆統謂之野可知今此注目都鄙爲野目鄉遂爲國中既非確詁而井地之法都鄙可行鄉遂不可行之故講家又無確據有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者夫平曠之地最宜于畫井何以反行貢法險阻之地最不宜于畫井何以反行助法此不辨自細者也反其說者又以都鄙爲空曠鄉遂爲險阻不知古人建國或依山川或在平原陸稼書所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且以周官掌節考之則諸侯之國有山國土國澤國或通國皆平地或通國多險阻者講家但欲遷就以附注意而不顧其理勢之安扛漢之詩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自畿內以達于邦國無論險阻平曠相水土之宜變而通之田皆可井也惡有鄉遂都鄙治地而異其法者哉○愚嘗爲非田非井不過使人皆有田耳今但使比戶皆授田百畝無多寡兼并之弊即三代之仁政矣何必盡爲井形哉自城郭而外鄉遂甸稍縣都皆統謂之野可知今此注目都鄙爲野目鄉遂爲國中既非確詁而井地之法都鄙可行鄉遂不可行之故講家又無確據有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者夫平曠之地最宜于畫井何以反行貢法險阻之地最不宜于畫井何以反行助法此不辨自細者也反其說者又以都鄙爲空曠鄉遂爲險阻不知古人建國或依山川或在平原陸稼書所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且以周官掌節考之則諸侯之國有山國土國澤國或通國皆平地或通國多險阻者講家但欲遷就以附注意而不顧其理勢之安扛漢之詩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自畿內以達于邦國無論險阻平曠相水土之宜變而通之田皆可井也惡有鄉遂都鄙治地而異其法者哉○愚嘗爲非田非井不過使人皆有田耳今但使比戶皆授田百畝無多寡兼并之弊即三代之仁政矣何必盡爲井形哉自城郭而外鄉遂甸稍縣都皆統謂之野可知今此注目都鄙爲野目鄉遂爲國中既非確詁而井地之法都鄙可行鄉遂不可行之故講家又無確據有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者夫平曠之地最宜于畫井何以反行貢法險阻之地最不宜于畫井何以反行助法此不辨自細者也反其說者又以都鄙爲空曠鄉遂爲險阻不知古人建國或依山川或在平原陸稼書所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且以周官掌節考之則諸侯之國有山國土國澤國或通國皆平地或通國多險阻者講家但欲遷就以附注意而不顧其理勢之安扛漢之詩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自畿內以達于邦國無論險阻平曠相水土之宜變而通之田皆可井也惡有鄉遂都鄙治地而異其法者哉○愚嘗爲非田非井不過使人皆有田耳今但使比戶皆授田百畝無多寡兼并之弊即三代之仁政矣何必盡爲井形哉自城郭而外鄉遂甸稍縣都皆統謂之野可知今此注目都鄙爲野目鄉遂爲國中既非確詁而井地之法都鄙可行鄉遂不可行之故講家又無確據有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者夫平曠之地最宜于畫井何以反行貢法險阻之地最不宜于畫井何以反行助法此不辨自細者也反其說者又以都鄙爲空曠鄉遂爲險阻不知古人建國或依山川或在平原陸稼書所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且以周官掌節考之則諸侯之國有山國土國澤國或通國皆平地或通國多險阻者講家但欲遷就以附注意而不顧其理勢之安扛漢之詩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自畿內以達于邦國無論險阻平曠相水土之宜變而通之田皆可井也惡有鄉遂都鄙治地而異其法者哉○愚嘗爲非田非井不過使人皆有田耳今但使比戶皆授田百畝無多寡兼并之弊即三代之仁政矣何必盡爲井形哉自城郭而外鄉遂甸稍縣都皆統謂之野可知今此注目都鄙爲野目鄉遂爲國中既非確詁而井地之法都鄙可行鄉遂不可行之故講家又無確據有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者夫平曠之地最宜于畫井何以反行貢法險阻之地最不宜于畫井何以反行助法此不辨自細者也反其說者又以都鄙爲空曠鄉遂爲險阻不知古人建國或依山川或在平原陸稼書所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且以周官掌節考之則諸侯之國有山國土國澤國或通國皆平地或通國多險阻者講家但欲遷就以附注意而不顧其理勢之安扛漢之詩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自畿內以達于邦國無論險阻平曠相水土之宜變而通之田皆可井也惡有鄉遂都鄙治地而異其法者哉○愚嘗爲非田非井不過使人皆有田耳今但使比戶皆授田百畝無多寡兼并之弊即三代之仁政矣何必盡爲井形哉自城郭而外鄉遂甸稍縣都皆統謂之野可知今此注目都鄙爲野目鄉遂爲國中既非確詁而井地之法都鄙可行鄉遂不可行之故講家又無確據有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者夫平曠之地最宜于畫井何以反行貢法險阻之地最不宜于畫井何以反行助法此不辨自細者也反其說者又以都鄙爲空曠鄉遂爲險阻不知古人建國或依山川或在平原陸稼書所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且以周官掌節考之則諸侯之國有山國土國澤國或通國皆平地或通國多險阻者講家但欲遷就以附注意而不顧其理勢之安扛漢之詩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自畿內以達于邦國無論險阻平曠相水土之宜變而通之田皆可井也惡有鄉遂都鄙治地而異其法者哉○愚嘗爲非田非井不過使人皆有田耳

今但使比戶皆授田百畝無多寡兼并之弊即三代之仁政矣何必盡爲井形哉自城郭而外鄉遂甸稍縣都皆統謂之野可知今此注目都鄙爲野目鄉遂爲國中既非確詁而井地之法都鄙可行鄉遂不可行之故講家又無確據有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者夫平曠之地最宜于畫井何以反行貢法險阻之地最不宜于畫井何以反行助法此不辨自細者也反其說者又以都鄙爲空曠鄉遂爲險阻不知古人建國或依山川或在平原陸稼書所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且以周官掌節考之則諸侯之國有山國土國澤國或通國皆平地或通國多險阻者講家但欲遷就以附注意而不顧其理勢之安扛漢之詩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自畿內以達于邦國無論險阻平曠相水土之宜變而通之田皆可井也惡有鄉遂都鄙治地而異其法者哉○愚嘗爲非田非井不過使人皆有田耳今但使比戶皆授田百畝無多寡兼并之弊即三代之仁政矣何必盡爲井形哉自城郭而外鄉遂甸稍縣都皆統謂之野可知今此注目都鄙爲野目鄉遂爲國中既非確詁而井地之法都鄙可行鄉遂不可行之故講家又無確據有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者夫平曠之地最宜于畫井何以反行貢法險阻之地最不宜于畫井何以反行助法此不辨自細者也反其說者又以都鄙爲空曠鄉遂爲險阻不知古人建國或依山川或在平原陸稼書所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且以周官掌節考之則諸侯之國有山國土國澤國或通國皆平地或通國多險阻者講家但欲遷就以附注意而不顧其理勢之安扛漢之詩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自畿內以達于邦國無論險阻平曠相水土之宜變而通之田皆可井也惡有鄉遂都鄙治地而異其法者哉○愚嘗爲非田非井不過使人皆有田耳今但使比戶皆授田百畝無多寡兼并之弊即三代之仁政矣何必盡爲井形哉自城郭而外鄉遂甸稍縣都皆統謂之野可知今此注目都鄙爲野目鄉遂爲國中既非確詁而井地之法都鄙可行鄉遂不可行之故講家又無確據有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者夫平曠之地最宜于畫井何以反行貢法險阻之地最不宜于畫井何以反行助法此不辨自細者也反其說者又以都鄙爲空曠鄉遂爲險阻不知古人建國或依山川或在平原陸稼書所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且以周官掌節考之則諸侯之國有山國土國澤國或通國皆平地或通國多險阻者講家但欲遷就以附注意而不顧其理勢之安扛漢之詩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自畿內以達于邦國無論險阻平曠相水土之宜變而通之田皆可井也惡有鄉遂都鄙治地而異其法者哉○愚嘗爲非田非井不過使人皆有田耳

今但使比戶皆授田百畝無多寡兼并之弊即三代之仁政矣何必盡爲井形哉自城郭而外鄉遂甸稍縣都皆統謂之野可知今此注目都鄙爲野目鄉遂爲國中既非確詁而井地之法都鄙可行鄉遂不可行之故講家又無確據有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者夫平曠之地最宜于畫井何以反行貢法險阻之地最不宜于畫井何以反行助法此不辨自細者也反其說者又以都鄙爲空曠鄉遂爲險阻不知古人建國或依山川或在平原陸稼書所謂或鄉遂空曠或都鄙空曠本無一定且以周官掌節考之則諸侯之國有山國土國澤國或通國皆平地或通國多險阻者講家但欲遷就以附注意而不顧其理勢之安扛漢之詩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見自畿內以達于邦國無論險阻平曠相水土之宜變而通之田皆可井也惡有鄉遂都鄙治地而異其法者哉○愚嘗爲非田非井不過使人皆有田耳

數倍而孟子特爲之酌其中歟然不可考矣周官
析疑農夫亦自有圃圃如邠詩所云九月築○
場圃者則郎在所授田宅之中不別有賦
趙岐注國中什一者周禮圜廛二十而稅一時
行重法賦責之什一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國
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據此注以
國中爲圜廛極當但訓自爲從謂使從周官本
賦孟子之言不若是其簡而暗也
徹通也均也
徹法之說不一論語古注徹通也爲天下之通

法張南軒述楊氏說以爲兼貢助而通力也袁
明善則專指通用貢助言之橫渠張子謂是透
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
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裒分之朱子據此
因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釋之而文集中又云
此亦不可詳知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
其畝亦未可知則朱子已疑不能定矣按孟子
明言農有等差若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則勤惰
歲之中以爲常周則歲取其所獲之十一耳楊
文來駁之曰誠若充宗所云則周不獨鄉遂爲
曰徹者言君民上下相通也蓋商制八家同井
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周制九夫爲井井以公
田授民說詳公田而于百畝中各取其十之一其與

貢異者貢校歲以爲常周隨年之豐凶使民納
十畝之入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年凶則君民
同其不足上下相通故謂之徹看貢字助字都
從君民起義可見
龍子古賢人
案龍子名穆一稱龍叔集註謂古賢人或謂其

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孫戌相友善則龍子亦
周人也觀列子所載龍子嘗謂文摯一段議論
其人蓋亦老莊之流亞與
公田補集註
孟子言八家同井周禮及考工記則曰九夫爲
井其制不合萬充宗以八家爲殷制九家爲周
制又謂夏時亦一井九區分之九夫但夏校數
歲之中以爲常周則歲取其所獲之十一耳楊
文來駁之曰誠若充宗所云則周不獨鄉遂爲

爲成均是總名仍當代各有別名虞則名上庠也　王制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殷人右學左學周人東膠虞庠在國之西郊此四代之學皆一爲大學一爲小學一在郊一在國中質家貴右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殷是也文家貴左大學在王宮之東小學在西郊夏周是也故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注云殷制也殷之右學又名瞽宗周之虞庠又名辟雍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據小學諸侯據大學也此皆疏義周立四代之學立虞之上庠在西郊立殷之右學則瞽宗亦在西郊皆爲小學立夏后氏之東序在王宮之東爲大學改名爲東膠東序是夏學東膠爲周名故言四代也此儀禮賈疏說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太詩詔之瞽宗禮在上庠注云瞽宗書在上庠夏氏之學典謨之教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疏以爲學干戈羽籥於東序者升大學則在瞽宗據疏義則書在上庠爲未升大學者其已升大學者則讀書亦在東序虞庠在西郊者爲小學但一處又以爲鄉學天子六鄉則鄉序有六鄉飲酒義曰主人迎拜賓於庠門之外是也州黨之學則名爲序序宇當作榭與夏后氏之序不同周禮州長春秋屬民而飲酒於序注云序州黨之學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云豫讀宇之榭周禮作序周禮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周禮謂州長職也凡屋無室曰榭有堂無室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是鄭以序字當爲榭也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家有塾者疏云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七十而致仕者有道德者爲里右師書傳謂之父師其次爲左師書傳謂之少師教里中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黨有庠者疏云是鄉所

居之黨既立鄉庠不別立序皇氏云黨有序殷制也術有序者鄭云術當爲序序蓋六序如鄉之州學但有序其秀者升之鄉庠也　案何休公羊注一里八十戶中里爲校室十月事畢父老教於校室漢書食貨志則云餘子在於序室是里塾謂之校亦謂之序也左傳曰鄭人遊於鄉校詩鄭風子衿刺學校廢也箋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漢書公孫宏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此皇氏以黨有庠爲殷制與之合與孟子文違要之孟子之文校庠序皆據鄉學又言設爲庠序學校四者並設則周之鄉學爲庠州黨爲序閭里爲校亦兼用三代可知也

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洫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

孟子所謂經界即阡陌之謂也漢書食貨志商君壞井田開阡陌顏師古曰阡陌田間之道也張晏曰商鞅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吳大南

限制而井田壞矣志又曰商賈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也案此亦田畝之仟佰耳蓋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千畝之收不過千石而商賈操奇贏取倍息其所入豈止百石千石之得哉過秦論所謂阡陌之中言其技起於隴畝正前所謂阡陌兼并而史記秦隳乃以爲千人百人之長亦非也　朱文公開阡陌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案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
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似當以後說爲正
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
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
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
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
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
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
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

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
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
地不得爲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
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
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
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
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
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
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

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
並買賣以盡人力壓闢棄地悉爲田疇不使有
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
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田皆
出稅以斃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
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爲兩稅盡一時之害雖
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
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
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
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
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
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
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
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
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
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使井田不
廢何患田之不實乎據此則孟子所謂辟草萊
任土地者正指商君言之而任氏謂是時商鞅

未開阡陌井田形體固在只經界不正授受無法小民得以兼并故孟子大意只要正經界此甚非也周顯王十九年秦始廢井田開阡陌三十一年秦人誅衛鞅滅其家及四十八年齊人築薛而孟子在滕距商君之卒已十有八年矣安得是時尚未開阡陌者唯是商君之法或止及西陲通典曰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兵彊國富職此之由滕以五十里僻處一隅井田形勢未盡決裂此孟子所謂仁政必自經界始者是也王厚齋曰禹盡力乎溝洫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於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爲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吕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

孟子因時制宜使國中用什一之法而野用九一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則九一非什一也故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所謂九一而助者以九一猶是助也而非行助法也助本什一茲則九一而什一也是爲九一而助下文所言是也後人不達孟子語意謂殷人助法本如是失之甚矣○

又案經文明言請野九一而助而趙註謂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經文明言國中什一使自賦而趙注謂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顯與經文相背趙氏之謬不待言矣至鄭康成借孟子以說周人徹法考工記匠人註引孟子此文而說之曰稅有重輕通其

率以什一爲正詩甫田篇孔氏正義又引鄭注而申明之曰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此說雖巧然經文九一什一對舉九一是九之一則什一自是什之一安得謂是什一而稅一乎孔氏雖曲爲之說終不可通且載師云凡任地國宅無征圜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古人制稅或以十夫計或以二十夫計未有以十一夫計者奇零不齊可知其非古法矣恐疑誤學者附辨之於此

圭潔也

孟子圭田朱子以圭爲潔或謂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或謂圭田亦以有功德者賜之若賜圭瓚之類後儒不從其說謂孟子言必有圭田不以功德之有無而異不知周禮司士職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上文卿以下皆是有爵祿者固未嘗無功德也則所謂德行潔白與有功德者賜

云意蓋如此至以載師之士田爲圭田有近郊什一之稅與所謂圭田無征者互異矣趙注孟子鄭注周禮其說庸有當乎然圭之訓潔鄭趙二註初無異詁班固許愼易圭爲畦說斯岐矣後人又據九章算術有圭田求廣縱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遂謂圭田是零星不成井之田說愈鑿矣凡解經有不必過於泥古不可過於求新此類是也

嘗無功德也則所謂德行潔白與有功德者賜

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待其壯而有室然後更

受百畝之田

周官義疏餘夫受室必二十年而後子能助耕前此惟可助父兄以耕耳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合子婦而計之也其或丁男衆多少者已足助耕之數則別其肚而受室者爲餘夫而授以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受室滿五人六人七人而授一夫之田則事理之自然經制之一定○按注云年十六井爲田一萬四千四百畝余王制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十億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十億此縱橫皆以十數之故百倍也方里之方畝此縱橫以畝數方十里方百里之方里積而成故縱橫以里數文來云云當是未曉開方法注引程子之言未免濶於事理

之田非單丁所能耕種又云待其肚而有室更受百畝以一夫一婦而耕種百畝亦非力所能勝注引程子之言未免濶於事理

方里而井 補集註

楊文來曰方里而井與方千里方百里之方同謂四面各得一里也獨王明齋以爲不然謂四面合計得一里其一面三百步止得里四之一耳其說不知何據按閒方之法合縱橫而計之濶一步長百步爲畝畝百爲夫此以橫數之也夫三爲屋此以縱數之也屋三爲井此又以橫數之也故濶三百步爲方里以一面之田非單丁所能耕種又云待其肚而有室更受百畝以一夫一婦而耕種百畝亦非力所能勝注引程子之言未免濶於事理

方里而井 補集註

楊文來曰方里而井與方千里方百里之方同謂四面各得一里也獨王明齋以爲不然謂四面合計得一里其一面三百步止得里四之一耳其說不知何據按閒方之法合縱橫而計之濶一步長百步爲畝畝百爲夫此以橫數之也夫三爲屋此以縱數之也屋三爲井此又以橫數之也故濶三百步爲方里以一面

同養公田 補集註

案養猶事也同養公田言同事公田也養之爲事蓋古有此義萬章篇舜往於田章曰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語凡兩見而一作事舜一作養舜是養與事同孝經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養父母猶事父母也上文非野人莫養君子養亦事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此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最錯述神農之教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卽許行所謂神農之言蚘集註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仁山金氏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言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師古曰言不須聖王天下自治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師古曰誖亂也蓋卽指許行其人也農九家百一十四篇王厚齋謂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朝曰饔夕曰飧

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註偶誤未及改案志言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師古曰言不須聖王天下自治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師古曰誖亂也蓋卽指許行其人也農九家百一十四篇王厚齋謂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朝曰饔夕曰飧

周禮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饔又曰飧客始至之禮饔卽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饔夕飧客至必夕夕食今驛舍下馬飯饔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飧享宴必以早爲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饔然飧字從夕食今作飧訛矣此四句皆古語

案或勞心至食於人凡六句皆古語四字應作六字

益舜臣名

史記於舜本紀敘禹以下十八有益無伯翳於陳杞世家則曰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據此則益與伯翳是兩人於秦本紀則曰秦之先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賜姓嬴氏據此則柏翳爲舜虞官卽益也按翳與益當是一人金仁山言秦聲無入故謂益爲翳分爲兩人蓋史記之自相矛盾耳至班昭註列女傳以伯益爲

皐陶子此則妄甚史記云禹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封皐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則伯益非皐陶子甚明張守節因班說而并猜大業卽皐陶尤臆說矣○趙註火主火之官閻百詩云卽火正左傳閼伯爲堯火正是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亦卽此官烈熾也

按經曰烈山澤不曰山澤烈注乃以爲山澤草木熾盛者失經旨矣烈當作列禮記玉藻篇曰山澤列而不賦鄭注曰列之言遮列也列山澤而焚之蓋亦謂遮列山澤而焚之列烈古通用故烈山氏亦稱列山氏是其證也說文走部迾遮也是字本作迾列烈均段字又通作厲周官山虞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司農曰厲遮列守之益之烈山澤也亦猶是矣

九河

簡潔是二河蔡氏據曾彥和之說合簡潔爲一其一則河之經流林少頴辨之謂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按林說亦非禹貢孔疏云九河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漢書敘傳自兹距漢北亡八支其一存者卽是徒駭則徒駭乃河之經流也○任釣臺云徒駭是近海最先鑿者鬲津是上流總咽其入海必是八道書同爲逆河謂此入海處海水皆與河相迎舊說仍并爲一非是案河自大陸以下地平而善潰縱其所之遇水卽合禹因而疏之或自經流而分或自支流而分或上或下或長或短參差不齊斷無截然皆上承鬲津之理九河故道後儒討論綦詳而以鬲津爲上流總咽則自漢以來並無此說卽爾雅疏引李巡說穿鑿九河名義亦止云鬲津狹小可鬲以爲津並不作總咽解不知釣臺何所據而言之河既分爲九復合爲一孔鄭蘇蔡之說並同蓋以其濁而易咽故入海必止由一道然後能刮除成空而無貯淤之患若分入道入海則流緩力弱轉致停塞矣舊說斷不可易

濟漯二水名

閻潛邱曰余嘗討論濟瀆至五載始評以二言曰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蓋後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絶者此初絶也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運通津渠勢改故杜釋春秋郭註山海經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章懷太子賢循吏傳註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素不知有中間復通之事者此終絶也按濟有河北之濟禹貢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此北濟也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此南濟也北濟王莽時大旱枯絶其後復通南濟自東漢時滎澤既堙而陶邱之流遂絶水經叙濟水自滎陽以下之道乃河水之行於濟瀆者實非濟也酈注所云枯後復通津渠勢改但當指北濟言蓋北濟初於河內武德入河後於溫縣入河是即所謂津渠勢改者而南濟實無復通之事閻氏亦考之未審也當更其說曰北濟新莽時枯而復出南濟東漢後絶而不通似較閻氏爲覈○史記河渠書禹導河至大伾廼北過降水至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絶者此初絶也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運通津渠勢改故杜釋春秋郭註山海經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章懷太子賢循吏傳註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素不知有中間復通之事者此終絶也按濟有河北之濟禹貢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此北濟也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此南濟也北濟王莽時大旱枯絶其後復通南濟自東漢時滎澤既堙而陶邱之流遂絶水經叙濟水自滎陽以下之道乃河水之行於濟瀆者實非濟也酈注所云枯後復通津渠勢改但當指北濟言蓋北濟初於河內武德入河後於溫縣入河是即所謂津渠勢改者而南濟實無復通之事閻氏亦考之未審也當更其說曰北濟新莽時枯而復出南濟東漢後絶而不通似較閻氏爲覈○史記河渠書禹導河至大伾廼北過降水至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絶者此初絶也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運通津渠勢改故杜釋春秋郭註山海經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章懷太子賢循吏傳註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素不知有中間復通之事者此終絶也按濟有河北之濟禹貢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此北濟也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此南濟也北濟王莽時大旱枯絶其後復通南濟自東漢時滎澤既堙而陶邱之流遂絶水經叙濟水自滎陽以下之道乃河水之行於濟瀆者實非濟也酈注所云枯後復通津渠勢改但當指北濟言蓋北濟初於河內武德入河後於溫縣入河是即所謂津渠勢改者而南濟實無復通之事閻氏亦考之未審也當更其說曰北濟新莽時枯而復出南濟東漢後絶而不通似較閻氏爲覈○史記河渠書禹導河至大伾廼北過降水至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漢地理志東郡東武陽縣（今山東曹州府朝城縣）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水經注云漯不得近出高唐欽所云蓋津流出次于所聞也禹貢錐指曰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入河自黎陽宿胥口（在今大名府濬縣西南）始不起東武陽水經注所叙河水自宿胥口至委粟津之道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絶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絶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爲元城塚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

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案鄭康成許愼應劭孟康並謂漯水出東武陽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河北卽東武陽縣也漯水出焉上承河水云云則委粟以上斷注亦以爲河不以爲漯然叙河水云河水又東漯逕遮害亭南有宿胥口舊河既自此北入則其東別爲漯者當亦於此而分胡氏之說良是但此渠本以合漯而被以漯名而漯水實出武陽故漢儒相承云然漢志於東武陽言禹治漯水者蓋以此爲治漯之始不以爲引河之始而胡氏謂其據成帝後言之恐未然也○任鈞臺云漯者河濟之支流有自河而入濟有自濟而入河重爲二水之累故以漯名案漯受河不受濟不得云濟之支流水經注所叙漯水原委極其明白並無所謂自河入濟自濟入河者漯說文本作濕隸改曰爲田又省一系遂作漯今從字義穿鑿

於小學亦甚乖疎

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云爾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强爲之說然亦徒爲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鄭樵六經奧論曰禹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是江未嘗達淮自吳夫差掘溝以通於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爲禹故迹也義門讀書記曰江之受水與海同量但懷襄之時江以南北之地可耕如北水歸海而河兩岸之患悉平故綜其大勢言之初未嘗屑屑然計汝漢淮泗之盡入於江也○考禹貢導水篇漢注大別入江而淮則會泗沂入海汝水禹貢無之漢書地理志謂至新蔡入淮則淮與汝泗並不入江入江者惟漢耳孟子此言何謂也後人不得其解或以爲誤或以爲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又云沿於江海達於

淮泗若如僞孔沿江入海自海入淮泗之說則貢道迂回且海運古無是法又有泥四瀆各獨入海以爲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蓋淮自桐柏而東在上則汝潁沙渦等水入之在下則泗挾沂入之以一淮受諸水泗口以東地勢散漫難於專流入海故在上則決之在下則排之趙注以壅解排是也謂於泗口以西決之使注於淮者則不可壅故於泗口以東築隄壅之使淮得挾泗入海不致南漲於江若汝潁諸流之入江是時漢水入江在安豐之間爲今霍邱地汝入淮而決之入江蓋與漢合故云決汝漢謂決汝以合於漢而南注之江也是注江者汝漢之決也注海者淮泗之排也以上文言注諸海故此但言注江此古人屬文互見之法也不然淮之入海萬古不易孟子豈不知之而乃云注之江耶惟此一淮水其專流入海人人所知而排之入海之功實在決之注江之後故作此互筆

耳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而詩言江漢浮浮可見漢之近淮故淮水之決出者得與之合孔氏正義引大別在廬江安豐界此古說也自後世漢不至安豐而汝漢之合遂莫可解觀孟子此文可以考見當時之地勢益知杜預酈道元疑大別不在安豐之非矣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補集註

自來攷禹之家者有五說孟子逸文楊雄蜀王本紀任豫益州記蜀志泰寧傳吳越春秋華陽國志水經注皆言禹生石紐蜀汶山廣柔人括地志云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七十三里太平寰宇記云在縣北四十里按廣柔本屬隸道堯時未通中國禹導江岷山不過一至且鯀娶有莘氏莘在陳留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去蜀甚遠焉有數千里娶妻者乎則石紐非禹家也有以崇爲禹家者連山易云鯀封於崇故國語言崇伯史記索隱亦引之羅泌路史云初鯀以崇伯帝謂禹隨鯀家於此然自鯀

殛後已遷於羽山禹安得更襲父封國楊雄云不待有國王天下者禹是也王安石議廟事亦以禹非因鯀受封則崇非禹家可知有以櫟與虹爲禹家者路史封之高密以處於櫟是爲有夏注櫟今之許昌陽翟有禹山禹故城地志云陽翟夏禹國又輿地志云堯封禹爲夏伯邑於虹今有禹廟九域志同虹漢爲夏邱縣北齊爲夏邱郡此以櫟與虹爲禹家者也然二者皆云封國安得爲家且封禹在治水成功後其初安得居此或又據呂氏春秋禹年三十娶塗山女楚辭天問焉得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遂以台桑爲禹家然帝王世紀塗山氏女令昏於台桑之地既云合昏之地則非禹家明矣唯焦贛易林言舜升禹石夷之野太平御覽引世紀云禹生石坳洛書云有人出石夷隨巢子云禹生崑石又云生碣石之東案石夷石砌崑石卽崑崙碣石之地且覩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至於碣石入於海

又織皮崑崙云云則三過蹤跡畧可尋禹隨山一行治水一行非僅過家乃三也

任擔也

楊升菴云壬担也字亦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負戴註云負任在背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輦淮南子曰任重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担也

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

集註此說若竟作夏令之秋解閻趙岐孟子註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竊以爲較勝朱註蓋孟子雖際衰周天命未改七篇所言皆周正也春秋時晉獨用夏正見左氏傳僖五年十二月之交予杜註謂夏九月十月也襄三十年絳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註謂夏正月也戰國魏分自晉故亦用夏正見竹書紀年孟子遊梁其通國中正用夏正也而對襄王七八月之間旱仍以周正言則離婁章所言歲十一月十二月者亦顯係周正朱注正不必改也乃晦菴於彼皆明注之於此則混言之曾子獨非

周人而舉夏令耶綦毋遂曰周之秋在夏爲盛陽之月故會子稱秋陽此足補注之所未及

舒國名近楚者也

舒偃姓之國世本有舒庸舒鳩舒龍舒鮑舒鳧舒蓼舒子平舒連舒城舒舒鄝舒庸舒鄂舒蓼

直提墨者夷之便有距墨之意而重與論治喪一節何也蓋墨子以薄親爲道其葬埋之法有曰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而引堯葬羣山之陰舜葬南已之市禹葬會稽之山以證其說是卽援儒入墨之漸貴儉而并儉于其親是率天下而入禽獸之路者自墨氏始孟子一本二本之辨實實指出儒墨異同處來關係世道人心不小而惜乎悅然若失者之僅有一夷之也戰國墨道盛行殯皆從薄見有合于禮者反以爲踰充虞及門且有木若美然之問於臧氏子乎何尤君子讀七篇而知二氏之禍烈已

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

姑螻蛄也南人謂之地鼃讀如狗北人謂之喇喇姑亦曰螻狗訛也初生鳴土中食穀種最在螟蟘蝨賊先東裕每于布穀後候苗將發則以小石輪周膝左右壓治之及秋飛出趁燈光能咬人起瘡蟲之毒者音義蠅蚋姑張云蚋音汭諸本或作蟷誤也丁云蟷未詳所出或以蟷與蠛同謂蜉蝣也音由一說蟷姑卽螻姑也則似以蚋姑爲一物疏言蠅蚋飛蟲且其噉食又以姑爲且義故集註云姑語助而仍有或曰之文不知月令孟夏螻蟷鳴卽此物也爲其關農務特紀之蟷與姑聲相亂耳注家不識而以爲蛙王瓜生亦卽今常食之王瓜皆四月節候所生之物也文人之不知而作多矣

王良善御者也

集注不詳其人漢書王褒傳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師古曰郵無恤郵無正郵無恤國語所稱郵良王良總一人也伯樂失之矣吳汴南謂孟子所稱王良左傳所稱郵良郵無恤郵無正而顏氏謂總是一人是固然矣國語載郵無正免尹鐸其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注伯樂無正字則伯樂卽郵無正而顏謂晏失之何哉顏既誤以王良伯樂爲兩人而班氏人表又並列郵無恤王良伯樂爲三人豈

未嘗攷春秋傳耶良爲趙簡子御得名未嘗事
秦亦與穆公生不並世案呂氏春秋曰古之善
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班氏
謂良樂軼能於相馭顏注良王良也樂伯樂也
相相馬也馭善馭也不但分兩人并分兩事枚
乘七發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
李善注引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是也又孔
文舉薦禰衡表飛兔驟影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據此則左哀二十年
郵無恤御趙簡子又稱郵良當卽孟子王良其
人歟然列子所載

往送之門補集註
往字一頓女往而母送之也春秋桓公三年穀
梁傳送女父不下堂母下不出祭門諸母兄弟
不出閾門注云堂廟中之堂祭門廟門也閾門
又在外○舊說送至壻門大謬毛西河引戰國
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婿門者
案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閾門謂祭門外兩
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傳所言
庶母及門內畧同並無送至婿門之說國策恐
未可據
與鑽穴隙之類也補集註
案此句文義似未足孔氏廣森經學卮言曰與
旨歟絕句然於義亦未安與當訓爲如廣雅釋
言曰與如也漢書高帝紀孰與仲多韓信傳孰
與項王師古注竝曰與如也文選司馬相如子
虛賦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不由其道
而往者如鑽穴隙之類也與訓爲如則文義自

宋王偃嘗滅滕伐薛
是時薛已爲齊所滅滕後亦見滅於齊註言宋
王偃滅滕伐薛雖本史記然非事實
葛國名
葛嬴姓之國漢書地理志陳留郡甯陵縣注云
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唐隸宋州東距南亳六十
里今河南歸德府甯陵縣西十里有葛城是也

路史載有二葛以在甯陵者爲黃帝之後姬姓
在河內修武者爲嬴姓卽左傳齊昭公母葛嬴
之葛俟再考

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此言仇餉下文言爲匹夫匹婦復讎也仇讎異
字明非同義此仇字當讀爲賓載手仇之仇詩
賓之初筵篇賓載手仇鄭箋曰仇讀曰斟賓手
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釋文曰仇讀爲斟音俱
謂挹取酒然則仇與斟通有挹取之義葛伯仇
之人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杜註嶽里名是在
齊齊語也

齊人謂萌爲蒙見易註謂鮮爲斯見詩箋以是
爲祈以獻爲莎以快爲麾以棟爲相以殷爲衣
見禮記註以焚爲燋以得爲登以疾爲僾見公
羊傳註謂息爲咽謂瘠爲胅謂火爲燬見爾雅
註疏

楚楚語也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見春秋傳謂牢爲廩謂
倨爲倨謂蹟爲蹟見淮南子註謂多爲夥見史
記謂逮爲遝見爾雅註謂冢爲琴見水經註以
滿爲憑以轉爲遾見離騷註

莊嶽齊街里名也

莊嶽齊城內街里之名襄二十八年傳得慶氏
之木百車於莊孔疏六達謂之莊又昭十年傳
陳鮑與欒高戰敗諸莊莊在鹿門之內東南門
襄二十八年傳慶封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
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杜註嶽里名是在
宮門之外北門之內合莊與嶽卽所謂莊嶽之
閒也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

史記言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文侯
皆師之韓子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而呂
不韋亦言段干木者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
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然則二子又皆爲
卜氏之徒也後漢書段熲或謂其先出鄭共叔
段古人無以祖父名爲氏者段氏當出自段干

史記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木其後也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今本呂氏春秋有段字　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爲干木大夫疎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

滅國者五十註不紀其國名徧考諸書左昭九年傳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已滅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所見十國而商奄據孟子又不在五十國內又攷周書世俘解武王命伐越戲方孔註紂三邑　伐厤集於陳厤陳紂二邑　伐衛伐磨伐宣方伐蜀伐厲伐羣伐艾皆俘之作雒解周公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惟九邑竹書成王三年滅蒲姑四年滅淮夷滅奄八年滅踐呂氏春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

路史武王俘佚侯則滅國之可攷者亦不過十九國竊案諸說皆非指五十國苟五十國各有其名豈記此而遺彼蓋下兼夷狄之五十種夷狄部落自相爲國有不必數十里爲一國者故其名畧而不記何以知之史記秦本紀中衍之元孫曰惡來中潏在西保西陲生蜚廉又前言柏翳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蜚廉非夷狄孰乎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觀後屢與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叛則正爲一類安國傳晚出然言成王遷奄君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處言中國則正與夷狄對蓋奄與飛廉夷狄之大者五十國特夷狄之小種耳不然周本紀載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世俘篇載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是統計當時一千五百有餘國天下之地方千里者九除商奄飛廉而外吾不知其何以爲國也蓋孟津所會之八百國與所滅之五十國國皆當爲夷狄之一種猶從古征誅未有滅

國至五十者豈武王仁主而爲此不但此也五
十國散處四方武王於此不幾分兵不足攻合
兵則又久勞乎此理之斷然不可信者
春秋天子之事也 補集註
春秋之說何紛紛也曰天子之事之說未明也
天子之事之說明則諸說可不辨而定矣趙岐
舊注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
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竊謂不然陸樹聲曰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
天子嘗賞刑罰之柄矣夫臣無有作福作威孔
子嘗述之書矣而乃身自犯之乎劉克莊曰孔
子作春秋所以救周禮之壞也田制壞而春秋
以稅畝田役書軍賦壞而春秋以邱甲三軍書
三時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築書九伐之法不
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
大蒐大閱書救荒之政不備而春秋以來朝來
聘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以歸田易田書太
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
不修而春秋書宜榭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書
日食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彭城書虎
牢圍邱之典不興而春秋以卜郊書以猶三望
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書以躋祀書
婚姻之禮失而春秋以夫人孫齊季姬歸鄫書
貢獻之禮失而春秋以家父求車毛伯求金書
典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
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皆權
衡於一字之微而救禮經三百之壞也春秋作
而亂臣賊子何以懼曰事未形而誅心誅意所
以懼也所謂天子之事者夫子以敬王爲心故
春秋所紀皆尊君抑臣尊王抑霸尊內抑外書
書此也諱諱此也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項
安世曰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
亂臣賊子懼焉非也夫名之美惡足以懲勸中
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君且不顧又

何名之顧哉且弑逆之罪夫人知之非必孔子書之而後明也葬卓操昭之罪不經孔子之筆而閭巷小人至今知其爲亂臣賊子也謂一書生操筆書之而能生其懼心者此眞小兒童之見也曰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閫閾是一統非二政凡所謂杜亂賊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也誅亂賊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此義一明亂臣賊子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此春秋之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在春秋之末已然至戰

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懼也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講義審是則此書之作示一朝臣子之則戢萬世亂賊之萌故曰天子之事而曷嘗自處以天子哉自孔子有素王之號而尊孔子者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自尊孔子者以素王之法說春秋遂謂其以天自處也至而謂以天子自處而天子亦可行賞罰焉是欲尊聖而不知所以尊而且因以誣聖人是亦聖人之不幸也故曰天子之事之說不明春秋之說卒不得而定也

距楊墨　補集註

致堂胡氏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爲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也案楊朱書唯見於列子墨子七十一篇今闕其八其言大抵起於衰周之世故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在春秋之末已然至戰國而甚焉者也莊子謂儒墨楊秉四按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秉

齋引呂氏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楊朱貴己孫臏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厚王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荀子曰愼子有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多墨子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少無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墨子有見於齊兼愛也陽朱貴己爲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當時已成鼎立之勢孟子所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也郝氏敬曰孟子自距楊墨而楊墨之死則已久矣七篇中與楊墨辨者無幾而謂距楊墨者何攻不仁

不義之流而指其害仁害義之端也二子未嘗不言仁義而天下之不仁不義必歸焉淫于髡非楊非墨而其言曰先名實者爲人此卽墨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爲此卽楊之言也凡富貴利達之謀縱橫强戰之事以至弒父弒君莫不生於有所爲故夫楊墨之害道必非二人害之而歸者其害之亦非必以其道歸之而各以其邪說詖行歸之也如髡衍之誕謾蘇張之險譎孫吳之戰陳莊惠之悠謬申韓之慘刻究其端皆起於爲我爲人極其禍總抵於無君無父則同謂之歸楊墨而已矣七篇中性善堯舜之旨入孝出弟之實安居之喻惻隱羞惡之端知言養氣之學發政施仁之畧孰非與楊墨辨者哉蓋仁義之說伸則孝弟之行立天下曉然知不學不慮之良立愛立敬之本雖有邪說暴行又安所施孟子所謂經正民興斯無邪慝者意蓋如此郝氏此條統括上下十四篇全旨亦云詳已然如宋鈃愼到之徒孟子無不切示以仁義之準卽告子兼治儒墨之道孟子與辨尤力亦是其距墨實事王厚齋謂楊子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後世佛之禍尤烈于老如孟子之言防微杜漸之意至深且遠則何至人心泛然靡所底止而西方異教得乘其虛而誘惑之也哉吁可畏也

匡章

顧麟士曰匡章當名章字章子是公都子稱其名而孟子稱其字也蔡虛齋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蓋章子是字今去郝子字猶之曰顏淵耳是孟子稱其兩字字而公都子稱其一字字也首非也按戰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稱章子蓋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謂田盼人稱爲盼子田嬰人稱爲嬰子田文人稱爲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爲冉子皆此類

巨擘大指也

春秋元命苞云指五者法五行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巨指卽

儀禮大射儀所謂右巨指鉤弦是也孟子稱巨擘亦稱大擘鄭注右巨指右手大擘是也亦稱擘指鄉射禮賈疏以左擘指拓弓右擘指鉤弦是也食指將指俱見左傳鄉射禮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鄭注二指謂左右之二指此以食指將指挾之賈疏以左傳子公之食指動釋第二指是也而以左傳所為鬬閒傷於將指者釋第三指既夕禮亦名中指蓋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說文拇將指也易咸其拇疏而賈誤以解手之中指非也無名指僅一見於孟子趙岐註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按大射儀朱極三註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則第四指亦非竟無用者也鄭惟謂小指短不用然据敖氏繼公謂凡挾矢有挾一矢者有挾四矢五矢者竊則挾以食指將指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小指亦餘指也又作季指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挂于季指注季猶小也而敖氏則直謂季指左手之小指是也趙岐孟子注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指中之大者孟子謂蚓而後充其操今註以為大指非也若巨擘為蚓孟子更不必用雖然一轉矣自宜以舊註為允又酉陽雜俎載有蚓大如巨擘事亦非謂巨擘即蚓

黃泉濁水也

黃泉濁水也不如杜氏左傳註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因憶爾雅從下上出者濫泉從上涵下者沃泉從旁出者汎泉與地中之泉曰黃泉正一例竟作濁水解似與泉源水出義少隔

高郵王士濂著

趙注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為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元珠丁公著云案莊子以元珠喻元妙至道耳非實亡其珠也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正義即引莊子天地篇證之未知是否又淮南子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使捷劉索之注二人皆黃帝臣廣韻注則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按漢書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可曰謂離婁為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按婁古通作屢說文女部婁空也從毋中女凡物空者無不明故以人言則曰離婁之明是也以屋言則曰麗廔說文冏部曰窗牖麗廔闓明是也離與麗皆婁宇之雙聲長言之曰離婁曰麗廔實即婁空之義而已孔子以婁空稱顏子蓋謂顏子之心通達無滯亦若窗牖之麗廔闓明也終日不違無所不說竝其證也

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

此本趙岐舊說而去其或以為魯昭公之子句

顏師古曰魯般與公輸氏皆有巧藝故樂府云
公輸與魯般是班有兩也張衡傳春秋元命苞
中有公輸班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按
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般請以機封
般與班同則公輸班正在春秋時矣史記墨翟
善守禦注引公輸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
說者因謂有兩公輸班吳斗南曰所謂班輸者
言般若耳非有兩公輸般一在春秋一在戰國
也墨子之書恐非事實又七啟班輸無所措其

斧斤李善云公輸若匠師般若之族此大勝顏
氏注然般却自有兩人山海經般作弓矢故此
稱魯般以別之云

六律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

呂氏春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
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
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
爲黃鐘之宮名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
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
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
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
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大
簇大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
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
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
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
大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
無射應鐘爲下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
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
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
然後以仿升降之氣鐘難分別故截竹爲管謂
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律長短
爲制白虎通曰律率也率氣令生者也漢志曰
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周禮六呂作六
同鄭注云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也
國語作六間韋注云六呂在陽律之間○管子
曰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

野凡聽宮如牛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淮南子曰黃鐘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爲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賈逵曰周有七音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杜佑曰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律呂新書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謂七音漢志所謂七始是也○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也孔穎達曰黃鐘爲第一宮下生林鐘爲徵上生大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十一律皆然是爲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漢淮南子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漢志黃鐘爲宮則大簇姑洗林鐘南呂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無與並也杜佑曰準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律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但先儒釋倍半聲自有二義一云以十二正律半爲十二子聲二云從仲呂之管寸數三分益一重上生黃鐘以次相生終于仲呂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後半之以爲子聲朱子曰十二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和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取此以爲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而自此律又以其正律下生則復得其本法而于半律又合下生之數漢志黃鐘不爲他律役者言黃鐘惟

于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鐘之爲商角
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用也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
前漢書律歷志權與物鈞所稱適停而生衡衡
運生規規圓同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
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
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規方器械令不失其
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圓方乃成準者所以
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
之官其平日相保相受既有以察知其衆寡之
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
古之教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有塾四閭爲
族五族爲黨黨有庠五黨爲州州有序大而六
鄉六遂皆有序曰學匪獨國有學也學匪特以
教國子國之貴遊子弟國之俊秀也舉彼耕甿
雜作至愚且賤自六尺以上皆比而使入其中
故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以登萬
民一曰稼穡十曰學藝終日服事小司徒頒比
連體衡權合德百工錄焉以定法式
敷明其禁令又擇夫仕焉而已者爲之大師小
師民自新穀既成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
日出學學有進則由比閭而升之族黨以次升
于州學鄉學民不皆選司徒入太學而已知禮
樂詩書之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一國之
中貴賤賢否等列有常自其上世以來習知賤
之不可以干貴愚之不可以敵賢各循其分而
不敢肆浸遠漸摩雖有桀黠不帥一里老得而
觸撻之無有黨同相濟者官長賢易于治官長

不賢亦難于亂也蓋教學之功如此降而春秋此意亦既微矣然而鄭存鄉校魯聞弦歌原伯不說學則以取譏于時理之者蓋非無人故其民猶知先王之澤一時相攻相取皆强力之諸侯卿大夫爲之至于征役煩興暴骨如莽而罕聞有窮巷小民起而相抗撓爲寇亂如後世史書之事者豈其民性之淳哉由教化之積也迨戰國遂以蕩然其君方日尋干戈遑問學校民皆救死不贍疾視其上去從椎埋孟子蓋逆知六國之必亡暴秦之不終而閭左之禍將作也故爲歸本于上無禮其下也不曰無義而曰無學謂夫學也者乃所以明義也雖然學又豈自學始哉漢荀悅有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義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極楷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斯言也爲能洞然于

道揆法守不可以老生之常談忽之

脅脅卽泄泄之意

泄泄脅脅注闕以質詩傳箋亦止以脅脅當泄泄而仍無正訓爾雅憲憲泄泄制法度也益不明唯孔疏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注王謂王者躁動也毛鄭同無得如是脅脅競進隨從而助之又云脅脅競進之意蓋脅有重疊意雜意故言競進隨從即今注悅從之貌所本也泄泄則衛風泄泄其羽魏風桑者泄泄皆舒徐意故言怠緩泄泄憲憲讙讙等複字蓋本當時方言脅脅亦然孟子卽以方言釋方言故得以怠緩悅從并釋之于此見集註之求古不苟

巨室世臣大家也

不得罪于巨室非狗巨室也巨室之資力有餘氣習探固易爲善亦易爲惡彼其謹厚世傳爲德鄉里與或妄自尊大武斷把持者所在多有古之爲政有行法不避貴戚大姓者史書稱之果其人積負不仁如律所謂勢惡土豪爲世指

疾何足言一國之所慕爲政者自宜亟創懲之爲齊民先而何得罪之與有注故深體經文以巨室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惟賢故不愧爲巨室不可以得罪能使一國慕之天下慕之而有稗吾德教也不得罪奈何曰禮而已矣禮以類族辨物無過也無不及也書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由此道也後世政不古若庸才下吏專阿勢利而虐愚柔固齷齪不足道其有故持成見務爲深刻偏樂得指不避陵壑況桓公霸主越境而田其孰禦之

逕此者乃必於此辨泥矣

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

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女爲質子考左傳史記無闔廬伐齊事郎夫差伐齊亦在景公卒後越絕所載妄也吳越春秋闔廬破楚復謀伐齊齊使女爲質於吳此爲實錄但所嫁乃闔廬長子終纍夫差兄也而吳越春秋云太子波意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湯紂得罪于武王此

摳紳素封之事而文致之初不察其平居之望實事理之是非下以飽欲壑上以弋能名其亦爲巨室者有以階之厲耶則又有爲之轉語者曰巨室不難不得罪于爲政

麥邱邑人

麥邱邑人祝齊桓公曰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蓋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

波卽終纍與

滄浪水名

葉石林云滄浪地名非水名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名足之黑水弱水澧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地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四書釋地主此謂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是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者漢水之色也非此說太泥禹貢錐指曰滄浪者漢水之色也非以洲得名李白襄陽歌云漢水鴨頭綠正所謂滄浪說卦震爲蒼莨竹漢童謠木門倉頡根宇

雖不同而音義則一皆言其色青也禹貢水名或單舉或配水字各有所宜如漆沮既從自不可加水字澧水攸同無水字則不成辭矣如澧必配水導渭何以言東會于澧乎弱黑並配水濛單舉沇配水皆屬辭之體應爾非有他義也山海經凡山水以二字爲名者其上必加之字水之滄浪爲是石林云此正楚人之辭居北海之濱

孟子離婁篇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趙注不詳北海爲何地孫疏但引史傳以證盖歸乎來一語近閻氏四書釋地續云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地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今永平府治河入海

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
當日辟待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
濰縣者亦誤今考中國形勢海在東海而西北
無之古今相同從無變易北既無海何來北海
之濱爲清聖所居閻氏以永平府治河入海從
右碣石者當之強說無據殊不足信竊謂孟子
此言但取與東海之濱爲對文耳故曰北海之
濱其實北則有之海則不必果有之北海之濱
者猶言北境之邊如禹貢聲教訖于四海猶言

聲教訖于四國耳豈眞徧周于東西南北四海
哉讀孟子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可矣焉
用强說以求合耶
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是也
前漢食貨志戰國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
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
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治勤謹則畮益三升
註與之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方百里之增減
也當言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方百里之增減
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

賤傷農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上熟則
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小饑
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之所藏上饑
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
不散○通鑑周顯王十九年秦商鞅并諸小鄉
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廢井田開阡陌更爲賦
稅法行之注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眸子目瞳子也
靈樞經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
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
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目者
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
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釋名云瞳子瞳重
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
或曰眸子眸昌也相裹也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
此說義未安無責耳矣乃言其不足責也猶曰
若而人者吾無責焉爾孔子稱君子欲訥于言

又曰仁者其言也訒若輕易其言則無以入德矣故以不足責絕之也

昔者前日也

趙註昔者往也數日之間也釋地謂昔者昨日也二說皆非按昔之言夕也哀四年傳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杜註夜結期便襲梁霍也天官昔人註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篇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列子周穆王篇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夜夜釋文昔夜也其夕時亦謂之昔支子後大宗也舜爲象兄卽繼禰之宗也故不爲不孝也不娶無子娶亦未必皆有子然則苟無子雖行如曾閔亦爲不孝乎無子不孝有子可無後如注言不娶無子絕先祖祀此言非也富無不娶貧者未必皆能娶然則猜侔夷鮪亦未必遂爲孝如遂爲孝則冒頓商臣特不孝之小者矣注惟混無子無後而一故解不能通爾無子卽無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不必宗子始言無後也汪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

舜生諸馮之姚墟孫疏諸馮在冀州之分以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括地志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通鑑前編在河中府河東縣未知孰是通典謂在金州西城縣非也西城在漢中非東夷矣會稽舊記謂上虞三十里有姚邱郎舜所生按上虞餘姚舜後支庶所封何得據爲舜所生地路史中容之國帝舜所生或云郎諸馮亦傳會之說○負夏衛地見檀弓鄭註史記舜亦不當至海州也考鳴條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接夏縣界括地志所謂南坂口高涯源是也距蒲都二百餘里天子出無非事者不獲崩於其宮故云勤衆事而野死以爲南越固遷居非是○帝王世紀云舜遷於負黍據此則又當別是一地按陽翟禹所封本曰夏今河南禹州負黍今河南登封然古無此說不敢鑿也

○舜之卒葬言人人殊淮南子舜征三苗而死羣鄧近豐鎬

畢名有二在渭南者名畢原文王葬處括地志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是也在渭北者名畢陌史記秦本紀集解引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

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地道記云畢在渭南與畢陌別漢書劉向傳文武周公葬於畢師古註誤以畢陌當之非是○孫疏以鄚爲楚都在南郡此固風馬牛不相及釋地以畢原爲畢鄚是已然謂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鄚其說亦無據夫廣平曰原鄚則何所取義乎案鄚卽程也周書大匡解惟周王宅程史記正義引之作宅鄚長安志引孟子此文作畢程呂覽武王嘗窮於畢程竹書周師伐逸周書史記解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猶置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其卽國于此地者與程戰于畢通雅言梧州北有下鄚土人讀之如程可知古鄚字有程音則畢鄚卽畢程無疑矣

符節以玉爲之

文心雕龍云符者孚之義也證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繻矣○器物叢談云符契也代古之珪璋剖而相合長短有度用以證召兼防期詐者也古者以竹爲之故字從竹及後世詐僞鑠起以竹易得之物又不足爲之防於是有以銅鐵金銀鑄爲物象而用之者皆剖而爲兩一留在內一給付外今之世又至於從省代以書翰毋乃實是而名非歟節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爲行道之信亦以竹爲之或以金玉爲之其長也亦有度有使則給之入則歸之○禮書曰節之爲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龍節也旌節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爲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於使與民者也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文獻通考云後世有璽書印章三代以前惟有圭璧與符節封建則有圭璧徵召則有

符節二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爲之此足爲之證

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揆從志出在行先包許多經權常變其謂聖故

注言聖人之度量同今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

則似爲人之揆聖講家誤認背矣揆必以道乃

集註補義明人經筵直解因之言道統不切

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

之

按子產乘輿濟人大約是偶出國都見人之徒

涉者心憫之故以己所乘輿濟人非以乘輿日

置溱洧之側待人而濟也當時國人共傳其事

以爲美談故孟子借此立論謂子產惠則惠矣

而不知立政大體正所以論政體非斥子產也

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周正

非夏正經文並無舛誤周正建子夏正建寅時

令每差二月國語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禮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秋除道致梁以

利農也正與孟子合爾雅釋宮注郭引孟子歲

十月徒杠成邢疏謂是脫誤或所見本異此實

一字之脫誤也本未足爲據阮氏校勘記閩

監毛三本皆同今趙注作周十月夏九月遂援

周禮之例凡夏正皆曰歲斷以爲孟子經文本

作歲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是亦非臆脫

者比但趙氏舊本上自爲周十一月下自爲周

十二月特今注疏本上脫去一字下誤二字爲

一也阮亦知周正與夏正相差二月以爲周十

月夏九月說不可通因謂推求文義趙注本作

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然實無確證

周禮之例與閩監毛本均未可卽據爲定論也

禮仲尼燕居正義引孟子亦作歲十一月徒杠

成十二月輿梁成則經文之本無舛誤也益信

集註杠方橋也梁亦橋也橋爲後起之名而杠

則兩頭聚石以木橫架之爾雅石杠謂之徛趙

以爲步渡郭以爲步渡彷又謂之榷段氏解字

云水上橫木所以渡者則杠之名不一矣總之

獨木者杠駢木者橋梁之制較杠爲詳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
案孟子稽古帝王皆就聖人憂勤惕厲孳孳汲汲之事言方見君子存之之功舜由貧賤起爲天子一生耕稼陶漁無所不歷艱難困苦無所不嘗雖登庸之後書稱愼徽五典典五典克常從此爲司徒之官納於百揆百揆度庶政猶家宰也百揆時敘無廢事賓于四門以賓禮見四門穆穆和輯納于大麓四方諸侯也

大山之足烈風雷雨弗迷遇變而不迷也亦無境之不經矣是以於庶物一一身體心會無不明識其理閱歷深而事理透徹也其處父子兄弟之間則極人倫之變焚廩浚井已詳見萬章問答直至瞽瞍底豫象封有庳所謂蒸蒸乂不格姦是非察理之精安能處之至當如是耶察理既精則仁至義盡渾然無間由仁義行卽自然合理之謂聖人身分原不同常人也幾希之理散見者爲庶物大本大原之地則爲人倫確指其物實案

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
先儒謂黍離降爲國風於是乎天子之尊無異于諸侯以雅與風爲天子諸侯之別其實非也
章氏考索曰風雅頌者直古人作詩之體何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謂之風者出于風俗之語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則非淺近易見其辭則典則醇雅故也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盛德耳今田夫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卽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卽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按詩兼風雅頌孟子爲人倫確指其物實案

本言詩亡而註乃以雅亡詁之竊意周之盛時
太師陳各國之詩以觀民風而知君政之美惡
則有勸懲東遷而後列國不復陳詩而風亡矣
比年不小聘三年不大聘五年不朝列邦違命
而六師不出於是乎朝會之章燕享賓客之章
勞來行役之章皆廢而大小雅亡矣朝覲廢而
辟公不相祀巡狩廢而河嶽無祭告載見我客
之章曠而無用而頌亡矣王迹之熄一於詩
亡徵之○又講家謂詩亡如晉享叔孫豹歌文

王鹿鳴趙武秦肆夏魯三家歌雅而王吏不能
討齊有南山載馳之詩陳有株林之詩而九伐
不能行亂臣賊子公行無忌其端兆實開於此
○又按詩亡謂風雅頌皆亡所謂頌亡者非無
頌也天子不能撫萬方刑百辟無德而強爲之
頌則文飾鋪張之辭興若史克之誇魯則頌非
其頌矣雅亡非無雅也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
自勞民而下怨怒哀思之音作而雅非其雅矣
風亡非無風也自邶柏舟以下國異政家殊俗誣

上行私之篇作而風非其風矣故統言詩亡

檮杌惡獸名

案神異經載其狀人面虎足長一丈八尺攬
飢荒草又名傲狠又名難訓左傳謂少皞氏有
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
囂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或
謂卽鯀國語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注檮杌
鯀也鯀之治水專用隄防逆水之性洪水成災
人深怨鯀以爲凶人遂以惡獸名之楚卽以是

名其史知其爲記惡垂戒之意也

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
冬至爲歷元也

按所謂歷元者遠溯上古七曜齊元以此爲起
算之端其法始於漢太初後之歷家因之而戰
國以前不聞有立元之術註以此詁孟子之書
似覺無據且孟子止言千歲若追溯歷元當上
求千萬歲之前不但千歲而已也○又本文但
言日至則南至北至尚未可得而定也惟楚麥日至可

確信爲夏至但言千歲其爲千歲之前抑或千歲之後皆不可得而定也孫奭疏千歲以後之日至可坐而定何所據而謂孟子所指者必在上古歷元耶○五代史司天考天人之際違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爲歷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與皆不可考矣○歷學疑問所謂七曜齊元者謂上古之世歲月日時皆會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取以爲造歷之根數也使其果然雖萬世遵用可矣乃今二十一史中所載諸家歷元無一同者是其積年之久近皆非有受之於前直以巧筭取之而已審其立法之初亦皆有所驗於近事然後本其時之所實測以旁証於書傳之所傳約其合者既有數端遂援之以立術於是溯而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遠庶幾各牽可以齊同積年之法所由立也然既欲其上合歷元又欲其不遠近測畸零分秒之數必不能齊勢不能不少爲整頓以求巧合其始也據近測以求積年其既也且將因積年而改近測矣又安得以爲定法乎據此則追溯歷元既非定法古歷簡易大約止據近測不用積年虛率故戰國以前不聞有立元之術

三過其門補集註

饒氏曰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案此因前篇三過其門單言禹又見書啓呱呱而泣予弗子而稷無文故也却忘書明言濬畎澮距稷播是稷實與禹偕禹平水土平得一處稷卽爲正其經界勸之播種次第以徧禹八年於外自然稷亦八年於外同一過門不入不察乎此而論語禹稷躬稼則又以禹是帶說古人言皆質實何勞後人多事斡旋也

案由當讀如字謂己既爲司空則天下之溺由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於已已既爲后稷則天下之飢由於已較由訓
猶者勝此孟子立言之本義不當與猶同
狠忿戾也
正義云好勇暴好爭鬬好頑很以驚危父母案
曲禮很毋求勝鄭註很鬬也謂爭訟也鬬猶鬭
也很疑卽爭訟非爭鬬頑很
武城魯邑名
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濼臺滅明武城
人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索隱

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
義則引括地志南武城在兗州卽子游爲宰者
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
武城其於下武城亦引括地志云在兗州則以
曾子與濼臺滅明同一武城人若太史公之無
端衍一南字於上定襄清河皆與魯地無涉而
預爲後置郡縣作分別又非史體山東考古錄
乃獨以正義爲近是因斥後人疑魯有兩武城
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

在今嘉祥縣之說全無所本考諸左氏襄公十
九年昭二十三年哀八年十一年間之言武城
者與孟子曾子居武城之文並引齊乘古武城
費西滕東兩縣之間子游弦歌舊邑斷濼臺滅
明之武城卽南武城而魯無兩武城持辨甚强
四書釋地則亦以曾子居武城卽在今費縣西
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與
越鄰史記加南者別於魯之北有兩武城而
曾子之爲費邑人也是又以魯原有兩武城也
其與顧氏同主費縣仍是曾子濼臺同一子游
所宰之武城也夫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者卽
索隱所謂魯更有北武城者也今之費縣正在
曲阜東北安得言南安得更有所謂魯之北稱
東武城者以實之而別之閻氏更鑿空而自矛
盾也蓋曾子居武城自卽今費縣之武城爲子
游子羽邑而非卽南武城爲曾子本邑者若其
本邑也則家室在焉坵墓在焉卽云爲師亦黨
庠里塾之常所謂鄉先生是已一旦寇難之來

方將效死徒無出鄉相守望扶持之義而徒以
捨去鳴高豈緊人情嘉祥今於曲阜爲西南與
鉅野縣皆古大野地曾子祠墓存焉質諸傳記
或離或合要於魯有兩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
見經屢南武城没不見經而曾子自爲南武城
人非武城人其不得以兩武城同一子游所宰
之邑則較然矣
時有負芻者作亂
武虛谷曰案註時有作亂者曰負芻疏往曰沈

猶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案註言作亂
者舉其人實之負芻當是其名春秋之季以逮
戰國時人號名率取諸此左成三年晉人使公
子負芻守戰國策齊秦合而立負芻註負芻魏
公子史記楚世家楚哀王庶兄負芻又漢亦有
名負芻者宣和博古圖上林鼎監工黃佐李負
芻據是則疏自負其芻誤
子思居於衛補集註
子思居於衛與曾子居武城同一書法則非仕

也何言臣蓋以受其公養也觀寇至而或勸之
去世豈有躬列人臣而可輕棄官守之理或蓋
亦見其與委贄無二有不同者但既食其祿宜
同其患故子思自以爲不可去而孟子亦斷從
臣道若乃道不果行義無可久度亦待事平而
終去矣嗚呼此又孟子之於齊不受祿所以善
學曾子子思也
播塚也
趙註播問郭外塚間也閻潛邱以爲此古墓祭

之切證又博舉周禮冢人中史記周本紀孔子世
家及韓詩外傳成陽靈臺碑以爲證其引據可
謂詳且覈矣然有不然者周禮冢人凡祭墓爲
尸鄭註祭墓爲尸或禱祈焉曰禱祈則非常禮
矣而又或曰者亦以古未祭墓故疑其辭也然
祭墓未必是祭祖考後儒以爲祭土神者得之
小宗伯云成葬而祭墓檀弓既反哭有司以几
筵舍奠於墓左鄭註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
也蓋先人體魄藏於此事畢而祭其地亦情理

之所必至若祭祖考則冢人非必同姓豈有祭祖考而以他人爲尸者哉周本紀言武王上祭于畢馬融謂畢是文王墓地此閻氏所據者而小司馬索隱云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則亦已不用季長之說矣孔子世家言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顧亭林嘗辨之曰孔子教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既沒弟子即講堂而祭之且行飲射之禮太史公不達以爲祭於冢也此說最是蓋門人不得奉孔子之廟祀因於講堂祀之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不然豈有鄉飲大射而可於冢上行之者哉至孟子此文何義門嘗見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閒爲句之祭者乞其餘爲句朱子所定句讀如是之祭者三字本不與墦間連屬則亦未必定是祭墓而靈臺碑韓詩外傳之出白漢人所爲者抑未可盡信也總之自漢以來始有墓祭相沿既久於義無傷不妨從俗但必謂古禮如是則傅會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

曰墓祭周禮上已自有了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固不待

唐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恆式也胡三省曰唐開元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蓋但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即謂此也　按墓祭之禮亦後人不忘其親致孝之一端必謂古無此

怨父母也

忽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

禮辨之鑿鑿殊覺非是

始有墓祭相沿既久於義無傷不妨從俗但必

謂古禮如是則傅會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

人子之心常無窮以義有可以自解而遂已焉是恝也以外人觀之如舜之孝而父母不悅其若之何哉若舜自以爲吾所爲者於義已盡而父母不悅其若之何哉是以他人待其親也莊周曰事其親者不擇事而安之孝之至也如周之說抑孝之猶未至焉爾夫當瞽瞍之不悅舜往于田之時舜之心以爲此必吾不能盡志於親以致親之不悅是以號泣而怨悔也夫豈以號泣無餘事哉是以終于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遂無餘事哉是以終于底豫也瞽瞍黑肱以濫來奔左傳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其所謂不可不愼義乃在下猶可不愼義乃在下也萬章曰孟子先言若是恝而恝之義乃在下也萬章曰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古人文之類是者亦多矣

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趙岐舊注引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見於經其餘八庶無事皆不見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是九男謂一朱八庶也呂覽言堯十子此九男丹朱適子不在列○按竹書堯五十八年使后稷放朱於丹水閻百詩曰丹朱集注止云堯之子未詳漢律歷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丹淵雖有范汪荊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足據信蓋世遠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丹朱貍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七十一年命二女嬪於虞史記五帝紀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則此時朱不在信也趙說恐未必然至路史亦言堯之子長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于劉朱又不肖出就丹庶子九其後傅鑄冀郇欒酆高唐唐杜皆堯後之國此亦足以補邵卿之未逮蘇氏古史曰堯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爲豕韋氏商之時徙居于唐周以唐封叔虞復徙杜爲唐杜氏宣王誅杜伯其子隰叔適晉爲范氏范武子奔秦自秦復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　又有虞氏簒姚以觀其內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瑩卽女英　以觀其內九子事之以觀其外

拚蓋也

章句曰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

其井是出者舜也揜之者瞍也從而二字文義不合矣竊謂出者非舜出也乃出井中之土也蓋舜入井後井中之土必瞽瞍與象繼而出之瞍與象卽以所出之土揜舜於井故曰從而揜之也然則舜何以得免曰史記載之甚詳蓋必古傳記之詞萬章約舉其文於完廩也不及舜以兩笠自捍而下之事於浚井也不及舜從匿空中出去之事蓋萬章之問惟在象欲害舜故其事有所不必備也趙氏解捐階爲捐去其階因誤解出字故爲此說以配之其義甚晦僞孫疏反以後說爲勝非也

謨謀也蓋蓋井也

按謨訓謀蓋當訓害爾雅釋言蓋割裂也害曷蓋末古音皆相近互相假借書呂刑曰鯨寇無害也爾雅釋蓋蓋卽害字之借言堯時鯨寇無害也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是蓋與害通謨蓋都君兼井廩言之若專以謨蓋爲蓋井而不兼焚廩則咸

已得其義矣又一說云捐階舜卽旋從階下蓋因誤解出字故爲此說以配之其義甚晦僞孫疏反以後說爲勝非也

我績咸字無著矣

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

按史記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在側陋時大略如此象呼舜爲都君史記索隱引世紀以都君爲舜字固非路史發揮以爲都鄙之君亦未明顯舜所居三年成都邑聚皆以爲君故曰都君說緯引考信錄謂都邑聚皆後世之名後人追美舜德不必實有此事非也

按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說文字林呂覽高誘注義並同舜見逐於父母必於所居畎畝中自立宗廟以祀先君故謂之都君無疑○又爾雅都於鳥切音也趙注用爾雅史記司馬相如傳曰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按正韻美也盛也詩鄭風洵美且都傳都閑也不見子都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前漢書相如傳車騑雍容閑雅甚都又歎美辭書堯典驩兜曰都傳曰都於鄂歎美之辭皐陶謨皐陶曰都史記夏本紀都作於集解引漢書音義與趙注同

都諸聲相近故諸訓爲於都亦訓爲於
弤彫弓也
案音義曰弤都禮切丁音彫義與彈同若依趙
註則但從丁公著音彫足矣乃必先出都禮切
一音者蓋孫宣公之意不以趙註爲然也玉篇
弓部彈丁幺丁昆二切天子弓也弤同上畫弓
也又丁禮切舜弓名是弤有丁幺丁昆丁禮三
音音丁幺丁昆者皆天子之弓詩行葦篇敦弓
既堅毛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然則丁幺

切者從趙註讀如彫也丁昆切者從毛傳讀如
敦也至丁禮切則爲舜弓名別是一義孫蓋從
舜弓之義故音都禮切都禮卽丁禮也舜是時
未爲天子安得用天子之弓然則顧野王音丁
禮切而訓爲舜弓必有所受之矣至近世學者
相承讀都禮切而仍從趙注以爲雕弓是又兩
失不可不知也
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
案趙註引檀弓人喜則思陶以陶作喜解此正

爲象喜亦喜喜字之根爾雅云鬱陶喜也郭璞
註引孟子爲證廣雅解鬱陶曰喜也憂也兼憂
喜二意爲言蓋未見則憂之極既見則喜之極
所謂見則喜不見則憂憂喜交集而氣有所不
能舒則結而爲思之故註意準此玩下文象憂
亦憂象喜亦喜意可知楚詞豈不鬱陶而思君
兮曹植詩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連思君
爲詞
校人主池沼小利也

周禮夏官有校人掌馬政鄭註謂主馬者必仍
校視之賈疏謂校讀如效馬效羊取效見之義
與畜魚之校人本無涉而鄭賈詮校字亦未確
漢書司馬相如傳天子校獵顏註云校獵者以
木相貫穿總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
或以爲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
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設爲闌校以養馬耳故呼
爲閑也師古此說最允廣雅釋木云校椓柴也
椓爲養禽獸之區禮記禮運云鳳凰麒麟皆在

郊椒是也 郊椒與宮沼對文謂校外之椒宮中之招也焦氏孟子正義謂郊椒即校椒非是 列柴爲椒以養禽獸謂之郊猶列柴木爲閑以養馬亦謂之校也則積柴木爲椮以養魚獨不可謂之校乎爾雅釋器云椮謂之涔毛詩正義引孫炎注云積柴養魚曰涔說文木部云椮以柴木離也郭景純江賦云椮澱爲涔是涔即椮椮即椮然則畜魚之校人與掌馬之校人不同而其取名之義實相類與夫宰夫賞治朝之治隸於天官而晉之胹熊腊者之官下邑者亦曰封人鄭之校人即其例也彼或故違趙注而謂子產所使實即養馬之校人或曲泥趙注而謂校即鮫之異文校人猶言舟鮫者皆依違遷就不知此例者也

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

共工水官名路史以爲人名非也王逸天問注以康回爲共工名或以皐陶謨孔壬爲共工名並謬

幽州北裔之地括地志故冀城在檀州

燕樂縣界 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地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闔潛邱曰此幽州其地狹及後肇十有二州分冀州東北地爲幽州其地廣孔疏謂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其後言之非也按此幽州與崇山羽山一例閻氏以爲其地狹者得之但謂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後此恐未確說見下條 舜肇十二州有兩說一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此孔傳及馬融鄭康成王肅之說也一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置九州此漢書地理志及皇甫謐帝王世紀宋書郡國志之說也以今考之二說皆有難通謂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後則禹既九山刊旅九川滌源豈尚有未封未濬者且禹置九州舜分之禹復合之不亦紛更多事乎謂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前則舜既即位咨十有二牧益稷篇禹之言曰州十有二師是十

二州之數終舜之世不改宋嘗復爲九州也此尚書一大疑義解經者各主一說無能會而通之惟安溪李文貞公云州之有幽并營者徒以冀極塞而青跨海形勢濶絶作牧分治殆如國有附庸之類雖有州名仍統于冀青故後禹成功作貢亦止于九而其言曰州有十二師十二師即十二牧九州爲正幽并營爲附舜典總言之禹貢則以正者統之也禹貢青州云萊夷作牧牧者州牧按孔傳以牧爲放牧非是自萊跨海即舜分青

地爲營州者以其爲附庸之州與冀之幽并同故附見于青而不列此言作牧而幽并不言者王畿無外畧其牧號且或以王官兼之如周家內諸侯之例也按此說具有特見觀益稷篇禹曰予決九州又曰州十有二師或言九或言十二則知無分合更置之事舊說謂舜禹互相變革不可通矣

崇山尚書孔疏云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通典云澧陽縣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按此在今

十二諸侯年表宋景公頭曼漢書古今人表作

實置之死也蓋三苗卒死於此故曰殺三苗然洪範言鯀則殛死是鯀亦死於殛所者何以不曰殺吳幼清尚書纂言曰左傳蔡蔡叔與殺字書言竄三苗而孟子云殺蔡虛齋謂竄之於此兜欒兜頭聲相似也

字異音同古通用殺卽竄也案左傳正義蔡宽本欒字說文欒散之也從米殺聲疑孟子古本原作欒與殺聲相近傳寫者遂訛爲殺耳吳氏典云澧陽縣有崇山卽放驩兜之所按此在今

蔡殺通用之說非是而殺之爲蔡則無可疑也
○三危載禹貢者有二竄三苗之三危在西裔
括地志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
名三危亦名卑羽山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
地導黑水之三危在大河南地理今釋在今陝
西岷州衛塞外古疊州西西番界中雲南麗江
府北河圖括地象云在鳥鼠西南與妝山接黑
水出其南康成云南當岷山則在積石西南是
也○案堯典竄三苗子三危在洪水未平之時
羽山在登州蓬萊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

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之地而名此與孔
傳謂在海中者合閻百詩胡朏明皆主此說當
從之○案殛訓誅責也誅不專訓殺曲禮齒路
馬有誅註誅罰也周禮廢以馭其罪鄭註廢猶
放也舜殛鯀於羽山是也釋文殛放也史記集
解馬融曰殛誅也孫曰殛誅者責遣之非殺也
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
反於朝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
久遏絕不施舍也蔡註殛拘囚困苦之未嘗訓

三年帝摯九年至帝堯六十一年命鯀治河上
距顓頊產鯀之年已一百八十二歲得無爲人
妖耶漢書律歷志顓頊後五世而生鯀差爲近
之○漢書地理志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南蒃
此卽禹貢蒙羽其藝之羽山說者皆以此山爲
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卽左傳所云其神化爲
黃熊以入於羽淵者也竊疑此地太近非荒服
放流之宅孔氏書傳羽山東裔在海中裔字記
羽山在登州蓬萊縣東十五里卽殛鯀處有鯀

殺

舊說以有庫爲今永州府零陵縣誠爲太遠先儒疑焉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卑水經淮水篇曰淮水東過期思縣北又東北洨水注之水出弋陽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又東北注淮竊疑卑乃洨之段字有洨之國蓋以洨水得名所謂詔虞水者殆象之遺迹乎詔虞者朝虞也詔字古止作召劉向九歎遠逝篇朝四靈於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是朝召聲近義通象自其國而朝於虞經臨其地因有朝虞之名矣有卑之封似當在此漢書武五子傳又作有鼻據說文水部有洨濞二篆洨爲水名濞爲水暴至聲疑洨濞古字同洨從卑聲濞從鼻聲卑鼻聲即卑聲也書有繁簡耳鄒陽傳作有卑者洨之省也古文從之省也武五子傳作有鼻者濞之省也古文從孟子書作庳則是痺之誤字痺亦從卑聲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府零陵縣誠爲太遠先儒疑焉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卑水經淮水篇曰淮水東過期思縣北又東北洨水注之水出弋陽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又東北注淮竊疑卑乃洨之段字有洨之國蓋以洨水得名所謂詔虞水者殆象之遺迹乎詔虞者朝虞也詔字古止作召劉向九歎遠逝篇朝四靈於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是朝召聲近義通象自其國而朝於虞經臨其地因有朝虞之名矣有卑之封似當在此漢書武五子傳又作有鼻據說文水部有洨濞二篆洨爲水名濞爲水暴至聲疑洨濞古字同洨從卑聲濞從鼻聲卑鼻聲即卑聲也書有繁簡耳鄒陽傳作有卑者洨之省也古文從之省也武五子傳作有鼻者濞之省也古文從孟子書作庳則是痺之誤字痺亦從卑聲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府零陵縣誠爲太遠先儒疑焉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卑水經淮水篇曰淮水東過期思縣北又東北洨水注之水出弋陽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又東北注淮竊疑卑乃洨之段字有洨之國蓋以洨水得名所謂詔虞水者殆象之遺迹乎詔虞者朝虞也詔字古止作召劉向九歎遠逝篇朝四靈於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是朝召聲近義通象自其國而朝於虞經臨其地因有朝虞之名矣有卑之封似當在此漢書武五子傳又作有鼻據說文水部有洨濞二篆洨爲水名濞爲水暴至聲疑洨濞古字同洨從卑聲濞從鼻聲卑鼻聲即卑聲也書有繁簡耳鄒陽傳作有卑者洨之省也古文從之省也武五子傳作有鼻者濞之省也古文從孟子書作庳則是痺之誤字痺亦從卑聲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府零陵縣誠爲太遠先儒疑焉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卑水經淮水篇曰淮水東過期思縣北又東北洨水注之水出弋陽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又東北注淮竊疑卑乃洨之段字有洨之國蓋以洨水得名所謂詔虞水者殆象之遺迹乎詔虞者朝虞也詔字古止作召劉向九歎遠逝篇朝四靈於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是朝召聲近義通象自其國而朝於虞經臨其地因有朝虞之名矣有卑之封似當在此漢書武五子傳又作有鼻據說文水部有洨濞二篆洨爲水名濞爲水暴至聲疑洨濞古字同洨從卑聲濞從鼻聲卑鼻聲即卑聲也書有繁簡耳鄒陽傳作有卑者洨之省也古文從之省也武五子傳作有鼻者濞之省也古文從孟子書作庳則是痺之誤字痺亦從卑聲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府零陵縣誠爲太遠先儒疑焉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卑水經淮水篇曰淮水東過期思縣北又東北洨水注之水出弋陽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又東北注淮竊疑卑乃洨之段字有洨之國蓋以洨水得名所謂詔虞水者殆象之遺迹乎詔虞者朝虞也詔字古止作召劉向九歎遠逝篇朝四靈於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是朝召聲近義通象自其國而朝於虞經臨其地因有朝虞之名矣有卑之封似當在此漢書武五子傳又作有鼻據說文水部有洨濞二篆洨爲水名濞爲水暴至聲疑洨濞古字同洨從卑聲濞從鼻聲卑鼻聲即卑聲也書有繁簡耳鄒陽傳作有卑者洨之省也古文從之省也武五子傳作有鼻者濞之省也古文從孟子書作庳則是痺之誤字痺亦從卑聲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府零陵縣誠爲太遠先儒疑焉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卑水經淮水篇曰淮水東過期思縣北又東北洨水注之水出弋陽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又東北注淮竊疑卑乃洨之段字有洨之國蓋以洨水得名所謂詔虞水者殆象之遺迹乎詔虞者朝虞也詔字古止作召劉向九歎遠逝篇朝四靈於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是朝召聲近義通象自其國而朝於虞經臨其地因有朝虞之名矣有卑之封似當在此漢書武五子傳又作有鼻據說文水部有洨濞二篆洨爲水名濞爲水暴至聲疑洨濞古字同洨從卑聲濞從鼻聲卑鼻聲即卑聲也書有繁簡耳鄒陽傳作有卑者洨之省也古文從之省也武五子傳作有鼻者濞之省也古文從孟子書作庳則是痺之誤字痺亦從卑聲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府零陵縣誠爲太遠先儒疑焉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卑水經淮水篇曰淮水東過期思縣北又東北洨水注之水出弋陽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又東北注淮竊疑卑乃洨之段字有洨之國蓋以洨水得名所謂詔虞水者殆象之遺迹乎詔虞者朝虞也詔字古止作召劉向九歎遠逝篇朝四靈於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是朝召聲近義通象自其國而朝於虞經臨其地因有朝虞之名矣有卑之封似當在此漢書武五子傳又作有鼻據說文水部有洨濞二篆洨爲水名濞爲水暴至聲疑洨濞古字同洨從卑聲濞從鼻聲卑鼻聲即卑聲也書有繁簡耳鄒陽傳作有卑者洨之省也古文從之省也武五子傳作有鼻者濞之省也古文從孟子書作庳則是痺之誤字痺亦從卑聲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府零陵縣誠爲太遠先儒疑焉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卑水經淮水篇曰淮水東過期思縣北又東北洨水注之水出弋陽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又東北注淮竊疑卑乃洨之段字有洨之國蓋以洨水得名所謂詔虞水者殆象之遺迹乎詔虞者朝虞也詔字古止作召劉向九歎遠逝篇朝四靈於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是朝召聲近義通象自其國而朝於虞經臨其地因有朝虞之名矣有卑之封似當在此漢書武五子傳又作有鼻據說文水部有洨濞二篆洨爲水名濞爲水暴至聲疑洨濞古字同洨從卑聲濞從鼻聲卑鼻聲即卑聲也書有繁簡耳鄒陽傳作有卑者洨之省也古文從之省也武五子傳作有鼻者濞之省也古文從孟子書作庳則是痺之誤字痺亦從卑聲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府零陵縣誠爲太遠先儒疑焉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卑水經淮水篇曰淮水東過期思縣北又東北洨水注之水出弋陽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又東北注淮竊疑卑乃洨之段字有洨之國蓋以洨水得名所謂詔虞水者殆象之遺迹乎詔虞者朝虞也詔字古止作召劉向九歎遠逝篇朝四靈於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是朝召聲近義通象自其國而朝於虞經臨其地因有朝虞之名矣有卑之封似當在此漢書武五子傳又作有鼻據說文水部有洨濞二篆洨爲水名濞爲水暴至聲疑洨濞古字同洨從卑聲濞從鼻聲卑鼻聲即卑聲也書有繁簡耳鄒陽傳作有卑者洨之省也古文從之省也武五子傳作有鼻者濞之省也古文從孟子書作庳則是痺之誤字痺亦從卑聲也

都矣及其登庸堯必命之國命之國必不易其
所已都然則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者舜國也
世本曰禹居陽城蓋在嵩山下嵩山古曰崇山
故禹國曰崇國又曰有崇伯鯀其國之興以融
降崇山爲之徵然則避舜之子於陽城者禹國
也既而皆不得終於諸侯舜於是都蒲阪禹於
是都陽翟舜始居衛濮負夏地孟子謂之東夷
自東夷而蒲阪故孟子謂之中國茲二聖者其
爲帝都也著其爲侯國也隱故說孟子者或失

其意然使所避居非侯國也則朝覲訟獄者安
所容而謳歌者何向哉故不且大失天下望乎益
之事不可詳矣箕山之陰必益國也當舜避堯
之子自平陽而東南至南河逾河而南止於潁
濮禹避自蒲阪而南至陽城益避自陽翟而西
北至箕山之陰舜之避也道最遠禹之避也道
遠次之益之避也近惟各之其國則遠近不同
偃朱故城卽舜避丹朱之處濮州今屬山東曹
州府亦古兗州地劉說不爲無因但豫河爲南
河見於禹貢以九河之最南者爲南河則書傳
無此稱當以集註爲正○箕山之陰史記作箕
山之陽案山北曰陰陽城在北故張守節云陰
卽陽城也史記作陽則爲箕山之南與孟子不

合故張守節疑史記箕字是嵩字之訛蓋陽城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趙註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閻百詩非之謂陽城山陽城縣以山得名去嵩山幾三十里箕山在陽城縣南十三里安得卽云嵩山下之深谷其說良然但謂箕山爲嵩高之北此本史記集解劉熙語北字疑訛案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箕山又在陽城之南非北也

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

書序成湯旣沒太甲元年孔安國傳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史記殷本紀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竹書亦云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卽位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卽位至班氏作律歷志引伊訓篇且兩歧作說

曰太甲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竟以數人連稱之不知其爲成湯耶太丁耶抑外丙耶趙岐注孟子本史記正義謂孟子云外丙二年史記云三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不如仍以經斷之經稱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此殷制君薨之年而新君卽位卽以其年爲新君之元年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言祠先王者湯崩踰月太甲卽位特設祠禮奠殯而告也言嗣王祗見厥祖者是始見祖也始見祖明是初卽王位告殯爲喪主也言三祀十二月以冕服奉嗣王者湯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也經文本是實錄若中間閒以二年四年則稱元祀稱三祀更不可解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獨得其書作帝王世紀乃亦述史遷之語是其疎也蔡氏書傳引吳

氏云太甲卽位于仲壬之柩前居憂于仲壬之殯側誤與史記同　然則孟子何以必言外丙仲壬也蓋古傳位之法唯世與及殷尙傳及終殷之世凡二十八君多傳弟者按殷商授受皆兄傳之弟傳之子者太甲之子沃丁傳弟太庚太庚子小甲立小甲傳弟雍己又傳弟太戊太戊子中丁立中丁傳弟外壬又傳弟河亶甲河亶甲子祖乙立祖乙無弟傳子祖辛祖辛傳弟沃甲沃甲而沃甲子南庚立南庚傳祖丁之子陽甲陽甲傳弟盤庚盤庚又傳弟小乙小乙而小乙子武丁立武丁無弟傳子祖庚祖庚無弟傳子廩辛廩辛傳弟庚丁而庚丁子武乙立自武乙傳太丁太丁傳帝乙帝乙傳受皆無弟傳子而商祚終焉是則太丁而無弟則已太丁而有弟有天下者非湯孫所能問也而二弟卒不立於是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無論湯崩百有餘歲斷不尙有此稺子卽如程子之言則仲壬兄也孟子又何不先仲壬而次外丙也是程趙二說皆非也如趙岐舊注太甲立時外丙仲壬已死矣知外丙仲壬死于太甲未立之先而於此參用程子以歲爲年之說謂外丙方二歲薨死則一不悖于經二不礙于孟子三亦可以曉然于太丁有弟不立之故而并不違于殷法是則持論之兩全者也

桐湯墓所在

商書孔傳不知朝政故曰放正義云遠離國都日居墓側與放流之事同故稱放古者天子居喪三年聽政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曰不知朝政而放者故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臣尙諮稟此則不復諮稟故爲放也蔡虛齋曰伊尹放之于桐者蓋藉天子諒陰百官聽于冢宰之義也非顯然放之也若顯然放之俾君臣之間亦難爲顏伊尹初心豈計及此乎岱雲曰放之于桐使之顧祖之墓又必三年正倣諒闇三年之制若外丙已立二年仲壬已立四年則立六年矣安得復倣諒闇之制而放于桐乎若明是放之他日卽不難于復畢竟伊尹不得顯居放君之名而無善處之法且放之而可令其悔過聽已則不放之而何不可令其悔過聽已乎正爲借諒闇之制以行懲創

之妙用所以爲伊尹耳馮氏景曰閻謂桐非湯葬地案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薄縣注云有湯冢新序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薄卽亳也皇覽云湯冢在濟陰亳縣北伊尹冢在濟陰亳縣氏平村鄉亳近已氏漢書音義臣瓚云湯居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亳縣北有亳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其說不一要湯葬亳無可疑桐地近亳案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以至王亦無可疑者

而伊尹營宮其側俾邇先王亦無可疑者

翟氏灝曰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莘氏得兒於空桑中令婬人養之是爲伊尹湯請有侁爲婚有侁以尹爲媵送說湯以至味論水火調濟事周舉天下品味之美而云非天子不能具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東有盧橘應劭史記注引之飯之美者有元山之禾南海之秬許氏說文引之所稱書目俱不曰呂覽曰伊尹考漢莽地案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薄縣注云有湯冢新序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薄卽亳也皇覽云湯冢在濟陰亳縣北伊尹冢在濟陰亳氏平村鄉亳近已氏漢書音義臣瓚云湯居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亳縣北有亳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其說不一要湯葬亳無可疑桐地近亳案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以至王亦無可疑者古有小說但奉遷史爲信書雖經孟子辨明其惑猶未盡去故追索其根柢而曰是說也蓋本伊尹說也乃怪誕猥鄙之小說也楊升庵曰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言外如伊尹負鼎以干湯謂伊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云迓衡云爾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我宰者哉此秤也尹曰迓衡其亦操秤權之市儈耶案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

說見帝王世紀與鼎鼏之才其言相合夫曰夢見則非實有此事也後人因此遂造爲至味之說誤矣

莘國名

有莘呂覽作有侁史記正義以爲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若周太姒所生之莘則在今同州府郃陽南二十里又春秋荆敗蔡師於莘則在河南汝陽縣境地各不同大全小註趙氏以伊耕於有莘爲郃陽非是

覺謂悟其理之所然

覺雖訓明兼有正直二意詩有覺其楹朱注覺直也左傳兩引有覺德行杜注覺直也較然正直則四國順坊記引作有梏德行爾雅梏直也緇衣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陳祥道釋云謂之先正以其先正己而後正人也伊尹正己以正天下故說命以先正保衡稱之先正即先覺也顏延之釋奠詩永瞻先覺顧惟後昆文選注言大義漸乖永瞻先覺之意顧惟後昆以正之此即先覺覺後覺也程子云卓彼先覺知止有定又云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而已皆作正字當從之孟子介字即禮經个字因趙氏以一介草釋之故得存其本字耳一枚之物不輕取與非必以草介與草芥之芥同

趙氏蓋讀介爲芥故以爲草然非古義也一介即一个也儀禮大射儀揖三揚一个鄭注个猶枚也个實一字乃隸體之變介音古拜反轉而爲古賀反後人妄分介个爲二遇讀古拜反者作个誤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立七證以明介个爲一字當從之孟子介字即禮經个字因趙氏以一介草釋之故得存其本字耳一枚之物不輕取與非必以草

癰疽瘍醫也

按癰疽說苑至公篇作雍睢史記孔子世家作

雍渠韓非子作雍鉏字竝是雍孟子書作癰疽
是假借字僖公十七年左傳雍巫有寵於衛其
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杜注曰雍人名巫正
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官
名巫而字易牙竊疑癰疽亦雍人也癰讀爲雍
乃其官也疽其名也雍疽寺人瘠環猶雍巫寺
人貂矣戰國策曰衛靈公近癰疽高誘注曰孟
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望文生訓失與趙同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

王餘英曰史記孔子適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
家索隱疑與孟子不合按孔叢子譬由善事親
常以非罪被執子路哀金贖之或以爲私其所
昵孔子曰其不然以此觀之譬由與濁鄒本一
人也是子路彌子譬由三人之妻皆兄弟也故
彌子見其主于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
語非無因至人表以顏濁鄒即顏涿聚則非涿
聚乃齊大夫顏庚黎邱之役爲晉師所禽于衛
國無干也

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
集註蓋本趙註也趙註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
大賢亦無詔惡之罪故謚爲貞子陳侯周陳懷
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案司城
貞子不見經傳邠卿此注本左傳宋以武公廢
司空而傳叙宋官均以司城代司空故貞子爲
宋卿據史記陳湣公六年孔子來此即微服過
宋之役夫孔子既在陳矣而猶主宋卿之家於
情事似不甚合即說者謂貞子嘗爲宋卿避桓
魋之難而仕陳者又或謂貞子先仕陳後仕宋
爲司城者亦皆臆測無確據考史記世家記孔
子之三至衛也其初書曰主於子路妻兄顏濁
鄒家再書曰主蘧伯玉家三書入主蘧伯玉家
而其於至陳也則亦書曰主于司城貞子家書
法一例又漢書古今人表有陳司城貞子列中
中並以司城爲陳官與趙註異案左氏哀七年
傳曹伯陽使公孫彊爲司城以聽政是宋以外
曹又有司城安必陳無司城乎馬班均以貞子

爲陳司城其情事實較趙注爲得而孟子旣云
司城貞子復云爲陳侯周臣其恐混於宋之司
城而復加此語以分別著明之歟又考元和姓
纂引世本云宋戴公生東鄉克孫樂喜爲司城
氏陳哀公子弼勝之後亦爲司城氏其皆以官
爲氏歟近人又以左哀十五年傳楚子西子期
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謂貞子稱
公孫或卽哀公子弼勝之後左昭八年傳陳哀
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
妃生公子勝當卽弼勝而杜氏註公孫貞子不
云公子勝子則以爲司城貞子未可信陳侯據
史記孔子兩適陳皆在湣公時則當爲湣公無
疑然史記湣公名越不名周此當猶左傳鄭子
儀史記則曰子嬰左傳宋景公欒史記則曰頭
曼之類湣當爲謚趙註無謚恐非確詁而孟子
稱其名不稱其謚其卽曲禮云諸侯失地名之
義歟

虞虢皆國名

虢叔之後西虢也漢志西虢在雍州水經注
雍縣故秦德公所居也晉地道記曰西虢地大
康記曰虢叔之虢矣亦謂之北虢春秋僖二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杜註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
縣漢志北虢在大陽又謂之南虢僖五年晉侯
圍上陽滅虢杜註上陽在宏農陝縣東南水經
注上陽爲南虢案上陽在河南下陽在河北故
當時有南北之稱其實皆西虢也東虢在滎陽虢
仲所封卽鄭之制邑隱元年傳制嚴邑也虢叔
死焉杜註虢東虢君也孔疏虢虢仲封東而此云
虢叔東虢君者言所滅之君字曰叔也鄭語史
伯曰虢叔恃勢韋昭註此虢叔乃虢仲之後是
也吳斗南曰帝王世紀以西虢爲虢仲所封而
後漢書亦以陝縣爲仲國審爾則東虢北虢皆
爲叔後或東虢爲鄭所滅而王復封之不知北
虢卽西虢乃叔之所封而東虢則仲後也國語
胥臣曰文王敬友二虢馬融謂虢叔同母弟虢
仲封下陽異母弟虢叔封上陽以二虢爲三虢

又以北虢之下陽爲仲國而後來沿誤分西虢北虢東虢爲三虢以西虢爲仲所封斗南亦疑不能定故備論之○斗南東虢滅而復封之說亦有自來唐書世系表平王奪虢叔之地子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以伐周責王滅虢於是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於曲陽號曰郭公案春秋楚莊卽位在周頃王六年去平王東遷一百五十餘年中間尚隔桓莊僖惠襄王安得有責平王滅虢事無稽之言不足信也

高郵王士濂述

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閎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閒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

案孔子自衛返魯然後樂正是周之中葉樂已殘闕失次秦漢儒者多爲杳渺之論究不能得律呂尺寸之眞迨宋以後始知以工尺配宮商而鮮能於經傳會而通焉無惑乎孟子金聲玉振云云徒遷就於朱注而無所發明也竊以爲言樂者其先在明乎備樂者上下之等差其制大率上可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大夫而下僅有金石絲匏四音小胥所掌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是已然則士僅有石一音而已而得兼絲匏者按飲射二禮有磬射笙入立於縣中飲磬北面有笙二禮俱笙入三終其笙歌皆鼓瑟此皆鄉大夫主之說者以爲詢衆庶賓賢能非爲已也故降用士禮明士雖特磬而兼有瑟士無故不撤琴瑟是亦當有琴今據見於儀禮者言之笙至大夫則更有金也若八音之備當自諸侯始燕與大射諸侯之禮也而燕有管乃管新宮三終有鼓建鼓在阼階西南又王制王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是諸侯樂得有竹木革之明證按諸侯雖得有管而虞書云簫韶九成商頌云簫管備舉皆天子祖廟所用或言管可以兼簫或簫至天子始備而諸侯尚闕如大夫之金僅有編鐘而樂人宿縣有笙鐘有鏞見於大射儀是特設之鐘至諸侯始有之也惟士如篪之詩觀之其與竹相應者歟大夫以下無竹是亦不得有土也此上下之差也其次在明乎用樂者節奏之先後樂之節有四始爲升歌飲燕俱升歌鹿鳴大饗及祭宗廟則歌清廟子宗廟之祭若大夫則當歌采蘋楚茨諸篇而諸侯宗廟所歌無考然歌清廟亦周時爲然商則祀成湯高宗自有猶那烈祖等篇夏以前亦無聞也此爲第一節升歌

既畢鄉樂則笙入大饗則下管象武燕則下管新宮此爲第二節由是而閱歌大射閱貍首餘庚各三篇鄉射則俱閱魚麗笙由不歌不笙不閒而虞書曰笙鏞以閒周官笙師凡祭祀其其笙鐘之樂眡瞭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是閱歌有笙有鐘磬有鼗鼓鄉國樂於器差備大凡此三節以前堂上堂下之樂不相淆亂陳氏櫟所謂奏石絲以詠謌之時此據虞書琴瑟之上有鳴球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是也由是而合樂先儒合樂之說有二一則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儀禮之合樂三終鄉飲鄉射同惟燕禮無合字說者謂寔與衆音並作至大射則無合樂孔子云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是也一則謂金奏也又仲尼燕居言大饗有九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下云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則知縣興指金作而金作即繼以升歌是升歌之前有金此足爲金聲之據鐘師鐘鼓奏九夏左傳金奏肆夏之調若書夏擊鳴球傳球玉磬也在搏拊琴瑟之先則是玉非振也惟商頌鞉鼓淵淵嘒嘒管聲依我磬聲箋磬玉磬也考有瞽之詩簫管備舉在既備乃奏之後而簫管依於磬聲則是樂之將終也其既玉振之謂歟何以不同於虞書豈樂至商周而大備閱有移

樂之說有二一則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儀禮之合樂三終鄉飲鄉射同惟燕禮無合字說者謂寔與衆音並作至大射則無合樂孔子云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是也一則謂金奏也又仲尼燕居言大饗有九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下云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則知縣興指金作而金作即繼以升歌是升歌之前有金此足爲金聲之據鐘師鐘鼓奏九夏左傳金奏肆夏之調若書夏擊鳴球傳球玉磬也在搏拊琴瑟之先則是玉非振也惟商頌鞉鼓淵淵嘒嘒管聲依我磬聲箋磬玉磬也考有瞽之詩簫管備舉在既備乃奏之後而簫管依於磬聲則是樂之將終也其既玉振之謂歟何以不同於虞書豈樂至商周而大備閱有移

禮之合樂三終鄉飲鄉射同惟燕禮無合字說者謂寔與衆音並作至大射則無合樂孔子云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是也一則謂金奏也又仲尼燕居言大饗有九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下云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則知縣興指金作而金作即繼以升歌是升歌之前有金此足爲金聲之據鐘師鐘鼓奏九夏左傳金奏肆夏之調若書夏擊鳴球傳球玉磬也在搏拊琴瑟之先則是玉非振也惟商頌鞉鼓淵淵嘒嘒管聲依我磬聲箋磬玉磬也考有瞽之詩簫管備舉在既備乃奏之後而簫管依於磬聲則是樂之將終也其既玉振之謂歟何以不同於虞書豈樂至商周而大備閱有移

振世言樂之作止率以祝敔當之考之書先言也此皆孟子所謂始終條理之事明乎此而後無謝氏八音並奏之失二者既明而後可言聲

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是

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樂記曰大章章之

以升歌是升歌之前有金此足爲金聲之據鐘師鐘鼓奏九夏左傳金奏肆夏之調若書夏擊鳴球傳球玉磬也在搏拊琴瑟之先則是玉非振也惟商頌鞉鼓淵淵嘒嘒管聲依我磬聲箋磬玉磬也考有瞽之詩簫管備舉在既備乃奏之後而簫管依於磬聲則是樂之將終也其既玉振之謂歟何以不同於虞書豈樂至商周而大備閱有移

振世言樂之作止率以祝敔當之考之書先言

既畢鄉樂則笙入大饗則下管象武燕則下管新宮此爲第二節由是而閱歌大射閱貍首餘庚各三篇鄉射則俱閱魚麗笙由不歌不笙不閒而虞書曰笙鏞以閒周官笙師凡祭祀其其笙鐘之樂眡瞭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是閱歌有笙有鐘磬有鼗鼓鄉國樂於器差備大凡此三節以前堂上堂下之樂不相淆亂陳氏櫟所謂奏石絲以詠謌之時此據虞書琴瑟之上有鳴球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是也由是而合樂先儒合樂之說有二一則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儀禮之合樂三終鄉飲鄉射同惟燕禮無合字說者謂寔與衆音並作至大射則無合樂孔子云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是也一則謂金奏也又仲尼燕居言大饗有九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下云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則知縣興指金作而金作即繼以升歌是升歌之前有金此足爲金聲之據鐘師鐘鼓奏九夏左傳金奏肆夏之調若書夏擊鳴球傳球玉磬也在搏拊琴瑟之先則是玉非振也惟商頌鞉鼓淵淵嘒嘒管聲依我磬聲箋磬玉磬也考有瞽之詩簫管備舉在既備乃奏之後而簫管依於磬聲則是樂之將終也其既玉振之謂歟何以不同於虞書豈樂至商周而大備閱有移

其節奏者乎若朱子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之說不無可商偏考經傳終與成有別終指音而言大射之乃管新宮三終是也（經文終字惟此餘所謂歌笙閒三終者皆注家撮言之）此第一節之終必至合樂乃可謂之成然經第言工告樂備而已曰成曰變皆兼舞在內衆仲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大司樂分樂之祭皆先奏次歌終之以舞祭統明堂位舞大武大夏皆在下管之後蓋樂自升歌以至笙閒各音樂之節奏大鈞非即大成若大合樂則五聲皆備豈徒奏宮商而用鎛哉後儒徒據韋杜之注辨鄭如鐘而大鄭大鐘亦名鎛之誤而金聲之究當用鐘用鎛多未之及故附論之

卿大夫補案註

周禮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

鐘鎛鐘師掌金奏注謂鐘及鎛鎛鼓疏金即鐘鎛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西而朱子謂先擊鎛鐘以宣其聲其文似有鎛無鐘之例作鎛豈以伶州鳩有鎛無鐘之言而然歟按其言云大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鐘昭其細也所謂大鐘注鈞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細鈞注大謂宮商細謂角徵羽自是

六官止有中下大夫是天子有卿無上大夫也
王制言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
上大夫卽卿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爲上
於三卿中又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
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爲下於五大夫中又自
分上下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宗伯小司寇小司
空爲下王制小國之中卿當大國之上大夫下
當其下大夫是也
上士中士下士 補集註

汪武曹曰孟子不明言上士中士下士之數王
制止言上士二十七人而不明言中士下士之
數鄭註曰上九中九下九也賈疏曰上九中九
下九勉人爲高行故總以上士言之也嚴陵方
氏曰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爲三分焉
合而爲八十一也山陰陸氏曰上士二十七人
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也廬陵胡氏曰士之數
爲二十七此實由錯簡致誤後儒已正之矣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補集註
封國之制孟子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二百
四十三人也金華邵氏曰諸侯雖有上中下士
惟上士常置中士下士有時而缺也諸說未知
孰是按王制云上士二十七人又云其有中士
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言其有者一有一
無之辭則邵氏所謂上士常置中下士有時而
缺者是矣二十七人者上士之數三分分陸氏讀去聲
其數爲八十一人則陸氏謂中下士之數大
人者是矣如方氏胡氏之說則中下士各八十
少如周氏之說則中下士之數太多故吳草廬
禮記纂言亦以陸說爲優此定論也至鄭註賈
疏則因王制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
三分十五字不與上士二十七人連文而次于
下當其下大夫之下故鄭氏通解爲並會之序
而於上士二十七人則以上九中九下九合之
爲二十七人由錯簡後儒已正之矣
封國之制孟子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與王制同周官大司徒則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孟子異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始皆益之此說最謬後儒陸農師易山齋金仁山輩並言周之幅員不廣于虞夏安得加封若此且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二十餘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必不然之事蘇子由嘗辨之矣唐仲友謂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二百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車制賦之壤不應如此之多則說又難通矣惠氏據尚書大傳謂諸侯受封必有采地封五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其君而

封爲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王制言采周
官言封二者必合而相備案大傳言百里諸侯
之國以五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
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此說合於孟子而
異於周禮惠氏假借附會以調和其說巧則巧
矣而非其實也李剛主謂百里專言土田山川
附庸則量功而錫不在百里內孟子曰天子巡
狩有慶慶以地是初封百里而其後慶地何算
故周禮約其數曰公不過五百里侯不過四百
里伯子男不過三百里二百里此說亦本之唐
仲友案周禮明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
制其域則五百里四百里乃其疆域於建國之
初已定之豈有豫約慶地之數而爲之制其域
者果如其說本文何以不云公之地無過五百
里侯之地無過四百里耶任釣臺又疑大司徒
文誤當是方百里五方百里四此亦不然職方
氏明言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
方四百里封侯則六侯若止方百里五則千里
當封二十公方百里四則千里當封二十五侯
職方之制合於大司徒其非誤文可知孟子與
周禮決不可合書云分土惟三仍以孟子爲正
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
此本白虎通之說按書傳民功曰庸其功勞附
大國以達於天子又王制註小城曰附庸庸墉
同猶屬城也二說雖與註異義皆可通任釣臺
曰春秋時有自附庸升爲子男如邾小邾有自
成國降爲附庸如紀季入齊鄫巫屬魯魯有自
必古原有此法案白虎通云有德之士封之必
先試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凡士
有功者亦爲附庸則古有其法明矣○左傳莊
公五年秋邾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註疏謂附
庸未受王命爲諸侯例當稱名故邾儀父稱字
爲貴之也胡氏則云中國附庸例稱字邾儀父
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稱名邾犂來介葛盧是
也按邾與邾皆中國附庸並非夷狄必分之則

邾當爲夷左傳叔孫都曰邾又夷也以邾地近戎故云乃反曰儀父中國例稱字此杜撰之說視比也

孟子此說與王制殊古者三公不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祇食卿祿公孤之爵不爲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王制非也

內臣之命降於外諸侯而祿則視之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者

元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也禮記纂言之說未允

四四倍之也

王制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孔疏命于天子者二卿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于其君者爲卿則祿不可等命于天子故視小國之卿○周柄中曰王制言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卿三大夫祿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倍大夫祿食百四十四人孔疏卿祿重故隨國之大小爲節則安溪李氏謂命于天子者其祿皆當四大夫非也孔疏次國三卿二

卿命于天子者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不命者視小國之卿祿食一百四十四人則李謂不命于天子者與大夫同祿亦非也二二倍之也

王制云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又云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似小國無三卿矣按白虎通引王度記云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則小國亦有三卿其一卿命于天子者祿當與二卿之不命者亦當有別鄭康成王制注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脫誤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李氏曰司馬法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命卿爲之則知雖畿外之小國猶一卿命于天子也二卿命于其君者畿內之國也○匯參集解云十一卿命于天子三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脫誤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李氏曰司馬法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命卿爲之則知雖畿外之小國猶一卿命于天子也二卿命于其君者畿內之國也○匯參集解云十

倍者不可減一倍者不可減惟四倍三倍者則可減且卿祿不減則大國次國小國之君所謂十卿祿者竟是一樣無分別矣故卿祿必有四大夫三大夫二大夫之別從此推上去才見君祿專指食九人言非如庶人在官之有等差也

卿命于天子者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不命者視小國之卿祿食一百四十四人則李謂不命于天子者與大夫同祿亦非也二二倍之也

王制云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又云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似小國無三卿矣按白虎通引王度記云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則小國亦有三卿其一卿命于天子者祿當與二卿之不命者亦當有別鄭康成王制疏云大國上卿命下卿一命小國亦三卿一命于其君此文似脫誤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李氏曰司馬法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命卿爲之則知雖畿外之小國猶一卿命于天子也二卿命于其君者畿內之國也○匯參集解云十

倍者不可減一倍者不可減惟四倍三倍者則可減且卿祿不減則大國次國小國之君所謂十卿祿者竟是一樣無分別矣故卿祿必有四大夫三大夫二大夫之別從此推上去才見君

祿不同觀注徐氏之說謂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見且國遞小則事亦遞少卿之僚友家屬與交際往來之費亦當遞減所以次國三之小國二之也○按次國小國之卿官名雖與大國同命與位則異周官典命云大國之卿三命次國如之小國再命孔穎達王制疏云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此命不同也春秋傳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是位不同也命與位既遞降所以祿亦遞降與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

王制諸侯之上士食三十六人中士食十八人下士食九人　御案云庶人在官者之祿有食九人至五人之差下士皆食九人無差者優士也○李中培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專指食九人言非如庶人在官之有等差也

此是專論下士之祿末節上農夫食九人方是論庶人在官之祿徐氏注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三字未當也淺說云末節只言在官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王罕皆曰下士之祿當以百畝食九人爲率方合中士倍下士之數徐氏至五人三字是預照末節而言但末節以是爲差自單指庶人在官者未嘗兼爲下士說也汪靈川曰下士必視上農夫九人之食無等差之殊以示別于庶人在官者注食九人至五人是下士亦有差了不必泥○下士有主無田說者注云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于官如田之入而已又有指有田說者說約云下士一位可想見其已仕之臣有田者也注中士之無田云宜指國學所養樂師所教之屬題鏡云下士一位是已仕之臣有田者也其數百畝有定額無增減所以末節不及下士至庶人在官有祿無田與士之有田不同且受祿有差如末節云云也則所謂同祿者只大概語耳至注所謂士之無田非指下士也如宿衛官中之公族與國學所養之賢及樂師所教之瞽皆是與下士在班爵之內者不同○案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惟已出之士無田則不祭則當未失位時其必有田可知王氏匯參謂上士中士下士皆無田其說不經不如說約題鏡之確但說約所云國學所養乃未命之士即下庶人在官者不得與六等中之下士同稱竊意下士中有田無田自分二種周禮地官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何喬新曰比長即上農閭胥族師則農夫中有才德者異其秩而增授田使令子弟傭閑民耕之以代其祿非如六官中之士食民租稅也　御製云古之田祿與後世異而鄉遂羣士之爵及祿又與王朝之士異蓋古有不命之士有無田之士比長閭胥皆耦耕之民也以其材力少優故進其爵等以率其曹伍雖

曰中士下士不過如秦漢以還之民爵耳必至
族師以上所轄稍衆其事較繁不能躬耕隴畝
然後倍授之田俾任餘夫備閭民以代耕又其
上則再倍焉惟州長遂大夫然後取於所在公
田之入以祿之耳據此二說則朝廷六等之下
士食民租稅有公田者也鄉遂閭比之下士備
民代耕無公田者也然有田無田雖異而其食
之供九人則一也

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

此解似與末節混作一項人看夫士而與府史
胥徒一例失貴賤之義矣豈先王班祿之道竊
意此句指士之未命者言故有同祿二字已命
之士與未命之士雖有已受田未受田之別而
其所食皆是九人末節指府史胥徒言故云以
是爲差而有食八人及五人之別焉　宋云趙
邠卿于此節注庶人在官者也其祿
人在官者食祿等差猶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
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考儀禮大
射儀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鄭注旅衆也士衆
食未得正祿謂庶人在官者又燕禮尊士旅食
于門西鄭注旅衆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
官者也說與趙合此節庶人在官者當依趙氏
專指未得正祿者言焦云儀禮尊士旅食于門
西鄭氏以庶人在官釋之是謂未得爵命之士
注以爲府史胥徒非也王制大樂正論造士之
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
官材論進士之賢者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
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
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
之士升于司馬隸于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
爵正祿者則羣食于官謂之旅食檀弓所謂仕
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卽此但未
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者趙注亦云庶人在
官未命爲士者非謂府史胥徒若府史胥徒官
長所除不命于君燕所不及與諸臣獻酬可乎

佃田百畝加之以糞

錢竹汀曰糞當依王制作分李中培曰分讀去聲卽等差之義與下五等義相貫音同糞訛轉爲糞但作糞田義亦通

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宋云王制孔疏云鄭謂庶人在官爲府史之屬者則周禮太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工人賈人及胥徒也謂此於府史胥徒外添出工賈二項考周禮有士田工田賈田官田皆是

庶人在官之田中庸云饋廩稱事則百工亦仰食於官儀禮賈人東面坐取櫝則賈人亦受職於朝末節庶人在官當依孔氏兼府史工賈胥徒而言其義乃備李云差字或云以繁簡爲差考周禮府史胥徒之數多寡不齊事繁則宜廣設其人安有繁簡一律而令受祿有偏枯或云以勤惰爲差然人有始勤終惰者終勤始惰者既不能盡一概從而更之不勝其煩且執政者得上下其手矣安可定爲令周禮序官大宰府

史胥徒下賈公彥云按王制下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並亞於士故曰庶人在官此說爲是○案石渠奏議以陪臣是庶人在官亦備一解

惠公費邑之君也

春秋時有兩費其一魯國之費成十二年晉使吕相爲季氏邑其一滑國之費初爲庠父邑後絕秦曰殄滅我費滑至子思時其亡久矣費惠公薛仲常以爲庠父之後非也蓋卽季氏之後

僭稱公者王伯厚引楚世家有鄒費鄒邳金仁山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閻百詩又引吕氏春秋以滕費則滕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魯人攻鄫曾子辭於鄫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僭如小侯畢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其爲季氏之强以邑爲國而僭稱公殆無復疑○季自行父專魯世號强宗經傳備書取卞取鄆取邾田皆近費之地季之封殖自廣至於昭哀再逐悼繆益孱魯已不能臣

之不得不分國而理季始釋魯政稱費君故當
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
削也滋甚國分則削矣而說苑亦載曾子居費
與費君語殆卽此費惠公專事蓋方立國之初雅
尙禮賢之典其卒不至如釋沃之于冀田之于姜
韓趙魏之于晉者亦賴諸賢之周旋其間歟

顏般補集註

顏氏世系云無繇生般則般殆顏子之
子故與子思同時歟人表費惠顏敢與王愼長
息同列四等敢與般形近而訛愼與順則字通
也

亥唐晉賢人也

惠云亥唐韓非子作唐亥或孟子傳寫倒其名
字也焦云亥唐亦作期唐亥之爲期猶箕之爲
荄也易箕子之明夷一作荄茲

禦止也

王念孫曰不畏強禦禦亦強也牧誓弗迓克奔
鄭本作弗禦注云禦謂強暴也克殺也不得暴
殺糾師之奔者昭元年強暴已甚又吾軍強禦
春秋繁露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二字
同義訓爲禦止善人非也○按詩曾是強禦朱
注暴虐之人也此禦人亦當作暴虐訓強奪人
物于國門之外卽今所謂強盜也若訓爲止則
下節斯可受禦及猶禦也俱不詞

越顚越也

汪氏聲曰越于也于猶取也凡民所由得罪以
冠攘姦宄殺于人取其貨也袁武曹曰凡盜賊
殺人未聞有顚越人當從趙注訓越爲于趙注
越于皆詞也殺于人取于貨閱然不知長死者
諉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不待君之教命
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烈
明法王念孫曰莊子使士敦劍注敦斷也是敦
有割截斬斷之義趙讀諉爲敦故訓殺焦氏循
曰趙言凡民無不得殺卽是不待君之教命言
遭遇此殺人取貨之人人卽得而誅討之不待
教令而誅故不須辭問國語魯大夫辭而復之

注辭請也不須請問極言其當討也黃度尚書說云凡民殺人頭越人以取貨者人所共惡皆得討之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眾人殺之無罪孟子曰不待教而誅是也罔不譈夫人得而治也下惟朕懲非王莫治也吳氏程曰古之人斷獄必有教戒之詞茲不待教言欲殺之速所謂不以聽也下教之不改對此句說趙鹿泉曰此乃無所辭罪之意猶言法無可寬也謝濟世云從俗則與受賜無異曰殷受夏周受殷言不特康誥有明文三代皆至今功令煌煌在人耳目

有嚴禁于今爲烈言至今功令煌煌在人耳目也

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較角逐之義訓較爲奪與上取非其有相合若張氏以爲較所獲之多少此正禮之所有不得爲弊俗觀周禮獲禽取左耳可見矣周理衷曰皆執笏孔子簿正祭器是以祭物先疏於簿也

獵較之俗大抵出自三家豐卷將祭請田子產不許是因祭而獵惟諸侯得行之大夫不與焉魯自三家僭禮則擬於君祀豐於昵則以多品異物爲觀美於是有田獵較奪之事孔子不正而先簿正祭器蓋陰以禮裁之若謂魯人之書俗則孔子爲政能使市不飾價獨不能革此陋俗乎且庶民之祭豈得用四方之食而煩孔子之簿正乎譚梁生曰孔子亦獵較非孔子身在田獵角逐中謂孔子爲政不革其俗也孔廣森曰魯人獵較孔子爲政亦聽之而不禁非身從而爲之也○案獵較但云從俗則與受賜無干蓋較禽獸是取物不以禮也夫爭競以取聖人且姑聽之況交道接禮是揖讓以取君子顧不受乎

先以簿書正其祭器

簿笏也左傳杜注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徐廣云持簿手版也孔疏笏所以簿疏物古貴賤皆執笏孔子簿正祭器是以祭物先疏於簿也

衛孝公

金云出公拒父爲不孝其臣諱之以禮律嫡孫當承重繼祖不以父命違王父命故特以孝謚

之以掩其非耳翟云檀弓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羊以爲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當時臣下之論以掩非想有之矣至其人兩論更無足怪蒯瞶論莊公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兩論臧云稱出公因輒出奔八年後復入立九年而卒論孝公猶魯文公夫人不允於魯文公薨而見出曰出姜將行哭而過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衛人宜亦有以嫡孫當立爲孝者因謂之孝公矣此孟子之文可補史記之闕者也○案衛

懿公論衡作哀公魯哀公人表作出公滕定公文公世本作考公元公此一君兩論之證

委吏主委積之吏也

孫星衍曰周禮遺人掌郊野縣鄙之委積司徒之屬司會則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冢宰之屬孔子是爲遺人之官會計是司會之事當者讀如奏當之當謂料量委計上之司會適當國家會計之數也

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

毛云趙注主苑囿之吏主六畜之芻牧者案苑囿乃囿人所掌只遊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無芻牧者周官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機杙也所以繫牛凡牧人掌牧六牲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史記謂之司職吏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周柄中曰甸與乘通毛詩良是朱子序說既謂乘田卽職人而此句乃承趙氏之誤則失於刊正故耳案甸一音實證反與乘同音陳祥道曰古者或以甸爲乘周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是也或以乘爲甸左傳揮良夫乘中甸兩牡是也蓋甸者乘之地乘者甸之賦也周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充人云祀五帝繫於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不在牢者繫於國門使養之司門云祭祀之牛牲繫焉則所謂職人者指牛人充人及監門人此皆以養犧牲爲職者也

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
公羊傳穀伯鄧侯來朝失地之君也其稱來朝
何穀鄧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國亡土來朝託
寄也左傳齊侯滅萊遷於郳孔疏郳卽小邾也
二年傳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小邾附
屬於齊故滅萊而遷其君於小邾使之寄居以
終身也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

焦云執贄引見必由將命傳之故謂之傳贄劉
履恂曰庶人不傳贄非無贄也但不傳耳士相
見云庶人來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是無儐相
傳贄也下云大夫士則奠贄再拜稽首若他邦
之人則使儐者還其贄是有儐相傳贄也盛庸
三儀禮說云始見於君用贄兼大夫士庶人言
儀禮士相見篇奠執之儀獨言士大夫者以君
於庶人則不答拜也庶人執鶩見大宗伯文教
繼公謂庶人不用贄誤矣
皮冠田獵之冠也

欽定周官司服案云冠弁韋弁禮服之
冠也皮冠蓋加於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亦
以禦雨雪楚子次於潁尾去皮冠而與子革語
必非科頭也可以見去皮冠而仍有禮冠矣如
皮冠卽韋弁則衞獻公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
甯二子何怒乎以其爲田獵所有事之冠故招
虞人用而禮冠中不數也
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
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張惕庵曰游車載旌游車王之游車卽木路田
獵乘之最尊故以招大夫旂諸侯所建以招士
旃孤卿所建以招庶人亦寓尊卑之義罕階云
通帛爲旃質素無文象庶人之未有文采也交
龍能變化象士之能變化也析羽皆五采象大
夫之變化而文明也汪武曹曰旂者諸侯所建
旌者王游車所載旃者孤卿所載而孟子乃稱
招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何也禮書云游
車載旌大夫從燕游之樂者也故招以旌諸侯

載旂士諸侯所禮也故招以旂孤卿戴旜庶人
卿所治也故招以旜左傳又謂旜以招大夫弓
以招士與孟子不同禮書曰王制謂上大夫卿
則卿孤上大夫也弓聘士之物也詩云翹翹車
乘招我以弓則招大夫以旜招士以弓以其當
用者招之未必先王之禮如是也○閻云左傳
昔先君之田也旜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
招虞人此說不可信凡田獵君戴皮冠故卽以
其冠招虞人虞人至君乃先示以田獵之期告

以田於某所庶幾虞人妥除其草萊爲可陳之
地招之須及早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于狩之
人豈待招而後至哉孟子緣答虞人以皮冠遂
連類而及士大夫庶人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
威耳後人不體會孟子反拘左氏而謂此四招
者皆田制拘矣

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余隱之曰君有大過貴戚之卿反復諫而不聽
乃易位此乃宗廟社稷計有所不得已也若進

退廢立出於羣小閻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
彼卿哉數語斷定漢唐之失至云三仁于大義
有虧則不然注云三仁不能行之於紂霍光乃
能行之於安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執
一論也此說平允蓋三仁雖親戚然其職則臣
霍光雖異姓然爲大將軍故其權有不同也○
天子有易位者帝摯荒淫諸侯迎堯立之厲王
虐萬民弗忍流王於彘周召立宣是也諸侯有
易位者惠公在秦晉立子圉成公在晉鄭立髡
頑襄公被執宋立子魚是也故曰諸侯危社稷

則變置

杞柳桮柳

案說文云杞枸杞柳小楊也爾雅云楊蒲柳所
謂蕙澤之蒲是也埤雅曰柳柔脆易空之木與
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初學記曰杞柳
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木理微赤故今人以
爲車轂今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杞柳
也

桮棬屈木所爲若巵匜之屬

趙注桮棬素也疏桮素樸也棬器也蓋一曰覆頭作也今之考證以說文桮匳也棬匳也又六書正譌飲器俗作盃杯並非則本爲一器素樸之義未知何據案說文桮匳也又云匳小杯也無器蓋一曰覆頭語乃唐韻等書語桮即今盃杯字明矣注言桮素是以素釋棬蓋讀棬爲圈如爾雅檴落注可以爲桮器素疏某氏曰可作圈者素之言質故疏言樸又以樸釋素

乃既勤樸斲之樸說文注土曰坯木曰樸者未成器之名樣式之意疏之繆多矣此尙非無據凡造圜器皆先作圈注殆以桮之取用不一而圈必取諸木故以桮棬爲作杯之圈謂之爲素正是一器意唯音義丁氏以棬爲盌疏又引說文以爲盂則似桮棬爲二器蓋相傳異同然其屈木爲之則一也

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荀子性惡篇工人斲木而成器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木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曰檃栝之生爲枸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皆與告子此說同見四書攷異○劉寶楠曰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按告子論性以無善無不善爲說其比之杞柳者以其生而自然條達正見無善無不善之意與性惡之說似不相近

湍波流瀠洄之貌也

說文湍疾瀨也集韻類篇同史記河渠書水多湍石不可漕湍之言遄也爾雅瀠遄疾也前漢溝洫志水湍悍難以行平地註急流曰湍淮南註亦云湍水行疾也質以墜形訓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之文益覺波流瀠洄之貌爲未安當如必觀其瀾句註曰水之湍急處瀠玉篇小水貌楊雄甘泉賦梁弱水之漉瀠兮註絕小水也洄音洞說文从口中象洄轉之形案湍字有訓疾急

者有訓濛洞者二義相兼其義始備

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楊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案善惡混者謂性中善惡兩具也性無善無不善者謂性中善惡兩無也

兩具也性無善無不善者謂性中善惡兩無也

湍水不東不西正見無善無不善之意與楊子說似小異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案白虎通性情篇曰性者生也禮記樂記篇鄭

注曰性之言生也故性與生古字通用荀子禮論篇天地者生之本也大戴禮禮三本篇生作性

性戰國策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雎傳生作性

並其證也生之謂性猶云性之謂性故孟子以白謂之白破之上字作生下字作性猶公孫丑篇有仕於此作仕夫士也作士彼士仕同字此

生性亦同字告子此說卽所謂無善無不善者其意若曰所謂性者止是性而已矣論者但當就性言性其善不善皆非性中所有不必論也

此是告子論性之本旨故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上文杞柳湍水之喻皆從此出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意林錄孟子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文選雪賦注引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劉熙注曰孟子以爲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

性不同趙註本此今劉氏注雖亾而此條猶以附於選注得存○又司馬公疑孟曰孟子言白羽之白云云告子當應之曰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

四書辨疑曰謂有闕文者誠是上白字之上當復有二白字異於白者言長異於白也三字乃一段總意謂異於二字爲衍者非也江西一儒

者謂異字是一句告子以白喻長孟子謂此二
事不同不可引以爲喻故曰異案獨以異字別
句於字終爲衍矣則長是而別之當以異於
二字蓋歎告子之說可怪異如論語云異乎吾
所聞也梁惠王上篇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
愛也此異於二字之見於本經者於亦語之韻
絶則著例於爾雅釋詁

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

告子言杞柳言湍水言生之謂性言色食性也
又言性無善無不善自始至終皆堅持一說未
嘗屢變求勝嘗著告子言性篇今附於左○告
子論性其言雖多要其歸宿不外乎生之謂性
一語朱子訓生爲知覺運動是也甘食悅色亦
知覺運動之所有事故又謂食色爲性目之視
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饑而知食寒而知衣無
善之可言亦無不善之可言故又謂性無善無
不善性無不善桀紂非也性無善雖堯舜亦非
也故生之無善無不善象夫杞柳之暢茂直達

氣者是必欲求其善者也而何求乎知言必本
於窮理養氣必本於集義而義理皆非吾性所
有者皇皇然窮理集義於外是自擾其生之性
矣何以異於戕杞柳決湍水哉故但固守其心
而無所矯揉造作焉雖不得於言而知覺運動
之用無害也雖不得於心而知覺運動之體自
如也蓋告子以知覺運動者爲性而以勿求於
心勿求於氣者爲學其展轉乖謬總由指氣爲
性而舉仁義禮智之理悉目爲外鑠其所蔽在

此孟子所以與之反復辨難者亦在此而不但
告子也老子有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之說矣莊
子有伯樂陶埴犧牲圭璋之說矣佛氏有作用
是性之說矣惡爲心害善亦爲心害者陸子靜
之說也氣卽是性性卽是氣者王陽明之說也
以讀書爲支離窮理爲務外沾沾然動其喙者
至今未已也告子之流毒固未息矣○案告子
以杞柳爲性集註謂如荀子性惡之說荀子謂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蓋凡非天性而待矯揉
以作爲之皆謂之僞是卽告子以人性爲仁義
意也告子又以湍水爲性集註謂近於楊子善
惡混之說楊子謂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
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
馬與蓋氣以帥志而後有所作爲故謂氣爲適
善惡之馬至謂修善則善修惡則惡是以善惡
謂性之所有而成於修告子則以善惡爲性之
所無而生於習故以水喻性任人自分東西亦
與楊子說小異而意自相近皆非性之本來面
目至佛氏則又謂作用爲性蓋謂目之視耳之
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此正合與告子
子有伯樂陶埴犧牲圭璋之說矣佛氏有作用
是性之說矣惡爲心害善亦爲心害者陸子靜
之說也氣卽是性性卽是氣者王陽明之說也
以讀書爲支離窮理爲務外沾沾然動其喙者
至今未已也告子之流毒固未息矣○案告子
以杞柳爲性集註謂如荀子性惡之說荀子謂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蓋凡非天性而待矯揉
以作爲之皆謂之僞是卽告子以人性爲仁義
意也告子又以湍水爲性集註謂近於楊子善
惡混之說楊子謂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
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
馬與蓋氣以帥志而後有所作爲故謂氣爲適
善惡之馬至謂修善則善修惡則惡是以善惡
謂性之所有而成於修告子則以善惡爲性之
所無而生於習故以水喻性任人自分東西亦
與楊子說小異而意自相近皆非性之本來面

此卽與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同韓昌黎原
性篇謂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等上焉者善焉而
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
是又所謂性有善有不善焉凡此皆就氣質之
性言其說各滯於一偏似是而非大悖乎道故
孟子皆力闢之若義理之性則統賢愚而一致
初無差別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是也孟子
矯當時不知性者之弊故曰性善此性之本體
其不善者正由習染之汚耳豈民彝懿德之本

然哉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而學於孟子則孟季子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則孟季子之言重相駁難全背孟子殆別一人故注無文歟乃疏忽言季子卽下卷季任爲任處守者詫異獨出情理之外

伯長也酌酌酒也

錢大昕曰先酌鄉人此鄉飲正齒位之禮其時鄉人伯兄在賓位當以齒序所謂鄉黨莫如齒之者趨走以教敬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又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禮書云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立尸周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迎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守祧若將祭則各以服授尸鬼魅之序言神祇祖考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立尸周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迎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守祧若將祭則各以服授尸鬼魅之序言神祇祖考而詩稱公尸則凡祭有尸矣○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傳曰舜祀唐郊丹朱爲尸又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曾子問曰卿大夫爲尸於公則凡尸皆貴者矣祭成祭喪者必有尸之敬以分不以年而弟則幼於我者弟非長而我亦有當敬之時則義在敬不在長而彼長而我不能答也及孟子有敬叔父敬弟之難叔父長之說不攻自破矣厥後季子再難不能更執長字方知孟子立言之妙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

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

此大夫士之禮歟蓋喪禮始喪而奠則無尸以
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
祭祀同几則二尸儀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
祭也○通典祭所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
飽孝子之心也夏后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
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續停驂録
云曾子問尸神象也此言極有意義古人用尸
以象神正是欲收斂生者之精神以奉祭與思
成羹牆之義合文公謂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
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
着他歆享此近於巫覡之說○宇宙大疑誼云
謬哉古祭之有尸而以孫爲之孫爲之其父北
面而事之而曰明子事父之道詎非夷蠻之道
哉然則何以誤言於古也尸主也謂木之爲主
也祭成喪者必有尸以其主立也祭而有尸所
以出主也尸必以孫孫抱木主而出也孫幼不
能抱及無孫使人抱之所以抱其主也夫婦共
尸二主之合抱也始死無尸未立主也神具醉

止則非尸食儼如在也皇尸載起還主於廟也
舉爵解詔安尸所以安主也故曰尸象神也以
木而象其神以有依也若宋大儒反以精神求
通於祖宗則信經之習何其過甚哉○趙鹿泉
曰古禮之繁曲可議莫如祭必用尸孫爲王父
尸所使爲尸者子行也而北面事之則父且敬
子何況兄弟此不言子獨言弟特取與敬兄對
文蓋據儀禮嗣舉奠之禮祭自君夫人賓三獻
既行則有上嗣舉奠以獻尸而後行酬既醉之
朋友謂衆賓君子有孝子謂主祭者長嗣也則
尸用衆子或從子是其弟矣而註疏家又謂天
子以諸侯爲尸故稱公尸皆古說迷離處○李
中培曰案曲禮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然則爲
尸者必無父之子也祭統又云父北面而事之
所以事父之道也夫父拜於下而子端坐於上
子心難安恐非先王制禮之意然則合曲禮之
說推之祭統所謂父乃世父叔父耳孟子所爲
以叔父與弟對舉也

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
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章句曰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
不能使二子爲不仁案史記微子是紂庶兄比
干則但云紂之親戚如孟子此文則是微子比
干皆紂父帝乙之弟矣與史不合顧氏日知録
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敢以紂爲兄
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
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夫舉兄之子何足以

該弟此論殊不可通據趙注云紂爲君又與微
子比干有兄弟之親疑趙氏所見經文作以紂
爲兄弟且以爲君弟字誤爲之子二字非特不
合史記卽以趙注案之亦自不合矣朱子集注
云疑此或有誤字殆已見及此因無左證不敢
質言耳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
若非虛字性之可以爲善全從若字看出唐宋
文醇李翺復性篇 御評云情牽性則善

失性則不善是所謂善者乃順其性而發之若
乃放縱邪辟如程子所謂情其性李翺所謂情
之所昏終身不見其性則非所以爲若矣○趙
註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賅情情則從
之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眞所謂善也若爲不善
者非所受之才之罪物動之故也孫疏以惻隱
之心仁也八句民之秉懿二句爲能順其情以
爲善而才從之南軒云若訓順書曰弗克若天
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順其情則何莫非善謂

循其性之本然而發見者也有以亂之而非順
是則爲不善故曰非才之罪也程子曰若順也
謂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矣方云告子或說
皆非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近之而彼
亦不知何以可爲善何以可爲不善也夫性不
可見乃若其情而亦不可見乎苟因其感物之
際而推其本然順其自然則與之言堯舜文武
微比末有不欣然喜者與之言象與瞽瞍言紂
與閎夭未有不艴然怒者蓋但可以爲善矣○

俞曲園曰性與情若果有表裏之分則公都子所舉三說皆自論性孟子何獨與之言情乎蓋性情二字在後人言之則區以別矣而在古人言之則情卽性也呂氏春秋上德篇此之謂順情性篇以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喜怒哀樂愛惡爲六情夫無喜怒哀樂愛惡則仁義禮智信也下章孟子言牛山之木則曰此豈山之性也哉其言人則曰是豈人之情也哉然則性情一也以六書而論性從心生聲情從心青聲而青亦從生聲故從生從青之字於義得通釋名釋兵曰旌精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註引作爰精目旌從生聲精從青聲古字通用而謂性之與情若冰炭之異此必不然矣荀子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此蓋古義如此孟子之於荀子不能有異特孟子言之性善而情亦善自荀子言之性惡而情亦惡此則其說之異也荀子性惡篇引舜之言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楊倞注曰引此亦以明性之惡是可見古人言性必言情孟荀雖異要未嘗區性與情而二之也白虎通情性篇以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喜怒哀樂愛惡爲六情夫無喜怒哀樂愛惡則仁義禮智信於何見之惻隱之心仁也獨非愛乎羞惡爲義正義也獨非惡乎孟子以惻隱爲仁羞惡爲義正是以情見性若如白虎通之說則仁義屬性惻隱羞惡屬情不可合矣此蓋襲禮記而失之禮記運篇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行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夫以人情對人義非以人情對人性則人情卽人性也蓋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故此七者謂之情可也謂之性亦可也後人不達此義妄有五性六情之說遂以性情分屬陰陽而孟子此章之旨晦矣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

疏性之動爲情才乃性之用也上以達乎天下
以達乎地中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爲善者乎
似較程張說爲爽直又云有物有則是謂性之
善能秉其彝是謂才好是懿德是謂情○李岱
雲曰總註謂才字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程
子專指其稟于氣者言程子以才專屬氣而不
關於理其說非也以孟子之說推之才卽性之
能情發於性才隨情而動原非兩物如孩提愛
親稍長敬長無不知愛敬無不能愛敬若謂氣
不補出氣稟不當信程子不補出義理

蒸詩作烝
蒸必是烝之誤加草孫氏作音義所見本尙不
誤故無說朱子偶憑誤本不正其非今且亂及
烝嘗字
則法也
則字從天字生出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詩
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帝天自有則也惟帝

物有常性民所秉者彝則善乃其常而不善非
其常民所好者德則好善是其常好暴非其常
也
賴藉也
阮芸台曰賴卽嬾也說文嬾解也賴贏也月令
贏卽是不可以賴富歲子弟多賴卽富歲子弟
多嬾耳嬾與暴俱是陷溺其心若云豐歲多善

未聞飽煖之家悉由禮義者矣案貨殖傳地勢饒殖無饑饉之患故多皆窳徐註皆窳苟且惰賴之謂也賴一作嬾是賴與嬾通

麰大麥也

麰大麥此趙氏舊註引周頌來牟爲據毛傳以以麥訓牟並如字字書作麰音同牟字或作麥

鄭氏箋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孔氏正義卽引趙岐孟子注釋來麰爲大麥而已直稱牟麥爲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歐陽公詩本義云牟者百穀中一穀孟子言麰又言麥明非一物若謂來牟爲麥則非爾麰既不爲麥而於爾雅亦無他訓詁芻考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吳斗南遂謂詩美后稷卽有邰家室張敞傳后稷封於蔡師古曰蔡與邰同然則來牟之來卽蔡之省文耳牟訓麥之外又爲器名故志以牟與豆邊偕言之內則亦云敦牟敦器也思文之詩貽我來牟

帝命率育蓋言帝賜黍稷之器使后稷祈穀以均養四方之民與生民詩所謂于豆于登義同臣工詩言於皇來牟終之以迄用豐年所以歌詠祈穀之應也然則所謂來牟者指言后稷初封所賜祭器詩文從省而毛鄭乃有赤烏牟麥俱來之誕宜爲歐陽公所不取王伯厚曰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爲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毛鄭之說二家所據乃臆度僞太誓不可知之言案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受瑞麥來牟一來二麰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來字卽麥字之半或如廣雅來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爲非案說文曰周所小麥麰大麥之說則有之而謂孟子所言非一物豈其然耶

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麥辭君曰麥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

孟子兩言日至千歲之日至冬日至也至於日至之時夏日至也劉麥無過夏至月令孟夏之

月麥秋至乃大概言之然有先四月熟者有後四月熟者要及夏至則無不然故言皆熟乃舉最遲者以盡其餘而下別言不同此時有不熟則無可復待有盡去爲晚禾地矣講家因註闕文不審麥候遂解日至爲渾言麥之日則上下兩至字徒成複沓

子都古之美人也

子都鄭公孫閼字見左傳蓋鄭莊公所嬖者姣注言好足正穆姜言棄位而姣杜釋姣爲淫之詩祇攪我心攪亂也玉篇攪字或體作搰漢書

過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

草食曰芻穀食曰豢本注文今脫猶存疏末引說文牛馬曰芻犬豕曰豢爲解集注因而兼用之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在物處物之解至精視僞疏妄分理出於性命天之所爲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爲直說成義外者遠矣然竊謂人心之同當言仁對義而獨言理純乎天理之謂仁則言理其即言仁歟

梏械也

音義載丁云利害之亂其性猶梏梏之刑其身故喻之疏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爲如梏之械手也則更明○趙注本梏字當作牿按易童牛之牿取抑止之義抑止其善心而善心日就亡滅似較作梏訓械者於理爲順○王引之曰梏牿皆捁之訛與攪字同從手不從木亦不從牛詩祇攪我心攪亂也玉篇攪字或體作搰漢書

梏毛羽李注字書或從手卽古文攪字所謂攪擾也若謂擾亂趙注其所爲萬事又牿亂之也當音古巧切而丁公注乃音古沃切失之矣馬云趙注其所爲萬事又牿亂之是以亂訓牿詩祇攪我心毛傳攪亂也詩有覺德行禮作有梏德行是梏與覺古通趙氏讀梏爲擾故訓爲亂丁氏以爲桎梏非其義也

或與惑同

按史記賈誼鵩鳥賦眾人或或分漢書文選皆

作惑漢書高五王傳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注通作惑後漢書班固東都賦以變子之或志文選作惑惑怪也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吾見亦罕吾退而寒之者至又不專心致志則王之不智不得怪孟子也○注云或疑怪也疑怪二義雖一意轉注然微有不同舊主怪字說言王之不智無足怪者觀於寒者多而聽誨不專如此雖有天下節言寒者多今夫奕之爲數節言聽誨不專惟寒者多故聽誨不專二節相承爲義雖欲智得乎今按疑主疑字說不專非關不智章末云爲是其智不若與曰非然也主疑字說首尾相應

言勿疑王爲不智王之不善勻寒者多而聽誨

奕秋善奕者名秋也

博物志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皮日休原奕謂奕之始必起自戰國縱橫者流豈曰堯哉然孔子已言博奕則奕非起於戰國也漢張衡傳云奕秋以棋取譽子華子云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當奕之時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之深情有暫暗笙滑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當算之推有鳴鴻過者彎弓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二五則不知也非二五之推算有暫昧鴻鳥之也此段文全從孟子脫胎又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王厚齋謂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

而能掌尤美也

埤雅熊似豕堅中山居冬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掌美○爾雅羆獵者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熊力猶猛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爲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熊之美在掌烹之難熟晉靈公殺宰夫之腜熊蹯不熟者而楚成見圍請食熊蹯而死以其難熟冀於外救也

嘻咄啐之貌

趙注嗥爾猶呼爾咄啐之貌音義嗥呼故切咽
叱也啐呼也焦云左傳江芈曰呼役夫呼發聲
也役夫賤者稱怒而稱以賤者而先怒發聲爲
呼則呼爲怒聲道中凡人以其賤已故不受若
訓爲號則行道之人招之使食未見其心不肯
食也

不屑不以爲潔也

正字通云凡遇事輕視不加意曰不屑孟子不
屑就不屑去乞人不屑是也按謝靈運詩豈屑

未代誚注屑顧也後漢馬廖傳不屑毀譽注屑
顧也是屑有顧訓詩不我屑以猶云亦莫我顧
也此言蹴爾而與則雖乞人亦不顧而去也
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

得字時解通爲恩德之德與字趙氏訓爲施與
之與按以萬鐘施與而使人懷其恩德似非不
是二物則樴棘亦當作二木

辨禮義者所能窮意得我者有求於我向我而
稱貸也詩夸毗疏云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

柔公羊登來之也何休曰登讀曰得得來之也

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也集韻凡有求而獲曰得
此言已得萬鐘則窮乏之人皆向我請求而稱
貸也

貝也

心如穀種

天地如果核人乃核中仁人心之在身亦如核
之仁故曰仁者天地之心仁者人也仁人心也
核仁中又含些子是謂性是謂心之神明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無名卽名何云無名注非手之用指也好

樴棘小棗

李氏惇曰趙注棘小棗所謂酸棗也集注同然爾
雅樴酸棗注樹小實酢則酸但釋樴字與棘無
涉釋木又一條終牛棘注卽馬棘也刺粗而長
當引以釋棘字樴棘不得混爲一也上句梧檟
是二物則樴棘亦當作二木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按狼猛而敏疾能自顧其後故書傳多稱狼顧
而疾不能之說則朱子以意言之非確解也坤

雅引孟子此文而說之曰狼牲貪暴爭食以養口體而常以害其身者此說最善狼貪以害身養口腹之人以小害大有貪饕之病故曰狼疾人猶國策云有窮疾也疾本籍字之誤言其繆亂也按蒙恬傳此四君者皆爲大失以是籍於諸侯注言惡聲狼籍布於諸國是以狼籍作惡名解○按狼之喻最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扈言其專愎則曰狼狽言其不恤則曰狼藉言其乖謬則曰狼

狽

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

趙鹿泉曰案此言則是宋時孟子本有別朱子猶見舊本也所謂今本不知何等本既有舊本又明有注即使義短要是東漢及今還當兩存待考比方乃較量意亦未見不可存竟自違棄

疑事毋質之謂何○校勘記云朱子誤矣趙注既言比方安可因近本之僞而疑之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其大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云比謂比方也今本譌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今本比亦譌此○案注以耳目心三者皆天所與則此當作比王引之曰徐鍇說文注比皆也齊策再戰比勝秦策死者比是是也然當以此字爲正天之所與專指心性不兼耳目趙岐注此乃天所

與性情又章旨云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老泉云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南軒云天之所以與我是天理之存於人心者也西山云惟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所與此其大者焦云案孟子之意自以大者指心小者指耳目小者不能奪是思則得也趙注以大者指性小者指情慾情慾即耳目之蔽於物緣性善故心能思立其大則心之思有以治耳目之聽視不立其大則耳目聽視有以奪心之思趙

氏以性情言之蓋小固屬耳目大亦不離耳目則爲全其善性卽爲養其大體以耳目奪心則蔽於情慾卽爲養其小體趙氏恐人舍耳目之視聽而空守其心思故不以心與耳目分大小而以善性情慾分大小此趙氏探知孟子之旨不以發明之也諳勝惡卽解立字非謂天以善性與人卽是立不待操存自能使小者不奪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心之慈惠曰仁心之裁制曰義仁義存諸已無不盡曰忠仁義施諸事無不實曰信而且樂此仁義理智之實雖歷久而不倦性分之榮孰有榮於此者乎此天爵也

趙孟晉卿也

示兒編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謚文子稱趙孟武之子曰成成之子曰鞅又名封父謚簡子亦稱趙孟案吳斗南云趙盾字孟故其孫皆稱趙孟

膏肥肉粱美穀

趙註膏粱細粱如膏者此猶山海經之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郭註謂味好滑如膏者也集註分膏爲二物膏肥肉粱美穀與韋昭國語註同案下文文繡文是衣繡是裳月令文繡有恆鄭註文畫也祭服畫衣而繡裳文繡是二物膏粱亦當二物集註爲長蔡澤傳持粱韜肥索隱曰持粱謂作粱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韜肥謂食肥肉也可爲注證又左傳粱則無矣麤則有之疏云食以稻粱爲貴故以粱表精則粱字亦是概指黃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

黃稗二物黃者芧之始生鄭孔釋詩皆如此不可食而有可用故詩美歸黃書貢包芧謂其可以供祭子曰芧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是異於穀者稗有白黑二種粒細可爲粉食農家往往於田畔下濕處種之無水旱易成實以備荒是近於穀者又有莠類黍俗謂之狗尾草亦無水旱以食畜能令牛強然則五穀不熟所不如者亦多矣

○案趙說非也韻府云稊一作荑莊子云道在稊稗是也齊民要術引孟子作稊長短經同王恆齋曰莫本字卽稊稊禾之弟稗是禾之卑賤者稊穗如粟有紫毛卽烏禾也爾雅名茭陶宏景謂荒年可代糧稗亦有兩種水稗生水中旱稗苗葉似糝子段玉裁曰稗有米而小故小說謂之稗說小官謂之稗販程瑤田曰凡物稗小者皆目之以弟稊稗於五穀若尊之於卑兄之畜弟也又嘗疑稊卽藜淮南云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說者以離爲水稗不知非稗也乃稊也稗熟不先於稻今北方於大穫之外種稗復種藜又藜無地不生貧民爭埽取之以爲禦冬之糧他物不足以當孟子五穀不熟反不如之者是藜或卽稊歟

穀弓滿也

南軒曰穀者弩張向的處也射者期於中鵠然弭之教人使志於穀鵠在彼而穀在此心存乎此雖不中不遠矣學者學爲聖賢也聖賢爲而可至哉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則不遠心之所同然者人所共有也學者亦存此而已存乎此則聖賢之門牆可漸而入也段玉裁曰說文弩張弩也孟子弭之教人射趙注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心專時也弭不爲拙射變其穀率趙注穀弩張向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案趙注本謂用巧如註訓爲弓滿則專是用力而非必中矣紀蔭田曰時解以兩學者就學射學匠而言此自是遵注但細玩章意與其將戒勉正意補於言外曷若卽將兩學者作爲聖賢之人解必志於穀爲材力不及者言卽求退故進之意必以規矩爲材力過高者言卽由兼人故退之意

四書集註攷證卷之下第五

高郵王士濂述

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廣韻廬字下注云孟子有屋廬子著書○鄭樵通志氏族略曰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珊之法○案屋廬子未聞著書卽在當時有之孟子之徒豈應言彭珊之法廬廬字別或爲別一人歟

親迎

郊特牲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又云壻親御授綏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說苑夏公加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拜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傅母之教事敢不敬拜○禮書曰將迎則齋戒居外及初婚之時父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帥以敬先妣之嗣子諾乃行主人迎於門外賓執雁從至於廟門揖入升階奠雁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婦乘以先俟於門外此所謂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彄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

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耳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婦人三月壻見之儀存焉○親迎之禮自諸侯至士庶皆行之天子之親迎則禮無明文左氏謂天子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後儒或從左氏或主公羊然當取唐陸淳尊無二上不當親迎之說以爲定論或言無禮文可徵不知禮固有即此可以通彼者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沒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推之則天子之不親迎可知矣或問然則諸侯即位而娶無命之者亦不親迎乎曰是不然諸侯雖無父命有王命古者諸侯之娶告於天子天子命之故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始也夫有天子之命則親迎焉宜也若天子則眞無命之者也

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

趙注岑樓山之銳嶺者音義山小而高岑曰樓者蓋重屋爲樓亦取崇高義寸木高於岑樓猶韓非子所謂立木材於高山之上者也○潘云岑樓作高山解樓當作嶁嶁山頭也本末字均從下木字來不揣其本之本而且齊其末故寸木高於岑樓○李申培曰下一字爲本物上一字爲借喻如斗室蝸舍阿房蜩廬之類○王念孫曰方言岑高也廣雅岑高也釋名岑嶄也嶄然也岑嶄聲相近故岑鼎二作讒鼎岑與嶄皆言其高也趙氏坦曰古侵韻與東通明堂位崇鼎呂氏春秋作岑鼎左傳讒鼎正義以爲即明堂之崇鼎據此二說則岑與崇高義同岑樓者崇高之樓也上有方寸之木句則木與樓意

紾戾也

樊廷枚曰紾兄之臂猶言絆兄之手非徒拗折而已小爾雅繆而紾之謂之紲紲者施於馬牛及罪人也考工記老牛之角紾而音注紾讀爲珍縛之珍紾尙展反音珍蓋反戾其手而以繩束縛之使其不得動也

曹交曹君之弟

此本趙注王伯厚曰按左傳哀八年宋滅曹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閻百詩謂戰國時如郯薛中山皆滅而復立安知曹滅于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此臆揣之說毛大可又謂鄒卽邾國春秋註邾本曹姓顓頊之後則曹交或因與鄒君同姓故得見鄒君而假館焉或卽鄒君之弟戰國禮衰不分宗不別氏弟得以其戚戚君故兄弟同姓未可知也此說較爲近理然終不如王說之確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趙鹿泉曰力不能勝一匹雛匹依字讀雛言其小一匹言其少一匹雛亦口頭直語耳不必疑一與匹之語意相複也然今之讀者皆以匹爲鶩字音木案音義匹張如字丁作正云案注云正雛小雛也卽正訓小而詁訓及諸書正訓耦訓小無文今案方言正小也音節與匹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玩此則匹亦作正丁祖以訓小爲疑其讀自與張同今案云云孫氏所以明正之有一誤初不言匹得訓小之意亦但匹與正之有異義異音當改讀也集註始云匹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則有異義矣以考集韻鴄僻吉切音匹玉篇鶩也鴄也一作匹曲禮庶人之摯匹注匹鶩也是匹得從鳥訓鶩而音仍如字未嘗有異讀也愚惟周禮有庶人執鶩之文故鄭注庶人之摯匹謂說者以匹爲鶩而未正言匹與鶩所以得通假之實蓋爲疑詞與他注直言某當作某讀爲某者不同孔疏匹鶩也引爾雅說亦不言鶩之得爲鴄釋文則云匹依注作鶩皆不以匹卽鴄字其玉篇集韻之說鄭陸孔三大儒無緣都不識之正恐加鳥以應之亦如鶩斯之于斯旁加鳥陸孔所並譏俗字俗名者也是尙不可据以實禮記何況孟子今卽謂禮記之匹可援周禮作鶩字讀之而孟子之匹則非必不可通何爲必依鶩字

釋而讀之哉宇故謂其第當依本字讀雛已是小稱卽不必如舊之疋訓小亦不必附會玉篇集韻之說而並改其讀古之稱人數者或言頭或言个史記或言手指其于物畜馬牛以蹄兔羊羣以足或言雙魚以石布皮革亦以石裘亦以石則以雛而言匹未見其有異以匹爲鶩轉異矣試繹諸月令天子乃以雛嘗黍內則雛尾不盈握不食爾雅生噣雛皆專言之未有別言何等雛者則安見此雛之必爲鶩雛也

烏獲古之有力人也

烏獲秦力士帝王世說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

高子齊人也

高子或以爲卽傳詩之人案傳詩者係高行子非高子也子夏授詩子高行子去孟子時甚遠孟子尙不得爲子思門人安能與高子問答乎上孟高子以告下篇孟子謂高子則此高子係小弁之名者近之

小弁小雅篇名

毛傳云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臼將殺之孔氏疏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必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此章孫疏云親之過大者以王信褒姒讒言放大子宜臼之親非特放之又將以殺之是以傷陰陽之和有甚有不甚俗說乃以爲一關於宗社故大一止於身家故小如此則虞舜不當怨矣魏默深云七子之母只以無罪怒其子故云怨則不可磯小弁之父欲以無罪殺其子故云不怨則愈疏數說詮過大過小極明白考國語史伯曰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不與必伐之杜預曰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

之而殺太子羅泌路史說同則幽之欲殺太子有明徵矣故小弁詩云相彼投兔尚或先之君子秉心惟其忍之是因其殺已而有是言非因其一廢遂有是言也夫父疏其子至索而殺是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莫此爲甚故曰大過此而不怨是視其親如越人一般豈不愈疏若母以無罪怒子雖暑有去志而終不去是天性之愛尚未絕而陰陽之和未大傷故曰過小此而遽怨故曰不可磯高子乃以凱風例小弁孟

子所以斥爲固也

凱風邶風篇名

折中云衛有七子之母因家貧失養不安其室其子知之故感頌其母以自責也毋氏勞苦責其不能養口體也莫慰母心責其不能養志也夫母不安室是亦有過乃七子不見母過而惟自責其過於是母心慰而已安母之志亦成矣○周柄中曰孟子以凱風爲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卽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之差過而未遂斯爲小矣人子於此積誠婉諭尚可挽回若遂呼天怨懟反至激怒而成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序言七子能盡孝道以慰母而成其志成志者成其不嫁之志孔疏亦言母遂不嫁所以爲過小也又魏默深曰詩序但云凱風美孝子也毛傳亦無幾微不安於室之意自衛宏續序附會衛詩而爲搖風流行之說鄭箋因之遂使衛母受無端之惡蒙千古之冤考趙岐孟子註云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趙岐孟子註云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趙以母心不悅釋過小於孟子不可磯之義最切若不安其室固未嘗虐其子何磯之有昔人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使有七子而思失身於人婦人之過孰大於斯而說者乃謂衛母辱止一身幽王禍關天下若然則庶人終身無大過乎

磯水激石也

水激石言水爲石所激也水比子石比母怒是

宋姓氏名

水怒

荀子非十二子篇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宋子名鈃鈃與牼同與孟子同時想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云說齊王師古曰與宋鈃俱游稷下然則孟子固嘗與宋牼有舊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邂逅石邱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末同而言者比也獨怪牼聞墨子之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是亦夷之之流亞與孟子告以仁義之道使知休兵安民有無庸强聒而不舍者亦距墨之意云爾

季任任君之弟

趙注任薛之同姓孫疏引隱十一年傳寔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以証然按傳所謂諸任者皆所謂任姓孔疏引世本氏族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孟子之任皆任國非任姓僖十一年傳任風姓也杜預云伏羲之後今任城縣也按今濟甯州東有廢任城縣卽古任國地○錢大昕曰國君之弟以國氏宇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紀侯弟也依春秋當作任季傳寫誤耳焦云趙注任薛之同姓小國也按任宿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之祀漢藝文志東平國任城故任國風姓太昊後是也薛任姓左傳不敢與諸任齒疏引譜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一爲風姓太皞後一爲任姓黃帝後則非同姓之國矣趙氏蓋誤以任爲任姓與名聲譽也實事功也

疏名生於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國濟民則功利在所先故先名實者爲人退而自善其身則功利在所後故後名實者目爲

三卿

孟子在三卿之中蔡虛齋以司徒三卿解之全

謝山曰七國時無此三卿國策中惟魏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証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按國策魏王使司徒執范痤鮑注云本周卿此特主徒隸者然芒卯爲司徒居中用事此魏有司徒之証楚襄王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此楚有司馬之証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四年公子成爲相李兌爲司寇此趙有司寇之証又楚有司馬名翦周有司寇名布皆見國策豈可謂七國時無此官但三官並設者甚少則以上卿亞卿下卿爲三卿其說自不可易○戰國時諸侯之卿左師最尊右師次之客卿與之爲三其就桀也湯進之也

王餘英曰通鑑夏后癸三十有七年商湯進伊尹於夏四十年伊尹復歸於亳無所爲五就之說按郝仲輿云凡經傳言三五非必定一二爲三三二三爲五也三者再三之詞五者交互之名伊尹五就湯桀言往來交錯所謂治亦進亂亦進非定二三爲五說文五者互也陰陽交互於兩大間此處作互訓爲長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

章句曰公儀休爲執政之卿按閔公二年左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然則爲政卽爲國政言爲正卿也政正古通用禹雅釋詁正長也公儀子爲政乃正長之正非政事之政下云子柳子思爲臣與政相對猶離婁篇曾子師也子思臣也臣與師亦相對也趙不知政爲正之叚字而以執政釋之非是本篇又云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爲政之義亦與此同猶魯欲使愼子爲將軍也曰正曰將軍並以位言趙注曰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亦失之矣○吳蒫石曰史稱公儀爲相奉法循理百官自正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其志子思請結恩百姓修禮鄰國魯非昔日之魯

反曰削也滋甚蓋誣之也張惕庵曰穆公時三家漸滅戰國時魯地尙五百里其非削可知則公儀子子柳子思之力也王餘英曰穆公立二年失郚十五年失最齊人來救則諸賢所以交鄰國者必有道矣又四年敗齊於平陸又四年爲齊所破又十年而穆公卒卒之四年而伐齊入陽關則齊魯之勢其相爲勝負者未爲甚削也且自穆公之立以來凡百六十年而始亡則諸賢所與立國者又必有道矣不然以魯之弱不可一日存況百六十年乎此皆非無益於國

也

子柳泄柳也

章句曰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按子思乃穆公所尊禮觀公孫丑篇可知子思與泄柳申詳分量迥殊而此乃以並稱且以子思居子柳之下卽孟子本書証之已自不合矣據鹽鐵論相刺章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思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其文卽本之孟子疑古本孟子作子柳子原非子思也爲臣與爲政相對爲政謂爲正卿爲臣謂爲庶職也趙因子思大賢不宜以官守屈之故曰爲師傅之臣離婁篇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師之與臣大有別矣何不曰爲師而曰爲臣乎若知子思是子原之誤則不必爲是曲說矣

淇水名

閻百詩曰趙注云淇水名衞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衞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衞之聲也此解淇與河西甚明確蓋古者河自大伍而北河之東爲齊地河之西則衞地也○衞地在河淇之間自齊稱之爲河西河西爲衞之東境東河之西也梁惠王之河東爲魏之西境西河之東也

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

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如是未嘗言哭也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此孟子所自本然亦未嘗及城崩事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顧亭林考古錄謂左氏檀弓俱言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子政之言沒其知禮而憐其盡哀此殆於細人之見也又崔豹古今注樂府有杞梁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此歌按杞梁死地當在今日之莒州所謂城崩乃莒城非長城也齊長城築於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歲而齊之長城又非即秦所築之長城後人相傳乃謂秦政築長城以備胡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已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事全不相涉夫范郎何人哉琴操曰范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杞而加之以范歎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杞而加之以范蓋自此始而轉爲秦代之人則又不知其承譌之所自矣

魯今且郊

按春秋定公唯十五年一書夏五月辛亥郊而公旋薨矣史記載孔子事唯夾谷之會與經同在定十年其墮費郈圍成在十三年去魯在十四年去魯于經皆差後一年孔子乃以定十三年去魯也而左傳無文史記有魯郊不致膰於大夫之事經未嘗書郊豈經之闕抑史之誤歟郊本魯之僭不當在常事得禮不書之例魯蓋有時舉有不舉故經有書不書膰者祭肉之名不必獨以郊明史文誤趙注止言宗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丁氏曰莊也百有餘歲而齊之

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依丁氏爲正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本出國語周止二伯故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釋曰經典言五伯者皆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此以周末言之是也蓋霸本伯字乃侯伯方伯之名長也其或言伯或言霸乃音之轉於是有霸者把也之釋以把持諸侯爲名其實霸古文鼏字尚書死鼏生鼏漢志皆作霸可証天子衰諸侯强亦陰陽消長之意楚自是陋見單說彼又有數夫差句踐者益眯事最爲切直夏商之伯已遠故孟子獨舉桓公然亦以五霸承三王與傳義一而注漫及宋秦王則通三代霸者言明矣宋襄秦繆不成霸楚莊吞噬中國豈有所謂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之勐風俗通並同至趙汸補注曰傳以五伯對四

故得通假用之歟然必天子命之爲伯而後得稱之齊桓以莊二十七年左傳書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注賜命爲侯伯晉文以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策命晉侯爲侯伯皆有明文鄄之會云齊始霸也城濮戰前云一戰而霸皆鄭重予之其于宋襄秦穆楚莊無有也宋襄最無足道秦穆則傳僅言其霸西戎而無與夏盟楚莊雖有霸王之風一敗晉師仍爲列國所不屬其卒在宣末年及二年齊國佐言四王之王卽言五霸之霸無足疑者

讀書加於牲上

令德堂本讀本作匱穀梁傳僖公九年注葵邱

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
禁案楚公子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左傳
二讀字宜俱作匱以藏書而加於牲上也
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
孫氏復曰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諸
侯不得專命也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
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
之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不以歸
於司寇無王甚矣劉氏敞曰大夫無罪而君殺

之非也雖有罪不以歸於京師亦非也
壅泉激水以專小利
壅泉者國策所載東周欲稻西周不下水是也
激水者孫子所謂激水之疾至於漂石加白圭
之以鄰國爲壑是也宋於庭曰管子楚人攻宋
要宋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尹注夾兩川築
隄而壅塞之蓋壅塞水流使鄰國無灌田之利
非隄防治水之比
愼子魯臣滑釐愼子名

漢書人表禽屈釐師古注曰卽滑釐也○呂氏
春秋仲春紀許犯學於禽滑黎孟夏紀索盧參
學於禽滑黎釐黎均與釐通○薛應旂四書人
物考曰愼子所云滑釐乃述其師非自通其名
也○案墨子公輸篇言臣之弟子禽滑釐莊子
天下篇言愼子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
禽滑釐之術然則滑釐誠非愼子名也愼子名
到到明所受於師之異故辭云云列子載禽子
與孟孫陽辨而不能答乃曰以吾言問墨翟則

吾言當矣滑釐辭詘而援其師翟愼到辭詘而
援其師滑釐師弟一轍或卽其所傳家法然耶
○李中培曰史記列傳愼子名到趙人學黃老
之術又云爲齊稷下先生桓寬鹽鐵論曰愼子
事齊宣王湣王無道文學之士皆散愼子至魯
然則愼子蓋趙人始仕於齊而後士於魯者也
案愼到之言曰詩往志也書往詰也春秋往事
也至於易則吾心陰陽消息之理具焉則愼子
殆儒流與○焦云趙注以愼子自稱滑釐則滑

鼜是慎子之名故不以爲到也案鼜與來通詩貽我來牟劉向傳作貽我鼜牟是也爾雅云來至也到與來同義然則慎子名滑鼜其字爲到與墨子之徒禽滑鼜同名毛以慎子卽禽滑鼜翟以慎子師事禽滑鼜故稱其師滑鼜不識皆非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

戰國時有三南陽一爲南陽郡屬韓卽今河南陽府也一爲南陽城屬魏今懷慶修武縣也此南陽地屬齊趙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閻潛邱云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按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史記魯仲連傳楚攻齊之南陽索隱齊淮北泗上地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郊之境索隱南陽齊之西界皆不能實指其地竊疑南陽是統名如晉合溫原攢茅之地俱謂之南陽其所稱東陽則太行山之東皆是不得指一處以當之故趙註槩云岱山之南近見全紹衣經史問答謂南陽卽汶陽

伐齊取穀伐莒取向取鄆取鄆伐邾取訾婁取繹取鄫東田及沂西田又有分自霸主者僖公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襄公分邾地自漷水歸之我哀公時越滅吳與魯泗東地方百里見史記越世家是也有入自叛臣者邾庶其之漆閭邱黑肱之濫莒牟夷之牟婁防茲小邾射之句繹是也此魯地所以廣至五百里與

白圭名丹周人也

白圭趙註謂卽史記貨殖傳之白圭圭集註從之

閻百詩謂是兩人貨殖傳之白圭圭其名孟子之白圭其名丹圭則字耳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爲魏取中山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爲國之將相者未必能存于爾時故斷以爲兩人○只是欲儉以足用此偏主勤儉者也黃陶菴謂按呂氏春秋有白圭與匡章惠施同時戰國策在魏昭王時鮑彪謂是孟子所稱者韓非子云白圭非貨殖傳中人王罕皆滙參取之於是不主勤儉亦不主貨殖而從張彥陵意在矯當時重斂之說但如張說白圭之意誠在矯當時重斂則其言雖過其意未爲不善孟子以桀相形反不免大甚矣觀其築隄壅水原是個穴是以無水患此白圭治水之說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向來說者都從貨殖傳中索解傳云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是勤儉之事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是貨殖之事此兩層有全用之者有偏主一半者輔慶源云周衰王制盡廢兼併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謹身節用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創爲輕賦之說欲以其治生之術施之國家此兩層兼用者也沈無回云白圭之二十取一大約是以忍薄之道行之陸稼書云圭之意只是欲儉以足用此偏主勤儉者也黃陶菴謂白圭欲輕賦而以貨殖足國與桑宏羊不加賦而足用之意同此偏主貨殖者也自潛邱謂此別是一白圭非貨殖傳中人王罕皆滙參取之於是不主勤儉亦不主貨殖而從張彥陵意在矯當時重斂之說但如張說白圭之意誠在矯當時重斂則其言雖過其意未爲不善孟子以桀相形反不免大甚矣觀其築隄壅水原是個穴是以無水患此白圭治水之說也○白圭欲

不仁底大渠何嘗惡重斂之虐民而欲矯之以
上下章連類參觀意其足國之術必出於富桀
者之所爲故孟子以桀相形而又與上章連類
記之非無故也○管氏同曰戰國時有三白圭
爲魏取中山此魏之白圭也貨殖傳所載又一
白圭也孟子書所載又一白圭也拔中山者蓋
樂羊吳起之流貨殖之白圭則富商大賈不必
嘗仕宦其爲時未可知也太史公乃謂與李悝
並世然言治生而不言仕魏則其誤猶未甚也

要不若圭自言之足據若孟子之白圭蓋好爲
大言而不通曉事體微特不能上及文侯其與
逐利趨時若鷙鳥猛獸之發者亦豈一人哉
貉北方夷狄之國也
趙注貉在北方說文貉在東方二說不同竊意
皆貉類也程瑤田曰黍之不粘者其熟最疾播
在粘者之後穫在粘者之先孟子曰夫貉五穀
不生惟黍生之以貉地生物之氣時日最短必
中土熟之最疾者播乃有秋孟子所謂黍不粘
者所謂穄也後漢書烏桓傳其土地宜穄唐書
志烏桓傳注引王沈魏書烏桓地宜青穄唐書
白狄傳奚稼宜穄奚即烏丸也烏丸地東連鮮
卑其西爲匈奴又西爲烏孫匈奴烏孫當中土
之正北地極寒不生五穀武帝時匈奴遺書欲
取穄米五千斛可見其不事農桑即黍穄未必
能生矣烏丸諸國在匈奴東地氣稍煖故能生
穄竊疑其地即孟子所謂貉且貉亦非不盡生
五穀者也貉之地甚廣周官職方所掌有九貉
鄭志答趙商問云在東方漢書高帝紀有北貉
蘇秦說秦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
可見貉地亘秦之北皆是矣後漢書句驪亦名
貊耳是貉之一國亦必非不生百穀之貉也又
載諸國在鮮卑東者其地宜五穀然則五穀不
生之貉居貊耳鮮卑之西北所謂烏桓多穄奚
稼多穄之地無疑矣據此說狄在正北者黍穄
不生在正東者五穀皆生惟貉居東北之間者

以近北故穀不生以近東故黍特生也
多則桀寡則貉
朱氏苞曰中國經制聖人予後世以不容輕之勢正子後世以不得重之權輕正重之漸也所以把重意找在後毋爲富桀者藉口
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段云書曰洚水儆予孟子云洚水者洪水也洚洪古同音故孟子以爲訓與巡狩者巡所狩也征之爲言正也仁也者人也畜君者好君也一不嗜善言之貌音義詘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詘者音怡案丁張之云則似詘本作詫也說文有詫字音托無詘字蓋古文宅也一字各本書中作詫者罕作詘者多故今文如此戰國策寡人甚不喜詘者言也註引方言沅州謂欺曰詘說文註亦云然則此詘詘正孟子時方言矣○趙註詘詘之人廢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受善言也疏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詘詘自足其知不嗜善言我既已知之

精言云時解謂予既知之作不好善者之自言
謂於天下之善無不知如此解不與自足其智
相複乎惟將此句作人不樂就之而云然下距
人於千里之外方有根上則人將曰亦有精采
也案書云今女懋懋爲云拒善自用鄭云難告
之意與此詘詘正同
說築傅巖武丁舉之
尙書孔傳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
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
者況說抱聖賢經濟乎乃好事者因審象肖形
代胥靡築之以供食疏云說賢必不犯罪當是
代胥靡是說之築蓋爲人傭力也漢書賈誼傳
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張晏註傅說被刑築於傅
巖是直以說爲刑人非也吳氏禆傳蔡氏集傳
以築爲居又與孟子版築不合墨子云傅說衣
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則明係執役當以孔傳爲
正○王恒齋曰孟子此語正與畎畝鹽一例
此舉賢常事後人因書夢賚貟弼之說只管傅
會反成怪誕高宗銳意中興思得貟相故夢寤
問如親見其人與孔子夢周公一樣但周公是
已往之人傅說是見今之人古者設占夢爲專
官凡事必召使占吉凶故周禮有聘王夢贈王
夢之職掌高宗夢見此人必於在朝諸臣說此
形狀諸臣中必有因所說形狀而想知其人者
因而舉之即舉朝並無一人與說相識各訪所
親友相知或泛訪民間亦必有知者大凡有小
才小智及學識畧高之人則一鄉一邑必有知
者況說抱聖賢經濟乎乃好事者因審象肖形
之語便實圖其形以求之夫夢中之形即與善
繪者如何畫得畫出之像又如何將去合得這
箇人此不通之尤者於是有識之人知不可據
謂高宗舊勞於外及小人田間時與說相知一
旦加之羣臣之上恐人心不服故託諸夢不知
此說乃程子曾闢者劉元城問伊川言高宗於
傳說文王於大公蓋素知之恐羣臣不信故託
夢卜以神之程子曰若是則僞也以是知今人
所奇皆前人所駁也孔安國書傳說代胥靡以

供食孔之所謂代即墨之所謂俯說者以說被胥靡之刑非也案版築二器名左傳平版幹稱畚築杜註畚盛土之器築築土之杵司馬法二築是也案司馬法周釐加二版二築賈公彥曰築築土杵也史記項王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

膠高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

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文王之舉膠高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爲湯進之桀不用復進至五者同故得與微箕並稱紂輔相而注言文王舉之以爲臣背矣紂猶知用膠高而仍與不用同此紂之終以亡也然久而後失之則高之功亦不細故雖不得如傅說諸人發名成業之盛而同謂之天降大任治後殷命再黜膠高之去從顯晦迄無可見亦足慨夫

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

孫星衍曰蒍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孫當讀爲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尹典下云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於名上猶孔父嘉叔梁紇之例下云孫叔爲無謀矣又曰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蒍敖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蒍敖之兄高誘註呂本孫叔敖楚大夫蒍賈之子是也蒍賈蓋有二字一爲蒍艾獵一爲蒍敖字孫叔敖既稱叔宜尚有兄矣服杜以蒍敖爲艾獵爲一人與世本異敖字孫叔既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此知世本之說最古可從矣樊舜枚曰叔敖即蒍敖左氏尤爲確證隨武子云蒍敖爲宰注宰令尹敖孫叔敖也又云沈尹將中軍注沈或爲寢今汝陰固始縣疑沈尹即令尹孫叔敖蓋以所封地名之曰寢尹又曰沈尹不然何以下文一則曰令尹孫叔敖不欲再曰令尹南轅三曰令尹改乘亟不及中軍一語乎又云左傳寡人處南海注云稱所近以實海濱林云實南海之濱毛西河云孫叔居寢邱一名期思昌覽期思之鄙人其稱舉於海者以期思當淮西之地水經云淮水經

期思之北而東注於海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
康海康以淮通海故也此與曾頌來淮夷而曰
至海邦江漢詩伐淮夷而曰至南海同據此則
以期思屬海濱可無疑案王餘英據孫叔敖碑
以饒爲名叔敖爲字似不如二說之確
百里奚事見前篇
此卽指食牛言毛大可曰食牛養牲在田宅而
不在市以市宜販畜不宜牧畜也舉市與史記
贖奚正相合按字書市訓買贖亦訓買故市貨

稱贖貨舉於市猶言舉於贖買間也毛氏偏信
秦本紀贖奚之說而不信商君傳舉之牛口之
下之說故以市爲贖買然舉於市解作舉於贖
買間畢竟於文義不合大抵養牲販賣初非二
事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買人以五羊皮買
奚使將鹽車往穆公視鹽見牛肥曰任重道遠
而牛肥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
先之以身穆公知其賢以爲上卿然則百里奚
爲人養牲卽爲人販賣以養牲言則曰舉之牛
口之下以販賣言則曰舉於市非有二也
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
指氣稟食色而言耳
周云注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語類曰動
其仁義禮知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按口之
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君子不謂
性孟子言也豈至此章又以聲色臭味爲性乎
窮意動心者動其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忍
性者堅強其仁義禮知之性也廣韻曰忍強也

則忍是堅強之意困苦之人仰不足事俯不足
畜惻然動其孝慈之心因勉強而爲孝爲慈是
堅忍其仁之性也困苦之際呼爾而與蹴爾而
與勃然動其愧恥之心因勉強而不屑不受是
堅忍其義之性也富貴者其情多驕餓窮之際
見人輒欲然動其下人之心因勉強而卑以自
牧是堅忍其禮之性也順適者其見多疏拂亂
之際必奮然動其求明之心因勉強而切問考
究是堅忍其知之性也動心忍性是一串事如

此說似乎明白但云說文忍能也廣雅能任也趙注堅忍其性使不違仁者人以性之仁自任不爲外物所奪喪其仁以失其性是爲忍性段云荀子儒效篇忍情性然後能備非忍私然後能公注忍謂違矯其性也竊謂荀子忍性敢於違其性也孟子忍性敢於任其性也或者以孟子之忍卽荀之忍謂性爲嗜慾血氣而持之禁之非孟子意亦失趙注堅忍之義矣荀子以性爲惡故必矯而後能修孟子以性爲善故必任而後能仁○周云蒙引以動忍屬德增益屬才才者德之用德外之才非才也動心忍性則向之不能盡仁義禮知之道者今皆能之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增益不能豈在動忍之外乎二句作一串看不必以才德對言

敵國外患 補集註

趙鹿泉曰法家拂士不可無敵國外患何可有三代分國而理故多大小強弱之役後世定于一統長駕遠馭守在四裔方以無敵國外患爲太平極盛豈反以有之爲期然則孟子之言過歟非也惟其以無敵國外患爲太平極盛是卽平而陂盛而衰之本也蓋聖王之治天下常不患外而患內患不在敵而在不敵不在既有患而在無患故惟思日孜孜寤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之懼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中智以下忘創業之艱難習守文之故事時當承平日久兵革不試遠人來賓信以爲長治久安天時人事之交至矣未有不因之而生驕生惰者予是極耳目尚諂諛厭老成棄忠讜昔之敵國外患刻削消磨誠信其盛而昔之法家拂士死亡更置亦日見其少然而患或中于隱微伏于近小知之者不敢言言之者不必當浸淫遷流一旦肘腋之孽成倉卒之難作是故秦之亡不亡于六國而亡于一夫漢之亡不亡于匈奴而亡于外戚宦豎唐不亡于突厥回紇而亡于藩鎮明不亡于土木而亡于流賊聖賢立言皆若燭照而數計之若其明明敵國外患之相尋而卒不

自振晉甘心苟安以至魚爛如宋者又不足與較有無矣故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所以衡人道之常然亦有安樂不必死而憂患不必生者蓋憂患端在人知憂患則雖安樂常如憂患而生自遂焉不知憂患則雖憂患止如安樂而死彌迫矣又當揆人事之變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俞長城曰人道此二句總結上文其實推進一層窮達興亡推到生死方是盡頭徐方廣曰人善憂則多節善患則多愼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人安過則語偷樂過則生憊害所不至則苦於一至也疾所不乘則苦於一乘也枚乘七發云出與入輦命曰靡麥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此安樂所以死也俞云不是憂患方生安樂方死乃死之理本是安樂生之理本是憂患故禽獸之憂患多于草本

人之憂患多于禽獸聖賢之憂患多于庶民覺之憂患多于夢醒之憂患多於醉此憂患所以生也

肩潔也

古注多同說文則云肩動作切切也集註兼用之而從潔居多故於不肩之教誨言不以其人爲潔然至欲得不肩不潔之士不且疊兩不肩爲害餘乎蓋肩輕也書曰肩有辭肩播天命傳以肩播爲輕棄推之凡單言肩不肩者皆從輕則合潔則不合不肩之教誨是亦教誨正言不輕教誨之乃所以教誨明非拒絕也字典載正字通凡事物輕視不加意曰不肩孟子不肩就不肩去乞人不肩是也正字通非古善書此條殊可取若切切之訓則唯肩肩雙言者爲合如左傳昭五年肩肩焉習儀以亟漢書王貢傳肩不憚煩是而潔訓別存可矣○邱月林曰予不肩之教誨之字作于字用若便作不肩之教誨說已犯末句意了按大學之其所親愛注之

猶子也南軒曷曾輕也聖人教人固不倦然有時不輕于教誨者非拒之也是亦所以教誨也鄧柱瀾云本文重教不重受教注補其人能感似落一層蓋我欲其感悟即是有以教之這樣用心豈非曲成之一術非必待彼感悟後始爲教誨之也

高郵王士濂述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此節講說有未安者以通節作學者格致始功看不知盡心知性知天非聖人不能也一以盡心專屬知致講不知盡者知與行兼盡也一以知其性作推原語不知是直下也心統性情者也盡其心以知性方能知天存其天以養性方所由以生也性者理之全體人所得以生也心則所主於人而具是理者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楷於形氣之私滯於見聞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盡其理至一旦會通無遺則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吾之所以為天皆不外此而一以貫矣○語類云性可逐事言心則舉其全體如此則性不及心矣又云盡字零星盡者無餘之義知者有漸之詞如此則知不若盡矣竊謂心性無偏全之分盡知無淺深之別毛西河曰盡心屬知則心無容知從

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本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言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龜山曰此心明白洞達廣大靜一惟能體會至於了然方可言盡盡其心自然知性朱子曰盡心者私知不萌萬理洞貫歛之無不具擴之無不充學至於此則知性之德無所不該而天之所以為天不外是矣又曰天者理之自然人所由以生也性者理之全體人所得以生也心則所主於人而具是理者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楷於形氣之私滯於見聞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盡其理至一旦會通無遺則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吾之所以為天皆不外此而一以貫矣○語類云性可逐事言心則舉其全體如此則性不及心矣又云盡字零星盡者無餘之義知者有漸之詞如此則知不若盡矣竊謂心性無偏全之分盡知無淺深之別毛西河曰盡心屬知則心無容知從

來聖賢論道無知心之語且盡字亦無解作知者大易盡性中庸能盡其性俱非知也盡心之量而無所闕則便知心所自來與性所自出一氣俱到此知字如中庸知天地之化育論語五十而知天命乃行後有契之謂非知識之謂也介山曰朱子以知性爲格物盡心爲知至是知性之後必至久而後心始盡矣今曰知性則知天是性與天一事纔知性即知天如此則是知性知天必如此始能盡其心矣夫性者人心所具之理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性既具於人之心必人事盡而後天心見未有天德已達而後聰明睿知始充其量者也故孔子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皆在三十而立之後則此知字即朱子所云默識心通者非窮究事物之理之謂也蓋同此一知功候有淺深如人知忠知孝此知字淺及至盡忠盡孝無一毫遺恨方於吾性一點靈然之仁愛自覺得渝浹周通而因於天地間一種之生氣自覺得胸含無閒此知字深也豈可曰知性然後盡心乎

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王伯安曰知天如知州則一州皆已事知縣則一縣皆已事是與天爲一者聖人之事也事天則如子事父臣事君猶與天爲二者賢人之事也又云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尚屬賢人之事此與上節不以知行分而以聖賢分甚爲明白晚村乃將其說極爲辨駁非也程子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朱子云盡心則知性知天以其知之已至也若存心養性則是致其盡性之功也又曰存心養性方是始做工夫處玩此數條程朱何嘗不以上節爲聖人事此節爲學者事乎王介山云盡心知性是就成功者言存心養性是第二等學問汪靈川云首節就現成說次節乃下手工夫周人棋曰通章重次節首節以聖人引起猶中庸以誠者陪誠之者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

蘇云殀壽蓋舉一端言之其餘富貴貧賤利害得失皆在內修身以俟謂俟命也注謂俟死似泥趙云古注修正其身以俟天命不言俟死比注爲勝周云此節不是評論人品亦不是贊頌聖賢蓋爲學者打穿後壁耳凡人誰不當存心誰不當養性而人所以不能存養以事天者皆爲貧賤富貴窮通壽殀之見所奪也雞鳴而起孜孜爲利蠅營狗苟以終其身遑問心性爲何物存養爲何事哉殊不知此中有命焉命之富貴者必不貧賤命之貧賤者必不至富貴命之通而壽者必不至於窮而殀命之窮而殀者必不至通而壽見及此雖壽殀死生之大有關係者亦不以奪其見惟存心養性以修身而聽天壽之自來蓋知吾有命而植立之不使之顯仆也學者知此無人不樂于存心養性以事天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

如注解以莫非二字連讀謂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命如此則首句係籠統語何關緊要又與後文君子不謂命也之言不合焦氏云趙注莫無也無與毋通止也非命二字相連即下非正命也韓詩外傳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非命二字與此同莫非命禁戒之詞謂不可非命而死也順受其正乃爲知命不知命或死于巖牆之下或桎梏而死是即死于非命死于非命即不順受其正通章只是一意

巖牆牆之將覆者

巖古與險通左傳制巖邑也巖即險也史記得說于傅險險即巖也公羊傳殺之欲巖文王所避風雨險絕處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

蘇云朱注言犯罪而死與立于巖牆之下同按桎梏拘攣手足不得屈伸喻不能爲其所當爲也與上文盡其道反對盡其道而死爲正命不專指無罪言則此桎梏死非正命亦不得專指犯罪言可知矣知命者以造其理言智之事也

盡其道二節以履其事言仁之事也前章梏亡之梏孫疏云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如械之制手使不得爲故亡失其良心也此梏與梏亡一類○說文梏手械也所以告天梏足械也所以質地愚按梏爲首械首象天故云告天梏爲足械足象地故云質地周官掌囚云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鄭衆曰拲者兩手共一木也安石云梏在脰桎在足拲在手左傳子蕩以弓梏華弱則梏在脰明矣說文釋梏字未確

強勉強也

舊趙注本宋刻本南軒孟子說孟子集疏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四書通四書纂箋諸本彊字俱作強四書辨疑曰強當讀平聲自強不息之謂也

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趙氏章指云內定常滿囂囂無憂焦云爾雅囂閑也此囂爲閑之假借莊子大知閑閑釋文寬

博貌趙氏蓋讀囂囂爲閑閑愚按不雅囂閑也注囂邱刀切翟晴江云孟子舊本囂作譊音義譊五高切左傳莫敖漢書五行志引作譊則囂字音義皆當作敖不雅疏敖意舒也詩碩人敖敖從容也人心無欲而不躁進故能從容而自得也

驩虞與歡娛同

音義曰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霸者之民歡如也云娛與虞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娛在今夕注引孟子霸者之民歡如也按漢書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虞悉通娛

暭暭

舊文暭從日爲暭音義曰暭暭張云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戴侗六書故曰暭之從白日之謁也俗作暭非○章指曰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變爲浩蓋以同義通用

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卽人無不化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

王云爾雅神治也言君子所過之地則民化所在之地則民治不言在而言存者化與過韻神與存韻也荀子議兵篇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又王制篇夫是之謂大神大神是謂大治也趙注存在此國故其化若神神上加若於義未安朱注心所存主不測又於存上加心字矣周云上下與天地同流流字下得奇警凡人地無心而成化如水之流聖人有心而無爲亦如水之流故曰上下與天地同流

物舟車之行皆須費力惟水之流自然而然天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

此與趙注不同趙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心之深也疏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令務寬崇化民樂君德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

周禮九兩繫萬民牧以地得民至敝以富得民凡此善政爲民財而已善教因民心而教之故能得民心此所以仁言不如仁聲之入民深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蓋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所以同其趨與按注以仁聲屬仁聞則世有仁聞而民不被澤者安見入民之深爲仁言所不如據注疏解則善政卽頂仁言善教卽頂仁聲較爲了當月令止聲色鄭注聲樂也聖王之世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涵濡既久雅頌之聲作焉是善政無仁聲善教乃有仁聲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

賈誼傳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王莽傳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謂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

何義門曰在心之理謂之德是得於天者處事之方謂之術是得於人者德而動忽之使慧生

則知其神矣術而增益之使知全則誠動物矣疏疾疢人之有小疾常霑在身不去者按考工記疢疾疾險中注牛有久病故角裏傷晉書紀瞻傳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此易所謂貞疾恆不死者也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

注訓孽子爲庶子雖本玉藻而在此處則未當妾所生子常有爲君所寵因而奪嫡者如奚齊伯服之類漢之王子驕奢淫佚史備書之何危孤遠也越語以心孤句踐注孤棄也是孤有棄遠之意三訓公羊傳庶孽之事注孽賤子也楚詞患之有按孤與辜通又漢終軍傳孤于外官注卒然罹蠆憂也又罪人之子女爲孽是孽有賤憂辜三訓孤臣者得罪于君之臣孤遠放棄而孤立無助者也孽子者得罪于父之子憂危微賤而動輒得咎者也疏云孤臣不得于君孽子不得于親但渾言不得而不分嫡庶其說是已劉氏曰大舜聖而孽閔子慈而孽申生嫡而孽說苑魏文侯使大子擊守中山趙倉唐爲使上謁曰孽子擊使者夫擊與申生俱嫡子也因不得于親而皆以孽稱之則孽豈必庶子哉

阿狗以爲容逢迎以爲悅

注云容悅佞臣不足言矣孟子何以首及之當以趙氏容悅凡臣爲是葛寅亮曰四等人品固一步高一步即容悅亦非側媚當是具臣俱在好一邊說儗人必於其倫下面三等是甚麼品格怎把那側媚人與較等級熊伯甘曰事君人者若公孫宏曲學阿世即其矯飾儒行援引眷秋皆容悅事君處其功業亦有可觀勿太看低張惕庵曰容悅佞臣若是彌子瑕封德彝之輩孟子不屑言之亦是有位望的人只是全不實心忠君愛國專在容貌上裝飾簡忠敬之容以取悅于人主如張禹孔光胡廣非不通曉經術詳達典故正經處卻不出頭是也削去臣字只稱事君孟子之微詞也安溪云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則窮只守道以善其身而已大人則不

論窮達皆有以及物故比天民爲勝汪以有意無意分高下似未確愚按舜耕歷山而耕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初不待納百揆而民始於變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或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亦不待爲司寇而魯始一變也正已而物正未達時已如此所以勝于天民也

啐然清和潤澤之貌

趙注啐然潤澤之貌朱子益之以清和潤澤與韓詩作益益毛傳枯槁反清和與暴戾反載考法言君子篇牛元驛曰啐面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注色純曰啐然則粹卽啐大元經以啐準乾故元衡曰啐君道也卽文言純粹精也之意以純全訓粹然亦可

盎豐厚盈溢之意

周廣業曰陸云盎于背卽負于背謂如盎盎之器負之于背此何足以見仁義禮知之盛乎按周官酒正注盎猶謳也釋名盎謳也說文泱謳也左傳泱泱大風注泱泱宏大聲索隱泱泱猶汪洋美盛貌趙注盎盎然盛正是泱泱然盛此是言仁義禮知之根于心者在前則見于面在後則顯于背陸善經不明聲音假借之學以爲如負失之外傳姑布子卿相孔子曰從前觀之盎盎乎有似王者盎盎謂前不謂後則盎豈負于背之名乎○按卷阿卬卬韓詩作盎盎毛傳卬卬盛貌正與趙同又盎音義烏曩反一烏浪反今讀慕非也

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

朱子答歐陽希逈書云集注謂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此義近看得似未妥恐只是說四體不言而喻也

此文王之政也

馬貴與言古人養老之禮有養于鄉者有養于國者閭百詩謂孟子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節便是西伯養老于鄉若伯夷太公往歸暨鬻熊辛

甲大夫之徒自養于國學則西伯親租割牲祓
禳而饋執爵而酳祝饗在前祝饗在後又不待
云矣

易治也

按治田是農夫之事易田則人主之事國語駮
田賈侍中云駮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作爰田
孔晁云爰易也趙岐死徒無出鄉注徒謂爰土
易居平肥磽也說文趣田易居也段云周禮大
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
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辨其野之土上中下地
以頒田里公羊何注云司空謹別田之美惡高
下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
田三歲一墾肥磽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
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漢書食貨志云民
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
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之上地休一歲者爲一易
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自爰其
處又地里志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周制三年

疇耕治之田也

注疇一井也疏說文爲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
何據案左傳取我田疇而伍之注並畔爲疇蓋
即此一井意月令可以糞田疇注則云穀田曰
田麻田曰疇異今之字書于疇字遺採一井語

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

孟子四考曰魯無東山之名論語爲東蒙主孔
注使主祭蒙山也疏云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則
此當作蒙山宗少文引作登蒙山而小魯非無

據也

瀾水之湍急處也

瀾非常水所有趙注瀾水中大波也爾雅釋水大波爲瀾韓詩大海廻風生河水清且瀾兮注大波爲瀾韓詩大海廻風生紫瀾是惟河海始有波瀾故觀于瀾而知海之難爲水也魏叔子曰大海之瀾無風自生火之炎上虛明而無物蓋水足于精則波瀾不窮火足于神故能燭物有不知其然而然有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

焦云趙注容光小郤也言大明照幽微按郤與隙音義同三年問白駒過隙釋文云隙本作郤隙容光非小隙之名乃極言其容之微以見其照之大也注謂明是體光是用不知容光必照只以足日月有明之意耳容光者容受光亮之處也本二字合而成文乃單析一光字爲明之用可乎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瀾而見海之難爲水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觀容光而知日月之難爲明也俱是大意聖道之汪洋無畔輝光無

際似之

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

成章之章非文章之章學者心專力到所就已成體段結局企而上之可造于淵微高明之域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說似不的黃度說命解云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始來中積終罔覺皆有階梯熟而後進故謂之章如篇章之章程之章非可襲而至也熟而後進正與盈科後進相似若作文章解與上喻意無關矣

蹠盜蹠也

潘云世傳盜蹠爲柳下惠之弟史記載其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莊子載其徒九千人行於天下侵暴諸侯驅人牛馬取人婦女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天下苦之然使蹠果爲惠弟正桓文霸業盛時能制楚及戎狄豈其容蹠橫行莊子載蹠詈及孔子孔子去惠已多時皆不足信案史記伯夷傳正義云蹠黃帝時大盜之名又賈誼弔屈原賦云謂跖蹻廉李奇曰蹻秦大

盜也楚之大盜曰莊蹻顏師古曰莊子云盜蹠
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此篇正義亦云蹠秦大
盜則蹠係古時大盜之名而不可直指爲惡弟
審矣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閻百詩曰引此與楊朱何與當取下文禽子問
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揚
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
楊子弗應一段方合
湛園曰此當以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一句爲之
二字爲一句焦云趙注摩突其頂以突明摩謂
摩迫其踵髮爲之禿也丁訓突爲穿非也莊子
蓬頭突鬢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禿長左蓋突
禿一聲之轉突卽禿也李云頂摩穿則人已死
何能利天下摩當訓滅突當訓禿字書突禿也
言摩滅頂髮使光禿以至於足也莊子天下篇
墨子稱禹胼無胈脛無毛禹大聖而形勞若此

正與拔一毛不爲反對
放至也
困學紀聞云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
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
也三字案王氏所引見文選任彥昇奏彈曹景
宗注又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孟子曰摩頂放
踵與今本同又引趙岐曰放至也文選注兩引
爲本有無疑據王氏語知宋本已脫今趙註云
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則
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
放至也三字當在墨翟也之下
趙鹿泉曰此執中持兩端也與聖人之執中迥
別注以子莫其性中和專一者固非陸善經不
以子莫爲人名音義載其言子等無執中則經
文孟子曰並不言謂何人子字何所指故集註
斷從趙而改爲子莫知楊墨之失中度於二者
之間而執其中然亦似有語病也蓋子莫本不
知中並不知楊墨之失中直是自已立意要另

創門戶以能兼擅兩家之術爲高何嘗揆度來
今言度卽是權矣何謂無權彼蓋看得兩家都
是邦何以兩家都合不來行不去因翻出不爲
我亦不兼愛論頭時而說爲我時而說兼愛與
天下相浮沈進退於其間以是爲中立究止出
入於楊墨其於人我交關分際總未體認明白
到得爲我行不通時不免仍說兼愛兼愛行不
通時只好仍說爲我全沒主張故曰無權如此
則當其爲我時原只見得爲我何嘗顧得兼愛
背故曰猶執一於是爲我不成其我兼愛不成
其愛故曰賊道是其不楊不墨實則亦楊亦墨
惟其彌近理是以大亂眞孟子所謂執中爲近
之非子之詞程子亦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而
曰佛老其言近理近處正是甚處彼佛專從死
生起念至於棄人倫求枯寂單守一點精靈豈
不是爲我其發誓救度衆生勸人布施戒殺豈
不是兼愛孫奇逢曰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

子曰佛氏亦楊墨而兼焉者耳子莫卽其初祖
也

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

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

一尺之物約五寸之中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
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
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
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知厚薄小大之中
則釋五寸之約而惟輕重之知則其中得矣故
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
子而時中蓋所以爲權也

介有分辨之意

介訓爲大自當以趙註爲長蓋柳下惠不羞汙
君不辭小官正其度量濶大處萬章篇孟子曰
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如以此章介字爲耿介之
介則和與介正相反於此稱爲介於彼又稱爲
和孟子尙論古人不應茫無定見若此趙氏本
釋詁文訓介爲大言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

汙君不辭小官一以直道事人耳如集註解爲有分辨則小官雖不必辭而汙君豈有不羞者與孟子謂柳下惠不恭之意甚屬相反矣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

呂氏講義云性無不善塗人與堯舜無異也但有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中遂有清濁偏正之分非復所性之本體矣惟堯舜氣質清明純粹故所稟受于天者渾然繼善之本體無一毫偏駁所以生知安行異于湯武之身之也

歸還也有實有也

焦云趙氏章旨謂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異在其勉之也按高誘呂氏春秋注歸終也終已也趙蓋以已釋歸不歸卽是不已實卽湯武身之謂與身之無異也南軒曰假之則非其有矣而孟子云久假不歸惡知非眞有何哉蓋五霸假而暫歸者也桓公于召陵之盟仗王室以責楚可謂義矣而執陳濤塗之舉旋踵而起葵邱之會束牲不殺可謂信矣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此皆歸之速者也若使其久假而不歸亦豈不美乎假之者未有不歸者也使假而能久而不歸必有非苟然者矣是必因其假有所感發于中而後能然也至于不歸則孰曰非己有有之者不係于假而係于不歸也孟子此言所以與人爲善而開其自新之路也○

按左傳齊人執陳濤塗胡文定曰孟子云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又楚人滅蕭傳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歸汾陽之田諸侯貳于晉傳趙鵬飛云伯者之求諸侯假義而已不能久假而遽歸之宜諸侯之貳也皆與趙注合

塾齊王之于也

王子與士似有貴賤之分不知王子亦士也西山衍義云王于塾者當時國君之子禮天子諸侯之于其未命者皆謂之士觀其所問與其所告則其人必有志者也殺一無罪則非仁非有

而取則非義者戰國時殺人盈野殺人盈城其
戮及無罪者衆矣此不仁之甚也侵人疆土奪
人財貨非其有而取者衆矣此不義之甚也然
當時之君習于爲此未必知其爲不仁不義也
故孟子斥而言之使以不仁爲戒而所居常在
于仁以不義爲戒而所由常在子義如此則大
人之事備矣按沈果堂曰衞風庶士有朅庶士
君之庶子也君之庶子何以稱庶士古者大夫
以上至王公其適子庶子未爵命者皆曰士雖
天子之元子亦士也況諸侯乎據此則王子亦
在士內但此時王子爲士將來則有君國子民
之責故孟子以不妄殺不妄取告之

仲子陳仲子也

史記鄒陽上梁王書稱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
灌園皇甫謐高士傳載其事然使果有此事自
是廉之實蹟匡章何以不稱于孟子之前孟子
又何以設言與之齊國而弗受而反不及其辭
楚相那嘗考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
聘北郭先生先生不應聘而高士傳以爲陳仲
子夫鄒陽所云辭三公者特言其不願爲三公
耳固不必實有一郤聘之事而士安附會其說
遂以北郭事移而屬之仲子豈可信乎且於陵
齊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
妻所隱處唐張說詩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
是也而高士傳稱陳仲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
其賢而聘之以齊地爲楚地傳會改易灼然可
知而左袒仲子者猶以辭王公爲美談夫亦未
之考爾○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十一字
應作一句讀親戚父兄也無親戚卽指辟兄離
母言左僖親戚爲戮謂其父兄大戴禮親戚殺
雖欲孝誰爲孝史記舜本紀堯二女不敢以貴
驕事舜親戚正義親戚謂父瞽瞍後母弟象也
是皆謂父母爲親戚也王云呂氏月令天子焉
使乘舟高注焉於也公羊則無人門焉者注同
此焉字亦當訓於

士 補集註

閻百詩曰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汝作士昌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獨鄉士遂士縣士爲士師之屬在周禮掌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則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明先輩文多誤

蹻草履也

此本趙岐註其實止解履也與史記虞卿躡蹻之蹻別徐廣曰蹻草履也又扉亦草履

范齊邑

閻百詩曰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也又半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卽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注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頗妙蓋齊王之子生長於深宮賜第于康衢貴仕于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

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旣思孟子書法不曰之齊見王于于范而曰自范之齊故趙註云自梁而之齊也望見齊王之子是見王于齊非見王子于范也曰自范者直書其所下一望字意者當時最多交質此以王子出質敵國路經于范遂與孟子適相值乎亦未可定要之集註於此等處畧矣　曹寅谷云孟子自范之齊自梁而之齊也望見齊王之子是見王子于齊非見王子于范也曰自范者直書其所

張鄒皆云爰文也

自至云爾說亦可參

接南軒云首一節初見王子而有歎也末節旣見王子後又退而與人議論者然也非係一時之言故別加孟子曰以別之非衍也

呼去聲垤澤宋城門名也

垤澤卽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註宋東城南門是也其他門之可考者正東門曰楊門見昭二十一年傳註北門曰桐門見襄二十六年傳註東南城門曰盧門見桓十四年傳註西門無名襄九年傳但稱西門而已又有曹門

見成十八年傳有蒙門見襄二十七年傳外城
門曰桑林門見昭二十一年傳其關門曰彤門
見文十一年傳○王罕皆云由聲相似見居相
似聲既魯君之聲則呼亦當爲魯君之呼若作
傳呼之聲便與氣體不切按趙注云以城門不
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本作魯君自呼又何疑
焉○閻百詩曰三衢毛氏曰呼喚也凡歎息招
呼則平聲小爾雅烏呼呼嗟醫書一呼一吸爲
一息杜甫詩呼兒問煮魚之類也叫號而呼則
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蒼葛呼之類也果爾魯

君於垤澤之門自應如趙註云以城門不自肯
夜開故君自發聲呼之呼爲平聲不應如集註
音去聲爲叫號之呼明矣近講義又云有作魯
君自呼之聲者陋甚試看呼於門於字是呼護
傳呼來於垤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
呵護傳呼乃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宋君
與魯君聲爲居高養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
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

厭於嫡母

案嫡母厭降之說誤自趙岐指於孔疏而集註
亦因之不改考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
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
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
爲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
功也據此則諸侯之庶子父在爲其母無服父
卒爲其母亦止服大功並是父尊所厭無厭於
嫡母之文注說似誤○又案儀禮析疑君在則
羣公子當爲祖尸其數少故雖母之喪無服先
君歿則君之昆弟當爲曾祖尸其數多故正期
可伸而大功以下降古者尸必以孫無孫者然
後以其屬據此則諸侯之庶子爲其母無服義起於爲尸並非父
尊所厭證以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與父母不
降喪禮或問妾得伸其言可信但以曲禮祭祀
以不與於祭耳

之以俟考

財與材同

焦云有達財者財卽才也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翟云財字通材惟鼂錯傳資財不及五帝是其餘多與裁通成德者就其德性以成達裁則須引而達於中行之路以裁成之指狂狷也

淑善也艾治也

焦云淑與叔通毛傳叔取也韓詩艾取也蓋私拾取君子之道以治其身是知君子所以教也

彀率彎弓之象也

丁丛著云率循也謂彀張其弓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焦云淮南子治日月之行律律與率同行度乃云行率則孟子所云率卽書所云省括於度也案彀率分爲二項方與上繩墨一例國語不過墨丈尋常之間注五尺曰墨倍墨曰丈則墨卽今木匠所用五尺也

總麻三月小功五月

儀禮喪服子夏傳曰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總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又云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總者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

放飯流歠

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流歠疏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箸毋流歠疏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箸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箸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簞無簞棄餘於會會謂簋蓋蓋也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故鄭云大歠嫌欲疾

齒決�havy斷乾肉

禮記疏云濡肉齒決者濡濕也濕熬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者乾肉脯脡也堅脆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

不圖報復至三十年又令太子申為上將軍以伐趙惟其為趙故曰復惟在桂陵敗後故曰大敗將復案趙注恐士卒少不能取勝故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以殉之疏云愛幸之親臣及親愛之子弟則兼龐涓太子申二人講似尤完備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按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十年來戰于郎終哀十一年戰于艾陵書伐二百一十有三始隱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書侵六十始莊十年公侵宋終哀十三年晉魏曼多侵衛敗師十有六取師三兩兵相接曰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誰師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諸侯不用王命自相攻戰皆非義也春秋於齊桓召陵之師則善其尊王於晉文城濮之戰則善其伐楚所謂彼善於此也然一則書遂以譏其專一則書及以譏其意亦未以為盡合於義而許之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

杵疑楯檛二字之訛檛與楯同國策云白起破韓魏于伊闕流血漂鹵漢書載賈子過秦論伏師百萬流血漂鹵注鹵盾也流血可以漂鹵言殺人多也陳琳檄吳文血流漂楯三都賦血流漂鹵陸機連珠云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則楯為正字而杵或係假借或是錯訛俱未可知

兩車數一車兩輪也

革車三百兩書序作戎車三百兩蔡傳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戴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八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何義門不從蔡傳止以一車計之三百乘所統凡二萬二千五百人○按尉繚子對梁惠王武王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

見天官篇亦是據司馬法計算然有兩司馬法一又云成出車一乘甲士三十人步卒二十人每車止三十人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云一士二徒者鄉遂之兵一士二十四徒者都鄙之兵古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由此疏推之武王所用正是鄉遂之兵一士二徒每車三十人卽謂三百乘所統止九千人亦無不可要之司馬法亦後來所定未必周初兵制如此史記言四萬五千人與車數全不合正不必斤斤計較耳○戎車有廣車闕車革車輕車等名而皆輓之以革故通稱革車周禮云革路以卽戎又云凡師共革車則革車之卽戎車明矣孫子作戰篇以革車爲輜車而蔡傳因之非是兩當從集註一車兩輪之說尙書正義引風俗通云車有兩輪故稱兩猶履有兩隻亦稱兩也蔡氏以二車爲兩亦非是

千書序作百

虎賁三千人集註云書序千作百何義門曰書序之譌朱子所尤麾斥此獨引之爲其近古而可考證也蓋旣有車三百兩則每兩以虎賁一人配車而戰故孔傳謂卽是百夫長以司馬法一車七十五人計之是三百人各載一車所統已二萬二千五百人史記謂甲士四萬五千人則士數太多而有所不合書序千作百元不甚少也○按必以一虎賁配一車則止合有三百人書序千而孟子非矣若車是車人是人不相牽合則三百亦可三千亦可孟子未必非也且卽以人配車又自有說昌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據司馬法一車甲士十人三百乘當三千人其數適合虎賁安知不指甲士言或謂據周禮虎賁非甲士然據周禮虎賁不離王之先後又豈以一人配一車而戰者耶

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初之崩也

崩字從山詩云山冢崒崩是也至于獸角經中未有言崩者惟泰誓有之不知泰誓係僞書乃後人誤讀而然故顧炎武譏罔或毋畏四言剳裂武語不成句法當以若崩爲句厥角爲句若崩者言其下拜之衆也蓋武王誓師商人立而聽命其衆若林及聞無畏寧爾二語歡欣俯伏拜倒於地故其勢若崩也厥角者言其叩頭之速也漢書諸侯王表厥角稽首應劭注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文選石闕銘屈膝交臂厥角稽首故趙云撅地若崩者狀其厥之多而速也三說的當注云如角

顙曲水序屈膝厥角請受羈縻與陳伯之書解辨請職蹶角向化梁書武帝告天文蹶角頓顙又贊云千夫百族厥角闕庭隋書煬帝詔厥角闕塞稽顙闕庭周書賀蘭詳檄云荒服畏威膜拜厥角陳書宗應傳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是也此節岐注云百姓歸周若崩句厥角句額角也犀撅地句稽首句聽命句南軒解云厥覆也角額角也百姓趨之若崩句厥角稽顙而惟恐後命句說與趙同宋云百姓歸周若崩言歸之易也猶言從惡如崩也白虎通云崩之言崩崩然潼伏山壤則自高潼伏于地頃首似之段云若崩者千萬人一時下拜也厥角稽首者其人或頓首或稽顙也焦云趙謂角犀即是額今云天庭古云犀角國語角犀豐盈相書伏犀貫頂是也鄭注士喪禮曰稽首頭觸地頓首頭叩地論語叩其兩端注叩發動也說文石部厥發石也角部觻有所觸發也厥角者以頭叩地而有所觸發厥角猶頓首故趙云撅地若崩者狀其厥之多而速也三說的當注云如角

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

糗有二周禮羞籩糗餌粉餈內則八珍糗餌粉餈詳檄云荒服畏威膜拜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是也飽左傳轅咺進粱糗脯修此是精者富貴人所食王褒賢臣頌黎羹含糗者難與論太牢之味昌黎送窮文草船載糗彼與黎羹爲類此與茹草爲類乃貧賤人所食也又儀禮音義引孟子飯稅則古本疑作稅漢書楊惲傳單于得漢美

食以爲殞惡彼以殞惡與美食反對此以飯殞
與茹草並言皆是粗惡意國策馮煖篇左右以
君之賤也食以草具漢書楚使至陳平以草具
進注草惡也鄭提方言令俗呼能粗食者曰茹
禮云茹毛孟云茹草皆茹粗也
衫晝衣也
趙註衫晝也晝衣黼黻絺繡也史記堯賜舜絺
衣與琴正義曰絺細葛布衣卽衫衣也案絺衣卽衫衣
書所謂絺繡者是鄭康成註周禮希冕引書希

繡而曰希讀爲絺刺也古冕服衣用繢畫裳用
刺繡故或稱衫衣或稱絺衣實一而已孔氏書
傳以絺爲細葛而史記正義因之非是
果女侍也
趙注果侍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因自
當有之也正義曰以堯帝二女侍之實若固自
當有之也許愼謂女侍曰婐俗謂今釋果爲侍
謂二女之侍舜是有惑於許愼之說而遂誤歟
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朱子集註
云果說文作婐烏果反女侍也案說文女部婐
婐也一曰女侍曰婐讀若騙或若委從女果聲
孟子曰舜爲天子二女婐據此知孟子本作二
女婐今作果者是婐之省借趙氏訓爲侍朱訓
爲女侍皆與說文合疏闊舊說謂木實曰果取
其實而言義甚穿鑿蓋本王安石字說語類朱
氏以果爲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案韻
韻三十四果婐婐婐婐身弱好兒烏果切無女侍
一訓麻婐女侍古華切
是同說文讀若騙矣
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
失之猶不得也
楊升庵過秦論云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
王初畢四海始一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
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
秦之謂矣善乎蘇子由之言曰天生喪亂假手
於秦秦亦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
於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以此
推之秦初未嘗得也案子由此論以秦爲亡於
六國之先則始皇非繼秦者乃滅秦者非子之

秦始皇父子滅之故二世戮諸公子殆盡始皇之秦劉項滅之乃信孟子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者其言卽於秦驗之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

舊說毀社稷而更置也朱注則但以爲毀壇壝最得解孟子正義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爲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爲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也據此則非毀壇壝之謂然變置至神元所關重大故自顓頊自周水旱不一而易祀者止一柱是有成湯之德則可無成湯之德則慢神也易其柱是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左氏昭十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於桑山斬其木斬木其實是古禮卽變置之意而子產以爲罪大舜之官邑蓋不敢毀然以滅絶明祀自任也全謝山曰古之加罰於社稷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乃斬停其祭是罪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魯穆公暴巫焚尪縣子尙以爲不可況其進於此者故孫疏變置之說可爲賢主道不可爲慢神之主道也

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 補卷五注

趙注頑貪也王氏念孫曰頑鈍也如氏漢書注云頑鈍無廉隅也按頑之義爲鈍廉之義爲棱棱則有隅角頑則無鋒鍔二者正相反○陳平傳云士之頑鈍無恥者卽諺云鈍鐵無剛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

此章直是孟子解說仁字之義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文之言說文人部仁親也從人二段玉裁注引鄭注而釋之曰人偶猶言爾我親密之辭故其字從人二阮氏元揅經室集又從而推闡其義引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焉非馬不走水非水

不流發明相人偶之說明乎此然後孟子此章可得而言矣蓋仁也者人也乃孔門相傳之故訓也然仁卽是人何以又製此從人從二之仁字故釋之曰合而言之道也夫我一人也人一人也仁於何有必我與人相親人與我相親而後仁在其中焉此卽相人偶之義亦卽仁字從人從二之意別乎我而爲人此分而言者也並人我二人而爲仁此合而言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趙氏誤斷合而言之四字爲句道也二字爲句則其義不可通遂有增數語於其間託之外國本者矣

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憎字趙本作增訓益按此增字與增修其德增益其所不能之增同稽不能盡其在已惟恐人言之有傷孟子曰無傷也士所以增修德業者正在此人之多口時也如毀譽之來愈加自反之學則磨礲砥礪不惟無損而且有益彼文王孔子何嘗不見慍于羣小而令問至今不殄卻何傷哉子亦增修其德法二聖之不隕可矣陸寶甫云孟子所引二詩原自相承上言孔子雖至聖猶未免于見慍下言文王雖見慍亦何損于聲聞以二慍字貫穿歸重不隕厥問上所以勉稽勤修不可作兩平看

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蠿者齧木蟲也趙岐注曰追鐘鈕也鈕擘齧處深矣蠿蠿欲絕之貌也案蠿蠿疊倆必不以蠿爲旋蟲蠿蠿卽詩彼黍離離之段借楚辭覽芷圃之離離作蠿劉字又可通楚辭思古篇曾哀悽愍心離離兮注云離離剝裂貌則又明言離離而解爲剝裂與訓分訓解同黍實下垂其蒂之系亦有如鐘鈕之下垂欲絕者故蠿蠿離離同義趙以擘齧二字解蠿按文選西京賦擘肌分理注引周禮薛暴不入市云薛破裂也周禮鄭注考工記旗人磬錤鄭注云擘破裂也周禮鄭注考工記旗人磬錤薛古字通淮南子高誘注齧缺也蓋謂鐘鈕破裂缺齧其象蠿蠿

也蠢說文蟲齧木中也蠢有蟲齧義並非齧木之蟲爲蠢故趙特申之曰蠢蠢以明非卽旋蟲也乃因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遂以蠢傳會於旋蟲誤矣或謂追當爲椎擊之椎高子以禹樂尙文王謂用之者多凡椎擊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蠢齧之形又趙希鵠洞天淸錄云追與堆通令畫家滴粉令突起謂之堆粉金銀犀角之工以堆起爲頂賸裝詩追琢其章正謂頂裝之法如鐘之旋帶篆枚皆是堆起者所以追爲鐘鈕初是兩馬者兩等馬也一云古駕車以四馬大夫以上皆然惟士則駕二孟子亦偶舉言之此說亦通或謂註中兩馬一車所駕改作士之車所駕方與兩馬合則太拘滯矣

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

左傳襄六年棠人杜註棠萊邑也北海卽墨縣有棠鄉十八年鄆棠杜註齊邑顧震滄春秋大

事表以鄅棠爲萊邑以棠爲齊邑與杜註相反
又謂棠後說爲堂今爲東昌府之堂邑縣孟子
勸齊王發棠卽此按顧炎武山東考古錄云當
時卽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故云發棠則棠
卽杜註所謂萊邑非今之堂邑縣也大事表疑
誤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
漸大略如此
趙云舊謂墨無親疏之別最爲背理楊尙得不
敢毀傷之義集注意以此二句爲言反正之漸
竊謂不然此亦就一邊見兩邊也逃墨之人始
既歸楊既逃楊勢不得復歸墨而歸儒假令逃
楊之人始而歸墨亦義不得復歸墨而歸儒可
知也亦有逃楊不必歸墨而卽歸儒逃墨不必
歸楊而卽歸儒者非以兩必字拘定一例如是
則不咎其往之意具見招字非但無取別音並
不煩別義耳
布縷取之于夏粟米取之于秋力役取之于冬
讀禮疑圖按織麻曰布析絲曰縷帶殼曰粟脫
也

殼曰米布縷出於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在秋故秋征之力役出於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而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顧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三者之外別無征焉而取之又各以其時亦可以見民之不擾矣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卽此意也

孫奭孟子音義引丁公著之註曰餂取今按古本及諸書並無餂字郭璞方言註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從食蓋傳寫譌也姚寬西溪叢語謂當如郭氏方言其字從金爲銛許說文以銛爲鍬屬乃音纖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濂按銛乃挑之轉許以言餂卽以言挑也說文挑撓也漢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有女文君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註寄心於聲心挑動之也亦與誂誘也又鉤也俗以鎖鑰不能開用物挑之謂之銛正是此餂也能纖乃能銛餂之爲義以羊棗之說爲疑若正義以羊棗爲棘棘之屬其能入土而挑土耳字義皆相貫通

椑柄也題頭也

椑屋椽也爾雅疏屋椽齊魯名桷周人名椑但屋椽數尺不爲過長何以言非古之制趙註云四阿椑題屋霤也按考工記殿四阿重屋註云四阿若今四注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霤者屋檐滴處爾雅釋宮檐謂之桷郭註云屋桷那疏云屋桷一名桷一名桶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椑題是椽之在檐下者題椽頭也檐下之椽頭長數尺則四垂之軒張深遠可知此所以爲奢汰而非古制也從來解者都未分曉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

何義門讀書記曰羊棗非棗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則成柿矣余乙卯客於臨沂始覩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嫲柿一名椑棗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椑棗此尤可證柿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爲疑若正義以羊棗爲棘棘之屬

則甚謬此乃本草所收酸棗也自出山石間色赤味酸按陳禹謨名物考云嘗道鄒登嶧山或以羊棗啖余其狀絕類柿大僅如芡實蓋名爲棗而去棗遠矣此皆得之親見益信義門之說不誣

諱名 補集註

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始有避諱之禮矣周禮小史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先鄭謂忌日與名諱葉竹埜禮經會元曰王制成炎帝以姜水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成而異德故黃帝以姬水成謂所生長以成功也成而異德故黃帝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晉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十二姓十四人皆爲己姓元鄙與夷鼓鄶曹斟芊八姓禹賜姓曰姒四岳賜姓曰姜申呂齊許甫謝緟向蔡蓼胡沈荊鄧曼十二姓皆爲姬姓黎爲高辛氏火正其後爲己董彭祖秃妘曹斟芊八姓禹賜姓曰姒四岳賜姓曰姜申呂齊許甫謝緟向蔡蓼胡沈荊鄧曼十二姓皆爲姬姓黎爲高辛氏火正其後爲己董彭祖丹朱之後爲貍姓並見國語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秦之先柏翳賜姓嬴並見史記皐陶賜姓曰偃見帝王世紀舜賜颺叔安裔子之姓曰董見左傳此唐虞以上賜姓之事也周之賜姓獨一嬀滿餘

太史奉諱惡小史者太史之屬詔忌諱卽奉諱惡謂惡事之當忌諱者人君行事宜知就善而避惡卽吉而忌凶非名諱也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詩言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則周人不諱于詩成王名誦而周禮擅人曰誦王志瞽朦曰諷誦詩甚至官名謂之誦訓則周公不諱于禮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卒定公名宋而書宋人則孔子不諱于春秋由是觀之則周人以諱事

無可考而諸姬無一賜姓者左傳正義云周尙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胡朏明曰周道同姓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荀賜之姓則不能禁其通婚故不復賜非但質文之異也○左傳正義謂姓分爲族族分爲氏毛西河獨謂姓分爲氏氏分爲族其言曰如魯與鄭皆姬姓而魯分桓公之子爲三桓一爲仲孫一爲叔孫一爲季孫鄭分穆公之子爲七穆或爲罕氏或爲駟氏或爲國氏此姓之分爲氏也乃魯又分三桓之後爲子服氏南宮氏叔仲氏公彌氏鄭又分七穆之後爲游氏馬師氏子南氏少正氏此氏之分爲族也案別姓則爲氏卽氏則有族族者氏之所聚而已羽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分之則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西河之說較是

琴張名牢字子張

朱子注論語則曰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案鄭康成注牢弟子也正義曰家語弟子篇云琴牢衛人也字子開一字

散氏宜生名

集註散氏宜生名此本孔氏書傳鄭樵通志亦以散爲氏王伯厚云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閎百詩曰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據此當以散宜爲氏

四書集釋就正藁目錄
高郵王士濂學
釋聖　釋知　釋學　釋多　釋據　釋仁　釋禮　釋異端
釋大　釋權　釋義　釋仕　釋能　釋一貫忠恕
釋三仕三已

釋聖

聖之爲言通也通之爲言貫也洪範曰睿作聖荀子曰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又曰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賈子曰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謂之聖人大戴禮曰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性情者也聖人以通得名非智無以通非學無以智非恕無以測萬物之性情非能測萬物之性情無以應變而不窮應變而不窮則萬物莫足以傾之子貢曰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賈子之說本此洪範曰睿作聖睿屬思雖與視聽言動並舉而實統乎視聽言動者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不得也蓋思則睿睿則聖中庸不思則得之不思而得爲聖人不思而得即大而化之也故又曰唯天下至

誠爲能化唯天下至聖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
學子思者也于孔子稱聖之時時卽化之謂也大
而化之卽溥博淵泉以時出也聖人之名孔子尊
之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唯此以聖
許堯舜而伯夷第稱古之賢人又曰知柳下惠之
賢舉伊尹不仁者遠未嘗漫以聖人許也中庸於
聖加之曰至聖則聖有不至者矣故孟子稱夷爲
聖之清伊尹爲聖之任惠爲聖之和必孔子而後
爲聖之時聖之時至聖也故謂之集大成又曰智

譬則巧聖譬則力孔子兼智而三子不能三子雖
名爲聖實賢也孔子爲至聖爲聖之時爲大而化
之斯眞聖人也夫聖以賅成不智何以爲賅和不
通于任任不通于清何以爲通蓋聖人之名眷秋
時或濫以予人如臧武仲當時以聖人稱之詩詠
皇父曰孔聖孔子尊其名孟子泛其名泛之亦所
以尊之聖之名通于仁孔子且不以仁許人矣而
況于聖乎台智與仁猶之合巧與力徒力則行之
謂也合巧與力則明且賢矣

釋知

聖人重多聞多見又曰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何
也知非聞見也多聞多見之中有知之有不知所
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卽是不知爲不知之又云
知故荀子云聞之不如見之見之不如知之又云
解蔽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墨子蔽於
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愼子蔽於法
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
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此數賢者舉道之

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聖
人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
亂其偏然則異端者生于執一執一者生於止知
此而不知彼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不執矣
知其所知也知其所不知亦知也執一者知其
一端而不復求知於所不知非力不足以知之也
以爲此不知者不必知者也不必求知而已知其
非也嗟乎其不知者既不復求知其自謂知者亦
未知之也烏足以言知

釋大

聖人之教以大爲歸孔子稱堯舜禹皆曰巍巍曰大哉堯之爲君達巷黨人贊孔子曰大哉孔子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非大不成聖人也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又仲尼之道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又曰道並行不相悖萬物並育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故聖人亦曰大人爲農爲圃者曰小人言必信行必果者曰小人天無不包地無不載所以爲大其間飛潛種植五行之氣皆蘊于天地天地皆得而有之而飛潛種植五行之氣則各有得而各不相合視天地爲小矣聖人如天之無不包地之無不載故孔子曰予欲無言道大非言可盡也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見天之大何所不容非言之可盡也此則聖人之所以爲大乎

釋學

說文學教同字訓覺悟也廣雅之訓有曰一曰識也二曰覺也三曰教也四曰效也當仍以孔子之言核之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與思對互言之思屬虛學屬實覺悟正思之訓非學之訓也孔子又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學與誨對言則誨是教人學爲自己力學乃效法古人則效之爲訓是也書大傳解洛誥云學效也學之訓效於義爲古以其兼思也則有覺訓以其兼誨人也則有教訓論語言學則效而已矣聖人恥大不知而作欲天下則古昔稱先王故立辟雍成均而名之曰學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言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其所學則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大率皆效之事也孔子自道則曰好古敏求曰信而好古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識

其佞舍讀書好古而言學無所爲學矣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學在三者之外教弟子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貢論夫子焉不學而舉文武之道然則論語凡言學皆指讀書好古雖德行言語政事亦必本諸讀書好古之中而博洽多聞自成一科故三友多聞自在直諒之外孟子言良知良能爲不學而知不學而能擴而充之固非學不成然孝子仁人有不必博洽者此德行文學所以二也故以覺悟爲學非學也

釋權

權之說始於孔子而詳於孟子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者以言常也權者以言變也謂虞仲夷逸廢中權隱居放言非道之常處亂世以此全身故爲中權孟子云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又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夫男女授受雖非禮尙不至於豺狼自守於禮而任嫂之死於溺則爲豺狼是禮輕而援重也溺時援之不溺時仍守不授受之禮故謂之權娶妻如何必告父母且至於無後爲不孝之大不告雖非禮而不至於不孝是告輕而娶重故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任人扈禮也常道也告則不得娶以懽父母且至於無後廬子曰色食與禮孰重而詰之曰以禮食則不得食以親迎則不得妻夫親迎之不得妻猶之告則不得娶也不告而娶舜行之矣則娶妻固有不必待親迎者誠以迎輕而娶重也孟子曰紓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紓則不得食則將紓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

摟之乎又顯示之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權之義分之析之至明至盡矣親迎禮也常道也今不親迎變也必迎則不得妻不得妻則失男女之時絶祖宗之祀其不啻百倍於不親迎雖不親迎可也摟其處子則强暴淫亂之夫王者所誅君子所不齒雖無妻而仍不爲也孔子章甫逢掖其常也微服過宋權也必儒衣儒冠以援桓魋之鋒是輕生也是傷勇也一時微服過此不微服故爲權子羔處難而不由竇孔子以爲愚爲不知權也曾子易簀未安而終不易則終無易時雖死而不可怠微服則死不敢苟乎死也易簀固死不易亦死不敢苟於安也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爲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董子竹林辨其事云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於君子之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於君子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是故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公羊去孔子未遠董子爲公羊家學正發明權之義可與孟子相表裏陳代問孟子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又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故曰天下

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已先失道天下尙何可援已先枉王霸之功尙何得成此其分辨也微矣又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一者不知有忠恕之道不能舍己以從人是不能自貶損也且不能不害人也自處於有禮而令嫂死於溺是不自貶損而害人也自甘於無禮而令嫂不死於溺是自貶損而不害人也知已之名而不顧人之死生知已之名而不顧人之名此非恕也故逢丑父不可爲權然則孔子言未可與權非徒爲

不知變者言之也知變而不合道猶非權也知變而不合道爲非權則後此之言權術權謀者謂能合乎聖人之道亦丑父之邪而已矣

釋多

孔子之學在讀書好古而讀書好古必曰多聞曰博學乃一則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一則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多學而識猶之多見而識之也於彼曰知之次於此則以爲非果說之有不同乎益者三友多聞與焉君子果不多乎多聞博於古也多見諳於今也多學兼聞見言之多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不知而作必多乖舛謂子張由來多聞而擇多見而識愼言其餘愼行其餘已不敢自矜自肆而虛已受人由此推之則忠恕一貫之道可得矣不知而作之其病與執一等不知而作者愚也執一者鄙也二者皆不多學之故多學而識所以廣識見而宏氣志乃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是以多爲聖矣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是多學而識之者矣夫多學爲入德之

功非止之境故必示之曰君子不多且示之曰一以貫之一以貫之所以不多也多學而識之雖多仍不離乎執也一以貫之則天下之善皆吾之善取之無窮汲之不竭無徒多而已矣多之極而後貫博之極而後約不明聖人此指於多之外求貫至於執一以廢百身爲異端而不自知一貫云乎哉

多與一相反者也故儒者不明一貫之旨而求一於多之外其弊至於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講良知良能而不復讀書稽古或謂一以貫之者卽貫其多於是萬事萬物恃一理以統之所謂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亦非一貫之旨也聖人惡夫不知而作之必求其知則重多聞多聞者已之所得也已有所聞卽有所不聞已有所知卽有所不知則舍已以從人不執一以廢百舍內外之跡忘人已之分荀子所謂並一不二所以成積積者多也並一而後成積一者同也二者異也並一卽一貫一貫則不異端而積乃成也藝有

六流有九雖一技之微不入其中而習之終不能知以周公之聖而句股必詢諸商高以孔子之聖必問禮老聃問官郯子謂明其一卽可通於萬豈然也哉相傳陸象山始不知易一夕能勝國棋或問之曰吾得諸河圖洛書此傳之者之謬河圖洛書何與於弈爲此說者不惟不知弈亦不知河圖洛書矣董子曰得一端而博達之此舉一反三之謂耳非一貫之謂也

釋義

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孔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爲硜硜小人又曰果哉末之難矣必信必果爲小人斯不必信不必果爲大人然則大人能比於義小人未能比於義趙岐曰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不違之者不煩吾之手矣父攘羊雖有隱之者而子之隱不容或易也義者宜也故其所在無定義主斷故其所在實有定義者常道權者反常而合道事所必當爲者義也不必爲而不得不爲者權也然則非義不足以盡道之常非權不足以盡道之變孔子曰君子義以爲質荀子曰人無動而不可不

適徧是不必信也佛肸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義重而信輕亦權乎曰義與權近而實不同也義者常道也權者暫道也攘羊而證爲直在父子之間則宜隱宜隱者常道也非暫道也父子之間則必有此不必信之道也孔子與蒲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此權也猶微服而過宋也今日遭魋之難而微服過之明日無魋之難則不微服也且或明日遭魋之難可以不微服而即不微服也與蒲盟不適衛亦猶是也故父爲子隱義也盟蒲與權俱義也權也而後爲適爲庸爲大智爲聖人○董子曰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仁至及乎人故爲愛人爲容人爲以德予人義主於宜權衡在我所以輔仁以歸於中正故曰仁者義之宜順之基也

釋據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唯德曰據
註盖而各持所見譬諸玉季之亂各據一地據淮
南者不復至吳越據楚漢者不復至孟蜀故楊子
雲博覽無所不見有惡夫當時之習作法言以正
之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
塞路者多矣竊自比于孟子又云一鬨之市不勝
異意一卷之書不勝異說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
卷之書必立之師盲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
是之勝非乎又云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又
同爲魯詩說至相嫉而詈嚴彭祖與顏安樂同事
說荀子所謂持之有故持即據之謂也孔子一貫
之道自楊墨出而充塞之故孟子力闢以存孔氏
之學荀子謂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於是
非十二子猶孟子之闢楊墨也由秦及漢儒道消
亡聖人之道微武安侯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
之言進文學儒者而經學遂與公孫宏以治春秋
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然聖人一貫忠
恕之旨莫之能明也各經其經各師其師石渠之
議同異互執孟喜改師法遂不見用江公與王式

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又儒林傳論曰經生諸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譌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鰓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夫至理無二義歸有宗而願學之徒莫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觀成名高第修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范氏之言是也蓋東京之學至鄭氏始通其師則京兆第五元克東

郡張恭祖涿郡盧植扶風馬融不專于一人其學則京氏易公羊春秋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韓詩三統術九章算術不名一物其箋詩也師毛公而屢易其義註儀禮則兼用古今義注用官禮則兼採杜子春鄭衆之說而按以己意甚至于夏之傳且駁正之注詩與注禮異前說與後說殊蓋有見于聖人之道在博在貫而不可執一故述古而不滯稱先而不執當其在袁紹座間紹客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袁皆得所未聞蓋

孟荀之後知聖人之道者揚子雲鄭康成數人而已王肅孫毓之徒不知鄭氏之義或相逆難至於南北分爭門戶異立唐學士元行沖釋疑引王邵云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愼盛道孔聖誤莫言服鄭非然則服鄭之外皆讎矣夫鄭服之外皆讎則仍兩漢讀讀之習蓋必據鄭氏以讎其餘與必別有所據以讎鄭皆據也皆非聖人一貫忠恕之指也班固藝文志論諸子曰九家之說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其言雖辟餘猶水火相滅亦相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略然則九流諸子各有其長讎而外之何如摘而取之爲漢人之學者必屏宋人之言以爲讎爲宋人之學者反是是何自入於異端小道而遠於聖人之一貫忠恕

或謂孔子重事功非也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才德俱全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則宓舍才而取德矣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猶勝於從政之斗筲孔子豈專重事功哉然則栖栖者何也曰仁也聖人以及物爲心非天地位萬物育不足以盡及物之功非得君不能盡安人安百姓之量故語丈人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其義卽行其義以達其道之義揚子爲我孟子以爲無君欲潔其身則爲我之謂也亂大倫則無君之謂也聖人之仕全是爲君爲民故教弟子立政事一科而諸賢之問政問爲邦亦不一而足蓋聖人之學舍己以從人聖人之心修己以安人子使漆雕開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未能信者未能信及物之功也未能及物之功而不仕則志不在仕而在及物此夫子所由說也唯夫子自信其能位天地育萬物而有安人安百姓之量而欲仕而行其道然不合則行未嘗終三年淹然則聖人之仕欲行其

孔子告子貢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恕告仲弓又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仁恕卽仁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論語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弗畔卽不違道然則博文約禮正忠恕之事故顏子言夫子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求仁必本於强恕求仁莫近則違道不遠也約我以禮卽復禮仁者克己復禮也克己而曰復禮則克己與復禮相表裏者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克己也非禮則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是視聽言動者皆禮也是復禮也克己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能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子貢問博施濟衆爲仁孔子曰堯舜猶病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立欲達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矣博施以濟衆有己之見存也立人達人善與人同也民無能名堯之大也施則自己施之也達人立之也自人立之自人達之自人也孔子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其兩端鄙夫之兩端也不使天下之學皆從己之學不使天下之立達皆出於己之施忠恕之道至此始盡聖人之仁至此始大一貫之旨至此合外內出處而無不通以此治己以此教人以此平治天下均是仁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人爲己與克己何以別乎曰克己所以爲己也荀子詳之矣大乎耳著於心爲己也入乎耳出乎口爲人也學者羣居人所言每不耐其終務使己之口譊譊此卽不能克己卽是不能爲己故曰仁者其言也訒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推己以及人莫先於父兄故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子生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子之三年之喪孔子曰予之不仁卽予之不恕不以父母懷子之三年而推及於居喪盡禮之三年也唯人莫先於父兄故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仁卽恕故孟子曰所以如天王者之民皞皞如也霸者之民驩虞如

仁人心也以此心推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所以爲仁政因已之克知人之克己之伐知人之伐因已之怨與欲知人之怨與欲克伐怨欲情之私也因已之情而知人之情因而通天下之情不忍人之心也由是而達不忍人之政由是而立所謂仁也知克伐怨欲之私而制之而不行無論其不可强制即强制之亦苦心潔身之士有其一不可有其二以已之制而不行例諸人其措之天下必不近人情必不可以平治天下故

孔子曰可以爲難矣難之云者言不可通諸天下也孔子之言仁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推已之心以及於人至易而無難無煩强制其情也唯其難斯不可爲仁楊之爲我墨之兼愛皆爲人之所難司馬牛問仁又以爲之難爲仁何也推已以及人而有所不忍故爲之難强已以制已而不可例諸人人故可以爲難爲之難者恕也可以爲難者孤介偏僻之士也樊

也中庸曰成己仁也以恕本乎忠也

能與耐通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所生而後謂之能義襲而取不可謂能能者久而不變出之有本能竭其力非一時偶竭也能致其身非一時偶致也知之明養之素守之定歸於自然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斯可爲能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不曰救而曰弗能救卽以平素卜之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不曰能信而曰未能信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能以禮讓爲國何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不能專對凡言能不能非偶然嘗試之謂也子夏曰月無忘其所能則非能矣能則不忘矣能而忘未可爲能也學者以氣任之曰吾往往其進銳其退速此不能之甚者雖一技之微其能者每從容不迫優優乎游刃有餘故能之義似動而實靜能之形似外而實內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則能矣

君長之設所以平天下之爭也爭之對曰和曰讓先王立政之要唯在於是所以讓則以禮所以和則以樂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天下知有禮而恥於無禮故射有禮軍有禮訟獄有禮所以消人心之忿而化萬物之戾漸之既久摩之既深君子以禮自安小人以禮自勝欲不治得乎後世不言禮而言理九流之原名家出於禮官法家出於理官齊之以刑則民無恥齊之以禮則民且格禮與刑相去遠矣中庸文理密察所以爲別唯先王恐刑罰之不中務於罪辟之中求其輕重析及豪芒無有差謬故謂之理其官卽謂之理官而所以治天下則以禮不以理也禮論辭讓理辨是非知有禮在雖仇隙之地不難以揖讓處之若曰雖伸於理不可失於禮也知有理在雖父兄之前不難以口舌爭之若曰雖失於禮而有以伸於理也今之訟者彼告之此訴之各持一理譊譊不已爲之解者直論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說以名分勸以

遜讓置酒相接往往和解可知理足以啓爭而禮足以止爭也先王之教尚存人心於此可見是故克已爲仁克已則不爭不爭則禮復

釋一貫忠恕

一貫者何忠恕也忠恕者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博學卽焉不學無所成名卽無常師焉不學多學而識之也無常師一以貫之也學不厭成已也教不倦成物也中庸以成已爲仁成物爲智子貢以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成已及物則爲至誠仁且智則爲旣聖是聖之道唯在成已及物是卽忠恕一貫之道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也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爲大也孔子告顏淵以克已復禮爲仁唯克已斯能舍已故告顏子以仁告子貢以恕告曾子以一貫其義一也人唯自據其學不復知有人之善故不獨通言之不察雖明知其善而必相持而不相下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漢魏南北人經師門戶之爭宋

元明朱子陽明之學近時各家漢學宋學之爭其始皆緣于不恕不恕則不能克己舍己善與人同終遂自小其道而近于異端使明于聖人一貫之旨何以至此己之所學不憚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以盡博學審問明辨愼思之功忠也因己以推諸人取人以爲善恕也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顏于以能問不能以多問于寡卽大舜之舍己從人而孔子之一貫忠恕也故曰焉不學無常師故曰忠恕而已矣一貫之旨曾子明之子貢識之孟子詳

釋異端

唐宋以降斥二氏爲異端闢之不遺餘力然于論語攻乎異端之文未之能解也唯聖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貫之又曰焉不學又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異端反是孟子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爲執一而賊道執一卽攻異端之謂賊道卽斯害之謂楊墨唯其執一故爲異端孟子猶恐其不明也而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是不必楊墨不必佛老也聖人一貫故其道大異端執一故其道小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致遠恐泥卽恐其害道耳唯其攻異至於執一執一由於不忠恕楊子唯知爲我而不知兼愛墨子唯知兼愛而不知爲我子莫但知執中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爲楊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楊楊已不能貫墨墨已不能貫楊使其爲我時思兼愛之說亦不可廢兼愛時思爲我之說亦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善

無不從故爲大墨子之儉同于禹然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墨子有之禹之孝鬼神美黻冕力溝洫墨子無之禹能貫也墨子之道小而禹之道大也善與人同一則不異舜以同爲大故執一者異則爲小農圃醫卜皆聖人所謂執一故小也許行并耕何嘗非神農之教神農不執一於農故爲聖人許行專于耕則小道矣小道則異端矣克已復禮爲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爲恕唯不能克已所以執一唯其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而多反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者三十一事陳子以爲沈溺所習膠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詞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有技若已有之保邦之本也已所不知人其舍諸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又以用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根習左氏者爲異家賈逵逼五家之說奏曰三代異也唯克已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端損益隨時故先帝傳觀異家各有所操易有施堂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三傳之異亦猶相爲蔽積者多與博之謂也異者一以貫之嫉惡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小不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謂也不二者不異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皆備於語文學政事不亦異乎曰非也顏閔未嘗不言語游夏未嘗無政事宰我子貢豈無德行冉有子貢豈無文學各有所成有聖人之一體非執一之謂聖人是爲善與人同

後世儒者以異己者爲異端尚書令韓欲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

則不蔽矣董子曰川瀆之瀉于海也異流而同歸

釋三仕三已

三仕爲令尹全氏祖望曰子文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讓子玉几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薦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嗣後楚令尹不見于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意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其初以讓人其後以卒於位無所謂罷黜也全氏之意以爲子文并未三仕三已案已者止也猶言不爲令尹也非罷黜之謂三仕者言久於其位在位二十八年可不謂久乎三已者言久不爲令尹讓子玉後懸薦呂臣子上大孫伯成嘉子文尚在非久不爲令尹乎三字有實數有不可泥看汪容甫先生中述學云三字有實數有虛數先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人之措詞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以三以見其多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春秋傳三折肱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于君田忌三戰三勝范

鑫三致千金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于文三仕
三已雖矧三嗅而作孟子陳仲子三咽此言語之
虛數也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於文字矣述學
之言如此由此推之諸經中三字如易王用三驅
比九 田獲三狐解九 三人行則損一人 損六 三極
五 二 三 三
之道也繫辭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 兼三才而
上傳 繫辭 下傳 艮三索而得男兌三索而得女 說卦 傳
兩之
書三載汝陟帝位 三帛 三就三居 典朕三
禮 三考黜陟幽明 舜典 六府三事 大禹謨 日宣三
三 美 鶴壽堂叢書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不知肉味三以天下讓柳下惠爲士師三黜孟子三宿而後出晝禹三過其門而不入皆虛數也

周易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按易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蠱壞極當復治言三日卽汪氏述學所云虛數也不必作辛丁解巽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亦不必作丁癸解臨八月有凶八月亦虛數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三字仍當從實數解爲是

殘庸

宋說

三本

卷中

續古逸叢書之四十四

照上海涵芬樓影印海鹽張氏涉
園日本京都東福寺藏宋槧本借

中庸說

無垢先生范陽張　九成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即庸也變和爲庸以言天下之定理不可易也此一篇子思所聞於曾子聖道之尤粹者也學者不可以不思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性道教三者之難名也父矣子思傳曾子之道以其所踐履而自得者爲天下後世別白此言道之所以爲道也夫率性之謂道則舍性而求道皆非所謂道也是則君子之求道豈可須臾舍性而求哉戒愼不睹恐懼不聞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而言之使學者知所通從焉其有功於名教也大矣天命之謂性此指性之本體而言也率性之謂道此指人之求道而言也脩道之謂教此指道之運用而言也天命之謂性第可也使其不睹不聞處微有私意間之則非性之本位而墮於人欲矣人欲豈道也哉故曰可離非道也蓋當其離處即是非道此率性所以謂之道

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此指以率性之路不可須臾離之義也惟性不可須臾離故於不睹不聞處每致意焉夫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況於稠人廣衆合堂同席之間其有不戒愼恐懼者矣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戒愼恐懼於不睹不聞以養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之理此所以求中也至於脩道之謂教則以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而見於用發而皆中節矣所以謂之和也中和之理見入深微學臻聖地其能爲此言乎盛矣哉

乎此正合內外之道不可須臾離之本也夫
不睹不聞少致其忽宜若無害矣然而怠忽
之心已顯見于心目之間昭昭乎不可掩也
其精神所發道理所形亦必有非心邪氣雜
於其間不足以感人動物而招非意之辱求
莫爲之禍焉此君子所以愼其獨也誠諸中
形諸外不可掩如此嗚呼其可忽哉惟一意
戒愼恐懼以養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之理此
善求中之道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衍天命之義和衍脩道之義喜怒哀樂之
未發此指言性也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此
所謂發也故謂之和中指性言故爲大本和
指教言故爲達道未發以前戒愼恐懼無一
毫私欲已發之後人倫之序無一毫差失此
天地萬物之宗也所以言天地位於此萬物
育於此嗚呼天地萬物皆在吾中和中則中
和之用亦大矣學者不可不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天命之謂性此所謂中也率性之謂道此所謂庸也當喜怒
以養中也脩道之謂教此所謂庸也當喜怒
哀樂未發以前君子戒愼恐懼此率性也及
喜怒哀樂已發之後君子行人倫之序此脩
道也夫方當率性時戒愼恐懼於不睹不聞
處此學者之事也及其深入性之本原直造
所謂天命者在我然後爲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之教以幸於天下至於此時聖人之功用
君子則恐懼戒愼以率之小人則何所不至
哉豈知所謂率也喜怒哀樂已發時君子則
出爲君臣父子兄弟之教小人則入於放辟
邪侈矣豈知所謂脩也謂小人無中庸之本
則不可謂小人能行中庸又不可此不可不
辨也然而喜怒哀樂已發之後則謂之和和
何自而來哉自中而已矣中既爲和則不得
謂之中矣不謂之中而謂之和似於潛養之

功爲弗著也故謂之時中以言和自中來也
時中即和也蓋中不可執一也以時而已矣
如時可以仕則仕爲中時可以止則止爲中
可以速可以久皆以時而爲中中不可執一
也如此且合天下而論之則洛爲中自燕而
望洛則燕自有中也而洛亦爲偏矣自越而望
洛則越自有中也而洛亦爲偏矣故處天下
時則當以洛爲中至於處燕越之地各中其
所謂中可也豈可以執一哉此所以謂之時
中也小人樂聞時中之說乃同乎流俗合乎

汚世時尚縱橫吾爲蘇張時尚虛無吾爲衍
晏此竊時中之名而略無忌憚者也此所以
爲小人也然則君子之學其可不愼乎夫率
性之謂道既謂之率則是已發矣安得謂之
中也曰率之爲言以見無須臾離也既未離
本位惡得謂之發乎誠如是說脩道豈已離
性而爲之哉曰吾嘗言之矣率性之謂道此
學者之事也至於聖人則自率性直造天命
之本於是有乾坤造化制爲人倫之序以率
天下此所謂和也所謂天下之大本達道所

謂天地位萬物育所以成中庸之名也此不
可以離不離名之也其理微矣不可不致思
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戒愼恐懼以養其中人倫之序以宣其和惟
聖人能終始之至於尋常之人一息之暫且
不能安而況久乎夫天地位於此萬物育於
此中庸之爲至德可不言而喻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
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

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養其中則發而中節
也

恐懼不聞中得味則識中之本矣若夫不能
守此法而用意過當與夫一出一入而欲求
中是猶終日飲食而不知味也味乎味乎當
優游涵泳於不睹不聞時可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
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賢者過之不肖者又不
及審如是道其不行矣豈有是理哉自有
行之者矣行之者其誰耶大舜而已矣舜所

以爲大知者以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養
其中而無過不及也夫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其所以爲養中者乃在心術之內也至於形
之於外則變爲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矣
嘗試遡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之心而上
之即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心也戒愼恐懼
以養此中則無過不及之端好問而好察邇
言隱惡而揚善此中則亦無過不及矣執過
不及之端而用其中於民則民皆知戒愼不
睹恐懼不聞其形之於外則亦盡人之情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而不敢忽矣舜之
所以爲知者以能用戒愼恐懼之心變而爲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之實也夫好問好
察邇言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當於舜觀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
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
月守也

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愼恐
懼人皆用知於機巧術數而不知用知於喜
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惟不留意於戒愼恐
懼故曰自驅而入於罟擭陷阱嗜慾貪鄙之
中而不自知惟不留意於喜怒哀樂未發已
發之間故雖中庸之理潛見而不能期月守
也使移詮品是非之心於戒愼恐懼其知孰
大焉使移機巧術數之心於喜怒哀樂未發
已發之間其知又孰大焉此篇直指學者用
知處故舉舜所以爲大知之事在前而又立

此說於後其左右表裏發明中庸之學也切
矣學者當審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矣
人皆知機巧術數之爲知而不知擇乎中庸
守以期月之爲知惟顏子則進乎此矣此孔
子所以稱之於守以期月之後也夫喜怒哀
樂已發未發之間所謂中庸也差之毫釐繆
以千里其可不精擇之哉顏子戒愼恐懼超
然悟未發已發之機或於喜處或於怒處至

於哀處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
入其中人欲都亡我心皆喪人第見其拳拳
服膺而弗失耳而不知顏子與天理爲一無
一毫私欲橫乎其間而不識不知我真無有
矣而況人欲乎此中庸之妙也舜發於好問
好察邇言隱惡揚善之間而顏子深居乎服
膺拳拳之內蓋所以表裏之也非深造自得
誰能識之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
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感慨或能爲之
此血氣也用以求中庸難矣中庸不在血氣
中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者能得之故曰可
均可辭可蹈而不用此以能中庸也有此則
是血氣非中庸也嗚呼余觀於易乃知中庸
之難守也且均天下國家辭爵祿壯哉其勇
也而非所謂大壯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夫雷
在天上其壯爲如何哉然而君子體此壯以
在心止於非禮勿履而已是知均天下國家
辭爵祿蹈白刃未爲壯而守中庸者之爲壯
也且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即雷在天上大壯
也即非禮勿履也即中庸也即天理也其可
以血氣爲之乎惟血氣消盡中庸見矣君子
不可不察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
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
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
哉矯

子路聞可均可辭可蹈中庸不可能之語以
謂中庸之強當如何夫子知子路之所謂強
者不過血氣耳中庸之中非血氣所得停留
者也故設爲三問以斥血氣之強南方之強
北方之強與夫子路之強皆血氣也非中庸
也然而衽金革死而不厭謂之血氣之強可
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君子居之是亦足矣
乃謂之血氣之強何哉蓋強當從戒愼不睹
恐懼不聞中來則此強爲中庸之強若乃山
川風氣使之如此而中無所得焉豈非血氣

乎子子路天資好勇其鼓琴也流入北鄙其
言志也則曰師旅此北方之強也故曰而強
者居之然則何以爲中庸之強也曰和而不
流此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故其強矯然不撓
中立而不倚此喜怒哀樂未發時也故其強
亦矯然不撓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潛養中
和以至如此之強故其見於用也遇有道之
世則此中和不變於厄塞之節故其強矯然
不撓遇無道之世則此中和脅之以死而亦
不變其節故其強矯然不撓夫不變者乃不

流不倚之發也矯之爲言剛毅之貌非矯揉
之矯也此一字係重輕學者不可造次夫中
庸一以理爲主非從戒愼恐懼中來安得如
此之妙乎其與血氣之強相遠矣子路聞之
得不悼其平時之無益而潛養之不可已乎
學者不欲遇天下之變則已如欲遇天下之
變其於中庸豈可不留意乎

中庸之爲德不可作也亦不可止也戒愼不
睹恐懼不聞謂之作而非作謂之止而非止
所以能養中庸也素隱謂終身行乎隱晦中
庸在隱晦則隱晦而已矣安可作也儻微有
作意至行怪以釣名則非中庸也此聖人所
以不爲焉遵道而行謂率性也中庸在率性
則率性而已矣安可止焉儻有止意至半塗
而不進則非中庸也此聖人所以不已焉欲
識中庸要處請於弗爲弗已而味之弗爲弗
已即戒愼恐懼也彼其半塗而廢君子則依

乎中庸依則弗已之謂彼其素隱而行怪君子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悔則弗爲之謂夫所以能不悔者中庸之力也故曰惟聖者能之余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喜怒哀樂未發處耳豈不近乎子思明示天下人以入路且曰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聖人門庭蕩蕩明白如此吾儕何爲而不舉鞭乎學者宜愼思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君子之道即中庸也中庸不離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此日用所不免者也豈非費乎費當爲費用之費雖夫婦之愚不肖豈有無喜怒哀樂者乎此所謂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者也然而由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養喜怒哀樂使爲中爲和以位天地育萬物雖聖人猶皇皇汲汲自謂有所不能焉豈非隱乎蓋自以爲知自以爲能則止矣止非中庸也惟若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則戒愼恐懼其敢一日而已乎此理微矣力行者能識之非口舌所能辨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此中庸之所以爲大也夫天地雖大而不免有日月薄蝕彗孛飛流山川震動草木倒植寒暑失中雨暘差序水旱相繼札瘥流行此人所以不免有憾也然則財成其道輔相其宜彌綸範圍眞有待於中庸耳豈如中庸之君子語其大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豈有能載也語其小則跂行喙息蠉飛蠢動皆待之以順適此天下所以莫能破也夫中庸之道贊天地之化育如此而其要止在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而已而其所以入之之路又止在戒愼不睹恐懼而已學者胡爲不少致思乎

憾乎此天下所以莫能載也語其小則跂行喙息蠉飛蠢動皆待之以順適此天下所以莫能破也夫中庸之道贊天地之化育如此而其要止在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而已而其所以入之之路又止在戒愼不睹恐懼而已學者胡爲不少致思乎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夫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以其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察於微眚之功也戒愼

恐懼則於未形之先未萌之始已致其察矣察之至至於鳶飛魚躍而察乃在焉夫能亂人之德而居人倫之先者夫婦是也欲識不睹不聞之實當於夫婦而察之故君子之察必造端乎夫婦使夫婦之道正則天地之道皆正矣其要如此安可不察耶察之如何非心一形邪意一作無不見其所自起知其所由來戒愼恐懼而不敢肆焉察之既熟豈特夫婦間哉則凡象生於見形起於微上際下蟠察無不在所以如鳶之飛于天如魚之躍于淵察乃隨飛躍而見焉而況日月星辰之運動山川草木之流峙乎顧惟此察始於戒愼恐懼而已戒愼恐懼以養中和而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間乃起而爲中和大含元氣而天下莫能載小入無間而天下莫能破察之功如此君子於愼獨之學其可忽耶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率性之謂道道豈遠人哉人具有此性又安

可舍己之性而求道哉性外無道道外無性
舍人之性而欲求道猶適越而北向趨燕而
南奔雖駕駿馬乘輕車卒歲窮年殆見其無
所得耳夫執柯以伐柯可謂近矣然而猶以
爲遠者以性較之也若人之性當幾即是因
體即明非兩物也伐柯而視柯猶是兩物也
柯外有柯豈非遠乎若乃人即爲道不待它
求其與伐柯異矣聖人明辨細微至於如此
學者率性其可不致精乎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
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人即性也君子既率性而得道天下之人有
不由乎道者以迷其性也君子則以我之性
覺彼之性其寓之簋簋俎豆制度文章以至
鍾鼓管磬竽笙璜珮元酒大羹烋薌鬱鬯之
間者無非覺其性也使其由此以見性則自然
由乎中庸之道而向來無物之言不常之行
皆掃不見迹矣夫君子所以區區如此者止
欲其率性由道而已既已率性由道復有何
事哉故得其改則止矣此忠恕之道也夫恕

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
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
是可以知聖人之存心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者用之廣也隱者體之微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弟以事兄未
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
君子由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深致其察故其
形於外也如大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
而揚善如顏子之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如詩人之察鳶飛魚躍如君子
之察乎天地故自不睹不聞處察之以至於
世間人情無所不致其察先察知一己之難
克而後察見天下皆爲可恕之人不敢妄責
備焉每事先求乎己之所能行者然後推之
以善天下九施諸己而不願者亦不敢以施

諸人而已之所願者則推而行之與天下同
其樂此所以爲中庸之道而深原其功乃自
於戒愼恐懼以致其察之功也明乎此說則
君子之道四如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
先施之皆曰求者蓋所以致其察也人倫之
大而致其察則天下之理無遺餘矣察子之
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察臣之事
君吾未能安敢責君之禮臣乎察弟之事兄
吾未能安敢責兄之友弟乎察朋友先施之
吾未能安敢責朋友之必信乎此忠恕之道

也夫自以爲能則止矣故終身不能自以謂
未能則皇皇汲汲其敢已耶如前言聖人有
不知有不能而此言未能此意深矣學者不
可忽也夫聖人常處於不知不能未能之地
以見其皇皇汲汲無敢已焉之意此所以無
所不知無所不能且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
天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使聖人於
君子之道四自以爲能則已矣其責備於天
下豈不深乎已非天之理也如韓愈作羙里
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深見文王之

心臣以事君未能之意舜祗載見瞽瞍夔夔
引慝此亦子之事父未能之意儻文王以爲
能則懟君舜以爲能則怨父中庸之道於此
二事可見矣非於不睹不聞處深致其察又
烏能推之人倫若是其微哉是故君子愼其
獨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
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自戒愼恐懼事致其察其發見於忠恕是故
其爲行也則爲庸德之行其爲言也則爲庸

言之謹庸者非不足亦非有餘適當其可者
是也夫惟戒愼恐懼則不足者不敢不勉以
至於此有餘者不敢盡發以過於此所謂中
庸也戒愼恐懼則常致其察是故當其言也
則於言察其行當其行也則於行察其言顧
者察也夫中庸之道如此君子胡不戒愼恐
懼事致其察以慥慥於此地乎慥慥者不已
之謂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
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忠恕之道其至矣乎盡其在我而不責於人素其位而行盡其在我也不責備於人不願乎其外也涵泳乎忠恕之中郁如三春薰如醇酎何所往而不可乎素猶雅素之素舜之若將終身者是也使終身富貴則以忠恕之道行乎富貴若堯是也終身貧賤則以忠恕之道行乎貧賤若顏子是也素夷狄則以忠恕之道行乎夷狄若箕子是也素患難則以忠恕之道行乎患難若孔子是也富貴貧賤

夷狄患難皆天之所以命我者吾其如之何哉姑聽之而已矣然吾有忠恕之道無入而不自得故盡其在我不責備於人是以戒愼恐懼不敢使一毫私意介乎其心而寬平易優游怡愉衍衍如也融融如也自得之道槩在乎此嗚呼忠恕其至矣乎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此言君子自戒愼不睹恐懼不聞醞釀成中庸之道處上下天人之間無所不用其忠恕也其在上也以忠恕待人故不陵下其在下也以忠恕自處故不援上援者欲己與之齊也夫爲上所陵爲下所援而不以忠恕處其間則不能無怨憾矣君子力行忠恕之道正己而不求於人故處陵忽干援之中其心泰然無絲毫之怨以至身行於貧賤憂患難喪失不可堪處之間一皆以忠恕爲樂若將終身于此而不動焉夫何怨天尤人之有此無他君子居忠恕以應天命而已易者忠恕至於喪名之謂若夫小人則不能安於忠恕至於患難徒使身名失節以求合于上卒不免於患難者也其所以如此兩失而已此行險以徼幸者也其平時不知愼獨之學不留意於戒愼者以其平時不睹恐懼不聞以養中庸之道而察忠恕一貫之理耳射有正鵠賓射之侯則謂之鵠使吾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則賓射必不出正大射必棲於鵠此必然之理也使在我有杪忽之差則在彼有

尋丈之失矣然則失諸正鵠豈正鵠之罪哉
吾內志不正外體不直以至持弓矢不審固
之罪也猶之爲上所陵爲下所援不得處富
貴安平而每遇貧賤憂患難喪失若天所
不祐人所不歸者豈上下天人之罪哉皆吾
戒愼恐懼不至而中和之理不發見不足以
感發天下之幾也使誠中和天地且位於此
萬物且育於此況上下天人之間乎誠知此
理方且戒愼恐懼正己之不給又何暇責備
於人乎此所以爲中庸也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言君子推忠恕之効也夫欲知戒愼不睹
恐懼不聞之効當於忠恕卜之欲知忠恕之
効當於父母順適則忠恕之効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
鬼神在明則爲中庸中庸在幽則爲鬼神其
實一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也夫中
庸之要處在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而喜怒哀

於兄弟則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矣夫人爲人
宜於室家樂於妻孥想其爲人曲盡在我之
理深識人情之微莊肅恭謹寬夷平易以此
心事父母父母其有不順乎使其不知戒愼
恐懼之理待己甚輕責人甚重則於妻子必
不合於兄弟如內妻子兄弟如
此父母豈得順適乎此不孝之子也夫在妻
子爲合在兄弟爲和在父母爲順此一理也
今於妻子兄弟父母如此原其所以以不知
忠恕之理也不知忠恕之理以不知戒愼不
睹恐懼不聞之理也是以君子於愼獨之學

樂森列于中不可欺者此鬼神之德也是以
鬼神之德雖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
天地萬物森然鬼神列于中不可遺也惟鬼
神之德如此故足以發天下之敬使皆戒愼
不睹恐懼不聞而齊戒以肅其身明潔以敬
其心盛服以嚴其貌洋洋乎如在其上在其
左右豈敢有一毫私意哉此正養中庸之幾
也故引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爲證
夫有度有射皆私意耳非戒愼恐懼其可以
享鬼神乎夫鬼神弗見聞而使人聳然不敢

起非心邪意儼然如在者則以中庸之道發
於幽者不得不爾嗚呼微之顯誠之不可揜
其狀乃如此君子之於愼獨其可忽乎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
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
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
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
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夫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其見於舜也内則以

養中和外則發之於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
揚善與夫大孝之德夫所以好問所以好察
所以隱惡所以揚善所以爲大孝皆戒愼恐
懼之形見也此所謂誠諸中形諸外有不可
得而已者夫舜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
齊慄非戒愼恐懼之形見乎此所以爲大孝
也且應龍之翔則雲霧瀰然而起震風薄怒
則萬空不約而號使自戒愼恐懼發而爲大
孝以德則爲聖人以尊則爲天子以富則有
四海之内而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此必致

之理也夫何故以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
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猶石韞美玉則一山爲
之葱青水懷明珠則一川爲之秀潤天理如
此何足怪哉蓋天之生萬物初無容心也因
其材而成之耳如鸞鳳爲瑞物自取尊榮鴟
梟爲妖祥自取殫射榱桷自取棟梁蒲柳自
取薪爨天亦因其材而成之耳豈能有所損
益哉栽者本根深固自取培益傾者本根搖
動自取顛覆亦豈有心哉是以知大德者自
取位祿名壽而無德者自取貧賤刑戮也是

位祿名壽乃大德之形見也不如是是吾德之未至也故引嘉樂之詩爲證而斷之曰大德必受命其言判別不疑此所以勉天下之爲德者當始於戒愼恐懼而以位祿名壽以卜德之進否也世之論者曰孔子大聖人而名位祿不著顏子大賢而壽亦不聞斯言欺我哉曰學者讀書當識立言之體方論大德受命之理此天下之正理也安得以孔顏爲說至於孔顏可謂天理顚倒事之不幸者也豈可以爲常談哉然而孔顏之位祿名壽亦豈可誣也雖不得志於當時而萬世之後天子師事巍然南面尊主大國合天下而拜之大德者必受命亦可知矣君子第當論大孝大德如何至於位祿名壽至與不至盡亦日日新又日新以警省其所未至乎上以大舜當年爲則下以孔顏後世爲準豈不韙哉

中庸說卷第二

中庸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則無適而不在中和中和則無憂也必矣古之人有享斯劾者其惟文王乎夫中和之中自當有賢父聖子文王其見之矣以王季爲父是父所作者中和也以武王爲子是子所述者中和也文王處賢父聖子之間夫何憂哉中和之見於人者即

文王可知矣然則舜以瞽瞍爲父以商均爲子則中和將何處乎曰中和之見於人當如文王之無憂至於大舜父子斯天倫之不幸也不幸豈可以爲常乎學者當知此意中和之道無所疑矣此不可不辯明焉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緒即中和也天命已逼民心久遏乃一戎商而有天下嗚呼豈得已哉戎商宜若非中和也是何言歟子思不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乎武王一怒而安天下此怒之中節也此中和也此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然而武王之舉危道也聖人之不幸者也其曰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之言相並則知武王之舉危道也聖人之不幸也然而又不失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則以出於中和故其理當如是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夫武王之中和豈止行之於克殷一事而已哉又於追王之事見之夫追王乃中和所當然也周公承文王武王之緒即中和也天王王季之禮與夫推追王之心以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追王之禮以下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是也夫士而受大夫之祭此追
王之意下達於大夫也使父爲庶人子爲大
夫亦將葬以庶人祭以大夫矣此深察人子
之心以致意於其先也審如是父爲大夫子
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抑吾貶吾親就士之
禮耶追王之意安在哉曰事各有稱葬以大
夫是喪從死者之義祭以士是祭從生者之
義以己之祿祭其先人此意與追王之心一
等也惟深思者見之儻以世俗之心以榮辱

吾親非中和之道也至於期之喪達乎大夫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皆喜怒哀樂已發之中節者也此天理之自
然者不可加損焉惟事事隱之於心如追王
如祭以天子如達乎諸侯達乎大夫達乎天
子無貴賤一也皆輕重中節天理自然無一
毫私意偏倚於其間中和之形見於作用者
如此不可不致精以求之也至於論名數之
意呂與叔辯之甚詳此不復叙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
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
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
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
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祖廟宗器裳衣時食昭穆爵貴賤辨賢逮賤序
齒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事死事亡雖施
設隱顯未詳然皆文王中和之所發見寓於
心志事爲之間者如此此文王之志文王之
事也繼志述事者無他第於戒愼不睹恐懼
不聞處致其察以養中和之理然後深見文
王之所爲一一皆天理中發見者隨時損益
而不忘其中和之大此文王之志文王之事
所以望於武王周公者而武王周公所以爲
達者亦正以是也此所以反覆具載於此篇
則以中庸之德當如是也若夫名數之學精
微之義則呂與叔龜山先生辯之甚詳此不
復叙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

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社之禮宗廟之禮皆自中和中出豈私智所爲哉夫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此先王深知天神地示人鬼之心而即國外之郊以祀天國中之社以祭地禘嘗之禮以享鬼神不知先王居於何地知天神自郊求地示自社求人鬼自禘嘗求哉夫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天下國家直推此而爲之耳然而禮義徑自何而明哉惟

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養中和則天神地示人鬼之心皆見於此矣且天地位於此万物育於此治國豈能出此理哉是以君子愼其獨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文武之政即中和也布在方策書此中和也有中和之君子則見文武之心故其政舉無

傳中所載井田賦祿之政無不依三代制作然纂逆之臣豈嘗夢見中和是以一切顛倒天下大亂適以資笑具而已則其政息復何疑哉夫使人誠得中和之道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嘿笑之間天下已丕變矣人道敏政猶之地道焉布種下實未及頃刻日夜之息一經雨露之潤則勃然而生爲萌爲芽爲幹爲枝爲葉以至爲華爲實向來荒虛之地一旦青葱秀潤可攬可掬矣以地道敏樹觀之則人道敏政可見也蓋地道亦已得中和故

也然政之變化何止如地道哉繫乎其人如何耳堯舜率天下以仁則人人如堯舜而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則人人如桀紂而比屋可誅眞如蒲盧取蜎於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皆似之矣使以中和布之於政發起天下之中和則江漢之女無思犯禮兎罝之人莫不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難到也

此所以載此章於中庸焉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政如蒲盧蒲盧祝蜿蜿蛉則蜿蜿蛉變爲蒲盧矣爲政豈不在中和之人乎有中和之人則有中和之政取中和之人則當以身爲則身中和則取人亦中和矣然則何以致身之中和哉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率性可也率性之謂道故脩身以道即中和見矣然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隆殺等降有品節焉一出於仁義而已矣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義自仁中出路自心中來則所謂義又出於仁也惟仁有品節焉而義無不察矣故能先意承志先事幾諫而事親得其道也事親得其道則脩身之効也脩身既効則以此中和識天下之中和矣故能取天下中和之人以行文武中和之政然則子思首之以天命之謂性意乃在此其言豈不深密乎學者其可以易而觀之哉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

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皆和之所發見也故謂之達道智知此理而行仁覺此理而行勇決此理而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天下之所同故謂之達道知仁勇一己所自得故謂之達德所以行君臣父子五者在知仁勇者在誠一者誠也誠即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是也夫是誠也或生而知之若堯舜是或學而知之若湯武是或困而知之若太甲是所以知之者何物哉誠也知之耳吾未能有行焉是未能運用此誠也然有安而行之者亦若堯舜是有利而行之者亦若湯武是有勉強而行之者亦若太甲是夫行之者其何物哉亦誠也是行達道者知仁勇行知仁勇者誠知誠者誠行誠者誠夫誠一耳何爲行知仁勇者誠而又知誠者誠行誠者亦誠哉此蓋有說也其說安在曰行知仁勇者誠也以謂誠如是盡矣而所以知此誠者其誰乎即誠也知之耳未及行之也誠即其誠也此聖人極誠之所以指之也行知仁勇者誠知誠者將以爲它物耳又是誠耳知未及行行誠者又將以爲它誠耳又是誠耳誠字雖同而行知仁勇之誠又不若行知仁勇者誠知誠之誠爲甚明知誠之誠又不若知誠之誠爲甚大也嗚呼誠之爲物如此其可以淺易窺之哉此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其深矣哉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行達道者知仁勇知仁勇自何而入哉此聖人所以又指以入知仁勇之路也夫好學必有所見而然也故謂之知力行必以不能自已而然也故謂之仁知恥必斷然不爲也故謂之勇然而不直指好學爲知力行爲仁知恥爲勇而曰近者何也近之爲言以言不遠也不遠即在此而已矣第知所以好學者誰則爲知爲仁所以力行者誰所以知恥者誰則爲仁

爲勇矣夫見於言語文字者皆近之而已矣
唯人體之識所以體之者爲誰當幾而明即
事而解則知仁勇豈他物哉知斯三者則直
趨知仁勇之路身豈有不脩哉知所以脩身
則於天下之人皆當開導之使自趨知仁勇
之路知仁勇天下所同有也故知所以脩身
則知所以治人知治人之路不出乎知仁勇
則周旋四顧其所以治天下國家亦不出乎
知仁勇之路而已嗚呼豈不簡易明白乎夫
所謂學所謂行所謂恥何也即戒愼不睹恐
懼不聞之謂學者不於此入則泛然如萍之
在水逢風南北有何所寄泊乎此君子所以
愼其獨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
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
夫知知仁勇則知所以脩身推而極之以至
於治天下國家其爲天下國家也則散而爲
九經九經則知仁勇之用也夫時當孟春則
不期而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矣時當孟夏
則不期而蝼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矣
豈孟春孟夏區區號令於魚獺鴻鴈蝼蝈蚯
蚓王瓜苦菜哉一氣之行其法當如是耳審
乎此使不知知仁勇則已如其知知仁勇發
於爲天下國家則亦不期脩身尊賢親親敬
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
矣使一事不備必知仁勇未盡其道也誠使
知仁勇皆盡其道則此九經以次而行不先
不後不遲不速皆中其會矣此天理之自然
非私智所能爲也嗚呼從戒愼不睹恐懼不
聞發爲知仁勇其極施於天下國家如此然
則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之言一一見矣豈
欺我哉然而知知仁勇三者則知所以脩身
以至知所以治天下國家今爲天下國家又
先曰脩身夫前言脩身則能治天下國家今
爲天下國家又曰脩身何也曰中庸之道無
止法也此又於穆不已純亦不已之意唯力
學者乃能識之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
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

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夫自中和之理發於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間變其名爲知仁勇又變其名爲一又變其所以達道者爲九經皆中和之作用無往而不中節也夫惟中節故以之脩身則道立以之尊賢則不惑以之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以之敬大臣則不眩以之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體若四牡之詩所謂有功而見知則說是也知謂體悉之也以之子庶民則百

姓勸以之來百工則財用足以之柔遠人則四方歸之以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夫所以立所以不惑不怨不眩所以報禮重所以勸是乃中和之中節故所以足所以歸所以畏是乃中和之中節故其効自爾也使吾脩身而道未立吾親親而怨以至吾懷諸侯而不畏是吾於中和未至其極也且致中和則天地位於此萬物育於此九經其有不効乎此君子所以愼其獨也

中庸說卷第三

石五行原題在卷一首葉及卷二末葉移錄於此編者識

寶永三年丙戌八月良辰

龍菖首座代

龍爽修稍焉

貳冊之內

余祖文忠公正色立朝敦尚氣節爲有宋名臣著書垂教卷帙宏富其見於宋藝文志者尚書詳說五十卷中庸說一卷大學說一卷孝經解四卷論語解十卷鄭黨少儀咸有一德論孟子拾遺共一卷心傳錄十二卷語錄十四卷見於郡齋讀書志者孟子解三十六卷唐鑑五十卷見於直齋書錄解題者論語拾遺一卷言行編遺文共一卷見於玉海者重修神宗實錄二百卷見於家傳者經筵講義一卷橫浦家集二十卷雜見他書者書傳統論六卷春秋講義一卷標注國語類編及唐詩該無卷數其書名卷數微異者不複舉今四庫著錄惟孟子傳殘本二十九卷橫浦集二十卷其鄉黨少儀咸有一德論孟子拾遺心傳錄書傳統論春秋講義卽附載橫浦集中其他均不傳日本

瀧江全善經籍訪古志有宋槧中庸說六卷藏普門院余求之有年不知其所在歲戊辰東渡故人內藤湖南語余院在京都東福寺旣覩其書已佚後半請於寺僧攝影攜歸才四十葉耳曩讀朱文公集謂公以佛語釋儒書駁斥是書者殆及萬言所引原文與此均合蓋卽朱子所見之本公之爲學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其內心有得勿止更求其發而中節之用其途徑與朱子容有不同孰是孰非非余所敢置議余獨痛夫儒釋之辨盛於當日公之學說爲朱子所抨擊致湮沒而不彰是書亦自宋迄今不復刊行余旣得諸海外因覆印以餉今之學者且冀其因有異同而得並存焉則幸甚矣民國紀元二十有五年丙子四月裔孫元濟謹識

庸學講義

儒家中

明張氏約園開雕

中庸講義四卷宋袁蒙齋先生爲門弟子博講詳說而更反約焉以使學者聽之而得其妙委曲推闡精義入神豈獨成一家言眞萬世之準的也壽鏞讀其書至廢寢食既手校而刻之因歎曰自有宇宙卽有中庸中庸自在而人忽之欲動物蔽離其天則有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人爲之開導而品節焉而中庸之道顯有明誠身待人而行之大儒爲之訓解而演繹焉而中庸之教傳昔人謂橫渠先生見道在中庸吾謂蒙齋先生之

見道與橫渠豈異也說者謂其主持過當或不免悄恍無歸此則朱陸門戶之見也總觀全書深得道本其論命與性也謂性不離命命不離性性不離命則當聽其在天命不離性則當盡其在我必有事焉而行所無事是之謂率性其論教也曰非獨行乎庠序學校者謂之教凡施於宗廟朝廷射鄉燕饗朝聞嘒問冠昏喪祭者皆教也非獨載在方冊見於誦習者謂之教凡簠簋籩豆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儀鐘鼓筦磬綴兆行列屈伸俯仰之節皆教也其論用中也謂堯舜言執厥中得夫子執兩端之語而明得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之語而尤明其論智擭陷阱也引易曰入於坎窞凶謂易之入於坎窞凶卽所謂驅而納諸罟擭陷阱而不知辟者乎又曰彼竝以爲罟擭陷阱哉蓋自以爲廣居安宅耳其論素位也曰蓋素其位而求脫乎貧賤事夷狄患難之困而覬望夫富貴之亨其間亦有圖焉行徼倖以得之者矣然謂之徼倖則不得焉者亦多矣其論行之者一也曰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也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而炯然不可亂者則一也一者何性是也率性則經正而庶民興矣不然則拂其天而人欲肆行曰吾有術以駕馭斯世經可無用也幾何而不率天下之人爲禽獸也其論默足以容也曰吾夫子嘗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蓋亂世危言禍必及身夫子又嘗自爲委吏乘田矣所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亦惟安於義命而已矣其論有望不厭也曰非眞如玉之在山珠之在淵安能有望非眞如桑麻之可衣穀粟之可食安能不厭推而至於內外精粗之兩忘前後左右之咸宜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善不善之幾伏於毫芒眇忽之微包羅天地該括事物極而至能破能載可謂至矣先生胚胎家學一以傳心爲本嘗自言吾觀草木之發生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貫東發謂近世掄魁之有益世道者先生一人而已豈偶然哉爰書於揹俾有志於道者取法焉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四庫全書提要

蒙齋中庸講義

宋袁甫撰甫字廣微鄞縣人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兵部尚書諡正補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所著有孟子解今未見傳本殆已亡佚此書散見永樂大典中而史志顧未之及惟朱彝尊經義考有甫所撰中庸詳說二卷註云已佚或即是書之別名歟其書備列經文逐節訓解蓋平日錄以授門弟子者中間委曲推闡往往言之不足而重言以申之其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則出於陸九淵故立說多與九淵相合如講語大語小一節云包羅天地該括事物天下不能載者惟君子能載之而天下又何以誠幽通鬼神微入毫髮天下莫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即象山語錄所云天下莫能載者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天下莫能破者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相離之說也其講自誠明一節云誠不可傳可傳者明明即性也不在誠外也此即象山語錄所云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

此之說也其他宗旨大都不出於此雖主持過當或不免悁恍無歸要其心得之處未嘗不自成一家謹依經排輯釐爲四卷以存金溪之學派至其甚謬於理者則於書中別加案語考正其誤以杜狂禪恣肆之漸也

鄞縣志本傳

袁甫字廣微號蒙齋燮之子郡齋讀書志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宋史本傳慨然以斯道自任延祐志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簽書建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祕書省正字入對論今之可懼者有五端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旣興饑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高拱羣臣奉行薄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鎭浮不知宴安實爲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儉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他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興屯田之利本傳除松滋令大有治行民甚德之鎭海縣志十一年黃震撰傳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

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舊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本傳）當遷顯侍親東歸遂通判湖州（延祐志）考常平弊原以卑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本傳）十六年（蒙齋集秀錦閣記）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本傳）講經迪士訪民所便事上之（江南通志）請蠲減婺源紬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樁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道覓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修陂塘拂築百梁（本傳）踰年（秀錦閣記）丁父憂（本傳○案蒙齋集徽州乞祠狀言上有老親年踰八旬兼抱宿恙乞歸鄉閭粗供子職本傳不載當係乞祠不允也）竇慶二年冬（蒙齋集徐偃王廟記）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本傳）紹定元年冬提舉江東常平（黃傳）適歲大旱天變頻仍（真德秀江東荒政錄序）亟發庾廩之積凡州縣窶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爲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石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振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於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於舉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尚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賚（本傳）時甫寢爲之不寐饋爲之不飽其所區畫千條萬緒無一日不講荒政（荒政錄序）會江閩寇迫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之檄諸郡關制司聞於朝爲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三年冬十月（蒙齋集無倦堂記）直寶章閣（荒政錄序）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復移司鄱陽（本傳）四年（黃傳）霜殺桑春夏雨久湖溢諸郡被水連請於朝給度牒二百道振恤之（本傳）七月（黃傳）盜起常山調池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本傳）九月（黃傳）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本傳）十月（黃傳）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厲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本傳）五年春（黃傳）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決滯獄所至詣學宮（本傳）爲諸生說孝經旁及諸子（晁錄解題）興白鹿書院於廬阜（○案宋史張洽傳甫招洽爲白鹿書

院長創象山書院於貴溪○案宋史錢時傳時延時主講象山書院學者興起又建
番江書堂選通經學古士課率生徒蒙齋集番江書堂記時朱陸
之說分各立黨與甫遂與之言曰道一而已和而不同
乃所以和也道無終窮先賢之切磋有不同者將歸於
一則未始不同也延祐志 葴大旱請於朝得度牒緡錢綾
紙以助振恤疫癘大作拋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
年所活不可數計本傳○案荒政錄序云以傳諸郡咸立祠以奉延祐志 轉將作
監本傳○案荒政錄序云以蒙齋集僻兒將兼國史作監兼國史狀領
將作監召未行進直煥章兼國史狀領
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星天

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多眾人所以愁苦者由貪冒
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親
政以直徽閣知建寧府本傳平糴救饑蠲除累歲逋賦闔
境閔雨致禱立應蒙齋集建寧乞祠狀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闔
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吏卒竝緣爲
奸且抑州縣變買公私苦之甫奏復舊例乃米錢入爲
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
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
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

唐石即謂之以行而賊悉平本傳端平元年召爲祕書少
監延祐志 入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毎覽所陳備
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
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本傳二
年春黃傳還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
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慕漢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
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
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眞所謂眞剛者
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

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
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攙撫甫奏是消天
下讜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繳奏不適詩小
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
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
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
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又
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
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

下以爲此舉仁乎否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同里未嘗相知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尙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誼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乃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韶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他志

翼日乃與韶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守富沙日贓六十萬湯巾等又劾之清叟亦悔本傳甫改除集英殿修撰知婺州狀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時清叟與甫竝召而清叟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渺然有如清叟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本傳道回北使黃傳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

西王檝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詔命兼修玉牒官兼國子祭酒本傳二年黃傳改知嘉興府移州傳依舊寶章閣待制知福州蒙齋集辭免福州狀皆辭不拜本傳三年黃傳邊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漲阜魁爲虐楮幣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

召諸生叩其問學義理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案嘉靖志作邊徼甫條十事本傳其一督府駐武昌孟珙赴歸峽孟璋孟瑛防拓湖湘而北兵已逼鼎澧震動且當於沅江用官兵土兵與督府新調之兵協力隄備其二我徒仗舟師彼反遵陸驅鐵騎以窺湖南未必不別以舟師出奇江西當如長山之蛇顧首顧尾其三江西皆無限障獨樟木鎮與豐城縣一河可守臨川則有鄧傅二社建炎嘗御虜近已丑年亦有捍寇之力宜團練以助兵勢其四措置斥堠使邊面動息如在目前其五乞就朝行中擇

習於形勢兵事者使時時條陳以資策畫其六宜下詔深陳往悔應湖湘大家使之倡義勸率出力助兵其七分閫任重之人尤貴一心體國其八乞下督府令以棄城逃遁之名來上明正典刑其九中書之務不滯田六畝長貳失職六曹率屬舉職可分大臣之勞其十流民剽劫宜急作區處四年元日黃傳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本傳李宗勉薦其可大用帝方欲相之會以病卒黃震古今紀要逸編○案黃傳年六十有七黃傳贈通奉大夫三月二十二日卒於位本傳諡正肅本傳再贈少傅袁桷撰袁甫胚胎家學四庫提要一以貫之甫墓表

傳心爲本定海縣志家居嚴正中年絕嗜慾一室湛如延祐志嘗自言吾觀草木之發生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宋元學案切於愛民所至有惠政立朝正直無所阿附閻志黃震謂近世揄揚之有益世道者甫一人而已黃傳○案嘉靖志作王應麟稱甫誤子從將仕郎蒙齋集趙宜人壙志普尺牘倣父儀矩後守永州孫袁自有傳延祐志

蒙齋中庸講義卷一

宋鄞袁甫廣微撰

中庸

堯舜禹相授受曰中中者何非動靜而動靜函非剛柔而剛柔具渾焉不可名狀而又未嘗不可名狀是之謂中一中之外秋毫不容加也夫苟曰秋毫不容加今子思名其書曰中而繼以庸何哉庸常也常中也上天下地萬象昭布往古來今萬變參錯所謂中者只如此而已是之謂常中然則繼之曰庸實未嘗加一秋毫也雖未嘗加一秋毫然中字得庸字而愈明何也太極未分包括陰陽分陰分陽太極在中一而萬萬而一故是書之作或獨言中或獨言庸或並言中庸獨言中而庸未嘗不在也獨言庸而中未嘗不在也並言中庸而無所不在也嘗斷之曰不差之謂中不異之謂庸端端的的何差之有日用普平何異之有不差故名曰中不異故名曰常中庸言其常不差也

道統之傳尚矣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

傳之孟子曰忠恕曰中庸曰仁義參天地配陰陽發
性命之蘊會事物之極筆之於書以詔天下來世使
之因彝訓識指歸聖賢相傳之道統所以到於今不
泯也蓋自堯舜禹之相授受不過曰中而已何謂中
非動靜而動靜函非剛柔而剛柔具本無中之名不
得已而名立焉一中之外秋毫莫加夫苟不可加秋
毫也今此書言中而繼以庸何哉庸常也常不在中
之外也中在是而常已在是雖繼之以庸而實未嘗
加一秋毫也學者知中與庸俱名與實同則堯舜禹

約以一辭而非少也又知繼之以庸無所加益則子
思子並明二義而非多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之中固是有兩儀四象八
卦之理存焉兩儀四象八卦又曷嘗有外於太極哉
中者先天地而存即太極也而其充滿乎宇宙之間
日用常行秩然粲然而不達乎自然之彝倫者庸也
而無非中也一中之外豈有秋毫之可加耶故中庸
之書或獨言中或獨言庸或並言中庸獨言中而庸
未嘗不在也獨言庸而中未嘗不在也並言中庸而
無所不在也其實一而已矣忠恕猶是也仁義猶是
也吾夫子嘗言忠矣嘗言恕矣及告曾子以一貫而
曾子心領神會出告門人曰忠恕而已矣視吾夫子
之言未嘗加一秋毫也夫子嘗言仁矣嘗言義矣孟
子得吾夫子之傳最為端的是以七篇之書首曰仁
義而已矣視吾夫子之言亦未嘗加一秋毫也斯道
也無罅之可指無閒之可容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
心所欲而不踰矩則者何非中庸乎矩者何非中庸
乎曰矩曰則加一秋毫固不可也損一秋毫可乎有
加有損可為有餘不足不可加不可損是中庸也亦
忠恕也亦仁義也斯其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相傳
之道統乎自孟子沒世儒非無得其髣髴者然此道
寖失其傳至我朝伊洛之學興實源流於洙泗而其
發揮之功亦不細矣中興以後儒宗繼出以明道為
已任其大端大旨可以概見而習其學者未明師傳
易生流弊固滯紙上之言說依倣前人之近似某竊
深病之嘗謂儒者之患慕上達者每欲超乎形器之
表務下學者未深造乎一貫之妙道之不明實基於

此噫焉有眞知中庸之味者乎孰遠孰近非無遠近遠之近也孰微顯非無微顯微之顯也孰高孰下非無高下上下察也孰淇孰鐵非無淇鐵語小大也孰爲人已卽人卽已成物也孰爲天地卽天地卽人卽已成物也孰爲天地卽天卽中庸一書涵洪大而析物微功地參乎天地也是故中庸一書涵洪大而析物微功極奧妙而知事乎近行乎彝倫者皆皦皦之妙蹇乎宇宙者卽肫肫之誠學者於是而省察焉勿忘勿助弗得弗措則於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相傳之道統其庶矣乎某不敏敢誦所聞而與學子共之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一書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子思揭諸篇曰天命之謂性性不離命命不離性性命不離中庸知中庸則知性命矣知性命則知中庸充載羣聖經語命而性存焉語性而命存焉舜言勅天之命湯言上帝降衷若有恆性制命自天而勅命在我若性在我而降衷自天格言大訓流傳以至春秋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苟曰受中則謂之性宜孟子之言性命則亦曰形色天性也又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是故指耳目鼻口四肢之於色聲臭味安佚而曰性也又繼之曰有命焉蓋謂天命一定凡所謂貴賤貧富生死壽夭莫不各有定分而聲色臭味安佚雖人之所同欲然有得焉有不得焉非命然也苟制於命矣則不專於性也性不可離命而言也指仁義禮智天道之於父子君臣賓主賢者聖人而曰命也又繼之曰有性焉蓋謂天性在我則仁者必壽大德者必受命而所謂仁義禮智天道乃吾性之所固有耳旣謂之性則不專於命也命不可離性而言也孟子所以反覆言此者誠以性不離命則當謹其在天命不離性則當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者卽我也盡其在我者卽天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

執其中中豈在曆數之外哉在爾躬者豈非郎其在
天者哉若曰惟聖人能然而常人不能然獨不思人
人皆有天命之性天與我同一太極也元命自我作
哲命自我貽天命自我度天固在我也豈蒼蒼者爲
天也此性命之道也此中庸之道也此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也皆人所固有也率性之謂也皆人所可爲也率性之謂
道率循也循性而行卽中庸之道也人皆有此性則
皆有此道道不在性之外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五典皆道也而卽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也此性

此道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在我率而行之耳有所矯
拂則不可以言率性委諉自然則亦不可以言率性
不起穿鑿之意見不生支離之言論必有事焉而行
所無事是之謂率性此道無二致也道之爲言
通也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卽性命
也世之不明道者語道則離於性語性則離於命殊
不知所謂道者斷斷乎合天地人斷斷乎通性與命
是之謂道是之謂無所不通前揚韓不知道故不識

生民本無相遠人人可以爲聖爲賢其所以發明本
有之靈而使天下萬世不敢自暴自棄者皆此一近
字之功也孟子深得斯旨故曰性善善之一字卽書
之所謂降衷傳之所謂受中者是也書傳孟子豈不
知剛柔緩急輕重清濁之分哉而止曰中曰善者亦
自其大致言之耳雖止言大致而未嘗不精密也故
書言降衷必曰克綏厥猷傳言受中必曰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孟子言性善必曰養性正以天人一貫是
之謂道卽中庸率性之旨也道何待修修之名生於

壞道元於壞何以修爲曰道終古常在然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何可一日不修身不能無不善故曰修身德不能日日新故曰修德所謂修者非有所加益也修而明之使無昏修而全之使無虧還其本有者而已此古人所以兢兢業業孳孳勉勉如天之行健而自強不息者蓋將明此道之教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必忠必孝必弟必順也教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婦者必慈必仁必義是教也非獨行乎庠序學校者謂之教凡天下之爲人君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夫者必仁必慈必友必義是教也非獨行乎庠序學校者謂之教凡

施於宗廟朝廷射御燕饗朝見聘問冠昏喪祭者皆教也非獨載在方冊見於誦習者謂之教凡簠簋籩豆升降上下周旋襲裼之儀鐘鼓管磬級兆行列屈伸俯仰之節皆教也禮樂之有形者非粗而性命之無形者非精也皆性命也皆禮樂也有精粗而無精粗也禮樂之有聲者非外而性命之無聲者非內也皆性命也皆禮樂也有內外而無內外也內外精粗之兩忘而中無所倚矣內外精粗非忘非不忘而中不可名狀矣改舊

試論之性不離命命不離性性命一中庸也性命降自天率性由道存乎人人不離天天不離人天人一中庸也道自道也成己也推此教人成物也己不離物物不離己物我一中庸也

天之所以命人者曰命命之謂性性不離命命不離性也性命卽中庸也帝降衷人受中天之所以爲天者常中而已是所命也卽所性也故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率循也循其本然之性也雖氣稟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而炯然不可亂者大抵相近而莫匪天則吾何知哉惟率循之而已循性而行若大路然故曰道道本不待修也惟人之生欲動物蔽離無不善也惟無不善故無偏倚無過不及在在有中其天則故必有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人爲之開導而品節焉俾之由中庸之道以復性命之正故曰教天命之性中庸之道也形色天性五事五常具焉天以此命人人奉天所命日日由是物物在是事事在是信矣哉道不可須臾離也世之人猖狂妄行者其離道固遠矣然亦不待猖狂妄行始謂之離道一念

之差卽離道何也一念之差必有係累必有執著未有不離者故著於上則離於下矣著於下則離於上矣著於左則離於右矣著於右則離於左矣著於有迹則離於無迹矣著於無迹則離於有迹矣著於可名則離於不可名矣著於不可名則離於可名矣何也以其執一固也執一則非中庸矣然則著於上下左右有無可之中閒者足以盡中之義乎曰中庸無在無不在也舉中閒以爲中固中也然止於舉中閒則猶未足以盡中也惟夫舉上下左右有無可不可之兩端而中皆在其中此其所以無適非中也曰不可須臾離甚言其在在皆中此其所以不離也曰不可須臾離則不足以爲中庸矣故君子於是戒謹恐懼焉所不睹所不聞非但屋漏闇室也十手十目之際而一念潛動孰睹之惟自知耳此猶曰念動而人莫知之念之未動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粲粲吾前者吾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雖不可知而中庸固不可離也又發明之曰隱者最見微者最顯未形也而其幾已動未兆也而有開必先吾自以爲獨乎吾以獨爲可欺乎無有師保而父母臨之一陟一降而上帝鑒之自以爲可欺而吾之炯然不亂者不可欺也此獨甚可畏也甚可懼也知乎此則自不離道矣自能養性事天矣自能修身立命矣是之謂中庸之教

中庸之道天命之性也離道是自離其性命也性命可須臾離乎試於不睹不聞驗之不睹何爲乎戒謹不聞何爲乎恐懼無可離之時故也當其不睹不聞非但屋漏闇室而已覿面對語一念潛動人知之乎人不吾知己自知耳念之未動己知之乎至隱也至微也己尙不知矣可名狀強名之曰獨吁此獨無對也卽不睹不聞也隱也易之一畫也然而不睹與睹對不聞與聞對隱對見微對顯勿謂隱也而見莫甚焉勿謂微也而顯莫甚焉甚可畏也甚可懼也愼獨非他常中而已不離道而已非不離也無可離也離將安之

未喜未怒未哀未樂之時澄然寂然性也旣曰未發

何以名中曰中不可名狀也可名狀者皆發也發非
性乎曰發而中節亦性也發而不中節者性之動也
中也者未發而不動也和也者雖發猶不動也常中
而已常澄然寂然而已中言大本和言達道大本固
可通行而達道由本而出中和一也一性命也致之
爲言極也中和非在彼通體皆中和自己而致乃造
於極喜樂皆陽也哀怒皆陰也一身之陰陽無乖則
天地萬物之陰陽皆不乖矣自開闢以來天地何嘗
不奠位萬物何嘗不並育然必有窮理盡性至命之

聖人輔相裁成則定位不亂而生理不息雖然豈惟
聖人哉人人皆有天命之性人人皆有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人人皆有不睹不聞之獨念之哉敬之哉
曰不睹曰不聞已隱曰微曰獨何以見之未有喜怒
哀樂時見之未喜未怒未哀未樂寂然而已性也及
其發也則爲睹爲聞爲見爲顯是以有喜有怒有哀
有樂喜樂屬陽哀怒屬陰皆發也發非性乎雖然猶
未發也寂然如初命之曰中和中太極也渾然未發
爲陰陽大本也和太極之發也分陰分陽流行事物

而皆中其節達道也致極也極中和之至也有中和
故有天地有萬物聖人極中和之至則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位焉育焉各正性命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
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中庸者通貫天人融會事物至精至當毫髮不差而
平常日用之間舉目皆是盈耳皆是本非難知難行
惟君子循之小人則反之此途轍所由判也君子而
時中當其可之謂時天有四時時時皆中祁寒盛暑

似偏矣乃中也何獨不寒不暑爲中哉時中字釋中
庸字尤明庸常也常中者無時非中也君子順性凝
命雖萬變交錯而慎獨常存此其所以常中也小人
之性夫豈本與君子異哉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
也人欲橫流悖理傷道此固無忌憚之顯顯者亦有
外似君子而內非慎獨反借不執一之名以盡其無
忌憚之實是則深可畏耳故不執一者在慎獨之君
子行之則爲時中在不慎獨之小人行之則謂無忌
憚吁可畏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不知無忌

憚卽反也何必贅

君子卽中庸也小人反之君子愼獨上帝臨女故時時常中言中節也小人豈無降衷之性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無忌憚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庸非動亦非靜而又非無動靜非虛亦非實而又非無虛實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可謂至也已矣夫子緊切教人欲人於不睹不聞而愼其獨欲人知喜怒哀樂雖發而實未嘗發故曰中庸其至矣乎且傷世衰教失民之鮮能亦已久矣所以深警其聾聵也

曰中庸卽中和也大本端的一毫不差達道普平萬古無異陰陽該動靜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是所謂常中也此道其至矣哉噫民之鮮能何其久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之不行合曰賢不肖而乃以知愚言道之不明合曰知愚而乃以賢不肖言互見也學者未知而行謂之冥行知而不行謂之徒知故致知力行二者並進知及仁守得乃不失此中庸所以兼明與行言之也且夫賢知者負其聰敏絕人之識孤高傑出之行宜若不易及矣今聖人折衷以中庸之道而賢知愚不肖其失則均然後知過猶不及皆非中道天命之性自有常中雖然中非執一也有似過而實非過者有似不及而實非不及者一順天則而已吁奈人之鮮知味何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大羹玄酒遺物存焉何謂味曰非可形容也亦非不可形容也知者自知耳道之不行以知愚言道之不明以賢不肖言互見也賢知高矣聖人操中庸之權度以折衷焉而賢知乃與愚不肖等過猶不及故也天命之性自有常中奈人不知味何何謂味知者自知難以語人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前既言道之不行皆知愚過不及之弊此又申言不已歎之屢憫之深而救之切也讀是書者盍亦深省乎

玩此一語令人感動道非身外之物不行何爲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上加一大字舜心太虛也太虛澄然故聰明舜心
太虛故大知人誰肯下問於人誰肯察淺近之言舜則
中心篤好略無秋毫有我之私非大知乎大知照臨
於上惡固無所逃舜則消伏融化而混然不見其迹
天下之善孰加於舜舜則樂取諸人而惟恐推揚之
不至非大知乎大知即中也何以見其爲中上章言

知者過之小知過耳大知無過亦無不及舜性之也
性即中也問察隱揚順乎天則人已兩盡善惡兩融
中可知矣天下萬事皆有兩端且以權衡言之有輕
有重則有輕重之閒輕重之閒固中也輕重兩端亦
各有中也舜執兩端用中於民其執衡用權之謂乎
聖經互相發揮堯舜言執厥中得夫子執兩端之語
而明得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之語而尤明舜不執
一所以謂大知也所以猶太虛也太虛無物而陰陽
互用密莫加焉大舜無爲而審度兩端精莫甚焉惟
精惟密乃融乃一是謂中庸是謂天命之性故夫子
復贊美之曰其斯以爲舜乎
舜心太虛也故大知大知不自知去聲好問於人雖淺
近之言必察焉隱泯焉融化無迹也不閒人我善惡
兩融中在其中矣物皆有兩端執兩不執一也不執
一故事事有中物物有中在在有中是謂用中或曰
執兩端之語與執厥中何爲不同曰堯舜以聖授聖
故上言執厥中而不執一之義也明性之也夫子立
言以曉未達者必欲執兩端用其中則不執一之義

始明此教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知譬則水也知者之所樂也亦知者之所懼也何樂
乎流而不息明燭鬚眉是誠可樂也故夫子曰知
者樂水何懼乎游至習坎險而又險是誠可懼也故
易曰入於坎窞凶鴈呼易之入於坎窞凶即中庸所
謂驅而納諸罟擭陷阱而不知辟者乎其所以然者
惟自以爲知而已自以爲知者乃天下之大不知也

使其果知耶則雖處重險之中未嘗不心亨也心亨
者正所謂擇中庸而能守者也彼自以爲知而蕫陷
於大不知則失其本心矣失其本心則心不亨矣心
不亨則處平安尙難而況處險乎脫罟擭陷阱尙未
能而況望其周旋於中庸之坦塗乎甚矣自謂予知
之一語實古今天下膏肓不治之疾必去此疾乃可
以拔於罟擭陷阱中矣乃可與語中庸矣學者自知
讀書孰不曰我曉中庸問其所以爲中庸者何如也
有謂混融之說者則曰中卽庸庸卽中有爲精詳之

說者則曰中不偏也無過不及也庸不易也日用常
行也嗚呼習聞二者之說而實不能擇中庸守中庸
是亦未免入於罟擭陷阱之中而莫覺莫悟也良可
悲夫吾試問學者二說將安所擇其擇混融之說乎
其擇精詳之說乎擇混融之說是中庸無所別也則
曰中足矣而何以又曰庸曰庸足矣而何以又曰中
吾未敢以爲安也未以爲安而固守焉是守罟擭陷
阱也擇精詳之說是中庸爲各立也然庸言庸行無
非中道天下大本萬古常行必曰中自中庸自庸吾
未敢以爲安也未以爲安而固守焉是守罟擭陷阱
也彼豈以爲罟擭陷阱哉蓋自以爲知而蕫陷
於大不知則失其本心矣失其本心則心不亨矣心
不亨則處平安尙難而況處險乎脫罟擭陷阱尙未
能而況望其周旋於中庸之坦塗乎甚矣自謂予知
之一語實古今天下膏肓不治之疾必去此疾乃可
以拔於罟擭陷阱中矣乃可與語中庸矣學者自知
讀書孰不曰我曉中庸問其所以爲中庸者何如也
有謂混融之說者則曰中卽庸庸卽中有爲精詳之
說者則曰中不偏也無過不及也庸不易也日用常
行也嗚呼習聞二者之說而實不能擇中庸守中庸
是亦未免入於罟擭陷阱之中而莫覺莫悟也良可
悲夫吾試問學者二說將安所擇其擇混融之說乎
其擇精詳之說乎擇混融之說是中庸無所別也則
曰中足矣而何以又曰庸曰庸足矣而何以又曰中
吾未敢以爲安也未以爲安而固守焉是守罟擭陷
阱也擇精詳之說是中庸爲各立也然庸言庸行無
非中道天下大本萬古常行必曰中自中庸自庸吾
未敢以爲安也未以爲安而固守焉是守罟擭陷阱
也彼豈以爲罟擭陷阱哉蓋自以爲知而蕫陷
於大不知則失其本心矣失其本心則心不亨矣心
不亨則處平安尙難而況處險乎脫罟擭陷阱尙未
能而況望其周旋於中庸之坦塗乎甚矣自謂予知
之一語實古今天下膏肓不治之疾必去此疾乃可
以拔於罟擭陷阱中矣乃可與語中庸矣學者自知
讀書孰不曰我曉中庸問其所以爲中庸者何如也
有謂混融之說者則曰中卽庸庸卽中有爲精詳之
說者則曰中不偏也無過不及也庸不易也日用常
行也嗚呼習聞二者之說而實不能擇中庸守中庸
是亦未免入於罟擭陷阱之中而莫覺莫悟也良可
悲夫吾試問學者二說將安所擇其擇混融之說乎
其擇精詳之說乎擇混融之說是中庸無所別也則
曰中足矣而何以又曰庸曰庸足矣而何以又曰中

吾未敢以爲安也未以爲安而固守焉是守罟擭陷
阱也擇精詳之說是中庸爲各立也然庸言庸行無
非中道天下大本萬古常行必曰中自中庸自庸吾
未敢以爲安也未以爲安而固守焉是守罟擭陷阱
也彼豈以爲罟擭陷阱哉蓋自以爲知而蕫陷
於大不知則失其本心矣失其本心則心不亨矣心
不亨則處平安尙難而況處險乎脫罟擭陷阱尙未
能而況望其周旋於中庸之坦塗乎甚矣自謂予知
之一語實古今天下膏肓不治之疾必去此疾乃可
以拔於罟擭陷阱中矣乃可與語中庸矣學者自知
讀書孰不曰我曉中庸問其所以爲中庸者何如也
有謂混融之說者則曰中卽庸庸卽中有爲精詳之
說者則曰中不偏也無過不及也庸不易也日用常
行也嗚呼習聞二者之說而實不能擇中庸守中庸
是亦未免入於罟擭陷阱之中而莫覺莫悟也良可
悲夫吾試問學者二說將安所擇其擇混融之說乎
其擇精詳之說乎擇混融之說是中庸無所別也則
曰中足矣而何以又曰庸曰庸足矣而何以又曰中

我尙不立何者爲物無我無物物我一貫當問卽問當察卽察當隱卽隱當揚卽揚無高妙無奇特中中庸庸如是而已茲其所以爲大知也子思之論舜不兼言中庸而獨曰用中之名雖殊而實未嘗不一也中庸之實本一而名不害其爲殊也獨言用中兼言中庸無不可者由是言之謂中爲不偏庸爲不易可也不易者必不偏不偏者必不易所謂中卽庸庸卽中其說亦不相悖也謂中爲無過不及庸爲日用常行亦可也無過不及者必可日用常行日用常

行者必無過不及所謂中卽庸庸卽中其說亦不相戾也非心通默識實有自得者何足以語中庸哉雖然堯之咨舜曰允執其中舜之名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思論舜之用中乃曰執其兩端夫兩端則非一一則非兩端子思之言與舜之自言若不相似然何歟噫惟心通默識者則知一之卽兩矣知兩之卽一矣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有事於此必有一是必有一非是非對觀中在其中矣至於中則歸於一是矣不獨是非也凡天下之兩皆一也一卽中也故惟大知則能盡燭兩端兩端在是則一中在是是故子思發明執兩端之理其於執中二字有大功焉何則執中無權之弊不待戰國時有之季有此弊矣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固執所見自以爲中庸而不知乃中庸之賊也故子思於是斷之曰所謂執中者執兩端而中自在其中非執一以爲中也何其言之精微如此哉嗚呼斯道也易道也伏羲之卦始於一畫有一卽有兩兩者一之分一者兩之合兩與一不相離也十陰一陽中在此矣中無體

也無方也未嘗無體也未嘗無方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心通默識者其必有得於斯矣雖然易不言中庸而每言中正中正中庸無二道者二五皆中也以九居五以六居二是謂中正反是則雖中而非正矣吾嘗謂離之照臨四方皆之自昭明德是天下之大知也而離之六二黃離元吉晉之六二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聖人一則曰得中道也二則曰以中正也至於二卦之五則曰以中而非正然皆不失其爲吉以是知惟中乃可以言

繼明乃可以言昭明不能擇守中庸而自謂子知者可乎哉此猶未也蓋至明夷一卦而聖人之旨愈見矣明出地上爲晉明入地中爲明夷夷傷也有明德者謂之知然而猶有所傷何哉嗚呼天地陰陽消息盈虛之理其妙固如此也天下有常吉而無凶悔吝者乎有常處富貴而無貧賤夷狄患難者乎有一於陽而無陰一於進而無退一於存而無亡者乎使道而可以獨立則不足爲道矣惟其明德之不能無傷也吾於是觀中庸焉惟明德見傷而能用晦而明也吾於是觀擇中庸焉惟擇得中庸焉始初爻飛而垂翼用晦也二拯馬而速行亦用晦也未遇其時處明以晦可謂善擇中庸而能守中庸矣六五坤體得中道也中而非正於是發箕子明夷之義位雖非正而志則正矣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處紂之時居父師之位不死不去居難而不失其正非箕子審擇中庸而固守不移豈足爲明不可息哉非特箕子明不可息也微子比干皆明不可息也何則三子之自靖皆仁也皆中庸也皆善擇善守者也夫以三子之大賢尙且不敢自以爲知居危亂之邦而相與答問之辭其懇惻痛切一至於此偃然自謂子知者能如是乎四之入於左腹上之後入於地一則巧中不明之君一則自處極闇之域正所謂納於罟擭陷阱而莫知辟也彼豈自以爲不知哉其失正在於自謂子知耳一念之差聖狂易位擇中庸者宜於是兢兢而明居難而不失其正是知也是善擇善守也至於當可爲之時而不能奮大有爲之勇聽斯世之淪胥孤生民之徯望烏得爲知故聖人又於

九三之爻特著其義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乎三與上正應上極闇而下極明誅其君弔其民此固聰明勇智者所當爲也然而猶有戒心焉故曰不可疾貞聖人亦烏嘗敢遽用其明哉遽用其明而自謂予知也非聖人之心也夫以湯武大聖尙不敢自謂予知擇中庸者宜何如耶是故湯武之征伐堯舜之揖遜一中庸也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簞瓢陋巷一中庸也曾子之去子思之守一中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何往而非中庸哉何往而非擇中庸也皆善擇善守者也夫以三子之大賢尙且不敢

善守哉我試爲學者申言之今學者之病非墮於知
即墮於不知耳人皆曰子知此非眞知也乃墮於知
也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此非眞不
知也乃墮於不知也使其眞知耶中庸我所固有也
何罟擭陷阱之能納使其眞不知也滿宇宙皆中庸
也何罟擭陷阱之可辟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
不知是知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此眞知也非墮於
知也非罟擭陷阱之能納也詩之詠文王曰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此眞不知也非墮於不知也無罟擭陷
阱之可辟也故惟眞知者可以語眞不知矣惟眞不
知者可以語眞知矣嗚呼學者而達於此始可以語
中庸矣此非吾言也子思子言也德輶如毛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其
可以知不知論乎毛尚有倫中庸其有倫乎其無倫
乎天無聲臭中庸其有聲臭乎其無聲臭乎果可以
有無論乎果不可以有無論乎故曰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至於此不特非論說之所能與亦將不見論
說之可與矣不見論說之可與者始可以爲心通默
識矣夫是之謂自得之學

入罟擭陷阱而不知辟以喻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
也中庸安宅捨安入險愚甚矣尚自謂子知也皆曰
子知乃大不知不曰子知卽舜大知
人苟自患其愚終有時乎不愚若不自知其愚長無
開明之日矣罟擭陷阱當避不避是天下之至愚也
而懵不自覺尚且自謂子知也嗚呼孰有轉罟擭陷
阱爲安宅坦塗者乎罟擭陷阱非元有而安宅坦塗
非元無也天命之性固自有中庸也以此擇之以此
守之終吾身可也而乃不能期月守望望焉舍而去
之是何爲善不果而爲惡則勇也一性靈明本無不
照昏迷之極良可痛悼聖人警悟之者切矣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善惡遽絶擇之易耳似善非善擇之最難顏子善擇而得之此得一善何所不通拳拳服膺仁守之功密矣舜性之也顏子不失性者也

惟明性者乃能擇善已性不明雖滿目皆中庸安能擇而守之顏子虛空此性靈明何所不照既得一善

一可該萬常人雖暫得而易失顏子服膺則永永弗失矣非有所係而不失也不係而自不失三月不違仁是也吾謂顏氏子之學幾於舜之大知矣幾於舜之執中矣前章論舜此章繼論顏子蓋子思子特以二人擬論而啓發後學之心也學者觀此胡不豁然自省乃知無名位祿壽與享名位祿壽之極者其實則一此正可以見性命之不相離也若謂舜有大德受天明命則顏子終身匹夫且不幸短命遽謂天命不在顏子可乎顏子雖無貴爲天子之命而榮華至今名莫加焉非天定耶嗚呼顏子何以得此於天哉

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顏子惟盡人之所以爲人者而已人者何性是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善處事者能均天下國家廉者能辭爵祿果者能蹈白刃而惟中庸則不可以能天命之性良能也前章鮮能者鮮有能其不可能者也

均天下國家善處事者能之辭爵祿廉介者能之蹈

白刃果敢者能之天下無不可能之事而惟中庸則不可以能也皜皜純白天則自然何所容其能哉究極而言執可均可辭可蹈之見已非中庸之道矣何則不以一律均者中庸之均也辭受各中其節者中庸之辭也死生各當其可者中庸之蹈也而執一者豈中庸哉天命之性自有常中一毫偏倚非天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

矯中立而不倚強者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者矯

子路好勇故問強夫子叩兩端告之曰抑汝之所謂強與蓋已足以啓發子路矣南北剛柔不同而皆曰強何也南以含忍爲強北以果敢爲強氣習然也南人稟溫厚之氣以寬柔誨人無道則不報其強也君子然偏於柔矣北人稟嚴凝之氣勇於用兵死且不厭則偏於剛矣偏隨生稟性則無偏孔子謂之相近孟子謂之善中庸言天命之謂性順乎性命意泯欲盡動靜一死生一乾之純剛行健坤之至柔動剛此則聖門之所謂強也其和也不流於人欲其立也不倚於一偏常中而已國有道不變塞焉鼓舞陶冶剛而塞塞實焉遭世平治安常履信不必變也不幸世亂固守義命有死而已亦終不可變也觀兩不變字見君子之常中矣矯強貌亦有用力意氣質偏勝強而復中用力而非助長也剛中柔中本自有中而非必外求也子路之不得其死夫子已預知之其仕衛也豈不曰蒯聵無母國人不君之矣然輒之拒父亦名教罪人也不足死而子路死之惜哉雖然以喪子之戚喪子路夫子不深貶也結纓一節亦可謂奇男子矣若子路者豈可純謂北方之強哉子思立此章次於顏子之後亦欲使學者知處死生之變以不失性命之正子路未足師也師吾夫子不變之言可也

書曰剛而塞國有道素履篤實不必變也國無道素履篤實不必變也順受其正乾之剛健坤之柔剛中庸也此聖門之所謂強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死生出處人之大節也非特處死生難處出處亦難上章既言至死不變此章言隱遯之事素猶素其位之素言素於隱也素隱不顯則君臣之義廢矣是天下之怪行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矣以怪爲雖使見逃於後世直盜虛聲耳夫子深貶之故曰吾弗爲之矣君子其遵道乎既曰道矣而又半塗而廢則何以造此道之極夫子許其遵而咎其廢也故曰若我則

弗能已也我惟依乎中庸而已依猶依於仁之依言
未嘗離中庸也既非違道而行怪又非半塗而廢道
非中庸而何遯世與素隱若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
心遯世無求知之念世不知中庸故不知我我以其
不知而遂萌悔心是悔中庸也中庸而可悔乎自知
自遯寧遠人知上不求知何以悔爲聖者之事中庸
在斯性命在斯惟在遯世乃可經世惟經世乃可遯
世實一機也

素隱不顯大義廢矣怪也吾弗爲其遵道乎既曰道
無所不在費也道果何在隱也夫婦之愚不肖可
以與知能行費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
隱也至之爲言不可得而形容也謂無形與聲也而
未嘗無形與聲謂有形與聲也而形聲有不可得而
盡也不然以聖人之聰明曷爲而尚有不知尚有不
能乎不特聖人而已大莫大於天地然亦有虧遺不
滿之處日月之有薄蝕也星辰之有失行也陵谷之
有變遷也人曰是數然也天非制數者乎曷爲不使
之無薄蝕無失行無變遷也而猶有遺憾者何也噫

天地之所不容致詰者乃所以爲天地之大也亦猶
聖人之不知不能者乃所以爲此道之妙也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可知歟可能歟不睹不聞之獨可知歟
可能歟不如是不足以爲至也故繼之曰語大天下
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焉此察非內知見也亦非外知見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端乎夫婦夫婦之端非在此而鳶飛魚躍非在彼也
夫夫婦婦即飛者躍者即夫夫婦婦一中庸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天地非在彼而夫婦非在此也夫夫婦婦即上天下地上天下地即夫夫婦婦一中庸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閨門衽席之閒最可以驗進德之實於此而或媿怍焉雖有蓋世之功名斯亦不足貴也已注家蒙上夫婦之愚未妥故不從

道無所不在夫婦之愚不肖皆可以與知能行費矣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不知不能何隱也是正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正所謂不睹不聞之獨也何所容其知何所容其能豈特聖人為然雖以天地之大至於不容致詰之處人皆有所憾於天地而不知此乃所以為天地也嗚呼至矣隱而未發即費而發者隱不睹不聞即費而睹聞者隱而天地之不容致詰聖人之不知不能即費而愚夫愚婦之與知能行者在千里之遠善言自口而出也不善之言亦自口而出也自口而出者皆自心而出也心豈有善不善哉語大語小而莫載莫破何閒於大小哉鳶飛魚躍而上天下淵何閒於上下哉造端夫婦而察乎天地何

解斯旨者吾試博講而詳說之然後反說約可乎詩曰愼爾出話曾子曰出辭氣言雖自口出非自口出也其自心出乎言心聲也則是自心出也心知其所從出乎心無意於言而不能不言也易繫曰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善不善之幾伏於毫芒眇忽之微而應不應之驗乃出也自口而出者皆自心而出也心豈有善不善哉心無不善也心無不善則言亦無不善可也書曰敬

忌罔有擇言在身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言至於無可擇則純乎善矣彼有雜出乎善不善之間者亦有大體雖然而未免乎一二之瑕疵者此豈在於發言之時哉亦惟其平日之所養何如耳純乎善而無不善者所養之純者也雜出乎善不善之間者無所養者也大體雖善而未免一二之瑕疵者有所養而未純者也故曰惟養其言之所自出者而已矣語大語小於六經備見之道本無小大亦非無小大故聖人之經語及於大者小未嘗不包也而人以爲語大語及於小者大未嘗不具也而人以爲語小小大未暇辨也蓋亦求其所謂不可載不可破者乎伏羲以前未有文字自畫八卦載籍始生文王重之夫子繫之下名之曰經嗚呼人之尊且信若此故莫能載莫能破矣豈聖人之言異於人哉惟養其言之所自出者而已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聖人無意言也此心虛明洞達純粹精一則發於

成章信今而傳後所養未厚則雖粲然可觀言而已矣非有德之言也雖日傳萬紙目前而已矣非能垂不朽也自古大聖大賢胸中所養海涵地負曠衷莫窺其畛域浩乎莫測其涯涘故其發揮於言語之間者若日月麗乎中天其輝光無不燭也若川流而駛若矢激而遠其力量不可當也猶且斂而藏之遜以出之吶吶似不能言者其言也訒所以爲仁訥言敏行所以爲君子辭有枝葉卽歉天下之無道而尙口乃窮作易者深戒之駟不及舌以其悔不可追也三

復白圭以其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知口起羞也非禮勿言欲接以道也凡此者皆養其言之所自出也非獨修身爲然辭命吾知其爲吉辭多吾知其爲躁辭慚吾知其將叛辭枝吾知其心疑辭屈吾知其失守詖淫邪遁吾知其所蔽所陷所離所窮自唐虞考績亦必先於納言而不知言則無以爲知人之明然則由載籍以來大抵愼言者無過輕發者多失然而皇極則曰敷言惟恐辭旨之不敷暢孔子又曰辭達惟恐言語之不發揚又何也噫敷言未爲至而無默一也可言者卽其不言者也不言者卽其可言者也號令之渙發猶雷風之鼓舞及其既收則猶雷風之寂然耳豈有二雷風哉無形無聲之中乃有奮迅生育之妙此聖人所以與天爲徒也吾既博講詳說至此矣盍更反而說約焉學子其聽之至大而天下莫能載焉爲而莫能載也包羅天地該括事物天下方待君子之言以載故不能載者惟君子能載之而天下又何以載君子使其可載是輕易虛浅之言非君子之言也雖小而天下莫能破焉爲而莫能破也

幽通鬼神微入毫髮天下方待君子之言以破故不
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君子使其
可破是偏駁怪異之言非君子之言也堯之文思光
被天下而天下莫能載堯文之煥粹之文明協於帝
而天下莫能載舜文之華禹之文命敷四海而天下
莫能載禹之文命周王之文德肆時夏而天下莫能
載周王之文德夫子之文章可得聞而天下莫能載
夫子之文章夫語大不可得而載而況語小可得而
破也語大者天地之大人猶有憾也語小者天斯昭
昭之多地一撮土之多也語大者聖人有所不知不
能也語小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行與知也皆語
也皆道也有小大而無小大也孔子之惡鄉原以亂
德賊德斥之孟子之距楊墨以無父無君斥之片言
之下眞如破的孔孟能破鄉原楊墨而天下萬世未
有能破孔孟之言者夫惟天下不能載故能載此道
天下莫能破故能破羣言此聖人之事也然則學聖

人者宜何所用力曰養氣爲先樂記曰氣盛而化神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僞爲天下固未
有氣餒而言實亦未有氣盛而化不神者也江海流
而不息溝澮可立待孟子之知言亦曰養氣始是
謂說約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
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匪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
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
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
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道者天命之性人人自有何嘗遠人其所以遠者人
自遠之道在邇而求諸遠則不足爲道矣聖人欲提
省人心使知道不遠人於是以柯爲喻伐彼柯者必
用此柯彼之長短取則於此可謂甚近然向有彼此
之別微視之猶遠也此未足以形容道不遠人也亦
嘗思人之所以爲人乎通體皆道也人外無道也以
人治人者人昧於爲人而教以人道故曰治不曰我
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人道不離吾身亦不

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而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二字見得以人治人最明違道不遠則道不遠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忠恕而已道最近人忠恕最近道何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試以心體之人以不願施於我必非我之所願人我一也而我乃以不願施諸人豈中心如心之謂乎中心如心者以人治人而已夫子又謂不遠人之道其目有四事君事父事兄交朋友四者最切於人以夫子之聖猶曰吾未能一也方且求其事之之道曷求哉求諸言行而已矣言行皆曰庸庸即中也惟中故常德之行常行也常言之謹常言也常言常行人所易忽也而聖人於此未嘗放逸可謂常中矣不足則加勉有餘則不盡有餘不足非中庸也或謂事君事父兄交朋友之道惟患不能改能改即新舍惡遷善可以至矣唯何甚此忠恕也道最近人忠恕最近道已所不願何可施於人也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道聖人豈不能盡而乃曰吾何能吾惟庸德是行庸言是謹不足則加勉有餘則不盡言行相顧如是而已是謂中庸是謂率性爲君子者胡不慥慥而行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無新故之謂素居其所之謂位不素其位跬步不將素則行矣循理順則不願乎外純乎中庸也中庸無不在也在富貴而亨在貧賤夷狄患難而非困皆中庸也亨居一困居三雖困亦亨無入而不自得也有位不援則性也君子所稟既淸且厚守正無求自無

通塞而無通塞也有逆順而無逆順也此陰陽健順動靜之妙也性如是命如是中庸如是中庸不以位高而亢何陵之有中庸不以位卑而屈何援之有惟正已而已矣自成自道無求於人既無所求矣怨奚尤此正己之謂也正則平易不正則險易者中庸險者反中庸故不明中庸性命者必不能居易不能居易者必不可常不常而致敗者必怨尤噫孰有幡然悔悟而反諸身者乎仁者如射失諸正鵠不怨勝己反而己射有的道亦有的

中庸在身匪屬他人無新無故至平至易嗚呼省乎不省乎

位者何天之所以命我者是也性不離命命不離性何以見之富貴命也貧賤夷狄患難亦命也素也者不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二其心也雖所稟有淸濁厚薄之不齊而炯然不亂者常自若耳知性知天何入而不自得不陵下而曰在上位不援上而曰在下位位云者卽素其位之位也在上在下此命也而不陵不援則性也君子所稟既淸且厚守正無求自無怨尤正則平易安吾定分以俟之是謂知命之君子小人則不然背正就邪舍易趨險彼蓋不素其位而求脫乎貧賤夷狄患難之困以覬覦望夫富貴之亨其閒亦有冒焉行徼倖以得之者矣然謂之徼倖則不得焉者亦多矣若人者所稟既濁且薄而又加戕賊焉正所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又何足與語君子率性之道哉君子如射失諸正鵠不怨勝己反求諸身而已矣身也者卽天之所以命我者也養性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遠近高卑皆道也致知則於卑近識高遠力行則自卑近而至高遠致知不造其極則力行亦冥行耳卑自有高近自有遠本不相離彼知道者往往忽近而厭卑獨不觀易詩之訓乎婦子嘻嘻何爲而失家節也蓋以溺於人欲不知天則故爾若夫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此乃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至近至遠至卑至高不可以形容盡也戀妻子之愛終有悔吝豈能如琴瑟之和平父子兄弟天性也本孝本友其或虧於孝友者妻子之私奪之爾今焉妻子好合而兄弟樂宜爾室家而父母順所謂家道正而天下定者是也豈非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乎子思引詩而又以夫子之言證之厥有旨哉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此又曰父母其順矣乎順則近可遠卑可高之理捨孝何以哉此章於人身最切

人誰無父母兄弟妻子行乎人倫之中而礙焉泥焉者多矣於此而猛省則當求其所謂近可遠卑可高者讀中庸之書正欲驗諸履踐耳徒讀其書不體諸身萬萬無益也閨門之間勿謂隱微一有過差最爲顯著嗚呼敬哉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一也上章既言人倫此又以鬼神明之何以見鬼神之盛德人函陰陽之氣而生及其死也體魄則降其名曰鬼發揚于上其氣則神神無不知亦無不在雖不可見不可聞然體物則不可遺此物何物也陰陽也無物之中未嘗無物以物爲體若何可遺獨不觀諸祭祀乎齊明盛服無使之者而若有使之者精爽洋洋與人之齊明默若相接如在左右非虛見乃實理也實理者陰陽也非終始而有終有始非往來而有往有來非合散而有合

有散陰陽健順之理固如此也神明變化之妙固如此也是謂命是謂性是謂中庸是謂鬼神之盛德德即性也又引詩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之尙不可況可得而厭射乎非鬼神之不可厭射也性命中庸之道本無厭射也又贊歎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言顯微隱見其致一也微未嘗不顯而誠未嘗揜也學者讀中庸須思聖人何爲發明鬼神之道又思聖人反復形容何爲於此下一誠字嗚呼欲識不睹不聞請觀於此欲識君子愼獨請觀於此欲識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請觀於此此書發明誠字不待後面論誠而已開端於此矣所當通看

陰陽一生死一鬼神之盛德雖不可見聞然物物皆體若何可遺齊明奉祀之時洋洋如在者皆性命也度之不可而可射乎聖人贊歎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者何物物皆體也洋洋如在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既論鬼神之德遂言舜之大孝孝通神明顯微一也

饗隱一也自古稱孝者多矣惟舜加一大字何以見其大以天子之尊尊其親以四海之養養其親宗廟我饗子孫我保有大德故也大德者何中庸是也雖然論中庸之大德而必及於名位祿壽者何哉太極涵三性命已具五常天則不離形色名位祿壽兼而有之也聖則循性順則建極凝命故名位祿壽皆道之也傾者覆之不率性則天棄之也而又有盡性如聖人者則受天明命禍福不同咸其自取天何心哉皆聖人即天也因論天人不相離遂言化生萬物因材而篤材即天命之性也篤厚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不率性則天佑之也盡性如聖人者則受天明命禍福不同咸其自取天何心哉皆所以篤厚之爾又引嘉樂之詩爲證而斷之曰大德必受命嗚呼學者於此可以觀天命矣是書首句曰天命之謂性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天性既盡則命在其中矣味大德受命之語孝性之通於天如此哉雖然中庸之道無固無必今論名位祿壽既曰四必

字而大德受命又加必字何也曰此其所以爲中庸也有取必之心非中庸也以爲斷不可必而一諉諸命不離性觀於此尤信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孝得性之純全而又種德最深故天之培之者尤篤其次所稟未偏然已能栽之天亦培之若夫所稟愈偏又傾焉而不栽則天亦從而覆之耳非天覆之也自覆也嗚呼論其所稟雖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而炯然不亂者常人與舜本相近本無不善今乃自傾以取禍亦可以反思矣援詩爲證以見大德必受命於享宗廟保子孫與帝舜同歸一揆富貴非道外之物舜最可驗也雖然吾夫子非大德乎烏爲不受命也

中庸即天性之孝至此亦昭昭矣末終也武王終知吾親而已吾惟盡吾性而已嘗瞥乎王季乎吾不知也文王父作子述武王繼纘厥緒有天下顯令名文王受命之事周公於是推廣文武王季併以天子之禮追祀先公蓋申言孝道之光明

以見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極功斷不出於孝之一字非特天子追王之禮爲然推之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葬祭之禮皆然喪從死祭從生隨喪祭之時義而斟酌也夫以常情言之人子孝親之心何有紀極然過猶不及皆非中道品節劑量是乃中庸因言葬祭又推之於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貴賤同之此皆周公卽追王之義制爲禮法使天下共由於中庸之道其爲孝也至矣孝經曰孝莫大乎嚴父嚴父莫大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吁斯其

爲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乎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周公佐武王制禮作樂無非中庸之道故繼言武王周公之達孝達通行也亦有通變義志以此而述文王遵養時晦武王卒其武功迹異實同所以爲善繼善述也執一者何足以語中庸哉祖廟者先王先公之廟祧也宗器者如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類是也裳衣者先王先公之遺衣服所以授尸也時食者四時薦享之物也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

爵位序事者別賢能而授之事太宰贊王幣小宰贊王牲大祝贊王號贊王命贊王酌尸贊王祭之類是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自饋食而上皆行於廟中之禮也行禮於廟有所思乎無所思乎洞洞屬屬奉承而進之自敬乎有思之敬者乎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神明在乎不在乎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有形體乎無形體乎噫是可以省矣思何所起而起敬何所爲而爲在何所在不在何所不在有何所

有無何所無神明不離於斯中庸不離於斯性命不離於斯踐先王之位行先王之禮奏先王之樂先王之所尊者吾亦敬之先王之所親者吾亦愛之當此時也此心何如哉親死矣葬而亡矣儼然如吾親之生存焉入室優然見其在位之形出戶愾然聞其歎息之聲當此時也此心何如哉噫是可以省矣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於此時可見矣不睹不聞之際獨於此時可見矣孝之至也是吾性是吾命也宜乎其至也郊言事上帝而社亦云者何也地雖載萬物而始萬物者天也言禘不言嘗不言祫言嘗不言祫祠烝舉一以概其餘也或言禮或言義禮義皆中庸也治國如示諸掌示與視同言易見也治國甚難而曰易何也平常易簡匪高匪深戒謹恐懼常如在廟吾性如是舉六合之內性皆如是陰陽剛柔仁義禮樂闔闢變化委蛇繁重皆性也皆平常易簡也吁吾於是識費隱焉

形出戶愾然若聽其聲當此時也其不睹不聞之戒懼乎其莫見莫顯之隱微乎非吾性乎孝之至也郊言事上帝而社亦云者何也地載萬物而始萬物者天也止言禘嘗省文也或言禮或言義禮義皆中庸也治國其如指諸掌若曰其在斯乎斯焉識焉識微顯焉識自邇自卑焉識誠焉識中焉識天命焉識此識何識也示諸掌也

達通也繼志述事不謬于迹故曰通祖廟先王先公之廟祧也宗器國之玉鎮天寶器如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王之遺衣服祭則授尸也時食四時薦享之物也左昭右穆有事于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倫也序爵序與祭者之爵位序事則賢能而授之事也旅酬下爲上旅眾也饋食之終羣有司更相獻酬使得申其敬所以逮賤也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之齒也位是踐焉禮是行焉樂是奏焉親之所尊者吾敬之所親者吾愛之親死矣葬而亡矣儼然如吾親之生存焉入室優然若見其

蒙齋中庸講義卷三

宋鄞　袁　甫廣微撰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

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文武之孝與文武之政一而已矣政在方策可覆視也人存者盡人之道如文武是已文武雖亡復有盡人之道者繼之亡猶存也君子以人治人人皆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則順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治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敏莫甚焉以地道敏樹譬人道敏政可謂妙於形容矣蒲盧蒲葦也蒲

葦易生之物孰生之地之神氣也神氣可聞乎可見乎以爲可聞可見則神氣果何物也以爲不可聞見則蒲盧在目前耳噫達乎此則知性命矣知中庸矣知敏政矣爲政在人盡人道者始可謂之人身與人非二物取人安得不以身道與身非二物脩身安得不以道仁與道非二物脩道安得不以仁仁者人也論語言仁之方未嘗直指仁體言之直指仁體者其惟此一句乎凡草木五穀芽甲未生已具一陰一陽矣人之生也負陰抱陽仁卽人也申之曰親親爲大因人以及義義者宜此者也又申之曰尊賢爲大宇不可輕看至大之中有至微者存大包天地微入無倫故親親非無等差也有隆殺焉尊賢非無區別也有等級焉品級濟量至纖至悉禮也仁義禮一原也故曰生生非由外至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註以爲脫簡今從之故君子不可不脩身接上脩身字今試以身體之吾欲脩吾身盡反思吾之親親果仁乎未乎此所以不可不事親也吾欲事吾親盡反思吾之尊賢果義乎未乎此所以不可不知人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若之何而知之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命之性也不患不知人患不知天耳知天當何所用力曰其惟格物致知乎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何物也太極之妙陰陽具焉分陰分陽萬物生焉故格物乃可言致知陰陽乃可言格物人亦萬物中一物耳明乎天之陰陽則通之於人凡剛柔緩急輕重雜然不齊者一陰陽也而知人特餘事耳非特知人也人倫之中曲折萬變皆不能逃乎陰陽二字孝子之事親

所以至於天地明察者亦惟通乎此而已大舜之聖
亦無物察人倫亦是物也孔子所謂仁人不過乎物
孝子不過乎物者亦是物也此卽所以脩身也然則
致知格物之學極而至于知天卽知人事親脩身無
不該貫嗚呼天命之謂性一語其可不深玩而精講之哉
方策載文武之政而人則政之精神也人道涵
育萬物蒲盧易生之物也可謂
青羣生有地道之發
敏矣孰生之地之神氣也敏政者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非神氣爲之乎政之係于人也尙矣取人以身身

卽人也脩身以道道卽身也脩道以仁仁卽道也以
人訓仁非兩物也義者宜此亦非兩也謂爲非兩親
親尊賢兩不悖也矣止於兩三千三百各有等殺禮
所生也禮本太一此所以爲一也思脩身不可以不
事親蒙上親親也身者父母之遺體也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蒙上尊賢也天地之性人爲貴也思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知天何也知性也孟子曰知其性則
知天矣知天之陰陽則知人之剛柔知陰陽剛柔則
能諭父母於道而孝可以立身如此則四海之內同

一愛敬綏來動和敏孰加此
天敘五典通行萬世而人鮮行何也有達道以行達道也知仁勇人人同得故亦謂之達有德則
道行矣而復繼之曰行之者一豈三德之外別有所
謂一也噫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勇者強此
者也知此者誰與行此者誰與強此者誰與非性與
非天命與伏羲之未畫易也未有陰陽之名而健順
之理已函未有剛柔之名而動靜之理已具自伏羲
畫之曰一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十百千萬皆一也

堯舜禹又名之曰中有中則有上下有四方以至無
窮皆中也子思得吾夫子之的傳曰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曰至誠之道誠卽中也卽一也卽天命之
性也誠可以實言乎曰實固誠也而未足以盡誠誠
無對也而實則有虛爲對矣離之中虛坎之中實皆
誠也對實虛而誠則包虛實而無與爲對也是故太
極無對性無對道無對中無對誠無對無對卽一也
一乃萬之宗也無對乃有對之宗也知有三聖人一
性湛然與太虛同故曰生知彼學而知困而知者一

曰通徹無間則猶聖人之湛然太虛也故曰及其知之一也行亦有三聖人純純緜緜從容中道故曰安行彼利而行勉而行者一曰如至其家則猶聖人之從容中道也故曰及其成功一也此論知行而知仁勇三德益明猶以爲未也又以好學力行知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學而知味於知最近行而不倦於仁最近恥不若人於勇最近知斯三者則得所以用力之方故脩身治人治天下國家舉不出此嗚呼反覆此章吾夫子直以聖人之事望學者慮學者以聖人爲終不可及故指示之曰患不學而患不勉爾果能奮發磨勵其歸則一又教之曰用力之要當自近始學者一聞此訓醉而醒夢而覺踴躍直前擔荷茲事晝夜黽勉弗措使吾身與是書爲一則知也即仁也即勇也不然良醫異以起死之藥疑而不肯服柰之何哉

五典天下所通行知仁勇天下所同得故皆曰達至哉達乎天地之元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洋洋如也淵淵浩浩如也吾於是觀達焉於是觀中庸焉於是觀

性命焉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萬之宗而無與爲對者也是故太極無對性無對道無對中無對誠無對一而二二而三以至無對即一也一而二非對乎曰一十百千萬皆一也無對則有對矣知者性之也湛然太虛也學焉困焉者一日通徹無間則亦可與生知者等故曰及其知之一也行亦有三安行者性之也坦然大路也利焉勉焉者一日如至其家則亦可與安行者等故曰及其成功一也學者欲造此一平當自近始學而知味近知行而不倦近仁恥不若人近勇切近則非二物矣豈獨脩身哉治人治天下國家可也何也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也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而炯然不可亂者則一也經常也萬世常行也九經論脩身尊賢親親與上文相貫上文先親親而後尊賢上恩也此先尊賢而後親親上德也各有攸當也大臣以敬言體貌貴隆也羣臣以體言情意貫親也各有義也庶民視之如子百工則來之而已末不勝本也諸侯近於遠人今先遠人而後諸侯柔遠能邇也九經必始於身身也者

其親親尊賢之標準大臣羣臣之表儀庶民百工之
宗主而諸侯遠人之所觀瞻乎道立云者以人治人
人道于是乎立也又得賢人爲輔則所立愈不惑矣
然後施諸家則親愛洽而諸父昆弟之怨消矣用諸
朝廷則君臣不疑而明良之歌作矣羣下歸美而天
保之雅興矣推諸天下則仁化流行而勸相之俗成
矣農末相資而貨財之源裕矣達諸遠方則四夷慕
義而中國尊矣庶邦丕享而德威昭矣子思既言明
效大驗如此又從而敷繹之使夫人知九者之經無

一而非中庸也禮本于太一而獨以齊明盛服爲言
衣服非粗淺太一非微妙也上衣下裳精義入神也
非禮勿動寂然感通也此中庸之見于脩身者也是
非不兩立邪正不兩存聽讒者必不聽忠好色者必
不好德重利者必不重義故必去讒必遠色必賤貨
則純于天理而邪不干正矣此中庸之見于勸賢者
也人情不甚相遠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我之昆
弟諸父不豐其祿位其謂我何哉然祿位可豐也而
好惡不可私遵道循義衆所好也亦昆弟諸父之所

同好也怙勢作威衆所惡也亦昆弟諸父之所同惡
也不徇其私情之好惡而一順其公心之好惡是之
謂同夫然後恩不掩義義不廢恩而親愛可長久矣
此中庸之見于勸親親者也官盛任使則爲屬者各
分其職而爲長者不必親細務之勞忠信重祿則不
但君臣相與以誠而又爲士大夫養廉之地此中庸
所以爲大臣羣臣勸也時使薄斂既使之有餘力又
使之有餘財使於農民者寧過于優也日省月試固
不可屯其膏亦不必濫其賞施于末技者亦惟其稱

也此又中庸所以爲百工百姓勸也來不拒去不追
其善也可嘉故不隕厥問其不善也可矜故不殄厥
慍一以撫柔之道待之而未嘗以中國之禮繩之也
廢絕者存之危亂者扶之朝聘之禮四時行焉厚往
者萬福攸同薄來者不貲遠物所以曲盡夫時義之
宜者蓋不敢以遠人例視之也此又中庸之見於柔
遠人懷諸侯者也自修身以下止有遠人諸侯不用
勸字餘六條皆曰勸來此一字而聖人之心可見焉
又發明之曰所以行之者一者何性是也率性則

經正而庶民興矣不然則拂其天而人欲肆行曰吾有術以駕馭斯世經可無用也幾何而不率天下之人爲禽獸也吁儒者學爲世用經之一字其可不精講乎

齊明盛服非禮勿動所以脩身也又曰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夫論君子之德必觀其動者何哉人心之動最於動容而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微之一字厥指深矣一起居出入動之微也一步趨坐立動之微也一俛伏拜

興動之微也一交際酬酢動之微也人心本寂然不動而感物則不能不動其動也常于幾微而驗之凡顯設於宗廟朝廷之上者即其積習於居處燕閒之時者也發見於大賓大客之前者即其伏藏于屋漏閒室之內者也故詩之美刺每于容貌之閒覘人之得失而左氏所載凡禍福休咎亦每于是占焉豈非一動之頃皆其中心之所形見而吉凶悔吝之生乎動者有非偶然之故也動非一端而皆歸于禮以禮而動則威儀容止無往而不合于道不以禮而動則進退周旋無適不違于理之自然毫釐不可加損者也顏子問仁之目夫子告之以非禮勿動而大壯之象亦曰君子以非禮弗履履必以禮而後爲壯動必以禮而後爲仁禮之切于脩身蓋若此雖然中庸論脩身以禮而必先之曰齊明盛服何也服身之章也而所以稱是服者則以其有齊明之德也齊明二字義則一爾齊者必明明者必齊記曰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齊戒精明之德寓見于身章服飾之閒然豈獨服而已哉紘綖冕弁

以爲首容佩玉衡牙以爲行容錫鸞和鈴以爲升車之容璧琮圭璋以爲祭祀之容登降揖遜折旋俯仰莫不各有其容衰絰則有哀戚之容甲胄則有不可犯之容若是者豈徒外貌云乎哉皆齊戒精明之德所發見也齊戒精明即吾之本心也故方其未動也吾亦不知其所以然及其既動也吾亦烏可得而已吾惟周旋乎禮之內而不敢少越乎禮之外至於和順積而英華發仁義充而生色益黃中通而四支暢何往而非禮哉每觀檀弓載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

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夫喪
除而受弔其爲禮亦難矣哀甚則太過不哀則不及
今深衣練冠服有禮也待于廟位有禮也垂涕洟容有
禮也故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合矣乎亡于禮者

之禮也其動也中合何所中于此可以觀禮矣
禮雖亡而義可起以義起禮故動無不中其中也固
未可以語動容周旋中禮之盛德然其爲中則一也
一動之中中也無一動之不中亦中也茲所以見禮
之無不在也如以一動之中不足以言中則禮之周

流于事物間者亦狹矣是故聖人之禮即常人之禮
也由一動之中而至于無一動之不中斯所以爲聖
人也已而豈他有高妙奥深奇特之事哉乃若曾子
子貢修容之事則吾有疑焉何疑爾疑記禮者指爲
盡飾之道似未足以究曾子之心也夫容非可修也

尤非可飾也記者徒見入廢之後閽人辟焉涉內霤
卿大夫辟焉以國君之尊猶降一等而揖焉則以爲
曾子何以感人悟物其速如此意者修飾容貌而然
也嗚呼使容而可修可飾也則子貢固已修之飾之

矣何爲閽人卒辭子貢而辟曾子也然則曾于所以
能感動人物者何歟曰曾子三省之切盡于是驗焉
容之發也是動也心之省也是不動也入廢之時謂
之省則可而謂之修飾則差矣曾子平生工夫專在
省察故其將死也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
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與易簀戰兢之語同
一原也而或者乃謂容貌顏色辭氣爲末戰兢臨深
履薄爲本此何足以語道哉曾子唯一貫之妙其得
力正在此此可與心通默識者言膠紙上之語者不

學力之不動也天資之不動也乃若聖人之不動又豈子文所能窺其門牆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者何也禮也中節者何也亦禮也動即不動不動即動慟哭于顏淵之死出涕于館人之喪若動而實不動也莞爾于武城之弦歌嘅然于曾點之舍瑟若動而實不動也迅雷風烈必變恐懼修省之義也而有盛饌亦變色而作則雖一飲食之微亦惕然如天變之臨若動而實不動也式負版者致敬民數之義也而凶服者亦式之則雖一

遇哀之頃亦凜然如大祭之承若動而實不動也輟餔于私覿屏氣于升堂而怡怡乎降階斯須之暫變化不拘若動而實不動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寄興于山梁之雉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戚傷于兩楹之夢或語或歌隨時而變若動而實不動也故門弟子記夫子動容周旋中禮而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人見其爲夫子之動容而不知其爲夫子之禮也諾陽貨見南于行乎季孫三月不遷人之動而非有二也茲其所謂貞夫一者乎大傳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夫

嘗觀夫子之誨學者以禮矣曰知及曰仁守曰莊以涖之言之次序有深意焉蓋世有聰達之人而秉德或未粹是知及而未能仁守也亦有秉德已粹而臨民或太簡是仁守而未能莊涖也知而守以仁仁而加以莊可謂盡美矣又申之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嗚呼禮豈可以易言哉動豈易以合禮哉禮次于知仁莊之後固教學者以禮也乃教學者以動也涖民非動乎曰涖民動之一端也而動非止于涖民也大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凡動于吾身者孰非動

者天下之動與吾身之動又豈有二哉夫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皆天之動也地載神氣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皆地之動也人之一身頭圜象天足方象地外之四肢內之五臟皆與陰陽相爲流通故易之八卦爲首爲腹爲足爲股爲耳爲目爲手爲口于以見陰陽奇耦之畫未嘗不與吾身相應六爻之動即吾身之動吾身之動即天下之動天下之動即天地陰陽之動而非有二也茲其所謂貞夫一者乎大傳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夫

行典禮而先之曰見天下之動斯動也卽禮也非禮之外別有所謂動也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用也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禮若何而用禮若何而行達于見天下之動則可以用禮可以行禮矣達于天地陰陽之動卽吾身之動吾身之動卽天下之動則可以用禮可以行禮矣達于眞夫一之旨則可以用禮可以行禮矣嗚呼不至于此則雖知及仁守雖莊以涖之聖人猶有不滿之意故曰未善也禮豈可以易言哉動豈

易于合禮哉嗚呼知易則知禮矣

凡事者所該廣矣精粗細大皆是也豫則立前定行未著而前定未出未形未著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是不睹不聞也可以觀中焉觀誠焉觀性焉道前定何也正謂中也誠也性也亙古常定無終窮也言行事亦道也學者立也言未出而前定事未形而前定行未著而前定則用力之要何先曰愼獨何謂豫非安排較計之謂也誠立自然前定也安排較計者臨時未必不顯錯則不可以言定矣誠立而前定者精當而不差從容而不亂如是而言矢口而言可也擬之而後言亦可也如是而行直已而行可也議之而後動亦可也事道也亦莫不然此所以不跲不困不疚不窮也此之謂豫此之謂前定先覺而非逆詐也中節而非臆中也鏡中萬象非將逆也大明當空非私照也或曰道與三者並列爲四何歟曰言行事固皆道也而道不止於言行事也天地之閒有形無形有聲無聲何可究詰何可限量故包之曰道則無不該矣三才皆道也鬼神亦道也萬物亦道也皆中庸也卽性命也

諫行言聽而後膏澤下于民苟不得乎君則民何以被其澤所謂獲者非謂以非道悅其上也有道之獲無求于上也朋友信之則上自信之矣朋友亦非以私情相信也信道也以道相信者淡以成以私相信者甘以壞二者固相反也何以取信于朋友實行素修也何爲實行孝是也何謂孝誠是也何謂誠天命之性也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聽于無聲視于無形孝于之誠天性也夫至于誠極矣而又曰明善何歟本無誠之名也但有純質而已但無僞妄而已于是

強名之曰誠尙慮人之未達也又強名之曰善言誠則渾渾如也言善則渾渾者愈昭昭矣而又強名之曰明故誠身必自明善始善何待明有似善而實非善者楊墨之仁義鄉原之忠信不可不明也既論明善誠身之道遂究極天人而言之誠者天之道其不勉不思之聖人乎何謂不勉勉以不勉也何謂不思思以不思也是謂從容中道是謂誠誠之者必明善然後能誠身一性本命有意斯昏意泯欲消炯炯自若惟明乃能擇善惟明乃能固執明者所以造乎誠者也此章亦慮學者以天道爲高遠以聖人爲不可幾及遂教之曰患不擇善爾患不固執爾果使精明剛健曰聖曰天其則不遠噫柰之何而不自勉乎自勉當如何下文所敘是也學何所學問何所問思何所思辨何所辨行何所行曰盈宇宙之閒皆性命也皆中庸也皆誠也而皆備于我學者學此也博非不約惟博斯守約矣問亦問此懼其猶有未精故問不可不審思亦思此懼其猶或易差故思不可不愼辨亦辨此懼其猶或疑似故辨之不可不明行亦行此懼其猶或偸惰故行之不可不篤五者最切于學者之身皆當精擇而固執之學問思辨既知所擇而其行也微差則亦不足以言擇矣篤行雖已堅固而學問思辨一或少息則亦不足以言固矣故所貴乎誠之者無時而可已也已則措不措是不已也今之學者未識性命是以未識中庸學問思辨行一有未善則措之而不復加勉是所謂棄暴也是所謂弗可彫弗可朽也至于此則他人何所用力乎有能豁然而省憤然而作奮大勇立大志學不得則弗措也問不知則弗措思不得則弗措辨不明則弗措行不知則弗措弗措在我不屬他人弗措則舉舉則不難進雖有序不退卽進成雖有漸不虧卽成好如好色心如金石志正如射期于必中心競如敵務在必克果能是始可謂百倍其力矣始可以明其愚強其柔矣始可以言誠之者矣

治民自獲上始獲乃有道之獲非諂事也獲上自信友始信乃有道之信非利合也信友自順親始順乃有道之順非苟從也順親自誠身始誠卽道也誠身

自明善始明則誠矣誠者天之道也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也生知安行者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擇善固執是也學知困知利行勉行者也何謂誠性是也釋者以實訓誠然有實則有虛坎中實離中虛中實誠也中虛亦誠也孟子言充實之謂美未大且化也誠則化矣故實之一字未足以盡誠善論誠者其惟求諸性乎性即中也太極也人人所固有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精擇之篤行以固執之此皆率性而求盡乎誠者也學弗能弗措問弗知弗措思弗得弗措辨弗明弗措行弗篤弗措誠也不誠則措矣百倍其功人一己百己十人千己之愚柔必可明柔必可強蓋氣稟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而一性之靈大抵相近而無有不善思不力于誠耳既能弗措則變化氣質以復性命之正乃必然之理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者天命之性也誠不可傳可傳者明明即性也不在誠外也卓彼先覺自誠自明不勉不思何其從容中非爾力得非可能此性之事也至於設教以教人則又當自明而誠如上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此性也此教之事也教將以明性性明則誠至誠至則與性之者一也故下文申言之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以見教者之誠與性者之誠無以異也

自誠明謂之性太極分陰陽渾渾者自昭昭也性之者也自明誠謂之教陰陽一太極昭昭者亦渾渾也由教而入也教亦性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誠之上加一至字猶言至德至神所以極形容之妙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非曰以誠盡性之謂也本有此性則本有此誠非自外來也不雜人僞順乎天則斯其爲盡性而已矣有毫髮之未純不足以言誠有毫髮之未明不足以言誠所貴乎聖人者全之

誠之而無少虧欠者也是性也非獨己有之人皆有之物皆有之同此一誠也顧泯於親之不葬非爲人泯也揜不善於見君子之時誠諸中者也皆性然也故凡具此性者皆有此誠特爲妄所蔽耳妄去則誠存一反手之閒耳聖人察乎此故必牧養之而勿使失性必保合之而各正性命是所謂盡人之性也雖然謂人同此誠可也謂物亦同此誠不已過乎吁盈宇宙之閒皆物也大莫大於天地誠也所謂爲物不貳是也微莫微於一毫誠也所謂德輶如毛是也然

則一毫之微尚有誠而況合萬有乎萬有非多一毫非寡也皆誠也皆性也聖人輔萬物之自然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與凡山澤虞衡皆有屬禁正所以盡其性也皆誠也贊化育參天地說者以爲盡性之功用殊不知盡天命之性則化育已行乎其中非別有所謂贊化育之事也天地不出吾性分之內非別有所謂參天地之妙也一誠而已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人之生也直安有所謂曲者曰有直必有曲無曲是無誠也惟曲乃能有誠也然而謂之其次何也曰此誠之者也非獨己有之人皆有之物皆有之同此一誠也顧泯於親之不葬非爲人泯也揜不善於見君子之時誠諸中者也皆性然也故凡具此性者皆有此誠特爲妄所蔽耳妄去則誠存一反手之閒耳聖人察乎此故必牧養之而勿使失性必保合之而各正性命是所謂盡人之性也雖然謂人同此誠可也謂物亦同此誠不已過乎吁盈宇宙之閒皆物也大莫大於天地誠也所謂爲物不貳是也微莫微於一毫誠也所謂德輶如毛是也然則曲能有誠及其變化則與至誠能化者無以異

也一中庸也一性命也學者讀此章當涵泳致曲之旨而體之於身則得其所謂自明而誠者庶乎愼獨擇善而知所用力之地矣

誠之至者性無不盡性者何也天命之謂性氣理具焉益子曰形色天性蓋天命人以形色而性未嘗離也記曰大凡生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人物之生隨所稟賦有純於清且厚者焉有純於濁且薄者焉有混清濁厚薄者焉宜若甚不同也精而言之則得其清矣然清反鄰於薄得其濁矣然濁反鄰於厚又何

其不甚相遠也故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夫惟其近且善也故好惡趨舍人所同也而物亦同君臣父子人所同也而物亦同孝養祭享人所同也而物亦同夫其所以有是靈明不昧者皆天命之性也天生聖哲出爲人物之宗主則窮理盡性至命非天下之至誠者不能經傳所載曰成性節性彌性養性云者是所以盡己之性也至於克綏之而若有常性牧養之而勿使失性保合之而各正性命則又所以盡人物之性也本無已與人物之別也人

人有太極物物具太極人物之太極即我之太極太極在我則化育已行乎其中非別有所謂贊化育之事也天地不出吾性分之內非別有所謂參天地之妙也一言以蔽之曰至誠而已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謂誠之者次於至誠也致者推而極之也人之生也直安有所謂曲哉曲猶曲禮之曲也曲乃所以爲誠也誠者充滿周徧無乎不在質誠也文亦誠也顯誠也微亦誠也止誠也行亦誠也常誠也變亦誠也故申言形著明動變化而斷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然則曲能有誠及其變也則與至誠能化者無以異也何也一性命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上章之前定此章之前知一也誠之所至自神自明何幽不格何微不燭書所謂一日二日萬幾易所謂幾者動之微幾有善有惡善惡之幾即興亡之幾也故不待升平隆盛而後謂之興不待極弊大壞而後謂之亡昧將之一字微有兆朕故謂之將人未覺其興亡而至誠者則知其將興將亡彼未覺者只緣此心昏昏所以不識善否之幾誠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直如天之將雨驗於山川之雲所謂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精神氣象自有感觸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誠與不誠耳合於誠者謂之善善即祥也即其所由興之萌也悖於誠者謂之不善不善即妖也即其所由亡之兆也至誠如神誠即神也非誠之外別

有所謂神也然則將亡者可轉爲興乎曰患不誠耳
夫苟至誠則幾之將然者皆在吾神明變化之中矣
此之謂自作元命誠之所至自神自明微有兆朕謂
之將國之興亡人未之覺也惟至誠者於妖祥幾徵
之閒已知其將焉見蓍龜動四體精神氣象孰得而
揜之禍福天也善不善人也將而先知者一性之靈
炯然與天命流行之中者不可誣也然則將亡者可
轉爲興乎曰患不誠耳誠則皆在吾闔闢變化中矣
故曰如神誠外無神神外無誠

天道之神所以能體物者誠一之至未始離於物也
至誠與天道相似故神而明之所謂格物也物格
而無不明則善不善之將然者無所潛於隱伏矣

如循環無端豈有盡際周徧彌滿略無少罅曲折變
化莫非天則此物之終始也不誠是無物也故君子
誠之爲貴非特己有是物舉天下人皆有是物一草
木一蟲魚皆有是物物即誠也人之言曰成己在先
成物在後今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然則先仁而後
知乎噫道心大同孰先孰後不明乎物奚以成己不
明乎己奚以成物成己固仁也言仁則知在其中成
物固知也非仁則豈能與物無閒故曰性之德也仁
知雖異名其爲天命之性則一知者知此仁者仁此

宋鄞 袁 甫廣微撰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
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
之宜也

誠即道也非二物也自成自道豈有所爲哉循乎天
則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閒也誠成通誠者物之終始
舉天地閒皆物也有是物則有是誠終而始始而終

析之曰仁知可也總之曰德性可也性之德三字不可不涵泳有此性則有此德實然之理也仁所以成己知所以成物非實乎良其背不獲其身何者爲己行其庭不見其人何者爲物內不見己外不見物果實乎非虛非實莫非虛實非內非外莫非內外故曰合外內之道不可以執一論故曰時措之宜時云者時中也自成自道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誠者物之終始天地大物也陰陽寒暑終而始始而終皆物也山川鬼神百物之產終而始始而終皆物也人又物之最靈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終而始始而終皆物也若是者皆具形氣皆屬性命皆有終始皆物也則皆誠也不誠是無物也雖粲粲井井於吾前而我乃日用而不知則猶無物也故君子誠之爲貴以此成己則謂之仁以此成物則謂之知仁知皆謂之德性何內何外故曰合內外之道事事皆性命物物皆性命在在皆性命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故曰時措之宜時卽中庸也無偏無倚無過不及時時常中是之謂時噫此章愈可以見性命中庸之蘊矣

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無息二字最不可不玩味惟其無息所以不息而行道者或有時乎息焉則非誠矣不息所以可久久則必有徵驗有徵驗則自然悠遠自然博厚自然高明又言載物覆物成物卽物之終始也天地物之大者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

曰配天地可指實而言也悠久而曰無疆果何物也謂無疆爲不見不聞則天地可見聞也天地雖可見聞而天之所以高明地之所以博厚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又贊之曰如此則不待見而自章不待動而自變無所爲而自成又贊天地之道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貳則有閒有閒則有限有限則易窮不貳則無息無息則無際無際則不測又贊之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雖曰一言可盡然累言又不能盡也下所言天地山水乃極言無息

之妙也中庸之道有顯微而無顯微也有小大而無小大也有高下而無高下也有遠近而無遠近也以至廣狹厚薄深淺多寡無不皆然此未有天地以前渾全之太極也故天斯昭昭之多非始小而終大也蓋所謂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固自具於斯昭昭之中而指斯昭昭則覆物之無窮已在是矣地一撮土之多非始薄而終厚也蓋所謂載華嶽振河海萬物載焉固自具於一撮土之多而指一撮土則載物之矣山一卷石之多非始卑而終高也

所以爲十百千萬以至於無窮也此悠久無疆之義也此所以貴於不息也是故致知非眞知則爲徒知不知而力行則爲冥行何者不眞識天地山川則不識誠不識誠而漫曰吾孳孳不已焉吾恐斯昭昭撮土卷石勺水皆非眞者雖窮年之力窮終身之力其所到亦非中庸之道也如能識其所謂天地山水則自能識誠既識誠則雖欲息也其可得乎而或者亦有略識其眞則是斯昭昭撮土卷石山水已有以窺之矣而立心不純用工不繼自止自畫則何以至於

無窮不測廣大廣厚之極致也然則不知而冥行與
不能行其所知者皆不足言不息也皆不足言至誠
也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見窮理盡性至命者
惟文王足以當之文王卽天也故詩人配偶而言之
於穆辭也穆美也穆息而言美矣哉天之命乎何其
亙萬古而無終已乎子思於是斷之曰天之所以爲
天也於乎亦穆辭也不顯顯也文王豈不甚昭顯乎
何其純乎純而無一毫之閒斷乎子思於是斷之曰
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而又申言之曰純亦不已言文

王之純卽天命之不已也曷謂純曰不識不知是也
學者欲識誠當玩味無息二字惟其無息所以不息
道本無息而行道者或息則非誠矣不息所以可久
久則必有徵驗有徵驗自然悠遠自然博厚自然高
明又言載物覆物成物卽物之終始也天地物之大
者也配云者猶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卽易簡也我
與天地相似故亦曰配天地可指實而言也悠久而
曰無疆果何物也噫可指實而言者是可以言盡也
道可以言盡乎故謂之無疆無疆之語旨哉善言誠

無窮也耶地豈積撮土而後及子廣厚也山豈積卷
石水豈積一勺而後及於廣大不測耶非然也未有
天地山水以前已有此無窮已有此廣厚已有此廣
大不測及夫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固已微之顯也薄
之厚也卑之高也淺之深也萬古一日而已斯昭昭
之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至顯也然而至顯
者卽至微也一隙之明不謂之天可乎撮土至薄也
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至厚也然
而至厚者卽至薄者一簣之進不謂之地可乎卷石

勺水至卑淺也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龜鼈
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至高深也然而至高深者
即至卑淺也一卷一勺不謂之山水可乎由是言之
未有微而不顯者未有薄而不厚者未有卑而不高
者未有淺而不深者亦在乎無息而已詩述天與文
王皆發歎而言之涵泳此處令人感動中庸一書惟
善讀者知之或言性而不及命知其爲言命也或言
命而不及性知其爲言性也或不言性命而言天地
萬事萬物之理知其皆性命也今此章援詩爲證則

兼說性命最爲明切曰於穆天命又曰文王之德之
純天命與德性配偶言之又斷之曰純亦不已則知
德性之純亦天命之不已性不離命也命不離性也
渾渾乎一誠而無二也噫子思可謂深於性命矣可
謂妙於論誠矣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
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

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
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章極力形容至誠之道也既曰大哉又曰洋洋又
曰優優無非發揮此誠也萬物之生育皆天地之造
化也而曰聖人之道何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
成萬物而不遺不可一日而無聖人也故聖人在上
則山川草木鳥獸魚鼈無一物不得其所聖人洋洋
優優之大道海涵而春育之也孔子之稱堯曰大哉
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季札觀韶
樂曰大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大與天同故曰峻極于
天天之所以覆物者此誠也聖人之發育萬物亦此
誠也此其所以爲洋洋優優也夫洋洋優優之大道
尤於禮乎見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經禮曲禮皆誠
也皆天也非人之所爲也而曰待其人而後行何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禮者天所秩用斯禮者人
也即天也非人以私意僞爲也大哉禮乎上際下蟠
何往非禮古往今來何物非禮因考之室則有奧阼
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皆禮

也郊社以仁鬼神嘗禘以仁昭穆饋奠以仁死喪射鄉以仁鄉黨食饗以仁賓客皆禮也故孔子語門弟子曰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又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是故明乎禮則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皆在是矣明乎禮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皆在是矣何者天此禮也人此禮也即性命也即道也治己此禮也治人此禮也即修道也即教也禮之有品節即中也有節而可樂即和也中和一理也三千三百之儀洋洋乎廣大無際者即天地之所以位也即萬物之所以育也天地萬物一致也中庸之書首句雖止言性命而不言禮至此則知所謂窮理盡性至于命者皆禮也學者不可不以禮觀中庸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曰道曰德名有二耳德至於是而道凝於是果有二也天命之謂性率此則爲道得此則爲德德者得也實得於己萬變莫傾故謂之凝苟非實有諸已則雖曰得道未至於堅凝貞固猶未保其不失也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即道也道凝則命無不凝也一元之氣生於春長於夏成於秋至冬則堅凝易曰陰始凝也元亨利貞之四德即春夏秋冬之四時故堅凝貞固於時爲冬於德爲貞是道也天道也性命之道也中庸之道也中庸即禮也子思論禮而及於道德正夫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也自此以下多說禮學者當會通而觀之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德性而又曰道問學何也蓋世有抱負粹美之質而無師友磨礱之功終至於卑陋而不光明者矣是問學不明固非能尊德性者也然至於攷覈參訂極其詳博自以爲得聖賢之學而於本有之德性未能洞徹融通則所謂問學者非眞問學矣致廣大而又曰盡精微何也蓋世有規模闊大而忽略於節目纖悉之間者其弊將汗漫而不知底止是精微不盡固未足以語廣大也然至於一事一物較計微芒自以爲有文理密察之功而未能先立乎其大者甚而流於支離苛細之弊則所謂精微者非眞精微矣極高明而又曰道中庸何也蓋世有誠見超卓之人高

視物表而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矣是不依乎中庸固未足以語高明也然至於所志所行不出於步武尋丈之間遂自以爲中庸不過於此而性命道德乃漫不加省則所謂中庸者非眞中庸矣噫孰有知德性中庸本不相離者乎德性者問學之根基問學者所以發揮其德性故德性尊於此卽問學由於此無二致也此中庸之教也孰有知廣大精微本不相離者乎大包宇宙而一物不遺細入毫髮而天地在內故廣大致於此卽精微盡於此無二致也此中庸有道之世則諫行言聽而足以與人之國處無道之世則諫行言遜而足以自保其身引詩仲山甫明哲之語以言所以能保身者乃吾之明哲極於此卽中庸由於此無二致也此中庸之教也以至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莫不皆然新故亦非有二致也新卽故故卽新也日月萬古如故而光輝萬古常新豈有兩日月哉彼蹈常襲故而不知神明變化者固未免滯而不通亦有脫去拘泥之病而不肯率由乎典常者又不免蕩而無法善學者始終如一緝熙光明不離乎故而日新又新此亦中庸之教也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厚與禮實相關也有敦厚之質者必不流於浮僞之弊此其所以可學禮也若爲人重厚而無禮以節文之不幾於瞽之無相歟故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此亦中庸之教也總此六句以崇禮言於後愈見夫道德性命一貫之禮其歸不出乎禮也是故居上而好禮則驕盈無從而生爲下而循禮則倍畔無自而作不驕不倍上下咸宜皆中庸也處有道之世則諫行言聽而足以與人之國處無道之世則諫行言遜而足以自保其身引詩仲山甫明哲之語以言所以能保身者乃吾之明哲極於此卽中庸由於此無二致也此中庸之教也以至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莫不皆然新故亦非有二致也新卽故故卽新也日月萬古如故而光輝萬古常新豈有兩日月哉彼蹈常襲故而不知神明變化者固未免滯而不通亦有脫去拘泥之病而不肯率由乎典常者又不免蕩而無法善學者始終如一緝熙光明不離乎故而日新又新此亦中庸之教也禮之於人

義命而已若夫高蹈邱園隱居求志如蘧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固將以待天下之清又有爲時而出殺身成仁如比干之直諫而甘心就死此又因地位而爲之中庸之道非執一者所可爲也賢者可俯而就不肖者可企而及是之謂中庸

大字已足以形容此道猶以爲未也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蓋言彌滿六合生育無邊此所以爲大也又曰優優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蓋言曲盡變化至纖至悉者乃大之實也待其人而後行于思每下所言至德凝道者是也德不至則道不凝惟實有諸己則堅凝而不變斯人也其蓋人之所以爲人者其旨深矣何謂人之所以爲人者其旨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者問學之根基問學者所以發揮其德性兩者不相離惟君子兼盡之所以貫天人之道會性命之極也致廣大而又曰盡精微何也言兩者不相離也君子知廣大中自有精微精微乃所以爲廣大蔦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極高明而又曰道中庸何也亦言則輕捐遺體亦非中庸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正爲小人無忌憚之中庸而發此論也世間愚賤之人所以敢於自用自專者固其資稟氣習之使然亦由見識昏闇自謂我欲行古道而世俗不識反謂我爲非此見一定遂爲痼疾終其身不可解嗟乎居今反古寧不可嘉然所謂古道者特未易言耳夫中庸之道古道也合天下之智以爲智而不自用其智

合眾人之功以爲功而不自專其功所謂善世而不伐勞謙有終茲豈非中庸之道乎今以愚且賤而乃自用自專變今之俗違古之道自招戕殃狹尚不知悔之人也正所謂反中庸者也故聖人深鄙之且夫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乃可爲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萬古不易之道也彼何人斯輒敢反古之道此端一啓將見天下紛紛乎不可定矣豈天無二日之謂乎孔子之作春秋所以能使亂臣賊子懼者無他惟尊王而已矣故其書法必以王冠於每歲之首皆所以明天下之大分正萬世之綱常而消斯人僭擬之萌也雖然周室既卑矣國異政家殊俗而風雅變矣豈復能混四海爲大同乎然齊桓晉文猶知尊天子以明大義而列國諸侯朝於王所者尚班班可見也中庸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子貢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蓋周室雖已衰微而制度文物粲然具在故家耆舊猶未盡泯則所謂車之同軌書之同文行之同倫至有周之季尚足以

聚人心而同風俗吾夫子念念不忘周正爲此也夫制禮作樂必有天子之德又有天子之位乃可爲耳有德而無位有位而無德皆不敢作禮樂何則禮樂之道與性命通性命雖人之所同而能盡性立命者幾何人哉不能盡性立命則於禮樂乎何有是故有可以作禮樂之德又有可以作禮樂之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人也至於吾夫子雖備天下之大德而不居天下之尊位故制作不見諸行事而禮樂僅託諸空言人以爲夫子之窮而在下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達而在上者若不同也而吾以爲無不同也何也兩君相見之盛典與在祼祼之中事雖不同其爲禮樂相示則一也得時得位而形於制作與有德無位而不敢作禮樂者隱顯雖殊而其道則一也蓋所謂不敢作者非置禮樂於無用也特無位以行之故不能施諸朝廷放諸四海耳若夫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何嘗斯須去身也故繼之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曰吾能徵之曰吾從周夫子體太一之妙洞性命之理無一念不在禮樂無一日不講禮樂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欲以正名爲先其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陳恆弒齊君夫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凡此皆興禮樂之規模也聖人固未嘗專執夫不敢作禮樂之說而坐視天下之淪胥以敗也非特如此而已從周之言雖未嘗參用夏殷之禮及其答顏淵爲邦之問則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損益四代之禮樂亦未嘗執一焉夫道無方所無體質在在有中庸在在有禮樂故聖人之論禮樂也錯綜其辭不膠于一始而曰經禮曲禮申之曰非天子不議禮又合而言之曰不敢作禮樂又不兼言樂而專論夏殷周之禮皆所以明夫不可執一之道也王天下有三重焉諸家說三重各不同愚謂三重只當本上文之旨盡夏殷周三王之有天下也皆以禮爲重夏禮殷禮周禮上文列

此三者而繼之以三重則是王天下者所重在禮固三代之所同也嗣三代而有天下者苟能明此三重之意庶幾可以寡過乎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惟中則不過過焉者皆非中也聖人不敢言無過而止言寡過此其謙謙不自足之心卽所謂禮也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此當于細玩味經旨上謂達而在上者下謂窮而在下者如夏殷之禮可謂善矣然歷時既久文獻不足雖欲考證而語焉不詳人孰

信之至吾夫子雖善於禮然不得尊位道不可行方且毀於叔孫圍於陳蔡歷聘諸國老死而卒不遇以是知德位不可以闕一也君子之道而下其諸有位以行其德者乎本諸身旣無愧矣然驗諸民而未信是我猶有可議也猶有未契於中庸之道也徵諸民不過施之當今耳苟徒合乎今而未合乎古是吾之所行視三王猶有虧於中庸之道也然三王乃人道苟合乎人而未合乎天是吾猶未能與天地合其德猶未能與鬼神合其吉凶猶未致極乎中庸之道也夫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可以止矣猶且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何歟豈百世聖人之道又有出乎天地鬼神之外者歟又有妙於中庸者歟曰非然也言三王爲淺近天地鬼神爲深遠歧天地人而二之於道大有害子思子遂於天地鬼神之下又申之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天地鬼神也聖人也何幽何明何深何淺何遠何近洞然一致何有疑惑此所謂中庸此所謂性命

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言此道通天人決知天之無異乎我故謂之知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言此道通古今決知聖人之無異乎我故謂之知人是知也非有高深幽微不可測度之神也不過曰中庸而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卽上天之無聲無臭不睹之與知與能卽鬼神之不可見不可聞造端乎夫婦卽察乎天地能盡其性卽可以贊化育昧者格於形體之異但見天地鬼神自鬼神人自人所以不能知人亦不能知天既未能知安得

質諸鬼神而無疑安得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惟明道之君子讀天命之謂性則知性不離命命不離性讀率性之謂道則知天不離人人不離天讀修身之謂教則知物不離己己不離物此之謂一此之謂誠此之謂中庸中庸無方所無體質事事有中庸物物有中庸在在有中庸所謂知天者以此而知也所謂知人者以此而知也夫惟中庸之道愈久而愈無弊如其有一毫之偏則目前雖未遽見其害久久未有不弊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則之論厥有旨哉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此語尤

爲天下則看三箇世字見得世世可以常行非若一偏一曲之小道僅爲一時之可觀而已大凡言動有毫釐未盡善處則不可以爲世之法則古人雖是小節亦無往不致謹道無小大無眾寡皆不可慢稍有不謹即招悔尤眾所觀瞻豈容掩覆吾非欲爲人之觀瞻而後謹也亦非欲爲人之法則而後謹也道自不容不謹也是故惟明於至誠慎獨之學者然後其言動可以爲世法後世賢者或負其高明之資以爲小節不必拘泥是以言行之間不耐檢點殊不知一動不謹一言不應人皆得以議其後況望其爲世道

更警省學者夫遠難乎其有望也非眞如玉之在山珠之在淵安能有望近難乎其不厭也非眞如桑麻之可衣穀粟之可食安能不厭詩言令聞令望又言萬民所望大凡人有素望者雖不待發見於容貌聲氣之間而已足以感人動物雖不朝夕與之薰染親炙而四方萬里同心向慕有不期然而然者此所謂遠之則有望也子問公叔文子於使者使者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夫子有疑焉蓋謂近之不厭非

有盛德者不能爾而公叔文子則固未足以進此也
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而子
思復發明早有譽之辭學者讀到此皆疑君子不當
有求名之心加一早字則又似有汲汲惟恐少緩之
意毋乃啓人要譽之念乎曰不然此正所謂君子之
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者也若不觀諸徵驗何以見吾
之實德今人每謂人之毀譽何足恤殊不知古人用
心小人恐汝詈汝則舉自敬德沒世而名不稱則君
子以爲深疾易曰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苦不自知不觀諸民則何以爲吾之徵驗也故丁寧
其辭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言
不如上之所言而能蚤有譽者萬萬無之其欲人之
猛自省悟如此此中庸至緊至切之教也

愚賤之人自用自專固執變今之俗還古之道自取
禍戕必矣議禮制度考文天子事也而言愚賤者可
爲也今指當時也周室雖衰典禮未墜所謂車之同
軌書之同文行之同倫似足以繫人心而一風俗有
如制禮作樂必德位兼全乃可爲耳吾夫子有德而

無位雖不敢作禮樂而未嘗不學也夏禮不可攷證
殷禮雖存而不用惟周禮乃時王之制吾嘗學之矣
所從者周而已矣三重者謂夏殷周皆以禮爲重也
明此三重之義以禮制中其可以寡過矣乎上謂達
而在上者下謂窮而在下者如夏殷周禮雖善然無
所攷證如孔子雖善於禮然不在尊位則皆無以使
人之信從正以德位不可闕一故也君子之道以下
其諸有位以行其德者乎言時王也繼周而王者亦
是也本諸身固無愧矣又當以庶民爲徵驗民苟弗

信猶未也民信矣宜於今不合於古猶未也三王人
道也合乎人不契乎天猶未也至於建天地質鬼神
可以止矣猶曰俟聖人何歟豈聖人又有妙於是者
歟非然也於天地鬼神之下復申言聖人者正所以
貫天人於一致也又繼之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
也言此道通天人決知天之無異乎我故謂之知天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言此道通古今決知
聖人之無異乎我故謂之知人所知何知也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卽上天之無聲無臭不睹不聞之獨卽

鬼神之不可見不可聞知天者以此知人者亦以此
知無所知故無不知使其有知則不能知因言百世
不惑又接世字以申明可傳可繼之義動爲世道行
爲世法言爲世則遠而爲人所仰望近而爲人所不
厭射引詩振鷺之章以明不如此而能奎有名譽者
未之有也噫君子豈有求名之心哉名亦性命中當
然之理耳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
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夫子天縱之聖即是堯舜何必祖述即是文武何必
憲章然聖人之心未嘗見己之爲聖若見己之爲聖
即非聖人聖人謙謙然常自以爲不足一則曰我非
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二則曰若聖與仁則吾豈
敢抑爲之不厭云以此知大聖人未嘗不好學未
嘗不以古人爲法堯舜之樽古文武之繼述皆此道
也而謂天子獨不然乎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律法也

時日月一陰陽也陰陽一中庸也人第見日昱乎
晝月昱乎夜晝夜往來不窮而不知中庸則一也人
第見春作夏長秋斂冬藏相更相禪以成歲功而不
知中庸求之不見其始窮之不見其終往而復復而
往新而故故而新只此便是中庸何必別求所謂中
庸若於錯行代明之外更求中庸之妙則大誤矣喜
怒哀樂未發只在錯行代明中及其發也亦只在錯
行代明中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只在錯行代明中博
厚高明悠久無疆亦只在錯行代明中非特此也愚

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只在錯行代明中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亦只在錯行代明中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只在錯行代明中位天地育萬物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亦只在錯行代明中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千變萬化不出乎陰陽剛柔仁義之外且夫陰與陽若相反剛與柔若相反仁與義若相反然而實未嘗相反也太極未判渾然至一太極既判不可相無陽而無陰可乎剛而無柔可乎仁而無義可乎惟其不可相無也故育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剛中之柔柔中之剛仁中之義義中之仁其代明其錯行也所謂四時五行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此所以生生而不窮此所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即所謂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也即所謂天命之謂性也性命之理固不在陰陽剛柔仁義之外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德本無大小之別然未嘗無大小之名或小或大何往非德川流

燠寒風之時雨暘而時雨順之又焉而時暘順之哲焉而時燠順之謀焉而時寒順之聖焉而時風順之其謂之時也正所謂錯行代明周流不窮各當其節而不相陵犯之謂也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各得清和任之一偏而皆不及吾夫子之集大成吾夫子之所以集大成者惟其時而已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安行乎時義之當然而意必固我一毫不立此所以始終條理金聲玉振卓乎爲羣聖人之冠者只是時之一字耳其謂之時也即所謂中也聖人備陰陽剛柔仁義之全上配四時五行以爲五典五禮之宗主五者何也中也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皆五也即中也鄉遂之制自五家爲比始軍師之制自五人爲伍始皆五也即中也即九疇之居中也即八卦之虛中也河圖洛書八卦九章即所謂並育不相害並行不相悖也即所謂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也即所謂天命之謂性也性命之理固不在陰陽剛柔仁義之外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德本無大小之名或小或大何往非德川流被五色而陰陽剛柔仁義具乎中而又有聖人者焉出類拔萃備道全美肅乂哲謀聖人之德上應雨暘

敦化正所以見德之渾融周徧無乎不貫與錯行代明並育並行固一義也熟味此兩句反而觀夫斯昭昭一章可以油然自得也矣斯昭昭一撮土一卷石一勺水正所謂小德川流及其無窮及其廣厚及其其化也萬古不變一息不停者亦萬古不變萬古不變者亦一息不停何小何大渾乎一貫敦化二字不可不玩味坤厚載物乾健不息備乾坤之德故謂之敦化故能生生不窮子思子斷之曰此天地之所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寬裕溫柔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反覆贊詠聖人與天地爲一處自古聖人者首曰聰明亦曰智勇亦曰睿聖臨涖天下非聰明睿知則何以照燭萬微鼓舞羣動此所謂生知天縱之資非可以學而能也故謂之至聖腦頭上將一聖字貫下

面數句所謂有容有執有敬有別皆從聖字來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十六字如何兼得而聖人乃備於一身聖人非於用柔之時曰吾不可不寬裕溫柔非於用剛之時曰吾不可不發強剛毅也以至齊莊中正文理密察皆自然中節非有意爲之若使一毫有意即不是中庸即不是聖人聖人所以不可及者如一元之氣運行周流春自然和夏自然暑秋自然涼冬自然寒正所謂錯行代明正所謂並育並行聖人之盛德惟一時字可以形容故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然所謂時者豈有意爲之哉天無意聖人亦無意其容也自然并包其執也自然不動其敬也自然安安其別也自然井井是四者循環無端不可窺測聖德至大故謂之溥博聖德至深故謂之淵泉聖德無所往而不在故謂之時出之此所謂聖之時也此所謂中庸之妙也學者不善讀書但見齊莊中正有一中字不知讀聖經者當領會言外之意事事皆有中微有間斷則何緣能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不至於聖之時則何緣有臨矣面又有容有容矣而又有執有執有敬有敬矣而又有別源源乎如是其不窮也易所謂窮神知化孟子所謂大而化之此聖人之時也此中庸之至也又申言之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言而民莫不說可謂塞天地而橫四海綏斯來而動斯和矣非聖乎非中庸之至德乎猶以爲未也又言聲名之洋溢在中國者未足爲至行蠻貊者乃可爲至舟車人力之所及天覆地載之所容日月霜露之所被有知無知有倚無倚凡圓形於宇宙之內皇天無有限極嗚呼斯其所以爲聖乎斯其所以爲中庸之至德乎斯其爲窮理盡性以至命乎雖然前而有血氣心知之性者其尊之親之若出一人上配章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此乃言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毋乃有淺深之閒也前章不言仲尼之所以爲大經言此天地之所以爲大毋乃天與聖人猶爲二故可以作配言也此學者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嗚呼本無可疑何庸致疑見即不見不見即見動即不動不動即動無爲即

行行即無爲一也此所以民莫不敬莫不信莫不悅亦一也惟其一也故作配由是觀之不可以有隱見動靜作止言也亦不可以無隱見動靜作止言也故吾於中庸之首即曰天命之謂性性不離命命不離性性命一也率性之謂道天不離人人不離天天人一也修道之謂教已不離物物不離己物我一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顯一也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上下一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人鬼一也此一即誠也即太極也即太一也即中庸也

聖無不通也加至字則無不通也至矣然不過盡性而已盡性則五者之德自然兼備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一性盡則五者俱有性不盡則焉能爲有所謂不誠無物也是五者至周徧至深廣隨用隨出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之時者何中也天命之性也又贊美之曰如天如淵而民莫不敬信且服是宜聲名四達覆載之內合敬同愛上配皇天無有限極吁斯其爲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乎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經常也即庸也立天下之大本大本即中也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位天地育萬物皆中庸也肫肫其仁肫肫純也淵淵其淵淵淵深也浩浩其天浩浩廣大也嗚呼至矣哉或者謂到此地位聖人即天地天地即聖人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也而乃曰知天地之化育夫既與天地爲一如何著得知字殊不知乾知大始則可以言知而聖人獨不可以言知乎此所謂知者豈知見之謂乎詩之美文王曰不識不知孔子曰無知也是故達無知之妙者始可與語知矣始可與語不倚矣始可與語誠矣此之至誠即前章之至聖此之夫焉有所倚即前章之如天淵博淵泉而時出之此之其淵其天即前章之如天如淵如天如淵猶可以如言其淵其天則不可以如言矣噫不可以如言與可以如言者果爲二乎果可以優劣言乎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曰其曰如之謂也子思子又曰誠則明矣明則誠

矣如卽其其卽如之謂也此皆中庸之妙也又斷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天下之至聖卽天下之至誠曰誠曰聖皆天德也皆中庸之妙也謂之如天如淵可也謂之其天其淵亦可也學者思不明中庸耳果明中庸將昭如日月而又何以擬議爲乎

上言至聖此言至誠一也大經者五典之常道經綸者若治絲然有條理而不亂也此常道根本乎天性此常道化生乎萬物本立而道生也立猶修身道立之立知猶乾知大始之知非至誠不能立不能知然此常道亦不過曰中而已故繼之曰夫焉有所倚聖人經世非遺世日用常行何倚著之有子思竭力發明中庸二字當於此處細玩以愈見夫誠卽中庸中庸卽天命之性肫肫淵淵浩浩皆贊歎之辭以言純乎深乎廣大乎何可以形容盡也此章其淵其天卽前章如淵如天猶可以如言其淵其天則不可以如言矣不可以如言者一也固云者固有必非固有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此

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上面累章贊詠聰明聖知之德其言可謂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然學者須知中庸只是日用常行初非幽深高遠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只是允恭克讓舜在側微玄德升聞只是溫恭允塞夫子天縱將聖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只是學不厭教不倦大凡聲光之在外者雖極其烜赫然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德盛而志愈謙道大而心愈小聖人非有意爲之也道本

無可矜衒人自矜衒耳不矜衒者藏而自顯久而愈
章好矜衒者暫焉雖卽泯矣聖人以此爲君子
小人之判蓋爲己之學何必汲汲於求人之知苟先
萌求知之心卽非爲己之學闇然而日章者退後一
步光焰萬丈的然而日亡者溝澮之水涸可立待然
則學者當何擇哉子欲發明衣錦尙絅闇然日

章之道於是又接續言之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
文溫而理大凡冷淡者易得厭斁惟君子雖淡而不
厭簡直者文采易不足惟君子雖簡而甚文溫醇者
未必就條理惟君子雖溫而又能井井不亂此卽
是中庸之道也太羹玄酒清廟之瑟遺音遺味誰其
厭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有親有功文莫過此溫潤
縝栗比德於玉玉振金聲聖之事也此非深造中庸
之至德何以至此夫子大聖猶且發憤忘食不知老
之將至者正以此道無窮而至誠無息故也學者用
力於道只在溫簡冷淡中卽所謂尙絅也所謂闇然

也其理也其文也其不厭也非錦乎非日章乎然此
道須在致知上知得透徹乃可以入德故曰知遠之
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三箇知字不可
不玩味遠卽近也微卽顯也風之自易曰風自火出
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化型一家風也言行
在我自也一國之風天下之風未有不自言行始勿
求於風知自卽知風矣勿求於人知近卽知遠矣勿
求於微知顯卽知微矣凡人常欲知遠而未嘗知遠
之近常欲知風而未嘗知風之自常欲知微而未嘗
知微之顯故馳騖乎四方萬里之外而凡席之下反
有所不察探索乎茫昧幽深之域而日用之閒反有
所不辨此不足以語知矣所貴乎知者心如太空六
通四闢舉目所見皆道也盈耳所聞皆道也致知如
此則必不固滯必不疑惑而可以入德矣如其膠轕
乎事物之中眩耀於聲色之末而本心之靈障蔽湮
塞去德不亦遠乎子思子極力發揮所謂衣錦尙絅
闇然日章之道至此尤更分明故引詩曰潛雖伏矣
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所謂無惡於
志者亦言無愧於心也又繼之曰君子之所不可及
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

漏此卽無惡於志之謂也此書首言愼獨末亦言愼獨然中間所言者非愼獨乎曰所謂愼獨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義也子思子論鬼神之德亦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中庸一書專是言誠誠卽愼獨之謂也非于性命中庸之外別有所謂誠也中庸卽誠也性命卽誠也誠者不息不已之謂也故曰至誠無息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苟有隱見顯微之間則息矣已矣不純矣不誠矣非中庸矣非性命矣君子所貴乎愼獨者以其無獨不獨之間也無獨不獨之間也無獨不獨之間者以其無顯微隱見之間也無顯微隱見之間者以其本無息也本無已也本中庸也本天命之謂性也故屋漏闇室之中大賓大客之前無獨不獨之間也閨門婦子之際宗廟朝廷之上無獨不獨之間也嚮飛戾天魚躍於淵無獨不獨之間也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無獨不獨之間也斯昭昭一撮土一卷石一勺水及其無窮及其廣厚及其廣大及其不測無獨不獨之間也無獨不獨之間則一毫非少邱山

非多也目前非近千歲非遠也人事非蓍鬼神非幽也富貴非亨貧賤非困也平靜非泰患難非否也中國非安夷狄非危也我非此物非彼也陽非闢陰非闔也陰陽無獨無不獨也彼我無獨無不獨也獨必有不獨微必有顯也隱必有見也不睹必有睹也不聞必有聞也可畏哉可懼哉噫通乎此者可語愼獨矣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皆愼獨也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皆愼獨也世之論者以愼獨爲學者之事非聖人之事夫聖人學者則固有閒矣然愼獨雖聖人不廢也若謂至聖至誠生知安行無事乎愼獨則堯舜不必兢業禹不必勤儉湯不必危懼文王不必小心武王不必祗懼周公不必坐以待旦孔子不必不厭不倦矣說者之言特未深達乎所謂獨者如何耳獨卽伏羲所畫之一也此一未有天地之前固有之也卽太極也卽太一也卽太始也卽善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卽天命之謂性也愼者愼此也外此無他道也此中庸一篇之宗旨縱說橫說不外此也語大語小不外此也一卽百千萬億算計

之所不可窮者也百千萬億算計之不可窮者卽一
也然則中庸之書首言愼獨末亦言愼獨中間所言
無非愼獨讀聖人之書苟非此心虛明洞達迎刃而
解乃欲於繚繞牽制中求義理之趣亦戫矣是故君子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敬固自敬而人之敬己亦一也
不待動而後敬其止也無非敬也不待言而後信其
默也亦無非信也道固無動靜語默之間也詩曰奏
假無言時靡有爭然則道豈在多言哉是故君子不
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然則道豈在賞罰之

末哉非無言也言本無言也本無言則雖終日言可
也非無賞罰也賞罰本非賞罰也本非賞罰則曰
賞曰罰皆德也故引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
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夫子之稱舜曰夫何爲哉恭
己正南面而已矣夫不言不動而自足以感人動物
是果何爲而然於此亦可以悟矣又引詩曰予懷明
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皆所以發
明不言不動之旨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說者曰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

性命也此所謂中庸也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道無可矜衒者久而愈章好矜衒者暫焉雖著隨卽
澌盡矣淡中有不厭之味簡中有可觀之文溫厚中
有井井秩秩之條理此所謂闇然而日
章也知遠之在近知風之有自知微之可顯以此爲
入德之要則不必表暴於外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蓋
亦內省乎省己而無疚病也斯可以無愧於心矣勿
謂人不我見也人尙可欺吾心不可欺也然則君子
之所不可及者其惟爲善於人之所不見乎不愧屋

漏何待言動而民敬信時靡有爭何待賞罰而民勸
懲有不顯之德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何待聲色而民
化服大聲色而人化服者末也混聲色而人化服者
德也此德豈輿之莫能勝哉一毛之輕耳雖然毛尚
有倫迹也聲臭俱無則至矣無聲臭而曰天之載載
事也事固當離道道固當離事歟道不可以微顯論
也皆微皆顯皆非顯微道不可以有無論也皆有皆
無皆非有無毛猶有倫而不可損也無聲無臭而不
可增也至矣之妙非可以言語盡也通一篇而觀之

子思子首論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教人以由道復性
則指示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而切己工夫則在乎慎
獨於是援夫子之言君子小人之中庸智愚賢不肖
之過不及舜顏子子路之言行棄隱聖者之出處其
發明可謂至到矣費隱而下論造端乎夫婦子事父
臣事君弟事兄先施朋友君子反身宜室家樂妻孥
順事父母孝享鬼神無非人倫始終之道復證以舜
文武周公之事推之於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喪祭
之禮郊社宗廟嘗之義而蔽之一言曰孝者非他

也即天命之謂性也哀公問政而下論修身事親知
人知天之道五典三德之不同而所以行之者一生
知學知困知不同而及其知之則一安行利行勉行
之不同而及其成功則一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
以行之者一一者非他也即天命之性也凡事豫則
立而下論明善誠身之學於是極言誠者天之道誠
之者人之道誠明謂之性明誠謂之教至誠者極天
地化育之妙致曲者有形著明動變化之序可以前
知者誠也成己成物者誠也高明博厚悠久皆誠也

三千三百之禮待其人而後行者誠也三千三百之
敢作禮樂者亦誠也建天地質鬼神百世以俟聖人
者皆誠也以夫子天地配偶言之極天下之至聖即
所以爲天下之至誠誠者非他也即天命之謂性也
衣錦尚絅而下重述篇首慎獨之義有言有動未爲
至也不言不動至矣有賞有罰未爲至也不賞不罰
至矣有聲有臭未爲至也無聲無臭至矣此大極也
易之一畫也一所以爲十百千萬也不賞不罰不言
不動無聲無臭所以爲賞罰言動聲臭也微所以爲

顯隱所以爲見不睹不聞所以爲睹聞不可不戒謹也不可不恐懼也戒謹恐懼所以守中庸之道而後性命之眞也吾固謂是書之作無一語非中庸無一語非性命而切己功夫則不過曰愼獨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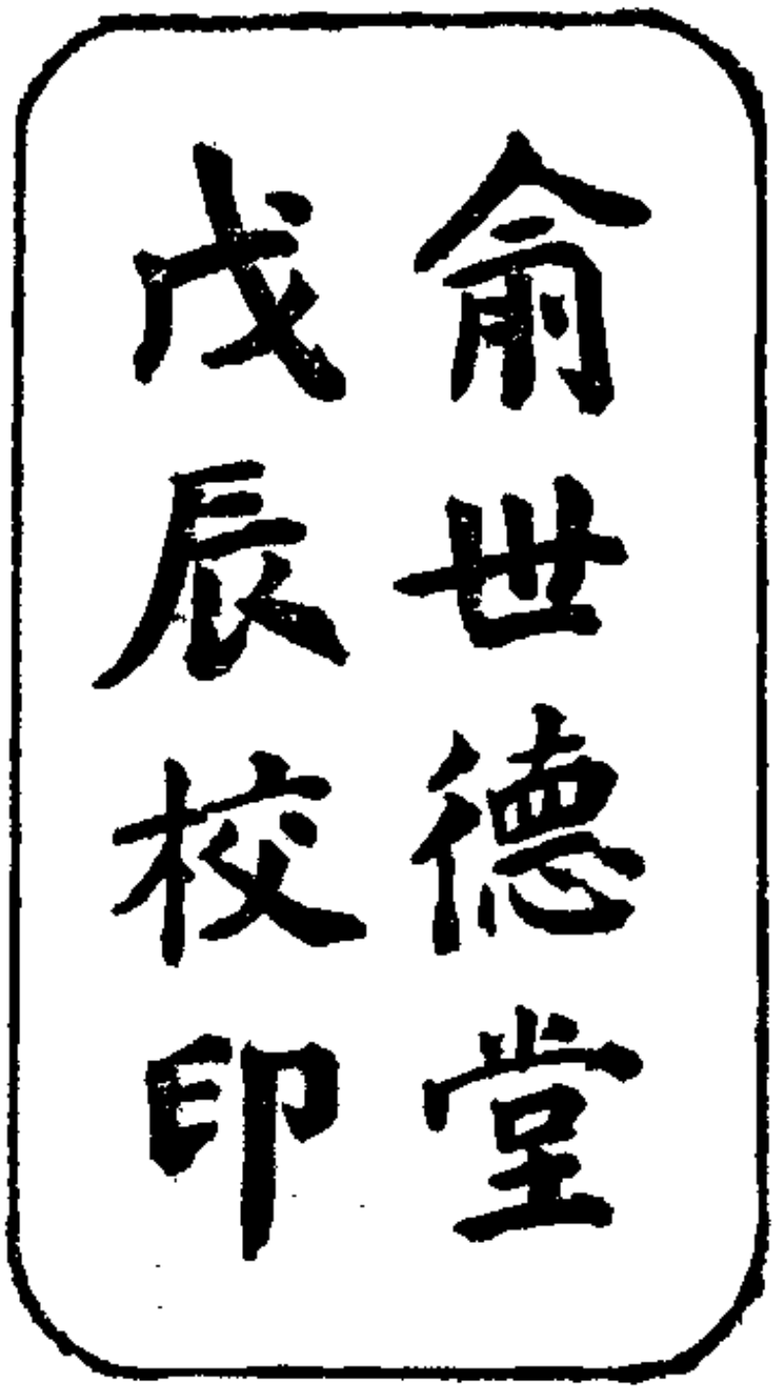
四庫明儒書
約園刊本

學庸講義

朱柏廬先生著

舊鈔本

後學馮景韶題


俞世德堂
戊辰校印

朱柏廬先生學庸講義序

朱柏廬先生學庸講義二卷、余甥俞鳳賓得自滬上書肆、欣然寄予。且曰、柏廬先生遺著、鮮有存者。此鈔本至可寶貴、願有以闡揚而光大之。余受而讀之。此冊蓋係海鹽崔以學所藏、徐六英名楷者手鈔精校之本。其中精義名言。策勵身心、尤爲鞭辟近裏。如講大學首章平天下之義云、水至平者也而有波浪、則不平。平也者、盡天下之人無不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也。又講誠意章云、君子小人之分所爭祇在誠僞五霸功業雖大、然其假仁仗義、與掩著何異。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假之一字洞見肺肝矣。其言可謂切中世道。又講中庸首章云、開宗三句、尤重之謂二字。蓋當時子思子見異端漸起、必將淆亂聖學。緣聖學言性道教、異學亦言性道教。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必先正其名義以端趨向。又言道之不可離、猶天之運行而不息。終身不離、猶恐爲聖賢而不足。須臾或離、即已入禽獸而有餘。其論心性之辨、謂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明德即是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而戒謹即是心。此以見心性之不相離。其說與陸清獻相合。可以挽救人心。蓋學庸二書合大德王道聖功一以貫之者也。惟析之極其精而後能揆之極其大。惟體備於一心之密而後用周乎萬物之宜。或者乃以迂拘目之、夫豈知道者哉。此書益可與孫夏峯先生四書近旨、李二曲先生四書反身錄、陸清獻松陽講義、困勉錄、並垂不朽。大全所載若四書蒙引說約淺說陳疑等、俱不能專美於前矣。先生行誼、略見於嚴鐵橋所爲傳文。余幼時即服膺其家訓。並夙聞先生儉德、每宴賓客、酒食之費、不過制錢七枚。其敦朴之風、尤可望而不可及。間嘗游崑邑、登玉峯、瞻拜歸震川顧亭林二先生與先生之祠宇、（先生與歸顧二先生合祠）私心景仰、流連不能自已。而返觀今日之人心世道、果何如乎。易曰、正其本萬事理。然則欲求聖功以躋於天德達於王道者、其必以四子之書爲根本矣。莊子有言、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今鳳賓之寄予此書、豈非空谷之足音乎。爰作序以歸之、深願鳳賓抱此表揚先哲之志、鍥而不舍、並願其印行此書、俾茲鈔本得以流傳於世、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豈淺尠哉。丁卯春正月、後學唐文治謹序。

朱柏廬先生小傳　錄崑新兩縣續修合志

朱用純、字致一、邵孝先生集璜子。年十七、補郡諸生。甫三載、遭國變、痛父殉難、即棄去。自比王貢。戚墓攀柏之義、號曰柏廬。隱居教授、晉修脯資母。覃精理學、凡六經四子濂洛關閩諸書、及明儒薛胡高顧之論說、辨析毫釐、知行並進。而一以主敬爲程。與長洲徐枋通家友善、雁以書問學。有答枋書云、聖賢之道不離乎事事物物、即事事物物而道在。即事事物物而學在。欲先乎道而後言學、則離道與事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學問思辨篤行。然後可到易簡地位。若先以易簡存心、便入異端。惟即事物而達簡易之理。故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求簡易、則雖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紛錯。聖賢之學無過一敬。敬猶長隄巨防、滴水不漏。敬之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天希聖之學俱在於是。用純於來學者必先授以小學近思錄、繼進之四子書。朔望官講、兼商榷經史。又謂古者士入學、必釋菜於先師、此禮不講久矣。乃與生徒倡行、每歲孟春、先期齋戒、設先聖位、倣丁祭儀而少殺。凡灌獻鳴贊、命生徒各司之。又患學者空言無實得、作輟講語、反躬自責語尤痛切。居平精神嚴毅、以律躬。晨起謁家祠、退即莊誦孝經嘗用精楮手書數十本、教學者置祭田修墓祭、贍宗族。恢復恭站耐堂、贍歸睢陽五老圖友愛諸弟。白首無間、遇事變斬然不撓。自言識得天理熟、當機立應如離弦之矢、更不擬議、更不矜張。何思何慮、行所無事。康熙十八年、或欲以博學鴻詞薦、固辭乃免。其後有司欲舉爲鄉飲賓、亦弗應。戊寅四月卒、年七十二。無子、以弟之子遵誠嗣。方疾亟、特命設先像、扶起再拜、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言訖而逝。門人私謚孝定先生。

按崑新兩縣續修合志著述目錄中載柏廬先生曾撰刪補易經蒙引。四書講義。困衡錄。愧訥集十二卷。春秋五傳酌解。未刻文稿三卷。毋欺錄。（嘉興金與關家訓一篇。其父讀集璜。著有觀復堂稿。嘉興金與關編年纂刻家訓一篇。）山行日記一卷。（蘇洞庭山按古書舊著保存難而散佚易。余除學庸講義、毋欺錄、家訓外。餘書尚未寓目。其眞絕跡於人間歟。抑徵求之不力歟。　慶恩敬誌

朱致一傳　鐵橋漫稿　殿可均撰文

朱用純、字致一、號柏廬、崑山人、居通閘橋東。父集璜、字以發、崇禎貢生。鼎革時、助王佐才守城、城潰、投東禪寺後河死。乾隆丙申、入忠義祠。用純性端方、不苟言笑。崇禎末、蘇州府學生、痛父死國難、隱居教授以養母。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康熙己未舉詞科、不就、賦朱布衣詩以見志。卒年七十二、私謚孝定。著有困衡錄萬七千言。儒家名流、異乎道學家語錄。其最傳者治家格言、江淮以南皆懸之壁、稱朱子家訓、蓋尊之若考亭焉。

柏翁宗朱子而不墨守朱子、心平氣和、可謂善學矣。其推勘姚江偏蔽處、亦不似三魚南陽之銳厲。頁無恍通人、無恍醇儒。丁巳春三月晦日、於硤石書攤買得是書、爲之快然。

海鹽後學崔以學識

按以上兩段。徐六英精鈔本所原有者。第二段、係崔君得徐鈔本後所記。今並存之。

慶恩附識

太陽先哲遺書之一　俞世德堂印行

朱柏廬先生大學講義

大學

先儒云、讀書先讀四書。讀四書先讀大學。故大學今日所亟當講究。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以其工夫一節進一節有次第等級可尋故云。若其書之體用兼具、本末畢該、朱子固云、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非特爲初學之書已也。

聖經

欲讀大學、先須識得大字。章句云、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朱子恐人誤作有位者說、便令天下人人自誦、以爲此非我所當爲。故或問曰、此大人對小子之學言之。而蒙引又解曰、大人、成人也。是凡爲人即當爲是學。而今人概以帝王當之、故愚謂第一部書中第一章、第一章中第一句、第一句中第一字、今人便說錯、又安得學術明而人品正耶。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人皆順口讀過、不加體察、此即中庸天命之謂性也。故繼之曰具衆理、即此便見人人所同得、而非我之所得私有、不能不推以及之。故張子曰、天地之塞我其體、天地之帥我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虛靈不昧、心也。復言具衆理、應萬事、是指心之體用、此爲聖學異

學分途緊關處。異學虛空守靜、亦似個虛靈不昧、然不知有所謂具衆理者、空空守著一個心而已。彼雖出世遺棄一切、究竟日用常行、與夫意外猝感、安能悉逃而去之。若不明理、何由應事不錯。若不格物、何由見理分明。聖學斷斷必從格物下手者以此。問姚江之學、不從格物入手、然其當大事、儘能做得、亦不見有虧欠處、何也。曰、此由其天資高、仗氣魄用事、亦自能濟。但與聖賢畢竟有間、蓋所謂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至善、先儒謂是極好道理、到十分盡頭處、增毫釐不得、減毫釐不得、即中庸無過不及也。故曰、必至於是而不遷。凡人處事不到至善地位、只爲人欲所間、故曰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安、謂所處而安、亦從知止中體認來。誠見得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各有當處之法、自然隨遇而安、無入不自得也。慮、謂處事精詳、初時事未來前、已能辨析其理。到臨事再爲審度一番、古人處事不苟如此。今人若倒漫應。

問知止莫非是知其大綱處、方於條目上細究否。曰知止時、條目亦已辨得、但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或在此當然、在彼又不當然、平日可行、此日又不可行、必更加詳審、應不至有毫釐之差耳。首節明德新民、倘是兩件。至古之人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乃見大學之道、一明德可了。能使天下之人、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方完得明明德於天下之事、方完得明明德之事。若天下之人有一之不明、便是我明德分量有欠闕處。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成物、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曰明明德於天下、便知治國是明明德於國齊家是明明德於家。正心最要體會、心體至虛至靈、不是一件物事、可以安排端整得。若何爲正、記不云乎、主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可見還他虛靈本體便是正。大學工夫、其實只到正心住了、誠意致知格物、皆正心之功也。雖心爲身之主宰、而家國天下皆本於身、難道心不宰乎家國天下了。此便能明一個心是具衆理而應萬事的了。靜涵衆理、有何得失。動應萬事、便分善惡。可見累此心者、全在所發。而意幾一發、即與物接。非推極善惡之幾、則不能決擇去就。非窮至事物之理、則不能分別善惡。豈非誠意致知格物一串、是正心事。

問如此則誠意恰是正心了、如何又要去正心。曰、此所謂官銜上恐錯了路也。蓋意既誠、則惡念盡行銷除、止有一個善念而此善念者、總有偏著便入於邪、便失此心虛靈本體正之云者、事至物來、一面乎當然之理應之、任他撼天搖地事業、也只猶浮雲之過太虛而此心湛然如故。故孟子謂行其所無事。程子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又謂靜固定、動亦定、皆是道也。先誠其意、其實要使心之所發無不一出於善而不曰善其意者、從知說來、不可虛其所知而必須實其所知、兼去惡言、故曰誠。且以見誠者未有不善、僞者未有不惡。意是心之意、知是心之知、物亦是心之物。何則、萬物皆備於我也。格有橫的有直的。橫是一事以至於萬事、直是就一事之一分以至於十分。朱子有云、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不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故曰欲其極處無不到也、非謂必盡格天下之物也。格物致知、向來所以聚訟者、只爲物是外物、知是吾心之知。不將吾心之知、照見萬物、却求天下之物、充廣吾知。何其徇外也、何其支離也。殊不知心雖主於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實不外一人之心。朱子則言之矣。且如今有一椅、置得不正、吾必欲去正他幾安。椅之必宜正者、理在物也。吾必欲去正之者、理在心也。此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不然椅之正不正、何與吾事。恰若彼之不正、正之不正、即於吾分內有欠闕者。然假使正之之理、不在於我、又何由而見其不正、使歸於正哉。朱子曰、凡物理皆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格字必兼此二意方到。如親當明、聽當聰、手當恭、足當重、是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究其所以然、則耳目手足、皆天所賦予。本明、本聰、本恭、本重、一定而不可易者。推之君臣父子仁孝敬慈之理、莫不皆然。蓋所以然者、皆天也。天體物而不遺者也。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是數欲字皆是實要如此、即忠信之心。物格知至是一件事、故首句而後二字另看。下六句節節尚須檢點章句。可得二字最有斟酌。誠意章章句中功之不可闕、即是可得二字之意。

天下平平字甚妙、水至平者也、而有波浪則不平。地至平者也、而有丘壑則不平。使明明德於天下之世、而有一人焉、自棄其德、以梗綱紀之化、便不可謂之平。平也者、盡天下之人

無不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所謂比戶可封也。何乎如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爲本。然則何人可不爲大學、而乃謂是天子之事哉。須知此章書、該盡古今聖賢道理、如聖門以求仁爲學、故論語一書、言之娓娓然、各有所指、或言心之德、或言愛之理、或言本體、或言工夫、求其包括靡遺者、無如此章。今試將全旨體會、恍見仁之全量。而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中庸所謂自明而誠者、此也。聖賢千言萬語、不越一理、亦在學者實體之而已　今天下爲吾道患者有二、曰異端、曰爲學。異端顓立門戶、其邪正不須置辨。惟爲學本無仁義忠信之質、而爲仁義忠信之貌。其心甚巧、其術甚工。謂天下之耳目盡可抵塞、天下之心思盡可愚弄。而不知識者正復不少、方洞悉其底裏也。無如此種學術、正中人情喜爲之病、易爲惑溺、轉相倣傚。自孔孟指斥痛原以來、其種子流傳至今、未之有改也。而延及後世、又不知何所底止。蓋其所以爲惡者、既以假仁義假忠信爲道、則必以眞仁義眞忠信爲非道。人心於此而澌滅、天理於此而淪亡。得罪於聖賢、爲禍於天下、大可畏也。朱子諄諄於此章云、學者視天下之耳目、以爲己事之所當爲而爲之、則雖甲兵鑽穀、籩豆有司、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制股虛嘉、敝車羸馬、亦爲人耳。正以此也。爲己爲人、即誠與僞。而此心誠僞之分、見於事則爲義利、在人品則爲君子小人、在治道則爲王霸之異。然則吾學之絕續、人才之厚薄、世道之盛衰、胥別於一念之微。吾輩今日爲學、務先於方寸間斬斷此僞字種子。然後可期進步。魯論載孔子所以誨弟子者、一則曰主忠信、再則曰主忠信。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明明德章

此後三章、分釋三綱領。向疑明德新民自是善了、何又分別出止至善來、與上兩項同爲綱領。蓋德有不同、無論似是而非的、如慈祥惻怛、同是仁。而姑息亦似仁。陳善納誨、同是敬。而阿諛亦似敬。此固不可謂德。即同爲是的、內間分量、種種不齊。纔有一分做不到便攙和了。一分私欲纔攙和了一分天理而不可爲至善。故明明德、必要止至善也。新民亦然。故先儒有云、有明明德而不能新民者、異學是也。有新民而不能明德者、不可謂是也。有明德新民而不能止至善者、文中子是也。然究竟論之、明德而不能新民者、不可謂明德。新民而不能明德者、不可謂新民。明德新民而不能止至善者、亦不可謂明德新民也。

三傳雖剖分釋、其實拆離不得。故新民章言自新。明德章言克明峻德。非將新民合看、其義不全。而至善豈淇澳節明德也、民不能忘即新民也、賢其賢即明德。康誥但言明德、未見明德之所自來。但言克明德、未見明之之工夫。故引太甲之辭以釋之。自天生人、便函圇把一個天之理、交付於人。而天之理非他、又即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者是。故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

天下新民、及於萬世尊崇、亦及於萬世便是新命了　古人每事必做到極至之地。今人執德不弘、偏蹠自安者、是何等學問。鹵莽因循、總蹈無成者、是何等工夫。

止至善章

穆穆深遠之意、深遠二字、最宜玩。學有總者爲己之心、便有深遠氣象。所以中庸末章、說爲己之心必曰闇然。直到成德之極、亦不過曰不顯。若浮躁淺露、其德可知。緝熙是繼續其明、明卽心之神明、所得於天者也。心常存而不昧、則遇事不敢苟且、必求其當然之理而止之、但文王則自然之境耳。今人終日昏昏擾擾、事物到前、不知有所謂理。率意應去、安得不錯。禮記洞洞屬屬是緝熙的解。　斐字可思、是從開然日章來。若小人的然之文、不可謂斐。故上以領起如切四句、而下又總承之、不但切赫喧也。　恂慄是子古聖賢心法。堯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祇台德先、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小心翼翼、武王之敬勝義勝、皆是物爾。故於學修之後、而又特爲指示。蓋雖知之明、而行之力、此心總一放他自由、欲便乘間而入。理便錙時去了。盡倫之義、不唯嚴密而且武毅、倘強有力一般、是形容其敬之至也。　或問云、恂慄威儀、是得止之驗。驗字難貼恂慄說。俗解作自然說尤非。且恂慄雖在學修之後、實已在學修之前。故曰、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　親親、當主恭儉相承、本支百世講。若曰、祖功宗德、則與賢賢不分明矣。樂樂當主教化大行、風清俗美講。若曰、含哺鼓腹、則與利利不分

明矣。其賢其樂、前王明明德於天下也。賢賢樂樂、民德之新也。親親利利、亦皆新民中事者。非親親無以賢賢、非利利無以樂樂。而必先言賢賢樂樂者、非賢賢不能保親親之恩、非樂樂不能守利利之澤也。樂主風俗、先儒已有是說。然終不若直指教化尤切的當。觀論語言樂者不一、曰貧而樂、曰不改其樂、多主學問有得說。固知天下最樂者、唯此理也。

本末章

民志甚隱、人主端拱深宮、如何能使之大畏。試觀今人入祠廟、見鬼神、未有不悚懼者。即聞人談說鬼神事、亦皆心魂凜然、是何以故。蒼冥漠之神明、即吾心之神明。惟鬼神能無失其神明、而吾有不逮焉、故畏也。乃明德之君、志氣精明、儼若鬼神。其默孚之下、自有以懾服民之。隱徵正所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爾。此非特有位聖人、即里有大賢、德望素著、能使聞名識面者、獻誠致恭、如盜牛之不使王彥方知訟理者、望廬而返、豈由法制禁令使然哉。於此益可驗大畏民志之實。

補傳

一旦豁然貫通、頗似禪家頓悟。然專心於事物所在、會多後自有了徹境界。如曾子平日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眞積力久、則於一貫之呼、自然應速而無疑。惟其不由頓悟而必由用力之久而來。故靜坐家雖物以爲知而空虛無據、吾儒即物以爲知而眞實有用也。致知而大學專言動察不兼靜存者、一則意是心之動、二則亦是引而不發意。何者、要做動察工夫必不容不做靜存工夫。若不靜存、單要動察不來、且亦不成個工夫片段。學者宜用力時時立心、則物之所在、都只混張放過、何由窮至其理。故必此心專一、卓然精明幾微、瞬息不少間斷、然後隨其所遇無物不格。格來格去、少不得始而見萬物各具一理、繼即見萬理同出一原、而有豁然貫通之日。謝氏謂時習之功、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是即坐時立時之敬、亦即坐時立時之格也。推是以往、其所得力夫豈僅在格致哉。自誠正而下一以貫之矣。

誠意章

先儒謂誠意是人鬼關。此關一錯、眞所謂差之毫釐、謬於千里。今日講此章書、須仔細聽著。平日須仔細看著、實要見得聖賢一片吃緊爲人婆心、只緣未有意時無善惡可見。孟子謂舜所以異於深山野人者幾希、正指此也。及意緣發、善惡便從此分途、若存衛所由而一往深入到後來、直是退轉不得、挽回不及。要其初只爭些子關頭、所以作是傳者、明白開張、如此則爲小人。說得不啻鳥鵲之殊、燕越之辨、有目者皆見、有心者皆知。而前一個必愼其獨、提倡緊要只在此處。所謂欲知其肺肝、然推論到此、誠僞關頭可不謹哉。閒十目十手、不必專指當時、恐如孔孟之論鄉原五霸、凡爲後世所看破所指斥者皆是。曰然、但就當下說。覺與嚴字尤緊切。所謂明者。但或一念之善、自家也曉得是當爲的。隨轉一念道此事甚小。不爲也罷。又只此一善、不爲也罷。一念之惡、自家也曉得是當去的。隨轉一念道此事甚小。不去也罷。又事事不敢爲惡。只此一惡、不去也罷。這便叫做自欺。自欺者必不自謙。當其自欺、只爲義理之明不勝其私欲之蔽。一時胡行亂止。少間事已過而欲已去。依舊一點靈明在中、覺照未有不慊。恨其非者。但自欺關頭斷開不得。何者、初間自欺、猶不能安。及夫今日自欺、明日又自欺、因循慣了。必且認欺爲慊。到得認欺爲慊、又何救藥。是故不明之人、不叫做欺。欺之云者、知之而故昧之者也。不明之害小、自欺之害大。不明之人猶藐其明。自欺之人、日益嚴錮、心因之以不正、身因之以不修。而其害猶在一己。抑且隨身所之。無不受害。在一家則害一家、在一國則害一國、在天下則害天下。皆此一念自欺爲之。其害豈淺鮮哉。所以傅者斬釘截鐵下一毋字。先儒亦云毋自欺是一刀兩段工夫。惡須十分惡、好須十分好。惡惡臭、好好色、俱是十分圓滿者。若好惡減到九分九釐、有一釐自欺、究竟胸次間自然覺耿耿在那得快足。自慊者、直無纖毫欠闕其胸中浩浩落落不怍不媿。青天白日之下、如此清夜夢覺之時、亦如此。豈不自慊。一事有一事自慊、一時有一時自慊、一生有一生自慊。愼獨是誠意工夫下手處。愼獨則不自欺。不自欺則自慊。自慊則意誠。

申鼎雖動靜言戒懼愼獨、而大學專言動察不兼靜存者、一則意是心之動、二則亦是引而不發意。何者、要做動察工夫必不容不做靜存工夫。若不靜存、單要動察不來、且亦不成個工夫片段。學者宜用力時時立心、則物之所在、都只混張放過、何由窮至其理。故必此心專一、卓然精明幾微、瞬息不少間斷、然後隨其所遇無物不格。格來格去、少不得始而見萬物各具一理、繼即見萬理同出一原、而有豁然貫通之日。謝氏謂時習之功、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是即坐時立時之敬、亦即坐時立時之格也。推是以往、其所得力夫豈僅在格致哉。自誠正而下一以貫之矣。

誠意章

先儒謂誠意是人鬼關。此關一錯、眞所謂差之毫釐、謬於千里。今日講此章書、須仔細聽著。平日須仔細看著、實要見得聖賢一片吃緊爲人婆心、只緣未有意時無善惡可見。孟子謂舜所以異於深山野人者幾希、正指此也。及意緣發、善惡便從此分途、若存衛所由而一往深入到後來、直是退轉不得、挽回不及。要其初只爭些子關頭、所以作是傳者、明白開張、如此則爲小人。說得不啻鳥鵲之殊、燕越之辨、有目者皆見、有心者皆知。而前一個必愼其獨、提倡緊要只在此處。所謂欲知其肺肝、然推論到此、誠僞關頭可不謹哉。閒十目十手、不必專指當時、恐如孔孟之論鄉原五霸、凡爲後世所看破所指斥者皆是。曰然、但就當下說。覺與嚴字尤緊切。所謂明者。但或一念之善、自家也曉得是當爲的。隨轉一念道此事甚小。不爲也罷。又只此一善、不爲也罷。一念之惡、自家也曉得是當去的。隨轉一念道此事甚小。不去也罷。又事事不敢爲惡。只此一惡、不去也罷。這便叫做自欺。自欺者必不自謙。當其自欺、只爲義理之明不勝其私欲之蔽。一時胡行亂止。少間事已過而欲已去。依舊一點靈明在中、覺照未有不慊。恨其非者。但自欺關頭斷開不得。何者、初間自欺、猶不能安。及夫今日自欺、明日又自欺、因循慣了。必且認欺爲慊。到得認欺爲慊、又何救藥。是故不明之人、不叫做欺。欺之云者、知之而故昧之者也。不明之害小、自欺之害大。不明之人猶藐其明。自欺之人、日益嚴錮、心因之以不正、身因之以不修。而其害猶在一己。抑且隨身所之。無不受害。在一家則害一家、在一國則害一國、在天下則害天下。皆此一念自欺爲之。其害豈淺鮮哉。所以傅者斬釘截鐵下一毋字。先儒亦云毋自欺是一刀兩段工夫。惡須十分惡、好須十分好。惡惡臭、好好色、俱是十分圓滿者。若好惡減到九分九釐、有一釐自欺、究竟胸次間自然覺耿耿在那得快足。自慊者、直無纖毫欠闕其胸中浩浩落落不怍不媿。青天白日之下、如此清夜夢覺之時、亦如此。豈不自慊。一事有一事自慊、一時有一時自慊、一生有一生自慊。愼獨是誠意工夫下手處。愼獨則不自欺。不自欺則自慊。自慊則意誠。

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豈不眞個是十目十手心本廣大一著私欲便狹小了不爲私欲所累則浩浩落落有天地相似氣象正所謂廣居也而施於四體足容自重手容自張皆不言而喻何等體胖心正身修下面其功各不可闕而此遂云然者意既誠則大段工夫易了故誠意之後惡念掃除已盡只有善一邊但少有偏著善亦爲惡著心之爲心萬理畢具却又一物不有所以傳者特揭有所二字警喚世人有便不正可見還他虛靈本體是正　朱子以鑑空衡平說心體最須體認妍非鑑不照輕重非衡不審然皆因物付物不曾於他妍媸輕重本來分量上增損毫髮而且當其未來無所迎合當其既去無所留滯所以畢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方是正心之的　程子云心有主則實又云心有主則虛何謂實理在中也此分明說誠意何謂虛物不入也此分明說正心先儒亦有云意欲實而心本虛　先儒謂不正便不在未見分曉心者人之神明喜怒憂懼據於中而神明不守其舍是爲不在　朱子提出敬以直之爲正心要法謂者切不可輕易放過蓋敬也者程子謂主一無適又云整齊嚴肅則心便一非和靖謂收斂其心不容一物謝上蔡云常惺惺法朱子最有取於惺齋嚴肅者以其功兼內外也而愚謂常惺惺法亦極好下手常惺惺則自然收斂自然外面整齊嚴肅自然不莊他適其於喜怒憂懼到來亦自不爲他所粘著故朱子諄諄於此既曰敬以直之又曰無以直內也抑不特此朱子於四子書中說到心處每每拈揭此字如養氣章曰敬守其志先立章曰克念克敬牛山章曰敬以直內他如曰戰兢自持曰戰兢惕厲無非敬也無非示人以緊要工夫也學者於此皆切須著眼若不從此做向前去者便非聖學諸儒之言敬雖不一其說而愚只以一言該之莫若孔子之操執而進焉便是文王之緝熙之功矣

修身齊家章

齊家大旨不外正倫理篤恩義二語所謂燦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情以相愛也循此二語做去諸辟自無間親愛而辟父子亦在其中否曰也在阿意曲從便是親愛而辟然此亦有失於敬畏者　敬畏以分所當敬畏者言家庭之內論分不論德也若以勢論即更不可言矣　知惡知美兩知字即知止后之虛也然不言虛而言知者虛即知之審也雖已格物致知而立心應物非時時把知來照察鮮有得其理者故傳者於此復將知字一提醒而朱子本之於誠意章曰審幾於正心修身章以下曰必察乎此曰不加察焉曰識其端曰推以度物皆言虛之不容已也先儒以定靜安爲事永至虛爲事方至而分易進難進者以此　先儒以上章爲心與物接此章爲身與物接要之皆心也大抵自誠意而后所爭只在好惡用情既辟則一家之內恃愛而驕者失歡而怨者停車上下多所未安而其視法乎我者習爲固然輾轉相效流弊更是無窮夫安得齊

齊家治國章

第一節須認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句此言教家教國只一理也次節須認未有學養子句此言孝弟慈皆人所固有不待學而能也惟其爲人所固有故上以是感下以是應風行草偃不疾而速故第三節須認其機如此句雖是上行下效心有同然却少政教不得曰所令曰求曰非固不待下達然後見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朱子所以於此有號令賞罰之謂也故第四節又須認此數字而誠與恕則其所以體是修身成教者也　雖釋齊家治國却步步不脫修身其家不可教身不修也言孝弟慈言仁言讓言有諸己無諸己皆身修也故總承以藏身之恕　孝者三句蒙引只做一人說最是謂孝修於家而吾所以事長者在是慈修於家而吾所以使衆者在是弟修於家而吾所以事長者在是但要家國一理意透而成教於國自見不必於此三句便扭入成教意也　孝經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與此三句正相合但孝經重在下截故言故背從內而推外大學重在上截故言所以皆從外面本內　誠事即誠意之誠慈到必自慊而無自欺便是慈之至善孝弟皆然識其端而推廣之只是要滿得誠的分量　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蓋仁讓民所固有貪戾亦民所不免隨其上之所發動而皆有瞬息不留之勢雖爲上者原未嘗以是期下然莫爲而爲莫致而致眞是其機如此　一家仁一家讓皆有一誠字在內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一國皆興仁誠機亦只是一個實理　堯舜未嘗無令然其爲仁也不以令而以帥桀紂亦未嘗無令然其爲帥也不以仁而以暴故民之從之也異有諸己無諸己便是所好便是帥天下以仁求諸人非諸人便是所令堯舜所令如其所好如心爲恕者也桀紂所令反其所好藏身不恕者也而其明效大驗彰彰如矣　所好亦是誠意之好　三引詩辭朱子謂其次序是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所好亦是誠意之好　三引詩辭朱子謂其次序是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愚則謂由之子而兄弟由兄弟而父子合兄弟相而后父母順意蓋家庭大倫只此三者故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大學之道仁之全量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故又揭出恕字足見此書之無理不包雖兄於治國章其實齊家安可不恕總之與物相接一步離恕不得下章絜矩即是恕而朱子分爲兩義謂此章是以治己之心治人下章是以愛己之心愛人要之只是一理蓋未有愛而不治齊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可見治正是愛但無忠做恕不出而此獨言恕者修許多工夫則其忠也至矣而本章凡言修己處俱是忠

治國平天下章

八條目、傳雖逐項分釋、其實齊家治國平天下、總脫不得格致誠正修。上兩章既皆原本修身言之矣。此章亦然。曰老老長長恤孤、曰絜矩、曰愼德、曰忠信、曰善、曰仁、皆是也。此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此章脈絡界限、先輩既詳言之、不必復贅。據愚意就其中、又須分作兩層看。一是平天下大政、使民孝弟慈、化成之事也、而以理財用人爲先、這是明明德於天下下半截。一是平天下要道、絜矩推行之妙也、而以愼德忠信爲本、這是明明德於天下上半截。末有要道不得而能行大政者也。所以使民孝弟慈而必先理財用人者、衣食未足難言禮義。且何以爲老老長長幼幼之資。此教必先養之義也。而所舉非人、則不惟無以養之教之、而又殘之賊之。故須二者兼善而後可以使民孝弟慈也。要之孝弟慈、化成之理財也、用人也、總脫不得。絜矩絜矩、公好惡也。公好惡、必從格致誠正修來。能格致誠正修、方是能發己自盡、循物無違者。不然、則又安知人情物理之皆然、而公其好惡。此絜矩必以愼德忠信爲本也。絜矩是恕、愼德便是忠。此忠信二字所由來。後段說生財一段者、又見理財與用人相因。且前言理財止嚴內外本末之辨、而謂財可散不可悖入。即曰有財亦帶在有德內、似國家直不當謀及此者、則又安所得財賦而用之、故特補出生財大道來。前言用人、單舉媢嫉、此并言聚斂之臣。前用人言仁、理財內却未之及、亦於此處補說、而所以

能仁。只是辨別得義利精明。故反覆較量義利之利害以致儆　聖賢文字、其綱領止大段提挈、不屑屑似後人句櫛字比、如民孝民弟民慈、自是用人理財後面事、然只在首節一見以後、却不復道。又如愼德裝在理財一段之首、忠信帶在用人一段之末、雜道愼德便與用人無預、忠信便與理財無預、而使民孝弟慈、又全不須愼德忠信也。說一個興孝興弟不倍、便見孝弟慈是民所自有。略一撥動便勃然而發。此即是上章其機如此。絜矩不就是政事、其實政事所在、即是絜矩處。德化感動、臨民者固不可無。到平天下、少不得許多政事。如理財用人、固其大端、然亦不專此二者、看下節毋以使毋以事等、便隱然有所以使所以事在此即政事之謂也。故曰不唯有以感之、而且有以處之。　絜矩是明德新民關鍵處上節不過絜矩解義、民好二句、方是平天下者實實絜矩處。民好好之、民惡惡之、此乃得好惡之正。反則爲辟、辟即後所云驕泰也。季世之君看得民間好惡、與己絕不相干、而唯吾之所好所惡、百姓自應承奉。如崇淫祀、興土木、以及從事征伐游畋之類、一任己情、淫泆無已、其爲辟也、驕泰也、何如。　愼德即是公好惡愼字不專指愼獨言。　已下是說理財、宜覺言理財之道、乃劈頭說個先愼乎德、蓋王道本乎天德。未有德不明而可言新民者也。故章句德即所謂明德、直指格致誠正等工夫也。　先字有云照公好惡者、有云照人土財用者。愚謂此先字不對後字講。是以此爲急務。蓋聖賢書中說先字處、大概不拘、如先難後獲、明將

先後對舉。然先傷倘云、此後字是說拋却一邊全不爲念。不是先後次序。意何況此處併無後字耶。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先字、亦是如此。　從有人有土說及有財、宜乎本意已畢。必要看內末之內字、是念兼有用、何也。夫子之論有無、率爲用度而發、令說有用、財足可如。茲在茲、心所有者、惟此爭民施奪、正大機關所在也。上文先愼乎德下、緊跟幾個此有、此是善底機關。外本內末者、其心道與爭奪絕不相干。天下苟有爭奪者、方且臨之以法吏、威之以鞭刑、爲有自上倡之者。豈知好利之心、人人皆有、上之人外本內末、恰是開其爭奪機關、下即尤而效之、捷如桴鼓。將一善一不善兩相對勘、煞是懍然。　爭奪之後、自然民散。民散、則無人。無人、亦無土。至於悖出、則并無財亦無用矣。又何苦而爲此。　秦誓是就一個臣說、非平天下事。先儒謂理只一般、亦說得好。然猶非深知傳者之意。傳者引此、正特爲相臣而設。非爲平天下者借鑒。蓋天下人主與相臣共事者也。而人主之職、在乎擇相。相臣之道、在乎用人。人主安得人人而辨之、惟是其難其愼、擇一二大臣。大臣復以其延攬之勤、甄別之精、爲朝廷舉賢任能、斯百司庶僚、自無不稱其職。故秦誓節是相臣用人、下節是人主擇相、次第井然。且六經申言相臣者多有、而指陳善惡、如黑白之分明。一勸一戒、炯然在目、無如此誓。故雖與楚書晉語同係霸國之辭、而援引之意正不同也。　斷斷無技休休有容相臣德度如此種本領。未有不從格致誠正修來者。有此本領、於天下人才、是非邪正、自極瞭

然而其中才有才用、德有德用、又各分途。如今且不要講到用才用德、即就相臣一段汲引念頭若己有之、其心好之兩句看是何等爲至。　看秦誓分別兩種人處、其斷陟取舍一定之衡、官無有昧焉者。然使不仁者處此、所好所惡、恰恰相反。假如若己有之、不啻口出、本是公忠爲國心事。不仁者看來、翻道是收拾人心、背公植黨、恰做了休休有容的罪案。媢嫉以惡、違之不通、本是妬賢嫉能心事。不仁者看來、翻道是不避嫌怨、孤忠爲國、恰做了小人結雖受知的功狀。苟非仁者至明至斷、即不至如不仁甚者、好所惡、惡所好。而亦不免遲疑寡斷、有命與過之病。故下緊承唯仁人節、而又遮列愛惡之不仁者、爲世主戒。　惡而曰媢嫉者、假令其人實有可惡、惡之宜也。有技之人、効獻實力、有何可惡。此而惡之、特妒其能耳。俾不通而日違之者、彥聖之人、其所抱負既偉、必將通達於世、爲上所舉、爲民所望。而小人惟恐其然也。隨我所言所爲、一一與之違逆。彼謂是、此則非、彼欲否、此則然。而彥聖見道不行、亦自奮身遠退、何由得通。要其所以然者、只不勝持祿固寵之念。而不容以人所長。彰己之短耳。　既是仁人似應放寬一步、如媢嫉之人、斥置不用便罷了、爲何必要放流迸夷、不同中國、得無嫌於過刻耶。不知此正天理當然之極放寬一步不得放寬。一步不得放寬、便見姑息而非仁矣。蓋善惡不兩立、人主要惡每相爲重輕。若惡媢嫉、不到放流地位、則其愛休休有容之士、亦不甚力。這邊放鬆、那邊亦放鬆了。故必如仁人、方爲能愛能惡。　放流迸夷、或謂置之近地、

恐其伺隙復圖進用、不知仁人在上、那得有隙可伺、大抵此種人、隨其所在、皆能害人、故絕之不可不遠、先儒謂置之無人之地、以禦魑魅魍魎是也。　見賢見不善、是知其爲人也、人主之於賢不善、固須知之、然著力全在舉與退、尤在先與遠、若單見其爲人、非徒無益而轉有害、蓋人主當賢好未明之日、君子尚有顧忌、到得見之而仍不能舉、仍不能退、則君子之氣愈消、而小人之燄愈熾、眞無可如何之勢矣。弘恭石顯蕭望之劉更生、於漢元之世、其證也、而漢祚以衰、昔郭公亦以是而亡、然則此病較之好所惡、惡所好、似乎猶淺、而已足以喪其國、可不鑒哉。　仁人之德貽及子孫黎民、不仁人之菑害、卽不免於當身、說兩下得失相去萬分警切。　忠信須卽就好惡內體驗、心上實實見得是物可好可惡、便此心推之、而知人之好惡亦猶夫我於是使之各得其所、是爲得絜矩之大道、蒙引將孝弟慈貼發、極明快、而理財用人無不然也、章內二節得失、此是聖賢指示大眼目、亦是朱子提倡最喫緊處、蓋愛得畏失、人之情也、看到得失所在、孰不陡然儆省、誠於得失分途而一一求其所以然、則國之得失、係於君身道之得失、又係於君心、於是以忠信之心行絜矩之道、出身加民、自無不盡善而命與國有不能外之矣。　理財用人、其關乎理欲源頭、雖只一般、然覺得理財於理欲之分、尤難把捉、何者、人君若將悍然不顧、而欲用一小人、猶或未敢、獨是財之爲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容一日而無、故雖聖人亦不能不言及此、此處理消欲長、有潛移於不覺者、故尤不容不嚴爲之戒、而深警於義利之殊趨也。　財用固不可不足、而又不容自見其不足、從來好利之主、皆由於自見不足、自非清心寡欲、鮮有不墮此坑塹者、豈知好利之念、人主必不可有、纔動幾微、小人便得窺而中之、始爲投間抵隙、繼爲言聽計從、及其後也、雖有正人君子、出力排擊、愈排擊則愈固其君臣相得之驩、只緣當時一念見得財是不可少的、雖其於民仍不能無顧惜、無如小人進說於君、又偏言不加賦於民而財自足、此說一出、眞令人主傾心放膽、所謂彼爲善之、此是根原大壞處也、盡念不由天降、不由地出、苟非刻剝其民、何以得此、財聚民散、菑害並至、誰實受之、亦誰實爲之、寧滅其身而無悟也、悲夫。　聚財者惟知有國而不顧其民、生財者本爲民計而因以足國、此卽仁不仁之大較也、故仁便是先愼乎德者、而以財發身、亦便是有人土財用、不仁便是外本內末者、而以身發財、亦便是爭奪而民散。　聚斂之臣與媚竈之人、初非兩人、大約媚竈者多聚斂、聚斂者多媚竈、何者、德與貨不並重也、裴延齡於陸贄、王安石於呂歐諸君子、概可見已。　義利二字、至此幾發然此則要其極耳、若原其始則格物者倒、卽格此也、致知者何、卽致此也、而自誠意正心以下、亦惟是之競競焉辨而已矣。　若論天下之平、必至於禮明樂備、而後治具畢張、其他政理亦尚多端、而此止於民孝弟慈、及理財用人者、舉其要以統其詳、天下之民、誠撫一人不歸於孝弟慈而禮樂中和之化在其中矣、每念朝廷六卿分職、固本於周官、而亦大學平天下之道所由見也、非用人則無以任天下之事、故先吏部、非理財則無以養天下之民、故次戶部、非使民孝弟慈則無以成天下之治、故次禮部、至兵刑工三者、治國者皆所不容已、而大學未之及者、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誕敷文德、干羽自舞於兩階、刑乃輔治之法、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春秋重用民力、凡有興作、必謹書之、固知非先王之所尙、而理財之中、條理不一、莫先於重農事、農事者、財貨百物之所由興、用人之中條理亦不一、莫先於崇學校、學校者、天下人才之所自出、則皆學者所當致察焉。　生之爲之之解、曰務本、曰國無游民、曰不奪農時、章句原主農事說。　大學一書、仁道全矣、一章有一章之仁、通篇有通篇之仁、而此章意義、尤爲統備、愼德忠信、絜矩理財用人、興孝興弟興慈等項、心之德、愛之理、徹於此。　仁之量必以平天下爲極至、然正非有平天下之責者、而始當爲平天下之學也、三綱八目、原來一以貫之、格物工夫、便須格到此處、人之一心、天地萬物爲一體、若舍了天下國家、即是格致誠正修有所未盡、昔范文正儆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豈得謂爲分外耶、今日諸君若不以君子自待、便不須講到齊治平、亦不須講到格致誠正修、誠自命爲君子、則勿謂身在草野、天下事姑且置之度外、正須件件打點完備、處處理會透徹、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卽異日職膺一命、亦當有卓然自立處、況此章所謂一個臣、原非異人任也、得志則爲王佐、不得志則爲大儒、用則有所以爲行者、舍則有所以爲藏者、方爲不負所得乎天之全體、方爲不負讀聖賢書也、勉之勉之。

中庸

序云、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說個失其傳、必有所以傳者在。所以傳者何、眞詮妙諦一中而已。中之爲言、雖始於虞書。然無書不言道、則亦無書不言中。先儒云、先讀大學、次讀論孟、然後讀中庸。所以然者、大學一書、不外明德新民。而明德新民、必要事事到至善地位。則所謂止至善者、非中而何。至論與孟、其於聖賢學問之功、古今事物之理、幾於無所不言。而論語末篇、歸到尤兢兢中。便是二十篇所發揮者、皆是此中。孟子末篇亦云、孔子豈不欲中道哉。末章又云、聞而知之、見而知之。所知是何物、道也。卽中也。是則讀此三書、中庸之道、已可概見。然後讀中庸、自然微言大義、易於領會、而恍然有見於聖賢之書、無非爲此而作。眞是萬古一道、萬卷一理。　前半部發明中字義居多、後半部發明誠是義居多、要之只一理也。道出於天、本無不中、本無不實。故商書云、建中於民。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書之言鬼神體物也、曰誠不可揜。惟中與誠、皆本於天而具於吾心。故要保此中、必須戒懼愼獨、全在心學。誠是實理、誠之是以實心而實此實理。所以末章特推爲己之心、爲學問源頭功夫。要領爲己之心、卽戒謹之心。從爲己之心而造不顯之至、眞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同體。則所爲天命之性、又何毫髮之斷、而有天與人之別耶。

天命章

此章該括中庸全旨。楊氏所云。一篇之體要也。然則如何體認、方可得其全旨。要知大學一書、只發明心之全體大用、中庸亦然。豈唯中庸、凡六經諸子、總不外此四字。就此章而言、天命之性全體也。率性之道、大用也。未發之中、全體也。中節之和、大用也。存於心爲全體、應於事爲大用。以後三十二章、說得極精微、極廣大、要只是此四字。故六經四子、約之只中庸一書。中庸約之、只一首章。首章約之、只一中字。中兼體用、約之又只一不偏不倚精矣哉。　勞頭三句要看之謂二字。雖云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然尤是子思子見當時異端漸起、必將淆亂聖學、故開卷先正性道、教名義。只緣聖學說性、異學亦說性、聖學說道、異學亦說道、聖學說教、異學亦說教。若不分別明白、差之毫釐、謬於千里。貽害豈止一事一人一時而已。故必正其名義使人曉然如射之有鵠、方得趨向不差。　此三句子思亦有所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命之謂性也。克綏厥猷惟后、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天白有所以爲天者、易之元亨利貞是也。天卽以其所以爲天者命之於人、而人遂得之以爲人而爲性。但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是亦理一分殊故也。人依所得之性、隨所感觸、不假思慮而仁義禮智、自然流露、此便是道。撰之物情、亦何莫不然。朱子所云、虎狼知父子、蟻蟻識君臣皆道所在也。特作書者之意、不以賈物而以賁人、此有兩喻。一如父之生子、要成就他、自然將田產屋宅、與凡一切仰事俯育的事、盡交付與子。爲子者依著付與田產屋宅、保守無失、仰事俯育、各盡其道、這便是子之所以爲子。又如朝廷之有守令、既遣之官、便必有社稷人民財賦甲兵、與那事上使下之道、交付與他。爲守令者、依著交付做去、治民事神之必謹、務農講武之有法、上下之交、亦無不協於當然之義、這便是守令之所以爲守令。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分明如此。蓋天以生物爲心、其生一人也、假如耳目口鼻、便有耳目口鼻的道理。其生萬物也、假如飛潛動植、便有飛潛動植的道理。這便是天之全體。天既以是全體交付於人、則一人如是人人亦如是。故依此理行出來、耳目口鼻、須是聰明止聽。父子君臣、須是慈孝仁敬。飛潛動植、須是一一咸若。其性此固不待些子矯揉造作而然也。　性道無過與不及。過不及者、氣稟爲之也。言氣稟則物欲在其中。聖人之於性道全體無虧。然彼世上人亦安有或虧者、特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耳。聖人既恥以我所先得者矜其絕德於人而尤不忍以人所同然者使之不及乎我。於是本其身之盡性盡道、修爲禮樂刑政之屬、垂教天下。凡以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而無失其同然之定分也。　修道之教、不專指在上者言。首出庶物之聖人、作君而兼作師、固有教以化導天下。然使在上而非聖人、雖道性道便息滅不成。當時位不可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同體。則所爲天命之性、又何毫髮之斷、而有天與人之別耶。

必而理道可自盡誠能做到聖人地位。又何不可。修道立教、三代以上、聖人皆居上位、故其教在上。三代以下、聖人多居下位、故其教在下。卽此可見性道固人人同得、而修道之教、亦人人分內事也。　或曰、修道之教、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聖人既不得位、則安見所謂禮樂刑政、而凡載之六經傳諸萬世者、其爲禮樂刑政、又豈僅如一王修道之教而已也。　道不可離、是戒人之詞、非就道之於人說。若說道之於人、是不可離者、則己是不離了、何又要戒懼愼獨。章句無時不然句須體認。蓋天運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通乎晝夜、曾無已時、道體如是、則體道者又安容有一息之或間。曰君子所其無逸、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曰無絲食之間違仁、曰至誠無息、曰必有事焉而心勿忘、皆古聖賢不須臾離道之功也。朱子有云、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於此須勘。離不離之關係非小。終身不離、猶恐爲聖賢而不足。須臾或離、卽已入禽獸而有餘。豈不危哉。　朱子所謂充塞宇宙是無物不有之極其量、貫徹古今是無時不然之極其量。戒懼愼獨、雖是兩項工夫、然靜時爲尤要。蓋此處工夫做得的當、方分得動靜界限。卽白若靜時工夫不到、便照不見動時是非。故愚嘗云、存養不得力、運省察亦無下手處。　既曰靜存、則人事未接、思慮未起、只有一個寂然境界。何處分別其所不睹其所不

聞此須把不能戒懼的小人來對看蓋不做工夫的人身有靜時心無靜時耳目雖是無所睹聞而此中憧憧擾擾正不勝其所睹所聞以此看來可見君子靜中確有所不睹所不聞了　朱子云靜而常覺不如程子云靜中有物但言覺恐近於淨智妙圓之一說　惟能戒懼則心體湛然一團天理由此或事物方來或一念初起便有把握著則爲之惡便斬然割斷此爲愼獨　愼獨是就戒懼上再一檢點故曰尤加謹　靜中若無工夫動時斷然措手不及所以大學中庸俱說愼獨而先儒專言主靜動亦靜也羅文莊公云存養是君主省察是輔佐　先儒謂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明德即是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而戒謹即是心此以見心性之不相離然而於作書之旨初未有得子思之作中庸衛聖學而防異端也異端之學大約專主心聖賢之學則必專主性蓋心之爲物至虛至靈若縱其虛靈之所之可以窮奇極幻無所底止當時異端已有老子見得心之至虛而開莊列之學其亂眞而溺人已甚子思逆知其然而遵爲之懼故特舉其本乎聖傳自仲尼者以性爲道之大原不以心爲道之大原而復性之功則端在於心以見心之所以爲心者性也人同此心心同此性夫而後心不妄用性不虛說此虞廷人心道心即性性所以範圍乎其心者也夫二氏之學未嘗不言性一則曰明心見性然其言性也特以性不容偏廢而其理已具和便是形體既著而其理無朕　戒懼之兢而不逞孟子之喜而不寐此其爲和不待言也文武一怒安民孔子夫人爲懼看是何等樣和　極聖人經天緯地事業總是當然而然故曰和　中和道理雖是如此講至於鑿鑿見得如何是中如何是和要去體認如延平先生教人看未發以前氣象如何羅文莊亦是其說而程子又云纔去求中便是已發兩說不同要之先儒此種謹論皆是從做工夫來各就造詣云然學者須下交養互發工夫則兩說俱覺得是正不必紛紛致辨　致中和致字即大學無所不用其極止於至善之事天下最病是半上半下做工夫看朱子章句中下字何等精到　禮記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就祥瑞說感應說猶麤中庸說致中和便位育此是實理亦是實事修道立教非獨在上聖人爲然則此效驗亦非獨在上聖人爲然朱子或問言之已詳總之做學問必到此地位方完得性命分內事　或問謂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吾輩常自見得位育在身則天地萬物位育道理便在此所以致知開誠正之路修齊治平之源也

認心爲性故即心是道而其學淪於空寂性具於心心非即性故道統於心心非即道而其學內外合一惟其淪於空寂故離萬事萬物以爲道而併無所用其戒謹之功隨任世緣謂如水上葫蘆異學大抵然也惟其內外合一故道外無物物外無道而無時無處不用其戒謹之功兢兢業業自強不息千聖同一轍也此聖學異學之所以胡越懸殊霄壤迥別而世猶且謂諸教一原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已　心虛性實所以中庸下半部只講誠字程子曰聖學一本乎天與其他學說絕然不同　喜怒節即性道之義但把情來與性對說更親切性之有情如火之然物水之潤物水火是體然物潤物是用未有水火而不然物潤物者也亦未有然物潤物而非水火者也孟子以情言性是以情之善見性之無不善中庸以情言性是以性情人所同然而見道不可離性是道之體情是道之用如何可離　喜怒哀樂四者要看得廣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總不外此四者即後間政章五達道其酬接之間要亦只此四者之爲用而已　有謂上二節是言道之本不可離道此節是言道之不可離人此說最誤學者朱子於或問已深辨之矣如何又爲此離經畔道之言也問道不遠人正是不離人意何故非之曰不遠人者不遠於人倫日用之間正要人去能知能行而勿離之也遠近是死的字面離合是活的字面若說離少不得有個離之者若說不離少不得有個不離之者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離不離全在人事道如何可以不離乎人此等處毫髮

君子中庸章

此章即舉仲尼之言見中庸二字出是仲尼非我臆見而章內有三大旨古人但言執中建中無有及庸者恐人遂疑其爲高遠之理不向平常處尋求故又發往聖所未發覺千古所未覺曰庸又恐人看得中是板的如子莫之執中則愈以爲中而違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時又大學於誠意章緊分別君子小人使人審所決擇端所趨嚮而以愼獨爲關頭中庸首章言君子戒懼愼獨而此亦便將君子小人兩相勘辨分明以戒謹爲關頭也要人品路頭走得不錯全在關頭上守得嚴密　易稱龍德而隱於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可見最神奇處恰是最平常處恰是最神奇處此不獨言行爲然即心之本體亦不過平常而已高景逸先生云靜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　中庸不說格致功夫然後面以智仁勇爲入道之門其言智處皆即格致也章句

云、知其在我是補此義。先儒又云、修道之教。內便有知的工夫。可見戒謹屬行。戒謹以前。先有格致在　時中上著個君子字、無忌憚上著個小人字、玩章句意、是就他做人大概說。君子知其在我云云、是特就時中上推原帶說。　時中即發而中節、總從未發之中來。未發時存得道理渾然全備、無少偏倚。發出來方能用經行權隨時變易、雖做成撼天揭地亘古亘今、未有事業總是一個無過不及。

君臣道同、而服事征誅之殊烈、惟其時也。兄弟情一、而有庫郭鄰之異義、惟其時也。此處提揭時字、以後只說道之用處。類發此意、有不說出時字而實含時字之義者、如素位而行、善機養逸是也。有明說出時字者、如時措之宜而時出之是也。要必如孔子上律天時、而爲聖之時者、方是全體中庸。所忌憚者何理是也。人心須要著個理方有約束。苟無忌憚何所不至。其猖狂顛倒者固無忌憚。即傍著理道而爲假仁仗義者、亦是無忌憚。試看五霸據諸侯以伐諸侯、鄉原自以爲是、此何其無忌憚耶。故曰鄉原德之賊也。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景逸先生云、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無忌憚有此兩途二語說得該括

中庸其至章

前章提出中庸二字、分別君子小人、是非判然使人知所勸戒。此章實中庸之道之至、因言民鮮能之久、使人知所奮激。小人固不可爲、凡民又安可爲也。同此天命之性、同此率性之道、亦能之而已矣。　此章已見論語、論語有德字無能字、與此稍異。論來道德本無二致、但子思作中庸、專欲發明率性之道、故不復入德字名目。其增一能字、使人知中庸之道、本人所當能。而竟不能者、自己不肯能耳、非眞不能也。此能字直與唯聖者能之相照應、看得兩能字貫通、則中間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皆上有所承、下爲所注、而其鮮能之故、只爲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故必能擇如舜、能守如回、乃能無過不及。能擇是智、能守是仁、然又必如君子之強、然後爲智盡仁至。則智仁勇是所以能之者也。以達德行達道、至問政章方見、而此即其旨。蓋中庸前後發明、只是一理。　中庸其至語似廓落、然惟能於廓落處體認親切、其爲益乃不止文字而已。蓋說一中庸、何等平易。說一至字、何等高妙。今曰中庸其至、是道之至者莫如中庸。惟其中庸、故爲至也。通篇只發明中庸二字、亦便只發明至字。所謂至者、近而几席戶庭遠而九州四海大而天覆地載小而魚躍鳶飛何者可外此中庸道理增一毫不是減一毫不是滅之則治失之則亂。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故爲方員之至。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故爲人倫之至。中庸雖天下事物之所當然者、又安得不爲至極也。大學至善、人所當止。中庸至道、人所當能。又且盡人同得、聖人不曾有餘。凡民不曾不足。乃鮮能已久、眞是可歎。　世教衰教字、即修道之教也。不曰土者之教、而曰世教、可見先儒立言之意是兼指在上在下聖人說。聖人在上禮樂刑政之教固不變。夫一世即聖人在下明正道息

邪說亦是以維持世道匡救人心。如孔孟立教萬世讀其書而興起感發眞有所云、其君用之即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者、其功固賢於堯舜、即後程朱諸子、相繼闡揚道學、雖不得志於當時、至　明太祖遂用其書以爲一代政教三百年來家習聖賢之訓人才輩出可見世教不衰然後民知興行在上在下一而已矣。論來孔子正是主持世教於下之聖人、爲何語此。就孔子當日而言、文武成康以來既無在上之聖人亦無在下之聖人故發此歎惟孔子爲此憂懼所以周公之見數形於夢不得已退而刪定贊修之汲汲也

道之不行章

此項下文言鮮能之故、道本無過不及、極平常的。只爲智愚賢不肖、非過即不及、便不平常了。先王之世道無日不行、亦無日不明。自世教衰、道雖日在人中、人却日在道外。所以不行不明。看來不行宜屬賢不肖、不明宜屬智愚。此獨交互說者、賢者好行矯異、務爲苟難、故見其賢。不肖者亦以行而因循怠惰、故見其不肖。是賢不肖似還有行一邊的事。惟智者窮高極遠、只向知一邊去、方見自謂知人所不能知、又安肯屑屑行之理而行之。愚者不知有所當行之理、則又安於不行了。是道之不行於智愚、更甚於賢不肖、而不明受賢不肖之病、亦從可知。賢者力量大、人所不能爲者、儘做得去、其視究心徹渺、直不耐煩。而不肖者又一概廢弛、甘心茫昧、此其所以不明也。　或問所謂測度隱僻、指二氏也。揣摩事變、指申韓蘇張之流也。　景逸先生云、道無過不及、便不平常。智愚賢不肖、非過即不及、便不平常。

指儀秦輩也。二氏之教、離父母、去妻子、屑不消說。即崇尚二氏者、亦每於日用常行、都不照管。此皆由其心思用在高遠、自然忽視卑邇。而不知道即在卑邇、舍人倫日用、夫安有所謂道。夫子發此、正指點道之著落也。故即擧之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飲食指人倫日用、味指道、亦能之而已矣。　此章已見論語、論語有德字無能字、與此稍異。論來道德本無二致、但子思作中庸、專欲發明率性之道、故不復入德字名目。其增一能字、使人知中庸之道、本人所當能。而竟不能者、自己不肯能耳、非眞不能也。此能字直與唯聖者能之相照應、看得兩能字貫通、則中間鮮能知味、不能期月守、皆上有所承、下爲所注、而其鮮能之故、只爲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故必能擇如舜、能守如回、乃能無過不及。能擇是智、能守是仁、然又必如君子之強、然後爲智盡仁至。則智仁勇是所以能之者也。以達德行達道、至問政章方見、而此即其旨。蓋中庸前後發明、只是一理。　中庸其至語似廓落、然惟能於廓落處體認親切、其爲益乃不止文字而已。蓋說一中庸、何等平易。說一至字、何等高妙。今曰中庸其至、是道之至者莫如中庸。惟其中庸、故爲至也。通篇只發明中庸二字、亦便只發明至字。所謂至者、近而几席戶庭遠而九州四海大而天覆地載小而魚躍鳶飛何者可外此中庸道理增一毫不是減一毫不是滅之則治失之則亂。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故爲方員之至。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故爲人倫之至。中庸雖天下事物之所當然者、又安得不爲至極也。大學至善、人所當止。中庸至道、人所當能。又且盡人同得、聖人不曾有餘。凡民不曾不足。乃鮮能已久、眞是可歎。　世教衰教字、即修道之教也。不曰土者之教、而曰世教、可見先儒立言之意是兼指在上在下聖人說。聖人在上禮樂刑政之教固不變。夫一世即聖人在下明正道息

道其不行章

此句乍看不過承上起下耳。細玩孔子慨嘆之意、比鮮能句尤極警切。前曰鮮能、似尚有能之者。今竟曰不行、是胥天下之人。非過即不及。無一能之者矣。夫人外無道道外無人。道既不行。是失其所以爲人。不可爲人了。道平此而有不陡然一蹙者乎。

大知章

章句云、舜之所以爲大智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是因好問好察等、故爲大智、如此看。方與下予智對準此是作中庸者的旨。但平聖聰明睿智生知之質問察隱揚執兩用中俱須見聖人境界方得。　邇言必察、言有淺近、道無遠近也。看兩好字、是何等愛款念頭。　雖不言其惡而心卜猶有留滯。非聖人之隱非舜用當下能豎入心通。非聖人之揚也舜則隨感而觸處洞然。　言雖皆善而其間等級不一要不外過不及兩端執此過不及者以爲揆度之準而中出焉。若其言不全是過不及就內有一可

用便是中了。或全是過不及兩端而合來參酌中亦自見總須能執而後可用而於民字亦不漫設。章句行之至亦是此意此聖世之所以民協於中也則夫今者鮮能之久不重可歎哉。　問章句小大厚薄難貼上過不及小大厚薄其當然處皆中也過與不及則全無用處。既不得分厚大爲過小薄爲不及又不得以呂楊之說爲優而此又不同耶。曰朱子明以小大厚薄作起訖解謂從頭揆度到尾於其間取出中來而自有過不及者在則小大厚薄之於過不及可以意會而不必其膠合要之兩端所指過不及爲的矣。

予知章

予知之心予知之言不但聰明者坐此病即昏愚者亦坐此病故下一皆字是聰明人不應妄誇是昏愚人無可妄誇乃聰明而予智則失其聰明昏愚而予智則益其昏愚所以然者只由物我相形而不勝其好勝之私也故聖人以無我爲學大舜亦只是無我而已　上截是處事下截是明理就中間論道自重下截然上截提醒凜然正該省惕天下之事禍機所伏非有罟擭陷阱之形實與罟擭陷阱一般惟其無形所以易犯何者禍機正伏於利端也故聖賢只講義字義便是利利却是害今人知利而不知害經營慘淡惟恐不得以爲我求利也不知已暗暗地到罟擭陷阱去了平時說罟擭陷阱未有不知辟者到此時却不知辟若是爲人所驅爲人所納亦未有不思辟者獨此驅而納者予智也爲予智之心所驅自不知辟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或謂求利亦有不得禍的然身雖不入罟擭陷阱之中而心術已壞則不啻入罟擭陷阱中而有甚焉者矣況其門恃求利之工將其身亦必至受禍而止故凡求利即得利而不遽得禍者正其人之大不幸處　章句知禍而不知辟是說明知故犯蒙引云只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爲害哉僥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不至覆敗不止也然明知故犯究竟是知得不眞能擇而不能守亦是知得不眞若是眞知如知食之惡如好色則自然擇而能守矣　南方北方亦大概說強而含忍勝人者便是南方風氣強而果敢勝人者便是北方風氣不拘定南方北方人也　和而不流四句要看他卓然不惑毅然不動眞個刀斬斧截壁立萬仞方見得強方見得矯　情分所在固安和好然理之是非自須明白今人凡事隨人脚跟無復主張有不知不可而流者亦有明知不可而或徇利或懼禍因循苟且以從人者此種眞是諂諛逢迎叫不得和不要說到應事即偶然一句言語不順義理胡答應去也是流此處毫髮無滲漏綫好　中立猶易不倚爲難孔子棲棲皇皇於賢流皆隱之日孟子崇王道明聖學於舉世異端功利之時任他千摧百折到底不回方是中立不倚若如今人立意要做一事不同庸俗少爲莫有應之者而意便移又少爲仍莫有應之者而意益移漸漸於不知不覺間直倒向那一邊去了　不變塞焉塞字要看今人不過記問剽竊之學希圖知遇先不曾有塞又何所謂變古人隱居求志貫做一件工夫所謂爲上爲德者若何爲下爲民者若何眞個居仁由義大人事備俱從平日做得用便是中了或全是過不及兩端而合來參酌中亦自見總須能執而後可用而於民字亦不漫設。章句行之至亦是此意此聖世之所以民協於中也則夫今者鮮能之久不重可歎哉。　問章句小大厚薄難貼上過不及小大厚薄其當然處皆中也過與不及則全無用處。既不得分厚大爲過小薄爲不及又不得以呂楊之說爲優而此又不同耶。曰朱子明以小大厚薄作起訖解謂從頭揆度到尾於其間取出中來而自有過不及者在則小大厚薄之於過不及可以意會而不必其膠合要之兩端所指過不及爲的矣。

回之爲人章

爲人二字要重看人能弘道全在於爲前面說君子小人說民說智愚賢不肖後面又說聖者皆人也然邪正高下迥然不同人其可漫爲乎小人與智愚賢不肖俱不可爲也則斷由君子做到聖人地位方是爲人回之爲人其志如此故能擇能守兼至耳　拳拳服膺不是強把這箸牢記在心蓋實做工夫的人此心刻刻操存與理相依便是不放他走失而日用動靜隨所當然便做出來雖未能如舜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而其契於心而施諸事則一也。

中庸不可能章

此章意旨向來人多鶻突欠體認看作三者是三者中庸是中庸固不合理即先輩謂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亦但耳食先儒之說拾高中庸而未識所謂恰好者何也子思引此直把三者指點出中庸道理來中庸是所謂停停當當直上直下者著不得一分氣魄著不得一分意見而此三者人所視爲難事恰是全憑氣魄意見可做得的獨中庸道理看去種種易然越用氣魄意見越不相干以中庸而爲此三者三者即是中庸以三者而求合中庸中庸非即三者所以堯舜之均天下是中庸管晏非中庸孔孟之辭俗綠是中庸晨門荷蓧非中庸比干之諂白刃是中庸荀息召忽非中庸正要學者於此體認明白則中庸不可能而可能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雖言革之時義然四時往來種種寒暑變化不測却自然面然無所勉強湯武放伐行從古未有之事似乎驚天動地然順天應人何等行所無事是所謂中庸也中庸其至矣乎　不可能即後面夫焉有所倚章句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即是眞理自然總著些子毫傍不得三者有所倚都做得。

問強章

此章要看章句勝人自勝四字孟子論鄒魯之勇與曾子大勇意正如此曾子守約即是自勝易大壯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朱子亦註以自勝者強自勝爲己之學也勝人爲人之學也故聖賢只講義字義便是利利却是害今人知利而不知害經營慘淡惟恐不得以爲我求利也不知已暗暗地到罟擭陷阱去了平時說罟擭陷阱未有不知辟者到此時却不知辟若是爲人所驅爲人所納亦未有不思辟者獨此驅而納者予智也爲予智之心所驅自不知辟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或謂求利亦有不得禍的然身雖不入罟擭陷阱之中而心術已壞則不啻入罟擭陷阱中而有甚焉者矣況其門恃求利之工將其身亦必至受禍而止故凡求利即得利而不遽得禍者正其人之大不幸處　章句知禍而不知辟是說明知故犯蒙引云只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爲害哉僥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不至覆敗不止也然明知故犯究竟是知得不眞能擇而不能守亦是知得不眞若是眞知如知食之惡如好色則自然擇而能守矣　南方北方亦大概說強而含忍勝人者便是南方風氣強而果敢勝人者便是北方風氣不拘定南方北方人也　和而不流四句要看他卓然不惑毅然不動眞個刀斬斧截壁立萬仞方見得矯　情分所在固安和好然理之是非自須明白今人凡事隨人脚跟無復主張有不知不可而流者亦有明知不可而或徇利或懼禍因循苟且以從人者此種眞是諂諛逢迎叫不得和不要說到應事即偶然一句言語不順義理胡答應去也是流此處毫髮無滲漏綫好　中立猶易不倚爲難孔子棲棲皇皇於賢流皆隱之日孟子崇王道明聖學於舉世異端功利之時任他千摧百折到底不回方是中立不倚若如今人立意要做一事不同庸俗少爲莫有應之者而意便移又少爲仍莫有應之者而意益移漸漸於不知不覺間直倒向那一邊去了　不變塞焉塞字要看今人不過記問剽竊之學希圖知遇先不曾有塞又何所謂變古人隱居求志貫做一件工夫所謂爲上爲德者若何爲下爲民者若何眞個居仁由義大人事備俱從平日做得

停停當當只待時而行之耳是所謂塞也但恐當其未遇一身以外無所顧惜似可惟所欲爲此時未有不了了分明者及一旦立朝富貴功名參其念慮欲照素懷做去不免東妨西礙於是向之了了分明者不知何在而變塞矣始而不敢行久之竟忘却而不知行誰知百鍊鋼化爲繞枝柔惜哉然則不變者亦只是富貴功名之念打疊得盡更無些子纏發遣倘是強　可變之塞畢竟所謂塞者尚未盡者若是志伊尹之所志焉得不堯舜其君民　人當無道時亦知抱道自重只是富不過貧賤二字貧賤實有許多難堪境界纔見爲不堪便變起來了抑思不堪到極處只是一死其忍受不過亦總怕一死君子合下一念早已勘破到此溝壑亦分內之事本極平常何累於我　固要從四不字體認出強來亦要體認出中庸來不流不倚不變俱是一團天理當然而非與人爭意氣也爭意氣便不是中庸了　能擇能守道可明行矣作中庸者又恐人氣量短淺未能智盡仁至故繼以君子之強非謂智如舜仁如回而猶不足於勇也然亦不是功夫到後面須勇乃是貫徹始終者看大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何勇如之吾輩今日自省辦得此一副力量否十費弘毅蓋不容以不勉也

索隱章

上面層遞說來以智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此言中庸成德總結上文照章句更不消說

據愚見章內尙有深意正是聖賢喫緊爲人不可不知凡學道者必先去害道之病何者爲病如利害禍福窮通得喪一切境遇苟一緊念便是俗情添上一分道心便退滅一分學者須是去盡俗情纔好大田之詩有云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我無害我田穉此治苗也苗之好處不可一件不到不好處總來一件不得而欲善其治苗之方必先去其害苗之物學道亦猶是也上章和而不流四者學人病痛大概已去然能保不動爲名之念否爲名與爲利雖有清濁之分要其害道則一而爲名尤難掃除故此章直自索隱行怪病痛極處說到遯此念一起便如太虛之有浮雲不能不爲所障翳今日便須從此檢點雖是站定脚跟自然走路道理上去然不必論大端所在即如偶然說句話做件事能絕無一點爲名之念否倘不免此即是有爲而爲去道甚遠更何望於中庸成德　道理本光明正大誰肯走隱怪一途其所以舍此就彼者只坐好名之病以中庸之道爲極平淡不足取名當世不特看平常人不入眼連聖賢也看做等閒此種人天資雖高力量雖大任其天資力量所知者必不肯是易知的愈入愈隱所能者必不肯是易從的愈行愈怪就聖賢看來此眞深惡而痛絕者而庸夫俗子只道高師絕俗不覺傾心動魄一人倡之天下隨而和之不惟當世以爲可師後世亦以爲可師由是異學日盛聖學日衰流禍於世道人心者不小聖人所以大懼而不

檢點果能胸中乾乾淨淨不動一念否自顯懷道抱德如此乃埋沒曾不出頭論起來稍有悔心也是人情之常然正惟人情之常最爲害道此便是前所云俗情與道心相爲消長的毫忽再來不得者也君子合下見得中庸是吾分所當盡初不是要世人道好若爲要世人道好則不見知應生懊悔今全是爲己之學知得十分透徹行得十分透徹是於吾的所性十分完滿世之知與不知念頭上總想不及何悔之有不曰怨而曰悔者怨是怨夫失之在人其害輕悔是悔夫失之在己其害重隱怪一流受不悔的累半塗而廢的人又恰受了悔的累惟依乎中庸遯世不悔方是徹始徹終純全造詣易之龍德亦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故惟聖者能之　悔心一萌生平所學盡不可保亦曰殆哉此一字切須著眼　看一遵字便覺勉強合道看一依字便見與道爲一　吾弗爲之自然依乎中庸吾勿能已自然遯世不悔了章句是鐵板註脚尙多歧見何也

費隱章

此章雖說道之費須看章句云申明道不可離之意要人於無物不有處做無時不然的工夫蓋必有無間之功然後能體無外之道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何故中庸獨曰聖人之道君子之道本章不云乎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抑道非外求人人率性便是道然正惟人人可以率性却人人不能體道所以獨推聖人君子從天道而言生知安行者爲聖人從人

道而言、學利困勉者爲君子。聖人君子、雖有自然勉然之分、而其統備乎道則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要人自己擔任。中庸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有兩層意、一是明聖學、一是防異端。在子思防異端意居多、開卷首章、便爲提倡。一路說來、時見此意。而此章指示、更爲喫緊。只緣異端之教、探索幽隱、專以人所不見不聞者爲道、故特曰費而隱。見得道何嘗不隱、只是隱處恰在費處。費外更無隱。求隱於隱而道晦、求隱於費而道顯。使盡天下之人識得此三字、必不至流於異端。既曰隱、便非語言文字所能盡、且說費而所謂隱者、照然若揭。不見者自不見耳。通章所以只說費、不說隱。然中庸何嘗不說隱、若蔡氏所謂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爲費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隱、是也。彼不見者、并不知費、何由知隱。隱就是中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費就是和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後面誠、即是隱。不可揜、即是費。按鬼神章夫徵之顯則此即說隱而費亦可。然子思必如此立言者、是要人於費處著力、亦猶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曾子於其用處、已隨事精察力行、而後告以一以貫之。蓋必識得費而隱、而後可語於徹之顯也。侯氏之解不知不能也、羅文莊以其間禮問官、及孔子不得位語爲非。謂官禮未得爲平、且不知直是不知、若斷間是仍知了、以孔子不得位爲不能、則似孔子非無意於得位、特阨於力不能者、乃爲之說曰、天高地厚、固測所窮、古往今來、莫窺其始、是聖人有所不知也。有教無類、下愚不移、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是聖人有所不能也。此爲的

道不遠人章

此章因章句鐵板、分作三項、所以難於聯絡。蒙引欲重忠恕二字、愚向亦欲把以人治人作串。今細思之、俱覺起礙作竄、不如仍從朱子鐵板三層注脚爲妙。吾輩今日從于思萬想來、自謂有眞見獨得、大抵先儒一一都曾想過、道是不好、所以不用。道不遠人、自是此章綱領。下三節朱子俱先下不遠人爲道句、然後引張子語、可見只發明首句。黃氏曰、此人字兼人己言。自己觀之、便具此道、自人觀之、亦具此道、此道最是本責緊要語。惟兼人己、故就治人言、固以人治人、就治己言、亦以人治人。而愛人之道、不外乎愛己、責人使是。就吾心說有道之全體妙用能常存此心勿失則自見其呈露流行於物物總之心存則道存舉目見物無非是道閉目觀心亦無非是道是所謂活潑潑地也。幾說費便見必須戒懼慎獨、不離道之功而末節總結上文言、此意尤警策。朱子謂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而未保不壞於幽隱之處。此言夫婦之不可不謹也。直令聞者心悸。後面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之意、併於此節可見。蓋造端夫婦之道、即察乎天地之道、察乎天地之道、即造端夫婦之道。造端非小察天地、非大誠從造端者而致其功、雖本必矜、雖微必慎、即極之參天地贊化育要不外此

道而遠人也者、此而安可通之於彼、彼而安可通之於此、是則有不聯絡而自聯絡者。道者率性而已、性爲人之性、則道亦人之道、然更有至當易明之說、只看後章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朋友也。論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必親義序別信、方是道、此却不言者、還許多道理、不是從人外取來、只此父子君臣等人自具此親義等道理、此豈非道不遠人最精切註脚。道不遠人、故只須以人治人。以人治人者、不是以我治人、亦不是以道治人。總說以道便是執柯伐柯。人不外道、君還他爲君的道理、臣還他爲臣的道理、便治。父子兄弟等項皆然、此亦聖人自有註脚。在論語易傳、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曰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蓋誠一分不得增一分不得減故改而止。以人治人而人不治、聖人於此、未嘗不費周折。如侯明鍵記移郊移遂等許多調御、要之只是要人改而止也。使改而不止、便是人外求道了。治之云者、失其所以爲人之道也。改則復其所以爲人之道了、夫又何求。

道者天理之當然、而天理之當然、皆具於心。故治心所以體道、而人心道心不兩立。人欲一萌、天理即遏。忠恕是去人欲存天理之法。忠恕分明是中和、但中和就道理上說、無功夫。忠恕就人事上說、有功夫。中於用不失其本體是爲和、中是發己自盡的念頭推之於物一如其在己是爲恕。戒懼慎獨、敬以持己也。不願勿施、恕以及物也。敬與恕皆所以體道而恕以及物、正不可少。敬以持

己之功。愈覺謂。不敬。決。恕。不來。分言敬恕。則恕。內。尙有。忠。專言忠恕。則忠。恕。兼有。敬。人之爲道而遠人者。決不忠恕。如老子欲弱故強。欲取故與。可謂恕乎。不恕。又安得。忠。不忠。又何由。恕。天地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個實理。但盡吾心以推於彼。實理自得。其於道也。何遠之有。忠恕違道不遠。故道不遠人。於穆不已。天地之忠也。各正性命。天地之恕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忠也。物各得所。聖人之恕也。無己之心。學者之忠也。推己及物。學者之恕也。天地道所自出。聖人道無不盡。分明。悉出於忠。恕可知。忠恕違道不遠。未能固屬聖人。謙辭。其實天下道理。原是無盡的。聖人之心。確自見得知不了。做不盡。故如此立言。先施二字。說者率以信字代之。止緣子孝臣忠弟悌友信。是從來現成話頭。故爾葫蘆。響應。殊不知聖人於此。何不照樣說個以交友。未能。而特換却云爾耶。仍說交友。把個信來填實不妨。今既別用字面。便須確切還他意義。始得。蓋施報之理。非所用於君父兄。君父兄即不以道待我。我決不可。不以道事君父兄。惟朋友合講施報。他若不來。我亦不去。此蓋人情之常。然聖人以爲是薄道也。是非所以交友也。故教以先施之道。謂朋友雖論報施。然施之當先自我。所施大約有四。善則相勸。過則相規。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四者若必待人先施。然後爲報。人人如是。誰爲施者。縱令與之交了一生。憑他事故多端。也只看得過。忍得去。是何道理。友即善不相勸。我則不可。不勸。友即過不相規。我則不可。不規。友即不通有無。我則不可。不通。友即不恤患難。我則不可。不恤。此愚不敢自取辱非耶。曰若是良友。決無此事。隨時處宜。即或有當然者。而先施之念。要不可以不存。也。假令勢位財力在友之下。則方相恤相通之不逮。而又何能爲繼。若勢位財力在友之上。則自當相恤相通之不已。又何故謂應適可而即止耶。今之友道不講久矣。只由不識一體之義。夫萬物猶同一體。而況朋友。然既不以一體爲念。即父子君臣兄弟且不免於秦越相視。而況朋友。或曰。子論先施。得無直是不論施報。同於君父兄。而用情過厚耶。曰子言過矣。其人苟不可交。便不當與之投分結契。其人誠可與交。則是德業相成。性命相與之友。所繫豈小小者。總之同是五倫中人。自當有一段懇切情分。不比泛常。今人先不把自己做人當一件事。自然看得朋友輕。看得朋友輕。自然百凡漠不關心。子不能致其情於友朋。而先望同其情於君父兄。豈所以事君父兄者。其情又不過若斯而已耶。　問吾即欲通財。而友人却秉性孤介。不受奈何。曰。此亦要看平時交誼。乃餽遺名義如何。若在我所當通者。必在彼亦有可受者也。　朋友之義。固非能合而不能離者。朋友之情。自當從厚而不從薄。庸德之行六句。疊疊說下。逐步趲緊。寫出惓惓神理。足見惓。惓寫。實是做聖賢本領。爲道而

恤患難。我則不可。不恤。不但此也。倘如是以施之。因其人之不報而只此便了。更不復施。亦非君子之用心。且若此則前日所施。乃是滿懷望報。其爲施也亦淺。必也善只管相勸。過只管相規。有無只管相通。患難只管相恤。施了又施。更不計較往來。纔是先施。然則不可則止。無自取辱非耶。曰若是良友。決無此事。隨時處宜。即或有當然者。而先施之念。要不可以不存。也。假令勢位財力在友之下。則方相恤相通之不逮。而又何能爲繼。若勢位財力在友之上。則自當相恤相通之不已。又何故謂應適可而即止耶。今之友道不講久矣。只由不識一體之義。夫萬物猶同一體。而況朋友。然既不以一體爲念。即父子君臣兄弟且不免於秦越相視。而況朋友。　或曰。子論先施。得無直是不論施報。同於君父兄。而用情過厚耶。曰子言過矣。其人苟不可交。便不當與之投分結契。其人誠可與交。則是德業相成。性命相與之友。所繫豈小小者。總之同是五倫中人。自當有一段懇切情分。不比泛常。今人先不把自己做人當一件事。自然看得朋友輕。看得朋友輕。自然百凡漠不關心。子不能致其情於友朋。而先望同其情於君父兄者。其情又不過若斯而已耶。　問吾即欲通財。而友人却秉性孤介。不受奈何。曰。此亦要看平時交誼。乃餽遺名義如何。若在我所當通者。必在彼亦有可受者也。　朋友之義。固非能合而不能離者。朋友之情。自當從厚而不從薄。庸德之行六句。疊疊說下。逐步趲緊。寫出惓惓神理。足見惓。惓寫。實是做聖賢本領。爲道而

遠人者。類不篤。行。驗之當今。可見彼先不於子臣弟友上著力。即不於謹言踐行上加意。率情任性。自謂蕭疎脫俗。圓通無礙。此最害道。學者。直視之爲深坑險塹可也。　惓惓便是。誠。便是。末章爲己之學。　道只在子臣弟友諄言踐行。是遠人否。　言行。相顧。只是收斂此心。打併向上。前去。吾輩今日在此講論。是口說也得。無一時好。盡。無不顧其行之不足否。言下不勝悚然汗浹。

素位章

上章子臣弟友。便分明是位。字。但意在發明道不遠人。故就人倫說。若論道之體而無所不在。則此特其大端。未足盡道。故此章又概舉位而言。人之位無窮。則道之所在亦無窮。道之所在無窮。則人其可須臾離道哉。然此特就素位句解耳。素位而行。便有不願外意。子思當時何不只說上句。又添下句。凡人不能素位而行。只壞於願外之心。願外之心。皆妄想也。未有心上妄想。而於位上能行道者。可歎舉世之人。膠膠擾擾。總在一個妄想中過了日子。埋沒了一生。要知吾心本無妄想。但須廻光返照。妄想。安在妄不可得。卽是眞心。便站定了脚跟。不能。不素位而行了。所以素位句固重。不願句亦不輕。不願外。亦便是誠。中庸上半部內雖不言誠。然實步步有誠字意。正須於此等處體認。貫徹。　有一位必有一道。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也。而道統於心。願外便背道了。雖本位之外。莫非道之所在。然既非見在之位。即非見在所當行之道。素位之當今。可見彼先不於子臣弟友上著力。即不於謹言踐行上加意。率

非見在所當行之道。譬如今日思想做明日事。明日事未便做。今日事豈不恰錯幹了。故必不願外。方眞能素位而行也。然如讀書做士子時。講明治國平天下之理。與夫爲人謀而盡忠。又是合當如此。叫不得願外。蓋做學問也是位。爲人謀也是位。盡忠便是行。爲人謀之道。儲蓄經綸。便是行。做學問之道。所以位有萬變。道亦有萬殊。下文不獨說富貴四者。而又曰無入不自得。惟爲學而希賢慕祿。及舍田芸田。是爲願外。此須辨得。　處順境易。處逆境難。所以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舉順境少而逆境多。　雖云位所在。卽道所在。只依著本位的道理行去。然却不是易行的意思。位中道理無盡。只如富貴。須兼善天下。貧賤。須修身見世。說來只是一句。實則其中不知多少事端。多少工夫。非可以苟且塞責。蓋道散於事物。物物一事不得其宜。一物不得其所。便是行得缺陷。何處是盡頭的所在。何時是盡頭的日子。　自得人多說是悅樂的意思。此於本字殊不親切。要從上敷行字看來。是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行一件。得一件的道理。行件件。得件件的道理。雖未必不由此而悅樂。然此乃其本義。今人不是富貴。卽是貧賤。不是安樂。卽是患難。未有一日無所處之境。而其所得何如者。語云。眞入寶山空手回。今人大都是空手回了也。噫。　所得不從外來。總得其性分所固有。故曰自得。惟自得。便決不願外。若願外。則雖有所得。亦非自得矣。然苟陵下援上。種種貪求。其所失之多。又豈惟不自得而已哉。　位。卽是已。身安放處。素位而行。卽是正己。正之云者。道理本

極端端正正。君子隨處盡道、安有不正。隨處正己、爲得求人。陵下援上、皆因不能正己、故苛求於人。求人不得則怨、雖怨而終不能得於人。卽何如素位而行之無不自得乎　只把上二節看來看去、易字已躍然在內。如行富貴、行貧賤、在上不陵、在下不援、只依本來道理行之、更無一毫造作、何等平易。若要勉強拗轉、何等險阻。天下平易、莫若道君子步步循道是爲居易。雖道之既行、天佑人助、何必不得福。然君子初無求福之心、故曰俟命。小人反是。

此節不獨易字命字險字幸字要看、卽居字俟字行字徼字、子思子下得最有意義。俟字從居字來、徼字從行字來。居者安然在此之意。爲忠慤公云、惟天理是靜味此居字何等安靜何等受用。所謂作德、心逸日休也。小人機械變詐、無非險徑。不要說奔馳營幹、固是終日忙忙碌碌、卽令打坐一室、此心也煞是勞攘不定。所以說行不說居、字字與君子相反、令人自去體勘。居易、則無復用心得喪而俟命。行險、則直欲抹煞造化以徼幸。　易蒙引有云、君子無幸幸字只可加於小人、不可言君子、何也。君子雖極安富尊榮、都是分所當得。小人卽極危難不堪、也是他自己作孽所致。故君子無幸、但有不幸。小人則但有幸而無不幸。　君子不以不幸而搖其居易之守。小人却以有幸而滋其行險之念。殊不知君子不幸繫於命、非其不求之故也。小人之幸亦繫於命、非其能求之力也。故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做了小人。　居易俟命、原非檢易處來寬假自己、有許多眞實工夫在內。故復引反求諸身以結之。

先儒云、君子坦蕩蕩、是從兢兢業業而得、非安意肆志之謂、正是此意。反求諸身者、求其惟道之歸。而正己也、自得也、素位不願也、皆是物也。然則君子所以能盡道者、亦只是打起眞心、掃除妄想、當身一一理會做去而已矣。　反求諸身、則自不求於人矣。把求人的精神智慮只管收斂轉來求在我者不教一毫滲漏、何德不進、何業不修。　讀前章、知人倫內、道雖無窮、惟一慊慊而已。讀此章、知境遇間、道雖各異、惟一反求而已。一章、鞭辟學者無限眞實念頭。　素位不願、在工夫未至者、只是眞修實踐不敢苟爲不敢妄想、若到極處、卽是大舜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地位。

行遠章

此章卽大學知所先後之意。須認清高卑遠邇四字、是指事非指道。道初無高卑遠邇、事則有高卑遠邇。惟事有不同、道若因之而異、其實只一句提倡云、率性之謂道。不更有云如何謂道者、可見父子之親、也是率性、君臣之義、也是率性、夫婦昆弟朋友之別序信、也是率性。聖人無所不知不能、也是率性。愚不肖夫婦與知與能、也是率性。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總是率性。安得一個道理是高遠、一個道理是卑邇耶。先儒諸說、惟許東陽云、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是謂高卑遠邇皆屬事而道則無高卑遠邇而不在界限截得最清。或謂行

鬼神一番、更有至義。誰云鬼神不可見道、然明道特爲人謀。今言鬼神、得毋疑與人事未甚切宜、豈知正是聖賢直將性命源頭扶示與人誠將此章書旨仔細體認、則中庸全部皆可領會而首章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之義洞徹無遺蘊矣。蓋在天地爲鬼神、在人卽是此心之靈。人但見天地之鬼神、便起敬起畏。至於此心之靈、任他昏憒放軼、不加檢點、不加收束、此豈知鬼神之道者。經傳有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云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二語、雖極明切、然猶鬼神自鬼神、我心自我心。不知我心與鬼神不是兩樣。鬼神既體物不遺、則我心即是物、我心卽是鬼神所體。故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此爲謂性命源頭也。　人豈唯不知我心卽是鬼神、連鬼神之德之盛亦莫之知。蓋人胸中所有、但祠廟中鬼神、至於天地間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與凡一切有形有象之物無非鬼神。且不惟有形有象而已、凡兩大間虛空境界無非鬼神所在。卽今一室之中人物而外、其虛空所在都是鬼神。卽皆見不及也。唯聖人見得無遠無近無古無今密匝匝地無非鬼神所充塞故不覺贊歎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此句豈直總括通章而已、通篇所發明者、皆是三重之實鬼神而無疑、正以其皆鬼神所在也。　先儒有云、陰陽非鬼神、陰陽之所以屈伸往來、乃是鬼神。此因張子有鬼神二氣之良能、朱子有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之語、故爲是說。細思之、陰陽爲得非鬼神。朱子張子特就陰陽鬼神分別說明耳。究竟良能不脫二氣靈字

不脫陰陽而人心之靈、亦不可謂非氣也。天地間只有理氣而已。氣運行於無窮而理則爲之主宰者、爲得理氣之外、更有一件兩無所屬而介乎其間者耶。先儒有云、心者氣之靈爽、鬼神正此義耳。　一氣之說、於易書最易體認。乾坤惟是兩大對待。易云、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便是此理。天地間只有一個陽氣、下載便是陰、所謂陽全而陰半也。　爲德德字、蒙引云、經傳所謂德者、皆取得字之義。有以稟受所得者言、則人之所得乎天。是也有以學力所得者言、則行道而有得於心。是也。惟鬼神之德、難以得義解。故朱子特爲之說曰、爲德猶言性情功效、此於經傳中別是一解。竊嘗反覆體驗、終未敢謂的當。據愚意亦不消如此講得、天下之物莫不有德、只將三十章小德大德參看、便見分曉。天地有德、鬼神何獨無德。德是物之所以爲物者、其把柄處也。細看或問小註、只因朱子泥中庸之謂德句、謂中庸即是德、不容於中庸上另求所謂德者。今鬼神亦即是德、不應於鬼神上別作德解。故朱子更有言曰、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此性情功效之所爲訓也。然經書上句法回而解法不同者正多、何必將此爲德與中庸爲德例看。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又鬼神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此二語亦出於朱子、以是爲的義、恐非過也。若謂如此解德、則疑屬隱一邊、難以言盛。不知體本不相離、末節誠不可揜、正是極言其盛。此又豈有隱與顯之嫌耶、而古人又何以動言盛德耶。　視弗見、聽弗聞、只就體物不遺處見得。不然、則是離陰陽而爲道、而隱與費是兩件了。所以後面夫微之顯之字著得最緊。　始終之大者天地、千萬年一閻闔、始終之小者昆蟲、朝生暮死、虹霓霆雷、忽起忽滅、中間徹上徹下、亘古亘今、不知多多少少始終、孰得而遺鬼神、何其盛也。　鬼神雖分陰陽、然就鬼神內各有陰陽、只因陰陽離不得太極、而太極全體陰陽、故太極動而生陽、即有太極在陽之內、而陽兼陰矣。靜而生陰、即有太極在陰之內、而陰兼陽矣。人之男女、物之牝牡、時之寒暑、日之晝夜、乃至息之呼吸、無不然者、總是陰陽分開不得、故曰兩。在故曰不測。

鬼神在人、爲此心之靈、故須一一體認到自己身上、弗見弗聞、是人心之至虛、體物不遺、是人心之至實。唯其虛、所以要掃盡塵妄的念頭、直至無聲無臭、唯其實、所以要做盡蔽成輔相的事業、不問在上在下、必皆有使物得所者、方與鬼神合德。　人心之靈、雖只在方寸中、然就吾身而言、目何以見、心也耳何以聞、心也一處一凝、何以知痛知癢、心也就吾身之外而言、千百年以上、此心一想便到、千百年以下、此心亦一想便到、近而戶牖几席、固此心之所周也、遠而九州四海、亦此心之所周也。何者不通於方寸之靈、知此則知鬼神之體物不遺矣。　體物不遺、與弗見弗聞、不是兩項能實信得及、便做到掀天揭地事業、其於我乎何有。　齋明節、就人見鬼神之所在、見其體物不遺。引詩節、就人不見鬼神之所在、見其體物不遺。鬼神昭著、莫如祭祀。恪恭承奉、所不待言。若夫暗室屋漏之中、絕不見有鬼神、似可

誠於鬼神、故曰誠者自成也。就人身指出天命之本然、則曰誠者、指出人事之當然、則曰誠之者。　聖人之心、渾然一誠、全體鬼神、故能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故能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若學爲聖人者、必須先識得吾心本體與鬼神無二、即不容一刻不誠敬而邪妄之心自然漸漸消磨、程子故云、學者先須識得仁體、然後以誠敬存之。　誠是實理、敬是保守。此誠者即詩辭所云、矧可射思也。此心纔離道便與鬼神不合、誠亦有以實心言者、即是敬非有二體、此實理便是實心

大孝章

在鬼神爲體物不遺、在人即爲仁、體事而無不在。故此下幾章連誠孝道、孝是仁之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正欲人於此處緊著精神也。而推之以至其極、則又未始不廣大。蓋此章言大孝、武周章言達孝、無憂章雖無孝字、然專言子述之事、則亦是言孝。合看三章首言德爲聖人、終言治國如視諸掌、德至聖人而止、業至治平而止、盛德大業、無不該矣。而總不外孝。孝特庸行之一端、而其量如此。可見道之費、亦可見孝是爲仁之本。　人子苟有一德亦足以顯親榮居、一職亦足以榮親、或但有德而未能妙富饗保、亦未始非孝。然覺孝之量未全、而道之用亦未大。故舉舜以爲極、則非謂人人必須若舜也。何者、人人可以爲舜之聖、人人亦

可以爲舜之帝位耶。故德本人所固有、固當以聖人自命。即尊富顯保非我所得主、而隨其位分、期於雙親養親、亦未爲妄想。但着力終在德耳。所以此節德福非舉、下即歸重大德、福以報德。若一心修德、而又一心求福、則德不純而福終不應。且使福而非德所致、而出於僥干苟取、以啟名喪檢、適所以辱其親也。又何以爲孝。　德至聖人而後大德大然後孝大當思不得爲聖便於孝道未盡。則等而下之、猶併不得爲賢人、即爲不孝子、可不懼哉。　古今有德大而未能福大者、亦有福大而未能德大者、時數參錯、似難必得。此何以斷斷若是、其可必亦必之於理耳。蓋祿位名壽、人之所不得爲者。大德人之所得爲者。要乎人所不得爲者、自有相感致之機也。必字正從大德來。大宇要重看。德大而福不大、自人觀之、以爲時數不齊。若在修德者反求諸己、則福之不大、皆因德之不大、只自聿修厥德而已。豈有覬覦之心、而或以不得而怨尤乎。故須知此數必字內體認出莫爲而爲莫致而至之意。非啓人以貪報也。所以下節緊接天字。　天者理而已矣。祿位名壽之權操於天、得祿位名壽之故繫於人。天與人默相契於一實理。故歷歷可必。　因者、隨物付物、無庸心之謂也。栽者、自具一可培之理。傾者、自具一可覆之理。物無所儻倖於天。天無所私厚於物。不能強爲必然。而又不能故爲不然。一一遵如其數以應之。故曰因受祿受字、與因字正相應。祿雖降自天、而受之則存乎人。其人苟無令德以爲受祿之基。天雖欲保之佑之命之申之不得也。特因其可受而授之、是天祿雖若難必、而可受不可受則又未嘗不易必。故申斷之曰、大德必受命。　然則三代以下之聖賢祿位名壽、偏若靳而不與者、將聖賢之德猶未大歟、抑天心亦有古今之異歟。概論三代以下聖賢不得尊顯於一時、特世道民生不幸、而其所爲祿位名壽者固在是天下之無福非聖賢之無福也。蓋位不必天子、祿不必四海、名不必謳歌、壽不必期頤、昔人謂孔子以萬世爲土、推斯言也、占之聖人其祿位名壽以一時後之聖人、其祿位名壽以萬世正以一時之祿位名壽不足稱其德、而以萬世報之則是德愈大而福亦愈大又何有於一時之受命哉。

無憂章

天下事有常有變、道即有經有權。處常而用經易、處變而用權難。非權無以通道之窮、非行權無以極聖人之妙用。中庸多言常、少言變。雖前此言變者有矣、亦未嘗詳舉其事。故此章與下章、特就君臣父子千古至變者究論之、以見道之用廣、而聖人能行權以盡道也。　前日論時解善繼善述有文王當此亦未必無是事之語、殊與服事之衷有悖、此論涣然。然觀無憂章父作只帶說、而專言子述、其言子述也不及他端、而只以王天下爲文王無憂處、追王上祀、又不止謂成武之德、而併成文之德。愚常反覆尋繹乃知此章蓋大

是子思把事之絕不相謀而實相謀者發明道之至精至微處。又直把能天動地事情說得極平極淡總歸在中庸二字裏面豈非所謂大道之關鍵聖學之閫奧也哉。無憂章旨須如此領會方得。蓋以武王之能盡道爲無憂非以武王之能有天下爲無憂也。　若使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雖文王亦安得而止之。故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虛齋已有是論。　周公成文武之德、總只是性之德也。天下無性外之德亦無性外之事。吾於祖宗有得盡而不盡之孝思、固於吾性分有虧。吾而可使天下人人俱得盡孝於其祖宗、而乃不能推己及人、有未盡之孝思、亦於吾性分有虧。必也吾與天下無不循分以盡禮、循禮以盡心、方完得吾性分內事。　於此便見成己成物、皆性之德也。　要知周禮一書、總是周公自成其德、亦總是成文武之德。此特就喪祭言耳。

達孝章

此章大旨爲達孝而其發明達孝也、說祭祀、說治國、此處須看得融洽。蓋以言乎道、則必毛於治國平天下而後爲道之全量。即以言乎孝、亦必至於以孝治天下而後爲孝之全量。而孝道莫重於祭祀、故從祭祀之禮、屑屑說來、人皆以郊社節爲血脈欠貫、遂謂此另一義。殊不知孝之至也句一以結上、一以起下。郊社節正是孝之至處。何者。尊祖必敬天。尊祖敬天必仁民愛物。而所以仁民愛物不外一禮義。只是知之明而處之當。既明乎郊社諦當最深

且遠之禮義、則又知之何所不明、處之何所不當、而治國自然視諸掌矣。然而所以謂之達孝、所以謂之善繼善述者、則以武周之能易侯而王、化國而爲天下耳。武王儻位西藩、縱令秉文之德、化行南土、亦不過六州效順、未能天下皆治也。自其應天順人而爲善繼善述、於是上之所以祀其祖先者、不以公侯而以天子、無一禮之不隆洽。下之所以治其民人者、不於國而於天下、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而孝蓋矣、而道全矣。顧武周處此有極難者、使非服事之文王爲厥考、縱如湯之予有慚德、亦爲千古綱常、歉然不敢自足。此正聖人光明正大心事。而皆曰非富天下則固已信及天下萬世矣。獨武周於家庭之際、顯相背馳、不謂之繼述、則傷武周。直謂之繼述、則傷文考。即君臣之義、迫於不得已而然、而父子之至性、其能恝然自安乎。然而君臣父子、其道一也。以人心天命之當然、而君臣之義屈、則亦以人心天命之當然、而父子之情、不能不變通於其際矣。此處義利之辨、間不容髮、非聖人盡性至命烏足以語此。此之謂善繼善述。　武王末受命、即是予有慚德之心、不可謂武之不及平湯。傳曰聖達節、大守節。此達孝似可作變通解、見聖人能行權以盡道。而朱子乃云、天下之人通謂之孝、非無變通之見也。是從上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來。蓋武周父子之間、先若有相違者、此欲合乎天下人心最難、惟其無一毫利天下之念、不得已而行權、光光明明、共見共悉、故不待事久論定、千百世後、諒其至公、即當時天下之人、已皆信之、而通謂之孝、此正所謂顯名也。而人心之所同然、正道之所當然、則言通謂之孝、而變通義在其中矣。若直作變通解、變通有是有非、未見得合乎天下公心處、則亦未見得盡道處。　名以徵實、雖非聖人所貴、然既合乎人心、則名自顯。士龍溪曰、若是貫打破的人、縱被惡名埋沒一世、更不出頭也無分毫掛帶。此言雖見得志念堅強、不撼於外。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苟所作爲、實出於人心天命之當然。雖在末俗、天下豈無一人相契者、何至埋沒一生。故通謂之孝、不失顯名、正見聖人之能盡道。　善繼善述善字、向但就作用說、謂是不泥成迹、圓通變化。不知若如此解、則邪正未判。即訓達爲變通之義、安得皆謂之善。愚謂此即大學止於至善善字。至善章句云、必其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中庸亦曰、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可見中庸即是至善、聖人之繼述雖當時度勢、不拘成迹。然總出乎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無一毫私欲雜於其間。正是盡中庸之道、正是止於至善也。故曰善。　踐其位以下五其字、即指武周亦可。亦句必曰指先王者、非若是不見善繼善述也。今日所踐之位、非復先王之位、所行所奏之禮樂、非復先王之禮樂。而所愛敬者、亦非復一一先王之所愛敬。前後減殺殊矣。然先王不變通於當時、則武周亦必不變通於當時。武周不固執於今日、則先王亦必不固執於今日。何者、聖人之道、一而已矣。道之爲用、時而已矣。故事死二句、令人多看得率略、不知此正五其字之所以指先王也。先王生存、雖非是位是禮是樂、以致敬致愛於所尊所親。假使先王至今猶在。武周必不敢爲此者。特以先王既沒、一旦不念前烈、而大變其所爲、則是死生存亡兩般奉事、孟莊之孝之不若矣。惟武周一循道之至當、而無違乎道、即無拂乎先王。所以事死事亡者、初不異事生事存。即以今日之位爲先王之位、今日之禮樂爲先王之禮樂、今日之所以愛敬爲先王之愛敬、而於武周之心無不安者、於文王之心亦無不慊。則洵乎爲孝之至、至即善繼善述。無過不及之謂至。亦無過不及之謂善。

郊社節緊頂孝之至來、雖曰人本乎祖、物本乎天。其實天祖總是一本、何者人亦物也。人本乎祖、祖又本天、非一本而何。孰不念祖宗之覆育、孰不感天地之生成、水木亦有本源、豺獺皆知祭祖。顧祖之於人也、親親則恩意篤、而各有不能已之情。天之於人也、尊尊則勢位懸、而均有不敢干之分。惟王者父天母地、爲其宗子、既致孝享之誠於祖、復隆祭報之文於天。要其情不能已者、則非徒自孝享而已。而又使天下之子孫、得以禮所可爲者、並致其孝享於祖。而分不敢干者、則雖曰自祭報而已、而實爲天下之民物屈。於法所難踰者、交伸其祭報於天。王者之事天事祖如此、則固以祖爲天下之所獨、而天爲天下之所同。惟天爲天下之所同、則夫萬姓也萬物也自天祝之。皆所生也自祖祝之、亦既吾胞而吾與矣。王者欽若天道、紹承祖烈、其所以撫此民物、有不盡仁盡愛也乎。本胞與之心以處之、自無不當。天下雖大、又何不治之有。治之又何不視諸掌之有。天下和平、讎害不生、禍亂不作、周明王之孝治也。然則此其爲孝道之至何疑、故斷不可曰另是一義。

曰所以事上帝、則特以郊社盡爲天之子之職。若曰自天作高山、以有今日、皆天地保佑之靈也、而答之則私矣。曰所以祀其先、則特以禘嘗禘爲人後者之職。若曰自有部家室、以有今日、皆祖宗功德之盛也、而酬之則陰矣。　天地之祭、有主分者、本於周禮大司樂之圓丘方丘。有主合者、本於虞書之肆類上帝。周頌昊天有成命之小序云、郊祀天地、分祀者則以陰陽之辨、高下之分、自當各從其類。合祀者則比於夫婦同牢、豈得爲瀆。後世王者制禮、分合不一。諸家建議、亦分合不一。　明太祖始分繹合、而丘文莊公因以合祀爲定制、萬世所當遵守。安得謂王莽所行、而斥爲不經。惟宋儒五峯胡氏、則以爲祭天圓丘、祭地方澤、是猶家有二主。古者初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朱子躋之而本朝魏莊渠先生原本經傳、歷證南北郊之無其說、復折以孔子郊社事上帝之語。謂地不可與天對、天地一氣、如人百骸一體、上帝乃天之主宰、人心亦身之主宰、主宰豈容有二。故不惟南北二郊、固非尊無二上之義。即郊壇並祀、亦與周禮大宗伯禋祀昊天旊燔柴祭社稷不符。當郊以祀天、社以祀地。分合二者、仍從其分、但不應爲兩大之分耳。夫禮莫重乎祭、祭莫重乎天地、郊社不古、崇地抗天之制行、昏政教昏明、世道升降一大關也。自天地之分不明、淺假及於夫婦、以毋后而專國政。淺假及於父毋、父在爲毋齊衰三年。又此者爲斬衰。淺假及於君臣、而纂弒之亂多。淺假

及於華夏、而背逆之禍代以益甚、又且幷及於天地、而日食星變、河決地震、乃至史不勝書。蓋其源一失、其流之害、自未有極。然則古今不易之經、顧可輕言勿泥。先王已廢之制、顧可不思亟復也哉。　章句不言后土、省文也。愚謂非省文、天用郊而地用社、不並崇其禮、正所以尊上帝之爲主宰也。觀易之於坤曰、承天而時行。又曰地道無成而代終、則聖人於天地之大分、判別如此。安得享祭而獨用鈞敵之禮。

嶄之禮義。郊社禘嘗、便是禮、事帝祀先便是義、此提綱也。其間一器數、一儀文、至纖至悉、莫不有其所以然者、此條嶄也。乃天下人民之衆、事物之賾、舍禮義又何以治之。義者體之所以立、禮者用之所以行。要其大端、不出乎三綱五教。而先王之於祭祀、如禮書所謂君臣之義、親疎之殺、凡十倫焉。又如本章春秋節、但言禮文、而其義可知。宗廟節序子孫序爵序事旅酬燕毛、禮也。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遽賤序齒、義也。先儒又訓之爲親親貴貴賢賢幼幼老老。然則其爲治於廟庭者、即其所以爲治於天下國家者也。所謂廟中者竟內之象、而祭者教之本、豈不如視諸掌。

太嵐先哲遺書之一
會世綠堂印行

中庸講義上(終)

朱柏廬先生中庸講義 下

問政章

政之一字、聖人自有註脚。政者、正也。正己以正人也。此章所言。一正己以正人而已矣。上章言治國如視諸掌、故此便言治國。孝治固非本旨、然須看與孝治有關否、其間血脈相貫通否。大學一書、修己治人之全道也。此章分明一部大學。其言明善誠身即大學格致誠正修之事。所以正己也。其言九經即大學齊治平之事。所以正人也。究竟九經一節、足以栝括通章、猶大學之綱領。通章所發皆九經之分註、猶大學之條目。但前後反覆、首尾錯綜、不假大學劃然界限耳。而中間此詳彼略、此略彼詳、正可互相發明大學之言修身也、曰誠意、正心、致知、格物。此章前則以道以仁、知人知天、後則誠身明善。然而以道以仁、即誠身。知人知天、即明善。明善即格致、誠身即誠正修。大學渾言格物致知、此章析言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格致之功於是爲至。他皆類此、融會斯見、其理惟一而無二。人存政舉人字、兼君臣。可見凡有人之責者、皆當盡爲人之事。而此章止言君道。不及臣道、然則千古之爲君者、固當如孔子言、一一惟文武是法、以求爲文武之君矣。而千古人臣、亦欲求爲文武諸臣、將若何。蓋君行政、臣輔政。政非有二、則夫爲是政舉之人、其道亦非有二。知君之所以人存政舉、即知臣之所以人存政舉矣。爲政在人、臣也。取人以身、君也。君與臣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所以爲文武之君、文武之臣、皆是物也。此兩句道理、儘大儘全。何者、道卽五達道、仁亦兼智仁勇并兼誠字、下特數暢言之。若其意義渾涵、兩語已盡。須知古今人一般頂天立地、斷無今之君不可爲文武之君、今之臣不可爲文武之臣。所可憂者、假如今有文武之君在上、卽有周召畢散諸臣佐理於下、而我獨不得與、我固自愧。萬一上有可爲文武之君、一時乃無輔治之人、如周召畢散者、使天下有有元首無股肱之歎、不尤爲士君子深恥乎。然則欲爲文武之臣者、正當於今日未遇事時、打點完備、蘊器待時、雖曰到此地位、原不畢靠著此一章書。然治己治人大概已具。從此而加細密工夫、殫平生精力、讀古今之書、明天人之理、件件儲蓄在此、則王佐大才何讓管葛。後在下位節、雖是借下箴上、然於此則修身修道、就君身說。於彼則明善誠身、就下位說。可見此章道理、原不專以責君。取人以身、如何可爲君取。尊賢之等、如何可爲君尊。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如何可不惑不眩其君。此處俱須全局理會、不教一著不到。始得。

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兩則字便有敏字意。人道之舉政甚速、則無是人之息政可知。言下正將此機關示人、使之惕然知所警戒。知所振勵、一刻不敏政、則此一刻之人道便失。此有一定之數。只一人而依了下文修身云云道理做、便存。不依了、便亡。於此足見有治人無治法。而夫政也者、則特揭發文武之政一句、以見非他帝王之政。而於人道所能、尤不費力、尤易見功、何不敏而舉之、莫孤負了人道。莫孤負了此善政。

人雖貴賤賢愚、品第不同。要莫不終日汲汲忙忙各有所事。若把此副精神來幹政治、爲得不敏、試看地氣、日夜所生息其機、有片刻間斷否。乃至雷奮乎地、勾者畢出萌者盡達、是何等樣敏。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誠和萬民、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如此君、如此臣、顯不敏與。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古今天下不是賢人君子撐持是誰撐持、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之象也。可見爲政在人。蓋自公孤卿貳、與夫庶司百職、皆不可不得其人。不然、則政治爲得不敏。

呼吸相通所謂仁者蓋如是也　然何以不曰仁者身也身較呆人較活蒙引亦云猶言活物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地一體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山川鬼神亦莫不宗蟄鳥獸魚鱉咸若萬物一體也此之謂仁各人也　仁者人也孟子深得乎此故動言擴充　由父子之仁推之於君臣夫婦昆弟朋友總如一人故曰親親爲大　說仁便說義禮智可見仁統四德　尊賢因親親而見其爲大非義之爲義獨尊賢大也　親親必不可不尊賢便見五倫中少不得朋友四倫頓朋友以維持　親如何一概親得賢如何一概尊得親分疎戚賢分大小此是天造地設的道理禮者天理之節文節其過文其不及人但道等殺是不可過一邊的意思孰知內即有不可不及在這總是禮　知天只是窮理親親之道固得人而明然人不易知亦須先有個把柄在胸中總分別得人品明白把柄者天理之當然也不窮又如何知得究竟得人以相與講明於親親者亦只講明此把柄以故此節就上文一一推原其所以然則有此層次其實修身也事親也知人也總少知天不得而知天也知人也事親也皆所以修身也功夫並頭做去非做了一件纔再做一件只看四不可之不字原是一套說不是逐漸遞進　著言天者莫若虞書敘曰天敘秩曰天秩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功曰天功祿曰天祿工曰天工即此可見天體物而不遺人君一身宰制萬物不知天如何得不錯此天字即下文誠者天之道也不離乎所自來曰天散具於各事物曰誠　首章以喜怒哀樂中節爲天下之達道此又以五倫爲天下之達道道豈有二乎彼就性之發而言爲情此就身之修而言爲人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各盡其道要不外喜怒哀樂各中其節處齋先生言之詳矣天下達德似不應泥章句所同得之理蓋理是體此說所以行之是用若論所得於天之仁義禮智情其理即分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今以知仁勇行此五達道則即孟子之所謂才是人之能也性也情也才也皆所得於天者也故此德字未必指理要之性既善則才亦善才即具於性分之內有智仁勇而後能行五達道則即謂是所同得之理可也　天下之道包括於五倫更無些子罅漏然又當知要盡一倫須是兼盡五倫之道方始成這一倫何者以父教子非此五者之道一一克盡終於父道有虧以子事父非此五者之道一一克盡終於子道有虧爲人君者而於五達道有所不逮維皇建極之謂何爲人臣者而於五達道有所不逮大人格君之謂何昆弟也朋友也無不然也即若夫婦一倫亦身不行道而或招尤致禍則不保其妻子是必五倫盡而後一倫舉惟其然故舜以盡孝而德爲聖人　五倫中惟朋友一倫爲最廣似難言乎一一盡道故獨著之交二字其情分正在此處分別果與之交而有如前所謂德業相成性命相與者是當何如其盡道而常泛應之謂哉要之當泛應而泛應、

軀保妻子便斷不能盡職居官種種所事總須一力掙上前去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看是何等力量孟子曰舍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看是何等力量書不長進親近好友是天理上事幾覺得他事不近情語不投機便再親近不放閑窮守節是天理上事幾有意要全頭爲何大不可解　要知惟智者爲能好學如大舜之智好問好察是也惟勇者爲能知恥如湯文之勇檢身若不及是也而不足亦是道　天下之人誰是不行達道者總行便似脫不過智仁勇然究竟不成個君臣不成個父子不成個夫婦昆弟朋友只爲不曾誠得則原不曾智仁勇得誠則渾是一心便件件見實理其行達道便件件是實事少爲知之一成功一切成功便件件收實效　讀知之成功二句眞令人有懍忻踴躍夢者頓醒仆者頓起之意造化有藴諸人事無藴諸不異於生安乃困勉亦不異於生安是則不待盡人性盡物性而後爲參天地贊化育也即能盡自己的性也便是贊化育而參天地　知之一成功一雖非上文一字然於此二句正須體認出誠字來及其知之一非誠何以及此及其成功一非誠何以及此　學非博聞強記之謂博聞強記非智也除了格物窮道更無第二樣致知工夫諸遭句雪窮這件物窮遭件理總明彼即曉此豈不是近智但若今日學了明日再學明日學了後日再學有斷有續或作或輟終不濟事是全副精神放在這裏覺得世間趣味別無似此更不一刻間隔更不一毫滲漏如此進著心光自然所在透發令人動諉於質之不明而不自咎其學之不好不知天下事憑他鈍漢總好未有不博移者力字知字俱極著力仁只是欲去理存而其間消長之機全憑力量如何假如讀書是天理上事總思量早眠晏起東挨西走便讀書不長進親近好友是天理上事幾覺得他事不近情語不投機便再親近不放閑窮守節是天理上事總有意要全頭爲何大不可解　要知惟智者爲能好學如大舜之智好問好察是也惟勇者爲能知恥如湯文之勇檢身若不及是也而不足亦是道　世間亦有自恥智不若人仁不若人然而浮游髣髴旋起旋滅算不得恥故又著個知字要使盡所當爲自然打疊不過程子曰人於外物寡身事事要好只在自家一個身與心却不要好要好者知恥也不要好者不知恥也只是身外之物有何關係獨自恥不若人却把最緊要一個身心放倒憑他不若頭爲何大不可解　要知惟智者爲能好學如大舜之智好問好察是也惟仁者爲能力行如孔子之聖仁不厭不倦是也惟勇者爲能知恥如湯文之勇檢身若不及是也而不足

於智仁勇者、又却從好學力行知恥做上來、蓋同是遵條路上事也。一則由委以溯源。惟其原有是智仁勇之德、故能爲此好學力行知恥之事。惟其原有是智仁勇之德、故能從此好學力行知恥以同歸於智仁勇所以謂天下之達德。好學即擇善力行。即固執知恥、即擇善固執之務。造其極誠之功也。只看好與力與知、何等樣誠。但智仁勇是全體之誠。好學力行知恥、是偏曲之致。治人治天下國家、即便修身裏頭的事。而修身只是修道。雖曰好學近智、力行近仁、知恥近勇、然好學不是求做到智、力行不是求做到仁、知恥不是求做到勇、學是學何者、學此五達道也。行是行何者、行此五達道也。恥是恥何者、恥此五達道之有所不足也。則夫好學力行知恥、特就智仁勇全體而言。近實則便是知仁勇。而道已無不修於此。所以修身、只斯三者、以行五達道也。所以治天下國家、只斯三者、以行五達道也。無兩個知、無兩個所以、首句知字、亦統甚麼。須是十分辦個實心、便從脚下劄住。刻下奮起去做。剔骨剔髓工夫。方是知斯三者。不然、今日講究、明日講究、徒事口耳、縱極透徹、曾何絲毫之益。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以上言人存之事。此下言所以行之者一也。言政舉之事。界限固是如此。然愚意於此、正須體認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何者、九經只完得君臣一道的事。上文說修身以道、雖親親爲大、然特舉其大者、道實兼五達道、只是上面說人存然後政舉、爲政必須修身修道。今却扭入

人有在政舉內、修身修道在爲政內講、何也。必其政無不舉然後見其道修而人存。蓋君子之身、非以一人之身爲身、而以天下之人之身爲身。就五達道而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道無不舉、而後君子之身修。此萬物一體之義也。惟仁者、即天地之元氣、天地之元氣流動發溢於兩間無物不體。吾也君子惻怛慈愛之意亦流動發溢於天地之間無處不徹。方始是仁。修身字、即有仁字在內。齋明盛服、非禮不動、便是仁之源頭。自是尊賢而去讒遠色賤貨貴德。親親而尊位重祿同好惡以至懷諸侯。而繼絕舉廢、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薄來、何一非仁所流注。將此等書反覆吟誦、況濟禮勘真覺君子之心活潑潑地、如水銀然。雖有微罅纖隙無不透入而仁之所在、即政之所在道而不仁、是爲虛器。仁而不誠、是爲假仁。君子總是一團實心實理發徹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偏類雖衆、拆開不得、條理雖紛、間斷不得。此是何等體量、何等工夫。一言以蔽之、亦曰誠身而已矣。誠身者、非誠其一人之身、誠其以天下人爲身之身也。朱儒於九經目中、又推倒序來說。蓋恐行之者雜施不順、究亦無由得達。故須從頭一一做去、非前完了身之事、然後及於家。完了家之事、然後及朝廷也。

朱子此處不解柔字、而於書之舜典、詩之民勞皆

訓柔遠能邇、一曰柔、安而撫之也。一曰柔、安也。時君世主、扭於逸欲、不能自奮。哀公又性稟愚柔、須先與他說個效驗、庶覺其事之可爲。不然、米有不畏難苟止者。所以前面先說知之成功一、然後說三近、與此同一機括。修身以道、道無不行。斯身無不修。措諸躬曰行法乎人曰立。立也者、非立其獨知獨能之道、而以我爲天下準。乃立其共知共能之道而以我爲天下先也。禮字即體字所以體之者、禮而已矣。存羣臣不敢期其過、在人主必無爲其不及。忠信、禮之心也。重祿、禮之文也。遠人雖來自四方、而曰四方歸之者。不獨賓旅願出其塗。仁聲所暨、即四方之不爲賓旅者、喁喁然亦皆嚮風慕義。諸侯戴德、而天下畏之者。譬猶泰山屹立而四維朝拱。其執敢不斂心戢志。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上文以三達德行五達道、總是修身。此只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無亦有此挂而彼漏者耶。正須看極分曉。五達道之行、不外乎齊明盛服、非禮不動。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即所謂動靜弗違表裏交正主敬之學也。夫子固曰修己以敬、而君不臣者乎。曾見有修己以敬、而父不子者乎。故下面許多事、此一經內都已包括在。齊明無二體、只一戒謹恐懼。自然整齊自然明潔。正乎中必能飭於外。而測乎外所以養其中。故又要盛服古人雖當獨居、無處大暑隆冬、輒整衣冠危坐終日良以此也。非禮不動、即是齊明發見處。但總隨物轉、動便差錯、此時齊明心體、亦復安在。故

動之一字、路頭煞關防範煞嚴。　人主無好讒言之理、讒言能移易主聽、墮其術而不悟。色貨、則好者多也。眞尙德者、必無嗜欲。多嗜欲者、必難進德。故須截斷各項路逕、方能一心向德。上去邪正不容兩立。賢者但看人主邪正念頭不分。則自然不樂爲用。難道必待其鉗我於市耶。　賢者見幾而作、而讒人之攻賢者、又不遺餘力。君即志氣清明、彼必多爲之途以蠱惑之。進以好色、進以好貨、君心總移其傾向。於是賢者已不自安、設或不忍遽去、則女寵言利之徒、又交起而排之。於是君之廷更不復有賢者之迹矣。故說色貨三者、皆所以退君子者也。而總爲首去字亦甚力。有與賢者不並存之勢、較遠賤不同。　父子兄弟、本有天性至樂。又況天子諸侯、崇高富厚、其樂宜莫踰焉。然偏猜忌易起、禍害嘗烈者、只由看得自己富貴重、諸父昆弟恩義輕、地嫌勢逼、不勝篡奪慮也。先王不惟尊位重祿、又同好惡。尊位、便是親之欲其貴。重祿、便是愛之欲其富。然此則大權在君、爵賞非難、又義分不得不爾。須是方寸之內、眞有痛癢關切無分彼此者、總見親愛之篤。鄭莊公殘忍以待其弟、魏文帝蔑法以制諸藩、豈得謂之同好惡耶。詩曰式相好、同好也。無相尤、同惡也。先王非以此自保其富貴而猜嫌何起、禍害何生。富貴之保於其中者多矣。　後世人主、於公卿大臣、猶或情義相聯屬。其於羣臣、不啻視之如遺。縱有宣勞效結、亦謂分所宜然。無復有一人爲。在人主意中者。此羣策羣力之所以解體也。先王豈以至誠慢忽不遺。遠逖下吏忠信、要亦是發己自盡

395

循物無違意上必自盡優恤之心以啓下僚發己自盡之忠下孰不望上之優恤而表當人之無不宜之右之無不有之斯不窮矣　在下位衙屬舍個誠字不得專泥順親由循物無違之信重祿亦忠信中事特提要而言非獨厚酬以鼓其忠亦養廉以勵其節漢光武增六百石以下之俸良足使臺臣見人主一心眷注於彼而又豐給其養如之何不勸勸賢等勸字含勉策意亦從效力言蓋勸之而收其效也　送迎就往來者言嘉矜專就游士之托處者言不能者無長可效便棄而不錄是尊王者物各得所之政故行其矜憫須別作措施以安放之　讒絕巧慝是錄其祖德之貽於先治亂持危是憂其世緒之墜於後朝聘二句是卹其財力之詘於當身貨悅懷得周至也以時雖曰不疏不數意重讀此節尊賢最要見得世人色色等等無個不在先王念慮中轆轤轉來眞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故曰仁者人也　纔說修身便不能不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不然如何叫做修身纔說尊賢便不能不去讒遠色賤貨貴德不然如何叫做尊賢纔說親親便不能不尊位重祿以同好惡不然如何叫做親親以下六者皆然是天造地設的實理聖人前說一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後說一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正見九經之在天下國家猶血脈筋骨之在人身也以時雖曰不疏不數意重讀此節尊賢最要見得世人色色等等無個不在先王念慮中轆轤轉來眞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故曰仁者人也　纔說修身便不能不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不然如何叫做修身纔說尊賢便不能不去讒遠色賤貨貴德不然如何叫做尊賢纔說親親便不能不尊位重祿以同好惡不然如何叫做親親以下六者皆然是天造地設的實理聖人前說一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後說一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正見九經之在天下國家猶血脈筋骨之在人身也　凡爲人身之所以爲人身者九經是天下國家之所以爲天下國家者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多矣而行九經者不概見正不知千百年來泯泯棼棼斯世斯人如何挨過有志於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者又何可不於是九經備究其學　達道九經皆實理也實理非實心不體故曾曰所以行之者一然兩句不分兩項此行之者一即是君臣道中行之者一究竟君臣一道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又未嘗不在其中則總是五達道行之者一　聖人於此章每說到頭緒繁多處輒下提綱語曰所以行之者一於此便可悟一貫的道理此處雖指誠爲一然聖人之道豈誠外復自有其一哉朱子固曰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一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貫也雖千聖萬巻要不過此一而已矣　文武之政至今猶僨者賴此九經而九經之詳散在周禮周禮六官分職條貫萬千要其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之豫字不要含糊說過一是誠豫即誠之之功便須把後面擇善固執許多條目來看是甚樣豫法縱見精神力量縱見事所以立此句是從此至末通段綱領　道外無人道外無事道外無學故人之學道皆事之豫　言事行道雖分四項前定則一亦只是擇善固執而已

之間幾徹之際容或以善承親而不得則又烏可謂順惟吾於親心一皆所存所發眞實無僞方始是順　誠身所以順親究竟信友獲上治民何者非誠身裏面事蓋治民四者遞有所豫而明善誠身又統爲四者之豫義不相妨豈惟四者又統爲達道達德九經之豫善明善誠身理何所不該事何所不豫蒙引於此覺猶未瑩　章句人心天命之本然即下文天之道也十分粹美不著一毫渣滓所以謂善十分眞實不著一毫虛假所以謂誠天所賦於人人所得於天者元來如此認得此本體自然所存也善所發也善又何不誠朱子眞知字煞緊眞知便是明善之誠　在下位者明善誠身以獲上而治民在上位者修身道以取人而爲政兩下精神恰相應求道理恰相合一傳說入夢尙父協卜從來聖主賢臣相得益彰者豈獨時數使然哉　故謂誠此章專正當務勉人臣之所以人存政舉　豫不豫前定不前定便是誠不誠先把兩下利病得失反覆開導使之油然生悅惕然知警然後說與誠之之功看聖人陳善納誨一時語次而用意爲何等　天道人道二句今思聖人所以維救天下後世也至矣　向來但謂天道句是就誠之前面一層說豈知千古學術歷興邪正關頭全在此句何也俗學先不知道爲何物安知其原出於天異學則又以道本心不本天矜可炫誕方謂心之神靈可以生天生地生人生物　二者聰明才力雖有不同要其拋棄本然之善則一道源不明學術何由得正又何由興惟聖人原本誠爲

天道、始知人之一身、所具者心思耳目口鼻四肢之屬、所接者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一一皆有理道、理道一一皆極眞實。而此眞實理道、又絕不須自己安排布置乃是天生吾身即便賦於我者而吾於是有所不容已矣。今人身外之物何一是我眞眞所有猶且蓄金錢廣田宅皆視爲分所當然非是即若無以爲一生事業者而況此我眞實有之之理完完全全無欠闕也停停當當無危殆也此宜如何保全如何克復乃自暴自棄縱橫僞妄蕩然無復本來面目其尚能覩顏對天且覩顏自對舌故聖人復貴成之曰誠之者人之道也知誠在我爲天道本然即知我之誠之爲人事當然俗學可以思奪異學可以知返矣　誠者天之道此子思中庸一書所爲作也開卷遡道體所自曰天命謂性率性謂道末章論造道極致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間千條萬緒何者非發明在人之天道而鬼神一章則天人之分正章句所謂人心天命之本然此本然者譬也是他誠也是他性也是他中也是他景逸先生極言本色二字即本然也皆從眞知後脫去名目更切指之最有味　誠者誠字是本體之誠者誠字是功夫說功夫不異於說本體只爲本體之外更無功夫此猶大學明明德明德本明大學只明之而已非能有加於明德也人性上減一分不是添一分不是惡他發盡修爲做盡事業也只完得他本體中宜理故不容於減字外更著一字　極聖人之功用不過謂參天贊地配天配地何曾有生天生地等語此出自莊子後世異學乃祖而言之者。蓋性爲心所具之理、實而細。心爲性所附之氣、虛而大。聖學見性亦見心、實而未嘗不虛、大而未嘗不細。故其於事物無一或滯亦無一或離只處之各當而已德業罔外異學見心不見性虛乃至於空寂大乃至於夸誕故其視人世既皆厭離一切幻妄而天地人物決不可廢則又輒謂吾所能生猖狂肆恣惟意所之。豈知道本自然無容己私同一事物而忽爲眞之忽爲幻之忽爲生之忽爲滅之此昔人所以謂莫私於異學莫勞於異學只爲不曾識得誠者天之道爲爾。　善字卽繼之者善善字自人受之爲天命人心本然有何庸擇擇也者以善之濁於氣稟殺於物欲而不能不爲之別擇焉也然言乎復其本體則只有理欲兩途朱子嘗謂我進一步彼退一步牢制定脚逐旋推去此法之外更無別法擇又安施惟夫吾心之理卽萬物之理萬物之理卽吾心之理心有或蔽何以察物物有未晰孰不累心其間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至賾而不可厭至動而不可亂非詳擇之何由而明處廷所以危微之辨切在惟精也人心道心辨於事物正所以辨於吾心事物之遠其則者未有非出於人心者也事物之協其宜者未有非出於道心者也惟於事物析之無不精乃以成吾心之惟精惟其事物得其理之瑩然至善乃以成吾心之瑩然至善所以景逸先生謂視聽言動本無非禮一一還他本色不加毫末是謂本體工夫此擇善之精義也　先儒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諸端、謂知之功多行處自易非易也、揆善固執自是兩項著力工夫。但擇善功夫透徹便亦有

病有二一則自是不疑一則蓄疑自安而蓄疑又有二病一則恐人不耐煩一則恥己不如人要其所以然只不好學耳審之云者三翻四駁轉轉生歎如刑官之審獄不窮極隱微俾無遯情不止　聖門多善問者禮載曾子問一篇尤可爲法曾子是誠篤人故其用心精密如此　思之不慎大約非鑿則泛要知事事輒有此病假如理會一句書皆稍不著意便泛糙太著意便鑿　博學審問是擇之於外慎思明辨是擇之於內思辨深於學問而問又深於學辨又深於思至於辨而不留毫髮疑似擇之之功精矣善斯明矣故直謂之明辨　陽明先生以學問思辨便是行之所在其說未可盡非然未明乎善畢竟行之功多若必謂卽知卽行獨不容既學問思辨之後有不必如是其爲功於知而但須驗點行之者耶又不容雖致詳於學問思辨有不必悉著之行而仍無損於全體之善者耶　或謂安有學問思辨而不見之行者曰此固多有只如孔子行夏之時是說夏禮而得之者也乘殷之輅是學殷禮而得之者也於三代之禮而各徵其至中至正者此正所謂博文約禮豈不亦從問思辨過來而又何嘗行之也耶　固可合擇善而言固執亦可離擇善而言固執學問思辨爲行亦然但所擇也是善所執也是善則篤行之中知未嘗不存爲是謂知行合一不此之從而務以知爲行則啓人脫略行檢。朱子固有陷入異端之憂而行之所不及即知之所不及徒挾空空鑒覺謂是心之全體心

之全體果安在也。此節當把五之字作一層看、學問思辨行作一層看、博審愼明篤作一層看。五之字俱指善言只一善也、又學又問又思又辨又行。而且學務博也、問務審也、思務愼也、辨務明也、行務篤也。其功如是、直是一眼覷定。通身據定、昔人所謂如貓捕鼠如雞抱卵不放些子罅隙使物欲得復搆入即此是善即此是誠更不須騎驢覓驢　如此而知爲眞知行爲眞行勇爲眞勇便是所以行之者一雖說事豫則立、却就在五達道上做去不是另下工夫誠個身了總去行道。理具於心、在天無不實之理、在人有不實之心。今只以無不實之心復無不實之理有何不復　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語亦何必驚人、不驚人亦何毛死不肯休、此亦是外物好時、自心已不好了也。惟此誠之之功做得徹生順死安做不徹、眞個死有餘憾。弗能弗知、如何措得。　朱子解易傳、忠信所以進德、謂項羽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然後能破秦軍忠信便是這個心愚謂弗能弗措、亦便是這個心陽明子謂良知二字、我從萬死一生中得來做功夫須是如此　雖說弗能弗措、難道能了便措不成此最須識得　己百己千、卽是弗能弗措寧有餘毋不足狠力做事人大概如此原不曾限定分數在前亦不曾覺著分數在後　曾子是個百倍于倍其功者他用力只是一個誠是以所得亦倍不止千百夫子特地舉參之魯來說、想當時諸賢無有如其鈍者然後來一貫之唯當時諸賢又無有如其敏者看是甚樣氣質變化　說了己百己千又說個果能此段功夫最易最難苟安亦或衝外爲人須是發憤爲雄眞個嘗不肯休則氣稟不得拘物欲不能誘好我者無所用勸惡我者無所用沮縱有成就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以不智不仁不勇之質而智也仁也勇也以優入乎聖域直須旋轉乾坤過來人定勝天此是何等力量一念自欺一息少懈便不能了。　只須依博學之節做去、便已善無不明身無不誠己百己千都該在內復有下兩節者特爲資稟不齊恐爲之者不力是以痛加策勵先聖這一片刻苦爲人念頭休負休負　自凡事豫則立以下、但言人存而不復及政舉者只要立政本原處反覆叮嚀理自一貫昔人問世上如何太平安問世上蓋一身之氣質與一世之氣數雖大小不同總一實理可以旋轉既能變化氣質明善誠身則修己治人道無不備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後面許多聖人除却性之之聖其反之之聖而挽回氣數者未有非變化氣質而得之者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今日不論時位所處何若此章學問統要實實此身做徹能成己德便能輔成君德顏子王佐之才皆由克己復禮辦來可不勉諸。

自誠明章

細看此章書、覺與首章遙應。首章揭出性道教名目、此又重提性教、雖中庸不分上下篇、此章分明是下半部綱領。其單舉性教不言道者、全部中庸何句不說道來亦且性爲道所統

此章要把至誠與盡性看得融洽。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與盡其性看得囫圇。蓋盈天地間總是一個實理充塞而此充塞之實理無不具於我心而爲所性之全體發則所性之妙用本是千停百當無有欠缺只被私僞紛煩、攪擾得波翻鼎沸。譬如王者天下爲家中國爲身得其道則海宴河清便成金甌無缺之天下此纔是一統規模失其道則寇賊攘竊尺地一民且不可得而保。縱令氓力撐持也是偏安局面了事事物物必須一一這他實理不著纖微私僞所性之全體妙用方無欠缺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可見非天下至誠即不能盡其性。下章由致曲而至於能化便是能盡性者所以亦便以天下至誠歸之。而其性其字人也在內物也在內天地也在內下文盡人盡物性、參天地贊化育、特就中抽出言之耳。數則字正見盡其性之一分一分完全非謂能盡其性了而後可次第推行如此也。　或謂如子說則只盡人盡物參天贊地便是能盡其性而自己分內事全無耶。曰今非即人物天地之性以爲己之性也。大學第一節工夫是格致所謂格物即格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致知即致意心身家國天下之意正心亦正身家國天下之心。總說內便有外。在幾說外便有內。在只中庸戒懼以致中是專說內一邊。然朱子謂未有致中而不足於和者未有致和而不由於中者則中和亦不容判然爲二人性之盡是誰盡之。物性之盡是誰盡之。化育之贊是誰贊

之。苟有一人一物不得其所便覺我心不快便是我性有虧總是脫不得自己本體便脫不得自己工夫況此章是天道全不說到工夫奈何言不見自己分內事耶。蒙引謂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泄漏天機只此一語的哉　自己要察之由之到得盡人物又要知之處之雖是如此說其實知之處之即是察之由之內事萬一人物知之未明處之未當謂非察之由之有未盡耶此亦須識得　朱子以盡己性爲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盡人性爲黎民於變時雍只緣將己與人物太要分別而不覺語義之有妨堯不以天下與不肖之丹朱舜不以有庫付有爲於傲衆此正是盡人性以贊化育處　只是一個實理就人物天地實理之自我而盡言則曰能盡其性就在我實理之盡於人物天地言則曰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

先儒謂此章爲有德有位聖人事惟堯舜當之愚謂不然孔子賢於堯舜則所爲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者抑且偏天下及萬世而謂不得與於斯耶　此盡字在至誠固是全體之盡須知在人亦有一事之盡苟就所當爲者知明處當克盡當然之理不可謂非一端之盡已。

性盡人物性以贊化育只如富鄭公知青州流民大至公勸所部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老弱病瘠者聲之山林川澤之利可資民生者悉聽取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其爲裨益化育何如也不然此五十餘萬者皆溝中瘠而已斯蓄不勝類聚總於人物分上盡得一分道理做得一件事業便於我性本體實得一分便於造化功用贊得一件。

此即下節致曲工夫能滿其量便是至誠不能滿其量只是隨所能盡而不可謂全體之盡。

一事之盡要亦必由於誠故朱子亦有一事之誠之說　三才各具一太極聖人全體太極故能與天地參蓋天地之所不能爲者賴聖人而爲之德業與天地同流萬古人物此天地生萬古人物此聖人成眞個與天地參太極無不具之人則亦無不可爲之聖人。

致曲章

天道人道子思見得從來有此兩種人故一一指出且不先說天道在前亦不見得知之成功之一其實天道人道也是別人定個等第就生知安行之聖人未有不自見爲學知利行者所以天道只須從人道識取子思於此數章蓋已明明示人誠明章曰明則誠矣則與誠明無二矣此章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則與至誠盡性無二矣自成章曰故時措之宜則與如神至誠無二矣而此章指示入道之門其功候層次尤爲明備讀者其可不由是而學歟。

章句曲一偏也偏非曲字正解偏與全反曲與直反蓋未有曲而不偏者未有偏而不曲者或問謂以理言之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則此眞元妄之理本非全而不偏無如氣質之拘加以物欲之蔽此心橫被私僞占去本然眞理倒不過偏曲一隅偶然發現譬如竹萌出土被石壓伏只爲滅沒不得斜向石旁透出些子人到五更夢醒時冏光覺照發推進說效驗處亦遂所推進同此　化推道不是離人性盡物性盡人盡物性推道不貳化育。

前知章

不說惟天下至誠爲能前知而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可見至誠不以前知爲事而其道則

有然者。其道惟何。不外善不善而已。此善不善、人多作禍福解。不知把善不善替禍福、既於字義欠的。且上文幾說禍福、如何又忽將善不善者、禍福。來替他、亦於文義難安。蓋善不善者、禍福之原也。善是天命人心之本然。卽道。貞无妄之理。善則誠、不善則僞。誠則召福。僞則取禍。然則至誠之前知、取必於善不善、亦取必於一誠而已矣。禎祥妖孽之必有、誰爲有之。蓍龜之見、誰爲見之。四體之動、誰爲動之。皆鬼神也。鬼神亦何心哉。只於人之善不善而知其禍福將至、故禎祥妖孽、蓍龜四體、隨在發見、有不可誣遇之幾。此正是誠不可掩。至誠如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之善不善而知。其禍福將至。亦是誠不可掩。故曰至誠如神。也。人皆謂章句察其幾、是就禎祥妖孽等上察、殊不知禎祥妖孽等已露、即常人亦能知其禍福、何必至誠。只爲禎祥妖孽等全未萌見、至誠早從善不善處逆見。其幾是爲難耳。孔子於子路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當時子路盆成括、初非有徵兆可見。而孔孟云然者、一則斷之於行行、一則斷之於恃才妄作、其後言皆果驗。此正先知確證。其外猶有禎祥妖孽等已露矣。乃善未必無妖孽、不善未必無禎祥。此又他人所見不到者。獨至誠於善而有妖孽、則斷之曰、爲知非禍。於不善而有禎祥、則斷之曰、此非福也。此何以故。蓋善而有妖孽、正鬼神所以動其志、使之益修厥德。不善而有禎祥、正鬼神所以奪其懼、使之益拓其毒。其理確然無毫髮之疑。非與鬼神爲一而何。至誠如神。洞然無疑之爽者而至誠亦洞然無疑之爽者而至誠如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

自成章

只這誠者自成也一句。世間道理、決發已盡。更無虧欠。天也在內。地也在內。人也在內。物也在內。前乎千百世也在內。後乎千百世也在內。此外更不須費言說。只是先賢救世心切、免鬼神。然大傅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周子謂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神幾曰聖人。是則神非至誠。其孰當之。下章時措之宜、亦即是无方之神。何謂神。曰誠。

誠前知之理、纖緯術數者、不足以語此。儘則庶中者、亦不足以語此。此神字雖貼前知謂鬼神。然大傅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周子謂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神幾曰聖人。是則神非至誠。其孰當之。下章時措之宜、亦即是无方之神。何謂神。曰誠。

只這誠者自成也一句。世間道理、決發已盡。更無虧欠。天也在內。地也在內。人也在內。物也在內。前乎千百世也在內。後乎千百世也在內。此外更不須費言說。只是先賢救世心切、免鬼神。然大傅曰、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周子謂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神幾曰聖人。是則神非至誠。其孰當之。下章時措之宜、亦即是无方之神。何謂神。曰誠。

不得再與中論。要其道理總不外。此所以次句緊用而字帶上說下、足見不是此句外意。下兩節、非照首句提誠者說、益見不是此句外意。蓋首句言天命本然之自成。次句言人事當然之自成。物之終始節言、須徹始徹終以自成。非自成己卽言、須盡人盡物以自成。故就此章言、只一句誠者自成而已。突就亘古亘今道理言、亦只一句誠者自成而已矣。後倣本此。作太極圖若誠難得圖中妙藴也不須更立語言文字。千條萬緒只在一句誠者自成之中。千變萬化只在一個太極圖之內。但須眞知誠爲天命之本然。則其當然之道自不容已而周徹始終。曲成萬物。此正皆本然之理。當然之道一以貫之。如何可放得手所以善朝邵牛江先生亦謂、全部中庸只一句天命之謂性。性卽是誠也。夫徹之顯誠之不可

一句、却不認理。此一句便不曾識得。字字用心。一字却不用心。此一字便不曾寫得。人而一日不誠、一日不成個人。一處不誠、一處不成個人。不是人、是何物。言之道。欲心塵地。此誠之爲貴、君子所以不敢自棄。死而後已也。其不自棄、非但恐不如聖人、即恐不如衆人。非恐不如庶物。庶物皆有誠、而爲人反可不誠乎。玩誠之爲貴之貴字、分明有無以尙之之意。

所以成物即套在成己裏面。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本是盡臣道爲臣之成己。而君已成乎此。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本是盡君道爲君之成己。而民已成乎此。類而推之、舍物無以成己。舍己無以成物。仁即是成物之淵然一理。故曰成己非內。智即是成己之泛應曲當。故曰成物非外。成己。成物。前所謂擇執擇此固執固此。成己非內。成物非外。成己。成物。而成。已在其中。故曰時措皆宜。須知此句包含甚大。堯舜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時措之宜也。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時措之宜也。顏子鄉鄰有鬪。閉戶不教。亦時措之宜也。愚故曰。時措之宜卽是聖人。神明不測之妙用。

中庸自拈起誠字以來。始就鬼神上說。繼就人身上說。不曾說誠之爲誠大概體段功用。此章三揭誠者言之。具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也。如是。天地全體。是天地以實理結撰。一個天下。而無如物之不能皆誠也。君子全體此誠。卽以誠體物而不遺。外是昏天地完全一個實理結撰之天下。聖賢若口相告。只此一意。天地位萬物育。渾是。

一團實理三代以後、安易有此世界一日之間、安可無此學問

無息章

此章只須認個無息二字親切便通章道理融貫不須多費辭說、豈但通章全部道理亦皆融貫此書開卷說個道不可須臾離、即無息之意也就造道者言、則曰不可須臾離就德者言、則曰無息所以然者、天體本是不息人得天之所命以爲性率性之所有以爲道如何可息章句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解不可須臾離無物不有者、道之散於萬殊也無時不然者、體道之極於無間也無無時不然之功夫便體無物不有之道理不來所以孔子於易卦之始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於川上之逝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大而作經小而觀物皆喫緊爲人即天之道示以體道之不息而此不息者夫豈滅絕見聞屏黜思慮空守妙明之爲不息也哉天無是理人亦無是學天不一陰一陽以化生萬物則天道息人不一張一弛以曲成萬物則人心息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而一物如是物物如是以至於百昌萬彙一歲如是歲歲如是以至於元會運世何無息也聖人既竭目力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既竭耳力繼之以六律正五音既竭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千百世之後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何無息也知此則知此章之言至誠即其所以不息者也言久也

其不息之積於中也言徹也言悠遠博厚高明也言覆物載物成物也其不息之發於功用也言配地配天也同其不息者也言不見不動無爲也其不息自然之效也言不貳也是天地所以不息者也言生物不測也言昭昭言一撮言卷石一勺也言無窮言廣厚言廣大不測也是天地不息之功用也言不已也言純也純亦不已也天地聖人一不息也不息之爲道也皆所以不息者也戒懼愼獨其不息也天地位道乎矣哉推是以求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所以不息者也內省不疚屋漏無愧其不息萬物育不息之功用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亦所以不息者也內省不疚屋漏無愧其不息也民勸民威而天下平不息之功用也原始要終而中之所該者舉可知非一不息而中庸之極功於是而致中庸之全理於是而盡哉　要知中庸無一章不說道則亦無一章不說無息首章已是不消說得後面緊說三達德者不離道之功也自戒懼以後雖不章章說個智仁勇而不離道意自見至問政章則更詳哉乎其言之及分性教兩項性固自不離道而教者擇善固執之功一事離道則一事息一刻離道則一刻息子思次第說到此處躍然有個無息兩字在胸中筆底而所謂無息者除却從前不論只就此處則盡己性以盡人性盡物性參天地贊化育也由誠而形著明動變化也至誠而神也誠之而非自成己所以成物也是無息也又已躍然有個覆物載物成物天地聖人合而爲一在胸中筆底故此章劈頭下個故字不獨本句無息意蒙上說來通章那一句意思不蒙上說來如此理會幾得

通章血脈貫通纔得全部血脈貫通　存諸中者積久則體諸外者悠遠此理極易見只如堯舜教民合下發念便要他比屋可封是所謂誠也而此念頭便是堯舜一生直到底的念頭所謂久也惟恐民之不盡善又惟恐遽欲民之盡善而反不至於善於是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氣象何等悠遠固不極於萬邦協和不極於有苗來格不止也此便可見他博厚高明了即今教子弟者若是眞心要他好亦自然辦個耐久不厭的念頭而其見諸施爲者亦自然有個寬緩不迫的規模所謂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涵育薰陶俟其自化覺非中積久而外必悠遠耶若躁急心熱不能久待則其爲教不相爽卽助長如何悠遠此無他不誠故也只悠遠而博厚高明已該亦猶只無息而久與徹已該由久而徹而至於覆物載物成物而其所爲不息者自如則由悠遠而至於博厚高明而其所爲悠遠者亦自如故始言悠遠博厚高明繼復言博厚高明悠久直捷明了無庸費解　無所存於中則亦無所爲於外外的悠遠即是內的積久五霸假之所以一味欲速見小利全然不知道個道理禪家空諸所有所以只是擊拳弄棒一超直入更全不知道個道理　纔有博厚的意思便覺其能載物纔有高明的意思便覺其能覆物纔有悠久的意思便覺其能成物何況至誠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何見動與爲之有　朱子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

不貳所以誠也天地之誠卽誠於生物故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以靜專動直生物而誠於物之生地以靜翕動闢生物而誠於物之成天只管天的勾當地只管地的勾當更無第二件些子攙入纔攙入便貳纔攙入便息而天地之化只有一誠亘古亘今遡之而莫窮其始逆之而莫既其終如是無息以生物則又孰測其生物　天地言生物聖人言成物蓋天地之所生天地容有不得而成者惟聖人成之論生物聖人亦在天地所生之中論成物天地亦在聖人所成之內故天地之生物不測聖人之成物亦不測　知生物之不測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故曰至誠如神　天地以生物爲心聖人亦以成物爲心非無息以生物無以爲天地之不貳非無息以成物無以爲至誠之盡性在上聖人有在上之成物在下聖人有在下之成物孔子一生布衣然老安少懷友信又何日不成物當時從遊三千七十總是友信中事且帝王成一時之物孔子成萬世之物若論祖述憲章堯舜文武未嘗不成物而教者擇善固執之功一事離道則一事息一刻離道則一刻息子思次第說到此處躍然於後世但非孔子則二帝三王之道亦無由得顯　試將天地之道至貨財殖焉三節潛玩數過眞覺兩間本結撰成個寶理世界人生其中如何不體天地之道以結撰成個實理世界耶先正不云乎既戴天履地而爲人當參天兩地以有事　今夫天節子思善言不測亦正善言不息故末節緊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以文德之純合之同一無息則亦同一至誠傳云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人其可以須臾間體道之功哉

大哉章

前章言天地之道之大、無以復加。而聖人與之爲一、則聖人之道之大、亦無以復加。故不覺贊曰大哉、而天地發育萬物、聖人亦發育萬物、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也。其發育峻極之實、則三百三千之禮是也。先正謂發育就道貼二氣五行說、不必指聖人、恐與待其人句礙者泥。發育不貼聖人、則三百三千、却屬天地耶。又謂禮雖二句、專就人事說、物不在內者尤泥。只緣輕覷了禮字、此處直是揭個禮來還他道字的實落。前面說悠遠博厚高明、說覆物載物成物、都是懸空的話、舉章所謂悠遠博厚高明者何指、舉凡所以覆物載物成物者何事、則禮也。禮者、道之顯也。禮者、聖人所以位天地、協鬼神、惇五典、宰萬物者也。道之外無禮、禮之外無道。後兩章只發揮得禮樂三重、看是何等樣道理。此禮儀兩句、正聖道之大之所在、所以不但說優優復下個大哉兩字。　三百三千是盡性的事、故禮非聖人不能作。　記之言禮也、有內心焉、君子愼其獨也。有外心焉、君子樂其發也。發即發育之謂、發育由於愼獨。故夫子教顏淵之爲仁也、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其教爲邦也、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蓋必克己復禮於其心、而後可以制禮作樂於天下。禮也者、至誠無息以純其德、博厚高明以大其業、體用同源之道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有天地之發育、有聖人之發育。聖人不可無天地之發育、天地不可無聖人之發育。天地發育、

工夫、而不好學問、又流入異端去。　此尊字是孟子良貴尊爵之尊。故不覺贊曰大哉、而天地發育萬物、聖人亦發育萬物、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也。其發育峻極之實、則三百三千之禮是也。先正謂發育就道貼二氣五行說、不必指聖人、恐與待其人句礙者泥。發育不貼聖人、則三百三千、却屬天地耶。又謂禮雖二句、專就人事說、物不在內者尤泥。只緣輕覷了禮字、此處直是揭個禮來還他道字的實落。前面說悠遠博厚高明、說覆物載物成物、都是懸空的話、舉章所謂悠遠博厚高明者何指、舉凡所以覆物載物成物者何事、則禮也。禮者、道之顯也。禮者、聖人所以位天地、協鬼神、惇五典、宰萬物者也。道之外無禮、禮之外無道。後兩章只發揮得禮樂三重、看是何等樣道理。此禮儀兩句、正聖道之大之所在、所以不但說優優復下個大哉兩字。　三百三千是盡性的事、故禮非聖人不能作。　記之言禮也、有內心焉、君子愼其獨也。有外心焉、君子樂其發也。發即發育之謂、發育由於愼獨。故夫子教顏淵之爲仁也、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其教爲邦也、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蓋必克己復禮於其心、而後可以制禮作樂於天下。禮也者、至誠無息以純其德、博厚高明以大其業、體用同源之道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有天地之發育、有聖人之發育。聖人不可無天地之發育、天地不可無聖人之發育。天地發育、

天地之禮。聖人之禮、聖人發育。橫渠先生曰、禮不必皆出於人、即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禮卽天地之德、天之生物、便有倚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正言聖人禮育、與天一也。只看周禮一書、眞個悠遠博厚高明、眞個覆物載物成物、而皆由於公之朝乾夕惕、不息心體、自然流出。　此禮本於天而具於心曰德性、造其理而履其事曰問學、就其在德性中、無後起之爲愚、曰廣大曰高明曰故曰厚。就其在問學中、不得少而已足、曰精微曰中庸曰新曰禮。體備曰德、流行曰道。循是禮以居上、則不驕。循是禮以爲下、則不倍。言足以興者、禮足以興也。默足以容者、禮足以容也。內外大小物我天人、一以貫之所以易舉九卦、而以履爲德基。此蓋存誠之本由是而馴致之禮日益、詳誠日益、積誠日益、充禮日益、洽德是至誠無息之德業。即是三百三千發育峻極之業。　千言萬語、只是禮者理也。內此心外亦此心、內此理外亦此理。　德性即天命之性、孟子所云、萬物皆備於我是也。聖人反身而誠、問已德無不全。君子是用誠之之功者、向來悱悱憧憧、顚顚倒倒、不知把個德性拋却在何處、其爲襲之、襲也。其實而今特推戴他出頭、使如天之有日、國之有君、妖魔盜賊一切屏跡如是、幾許他做學問工夫、應幾緜緜入扣滴滴歸源。此直於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中又透出個把柄在手來、煞是子思喫緊爲人、然即夫子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後來朱子謂涵養本原、思索義理者以此。若先無此一項工夫、也不解學問。就學問、也是俗學。若但有此一項

自用章

聖人之視爲下居上、初無或異。但在下則天下相與惜之、要其爲下之不倍、亦聖道之所以大也。而弟言其不倍於下、則又無由見其不驕於上。故兩章伸說、先爲下、次居上、究竟其道則一、爲下而不倍、焉得居上而轉驕哉。此章所舉自用自專反古三者、要知其受病在何處、只一妄字。彼雖愚不自安於愚也。彼雖賤不自安於賤也。彼雖今之人不自安於今也。不安於本分。便不勝其妄想。易无妄彖云、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匪正者、妄也。眚者、災患也。誠爲福倡、妄爲禍隨、此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之理也。所以中庸明道、只是一誠。事事依著眞理而行、自然災不及身。聖賢說道理上之可以經天緯地、阜物和民、登三咸五、而下之乃

以免譏。蓋上的地步儘寬、下的地步儘窄、甚矣人之不可以不誠而或妄也。孔子之論君子也、曰懷德、退一步來、便是懷刑。此之謂中庸之道。　自用自專反古、與下兩不敢及兩學字、是此章底血脈。蓋自用自專反古、他只是侮敢耳。妄者未有不敢。不敢又何患此。然聖賢只教人不敢不教人不學禮樂也者、以之治己則斯須不可或去以之治人則四海合敬同愛。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異學也。在下不能全制禮作樂之才、則在上安能致禮節樂和之化。故章首既引孔子語以爲爲下者之戒、章末復引孔子語以爲爲下者之勸。孔子於夏殷周禮、無所不學。則夫三百三千、何一不體驗過來。其所以經世宰物者、固已爛熟胸中。而發育峻極、大而無外之模、渾然全具。雖孔子固無藉修德凝道之功、而亦未嘗不爲修德凝道之事。修凝如孔子、則爲下可也、居上可也。子思以孔子立爲下者萬世法程、其意豈僅在從周不倍於下而已哉。　文爲書名、緣何也。當大事在三重內、只看伏羲畫卦、爲萬世文字之祖。是甚機關係的大有一事必有一字有一物必有一字字之點畫、皆往往曲象其字其物之形貌義理。況夫古今帝王之政治、聖賢之道教、宇內之民情物務、非是則無以信今而傳後。　分三項言、曰議禮制度考文、分兩項言、曰禮樂、宜一禮字足以該之。故子思前後只說禮、周子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則和即在理內、非另有一項所謂和也。樂也者、亦所以昭播乎此也。　雖說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其實不惟天子如周公、則亦有德位時者也。無憂達孝兩章、亦嘗稱述周公之禮矣。而此言學周禮、學周公之禮也。吾從周、從周公之禮也。使孔子得居周公之位、便可舉其學於夏殷周者佐天子、成不膺之治以樹百王成憲、而無如其不能也。夢見周公、正以此也。　孔子以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禮樂、謂非作而何。曰不敢也。周禮在魯假魯之權、因史之文、使周公禮樂不行於周而猶行於魯、不行於魯而猶行於史云爾。然且曰罪我者、其惟春秋。孔子不敢之心、蓋儼乎其如見也。胡敬齋曰、春秋天理之準的。即此不敢之心便是天理準的。而三百三千之所由出。春秋作而亂賊懼不即以見春秋覆載成物之功哉。不然、亂賊接踵、天下幾何其不胥而爲夷狄禽獸。

三重章

議禮制度考文、如何叫做三重。蓋天下重器、而非勢位之爲重、刑威之爲重、富強之爲重。此三者乃所以爲天下重者也。今人一順嬉一步履、能必在規距準繩中、自覺端凝厚重。人亦重之若率情任意、不擇言動、其人便褻無足重了。所以有天下者、舉竟禮樂文章、秩然粲然。則國脈自然壯固、人心自然懾伏。何等樣重。亦且天地受其範圍萬物受其裁成何等樣重。由是而天下之內有國者以之而重。其國有家者以之而重。其家有身者以之而重。其身有

顯仁、絜矩只是推己及人之法、而其所爲絜矩者、老老也、長長也、幼幼也、生財也、舉賢退不肖也、舍三重又何以行之哉。聖賢論理、地頭各有不同、要其爲道未嘗不貫故其得失之故亦未嘗不一。　愚意上章申說不倍、當就德位時言。此章申說不驕、不必復泥德位時、須置使民寡過說。民弗信從、無由寡過於民也。徹諸庶民、民皆由以寡過也。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無惡無射、永譽蚤譽、則寡過之備天下及後世也。其考諸三王以下、極言聖人制作、宏大悠遠、而又推原制作之本領、曰知天知人、則皆所以能使民寡過者也。在下者十分寡過、正在上者十分不驕之驗。所重既不在德位時、然則上焉下焉兩層、其又何所爲而設歟。曰、惜仲尼也。仲尼料酌四代之禮、以立百王之法、使其議理制度考文、必有超今邁古者、乃論於雖善不尊、尊不能納天下於軌物、而偕之寡過。彼上焉者、卽亦無徵不信、然已嘗居得爲之位、成一代之業、仲尼與之同其聖而不與之同其位之尊、此作中庸者所以非舉上下、而不勝其致惜也。觀後章緊接仲尼、且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益可見。　兩善字卽是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發之爲三千三百者。尊德性尊此、道問學道此。　爲下而倍、災必及身。居上而驕、其亦有災乎。不能本諸身以與民寡過、則亦何往而非災也。　本諸身、見非但議之制之考之而已。此禮度文者、一一從躬行實踐過來。本諸身而後可以議制考。不然浮文僞行、天下其誰與我。　有通三王之變而損益隨時者、不必一皆

蹤跡也。而道則同。故不謬。有開後聖之先而尙藉修明者、不能無爲於後也。而道則同、故不惑。可以質天地、可以祈鬼神、天地鬼神之受成於聖人者甚多、聖人亦安能拱手而聽命也。而道則同、故無疑不悖。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鬼神陰陽屈伸變化之妙也。知其理而作爲禮度文者、一以屈伸變化質之而又何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聖人仁之至而義之盡者也。知其理而作爲禮度文者、一惟仁至義盡俟之而又何惑。子思復推究到此、要以見贊聖人者、並根極至理、非有一字夸飾。　知天知人、即修凝之功也。看他是何等問學。天人之理無所不知、愈精徹則愈廣大所知之理。只是天人愈中庸則愈高明知之於心者無一非新所以復其故之體行其所知者無一非禮所以全其厚之量。　就天人而分言之、則有陰陽仁義。就天人而合言之、一誠而已。誠明者、誠無不明。明誠者、明無不誠。　天下寡過、非三重便能使之寡過。由三重之本諸身而能使之寡過也。動而世道兩節、全是此意。曰動曰行曰言、皆自君子之身而言也。曰夙夜、尤自君子之心而言。謂其無一念不謹無一息或間也。本其知天知人者以爲動言行斯能此道法則本其夙夜匪懈者以爲無惡射斯能永終譽。此動而世爲道者、不是教後世以不本諸身而道之也。行而世爲法者、不是教後世以不本諸身而法之也。言而世爲則者、不是教後世以不本諸身而則之也。故曰、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子思歎意、然是緊嚴。蓋亦有感於春秋時、文武之道、雖未墜於地、而禮樂失官、強臣僭亂、天下之寡過者少也。朝廷既無人焉起而振勦之。孔子以聖人之德、又不得位、而不無反覆叮嚀於後之作禮樂者云。　周家八百年之國祚、究竟一禮度文維之後世、雖無其實而猶不敢廢其名。其重如此、而況平能修舉其實者。

祖述章

章句此言聖人之德通章大指也。自二十七章言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下兩章、雖蒙上發修凝妙用、而未明有所屬。至是始歸之仲尼、著曰、此至德之人也、此至道之所凝者也。第子思不於仲尼說德、而於天地說德者、仲尼與天地同其道、即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仲尼、無庸分疏。朱子却於章內用點睛妙手、曰、此言聖人之德。正以下節雖言天地、有仲尼之大德小德在、而仲尼之大德小德、則此兩節是也。此節之爲大小德、下節自見。上節之爲大小德、則章句先下一語矣。曰兼內外、該本末。內外本末小小也、兼該大也。故於此單舉德字、已足。天地有是德、故其道莫大。仲尼有是德、故其道亦莫大。末句此天地之所以爲大、大者道也、而仲尼在焉。　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分開看便是小德、合幷看便是大德。而章句又於四者各分內外本末。蒙引謂內以心言、外以事言。內有本末、外亦有本末。本是大端、末是瑣節。此其本末之數、不亦無窮盡無方體也哉。次節之意、只此已具、故下特辟言之。無不覆載、無窮盡也。錯行代明、無方體也。先儒以錯行代明、爲流行不息。非並行不悖義。且與川流溥博侵軼。　祖述

憲章、分明是仲尼之考三王、俟後聖。上律下襲、分明是仲尼之建天地、質鬼神。　再從覆載行明、分開看、則不害不悖而爲小德。合幷看、則並育並行而爲大德。蓋物與道不自能並育並行也、必有所以爲之者、則大德是。不自能不害不悖也、必有所以爲之者、則大德是。不自能不害不悖也、必有所以爲之者、則小德是。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亦有其不害不悖者、亦有其並育並行而爲大德小德、所以同於天地也。然則大小有二德乎。曰安得有二。即德而言其體、則無所不包、故曰大。即德而言其用、則無所不入、故曰大。大有所不包、即小有所不入。小有所不入、即大有所不包。總是物也。此就聖人分上說、則尤易見德即性之德而具於心者也。無二心則無二性、亦無二德。只因天地本有是大德以爲萬物之所共託、本有是小德以爲萬物之所各足。而人資始於天、資生於地、則其心之所得以爲性者、大也小也、亦若是焉而已。以有是大德、故全體渾然、而萬理畢具。以有是小德、故因物行物、而泛應曲當。渾然全體者、即其泛應曲當者也。泛應曲當者、即其渾然全體者也。夫豈獨聖人爲然哉。而無如人皆失其固有之德也。於是大者漏隘、而小者固窒。無論見仁不復見義、見義不復見仁。即仁義所發、亦偏端暫時、而天機日淺。所以尊德性道問學、是原本大者、以致極其小者。即致極小者、以充周其大者。知大德小德之非有二德、則知問學德性之非有二理。學者誠希聖賢、非尊道、其何自而爲功哉。彼矯語本原、遺棄事物者、又何由而得窺聖人之大德小德哉。　同一大舜之孝也、井廩奉命、不害其娶妻之不告。同一周公之悌也、管蔡受誅、不悖其金縢之誥代。同一事君也、十三年之服事、不害於甲子之肆伐。同一傳國也、子啓賢之繼世、不悖於神宗之受命。即仲尼而論、同一乘禮也、陽貨之避、不害其南子之見。同一引義也、遲遲之吾行、不悖其明日之遂去。一管仲而予其仁、復斥其器小而不害。一仲由而訝其蹙、旋嘉其升堂而不悖。若此者、古今聖賢不可枚舉。要其千變萬化、何者不並育並行於沖漠无朕之中。居安資深而感而遂應此理。頃是魚躍鳶飛、廣大活潑。今人自把胸襟窄狹者、一切容受不得、所以輒害輒悖。　爲我兼愛、固無與於大德小德、陰與不恭、亦離語於敦化川流。　大德小德、要之無他、只一誠而已。誠之中無所不有、便是大德。有是理則必有是事、有是物。及事物之千條萬緒、便是小德。極其事物之所至不過只完得是理本然之量而無不早具於本然一理之中。故曰敦化。化即川流也。曰川流、流其所敦也。此兩句、活畫出個太極圖。又即是太極圖說。　先正謂修凝章發育之大、費隱章語大之大、並屬此章川流一邊、此不必過泥也。體用不能不分個地位耳。費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朱子以發育解尊德性、則初不屬川流矣。就顯徵言則曰費隱、就分合言則曰大小。大即是費、費即是小。隱不離費、費不離隱。大不外小、小不外大。不然、子思不總說個德字。　首提仲尼、次說辟如、次直言天地。說者以爲善贊仲尼、要知道理原是如此、人豈有二於天地哉。不顯之德即是上天之無聲無臭。末章之旨、早見於此。

至聖章

前章不曾就仲尼說個大德小德、故此下兩章特爲申說、而言至聖至誠者。川流。是德之四達於外。故言至聖至誠無不通也。敎化。是德之藴凝於中。故言至誠淵然天理也。至聖至誠、總仲尼也。合來是個誠明之聖。只緣德體無二、所以纔說小德、便關著大德。纔說大德、便關著小德。此章是申說小德、却一一就本體上指點、如大寶藏。非其有是具足於內、若何分見於外、兩下割截不開。此節即是立天下之大本註脚。非大德以立其本、則所謂小者非德也。是達道干譽、啣衆從欲之爲也。非小德以致其用、則所謂大者亦非德也。是淸虛空寂、滅禮棄法之爲也。四子書中言仁義禮智者多矣、未有若是之詳明者。就四德中各分四者、而於生質之殊、又有四者。大學章句謂必具衆理於此可見具衆理矣。此節無一字說到外邊有臨、與容執敬別、總就心體上說他本然之量、須玩足以字。聰明睿知、雖是生知之質。有是質、其四德自與人不同。下四足以、俱從上足以來。然用明誠之學、修凝之功、做到四者具足地位。雖非生知、而其聰明睿知、亦自與人異矣。古來君臨天下者、自二帝三王以外、有能當足臨之德者乎。其容執敬別、有能視此而無愧者乎。且容執敬別四者、何人不願是境、何日不有是事。問其曾於所當容時、一自檢點。曰吾其覓乎、吾其裕乎、吾其溫與柔乎。更於所當執時、一自檢點。曰吾其發乎、吾其強乎、吾其剛與毅乎。而齋莊中正、文理密察、皆一檢點於所當敬別時乎、未也。平時既無問學、當機又不審察、一昧糊塗苟且、罔不失已。夫人幸而得之、亦是天資所近。噫、要其心體具足、何嘗不與聖人同也。四德中少一件不可。謂足一件中欠一分不可。謂足。仲尼雖不居君臨天下之位、而實備君臨天下之德。必謂此章爲堯舜事、義有未全。寬裕溫柔等項、即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也。彼言發見之端、故略。此言全體之德、故詳。溥博淵泉、具衆理也。以時出之、應萬事也。溥博淵泉、如天如淵、總言其體、只是上節、以時出之、及見言行、纔是川流。川流章句、脈絡分明、往而不息。此從溥博淵泉勘出、說溥博便有脈絡分明意、說淵泉便有往而不息意。而溥博又就寬裕等項見得、淵泉又就五個足字見得。民莫不敬信悅可見德非聖人所獨。天有是德、以丕冒下土。至聖亦有是德、以丕冒下土。安得不盡天下而尊爲天子。大有是德以生育萬物。至聖亦有是德以生育萬物。安得不盡天下而親爲父母。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但贊至聖之德、便有不及無踪量。

經綸章

上章是就大德發明小德故於冲漠无朕中見其理之森然已具。此章是就小德發明大德故於功用流行處見其理之渾然全體。天下大經、天下大本、天地化育、皆言化也。經綸立知、皆言敎也。或謂經綸如何謂敎、大本如何謂化。曰經綸非敎、然自有經綸之者。其神明之所統、會則敎矣。大本非化、然必有本之者。其滀蓄之所散著則化矣。纔大德即是費隱、隱無可說、必於其可說者見之。故就大經說經綸、大本說立、化育說知足、見化之所敎、包涵其廣。若論大德本體、只有一個經綸立本知化、却有幾個大德不成。此須學者眷自理會。只就三項看來、說著經綸大經、便有立本知化在裏面。說著立大本、便有經綸知化在裏面了。然此猶帶功用說。至其仁其淵其天、分明只是一個、直指全體。然畢竟是形容贊歎、多著條件名目、未甚親切。子思說到此處、直欲人得諸意言之表。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正所謂神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傳。猶夫前言之上下察明者自見之、而卒莫能舉示也。然則大德畢竟如何、後章仍爲抉破矣。曰無聲無臭、所謂知之、蓋知此也。即天德也。然非聲臭所得而親、則亦非意言所得而見已。人倫不分則義而至於相混、不合即離而至於相畔。故須經綸究竟、合即爲分、分即爲合、原無二道。正倫理纔是篤恩義。篤恩義纔是正倫理。自聖人立身制行以及布政出治、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舉一錯、一恩一威、一伸一屈、一經一權之妙、用無非天地化育也。故大文曰知、仁義禮智、即在天之元亨利貞。知之不與之有二也。

忠恕、聖人之大德小德也。有學者之忠恕、求達乎天地聖人之大德小德也。　愚於此節細玩固字、竊謂此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即下章立心爲己、以馴致乎篤恭不顯、而與天載之無聲無臭爲一者也。何也。人之神智愈收斂則愈篤、篤則愈精明、聖人不倚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正此謂也。固也者、收斂篤實不使神智有須臾之滲漏、幾微之越軼不與聖人同其聰明聖知而達天德乎。此節蓋結上以起下、陳氏謂非孔子不知堯舜、未的。堯舜之爲堯舜、文武之爲文武、只此大德小德、故祖述憲章。　章句至聖之德至誠之道、不必泥其義、則德主條目言、道主統體言。

衣錦章

古之學者爲何而必要爲己。而此章是全部中庸結束、却把此做個入德成德的根基。合下便要立心爲己。曰道在闇然、只緣己雖一身分量、却大天地之能、由己。面成民物之性、由己。而盡君相之業、由己。而大聖賢之學、由己。而明前千百世之詩書禮樂、由己。而昭垂是合宇宙間之道以爲其己者也。而天之生之、亦合宇宙間之道以爲其己者也。夫然而己也者、色色完具、豈容毫髮缺陷、亦色色本分、豈容毫髮矜張。苟缺陷爲、便非爲己。苟矜張爲、便非爲己。缺陷且不可、而況喪失矜張、且不可、而況虛假。此中庸自開章以來、說了無數道理、却托始於闇然之修、以爲己爲心、而由省察存養極其至、以至於不顯篤恭無聲無臭而後已也。蓋己之分量愈大、則己之心思愈不得不細。己之功能愈廣、則己之精神愈不得不斂。不精細無以爲大、不收斂無以爲廣。心思之粗非粗也、物欲、累之也。精神之散非散也、物欲、擾之也。粗以益細、斂以益細、斂以益斂、迨於物欲淨盡、天理渾然而己。所得於天之分量全矣。天所付於己之功能、盡矣天下之平。非只一無聲無臭爲之哉。此眞理也。夫爲己者、固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愚其文之著、須看倒文字。他只要文之在內、而不要在外。則裏面的文原是日新月異、裏面日新月異、外面却只深沉韜晦、故闇然故日章。即日章即套在闇然內闇然者不自知爲日章也。　今人穿了一件好衣服、攞了一件好器玩、便像自己長些體面、增些光彩。至若挾了一副好才具、行了一件好事體、做了一篇好文字、說了一句好說話、益發要報得滿地人知。恰是好其文之著、那肯愚其文之著耶。這個念頭關係非小。外面整齊一分、裏面疏脫一分。外面精明一分、裏面糊塗一分。漸漸疏脫、漸漸糊塗。始而還要倚藉裏面、討人道好。既而直竟劃斷裏面、一味欺人。到此地位、更沒救藥。君子小人、胥壞懸殊。所以子思喫緊爲人分辨、怕稍錯著了脚。與第一章君子小人首尾相應、此的然日亡之小人。即無所忌憚之小人。人之所爭、只怕本心日亡。本心既亡、又何顧忌之有。　茅季偉殺鷄供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郭林宗便信爲成德之器。有以哉。今人決要世情討好、殺鷄供客、不知早失孝道了也。可知實心爲己者、斷不外面著脚、不向外面著脚、則其所作爲、却自有些趣味。有些道理。此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也。世無人才、實學衰息、父兄之教、子弟之率、弋取名利而外、罔知有他。而操計月旦、亦有識者少。以精詁詞章爲碩學、以權要奔趨、壁利傾軋爲殊才。以深藏曲謹、無所短長是非爲宿德。此倡彼和、一招百應。弄成一個蒸蒸騰騰浮僞世界。彼悃愊無華、繩檢自好、讀濂雒之書、講誠正之學者、若以此而遂時、亦未始非終南捷徑。若以此爲閉戶實修、希蹤古人、則未有不厭棄之、笑謔之、謗詬而排擯之。江河日下、將不知其所底止也。噫。　三百三千、也總是一個實心、周流無間。爲己立心、如何不文且理、教厚禮崇。雖是教厚、又要崇禮。崇禮却是教厚中事。　閻然之學、是眞學問。闇然之人、是眞人品。夫子之賜敎勿、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是閻然的極致。　知遠之近三句、即是格致工夫。馮少墟先生謂、格物、是格其知如何。致意心身如何。誠正修家國天下如何。齊治平中間執爲本、執爲末、執當先、執當後、節目明白、工夫纔得不差。以此知遠之由乎近、風之由乎自、微之見乎顯、格致精切、孰有過此。然愚意此段當開國看、入但知遠而不知有遠之近、知有風而不知有風之自、知有顯而不知有微之顯、此就重乎外者下頂門之針也。此固本章之旨也。人但知近而不知爲遠之近、但知自而不知爲風之自、但知微而不知有微之顯、此就重乎內者下頂門之針也。此亦本章之旨也。何也。所謂德者、固如此也。逐物非德、絕物亦非德。只看遠近風自從外說向內、微顯

從內說向外、當亦此意。　有了格致工夫、纔好做戒謹工夫。而章句以戒謹爲爲己之功、言此爲工夫者、猶大學以誠意爲自修之首也。前面猶是知的事、未曾做到自己身上來、故曰可與入德。　中庸明道之書、面開章言性、末章言德、蓋性爲道之所率、德爲道之所凝也。自賦畀而言爲性、自稟受而言爲德。修德復性、斯其爲全體中庸之道著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二句、提得警策。君子許多不可及處不說、却指他極隱微處、謂爲不可及、蓋關頭固在此也。若是爲己立心、懇他做到外面來規模極廣大、只是爲己。若不是爲己立心、懇他做到裏面來道理極切實、只是欺人。堯舜光四表、格上下、何嘗一分爲己。　敬信二字須善會、因動而見敬、因言而見信。此未動未言時、只是存天理之本然。緣何指個敬信、蓋傍著言動說。如於未發之中說喜怒哀樂、雖無其事而有其理。天理本然正萬理畢具之謂。　章句并言其效、不是就上文之進而并及之也。四個承上文只一意、皆就德言其還進。　均天下、平也。大學詳於用而略於體、非略也。其所言格致誠正者、前已詳也。中庸詳於體而略於用、亦非略也。其所言九經三重三千三百者、前已詳也。然就兩章正須參看篤恭而天下平、特以見君子之德盛化神有然耳。其中由己及人之序、修爲措置之方、有大德以宰之、有小德以給之。正非端拱廣居、一無所事而致之也。戒懼慎獨、恭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

失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篤也如是以篤其恭則夫寬裕温柔發強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合之固無或遺於大德之內而事之當有容者則見其寬裕温柔也當其執者則見其發強剛毅也當有敬有別者則見其齋莊中正文理密察也析之亦無或亂於小德之中而且博而不匱流而不息其所爲九經三重三千三百何者非篤恭之所廣運所爲老老長長幼幼內本外末能愛能惡亦何者非九經三重之所該備而謂天地萬物猶於以不位不育者未之有也故曰篤恭而天下平　不貳民勤不怒民威見民勤威之皆由於戒愼而刑賞原未嘗無篤恭而天下平之寶由於篤恭而致治原不可廢　篤恭而天下平而後見遠近風自微顯之合一不容舍內以爲外矣彼徒徇文爲之治者必無以平天下亦不容離外以爲內矣彼好爲高簡之治者必無以平天下　闇然也近也自也微也己遲說入幽隱處來人所不見也不動不言也益遲說入幽隱處來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收斂嚴謹到此地位眞是不顯眞是無聲無臭然却不是無物豈惟不是無物却是萬物皆備之全體故不單曰不顯而緊下倘惟德二字此聖學之所以不墮於虛寂也此無聲無臭者本是生初固有天之所命命此也吾之所性性此也卽以是而爲德言得之於天而具於吾心也無如後來人事紛繁情欲熾起向之一物不有者今不異蜩螗沸羹向之萬物皆備者今不異榛莽丘墟幾何其不淪而爲異類矣故苟爲己而知所謹卽予之以入德以己能從事於固有也及夫省察存發日以交戰而馴遣其極則曰不顯惟德蓋已猶夫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爲性者也於是直贊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德我德本非有二奈何人自二之而且遠之聖賢爲之深惘如是其提撕誘掖而猶冥然而罔覺也哀哉　自子思揭破無聲無臭眞是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聖人曰吾無隱乎爾眞是無隱乎爾　天吾見其有形也地吾見其有象也日月吾見其有明也雷霆風雨吾見其有聲而有迹也山川吾見其爲流而爲峙也萬物吾見其爲動植而飛潛也而上天之無聲無臭正可從此識取此皆無聲無臭吾見其爲律也下民吾見其作君而作師也天地萬物吾見其範圍而曲成也禮樂刑政吾見其咸正而罔缺也詩書六藝吾見其綱紀而考訂也常吾見其經變吾見其權也而聖德之無聲無臭亦正可從此識取此皆無聲無臭之體人以無聲無臭而爲體卽以是無聲無臭之體應萬事故萬事亦莫不具是無聲無臭之體生萬物故萬物莫不具是無聲無臭中來也　天以無聲無臭而爲體卽以是無聲無臭之體此一本之所以萬殊萬殊之所以一本也此物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也當夫未發則謂之中及其已發則謂之和總是物也故朱子曰無聲無臭者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　無聲無臭而九經三重三千三百皆不外是故曰視之弗見聽之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蓋誠之不可揜也如是夫　知遠之近三句智也內省無惡不言動而敬信仁也始於圉然終於不顯勇也以達德行達道亦以達德修至德德修而道無不行矣　無聲無臭則自不倚不倚中也又極乎常初無玄妙庸也　自圉然以至於無聲無臭有不容躐等而進爲異端　曰不顯則一以敬密爲用與彼之認空爲性搪塞墨緣者異矣　王魯齋先生謂周子通書直接中庸以中庸終之以誠通書首之以誠也愚謂太極圖說亦與中庸相繼中庸末言無聲無臭圖說首言無極太極故朱子亦卽以無聲無臭釋之　馮少墟先生曰今人多不肯用戒謹之功者未知本體責任不容鬆耳天命謂性卽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萬物也命如君命父命師命然君父師之命皆著於聲臭而惟天命不著於聲臭命我既如此其重而又無聲臭可卽念及於此喜懼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愼不覩不聞雖欲不戒懼不敢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知之豈敢不畏知本體之難發自知工夫之當盡先生此條語誠透切危悚中庸固當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此則舉其大要而歸功於敬學者所宜更爲加意

中庸講義下（終）

中庸補注一卷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鄭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之謂道修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傚之是曰教

補注生而限於天是曰天命凡分形氣於父母即爲分於陰陽五行人與百物各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陰陽五行也性之大別各以氣容接於耳而聞則恐懼有忿懥有忿懥君子雖未對人亦如是爲動輒失道而不使少疏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鄭注愼獨者愼其閒居之所爲小人於隱者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眾人之中爲之

補注篇末言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所不見謂其內之志與此節之文相足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與上節之文相足蓋及其見也端皆起於隱及其顯也端皆起於志意以人之所不見故曰獨志定而事必一如其志君子愼

類而同類之中又復不齊故曰天命之謂性有生以後則有相生養之道亦如氣化之不可已經傳中或言天道或言人道天道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也人道以生以養行之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也凡人倫日用無非血氣心知之自然故曰率性之謂道然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所行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修者察其得失而使一於善非於道之外別爲法制也故曰修道之謂教篇內又以修身修道連言身之實事是爲道道不可不修明矣

之不使涉於私慝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鄭注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補注中和者動靜俱得之美名喜怒哀樂中節卽可以言和其未發也雖赤子之心無知亦卽可以言中論喜怒哀樂不惟未發以前無所容心卽發而中節亦無所容心也論中和之實則合天下事無不自中出無不以和爲至故曰大本曰達道篇內言尊德性與上兩節之文相足言道問學與此節之文相足德性曰尊所謂戒愼恐懼所謂愼獨是也問學曰道此所謂致是也德性譬則身之血氣也問學譬則飲食也不保護而自耗則其血氣與廢飲食之養無以增長吾之血氣其爲二事甚明以喜怒哀樂言中和性情之德無一人不可語於此也以中和言大本達道孰能盡之哉致中和者其功非於發與未發也由問學以擴其心知至聰明聖知達天德乃爲致之所極凡位其所者中也萬物育焉該凡位其所者言也萬物育焉該凡遂其生者言也凡位其所者天定者也本也凡遂其生者人事於是乎盡也道也孔子對齊景公問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蓋天地位萬物育

無適而不可見也本亂必害於道道失必害於本

中和雖分言之致中和之功一而已矣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鄭注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爲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補注庸卽篇內所謂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由之務協於中故曰中庸而猶乃也君子何以中庸乃隨

時審處其中小人何以反中庸乃肆焉以行陸德
明釋文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當是魏晉
間仍有古本未脫反字者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
補注民非知之而能之也由於先王之禮教而心
志純一謹厚無私慝僩肆之行則亦能之蓋生養
教化盡於上使民有恒心故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補注執其兩端如一物之有本末首尾全體無遺
棄也其斯以爲舜乎言舜之知而又如斯是以爲
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爲舜舜之言充也
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
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鄭注予我也言凡人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
辟也自謂擇乎中庸而爲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
愚又無恒
補注人不自以爲知則心常兢兢庶幾少失未有
自以爲知而不動輒得咎者也人倫日用之常由
之而協於中是謂中庸則審擇而知其意守之勿
失亦人人可與於此者自以爲知雖知其意旋必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失之禮記義疏云罟罔也擭謂作檻也陷阱謂阬也穿地爲坎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鄭注拳拳奉持之貌

補注服膺弗失謂如持物者奉之著於胸間不少置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鄭注言中庸難爲之難

補注流謂遷失也和與物同易遷失君子常德不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

矯強貌塞或爲色

補注流謂遷失也和與物同易遷失君子常德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鄭注南方以舒緩爲強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

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社猶席也北方以剛猛爲強

鄭注言三者所以爲強者異也抑辭也而之言女

補注厭服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鄭注此抑女之強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

矯強貌塞或爲色

補注流謂遷失也和與物同易遷失君子常德不

求異於人貴和而不流卓行不苟同於人貴中立而不倚有道由塞而達無道終於塞皆貴恒其德

終始如一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鄭注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義疏云司馬法文傃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謠諑以作後世名也

弗爲之矣恥之也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也

補注素隱行怪謂舍常行之道而專鄉隱僻以矯

異於眾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鄭注言隱者當如此也唯舜爲能如此

補注依乎中庸於人倫日用之常道無不盡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不見知不悔

君子之道費而隱

鄭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侈也道不侈則仕

補注許叔重說文解字曰費散財用也故其義爲散之所廣徧君子之道雖若深隱難窺實不過事物之咸得其宜則不可徒謂其隱乃費而隱也後知不能盡舉人事之全言之也雖粗鄙小事聖人亦有所不辭夫婦之愚不肖可知可能至于聖人之知不能盡舉人事之全言之也雖粗鄙小事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盡舉人事之全言之也雖粗鄙小事聖人亦有所不辭偶涉飛潛上下以見物性之自然上下著明故引詩之亦人之願望所宜然故語大至於莫知紀極語小至於纖細難剖皆有所宜之道其費如是

儒以隱爲道之體是則有所指以爲道非聖賢之所謂道也道卽人倫日用以及飛潛動植盈天地之間無或違其性皆是也故下推言所謂費而不隱文理甚明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鄭注與讀爲贊者皆與之興言匹夫匹婦愚耳亦可以其能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極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舜好察邇言由此故與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焉況於聖人能盡備之乎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盡兼行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補注及其至也自近至遠自略至詳該括不遺之辭夫婦之愚不肖可知可能至于聖人之知不能盡舉人事之全言之也雖粗鄙小事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者多矣而皆不可廢也人所憾於天地亦人之願望所宜然故語大至於莫知紀極語小至於纖細難剖皆有所宜之道其費如是引詩之辭偶涉飛潛上下以見物性之自然上下著明故引詩之曰言其上下察也然則不以爲深隱難窺可也後儒雜乎釋老之言以說此余無取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鄭注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

補注察乎天地卽所謂上下察天地間之物盡若是矣道者事物之宜散觀之莫不有宜也費也察

而不隱人自不能窺耳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鄭注言道即不遠於人人不能行也

補注而若語之轉以爲興下文以爲同上所謂費

偏及事物言之皆不遠人者也人之爲道若遠人

不可謂之道案隱行怪之非道明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

以爲遠

鄭注則法也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

尺寸之法此法不遠人人尚遠之明爲道不可以

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鄭注言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

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

補注法在所執之柯以比度所伐之柯視之既審

或不免微差猶謂之遠可也君子治人之道非自

我立之法不過以心之所同然者喻之彼之心以

爲宜然未有不自改者斯可以止矣是誠不遠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鄭注違猶去也

補注不願者人之常情發乎自然者也己不願受

知人亦不願受於施道之務在無憾相去不遠矣

君子之道四巳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

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

胡不慥慥爾

鄭注聖人而曰我未能明人當勉之無已庸猶常

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於人有

餘不敢盡常爲人法從禮也君子謂眾賢也慥慥

守實言行相應之貌

補注人之常情於人易於求盡以此反諸身則盡

道矣凡所當盡者行之誠不易亦可知勿責於人

矣自古施於人而不願其難受責於人而已槩未

能天下國家之所以亡也行易不足言易有餘不

敢盡其謹可知言顧行有言必其有是行也行顧

言恐不逮其言是自棄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

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鄭注素讀皆爲傃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
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
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
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其身
鄭注援謂牽持之也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曰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易猶平安也俟命聽天
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畫
布曰正棲皮曰鵠
中庸○補注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樂爾妻帑
鄭注自從也邇近也行之自近者卑者始以漸致
之高遠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
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鄭注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
補注凡實有之未有能揜之者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
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鄭注保安也名令聞也
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
鄭注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
以鬼神之氣生也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僾
之貌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
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
倦乎
補注洪範初一曰五行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皆
推本天道言之陰陽五行氣化之良也鬼神卽以
名其精氣爲品物流行之本故曰體物而不可遺
未有能遺之以生者也古聖人因以祭祀事鬼神
明乎天與人不相隔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鄭注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爲之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者曰栽築牆立板亦曰栽栽或爲滋覆敗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鄭注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鄭注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之有大夫其實大夫爲大功之喪得降總麻是大功小功皆達乎大夫

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

義疏云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昆弟但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

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明於事父以孝不用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鄭注纘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上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鄭注末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爲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也

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明於事父以孝不用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

義疏云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昆弟但不臣者皆以本服服也

三年之喪二焉

補注三年之喪該凡爲所受國者三年君父之義一也父母之喪該曾祖父母祖父母齊衰三月期

者君受國於曾祖其祖與父或廢疾不立而皆在
先有祖之喪則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
薦其時食
鄭注修謂掃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
服也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
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
齒也

鄭注序猶次也爵謂公侯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
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其
鷄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
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
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也逮
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
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
補注序昭穆據子孫之昭穆無爵者在阼階前西
面北上昭爲一穆爲一列凡二列昭與昭穆與穆
齒以次而南序爵據族與賓之有爵者文王世子

篇論公族朝於公曰內朝以齒外朝則以官其在
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此序爵事兼同姓異姓之
明證特牲饋食禮嗣子舉奠之後神事將終賓與
兄弟以次相酬曰旅酬前此主人酬賓賓奠觶于
薦南及旅酬之初兄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
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所謂下
爲上也發酒端曰舉此時不兼賓弟子肖賓有薦
南奠觶也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
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
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
兄弟西階前北面眾賓長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
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賓如初儀此賓
拜揖復位眾賓及兄弟交錯以辨皆如初儀此賓
酬兄弟行薦南之觶也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
之儀以辨此行弟子舉觶于長兄弟北面答拜
受者賓觶于誰旅酬之禮如是既旅而後賓弟子
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
于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各祭卒觶拜長皆
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
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

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
亦所謂下爲上也此時賓黨一黨之弟子皆有
事乃旅酬之餘禮爵皆無算東西交恩通好不以
次算也旅酬爲大目該無算爵在內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鄭注踐猶升也其者其先祖也踐或爲纘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
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鄭注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示讀如實諸河

干之實實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序爵
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
補注郊謂冬至啟蟄之郊及四時迎氣兆五帝於
四郊是也水土之神曰社社非祭地周禮后土與
社爲二是其明證郊禮大社禮小舉二者以該事
神之禮上帝尊言事上帝則百神在內禮不王不
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周祖文武以后稷爲祖之所自出故立后稷廟爲
太廟王季以上遷主藏焉文武之廟皆曰世室以
下穆之遷主藏於文世室昭之遷主藏於武世室
又立四親廟禘於太廟禮曰毀廟之主升合食而
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
昭其一牢穆其一牢祝辭稱孝子孝孫秋祭曰嘗
禘禮大嘗禮小亦舉二者以該宗廟之禮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
蒲盧也
鄭注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敏猶勉也樹謂殖
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爲謀蒲盧
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

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
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補注蒲盧二字疊韻形容之辭蓋古有是語夏小
正雉入於海爲蜃說曰蜃也者蒲盧也與蜾蠃同
名蒲盧取義可推而知政雖利民不得其人皆適
以病民有隨人轉變之義然則蒲盧蜾蠃也夫子
答哀公問政止於此下文承夫子論爲政而推廣
之以論學王肅私定家語並襲取之以爲夫子之
言謬矣
故爲政在人

鄭注在於得賢人也
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鄭注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人也讀如相人
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補注道之大目下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
交是也隨其身之爲君爲臣爲父爲子以及朋友
徵之踐行身之修不修乃見修身以道言以道實
責諸身也道之責諸身往往易致差謬必盡乎仁
盡乎義盡乎禮然後於道無憾修道以仁者略辭

中庸○補注　三十五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
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鄭注言修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
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
補注事親務於仁孝也知人務於達禮也知天務
於達禮也尊卑長幼親疏貴賤天定者也
鄭注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

中庸○補注　三十六

補注天下之事盡於以生以養而隨其所居之位
爲君爲臣爲父爲子爲昆弟夫婦朋友繫舉其事
皆行之不可廢者故謂之達道指其事而言則曰
事以自身行之則曰道不務踐行則身不修行之
差失則道不修上云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求準之
仁義禮無失以大共之理言也是爲隨事審處之
權衡能權之使輕重不爽則知也然不徒曰知而
兼言仁者世不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者也又兼
言勇則强力不可奪以三者行之庶幾於仁義禮
無憾謂之達德人皆宜實有諸已也
仁至義盡之謂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注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此達道也利謂貪榮名也勉強恥不若人

補注知仁勇之德人咸有之亦人咸反之已而不足者也既反之己而不足則疑行之以是未能盡道然惟務乎此日新不已下學而上達始焉不足終必能足舍知仁勇其於達道更無所以行之者

中庸○補注

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鄭注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鄭注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時使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鄭注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

補注羣臣位卑宜加體恤恐情不能自達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鄭注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

使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爲餼餼廩稍食也稿人職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鄭注一謂當豫也跲躓也疚病也人不能病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注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鄭注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大平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鄭注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形謂人見其功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變之久

道不順乎親不順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鄭注言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鄭注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鄭注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鄭注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也有至誠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知之也有至誠則

則化而性善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孼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
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鄭注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
禎祥妖孼蓍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爲至
誠能知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
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鄭注言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有道藝所以自道
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鄭注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
高厚日以廣大也徵或爲徵
鄭注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
厚博厚則高明
故時措之宜也
鄭注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
猶上下
平天地又欲其久長行之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也
鄭注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可一言而盡要在至
誠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鄭注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鄭注此言其著見成功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

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

鄭注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爲至誠者亦如此乎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

鄭注興謂起在位也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鄭注保安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鄭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

可從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鄭注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鄭注今孔子謂其時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鄭注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也廣大猶博厚也溫讀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鄭注興謂起在位也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鄭注保安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鄭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

可從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鄭注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鄭注今孔子謂其時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鄭注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鄭注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以明

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鄭注三重三王之禮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

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鄭注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

中庸○補注

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

徵或爲證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知人也

鄭注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易

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

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

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爲大也

鄭注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

同道徵或爲證

焉幬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幬或作燾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鄭注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鄭注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鄭注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鄭注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鄭注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故人人自以被德尤厚似偏頗者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忳忳懇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誠貌也肫肫或爲純純

鄭注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末亦不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鄭注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爲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鄭注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温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温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鄭注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居其德亦甚明

矣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
害於己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
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鄭注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相視
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
于屋漏屋漏非其人也況有人乎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
爭
鄭注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于宗廟之中人皆
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樂無所爭
也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
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鄭注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
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
色
鄭注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
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鄭注輶輕也言化民常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
如毛耳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鄭注倫由比也載讀曰栽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
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
其聲者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
淵浩浩然後善

此本爲戴子高先生鈔本中縫有德清戴氏長
留閣正本字內有校字及圈識皆子高先生手
筆也此書不在戴氏遺書內孔氏段氏二刊皆
未收入豈其未之見耶東原先生尚有大學補
注一卷惜今亦無傳本不獲與此本同刻也後
學鄧實記

中庸補注

中庸切己錄

乙丑仲春

華陽洪子靖署

鑑
堂
校
奥
輿
劉
氏
刊

南豐謝文洊著
吳興劉承幹校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千古學術之不明以致世道人心之陷溺者皆由於本原之不正耳本原不正則工夫不切工夫不切則功用成就適足爲禍害之案耳是以子思子憂道心

切必先擧出本原推其義之所由來正其名之所由在使學者志之所向途之所趨昭然知所歸往不至旁皇跂蹐然後下手中其肯綮循而進生機躉躉及其成功巍巍蕩蕩可與古帝比隆方見頭正尾正體用一貫內外一脈然後知吾儒學術世道人心之所賴一日不容昧千古所必由彼異端功利之學徑塗逆此闢彼歸其得失利害粲然如指諸掌學者奈何汶汶於此乎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朱子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

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可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之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可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

平常將不爲苟且淺近之爲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
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故非有甚高
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汚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
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
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愚按朱子此二
段文字於名篇之義已訓得的確精密無復遺憾而
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之學只須持此勘之
則體非體用非用其爲偏頗疵陋自應無遁形矣請
中庸首宜三復

朱子曰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
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
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
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
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又曰近看中庸於
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
繩貫棊局之不可亂愚按前段是就頭緒分析處說
後段是就血脈貫通處說然必窺見聖賢述作傳授
之意方謂之讀中庸讀者多矣曾有此見否

南軒張氏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
已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
後可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
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尙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

顧涇陽先生曰伊川性卽理也一語說得直截分明
亘古亘今顚撲不破卻亦有个來歷書云惟皇上帝
降衷於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曰衷曰則非
理而何但不如拈出理字尤覺易曉耳愚謂顧先生
眞知言者蓋吾儒之所以異於二氏大本大原只在
於此二氏以覺爲性曰虛曰寂只就覺而言不知覺
只是二五之精可以言心而不可以言性性乃無極
之眞卽二五之德是也二氏論性粗之則爲覺體總不跳出二五之精其二五之德無極之眞爲
無極之眞者則全然鶻突惟吾儒直認無極之眞爲
性故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伊川曰性卽理也知性

則知命然在命只可云大極在性始有仁義禮智可實指耳吾儒與二氏根本差處只在機微眇忽之間至其末流之異種種懸殊更不待言關異端者於此處勘破纔是傾巢搗穴然而難言也非極深研幾未易語此○註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語錄又云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俱覺有相待之意其實理氣不容有毫髮間理到氣到氣到理到此處極難措語在體道者深思而得之○洪鈞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亘千萬古生人生物何處有空隙何時有休歇其所謂命難道是上帝諄諄命之人物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可見此道乃四海九州亘千萬古人人本分內事其所以生出許多歧見者不是向內地穿穴鑿孔便是向外面起爐作灶總緣不知道本於性只率性便是道率性二字孟子指點得最親切如愛親敬長出於孩提之童怵惕惻隱出於乍

見孺蹴之食嘗死不屑如此等處皆是本性中眞機不容已處以此推之何事不然只如徐行後長此心便安疾行先長心便不安父坐子立心便安父立子坐心便不安卽求之至淺至近如洒掃應對穿衣吃飯以至一頤一笑皆各有个當然一不得當便自過意不得旁觀者便自礙耳礙眼此非性而何所可體者習染既深天機梏喪所行出來皆是率習與性相背而馳猶自安之以爲固然耳故爲學者認得率性二字眞切於日用動靜纔有个本領一毫不由人力私智矯揉造作卽造到聖人地位存神過化出奇不測皆是性分所固有非有一毫增減於其間然後知之權故曰人者天地萬物之心雖有氣質不齊然有理爲主自可變化○欲識此語蘊奧再於費隱鬼神二章採取

正學不明說著一道字便象一清虛元妙之物立於風塵之表不可以尋常測度卻不看朱子解得極其平實曰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若此則只是人生所必由故夫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可見此道乃四海九州亘千萬古人人本分內事其所以生出許多歧見者不是向內地穿穴鑿孔便是向外面起爐作灶總緣不知道本於性只率性便是道率性二字孟子指點得最親切如愛親敬長出於孩提之童怵惕惻隱出於乍

聖人之道一日不容昧于古所必由行之萬世而無
弊者與夫百家衆技支離偏曲天淵不侔皆根於所
性故耳故學者貴在於知性
修道之謂教總因氣質來非氣質不齊無用修無用
教率性是自然的使人人皆賢智則人人自然何用
修聖人立教似亦贅矣惟不能無氣質之偏則率其
自然祇率其偏而已矣故聖人爲之立法裁制使歸
於中正本然非有所增益之也太極圖說亦曰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亦是此意故學道如只師
心自用不守聖人之成法終遺大弊於後主教者尙
愼之朱子曰修者修其過不及以歸於中要根氣稟說來聖人只自修而教恩已寫其中兼成已成

物說而下文戒懼愼獨致中致和皆修道之事○聖人之所以裁成輔相全
藉此教古先帝王道統所以傳之萬世而無弊而三
綱五常之在天地開幾危而不墜已晦而復明正賴
有此教耳彼以虛無寂滅爲教以刑名法術爲教壞
人心亂天下聖人所必誅儒者所必闢總爲其害道
傷教耳然又有身爲聖人之徒口誦聖人之言受其
生養之恩享其人倫之樂而不能爲之扶植正道護
衛正教以圖報於萬一已自可愧而又陰附異端邪
說之門爲之揚波助瀾以益其潰防決隄之勢此其
爲罪豈之何等而後足以蔽其辜邪
朱子曰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
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
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
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
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豈無須臾之頃可
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
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
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
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口
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
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
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豈遠
哉愚按道不可離須著如此說方是聖學脈絡若如
龜山以寒衣饑食出作入息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爲
無非是道百姓特日用而不知此則墮於釋氏之見
後有一種學者竊釋氏之緒餘猖狂自恣謂道本自
然惟嫌簡擇兒人用工便加譏笑皆是此毒在其胸
中辨之不精必爲所惑朱子又有一段說得精切故
備錄之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
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
在天地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
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
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

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
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
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
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不但文義之失而
已也

朱子曰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
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愼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
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
所謂不見是圖也又曰不睹不聞不惟人所不知自
家亦有所未知雙峯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
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

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的說思慮未萌是指後
面的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
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
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
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
看此二句方說得文意眞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
於此見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愚按朱子之意
得雙峯一爲洗發已極明朗果於須臾兩字似覺貼
切但人生在人倫日用場中職分最是難盡則何往
而非事稍有空隙豈得遂無經營然爲時亦甚暫矣
夫中者天下之大本若要將中和分致則須是致中

工夫倍於致和工夫然後可今致中工夫不過用此
暫爾之頃餘時俱是致和則用勝於體豈得不爲逐
外工夫似倒置矣有是事乎且曰防於未然似覺多
事一念惺惕卽是見在工夫無論有感未感今於未
感之前又著一防未然之念則是明淨目中又生一
雲翳矣愚意謂不睹不聞卽獨知之地本文只說不睹
不聞睹聞原屬外有形聲爲之對不睹不聞則無形
聲屬內矣若爾則獨知之地莫見莫顯正屬內亦尙
未有形聲之對何必深求一步以爲此不睹不聞乃
已亦不睹不聞正是未感未動之時則本文何不徑
曰戒愼乎其所未感恐懼乎其所未動不更貼切而
必借外用字而以爲不睹不聞乎本文原自坦易明
白其意蓋謂修道者只於外面可睹可聞處戒懼而於
內地不睹聞處便放怠則是密於外而疎於內其離
道也遠矣故須於內地不睹不聞處用戒愼恐懼方
是根底眞實工夫然此不睹聞處似是隱似是微其
實莫見莫顯獨知之地時時呈露一毫自欺不得安
得不愼此獨知之地何時可離動時亦此獨知靜時
亦此獨知喜怒哀樂未發可以言靜獨知之地須是
力閑邪思雜念務求廓然大公此便是致中工夫喜
怒哀樂已發可以言動獨知之地須是力察過與不
及務求物來順應此便是致和工夫靜存可以言致

中然在動用不忘收斂整頓意思便是存養亦便是致中動察可以言致和然居處時不忘防閑簡點意思便是省察亦便是致和所以致中致和亦無截然界限總不離一敬字密之又密久之又久不期中而自中不期和而自和矣○朱子曰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愼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閒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愚謂不愧屋漏與愼獨只是一事不可泥一與字其用與字不過因此二語各見首尾二章故欲兼言之耳程子他語又曰孔門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愼

獨是守之之法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又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觀此三則只在愼獨可見與不睹不聞只是一事若必分說不幾遺卻源頭只引人在第二坎上用工乎程子又有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修此者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矣觀此段言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則不言愼獨可見彼此相該可以互舉非二事也明矣○大學正心章不言工夫以其在愼獨內故也故大學言愼獨即兼誠意正心在內中庸言

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念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除箇工夫曰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愚讀此論斬斷幾許葛藤決破幾許疑惑誠快事也捨此而欲更進一步便墮禪捨此而欲趨外一層便墮霸惟此處是聖學血脈針芥不容差也○朱子曰道固無所不在而隱微之閒乃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閒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閒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

愚按大學十目十手之嚴已說得令人悚然而此段
尤爲暢發蓋人能愼獨則百僞千邪盡從此處除根
大賢至聖盡從此處起手此處即幾也周子曰幾者
動之微而吉之先見者也此動無時不動但最微此
先無時不先故恆見故愼獨之學即研幾之學○戒
愼恐懼四字煞是著力非如畧綽收拾的話古人每
於此處用極重字句如兢兢業業如戰戰兢兢如臨
之在上質之在旁如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如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皆於獨知之地謹潭不敢放過古人必
是見得此物有幾許危殆幾許滑縱最易搖蕩最難
收束故不敢用半句輕鬆話恐誤後人不淺而後人

以輕浮之氣質受惡濁之習染乃生怕勞苦好占便
宜於古人警戒叮嚀之辭一一斲削令壞以爲自己
出脫地所以百人學道無一二成職是故耳

中庸切己錄

此則沈空潛寂幾於槁木死灰尙得云中平程子固
云靜中自有動動中自有靜則靜豈終然寂滅之謂
雖無外物之感然敬處便是微微運行如必說到界
頭盡處則必如禪家所謂前後際斷然後可禪家此
境亦須參究曰久參逼到無可奈何處纔得忽爾見
前亦非是隨時便有然與吾儒大本之中已自天淵
不侔矣今欲指實中體乃遂撥歸絕念寂滅之境則
彼混禪之士堅執宗門教異之說又豈得爲非耶且
吾儒爲學全靠此思如思曰睿睿作聖思者聖功之
本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之所繫如此如何可絕
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又曰屏息思慮思

其紛亂則須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事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以程子之言觀之則雖欲絶之亦不可得而絶也李延平於靜中體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既有體認獨非思乎思與喜怒哀樂亦說不得一般喜怒哀樂是由外來感觸而動不由使作思是自己使作而動至於體認之思則又與著力推索微有不同只是惺惺照管令在不令走逗其間便有箇領會處耳然不屬之思亦不得也程子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說不可求固是戒人助長然既有存養則屬之有意乎無意乎

無意則存養亦無有存養則說不得不著意既已著意則又在思一邊矣艮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夫艮者止也位卽當止之所也該動靜而言動時當止之所和也靜時當止之所中也旧則不可原不廢思而此直欲以無思爲未發不大異於艮象之旨乎程子既思卽是已發一段正是動中自有靜之發耳但語路隱躍○朱子曰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愚謂既有能知能覺者便有所知所覺既云知覺不昧又安有知覺空懸而無所知覺之理如明鏡當臺必照著物除是以匣藏之以帕蒙之便爲所蔽若置在臺上有能照之體便有所照之物不須假借不煩等待蓋虛靈之禪家以空寂爲宗亦不以無所知覺爲貴故其偈有曰不見一法存無見猶如太虛生閃電不知一法守空知大似浮雲遮日面禪宗尙如此況吾儒乎朱子又有曰心之有知覺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愚謂耳有聞目有見必有所聞所見之物方謂之有聞有見豈有無所聞所見而謂之有聞有見乎除是閉目塞耳而後可一開目有能見便有所見一通耳有能聞便有所聞然耳目可以蔽塞心之虛靈塞他不得不是

正知正覺便是邪知邪覺斷無邪正都斷空空孤立之理人身與天地原無兩樣天道何嘗有頃刻停息卽如一日之夜正萬物收斂之時可言未發然日月星辰何嘗不運行氣化生息何嘗暫止一歲之冬正萬物閉藏之時可言未發然嚴凝之候和煖不絶洞瘁之時花實不廢何時不感通何時不寂然如必以運行斷絶爲寂然則陰陽七政亦須暫時凝立以候再新之機耶恐運者如斯不舍晝夜之理不如是也朱子又曰使大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覩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愚謂此言固是但既以無所知覺爲未發

之中又安能不使人不空虛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
夫中也哉朱子最不喜呂氏由空而後見夫中之說
以爲不陷而入於浮層者幾希殊不知知覺不昧而
無所知覺其爲空也莫是過矣陷入浮層之擺獨當
爲呂氏懼乎○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
靜字程子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
便是難處學者莫若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靜中自有動動中自有靜二語於此可以會得愚最服膺程子此段說話看
他語路極是斟酌最堪玩味所謂有物卽是所覺之
物決不是指能知覺者如能知覺者亦無則死矣尙
何靜中可言乎這裏便是難處見學者須自悟非言

語可得拈似也莫若先理會敬又有下手處與人又
不引入恍惚中去此正得孟子引而不發之法學
者莫只草草看過○或問陽明先生曰好色好利好
名等心固是私欲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曰畢
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
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
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
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
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
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愚謂
觀此益可以會未發之中氣象矣求中者固是助長
以爲當下卽是原未嘗失者亦鹵莽也○又問寧靜
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
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
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
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
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
靜厭動之弊中閒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
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
爲主未必能循理愚謂觀此知靜坐時觀喜怒哀樂
未發前氣象非通行無弊之法矣未四語繞是備者
大路舍此哲旁豁曲徑也循理而靜方是備者之靜無所知覺則理亦空矣因

此爲靜豈不墮禪○或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
屏息思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曰念如何可息
只是要正因當自有無念時否曰實無無念時曰如
此卻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
懼卽是念何分動靜愚謂觀此則未發時說不得無
所知覺也明矣此段最明快眞暗室一燈也
雙峯饒氏曰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育是有此
理但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東陽許氏
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
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心正氣順則自
然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

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弟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覽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耳愚謂當局雖有大小所被雖有偏全然而本領則一本領中和也德也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世有有德而無才者亦只是氣質用事故有長短若其德從工夫造就而成則氣質自化盛大流行才不足言矣故程子曰大賢以上只論德不論才故責學者亦只當責其德不當責其才取世人以才亦因其德不足姑以才言耳學者以德自任須驗之於一身一家到得沛然自信後以之治天下國家如

輕舟揚帆一日千里矣○朱子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愚謂人各有時位就見在之時位自有見在之功用即不幸而値顚沛患難以至喪身隕命自已處得綵髮無歉一身之位育自在未嘗有損○新安陳氏曰由教而入之　者其於致中和位育之事雖未敢遽望及此然學問志向之初亦所當考而以之爲標的也思謂不但當以之爲模的以爲後日指歸之地即今做愼獨工夫便是位育的實事內外人已不間毫髮不煩等待人不欲立此身便是天地萬物的主宰一毫推委不得學者詩大開眼孔看取自家一身萬勿暴棄○羅念菴先生詩曰天地即吾心吾心天地似萬物生其中擴然無彼此大哉聖者仁痛癢猶在已一夫不獲所終身用爲恥時運有通塞視世行且止或可訓四方亦以善問里心在力自隨焉別遐與邇道大誰能加味此細民耳君子重絮餐勉旃好學子此詩乃融會西銘之意而成其警策最在心在力自隨焉別遐與邇所以程民法中庸者規模殊不然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朱子曰君子之中庸也發得極其精透中庸二字朱子或問於名篇之義已發得極其精透然愚謂從來愚不肖者多屬不及尙壞道不得惟賢知者識高力大一不中正便壞道有餘其意只是不肖庸耳聖人說出這箇庸字固是至理然救賢知的意居多註怕人將庸字看得淺近故又補天命所當

然精微之極致二語必識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之所以不能庸者還是識庸則庸亦難言矣戴賢知庸不眞看庸太淺近耳○註以體字對反字妙體則因其固有者而循之反則一任私智矣體字固是身體力行然兼有精察之意故朱儒每說體認體中有認不是冥行認從體來不是知解此是爲學工夫最親切處反中庸者只爲欠此耳

君子只一念之閒時時戒謹恐懼便盡了中庸之道小人所以反中庸者只一念頹然自放便到無忌憚的境界人品有天淵之別只在一念敬怠之閒而已矣所以中庸道理□□如是深如是大其實下手只在此處註因一而字翻作兩層似亦太泥○東陽許

氏曰既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閒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凡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愚謂一部大易只一時字穿透然其精蘊實不外乎中庸只是易更發得委曲詳盡耳○註謂君子知其在我小人不知有此又特重在知亦由不明故不行之意看來須要知之眞○藍田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焉稷顏回同道當其可而欲肆其奸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當其可而欲肆其奸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惟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必誅而不赦者也愚謂無忌憚小人有兩種一種自放於禮法之外張膽明目不顧行檢此種小人稍有人心者便知惡之不足畏獨是一種行事狂悖而又援引聖賢道理以文其奸世閒無識者便爲其所惑害世教壞心術獨此爲甚此呂氏

之所指也子思所謂反中庸還在此種小人身上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聖人歎這一箇至字全部廣大精微無不包在裏面天地閒道理若從聰明氣魄上來任爾做到奇特元妙沒頂的處所那知又有一件可以上得他唯有這一著子極其易簡極其平淡卻是無窮的變化無窮的炫爛皆從此出更無一種道理與之作對所以云至末後無聲無臭至矣與此相應○民鮮能只是知愚賢不肖氣稟不齊故耳欲變此氣質以能中庸要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是說勇智者之智賢者之仁是氣質上來的有偏要具知仁勇舉舜只是說智舉回只是說仁舉子路只

歸在學上來纔合得中庸非智無以明非仁無以守非勇無以斷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智盡仁至勇神方能中庸故曰惟聖者能之此一支大意如此

○呂氏曰眾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二語說盡學者的病痛上句是賢智者所墮下句是愚不肖者所墮亦有都墮者厭常喜新多爲異端所眩亂質薄氣弱多爲物欲所誘奪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註確○無此道卽無此世界此道自當萬古常行常

明然而又復不行不明者總是人以氣稟用事而不知學耳此亦在長世教之無其人王道衰熄學術多歧令天下之民惘惘莫知所適從亦氣運使然耶可歎也○不行由於不明不明由於不行知行相須纔說得合一後儒所謂合一將知行部位俱紊亂矣貴盡辭說徒足以爲知行病也○新安陳氏謂知者氣清而質欠粹賢者質粹而氣欠清愚謂此處實無可奈何惟有一法凡氣清者知更易便當努力去求行質粹者行更易便當努力去求知爭奈氣清者便一向只向只見得知當求行便不將爲事質粹者便一向只見得行當求知便不將爲事究竟不行之知知必不

精不知之行行必不中知行俱徹此學術之所以偏也○日用常行之中事事有箇至當之則誰無日用常行然知至當之則者爲誰聖人此語點醒人從當下識道最爲警切然此道雖只在日用常行之中卻不是心粗氣昏者可以知得須如文王小心翼昭事上帝纔是眞精神如不具此免不得墮在粗昏網中與蚩蚩之眾同其廢興而已可憫也○禪家亦有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之語似與飲食知味一類其實不同彼之所謂神通妙用不過此靈覺之體而已運水搬柴何一不是此靈覺運用但要識此靈覺之體至於運水搬柴之中節與不中節彼則無論已

聖人則必以中節者爲道一事中節卽一事中之太極也知味者是知此味好禪者來此竊弄不得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雖是歎道不行卻是歎知道者少乃承上鮮能知味而言知者知之過賢者又謂不足知愚不肖又不足責道何以得明程子曰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終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卻難人只被這箇知不通透謂此處實無可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程子奈何以力行爲淺近蓋不知道雖孝讓敦篤亦只是淺近知道雖灑掃應對亦是深遠學人不可不達此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註精詳○自用之人怕你如何聰明只是小智之所
以大處只是一箇虛公便莫可限量然虛公二字最
難世人不論無智有智必喜見長決不能自忍只一
箇形骸之見如何消得此病在講學中人尤易犯不
可不痛自省察此病除去則本領已得纔好從事於
學問將世間事大小精粗一一理會過久之胸中洞
然以此處分天下事目無全牛矣○此中只是一箇
在人在已總分不得當眾論不同之時一人有一人
之見及至聖人提掇出來裁斷一定則合眾人都共
這一箇中人心各各快慰無遺憾矣方見得是天則

○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
即此便見伊川造道深處充此便是耳順境界今人
聞常人言語不鄙厭則忽略適足以形其淺耳○註
廣大指隱惡光明指揚善許多嫉忌攘竊之人讀此
可自鏡其狹隘曖昧之醜○註然非在我之權度精
切不差何以與此本心虛公即權度也從事學問以
中爲歸則精切矣若著得一毫我見便粗而不精隔
而不切○愚讀此章覺自己滿腹粗傲幾幾墮無忌
憚之小人矣悚愧無地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不能守處不是爲私欲所勝便是爲意見所奪然尙
有私欲意見可以勝得便是知不眞處若是眞知則
只有這一路可走視私欲意見如罟擭陷阱矣又何
患不能守○聖人說箇罟擭陷阱分明示人以中庸
而外皆罟擭陷阱也周行如砥舍而不由罟擭陷阱
紛紛自驅愚一至此哀哉不知者固可哀知而不求
實有諸己者尤可哀○觀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
弗去是也必兼弗去言方算得是智之實中庸言知
而能守方算得是知之成到得能守後其意與初知
時又不同此纔是眞知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
得一善不是事節上說乃心地進境也如定靜安慮
居安資深等境顏子氣質純粹進一境便實是一境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亦不待十分把捉只提撕照管
便在○藍田呂氏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
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
敢緩數語說得到補勉而進之尤妙非勉進則畫地
而守口矣得一境便守一境守之既熟則又進一境
非守到滯洽處亦不能更進也此中消息非强毅不
息優裕不躁者烏能知之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

中庸之德至廣大至精微雖是無所不包卻又一節難名著不得一毫色相須是平平淡淡向自己一念獨知處靠實下手久久純熟自然契合若舍卻此處工夫則中庸一途眞成絕徑矣○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總是才智氣節上事註云倚於一偏凡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最當總緣氣質上發來故未必純粹與本體工夫陶鑄而成全體大用無絲毫遺憾者自是不伴然才智氣節之士肯收拾全副精神專志內用則中庸又何不可能○天地間偏鋒事雖奇特卻更易得合且有精彩有滋味又足以起人

羨慕故漢唐以來其閒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者代不乏人求一能中庸者卻不可得至宋方得數公明與亦不可謂不盛然帶偏雜者亦有之可知中庸之德之難能也○朱子曰天理渾然無過無不及苟一毫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閒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眞痛癢語也正愼獨人無可奈何處○備中庸之德者時而均天下國家便均得中節時而辭爵祿便辭得中節時而蹈白刃便蹈得中節時不至事不起又只渾渾穆穆若一無所能者豪傑生質之美做得來便違道不遠久天理自明自然威大權重萬私俱摧折矣到此方是眞勇亦卽是眞知○和而不流是不爲情所勝中

能入聖人之室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强者陽剛之氣天地非此無以施功君子非此無以成德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雙峯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纔說風

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愚按此段論南北陰陽亦屬至理學者會得此意則陰陽妙用隨處窺測得些子○註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此本之文中子自知者英白勝者雄二語來南北之强都是勝人惟君子之强是自勝只這一點子私心能有幾多盡世閒轟烈漢子不能勝之而爲其所勝陸象山先生曰私心如七重鐵城以其堅而難破也此處亦別無技倆惟有向一念獨知之地嚴禁自欺省察克治果斷行之工夫既

立而不倚是不爲俗所移不變塞是不爲利所誘至死不變是不爲害所怵○今日風俗頹靡可謂極矣力量稍稍不定便爲所收攝而去學者於道未必遂有眞知然須是十分堅忍力與之敵方能稍稍自固若只委靡悠忽鮮不沾泥帶水以沾泥帶水之心跡而欲學道眞所謂蒸沙作飯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註每有智仁勇分貼最醒○素隱是生心行怪是發事內外相符一毫不爽後儒闢異端費盡詞說總出

不得此四字範圍可知異端之學夫子之時俱有只是先王之澤尙未泯且有夫子在門人遍滿天下故彼不得倡其說以惑世而世亦不爲之惑但此種人亦有一段眞精神成就其學後世自有一種氣稟偏僻的人與他相感應且正學漸衰眞儒不出其說爲得不昌熾如說欺世盜名二氏中實證者恐此四字還看淺了他○此等人只因初頭見地一差無人救正不幸遂做成了殺卻天下後世人心可懼可懼○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章說道體最盡蓋道體不能直指只於其用之充塞處見其體之充塞雖說得極其廣大然廣大之中又有歸著不墮莽蕩費說用隱說體中間著個而字便見得體化用中不得離用以見體也體用一源顯

自有所不能止恐非聖人心口中事也

中庸之道只是布帛菽粟學者倘於功利根作祟一點盡便有悔心彼半途而廢者只是功利根消殺未開熱念不肯休去便覺得此道淡泊不耐遂與道中眞味相隔不由不廢即素隱行怪者究到微處指是已視人之知不知如浮雲之過太虛有何加損而爲其所動雖然論語曰人不知而不慍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聖人每以爲言何故蓋此蓄最是向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章說道體最盡蓋道體不能直指只於其用之充塞處見其體之充塞雖說得極其廣大然廣大之中又有歸著不墮莽蕩費說用隱說體中間著個而字便見得體化用中不得離用以見體也體用一源顯

微無閒於此益可見○此道何所不在不容爾避就簡擇只要於費中識得此隱耳人生天地間出作入息紜紜擾擾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如在萬頃波濤中任其推盪一毫主張不得須是識得此隱一握握在手中庶幾得以自由隨上隨下而又不爲其所轉移豈得主張自己即宇宙萬化皆由我這裏主張而去所苦者人人一雙眼睛只知逐費那箇肯回頭認隱故程子曰別人吃飯從脊皮上過我吃飯從肚裏過噫古今來大抵鶻突誰肯緊著牙關細嚼細咀粒粒穿破得其眞味也哉眞味只在小心翼翼中

舉夫婦聖人天地只盡得一費字總是道之發用然

卻盡道不得故天地猶有餘憾莫載莫破語特奇註以無外無內四字詮之尤精妙總見盈溢充塞莫可測量莫可窮詰其費爲何如用既如是體卻最微禪家所謂芥子納須彌須彌藏芥子亦只是這箇意思○朱子曰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爲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的事他大本大根處原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愚謂聖人之所以爲聖全在大本根處知得徹至於古今事變禮樂制度有所不知固無害其爲聖然恐不能立事故亦須學然大本根處既已得之則學此亦不難

故學聖人者且以大本根爲急務也

朱子曰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愚謂未子此語雖從氣機渾淪處說然學者胸中卻要洗刷得清楚不可與禪家知覺運動是性無分別蓋動容周旋須中禮方爲至理出入語默須中節方爲妙道然本文原以鳶飛魚躍爲言似只指知覺運動未嘗及中禮中節處肯回頭認隱處如此則子思所述不大滲漏乎其實不然古人立言非一語所能盡須通上下看此下八章皆以人情天理之極至爲言節節有工夫節節見天則此章不過提明一箇渾淪頭腦而已雖曰愚夫婦所與知與

鳶飛魚躍同一氣機鼓動自然而然末後造端二字遂有工夫在內天則卽於此顯矣且引用鳶魚子思之意雖只在飛躍上著精神然必戾天必於淵則各止其所而不亂一定之理亦未嘗不於此見以此下此章雖只指知覺運動卻與彼教瞿頑佛性大有分別在也○程子謂鳶飛魚躍子思吃緊爲人處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魂愚謂程子此言正見道無不在本於自然無一毫作爲然而又引孟子之說則又不離工夫蓋必存心而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但與鳶飛魚躍又似不伴鳶飛魚躍只率其性之自然何工

夫之有而曰與之同活潑潑地者得毋相繆乎此亦有故盖天理雖一而分不容不殊物得氣之淸故靈頑者惟聽氣機使作而已靈者反人得氣之淸故靈頑者惟聽氣機使作而已靈者反得以自主張於是可邪可正故心不存則天機亦復喪失心一存則恆性一一迸露但不可滯蓄太過則天機反爲所累耳若說縱任自然無處不是則大失程子打合子思孟子之意矣故同一活潑潑地同中自有分別其同處在天理流行鳶魚飛躍與民生動用皆無一毫造作其分別處在物得道之偏故飛者只能飛躍者只能躍人得道之全可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然須心存則得以收攝其本然之全一逐於外則一身之耳目視聽亦多窒礙所以願涇陽先生曰有本體卽有工夫無工夫卽無本體語最精到也

然程子所謂弄精魂者一聽氣機使作不見本性流露學禪而不得透脫者多聖此○雲峯胡氏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道之自然亦著不得一毫私意愚謂鳶魚飛躍乃道之飛躍與鳶魚無干民生動用亦道之動用與民生無干此中意味不肖者以縱任失之賢者又以造作失之總是私意脫卻私意纔知必有事焉勿忘勿助之妙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亦不過如此上蔡謝氏曰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又曰若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則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昔人已拈得躍然在目學者試於閒中忙中時常舉起一思看

朱子曰夫婦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愼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愚謂愚夫婦居室之事乃自然之知能與鳶飛魚躍一般總是化機鼓動得他如此子思引此只是見道之廣大無物不有至鄙褻處皆道所充塞故耳至造端乎夫

婦方是指用工處於此處戒愼是於人欲海裏尋出天理來過得此關眞有入火不熱入水不濡手段釋氏防淫遂至絕欲不知男女搆精乃造化發育生生不窮之本於此絕去則逆天害理第一件罪過當與縱淫者同科必如朱子云云始爲大中至正之道亦卽是學者愼獨謹微之要不可不佩誦也○造端是君子工夫及其至也是君子功用若不歸結到工夫功用上來則所謂道之體用亦無著落處

第二支自此起以下八章小而身家大而天下幽而鬼神明而禮樂總是說道之費而隱在其中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雙峯饒氏曰始言中和

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遵道不遠以極於遠孝皆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須臾閒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愼獨是也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令同此倫類之中另立一區世界遺害於無窮可憐不可名之爲道如異端之教總緣源頭認性一差遂世間聰明漢子無不爲其所染胸中見解隱隱攝入外面雖爲名教所持不敢顯然叛去然在倫常之中

自近而遠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夫婦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愚按饒氏此論最爲疏朗將許多頭緒收得條理井井令人一目瞭然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匕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前章極其廣大故此章收歸於實不可無前章見地不可無此章踐履但前章造端夫婦便已有著落此章不過即造端之意而詳言耳○人只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只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人道此乃天理之自然故曰率性之謂道倘離卻倫常日用做出一樣奇怪難行不近人情的學術這便是將人性反了如何通行得去分明是一條斷港絕溪不可名之爲道如異端之教總緣源頭認性一差遂令同此倫類之中另立一區世界遺害於無窮可憐世間聰明漢子無不爲其所染胸中見解隱隱攝入外面雖爲名教所持不敢顯然叛去然在倫常之中亦不過外強中乾而已視離而去之亦不難也只此道不遠人一語何等簡要直切曷不平心退步取而咀嚼之○人之爲道而遠人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在細心體道者密密自勘

人人木身自有此理只是爲氣所拘物所蔽在我只提撕他令他拓其拘去其蔽則彼身之理自復原非取我之所有以益彼也朱子曰不是將別人的道理治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的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之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於此可見人人各得無欠無

闕不必相借卻可相通以古人治今人亦只是這箇以一人治天下人亦只是這箇○以人治人改而止若看做姑息以待人便不是須是盡到十分完足方叫做改或曰十分完足便是聖人矣責人不已苛乎曰此非苛也只是盡其人固有之性分而已聖人原不是奇異之人與常人亦只一樣謂之聖人者乃常人而肯盡分者也謂之常人者乃聖人而不肯盡分者也今若叫人要做聖人便似過高只教他盡自己的性分恐怕亦是推委不去的事下面引孔子自責處可見聖人亦只是盡常人之所當盡而已子臣弟友不做到十分完足又豈有止得住的時誨人不倦正是望人十分盡分惟惓惓無已處但質有不同則教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宜耳

程子曰忠恕兩箇字要除一箇除不得上蔡謝氏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二則說忠恕最盡○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纔是推己及物愚謂此段說得甚覺累墜然甚像做工夫人儘力extrude勉的心事學者不可不玩○盡字內有無限的省察克治無限的困衡動忍必使天理剛然不昧私心一絲不留方說得盡推字內有無限的體恤顧慮無限的經權常變必使人情無不洞達事勢無不周到方說得推此二字做來終身儘受用得過到純熟時節則仁矣○說箇要盡畢竟還有盡未及處所以說違道不遠若到仁境方纔全體是道○爲學也要有些見地體認頭腦親切方好下手不然人心是箇最難降伏的只說要盡他如何肯盡只說要推他如何肯推有許多扞格艱苦不情願的所在故須要得些不容已的意思在胸中然後固風吹火不甚費力方有日充月長之效若全靠矯強安排恐做

來做去終會厭倦

子臣弟友聖人以爲未能聖人實是見得此處有無窮無盡的分量難滿足處常人纔說盡得數分便自覺能稍有拂逆便來歎所遇不順總是根器淺劣只看聖人此段氣象安得不要造到人倫之至○世間至性奇情之人做得來便自動天地感神明有許多驚人處聖人做的只像更平淡更不及他一般然聖人之所謂未能又不是欣慕那奇異的只是看見這性分內有一箇恰好的天則自己時時歉然惟恐違了這天則雖在這天則上已自無剩無欠了然自己的念慮卻只覺得未盡此一念覺得未盡處便可以爲

天下萬世子臣弟友之法則天下子臣弟友之所以不能盡分者只緣自見得盡旣自見得盡便相將見得君父兄友的未盡了如此相責無已便有不忍言的嘲變方知聖人這一念覺得未盡處不惟令天下愚不肖的不敢安於不足卽賢知的亦不敢以爲有餘而天下之爲君父兄友的亦無一不見化於此一念中眞是集卻幾許和氣消卻幾許不祥然後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者定○世間愚不肖的多是向君父兄友前要利賢知的多是向君父兄友前要名有了這兩念在裏面於聖人所謂未能處如何揣摩得著○註云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二語極

其簡確說一箇庸德高明者便視以爲甚易一視爲易心便粗氣便浮裏面便不得實只此平常日用之間有幾多不安貼的處所非除盡意見消盡氣魄小心審耐一味天眞用事的人不知此踐實二字之難也說一箇庸言高明者便覺得平淡不中聽此心便馳騖向鬧熱精彩上去啟口動舌誰能制得住古人於此用幾許危懼的告誡要之只是維持此心此心若存時言便不敢放肆如宋劉元城是何等忠誠的人只不妄語三字其中囊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契肘矛盾不得一致必力行七年而後成此便是耐苦謹言人的樣子古今篤實踐履之人未有不從

事於謹言者也此節將言行反復申詳彼此互攝諄切懇到將學道人一肚的元妙見解通身的肥滿支撐一齊收拾到極眞實的骨子上來政不一日三復的嘲變方知聖人這一念覺得未盡處不惟令天下愚不肖的不敢安於不足卽賢知的亦不敢以爲有餘而天下之爲君父兄友的亦無一不見化於此一念中眞是集卻幾許和氣消卻幾許不祥然後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者定○世間愚不肖的多是向君父兄友前要利賢知的多是向君父兄友前要名有了這兩念在裏面於聖人所謂未能處如何揣摩得著○註云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二語極

是願外稍一願外便不能正已便不能反求便是行險徼倖之根不願外則一槩掃除不來境緣上討些子便宜任是如何總粘縛他不得眞乾淨眞澈落眞風流人豪也正蒙曰聖人盡道其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以此見道本自然只存神便無○蘊田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慊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之人未有不從

耐苦謹言人的樣子古今篤實踐履之人未有不從

的道理不過如是要之只下面正已二字盡之一似全靠本色殊無作用其實神妙作用俱出於此雖是將利害禍福證之度外究竟利莫利於此福莫福於此縱權禍害亦世俗以爲禍害我則得卻此已於萬物之上福利莫大焉○貧賤富貴夷狄患難四境亦只是總常變大槩曰無入則盡之矣其間順中有逆逆中有順種種變遷不能擬議君子正已以行於其中固是周規折矩操守嚴明如太山屹立萬古不動又且精義妙道機宜曲當如流水活潑方圓任器總不外居敬以立體窮禮以致用無論自修處世只有這條學術所貴精神貫徹莫愁途路崎嶇○性分既

盡則至足者在我自然灑落自在此是本體上見出來的氣象與境緣上沾滯者較之一則跼天蹐地一則海闊天空彼此不能相愉矣雖然誰無此樂人苦自棄絕耳○史氏伯璿曰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此之謂見在愚謂此語可以消人打算心可憐世人只在打算中過日子何曾識得見在

一思正已則竭一生精力只足了此一事那有閒工夫去陵下媢上怨天尤人稍有一分陵媢怨尤之念便是放鬆一分自已若是全體刻責自已則陵媢怨尤之念消矣如日午正中立表其下旁影盡絕若日光稍昃則旁影隨出分毫不爽學者於獨知之地最好自勘

居易俟命則主人翁素已樹立只候那一境來此道理不過如是要之只下面正已二字盡之一似全靠本色殊無作用其實神妙作用俱出於此雖是將利害禍福證之度外究竟利莫利於此福莫福於此縱權禍害亦世俗以爲禍害我則得卻此已於萬物之上福利莫大焉○貧賤富貴夷狄患難四境亦只是總常變大槩曰無入則盡之矣其間順中有逆逆中有順種種變遷不能擬議君子正已以行於其中固是周規折矩操守嚴明如太山屹立萬古不動又且精義妙道機宜曲當如流水活潑方圓任器總不外居敬以立體窮禮以致用無論自修處世只有這條學術所貴精神貫徹莫愁途路崎嶇○性分既

自足以發付他所謂道前定則不窮是也小人心地只是一味營營逐逐得隴望蜀這一境來便被這一境使那一境來便被那一境縛總是無了主人翁只在私欲上頭出頭沒那得不忙亂○居易即花以易知之易包儉能在裏面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何處不自在○居易行險只是喻義喻利之分○游氏曰居易未必不得也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得也窮通皆醜此語透朗之極可以醒世

無境不有正鵠爭奈昧者惘惘果能擴洞微燭幽之眼藥臨淵集木之心則志正體直挾弓審固之要法不外乎此自應視蝨如輪豈有發而不中

中庸此章與前章最爲平實盡情人人之所能行前後說得極精微極廣大處總離不得這箇根腳學者當親切著眼不可鶩窕放過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中庸一書可謂精微廣大闢發無遺然恐人馳騖於高遠貽弊無窮故於前此二章發得極其平實而此

章又復丁寧俾學者不得躐等而進然學者亦有兩樣有高明者有篤實者高明者所見超頓而行有不逮只成悶念之狂故須反就篤實斯爲成德篤實者於踐履中體認漸臻高明更爲純粹無疵所以孔門教法只是下學而上達爲千古通行無弊自餘門路總歸偏駁篤實如欠體認則亦不能入聖 ○誠明章人之室只成獨行之士而已

以下分天道人道言天道者屬高遠言人道者屬卑邇

舊說以妻子爲卑邇以父母爲高遠非是豈可以父母爲高遠若爾則事父母且緩且先和兄弟樂妻孥父母自然順如此則不成道理矣夫子贊詩是就詩中庸切已錄

上說見得人家能如此則父母必順原無高遠卑邇之見子思引此以明首二句總見得順父母宜兄弟樂妻孥是修身齊家實事最切最近人不可不先從事於此爾高遠自在言外若不從家庭做起則後面幾許神化事業何由得到以此見侈言功効而忘卻基本者決屬虛誕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舍陰陽而言鬼神正是指靈處說靈即張子所謂良能良能是也良能二字可謂洩盡秘藏程子謂功用謂迹蓋指寒往暑來日往月來風雨霜露榮枯開落顯然可見處說似屬盛字意乃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眾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愚按張子作正蒙竭盡恩力如良能二字及此則皆其體認最精密處讀者不可草草 ○雙峯饒氏指鬼神爲形而下吳氏又指氣形而下此俱不可解夫子分明說視不見聽不聞安得說形而

中庸切已錄

下易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則有形有象氣是體此器者安得以形加之大本原處乃有如是差錯又說甚窮理此在朱子已然後儒遂因之愚於此大有所不安也

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也愚謂此款說得陰陽道理渾合無罅隙消融無渣滓其實只是語大莫載語小莫破之旨然非體認親切不能如是簡透也若是形安能入毫釐絲忽安能

包羅
天地

使字若就陰陽氣機鼓動處言則何不曰使目能視

耳能聽心能知覺就天地言使寒往而暑來日往而月來就物而言使能飛能鳴能榮能枯就此等處說豈不更顯何必又拈祭祀眇茫的事來証愚謂使字不過轉語辭如設使假使之謂耳其意蓋云鬼神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遺何處驗得如使天下之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則有感必應便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不是不可遺又何嘗因不見不聞而墮眇茫也哉蓋鬼神雖無不與人質通然人心平時散漫如何得昭著惟當祭祀時是關聚自己的精神以關聚天地山川祖考的精神於此處看體物不遺倍覺親切耳且又以徵感應之理之不可誣也若說是

鬼神使人去盡誠敬則都是自然而然毫不由人則聖人於祭祀時誠人要盡誠敬繁委曲折著爲典訓俱贅矣於感通之妙亦覺索然故體物不遺似只於在上在左右處見不當連齋明盛服亦說在內雖知悖註然於註終不得釋然故存之以俟質○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不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觀此則愚益洞然無疑矣○虛齋蔡氏曰不是齋明盛服了然後有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也只就祭祀所見如此見鬼神之無所不體耳若必待齋明盛服然後有箇洋洋在上在左右則亦未爲體物不遺矣愚謂鬼神之體物固不因人之敬怠而有無但人

顯之理以承祭祀爲言者只爲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耳愚觀延平此論遂益自信謂是令學者有入頭處雖道須時時去祭祀又難道是祭祀時便有工夫可用非祭祀時便無可用乎總是以祭祀爲例要人時時畏敬儼然如祭祀時耳以此觀之則愚每舉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爲工夫血脈益洞然無疑矣○虛齋蔡氏曰不是齋明盛服了然後有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也只就祭祀所見如此見鬼神之無所不體耳若必待齋明盛服然後有箇洋洋在上在左右則亦未爲體物不遺矣愚謂鬼神之體物固不因人之敬怠而有無但人

能敬則與造化相關通不敬則鬼神雖未嘗遺人人
卻遺鬼神矣
雲峯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
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
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
朱子又加以眞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
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
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卽造化陰陽之
理也有是理則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
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
之所謂費也愚按此段分疏亦明白然不欺二字指

人道用工而言乃誠之者之事不息二字又指功用
而言玩至誠無息註云旣無虛假自無間斷則不息
乃從無虛假來唯無妄二字纔是天人命脈正切著
誠字本義大易所謂物與無妄是也更加眞實二字
竊疑爲贅○此節雖就洋洋如在以見不可揜然卽
一以例餘見處處不可揜惟爲軀殼之私所蔽便自
昧昧度日倘能克去己私則聲欬周還息息爛熳矣
盤托出學者亦領悟否
朱子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理恁地有托
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
再生然非其常也又學者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
解云在天言其旣沒而其精神在天此是如何曰便
是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旣有此理
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
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
二氣之屈伸若朝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已明卻反

驗之一身自父母生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夜
作息夢覺熟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愚每見學者說
到此等處便覺是高遠不親切其實最要明白此處
不明卽日用常行有許多謬妄蔽惑處故謝氏葉氏
叮嚀學者要如是窮究愚故於先儒語中摘其絶去
顚頊十字打開之語數條以與學者商量萬勿付之
鶻突
朱子曰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
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
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
神看得到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說道
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愚謂此二則已和
盤托出學者亦領悟否
朱子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理恁地有托
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
再生然非其常也又學者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
解云在天言其旣沒而其精神在天此是如何曰便
是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旣有此理
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
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

要人白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道理活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愚謂釋氏因果輪迴之說儒者固正然要曉得彼亦是在精魂裏面窺見些子消息故將來作活計穿鑿執著欲以立教故墮於謬誕耳然儒者自己若無憑藉只硬執不信亦覺莽世間亦每有變異的事須是自己倒斷得去如朱子此二段議論豈不與彼教相近然全要識得箇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的道理清者歸清濁者歸濁其間造化條理固是難以擬議然一半由

天一半由人天人合一自相感通明此則精魂之理思過半矣

問遊魂爲變聞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朱子曰遊者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厄窮病的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的久之漸漸也自會散愚謂聖人說箇遊魂爲變一變字原活便有不可測識處今若硬定說散了便死煞有通不去處然而散者常也

問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其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情不知其所存也朱子曰聖賢所以爲歸全安死者亦是無失乎其所受於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以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宴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愚謂人爲異端之說所惑入於骨髓雖賢士大夫亦隱隱有身後果報之見卻不知此正是功利種子使身後定是一歸斷滅則德便可以不修乎其如爾秉彝何我之所當保全者此心此理耳只爲當下不可放過身後之事自是天地間陰陽公理我何容心焉然而此理不可不明故程子有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以此知孔子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若非是實信得過又豈以夕死爲可學者於此處不透過終墮醉夢窠臼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

精脈豈不昭昭乎又曰人以爲神則神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愚按上蔡之言一準於理而已矣可者理之可祭者不可者理之不可祭者其鬼神其鬼不神全在乎人人則一準於理是人鬼之交豈有一毫私意妄行於其間哉死而致生之死而致死之皆私意也故謂之不仁不智

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者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朱子曰祖考亦只因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的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同流

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遵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漫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事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愚按此段論祭者與所祭者相關處最警策見得天人統同一氣又復條理井井惟祖考亦是公共之氣一說尚覺闊發未透愚曩者每有祖考來格之疑難道祖考精神寓在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甚處待祭時便從那裏來格而先儒只謂自家精神自有來格的道理愚按此段發明實心實理無此實理徒具實心不過是要福之念總歸於妄祇見其惑

已極力體究如何信得及

北溪陳氏曰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最好誠只是眞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苟無實理雖有實心亦不散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決不吾享大槩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的道理愚按此段發明實心實理無此實理徒具實心不過是要福之念總歸於妄祇見其惑

世人昧昧總不窮理賢智愚不肖無不爲土木偶人所驅做成世界可歎又可笑安得見有道之世此風一廓然也

問中霤竈門行人之所用者有作有止有動有靜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朱子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銷鑠了愚謂人心是箇天地鬼神底樞紐心正則氣無不正心邪則便有邪氣相應人可不自收其心乎

藍田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耳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然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

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愚謂觀此二則學者益不敢不愼獨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饗祠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歸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常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譎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

謎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尙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之茫昧而已矣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眞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謂交於神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僞日滋其閒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匪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故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辨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爲衆說所咻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動於

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識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爲一事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爲異說所溺矣愚謂學者能於此篇細玩則知此理不可不窮勿以爲不切於日用而付之漫然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中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德至聖人則德無有不備孝亦德之一節耳非所以限聖人然孝而至於舜其孝已入聖境故有聖人之德極孝之德極人之極奇境遇只在庸德中造出庸德人人盡然畢竟不如舜者中庸之人人可能也○舜以孝遭頑鬫之親極窮苦之難亦只有鬪盡憂思竭盡氣力以求順事而已原不藉些子外故境來湊助至於尊富亨保末不是他意中事故稱舜之孝只如孟子所爲中庸乃以尊富享之至性言之到極處不過借舜以事發之耳故此章極言感應之理以見舜之孝德之人古今聖人之所以同也末言不可不勉即夫

此章說出一段天人感應之理乃窮天道之至精者

全是勸戒之意惟雲峯胡氏得其旨曰栽者培之是

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爲居易者勸傾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爲行險者戒矣夫勸戒似爲中人說若上智何用勸戒世間上智之人有幾故聖賢教人每不忘勸戒之意且此段道理又不是假設的人每見有德者未必培無德者未必覆便生出幾許疑義適足以見其淺陋耳卽如孔子大聖雖不得位顏子大賢雖不得壽然萬世廟祀子孫亦蔓於學宮子孫亦得沾一命之榮以奉祭祀此豈非感應不爽處其當身之窮困乃氣數之變無可奈何須於數已窮矣則理必伸無德者之暫伸而終屈其理數亦是如

此故聖人於此處說箇必字如餘慶餘殃亦說必字蓋必是窺見此理有一箇不可移易處方有如是斷據於此知誠之不可揜益信惟有德者能默而識之

○栽培傾覆朱子論得好曰物若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覆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此論人事盡之之至則志一氣從人定勝天有確然不爽者如程子此段具見醒人心維世教之至意大儒之論畢竟無弊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命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愚謂人事所當自盡者惟在

以只是人自取天之培覆未嘗有心人安可不自修省以自絕於天○因材而篤之天乃既定之天也栽培傾覆有不盡然者未定之天也故未定之天氣勝理既定之天理勝氣然而氣勝理者其暫理勝氣者其常故操理一勝則雖屈於一時而常伸於萬古○必得其位之必是取必於己必因其材之必是取必於天在人有必具之理則在天有必篤之命修德者實能自信則自然不憂不懼

程子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非常理也不得其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爲差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雖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愚按從來聖經不揣報應蓋以至公之心窺見天地至常之理非故立說以設教也

此德耳德原於天卻以人力而成德成則氣自變氣質之氣可變之氣也氣數之氣不可變之氣也然而程子所云修養之引年則又未始不可變但君子所期者不在此氣之變耳○陳氏曰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爲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已微雖孔子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植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愚觀此論知天運升降有不得不然之理然聖賢生於衰世其憫世之心彌

苦救世之法彌難亦惟自盡其心而已倘以苦難之
故而委其責不大負天生聖賢於衰世之意也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
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
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
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
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章總見周家世德作求之意故言文王則兼言王
季武王言武王則兼言太王王季文王言周公則又
言成文武○文王憂勤惕厲一生又遭君臣之變囚
於羑里衍易於憂患之中每每不忘警戒如何說無
憂說無憂者總以見其有賢父賢子耳

人倫渾厚只知親親長長不論勢位後來人情漸漸
澆薄恐只論勢位於親親長長將不暇顧如此則諸
父昆弟不能無怨有怨則亂生矣故周公知人情必
至於此不如明出貴貴之義使知禮法當然則無怨
也然又尊位重祿同好惡則貴貴之禮雖盡而親親
之情則隆兩不相妨始爲大備耳○雲峯胡氏曰周
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太王王季於是始有追王之禮
又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紺以至后稷於是有祀以天
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
祭之禮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
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

達字愚謂下章達字竟當作如是看章句通謂之孝
反似不切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雙峯饒氏曰達字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不

特施之於家又能達之天下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爲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愚按此與雲峯胡氏說同似比章句更確且與孝之至也至字相應○善繼善述有神明變通之意不僅持守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禮乎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

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也何有愚讀此語精微廣大無有剩義於此益知饗帝饗親之道西銘盡之○昭穆廟制等論或問最詳末後吳氏設一篇尤爲明暢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

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哀公問政夫子卻重在人卽此便見王道歸本於天德若是霸術只論政之得失耳那裏管他人如何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可見政無不在只法祖便是何須另覓但非其人則雖有祖可法而不能法耳○自爲政在人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是說人自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是說政然人與政所貫總在誠故自凡事豫則立以下至末又歸結在誠卽極愚柔亦有下手處可知聖人言語只是布帛菽粟無有受用不得者

章句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蓋人之所以爲人卽天地之仁生生之人無此生理又何以得爲人人而爲君又天下兆民生理之權皆在其手君而不仁則若身已喪其生理矣天下兆民又可以得

生乎○爲政在人爲政未有不歸本於用人者非其
人雖有美政誰爲行之且恐美政轉而爲虐政矣然
人之歸往又視君身使君身不行道則惟苟爵祿者
歸之欲求賢人君子之來不可得也故此節取人歸
本於修身下節不可以不知人又以修身歸本於知
人總之身爲體人爲用無體則用無所藉無用則體
亦孤危矣體用相須如此然究竟以體爲主○章句
具此生理是指心之德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是
指愛之理欲人反身體認就惻怛慈愛發動處認取
便知此生理本之於天自然而然人所同具了發
動處便無從體認如孟子指點人於乍見孺子入井

時於孩提愛敬等皆是就發動處親親爲大猶言孝
弟爲仁之本是就最初發源流出第一坎處說○西
山眞氏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此仁也有此仁而
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數語令人悚然

事親爲修身之實知人爲事親之輔知天爲知人之
本○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智愚賢否有所不能
知雖知之有所不能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
知人則所親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
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愚謂知天只如
此說便足卽下面明善便是○朱子曰知天是物格
知至知得倫自然道理學者不知天則知得此又忘

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這裏
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愚謂朱子從道之大原
處說天最爲精深然於此處似覺太過蓋天卽理也
凡事有一定之理卽天也不窮理則是非顚倒如何
能知人貼在知人上只須淺說更切
人人在五倫之中然而能盡其道者蓋寡其故何在
只是缺卻智仁勇耳不知則不知此道之何以盡不
仁則雖知之而不能盡不勇則遇艱難處便生阻隔
亦歸於不能盡究而言之只是此心不誠耳心果誠
則智仁勇無有不到而達道盡矣○智仁勇是實理
誠是實心實理雖固有然運用全在實心使此心不
爲諸德之根本也
生知知也安行仁也學知好學近知者也利行力行
近仁者也困知勉行知恥近勇者也三近卽學利困
勉者之事蓋其近所以能與生安者一○學知者必
學而後知困則學亦不知須是困心衡慮苦思力索
而後知利行者貪慕去行勉強者并無喜行之意只
一味矯揉把作深鞭痛策而後行然既困勉矣何不
遂止而又嘗困亦肯去求知嘗勉強亦肯去求行此
爲何故豈非一念知恥使之然與故人能知恥雖極

下之質猶有生機若復頑然不動斯爲棄物矣○范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愚謂生安者世有幾人大抵皆學利困勉者耳聖賢諄諄設教所期望者亦在此學利困勉者耳後來學術流於異端知貴超頓行貴見成卽學利者且見鄙何況困勉直令純墨盡廢蕩然無所忌憚眞中庸之賊也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愚謂三近

是指示人實下手處知仁勇雖氣質或有不足而好學力行知恥乃人事所能勉盡若肯鼓厲一片眞精神以從事何患天分之不可補倘於此處又自諉不能則糞牆朽木又復何望呂氏此條最爲親切蓋愚最難破非好學不能破私最難忘非力行不能忘懦最難起非知恥不能起爭奈人安於愚私懦則無可如何若有思破愚忘思起之志則舍好學力行知恥更無他途博學之以下堅苦刻厲皆是盡底發明三近之法聖人可謂如此學者更復東奔西馳是自絕於聖人矣

外三近而篤修身則身不可得而修是三近爲修身之

大祭矣可知鬼神章舉祭祀時以例工夫最爲親切齊明則內地潔淨精一慥慥不味何必又假盛服盡其外不肅則內亦因之而惰孟子持其志必兼無暴其氣詩人每言修德必及威儀後人担率自適積放其外而曰內地自固吾不信也○格庵趙氏曰苟無忠信而誚辱祿足以驕士則士有守死而不食其祿者所得不過庸士耳此則爲人君者讀之則不敢慢士爲人臣者讀之則不敢自慢然世間鄙士多而貞士少亦由上之人無以作其貞心耳士無貞心豈國家之幸○九經用數勸字可見只是自盡其道不遑責其報效惟嘿鼓舞其心使之趨嚮向化出於不容已此王朝之所以異也○去讒遠色則精神專一無隙可開賤貨貴德則禮儀盛備無誠不將賢者如何不勸○尊位重祿恩固渥矣同其好惡亦非流於姑息以驕泰之乃教其德性防其逸欲使永保其富貴而不至陷於禍患斯合義之好惡也○官盛任使重體統以優崇之也乃朝廷事而官事不攝又責管仲以不儉蓋在人臣自處又當以儉爲事

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誠爲樞紐論誠雖至誠者天之道處而始詳而誠之名已見於鬼神章誠之不可揜之一言誠之意已兩見於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之二言矣誠之不可揜以實理言兩行之者一皆以實

心言也愚按中庸雖以實理實心並言而學者歸重還在實心故此章兩提行之者一及下九經擇善固執工夫皆以實心爲重也此章說誠玩聖人之意似賢鄭重之極委委曲曲如水之赴壑兩提行之者一段以見誠不可不徑言誠凡事豫則立又先申說一段以見誠不可不素定又從在下位者推言之以見必歸本於誠身然後拈出血脈貫指天道人道以示人千里來龍至此結穴博學之以下又究言擇善固執之法是實在下手處聖人誨人不倦之仁盡底披露毫無隱諱後儒務闢多門言亦謂侮聖言矣

凡事豫則立泛泛言來歸重在道先立乎誠卽道前定則不窮也不窮則神明變化莫可測度便到事勢急迫萬難轉移之時自有鬼神可感天地可動只是以誠爲主本當下莫放過便是前定之法及至眞積力久則事物當前眞如鴻毛之過順風巨魚之縱大壑沛然無礙孟子之集義亦不外是不跲不困不疚不窮則浩然之氣充塞兩間矣學者工夫平日只是悠悠及時異勢殊則神愚氣沮招尤罹咎亦無足怪敢不勉哉

明善方能誠身誠身方能順親順親方能信友信友方能獲上獲上方能治民說得箸箸實實在節節有地步層層有事爲一毫襲取不得一毫陵躐不得學者

於此任聰明使氣皖總是閉著○朱子訓明善謂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何等明切此方是知本而訓格物則泛濫馳騖昧不類何也○明善卽大學之致知格物誠身卽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信友順親獲上治民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勉齋亦云此章當一部大學但大學於格致工夫不曾詳言此則列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著是又補大學之所未備也

此章本是說人道只當重誠之者又必拈出誠者天道來是推本天道令人識箇頭腦方知實理實心原相妙合不容違背而擇善固執工夫原是欲人復其本然之天非是令其安排勞苦以外燥之也○擇善固執其勢相須固執而不擇善則恐所執非其正而流爲堅僻之行擇善而不固執則只成一段知解而若有若無終非己有惟擇善而固執自大賢以下皆如此但有難易之分耳如顏子擇乎中庸便是擇善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便亦是固執○固執不是強把捉蓋緣善不是有形有質的物可以緊緊在手中拿住不放只如顏子拳拳服膺便是孟子發出必有事工夫又補出忘助二弊又舉揠苗一段專爲助長者戒做工夫就手者自識得孟子意○不能明善是氣分不清所見鶻突故須擇善不能誠身是質分不粹所爲無力故須固執然世間氣質亦有不齊有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何等明切此方是知本而訓格物則泛濫馳騖昧不類何也○明善卽大學之致知格物誠身卽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信友順親獲上治民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勉齋亦云此章當一部大學但大學於格致工夫不曾詳言此則列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四著是又補大學之所未備也

此章本是說人道只當重誠之者又必拈出誠者天道來是推本天道令人識箇頭腦方知實理實心原相妙合不容違背而擇善固執工夫原是欲人復其本然之天非是令其安排勞苦以外燥之也○擇善固執其勢相須固執而不擇善則恐所執非其正而流爲堅僻之行擇善而不固執則只成一段知解而若有若無終非己有惟擇善而固執自大賢以下皆如此但有難易之分耳如顏子擇乎中庸便是擇善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便亦是固執○固執不是強把捉蓋緣善不是有形有質的物可以緊緊在手中拿住不放只如顏子拳拳服膺便是孟子發出必有事工夫又補出忘助二弊又舉揠苗一段專爲助長者戒做工夫就手者自識得孟子意○不能明善是氣分不清所見鶻突故須擇善不能誠身是質分不粹所爲無力故須固執然世間氣質亦有不齊有

之有也故大學中庸只是明誠並進從此入手便頭正尾正不從此入手畢竟墮墮落坑千古眞儒自有定論初幾之士萬惟謹愼倘路頭一差則迷不復回縱宵虛心勇徒亦迂卻幾許遂程矣戒之戒之

雙峯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愼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眞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謬擇善至此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爲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

得以參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爲何如愚謂此論明暢然學問思辨一節精細一節學與思由己問與辨由人由己則不徒徇人由人則不徒執己人己合而天理察矣○向極不安於博字以爲疑於馳騖今思之聖門之所謂博決非泛濫支離不觀論語教諸弟子所讀之書不過詩書禮樂而止即易亦只自讀未嘗與子弟談及則所謂博學者可知矣今朱子乃曰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如此則聖學果屬絕學矣中庸切己錄 十四

朱子盛年時爲聰明所使故不覺其蔽之至此耳其破呂氏則曰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也呂氏原說曰君子將已造其約而不可不博學以聚之聚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學之道造約爲功約卽誠也不能至是而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愚謂呂氏本無弊盡非約則無以盡博約是主意博是資藉不博則約不可得博是途經約是歸宿且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以後積累貫通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說得博約懸絕吾恐不知何時得約夫問必審思必愼辨必明總是造約之功隨博隨約漸明漸誠工夫親切最易簡眞所謂有功有親可久可大乃必艱難其途徑以爲聖學則學絕道喪宜矣又豈不遠人之謂哉○東陽許氏曰思之不及非愼也思之過非愼也思之鑿非愼也愚謂此段說思字弊病最到然不及與汎猶可加工惟過與鑿者旣已苦心勞神便自認爲有得莫肯虛心更舍一向偏去害道最大故愼字最緊○知有四層工夫行只一篤實便完可見眞知最難無論異端之學枉廢堅苦之行只成就其偏僻之知卽淸任和之不及時亦由於智有未盡便遜大成從來學術差別所爭只在於此故大學以格致爲先○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明善極其實處篤行是固執極其實處弗能弗措又加警策鞭逼不到底不休方能有成今以半上落下若有若無爲工夫而欲窺此道之藩籬難矣○百倍之功一往勇決萬難消阻世有此等人眞可畏也又何愚柔足以限之以世間下質聖人尙教他如是用功尙有明强日子則世間那有不可學道之人爭奈人自棄耳讀此不自奮者非人○呂氏曰君子所以爲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

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
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
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
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
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
甚矣朱子讀此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
段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膺奮發思謂呂氏所說
痛快朱子猶且奮發學者見之若袪煙之過眼珠可
悼歎

或問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雖言也姑
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

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
意耳盡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
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
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
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
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
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
人之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
則妄此常物之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
而天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

有物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
春夏秋冬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
下之物供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
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
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
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
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枝害雜之則所
以爲仁者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
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
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
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

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
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
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
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
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
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
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
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
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
於是而又加以周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閒亦必
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

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而不得以爲
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
者也愚謂朱子此篇發明實理實心最爲盡情盡致
蔑以復加學者讀此於本原於工夫於究竟自應略
然無疑於此而不興起奮發便是自棄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章內誠字無分明字有分明即誠之用盡其性與盡
人物之性理是明此自誠明之明也若自明誠之明
又是誠的工夫由漸明而至於誠誠則明矣當下齊
具明則誠矣非明到盡頭不可得誠○勿軒熊氏曰
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
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愚謂自誠而明者由
粹而遂清由不明遂不誠者由濁而得雜故自明而
誠者先去濁以歸於清而後能去雜以歸於粹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身爲儒者須知職分內有此一件大事雖氣質萬不
及聖人然有此學在如何推委得○至誠卽是生知
安行之質盡字內無工夫是就到頭說朱註盡其性
用察之由之盡人物之性用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
當皆兼知行極其纖細○朱註德無不實故無人欲

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
之不盡涵泳此一語想見聖人氣象令人有形穢之
慙○朱子曰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
濁本善之性終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
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
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
是這善聖人便用他善的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
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愚謂
上古立法創制之聖人自黃帝堯舜以至周公其參
贊化育之功亦已大備卽如孔子得位亦不過因革
損益於其開而已後來儒者造聖之功亦只在自盡
其性其盡人物之性不是雜事成法具在一一修明
之便了但後來人倫中又添了釋道二種要化他盡
性須費些經綸耳○天地人物只是一理能盡得己
之性則天地人物不能外是爲其理一故也然理雖
一而分則殊理會分殊處又煞用學問不是得其理
一處便了朱子所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皆就
分殊處說卽聖人於此處想亦不廢學問但大本旣
充足節目自無難耳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註云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

此訓最周至所謂善端發見之偏者只是一事一念之明須就此一念一事之明上擴充得無有不到則誠矣所謂推致之法何在只是擇善固執○曲只是一念善少間又不然然此一念善處雖氣質極下之人都有只可惜不知學不能就上擴充耳然擴充工夫亦要借此一念明處爲地步如朱子云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醒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的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此即是致曲工夫所謂猛醒提撕使心不昧擇善固執正是此時用處自學利以下至極愚極柔都是用此一著○曲不當作氣質有偏之偏如偏於仁有愚的蔽偏於智有蕩的蔽須用學以去其蔽此又是一項議論與致曲不同致曲是就一人之身或明於此或暗於彼或有時通或有時塞處說○有誠即質通全體矣形著明就自身上說動變化就及人處說皆有漸次自形以下亦只是養到天理爛熟處○形著明是暢於四肢由微以至盛動變化是發於事業由淺以至深○能有誠之誠只在孟子信善境內形著明方是光輝之謂大動變化方是大而化之謂聖方與至誠爲一看則字似急其實有節次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人之精英與天神地祇人鬼之精英只是一箇人只爲有這形氣便自私了一有自私之念自障蔽所以不虛不靈若人能將此私念化了則不爲形氣所囿光光只是此理便復還此天神地祇人鬼公共之體故曰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焉得不前知○雙峯饒氏曰聖人淸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愚謂此論最驗不必聖人卽常人嗜欲稍淺者便於事理見得幾分嗜欲重者終是慣慣○東陽許氏曰災福明著卜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雖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孽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也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尤見至誠之如神愚謂災祥卜筮於中實有不可測度者非聖人見理透徹不能知但聖人畢竟以人事爲綱領先於人事瞭然則占驗自不爽矣○聖人雖是前知然亦未必屑屑向禎祥妖孽上知如春秋雖書災異亦未嘗敘出事應只有此以爲戒而已聖人所諄諄者大抵只就人事顯然處說如積善餘慶積惡餘殃之類爲顯白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謂聖方與至誠爲一看則字似急其實有節次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可據也後世之人只當見災異則陳警戒之意至於好言祥瑞則品斯下矣如推測陰陽喜論災福以奇中爲能者尤所當禁○子思舉此或見異端術士以前知眩人故發一段實理以正之邪然聖人前知必歸於保固挽救之人事耳非徒知而遂已也

顧涇陽先生曰自昔國家興亡當其未然無有不經人道破者只其本人反不自知耳即如今日做一事其間或利或害或成或敗亦無有不經人覷破者只其本人並不自知耳及看他人又原明白如此則人人如神也不亦異乎曰此理如何曰中庸說得極妙了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言人而言道可咏可味蓋

言人則至誠之道非聖人不能當言道即匹夫匹婦當其一私不著便是至誠既是至誠便有可以前知之理恆言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豈不以當局身在事中則有我有我則有私於利害成敗看得重計慮橫生所以常迷旁觀者身在事外則無我無我則無私於利害成敗看得輕脫然不係所以常清假令當局之心一如旁觀者之心則亦無有不知者矣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曰然則至誠聖人與眾人何以異曰眾人前知只是一箇天機偶然露巧且其爲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不在位可爲與不可爲到處有一副眞精神密密幹旋非但知之而已也曰鬼神何如曰鬼神知其將興

靜而明觀二人之前知大抵由氣定而得此種亦難在道者得手多有此事至禪宗則又掃除謂之弄精魂至於至誠之前知纔是由理定而得者與此又迥異學者須於此剖析得如緇素路頭方不差程子方欲舉動便有甚大信息先至山中於此又可見聖賢與天地之氣相關通處眞可令人敬畏亦不由不令人自敬畏也然在禪者如有此事則又自咎以爲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蓋禪以無念爲貴一有念即能感動鬼神亦屬有漏吾儒則只貴誠意不貴絕意夫子毋意只是無億逆之意非謂當下正意亦可以無爲知也亦但知之而已至誠便有作用無論在位與得意一誠便與天地鬼神相貫通與禪者無念正不

同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章朱子所說自相矛盾不知何故既曰物之所以自成則似指實理而言下面又說誠以心言則又是指實心矣其語錄有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的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的物事又曰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本來自成此物此二則分明是指實理而言至或問則又曰自誠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此又則以實心爲言矣其釋誠者物之終始則又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語錄亦曰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此又是以實理爲言一出一入令人無所適從以致後儒曲爲附和不得清楚其故何在以愚按之誠者自成畢竟當以實理言方得頭腦不當更以心言至不誠無物方是以心言既與物之終始相切又且提出天道則人道有所歸宿其味更爲深長連而道

自道同是一箇自字亦只當作自然的意蓋天地人物之道莫非自然卽五達道亦是天然見成非由人力安排誠是實理指體道是實理流行指用道卽實理之道故中間用箇而字不必更說向人力上來人力只當在不誠與誠之上說爲妥○游氏曰誠者非有誠之者自成而已其爲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而已楊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二說指本然之實理乃體會實體隱鬼神而立言程子則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此就心言雖切於人道然似只是不誠無物內意思說在自成內似覺更狹不如提出天地萬物大源頭爲更闊大然朱子於或問則又曰自誠自道如程子則否游楊而取程子卻又與章句相反○程氏復心曰誠是一箇眞實渾成的物惟眞實故渾成有虛僞參其間便破碎恩謂此語最有味今人作事須在支右吾東韋西補者皆是爲虛僞參得破碎故耳如果眞實無妄則一氣呵成逐片段滾去任是艱險鉤棘俱完整自在顯氣所舉無有罣物人生到此眞可稱千古人豪也

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微頭徹尾皆實理之所爲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又曰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

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愚謂須要人嘿識識得此理則分位不敢不盡○北溪陳氏曰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皆是實理所爲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窮莫不皆然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就花蕊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實理如此不誠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尾純是一箇眞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閒斷雖做此事如不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訓至已徹而退敬齋之色不絶於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眞實之心則祭之爲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假若季氏　而跋倚以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愚謂此段指事造形明而且盡

雲峯胡氏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與此言仁智若異朱子以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蓋智主知仁主行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知後仁智爲體仁爲用成已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智仁爲體智爲用二者互爲體用愈見爲性中之所有而無內外之殊矣時措之時字卽時中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愚謂此段分析體用最明白推到互爲體用尤足以見不貳之本○玩章句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數語可見人之爲人逃不出五達道之外繫屬聯綴原分不開纔說成己便及成物纔說成物便及成己蓋道曰達道德乃通天下古今之人只共此一道一德故也釋氏離倫絶物以爲成己掃外空內以爲見性不知所成何己所見何性就此一勘便百碎矣○時措之宜不可說時而成己時而成物蓋成己卽所以成物成物卽所以成己一齊都到原分不得兩時故時措二字只當擴開在事節上說爲妥總之一誠旣

至則萬事都眞其中不必逐事求宜而自然無不宜矣學者豈可不以求誠爲先務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

一勺之彩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至誠無息至無爲而成言至誠之功用天地之道至貨財殖焉言天地之功用末節言天地聖人總同一至誠○陳氏曰凡假僞的物久則易閒斷眞實自無閒斷愚謂不到至誠境地還有假僞在有絲髮不實便是假僞亦便是閒斷所以誠之者工夫只是箇閒斷要在此處用全力到無絲髮間斷方到至誠到得至誠自無閒斷矣○不息與久之分不息從逐節路途上說久從總會計處說○北溪陳氏曰道理眞

積力久充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如睟面盎背之類是眞驗處觀此則知徵字從暢於四肢上說悠遠以下方從發於事業上說○蛟峯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効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愚謂此雖是說至誠功用然學者功夫亦復如是功夫促迫的畢竟不可得久優裕緩可得久須是悠遠緩可得所積博厚須是博厚緩可得所發高明以此反照內地工夫亦學者親切自省處也○朱子曰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犄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譬如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於外自然光明愚按此段以高根博以明根厚確有至理最宜玩味

博厚載物節因將悠久說向後諸說便又來此處推箇次序其實次序已說向前此處只是平說不必過泥○博厚高明悠久是指功用載物覆物成物是指功効功用是就我所及物處言功効則就物所受我處言學者以此反觀則見自己淺狹卑暗迫促處不惟不能益物反有損於物矣看見聖人氣象能不愧

愧此節只是說至誠之功効下節纔是說至誠與天地同用本是說博厚載物配地高明覆物配天不言覆載者省文耳故說不得與天地同體上來如此者節只是贊聖人存神過化之妙不必又頂配地配天若必要拘泥則不見而章又何不可指以配天不動而變又何不可指以配地古人立言不比後人作文求工求密此恐只是訓詁家習氣其爲物不貳一則蓋貳則妄天地閒萬事萬物形形色色追究到此更無進處故又謂之太極太極者一理至尊之名也不曰其爲物也一而曰其爲物不貳蓋立言者亦有難於直指處故借不貳以形容此一

學者不必向天地覓只在當身喫識而已此節是指
天地之體博也厚也節是指天地之功用今夫天節
不過詳言其功用耳
呂氏曰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
多而已山之一卷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
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
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爲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
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
與天地合德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者充其良心
德盛仁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
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愚謂呂氏
此論最有功於學者俾學者不至以無本自歉不至
以有本自足由本而末循循不已以造於至誠之境
然在中庸無息不已之本旨則是指聖人天地之功
用原不由積累漸次而成呂氏不妨於言外推求切
學者而說法朱子否之以爲失中庸之指是又未達
呂氏之意○楊氏曰誠者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
動以天故無息楊氏此言乃是至誠無息之本旨之
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王豈特天與文王即君
之所以爲君臣父之所以爲父子之所以爲子兄弟夫婦朋友皆其此不已之命不顯之純
皆人人當面蹉過不肯承認耳一回猛省當下具

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
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愚謂呂氏
此論最有功於學者俾學者不至以無本自歉不至
以有本自足由本而末循循不已以造於至誠之境
然在中庸無息不已之本旨則是指聖人天地之功
用原不由積累漸次而成呂氏不妨於言外推求切
學者而說法朱子否之以爲失中庸之指是又未達
呂氏之意○楊氏曰誠者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
動以天故無息楊氏此言乃是至誠無息之本旨之
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王豈特天與文王即君
之所以爲君臣父之所以爲父子之所以爲子兄弟夫婦朋友皆其此不已之命不顯之純
皆人人當面蹉過不肯承認耳一回猛省當下具

足但如金之在鑛耳若肯苦力
煆煉其精純又何減於文王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
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
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
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道是天地古今自然之道如何硬說是聖人之道
盖非聖人不行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往古來今何
嘗有息然而畢竟不免於乖戾錯謬雖有世界卻只
是箇糊塗世界不清不平故百以此道屬之聖人亦

可
章句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閒說得最到
與訓莫載莫破同意子思子每喜說到充塞處正欲
學者毫釐絲忽放過不得也
至德必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厚禮本末大小全
具方是缺一則不可言至非至德無以有此至道今
人動喜陳說至道卻不顧自己是甚麼人任說得見
成自在認爲己有這道如何得爲汝有若要不作誑
語除是切實自修臨淵羨魚不若退而結網不從尊
德性道問學工夫循循做去而欲妄希至道便如膠
合漆瓦隨膠隨散○朱子曰凝字最緊要不能凝更

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朱子此語最警策人每喜說兒成試反叩到至德上來纔覺得一些沒有須是精細看這凝字乃已身與道結聚融洽而不可解方說得凝纔有些欣羨畔援便說不得凝不凝便是二物如何是自家的

尊德性道問學是修德全功學者於此節宜字字體會不可放過章句以存心致知分作兩途似覺條畫井井然愚意謂廣大中自具精微之理但非學問則無由察之密高明中自有中庸之則但非學問則無由審之當不是廣大高明屬德性而精微中庸自外得也精微中庸固須問學然既得之後仍須存養廣

大高明固須存養然意蔽欲累之前豈得遂不用致知玩致字極字亦是儘力字面故存心之中必兼舉省察之功盡字道字不僅空知而已故說致知則力行亦在其中須用如此融會庶幾於章句益有發明也○廣大高明固是德性所固有然亦不是著意存想可得既有私意私欲之錮蔽須是極力省察克治然又先須見地開通則省克得力不期廣大高明而自廣大高明然後有存養地步若曰合下只須存養乃是天資最高者之事非中下所可能也○章句曰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私意屬意見一有意見即狹隘矣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私欲屬習情一有習情即卑暗矣意見既融其器量自然包荒萬物之外習情既去其識量自然照臨萬物之表然後享用廣大高明世界非可擬議揣摩而倖得也○廣大而不精微則失之疎略精微而不廣大則失之碎細高明而不中庸則失之矯異中庸而不高明則失之流俗溫故而不知新則失之拘牽知新而不溫故則失之支離敦厚而不崇禮則失之樸野崇禮而不敦厚則失之虛僞四句八條缺一不得此章句所謂大小相資首尾相應是也○故即所謂本心初心是也所謂固有之良是也新即因時制宜通權達變之意○四句上一截皆屬大體段下一截皆屬小節目無大則不足以運小無小則不足以承大○克盡此四句則德至矣有志者須時時涵泳去儘力踐履去寬放程限去密放腳步去當如咬菜漸入佳境如只悠悠總沒交涉朱子曰尊德性所以充其化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所不宜愚謂修德而至此便應有極盛大極炫赫功業如以下數章所闡此處卻只說得箇平平穩穩凡天下最奇特事只從平平穩穩處做出及做出來旁人見爲奇特而詫之在聖人自己分中亦只是平平穩穩而已○前頭說得許大道理爲何只收煞在默容保身上予思子感慨末世

聖人而發此蓋徒具位育參贊之大道苟生非其時雖曰著書以教萬世然在當身亦只完得容保一箇而已可歎也○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遯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被他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愚謂此論最妙即使舍生取義亦不失爲保身蓋保此身不陷於不義也如此則龍逢比干俱明哲保身之人但在此章有欠足以容句似覺只是見幾自全之意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理同

蓋留此身以有待也若常人橫一箇占便宜主意在胸中而以明哲藉口則當如朱子云云矣○其默足以容默字與儉德避難儉字同旨蓋韜光鏟采最是難事非至德深厚全力堅凝者不能乾初九文言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看他辭旨全是一段斬截決斷之意有志之士不幸而生於無道之世必要時時涵泳聖人此等意思不然鮮不蹈危履險戒之哉戒之哉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易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子思子見聖人道大德全其功用之大可以參天地贊化育然不幸而生於末世則雖於道德無所虧損而所謂參贊之功用亦竟付之空言而不能見諸實事矣是以深用感慨示歎容保身之義於前章之末而又闢發斯義於此下二章其意遠矣蓋以域中之大莫尊於王爲下者雖德侔天地而以尊統卑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故創制立法可以無所不能而士將自恃其聰明以聖人爲口實託言德足以參贊而奸紊王章滅裂祖制昧人心志起人僭竊雖王法所不貸而私見所蔽遂有不顧滅亡而肆行無忌者不可懼哉故此章發明有德而又須待位與時下章見德位時三重俱有始能大行其道蓋以明名分之不敢干而草茅處士之妄不可不戒又以深歎聖人之生有幸不幸也○愚者失德賤者失位生今反古者失時行道者須以德爲本而藉位與時以濟之則道可大行失位與時而強欲自用是自取禍也故孔

孟一生望皇只爲此位時二字所苦故終身不敢稍
展惟與諸弟子講明斯道以垂教萬世而已○非天
子之天子乃德位時兼到開創之天子也
夫子素志在損益四代之禮其答顏子爲邦之問可
見今曰吾從周亦以時王之制而不敢不從耳但以
孔子生於周代周公大聖人之制作不惟勢當從卽
理亦可從萬一創制繆妄之代生値其時又焉得不
從然所從者只外面器數之末則可至於綱常之大
名教之重如有繆妄則決不從卽使虐勢驅人亦惟
有遁跡高深而已然自古霸者制作亦必依傍人心
天理之正方能成得一代自是可從若十分乖亂强

人以不堪則滅不旋踵又安能得人之從也哉
朱子曰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
廣闊處使有王者作正朔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
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
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裁成過先須看取
這樣大意思方有益愚謂一念之微是大事業的根
本所難處在此漢唐以來做大事業者屢屢可見求
本於一念之微無毫釐之差者則卻無有然所謂改
正朔易服色此等大氣象亦無甚難所難者只在一
念之微耳故學者但當一意根本不必馳騖標末倘
得位時口來講求集羣策羣力以圖之自然綱舉目

張且有成跡可循因革損益亦應瞭然矣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
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
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
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
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
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三重卽德位時也寡過照前章裁及其身說來又照
下民弗從說兒得有德無位時而欲制禮作樂則自
取罪咎必德位時三重俱有則庶幾無過矣如云王
天下者以其據有三重焉此所以宜其寡過也前章
反復以德位時爲言本章次節又承住說德位時以
此知三重爲德位時也曰雖善則德不得言然無位
時則民總弗從本諸身卽有其德也徵諸庶民卽頂
上民從亦只是有位時之意然從制禮作樂可考可
建可質可俟而謬背疑惑俱無有也知天雖申明質
諸鬼神卻并建諸天地在內知人雖申明百世以俟
卻并考諸三王在內蓋見得考三王俟後世建天地
質鬼神非有甚玄奇不過是知天人之實理耳天人

只是一理知得一已則天人俱在其中知天人只是知自家屋裏事非以此知彼也天人之理何在曰誠而已矣機軸只在本諸身一語盡之

朱子於議禮制度考文以爲當議聖人氣象愚謂不如此而蚤有譽於終且必敗於終必有且蚤譽而終必毀

如於動而世爲天下道節看聖人氣象更親切蓋議禮制度考文亦容有可損益處惟說到世爲天下法則則非至精至粹者不能學者若時時涵泳此等意思自當振作不肯自棄一言一行之間須把此等人放在胸中做箇樣子雖不敢便說聲爲律而身爲度然亦須矜愼敬畏不敢妄自菲薄○遠有望山於近不厭來遠有望易近不厭難蓋近處之人習見習聞一毫瞞他不得須是自始至終自大至細無有纖毫怠倦無有纖毫罅隙纔得他心悅誠服若稍有不足便不能滿其意矣近心有憾遠望便損如影響之不差也此雖是說王天下者之事然爲學者亦可以此自驗顧涇陽先生曰望重朝紳不若信於寒微之友生徒滿天下不若使閨門之內與我同心此數語亦遠有望易而近不厭難之意也吾願負天下重望者時時顧念此語

玩夙夜二字猶有兢兢保守之意以永藉保守以永之之也無惡無斁之後猶且不懈如此聖人兢業之心又安有已時耶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未有二字直貫下乃以如此而終有譽爲言以不如此而蚤有譽在其中知天人只是知自家屋裏事非以此知彼也天人之理何在曰誠而已矣機軸只在本諸身一語盡之

朱子於議禮制度考文以爲當議聖人氣象愚謂不如此而蚤有譽於終且必敗於終必有且蚤譽而終必毀

如於動而世爲天下道節看聖人氣象更親切蓋議禮制度考文亦容有可損益處惟說到世爲天下法則則非至精至粹者不能學者若時時涵泳此等意思自當振作不肯自棄一言一行之間須把此等人放在胸中做箇樣子雖不敢便說聲爲律而身爲度然亦須矜愼敬畏不敢妄自菲薄○遠有望山於近不厭來遠有望易近不厭難蓋近處之人習見習聞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春秋生一仲尼不知費盡天地幾許精英方能鍾得出來仲尼又焉得不與天一般子思子儘力描寫僅能得其形模學者若要親自會其面目還須從自己本心上用數十年苦功乃可得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是一橫一直盡之矣所以陸象山先生於宇宙二字之訓曰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悟得此學子思子只就仲尼身上鋪寫箇圖式出來其實人人身中備有此理如以軀殼之私自小則已一忘卻軀殼之私則天地古今見在這裏更無遍處學者亦信得及否

雙峯饒氏曰此章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包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愚謂非此四語不足以贊孔子非孔子不足以當此贊又得饒氏詮得實在則又非如釋氏諸典一味夸誕無証據也

至聖卽至誠誠則明明者誠之用聰明睿知正指至誠之明耳乃天性中所發之良知不由學問而得者也下四段不過細分明中之條理乃仁義禮智之用容執敬別乃指麗於事業之功用而言溥博淵泉肰其體時出肰其用如天如淵贊其體莫不敬信說贊其用臨乃身親其事之謂臨民臨事皆臨也有臨不過是有爲容執敬別只在臨字內區別言之經綸宰制俱在臨字內僅謂居上臨下似不親切○章句充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今人有一二節可取只是時而用得去時而又窒礙總見本原上淺小故爾盛德者如巨富之家無物不備無時不有何事窘得他○

用常行一事一物一舉一動至賾而不可惡者皆川流也故學者主敬工夫固是培養化源卽致知窮理亦當以大本爲先而支節居後益澄其源則流自清用力於流而置其源則徒勞而罔功矣

溥博則極其大淵泉則極其深心體本至大至深人人如是豈特聖人爲然只爲凡人便將箇軀殼之見著在裏面遂不勝其淺小矣人之心體如眼目一般本自光明若著些子塵便滿眼昏花起來若是無塵只神光一點將許大世界一齊收攝了故學者須是極力去私求復此至大至深體段自然當覺裕溫柔卽寬裕溫柔當發强剛毅卽發强剛毅當齊莊中正卽齊莊中正當文理密察卽文理密察絲毫不爽矣若不能向心體上去私復理則雖欲寬裕溫柔而私來隘之雖欲發强剛毅而私來倚之雖欲齊莊中正而私來蕩之雖欲文理密察而私來昏之用盡氣力

矯飾不効總爲根本上有物故耳

聲名洋溢云云說得如是張皇炫赫卻於至聖分上無纖毫加若可以加得纖毫便非溥博淵泉之體矣

○此非堯舜不足以當學者驟觀之便如上壁無從著腳處其實吾人之性與堯舜之性原無兩樣眞虛望堯舜成就處只反看自己不昧處則知在堯舜不增在自己不減安見堯舜不可爲若肯從一念獨知之地絲毫不以自欺涵養既久道理既熟則聰明睿知二十箇字如數家珍不必獨詩堯舜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幾亭陳氏有曰倫爲有相之性性爲無相之倫此節見言倫是直據有相處指其燦然實用以見至誠之設施次言性是追入無相處指其混然眞體以見至誠之血脈復又推原至於穆不已處以見至誠大原達於天命經綸大經卽修道之謂教也立大本卽率性之謂道也知化育卽天命之謂性也首章是從天道順推而下此章是由人道逆推而上上下互推備者眞實義盡於此矣釋氏自以爲得最上第一妙法然遺卻大經不能經綸便已偏枯無用非天下達道既非達道則其所得寂滅體段又豈足爲天下之大本

愧也玩淵淵則本領稍具纔能立得腳住便爾意興浮動遏捺不住者可愧也玩淵淵則聞見稍多便爾充然有餘不求融會透脫者可愧也生質既已淺小積習又復深厚儘力擴充扞格不應年復一年故態無異對此肫肫淵淵浩浩不勝望洋之歎雖然聖人原許愚必可明柔必可強且將百倍工夫一一盡過然後歎聖境限人亦未爲晚

子思子說肫肫三句已將聖人精蘊極力描寫矣又說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可見聖人心體非言句說得出學者若肯向已躬下工夫嘗策自當窺見些子然在學者亦要窺見些子工夫纔

有歸宿不然學術多歧千狀萬態人人摸擬得一種光景便以爲聖人在是目睛不定便爲其所眩矣欲免此眩須求見聖人眞面目然總見學者精神到精神一到則內境外境必有釋然契合時

朱子曰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爲德故曰家裏面御眞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其自表而視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其自裏而觀之則難也又曰此不是兩人事

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此愚謂此二章乃推究中庸全體大用之極致聖以德言誠以理言有是理乃所以實是理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至道未嘗不行於天地朋至德自仲尼而下不知誰氏可當試問知學者亦具得此志否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之道不問發到極其精深盛大處則無以見此道爲天地古今萬世不易之常經而異端之教或得以其妄誕偏雜之見駕而上之然又不歸結到下學入手極親切要約處則此道又復爲古今絕學須待

天生箇聖人出來方始有分而非人人可學之道矣
故此以前數章已將至誠至聖中庸極功推究至盡
說與學者做箇榜樣令學者有所指歸曉然知吾儒
之究竟原是如此然而又非可以馳騖而得躐等而
求於是復於末章拈出愼獨工夫叮嚀學者以見功
用雖大總離不得此著於此一差則本領既虛總無
說處於此眞實則充之以至於廣大精微更不須別
覓耳○做愼獨工夫其初立心處便只是切實爲己
故首節先序立心爲己處做箇冒頭人心無不貪外
好名若非切實爲己怎肯收拾向裏面來悶然正是
極力斂藏不使些子滲洩一切外炫盡情刊落專精

畢力只向內地究覓久之一念天理幾希微眇漸見
昭著日章只是內地日漸盛大昌明日莫遽說向外
來日亡亦是內地日漸銷亡淡簿溫俱屬外不厭文
理俱屬內貪外好名之人外面何等濃熱內地卻只
消沮外面何等繁縟內地卻只枯槁外面何等伶俐
內地卻只鶻突總爲精神命脈全體趨向於外內地
都無生意安得不日亡然此貪外好名是人心最易
流蕩之習稍有一隙卽便馳去兼之風俗趨尙無不
狗外雖有渾厚朴實之氣質亦無有能自持者故學
者須是立心嚴密防其走逗如淡簿溫三字都是著
力頷嗨惟恐不周至非自然便能如是總之人之精

神不能兩用專向內則必要屏外專向外則勢必不
能顧內決無內外俱利之事但到成熟時則狗外者
枝葉雖一時炫爛然生意旣亡連枝葉也終歸隕喪
重內者根本益茂枝葉不事粧飾久之自然炫爛勢
且不可遏矣誰得誰失學者亟須早辨○知遠之近
知風之自是知表之必由於裏知微之顯是知內之
必達於外其應不爽其機至神的然者是舍卻近處
自處微處不做只一味去趨遠趨風趨顯闇然者只
埋頭向近與自與微處下手而遠與風與顯處自然
得力於此識透則入德之門不由愼獨又將何之乎
遠指聲望言風指風化言或云風就一身之風度說

風度則不離言行言行君子之樞機卽自也風自無
分墮朦朧矣○朱子曰自衣鋪尙絅以下皆只暗暗
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
小人未曾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的然而日亡
讀朱子此數語令人汗流
潛雖伏矣兩節俱愼獨之事也前節說內省後節說
敬信卽以省察存養分亦可但不可以前節爲人所
不見後節爲已所不見動言屬人所見不動不言屬
人所不見豈可又於此更追進一步曰己所不見總
之說一愼獨則省察存養俱在內不可專以愼獨屬
省察也首章末章都說愼獨可見愼獨是工夫本領

而問政章又發明學問思辨致知工夫分明當以愼獨爲主而致知以濟之此是做工夫一定規矩不可移易者也莫因首尾二章未說致知便謂致知是逐外只愼獨一著便了如此講學不中不正不能博通古人之意只竊據一處以自証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敬信在言動之先則無時非敬信矣君子只是一段眞實無妄徹內徹外徹始徹終無一隙疎漏處凝結融貫久之博厚高明悠久皆自此中具足故愼獨者一念虧疎不得在幾微之介嚴防密察只求自己快足外面一切順逆榮辱總瞑目不見只所謂閑然所謂淡簡溫皆自然嘿符非用力爲此也惟眞做工夫

者不言而喻難以語人也

不顯者微密之至聲色所不能顯也此德直復到本原實體上去已與至道凝而爲一無迹可尋其見於功用便有神化不測之妙要之只從愼獨做到此處

○程子曰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祀天享帝又曰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觀此二則可見篤恭而天下平不是學者所不可到之境只一敬到底其效自至是學者信得及否○黃氏洵饒曰大學始於格物致知工夫一定規矩不可

知誠意正心修身而卒歸於天下平中庸始於戒懼愼獨而卒歸於篤恭而天下平愚謂總是根上有這生意不到開花結實不已釋氏開不出此花結不出此實只是根上無生意

程子曰中庸之道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夜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愚謂程子此語益可以決禪學之非矣禪學心要亦本於無但吾儒之所謂無聲無臭卽實理也實理無有不實所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在在處處無有空缺雖彼教自棄於吾儒之外然其資養維持未嘗不陰藉吾儒之底若禪學之無則天下大經都實不

來祇成其空虛莽蕩之無而已矣然其言亦未嘗不曰充滿法界普見一切而獨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偏用棄卻則其所謂充滿普見者何在至其入手工夫在儒則就此見前一念存養省察充之以至於無聲無臭禪宗則合下便要迫究此無聲無臭出來卽此便大可詫異此一念孝友忠信不容已之眞心與生俱來孟子所謂幾希與禽獸異者在此存養者收攝此而已省察者惟恐爲物欲所傷而已由此而造到純粹至精無聲無臭之境亦不過此一念耳今乃以此一念爲識神不許冒認只要迫究到著念不得空空寂寂之境方是本來面目及其見此面目之後

一切世界形形色色無非此空寂相映發而又了沒交涉謂之脫粘解縛由此觀之與吾儒之無聲無臭同耶異耶奈何後之儒者必欲援釋入儒彼此和會誠不知其何心也

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旨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渙散無統元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學而上達焉自不敢不警惕耳知之既眞則我一切循理而動之之地有所歸宿時時儼若上帝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念皆知爲上帝所命不敢不存之實發之力一切循見可以攙和得些子人須是於此處明白然後獨知此慎獨功効之神奇如此然而煞雜蓋以獨知最是好動無定變遷閃爍倏忽搖有莫能自主者不得不加謹禦至於習已渾熟有欲謹禦而不可得者將奈之何愚以爲首章合下提出天命正是示人以生身來處有箇大本大原人生血氣心知五官百骸倫物周旋日用動靜一一有箇軌則莫非上帝所命自生至死徹始徹終分付已定毫不容人私意妄見可以攙和得些子人須是於此處明白然後獨知之地有所歸宿時時儼若上帝臨之在旁自不敢不警惕耳知之既眞則我一切循理而動之念皆知爲上帝所命不敢不存之實發之力一切循之速畏之既至已至絲毫不敢違犯眞有如文王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云者然後自欺悉去自慊悉得總是愼獨得手處不然芒然不知本領獨知之地無所稟承出入由我只說要愼如何肯愼此愚所以謂愼獨者必須本於知天命也到得純粹則功用神化於此具足子思子儘力闡揚固是欲人知愼獨效驗之之大罷勉刻厲不可不愼亦是欲人知愼獨之神歡欣悅慕不容不愼縱見千古作聖眞血脈路莫不由此子思子融會而作中庸學者讀之須是實心領受勇力遵行當下卽從愼獨下手聖境雖遙不患至於幽深元遠至於無聲無臭愼獨工夫之切要如所不可也

中庸一書首言愼獨便推其效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終言愼獨便推其效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復贊其德

不到庶不負其披露道脈垂教萬世一片苦心也

中庸切己錄終

中庸一書宏博奧賾始於天命之訓性終於無聲無臭其間大綱細目融貫昭晰內之喜怒哀樂外之禮樂刑政淺之夫婦知能深之造化參贊近之父母室家遠之天地萬物纖之鳶魚飛躍幽之鬼神見聞六合內外此理布濩舉無纖微罅隙而自生安以至困勉下手功夫得手境界亦罔不囊括無遺自宋以來註家多矣龜山說中庸其門人已謂不如呂與叔之浹洽朱子亦以爲與叔飽滿充實其後朱子又云游楊呂侯諸先生解中庸只說所見一面道理多失本意又有伊洛門人解中庸正說得數句好下面便有幾句走作無道理不知是

如何及或問成自云亦有未滿意處加評論程門諸子說處尙多牴是朱子前後所見已有不同門人欲刻中庸解朱子禁之謂某性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內改數遍未可知以此見註中庸之難難在大儒猶愼重若此自朱而後若高忠憲顧端文朱柏廬諸公其講義之精透多有前人所未發者但行世已久求之匪艱若謝約齋先生中庸切己錄除全集外未有單行本先生此錄擷取諸家至精至粹之說而一本其躬行心得者發揮而引伸之年譜載先生自四十一歲起草至五十歲始成每草一篇精思多日或至一月其用力之勤可想今請之如第一章之釋戒愼恐懼第二章之釋庸字及朱

註中體字反字六章之釋大智十章之釋朱註中自勝字十一章之釋遯世不悔十二章之釋費隱十三章之釋庸言庸行十六章之釋鬼神二十章之釋三近三十三章之釋愼獨工夫皆指示親切不獨爲後學之導師抑且爲紫陽之功臣洵非踐履有得者不能言之懇篤若是也先生日錄既已刊行今復刻此書自是讀中庸者可以無幽深難解之歎矣乙丑仲冬男興劉承幹跋

中庸章句

光緒甲辰仲夏虛草

堂校琴張文運檢

其祖肄業中庸章句兼讀古注疏嘗掇取一二寫之眉上閒有窺尋亦坿注焉夫發明理奧朱子書備矣今第析一篇節次之大恉別鈔之取便誦貫蓋朱子稱中庸文字整密烏乎吾乃今而知其言之精也侗城馬其祖記

天命之謂性孔穎達曰仁義禮知信是天性自然易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率性之謂道鄭康成曰率循也循性行之修道之謂教朱子曰敎若禮樂刑政之屬其祖案明誠之敎也出入動作由之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鄭曰小人閒居爲不善也君子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愼恐懼自修正是其不須臾離道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鄭曰愼獨者愼其閒居之所爲其祖案莫見莫顯猶曾子言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也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故愼獨爲率性之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孔曰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祖案修道以期其中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曰致極中和使陰陽不錯生成得理其祖案鄭曰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董子言人之所爲其美惡之理是脩道而往來相應此所以能位育之理與天地流通之極功也必如是乃能完其本然之性是

右第一節朱子曰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所固有者裁之也其祖案此三者實全書之領要自仲尼曰以下即分承三義至篇末則又與此應而引詩以結之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鄭曰庸常也凡中其祖案中庸者道之準也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朱子曰隨時以處中小人之王肅本有反字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朱子曰君子戒謹恐懼無時不中小人則肆欲妄行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朱子曰敎若禮樂刑政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爲至德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朱子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抑賢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朱子曰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朱子曰由不明故不行此下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鄭曰過不及也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朱子曰知無過不及之所以行也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其祖案前舉不行不

明之端哲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其鄭曰而之言女也其衆以北又舉賢知之過以起下也

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其衆而強者斥子路居謂樂其俗居其地也君子喜南方風氣之不遒強故居之下復申言君子之強乃大勇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

鄭曰矯強貌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

鄭曰塞猶實也

不變強哉矯

其衆剛爲天德君子以自強不息故居達德之終

右第二節言道之體乃至中而不可過不及也道本於性性者何三達德是已率性者率三達德之謂道舜大知顏子爲仁夫子之謂也

中庸篇義

三

集虛草堂

性而準之以中是之謂道

舜大知顏子爲仁夫子

告子路以君子之勇皆所以求中也

其衆皆庸行無赫赫之名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其衆赫赫之名庸行可久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朱子曰不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

君子之道費而隱朱子曰費用之廣也

隱體之微也其衆著道在處富貴貧賤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不素隱則不必素於隱矣求道於費而隱可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鄭曰舜好察邇言由此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

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朱子曰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其猶未信之辭也又能反求諸身使其道於己可以順親故下言脩道之教必以孝爲先也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朱子曰發見昭著如此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鄭曰格來也矧厥也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其體物不可遺之驗及人同此一誠君子盡道於己不惟感人且可感及鬼神所謂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是也

右第三節言道之用乃至廣而不可素隱行怪也

君子之道始於夫婦之居室終於格鬼神察天地無非庸也　以上二節申率性謂道之義道本於性成於教而語其全體大用可徹以一言曰中庸故以中庸名篇焉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其視案孝者教之本也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孔曰陳國是舜後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鄭曰材謂質性篤厚也栽猶殖也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孔曰明中庸之德故能受天之命其祀案此立教之聖人以致極中和之驗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鄭曰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鄭曰末猶老也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鄭曰先公組紺以至后稷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鄭曰謂葬祭用生者之祿期之喪達乎大夫鄭曰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鄭曰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變其祀案有其德無其位亦可以盡孝之量故立教之聖人不必其位亦可必有其德受命者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鄭曰脩謂掃糞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鄭曰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羞牛宗伯共雞牲矣故大德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鄭曰逮及也賤者宗廟燕毛所以序齒也燕毛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尸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謂若兄弟之子也有事爲榮鄭曰既祭而燕以尊也至燕親親也踐其位鄭曰其者其先祖也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朱子曰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

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朱子曰郊祭天祀祭地禘天子之大祭追祭太祖配之也嘗秋祭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

右第四節推言教之本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事親事天無二理列引舜文武周之大孝至於格天受命爨帝爨親之盛皆不過充其孝之量而已此自誠而明者之事教之所由立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曰方版也策簡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朱子曰蒲盧蒲葦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之速矣蒲葦易生之物成功速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視案此承前節之義言教必本於孝而爨帝爨親之禮由此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曰此何謀重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其視案知人知天也知本天本祖之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鄭曰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朱子曰一則誠而已矣其視案聖人

言性不外三達德言道不外五達道以知仁勇之德行君臣父子五倫之道所謂脩道之教者脩此而已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朱子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鄭曰體猶接續也子猶愛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任明也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朱子曰此九經之次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鄭曰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鄭曰大臣屬官不親小事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朱子曰待之誠養之厚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鄭曰既讀為餼餼廩也稍食也稟人職曰考其行參以下上其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朱子曰厚薄謂燕賜厚而納貢薄此九經之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曰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其視案教以九經所以脩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跲蹶也）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朱子曰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鄭曰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朱子曰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一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孔集虛草堂旧）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朱子曰爲則必要其成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其視案教以擇善固執所以脩格致誠正之道）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鄭曰由誠而明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而誠是賢人學以知之也）

右第五節詳言教之功用節目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推之治國平天下莫不原於學問之功此自明而誠者之事也教之所以

不容已也　以上二節申脩道謂教之義前引舜文武周之大孝皆立教之聖人孟子所謂堯舜性之也若夫學者之入德則非由明善之教不可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也

唯天下至誠（其視案誠者性之德也）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其視案次次第也致極中和其次第必由於致曲曲者性體發見之端致即孟子所謂擴充也）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其視案此言誠於內即化於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其視案此言幾動於內誠即先知於外至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其視案至誠之道皆所以自成就自道達者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孔曰措用也言無往而不宜朱子曰仁者體之有知者用之發其性體充塞本無內外所謂自成就者盡完其性之全量非成其區區形骸之小己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鄭曰至誠之德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博

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孔曰悠久則上經悠遠反覆言之）如此者不見而章（於萬物之表高明也仁以發厚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一）不動而變（鄭曰變化與天地相似）無爲而成（鄭曰其德化與天地相似無欲常超）天地之道（鄭曰發上爲已任萬物一體博厚悠久也）其爲物不貳（貳差也）則其生物不測（其生萬物不可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鄭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其視案無窮者天也即此昭昭之多者亦天也）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鄭曰振猶收也）振河海而不洩（鄭曰洩猶漏也）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鄭曰卷猶區也）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

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其視案天地山川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偏端之與全體一也惟其不貳故不測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朱子曰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右第六節言性之本體與天地同其大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朱子曰禮經禮也威儀曲禮也）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其視案德即三達德天命之性也非三達德不能行）

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朱子曰倍背同）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其視案聖人有至德要道所以能盡其性能盡其性乃能時措之宜而保其身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哉及其身者也（鄭曰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鄭曰文書名也其視案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彼注云古曰名今曰字）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其視案天子議之爲禮制天下行之爲例禮器禮之大倫疏倫猶例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朱子曰三重呂氏謂議禮制度考文三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朱子曰上謂夏商下謂聖人不在尊位）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鄭曰知天知人知其道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

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其祀案此言聖王在上制禮樂所以能盡人物之性作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曰此似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四足以明之孔子所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而行猶稱稱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禹之事由其祀案祖述憲章亦兼謂斷詩書正禮樂也辟如四時之錯行朱子曰錯猶迭也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朱子曰小德全體之分大德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厚其化根本不

盛大而出無窮也其祀案孔子不必得位而能配天地其德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鄭曰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朱子曰聰明睿知生知之質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其祀案此言孔子能盡其性也

博謂廣厚肫肫其仁也淵泉謂有本淵淵其淵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其祀案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孔曰更申明夫子蓋著此言孔子能盡人物之性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其祀案此言聖王在上制禮樂所以能盡人物之性作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曰此似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四足以明之孔子所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而行猶稱稱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禹之事由其祀案祖述憲章亦兼謂斷詩書正禮樂也辟如四時之錯行朱子曰錯猶迭也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朱子曰小德全體之分大德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厚其化根本不

盛大而出無窮也其祀案孔子不必得位而能配天地其德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鄭曰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朱子曰聰明睿知生知之質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其祀案此言孔子能盡其性也

博謂廣厚肫肫其仁也淵泉謂有本淵淵其淵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其祀案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孔曰更申明夫子蓋著此言孔子能盡人物之性

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其祀案此言聖人修道之教如知天地之化育鄭曰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孝經也其祀案化育天命之性也是夫焉有所倚鄭曰無所倚倚其祀案不倚於隱怪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朱子曰肫肫淵泉本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孔曰更申明夫子蓋著此言孔子能盡人物之性

右第七節言性中之功用唯孔子爲能實盡之也以上二節總道教而歸之於性以申天命謂性之義也蓋性之體至大而其用至實盡性者必盡其性之量如天地欲盡性之量又必實致其盡性之功如夫子贊化育參天地皆有其實事非虛言也前引仲尼之言以發端至此復述仲尼之行以實之故中庸一篇鄭目錄云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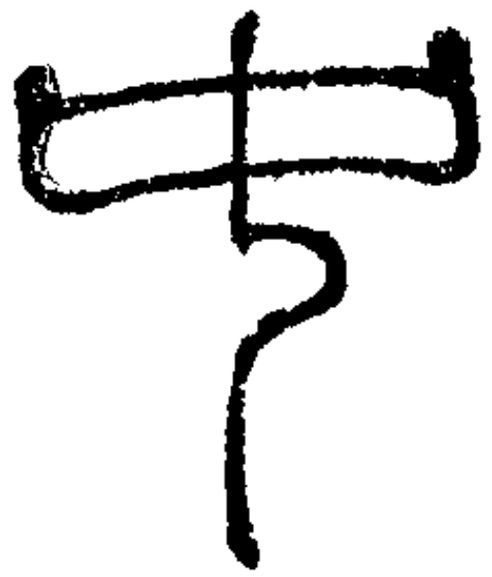
詩曰衣錦尚絅孔曰詩頌人篇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衣之上絅禪也以單縠爲衣尚以覆錦衣也惡其文之太著尚著禪絅加於錦衣尚著禪絅加於錦

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朱子曰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鄭曰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略末察本探端知緒

也朱子曰前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下又推之以至其極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其衷惻然篤摯已所以求誠也欲達天德者由此入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鄭曰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深邃之處非人所居故言無人之處尚不愧之功須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朱子曰奏進也進而感格神明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鄭曰不顯言顯也辟君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諸侯法之也朱子曰不顯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其視聽動成而至於不用喜怒篤恭而至於天下平中和之極致也結脩道之教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于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鄭曰輶輕也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倫猶比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孔曰載生也言天之生物自生朱子曰詩皇矣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則猶有聲色者存毛底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不若文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其視聽動成而至於無聲無臭之至實中庸之至也結天命之謂性

右第八節始由天以及人此復盡人而合之於天之書誠不可以文論然要其歸解之序有不可誣者太史公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學者第即文以求通其意吾知義理精微將益有貫串浹洽於其心者矣昔漢世經師最重章句之學朱子論讀書之法必曰從容乎文義句讀之間文事之有益於解經者如此蓋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云

中庸篇義終 門人合肥李國松校刊



孫

中庸淺說

涇縣胡懷琛寄塵著

中庸說之來歷

中庸說爲儒家學說之重要部分舊說中字爲堯舜禹相傳之道至孔子又添一庸字遂有中庸之稱此後子思孟子均傳孔子之學而子思尤多所闡明直至宋儒莫不以中庸爲儒家學說之重要部分也然所謂堯舜禹相傳之道者乃據孔子言之如此爲事實歟抑孔子託古歟不可攷也所謂中庸二字連稱始於孔子中歟抑始於子思歟亦有疑問堯曰篇云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然堯舜禹之事今人多疑爲孔子託古則凡關於堯舜禹之紀載無非出於孔子之假託中字之傳授亦何獨不然所謂中庸二字連稱始於孔子之言云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然此語亦見於中庸一語見於兩書論語所記

樸學齋叢書 第一集

中庸淺說

只少一能字然論語言中庸者只此一處而中庸言中庸者多處故或謂論語所記本爲中庸中語而爲後人混入此亦屬可能之事且中庸一書今人多認爲子思所作然亦不能無疑問蓋中庸本爲禮記中之一篇禮記者乃漢儒所搜輯晚周遺著其中亦不免雜以漢儒之作而中庸書中復有可疑之點三故謂爲漢人作亦在情理之中所謂可疑之三點者如下一中庸有云載華嶽而不重使爲魯人所作當引泰山而不引華山如孟子書可以爲證今中庸引稱華山分明是漢初西京儒者所造二中庸有書同文之語按戰國時文言不能統一李斯改作小篆始得天下同文故書同文一語是秦以後語非春秋時語三中庸有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語是講陰陽五行者之說非純然儒家語絕似西漢董仲舒輩之言非春秋時儒者言也由此觀之中庸一書之本身已有疑問則中庸二字之連稱始於何時亦有疑問矣今攷中庸說之來歷大抵可分爲三派如下一中爲堯舜禹相傳之道中庸連稱始於孔子中庸始於漢儒以上三派以第一派之說最爲普通第三派爲最新但亦有相當之理由不可絕端否認也中庸本爲禮記之一篇在宋以前尚不爲人所重自朱子註中庸取以與論孟大學合成四書六七百年來被人視爲儒家重要書籍之一是朱子之功也朱子認中庸爲上古神聖繼天立極所傳之道統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孟子之後失傳至程子始得續其千載不傳之緒此言見於其所作中庸章句序是可知朱子對於中庸之觀念矣以上所言爲中庸說之來歷吾於下文再詳釋

中庸二字

中

中庸二字果作何解吾當分兩節言之一爲中庸今先言中中是適中之謂太過或不及均不得謂之中論語云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矣子曰過猶不及論語又云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狂猶謂太過狷猶謂不及皆非中行也以上二則是孔子自釋中也至於中庸書或言中庸或言時中或言中和吾於下文另述之而孟子言中則又同時中反對執中此亦於下文另述之今所言者僅爲一個中字是極簡單即中者適中之謂無過無不及也

樸學齋叢書 第一集

中庸淺說

中庸

中庸二字連稱計有種種不同解釋如下一中者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子中庸章句）二不偏之謂中不易之爲庸中者天下之定理（朱子中庸章句引程子語）三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禮記正義引鄭玄三論）按程朱之說皆以中庸二字平行鄭說則不然此其大別也今更詮釋三說如下何謂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例如有一線在此線上作一點使此

點至綫之甲乙兩端皆相等此點卽謂之中如由甲端向此點而行不及此點者謂之不及過此點者謂之過又如畫一平圓自此圓之心至圓周之任何一點皆相等卽無偏無倚此點卽謂之中除此點而外任何一點均有所偏所倚矣何爲庸平常也平常爲奇特之反朱子之意以爲世上許多壞事都是從奇特出人人但願做一個常人不求有功只求無過則世界自太平此言確當與否今暫不論今但述朱子意如是何謂不偏之謂中卽上文朱子之所謂不偏不倚也何謂不易之謂庸不易者不改變也程子認定有一永遠不改變之眞理卽所謂庸也故下文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例如上文所舉之例一綫一平圓其中心之一點永遠不改變其位置是也何謂庸用也蓋庸字從用本含有用字之義中庸二字連稱謂用中以應事也

時中

中庸淺說

三

中庸又嘗以時中二字連稱其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朱註云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按時之意義甚廣孔子之行事亦多以時爲標準如論語記孔子之言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可知孔子之對於仕於隱絶無一定之成見惟視邦之有道與無道以爲轉移而已孔子又云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是孔子平日之一言一說亦無不以適合時宜爲標準也故孟子稱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亦曰時哉時哉惟孔孟皆未將時中二字連稱此二字連稱始於中庸而時中二字亦有兩種解釋如下一立身處世時時刻刻不忘記一中字二立身處世隨時代之潮流而採取適中之態度此兩種解釋自然以第二種爲佳蓋照第一種解釋中是固定的是死的照第二種解釋中是不固定的是活的倘承認程子不易之言是不錯應從第一種解釋今既覺第二種解釋比第一種較好是程子之言非敷竊以爲程子之言亦有一部分之理由惟亦有窒礙不通之時例如上文所引之例甲乙綫其正中之點至兩端皆相等則此點卽謂之中此點只有一點永遠不能有第二點故程子以爲不易此程子之言絶端可信者也但有時甲端不動而乙端向前延長則以前所認爲是中者已是不中必須別尋出一個中點倘固執程子不易之說未有不誤者世界息息進化時代刻刻遷流卽此綫之乙端時時向前延長故昨日之中已非今日之中今日之中又非明日之中如程子之說必誤以爲孔子時之中仍爲今日之中則在事實上之窒礙如何不問而可知矣但在今日言之則時字之意義更須推廣蓋原來之時字單指時間而言今當以爲包括時間與空間而言何也同爲一事在甲地爲中在乙地又爲不中此非時間關係乃空間關係吾人一切事均超不出時間與空間之範圍單言時間而遺棄空間必有不可通之處故時中之時字宜以爲包括時間空間而言

中庸淺說

四

中和

中和二字見於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朱註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中庸又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註云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按此節所言中和二字涉及性理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性本善無所偏倚卽是中發而中節卽是和推此中和至於極端能感天地萬物喜怒哀樂未發卽性理說中所謂無動發而中節卽性理說中所謂動而適當然則此處所謂中不是實現的行爲此處所謂和卽本文前數節所謂中也惟中和二字連稱有修爲功深其處事適中乃出於自然而非勉強之意

執中

孟子言中同時要用權執中無權孟子認爲有害孟子云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朱註云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以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又云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朱註云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又云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朱註云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權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變是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也此章言道之所貴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之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矣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則不中矣孟子又云所惡執中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朱註云賊害也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無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鬥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鬥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按此節孟子解釋中字重在有權又經程朱二子反復說明不必再加詮釋已可知執中無權之害矣

中之利弊

儒家中字之說影響於中國人心理甚深自孔子以來以至今日一般人之心理幾乎無不受其支配中之第一優點爲不偏不倚不偏不倚又可作無私解如遇甲乙兩說爭論時言中者恆立於甲乙二者之間既不袒護甲又不袒護乙可謂無私然其流弊則爲模稜兩可此時既不袒護甲亦不袒護乙他日亦可從甲亦可從乙惟視甲乙之勝敗而轉移所謂騎牆派所謂騙派皆中之流弊也中之第二優點爲無過無不及無過無不及固好但其流弊則爲保守則爲不進步蓋行至適中之地位即不能再往前行欲往前行即不中矣殊不知外界時時改變如時間向前延長昨日之中已非今日之中今日之中又非明中之中雖有時中之說可以補救然只知中而不知時中者甚多於是遂造成一般人守舊之心理而使國家社會一切事不能進步此中之又一流弊也即就時中而言其本身亦有缺點蓋時中雖時時移動然必須外界改變後而始隨之移動其動也非自動乃被動如中國最近亦不無進步但其進步乃受外界之逼迫不得不向前進苟無外界之逼迫則今日中國之一切狀況均如百年前之狀況可也總之只能被動不能自動此時中本身之缺點也其結果遂使中國雖有進步然缺乏創造力

附錄道家之中說

除儒家言中而外道家有時亦言中老子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語文義甚明無用多釋惟老子所謂守中只戒太過未嘗戒不及也與孔子略有不同在應用上說不及孔子之說較爲完美莊子山木篇一節亦嘗言中字之理其言云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而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日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此節爲道家之處世哲學莊子借物寓意說理極爲透澈此種處世哲學是消極的而非積極的比孔子之中尤爲不如譬如以今日事言之不革命固難免腐敗之譏而不能立足於社會而革命亦往往犧牲其生命故最好是處乎革命與不革之間此種處世法至多只能保全個人之生命而已吾人之立身處世固當如是乎

附錄亞里多德之中說

除中國學者而外希臘學者亦嘗言中幷附記之亞里士多德以三種品格並列表明之一爲不及一爲太過一爲適中而其適中之一種即爲最好之一種今據謝无量中國哲學史錄其例如下

不及	吝嗇	怯懦
適中	節儉	勇壯
太過	奢侈	強暴
	鄙陋	傲慢
	遲鈍	輕脫
	諧謔	嚴厲
	敏捷	溫良
	機智	

按由此類推其他各種品格無不如是亞里士多德之言是積極的非消極的與莊子不同而與孔子相似吾人研究中之學說可取以供參攷也

中庸淺說終

攷

中庸二字根據文字學之解釋說文云中和也（孫處訂作中內也玉裁）從口—上下通也按口即中之範圍於此範圍之中貫—上下通之寄塵所謂如一平圓自心至周皆相等是也說文云庸用也從用從庚庚更事也更事有繼續意續之古文作賡從庚貝省庸有繼續可用之意所以有常訓程子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極合古訓朱子章句加無過不及四字是合時中而釋之矣中庸云君子而時中中字上冠一時字可見中字原不含時間之意義無過不及是時中之訓非中之訓也寄塵又以爲當包括時間空間而言中詎知中之本義即屬空間乎中庸二字非平列中庸者即不偏之中繼續可用也說文用可施行也從卜從中用者卜之而中可用庸者不必再卜而繼續可用程子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訓亦極合文字學正者卜而中之謂定者不必再卜繼續可用之謂未發爲中已發爲和中未有不和者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中節即和不中節即不和故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中庸一書所言皆是繼續可用首章指出一和字以見和由中發以下所言者皆是已發之和即是未發之中也二章指出一時字以見空間之中必須隨時間而變也孟子言執中猶執一是中之引申義非中之本義似可不必列

也民國二十九年七月樸安記

古文論語

古文論語卷上

漢鄭元註　宋浚儀王應麟撰集

學而第一

人不知而不慍

慍怨也 釋文

鮮矣

鮮寡也 同上

吾日三省吾身

思察己之所行也 同上

古文論語卷上　一

與朋友交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周禮司諫疏周易蹇正義

傳不習乎

魯讀傳爲專今從古 釋文

道千乘之國

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詩信南山正義　左傳成元年正義　周禮匠人疏

則以學文

文道藝也 釋文

主忠信

主親也 集解

過則勿憚改

憚難也 同上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 同上

古文論語卷上　二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同上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學者之志有所不暇 同上

未若貧而樂

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 同上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切磋琢磨以成寶器詩淇澳正義
爲政第二
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拱俱勇反拱手也釋文
一言以蔽之
蔽塞也釋文文選辨命論注
道之以德
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釋文
有恥且格
格來也同上

六十而耳順
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集解
孟懿子
慶父弑稱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權弓正義
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
子樊須集解
色難
和顏悅色是爲難也詩凱風正義初學記十二
有酒食先生饌音俊釋文
食餘曰饌初學記十二
君子周而不比
忠信爲周阿黨爲比左傳文十八年正義
子張學干祿
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祿求也祿位也集解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同上仲尼弟子列傳注
舉直措諸枉

措投也釋文
或謂孔子
或之言有也措徵子正義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周禮車人疏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集解
八佾第三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集解

與其易也
易易簡釋文
君子無所爭必也
鄭讀以必也絕句釋文
素以爲絢兮
文章成曰絢一云謂之絢一云成章曰絢儀禮聘禮疏文選蜀都賦注釋文
繪事後素
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集解又選五十七仲尼弟子列傳注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集解
禘自既灌而往者
禘祭之禮自血腥始周禮鬱人疏禮器正義
吾不與祭如不祭
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之同特牲饋食疏
與其媚於奧

奧西南隅釋文
或曰
或云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左傳定四年正義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詩魯頌正義疏史記歷書注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與詩我將正義禮記玉藻正義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集解
關雎
國風之首篇儀禮鄉飲酒禮疏
哀而不傷
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詩小序正義
哀公問主於宰我
田主謂社釋文左傳文二年正義
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
管氏亦有反坫
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

各反脅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不知禮 禮記郊特牲正義 集解
始作 始作謂金奏 周禮大司樂疏 集解
翕如也 翕如變動貌 釋文
從之 八音皆作 釋文
皦如也 皦如也 釋文
繹如也 清別之貌 同上
儀封人 繹志意調達之貌 後漢書班固傳注 釋文
儀蓋衞邑封人官名 集解
未盡善也 謂未致太平 詩芣苢正義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 里者人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也 集解 文選江賦注 又嘯賦注 集解
擇不處仁焉得知 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 集解
造次必於是 造次倉卒也 釋文
無適也無莫也 無敵也無莫也 釋文
莫音慕無所貪慕也 釋文
遊必有方 方猶常也 集解 文選江賦注 又嘯賦注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爲 集解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懼 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擇文云或作鄭注
事君數斯辱矣 數世主反 釋文
數謂數已之功勞也 釋文

公冶長第五

瑚璉也

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世說注上　禮記明堂位正義皇侃曰鄭注誤也

子說

善其志道深集解

乘桴浮于海

桴編竹木大曰桴小曰桴詩漢廣正義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古文論語卷上　九

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集解

可使治其賦也

賦軍賦釋文梁武云魯論作傳

女與回也孰愈

愈猶勝也左傳襄十四年正義

宰予晝寢

寢卧息也文選高唐賦注

申棖

蓋孔子弟子申續釋文論語正義

天道

天道七政變通之占釋文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

節櫨也刻之爲山棁梁上楹也畫以藻文蔡謂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左傳文二年正義

未知知音智注及下同釋文

古文論語卷上　十

崔子

魯讀崔爲高今從古釋文應麟案論衡云猶吾大夫高子也此據魯論之文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集解

吾黨之小子鄭讀至小子絕句釋文

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文選思玄賦注

雍也第六

子桑伯
秦大夫 釋文 正義曰鄭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則以此爲秦大夫
君子周急不繼富
非冉有與之太多 集解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注
子曰毋
毋正其辭讓也 檀弓 正義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集解
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釋文云鄭本無則吾二字
一簞食
簞笥也 周禮籩人 儀禮士喪禮疏
行不由徑
步道曰徑 索隱
人之生也直
始生之性皆正直 詩蓼莪楚茨 正義
知者樂
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 集解
亦可以弗畔矣夫
弗畔不違道 集解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 否方有反不也
矢誓也 釋文
可謂仁之方也已
方猶道也 後漢班彪傳注
述而第七
竊比於我老彭
老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彭彭咸也 一云彭祖也 會子問正義
子之宴居 釋文
自行束修以上
謂年五十以上 後漢書延篤傳注
吾未嘗無誨焉
誨魯讀爲悔今從古 釋文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也

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爲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集解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識我亦爲之同上伯夷列傳注

夫子爲衞君

爲猶助也衞君者謂輒也衞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衞石曼姑輒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同上

夫子不爲也

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衞君明矣同上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已之有同上

五十以學易

魯論易爲亦今從古釋文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同上應麟案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正言其音也此說與文公異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言此者勸人學同上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同上

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往猶之行同上

陳司敗

司敗人名齊大夫釋文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魯讀正爲誠今從古釋文

子疾

釋文云鄭本無病字

丘之禱久矣

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後漢書方術傳注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蕩蕩寬貌長戚戚多憂懼集解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釋文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薨一作歿而不返季歷讓而逃之荊蠻荊蠻從之而歸太王薨終一作卒季歷嗣位三讓天下之美稱

有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薨一作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一作終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後漢書和帝紀注論注正義

慎而無禮則葸

葸惡一云後漢書班固傳注釋文葸懼貌釋文

直而無禮則絞

絞急也釋文

敢予足啟予手

啟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後漢書崔駰傳注引此註云炎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集解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集解

可以託六尺之孤

六尺之孤謂年十五以下周禮大司徒疏正義卿大夫疏

人百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太郭傳注

不至於穀

穀祿也釋文

不易得也易以豉反同上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集解記注史

侗而不愿
愿善也釋文
子有亂臣十人
十人謂文武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左傳宣十六年正義
子罕第九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集解北堂書鈔九十七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集解
麻冕
績麻三十升以爲冕詩葛覃正義
今也純
純當爲緇側基反黑繒也詩都人士正義釋文
子畏於匡
微服而去檢弓正義
太宰
吳太宰嚭釋文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弟子琴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集解
牽牽如也悾音空釋文
兩端末也釋文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弁衣裳者
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釋文
卓爾
絕望之辭同上
子疾病
病謂疾益困也左傳哀五年正義
子路使門人爲臣
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集解
韞匵而藏諸

韞裘也圚圂也釋文
乎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
故雅頌各得其所集解孔子世家注
未成一篇
簀盛土器書旅獒
簣盛土器正義
繹之爲賁
陳也釋文
衣敝縕袍

縕枲也同上
鄉黨第十
便便言唯謹爾
便便辨也雖辯而敬謹集解
踧踖如也
踧踖恭敬貌後漢書明帝紀注
君召使擯
君召使賓者有賓客使迎之集解禮聘禮疏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
如也同上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復命白君賓已去矣同上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立行不當椸闑之中央士相見禮疏
過位
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曲禮正義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

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縮
縮如有循舉前曳踵行集解魯讀下爲趨今從古釋文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集解
私覿愉愉如也
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同上
緇衣羔裘
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
君異耳一云羔裘君之視朝之服亦卿大夫祭于君之服又云羔裘者必緇衣爲裼詩羔裘正

素衣麑裘　義　儀禮既　疏　周禮　司裘疏　禮記玉藻正義

麑裘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稱羔裘紋衣爲裼　羔裘正義

黃衣狐裘

狐裘取温裕而已　禮記緇衣正義

必有寢衣

今小卧被是也　周禮玉府疏

狐貉之厚以居

古文論語卷上　三

在家所以接賓客　集解　諍羔裘正義

非帷裳必殺之

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　左傳昭元年正義

削其幅縫齊倍要

羔裘玄冠不以弔

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　禮緦疏　穀梁

必朝服而朝

朝服皮弁服　會子問正義

不時不食

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　儀禮既夕疏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　集解

瓜祭

魯讀瓜爲必今從古　釋文

鄉人儺

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　月令正義　儺魯讀爲獻

古文論語卷上　三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今從古　釋文

君賜生

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釋文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　集解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既行出而車駕隨之　孔子世家注　集解

見弁者而　釋文

式負版者

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世說注上

迅雷風烈必變　敬天之怒風疾雷爲烈集解

車中不內顧

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文

山梁雌雉

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粱粟一作肉文選七發注釋文

古文論語卷上

三

古文論語卷上終

先進第十一

先進於禮樂　先進謂學也釋文　野人也　野人粗略也儀禮喪服傳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

其所集解　德行釋文云鄭以合前章

子哭之慟　慟變動容貌釋文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集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

可也何乃復更改作集解魯讀仍爲仍今從古釋文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集解

由曰喭　子路之行失於畔喭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言再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同上　母吾已也釋文

且知方也　方禮法也同上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我非自言能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亦端也衣亦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集解梁疏

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　撰讀曰詮詮之言善也同上

浴乎沂風乎舞雩

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一云沂水出沂山郡十五 特牲正義 水經注二

詠而饋釋文 王充曰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

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同上

顏淵第十二

請問其目

欲知其要春官箸人疏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集解

其言也訒

訒不忍言也釋文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爲無兄弟集解 御覽五百十四

浸潤之譖

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同上

棘子成

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同上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同上

虎豹之鞟

鞟革也釋文

年饑釋文

盍徹乎

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集解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句也詩關雎正義

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集解

片言可以折獄者

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釋文

亦可以弗畔矣夫

弗畔不違道集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政孰敢不正

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同上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
舉皋陶
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左傳文十八年正義路史後紀十一
子路第十三
子之于也釋文
往也同上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
化之後故也詩緇衣正義
冉子退朝
朝於季氏之私朝詩緇衣正義論語正義
子夏爲莒父宰
舊說云莒父魯下邑集解
吾黨有直弓
直人名弓釋文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乎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
亦其次言可以爲次集解
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也容斗二升算數也集解文選閒居賦注
狂者進取
狂者進取仰法古制不顧時俗詩載馳正義

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集解
不占而已矣
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同上
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詩常棣正義
憲問第十四
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仲尼弟子列傳注
危言危行
危猶高也後漢書第五倫傳注文選注三十五

討論孔穎達曰鄭以討論爲整理

奪伯氏駢邑三百

伯氏駢邑三百家 禮記坊記正義

卞莊子之勇

秦大夫 釋文

晉文公譎而不正

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 集解

桓公九合諸侯

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

霸諸侯

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 左傳成二年正義 尚書泰誓正義

者之政教

子貢謗人 釋文

言人之過惡也 同上

上 是栖栖者與 釋文

稱其德也

德者謂良之謂 集解

不尤人

尤非也 釋文

下學而上達

下學人事上知天命 後漢書張衡傳注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也 集解

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集解注 文選西征賦注 仲尼弟子列傳

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 秋官鄉士疏

作者七人矣

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正義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晨開夜閉也 後漢書張皓傳注

蔡邕傳注　應麟案樂史寰宇記古
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
深則厲
由膝以上爲厲詩匏有苦　葉正義
高宗諒闇
諒闇謂凶廬也後漢書張禹傳注
文云鄭讀禮爲
原壤
原壤孔子幼少之故舊魏書李
業興傳
衛靈公第十五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古文論語卷下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未事本未立
不可以教未事集解孔
子世家注
在陳絕糧音張下糧
也釋文
小人窮斯濫矣
濫竊也同
上
雖州里行乎哉
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

古文論語卷下　十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釋文云集解無此章鄭本有云古皆無此章
固相師之道也
相扶工一云相扶也儀禮
鄉飲酒禮疏釋文
季氏第十六
而謀動干戈於封內釋
文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
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集解　御覽
一百八十五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詩王風黍離正義　節南山正義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曾祿不從君出至定公五世矣集解
友便辟
便辟公羊疏云便辟謂巧爲辟喻案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辟者非鄭氏之人所取矣
古文論語卷下　十一
友便佞
便辟也謂佞而辯同上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躁不安靜魯讀躁爲傲今從古集解釋文
狎大人
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大人爲天子諸侯爲政教者書大禹謨正義　泰誓正義　儀禮士相見禮疏
陽貨第十七
饋孔子豚
饋魯讀爲歸今從古釋文
吾其爲東周乎
據時東周王風黍離正義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冀往仕而得祿文選登樓注
可以觀
觀風俗之盛衰集解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
古文論語卷下　十二
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同上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同上
古之矜也廉
魯讀廉爲貶今從古釋文
天何言哉
魯讀天爲夫今從古同上
惡果敢而窒者
魯讀窒爲室今從古同上

惡絞以爲知者絞古卯反釋文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集解
微子第十八
殷有三仁焉
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者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詩柏舟正義
齊人饋女樂饋其貴反釋文

孔子下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鑑釋文
下堂出門也同上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桀溺隱者也耦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世家注文選藉田賦注集解
輟而不輟
悠悠者天下皆是也釋文

輟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孔子世家注集解
五穀不分分扶問反云猶理釋文
子路曰
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集解
侏張侏音陟聊反釋文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集解
發中權釋文
發動貌同上
我則異於是
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黃瓊傳注

太師摯
周平王時人表今人表古師古云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皆舉食之樂周禮膳夫疏
故舊無大故
大故謂惡逆之事檀弓正義
周有八士

周公相成王時所生詩思齊正義

子張第十九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後漢蔡邕傳注

聽其言也厲

厲嚴整一作正文選九錫文注集解

則以爲厲已也

厲讀爲賴恃賴也釋文

會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古文論語卷下 十三

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集解

堯曰第二十

天之歷數在爾躬

謂有圖錄之名尚書大禹謨正義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帝謂太微五帝詩閟宮正義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周用皇天大帝之牲書湯誥正義

簡在帝心

簡閱在天心書湯誥正義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文釋文

古文論語卷下 十六

古文論語卷下終

論語序

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經典序錄

明傳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 北史徐遵

左傳序正義 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

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儀禮聘禮疏 應麟案謙讀爲減

論語孔子弟子目錄 隋志一卷唐志云論語篇目弟子

閔子騫魯人

冉伯牛魯人

仲弓魯人

冉雍字仲弓魯人

冉孺字子魯魯人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

冉季字子產魯人

秦祖字子南魯人

滕雕哆字子斂魯人

壤駟赤字子徒秦人

任不齊字選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

后處字子里齊人

公夏首字乘魯人

公肩定字子中魯人或曰晉人

句井彊衛人

秦商字子丕楚人

顏之僕字叔魯人

縣成字子旗魯人

左人郢字行魯人

秦非字子之魯人

顏幸字子柳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索隱

顏噲字子聲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廉潔字庸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晉人
顏何字冉魯人
邽巽字子斂魯人
公西葴字子上魯人
顓孫師陽城人
申棖

古文論語附錄

古文論語附錄終

論語鄭氏注

論語鄭注序

鄭康成注論語十卷又論語弟子目錄一卷全書久佚吾邑惠徵士棟始有輯本嫁名於宋王厚齋者也歸安丁小雅杰曲阜孔幼髯廣林又博采而增益之武進臧西成庸輯錄最後翔鳳此本翔於乾隆癸丑歲至嘉慶壬戌歲錄以行人閒與臧氏同時用力後覩臧本善其精審惜一見之後遂秘不出嗣西成歿於京邸其子能守其遺書不致湮滅然江關開阻更難借校回念益友良用憮然然而余書重加審定已享事半功倍之利又以鑫管引申其辭更抑眾說爲之羽翼至於源流分合卷弟存亡之數則別爲師表表箸之嘉慶廿五年歲在庚辰十一月庚午日冬至長洲宋翔鳳記

人不知而不慍

慍怨也音義

其爲人也孝弟

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孝經三才章疏

而好犯上者鮮矣

鮮寡也音義

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言人者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臣軌注上

吾日三省吾身

思察己之所行也音義

與朋友交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易蹇正義文選古詩注　按二語本蒼頡篇

傳不習乎

魯讀傳爲專今從古音義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後皆放此　按音義曰案鄭校周之

道千乘之國

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作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詩信南山正義　春秋成元年正義　禮記王制正義　坊記正義　周禮考工記匠人疏　小司徒疏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大宗伯疏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坊記正義　按集解引馬氏同則以學文

文道藝也音義

主忠信

主親也集解

過則勿憚改

憚難也同上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弟子陳亢也皇本有字子禽也四字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皇有字子貢也四字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傳注　皇有邪字集解史記仲尼弟子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皇作自願求與爲治也集解　弟子傳注

父在觀其志

孝子父在無所自專庶幾於其善道而已御覽四百十二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御覽四百卅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學者之志有所不暇皇有也字集解
未若貧而樂
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字爲憂苦同上弟子傳注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切磋琢磨以成寶器詩淇澳正義
爲政弟二
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音義共鄭作拱俱勇反
北極謂之北辰文選運命論注拱拱手也音義德者無爲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拱當作拱之也邢疏本作包皇作鄭集解
一言以蔽之
蔽塞也音義文選辨命論注
論語鄭注一
道之以德
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音義
有恥且格
格來也同上
六十而耳順
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集解
樊遲御子告之曰
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同上
色難
言和悅顏色爲難也詩凱風正義初學記十七
有酒食先生饌音義鄭作餕音俊
食餘曰餕音義初學記十七古文饌皆作餕說文曰簋具食也或作饌從巽則餕爲古文饌
溫故而知新
溫尋也儀禮有司徹疏
君子周而不比
忠信爲周阿黨爲比春秋文十八年正義按集解孔氏同
子張學干祿
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集解按七經考文古本注鄭日作馬融日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論語鄭注一
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皇無此二字史記注同得祿之道同上
弟子
傳注
舉直錯諸枉音義錯鄭本作措
措投也御覽引作猶投也音義諸之也當作之於也言投於下位也
御覽四百廿七
或謂孔子曰
或之言有也書微子正義言有人不顯其名而畧稱爲或
春秋定四年正義
不知其可也
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臣軌注下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柏車小車羊車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臣軏本引作節據皇疏所引改之車待輗軏而行僧人之行不可無信也同上　考工記車人疏曰羊車轂長七尺柏車轂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轂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轂而已是知柏車轂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轂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此名也　戴震曰包咸注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軏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其說誤韓子外儲說墨子曰吾不知爲車輗者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重說文軏嵩持衡者按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轅端持衡其闕鍵名輗軏轅端持衡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闕鍵故以輗軏喻信輈身上曲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高即橫木橫即軏包以踰丈之輈六尺之轅而當咫尺之輗軏誤矣

十世可知也音義鄭本作可知也一本作乎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論語鄭注一

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皇有以字求福集解

林放

林放魯人集解

與其易也

易簡音義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音義鄭讀以必也絕句揖讓而升下絕句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曰下而飲按義疏李充曰君子謙卑以自牧後已先人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乎射藝競中以明能否而處心無措者勝負若一由此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襲擊曰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之爭周官所謂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君子於禮所主在重而所略在輕若升降揖讓於射則爭是爲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敬之道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己理之常也雖心在中質不可爲

論語鄭注二

爭矣故射義曰失諸正鵠反求諸身求中以辭養不爲爭勝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言以證無爭焉誠以爭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今說者云必於射然後有爭此於爲反詰文背周官違禮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經傳則無爭之證益明矣凡諸數家皆同鄭讀之義錄之以備參焉

素以爲絢兮

文成章曰絢一作文章成謂之絢音義儀禮聘禮疏文選蜀都賦注

繪事後素

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皇作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倩以成之案解弟子傳注惠士奇曰考工記畫繪之事後素功注素白采也後布白采者嘗繪其影燻於白者嘗繪而衣繪畫繪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斑爛日親之鄭射記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也子夏疑素以爲絢夫子以後素惟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事皆以丹漆非後人作畫於絹素今漆工作畫尚先布衆采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也

文獻不足故也

獻猶賢也我不能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集解按禮運杞不足徵也注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與此注意合

禘自既灌而往者

禘祭之禮自血腥始周禮籩人疏莊氏論語別記禮器正義禮記禮器曰按鄭注周禮小宰云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是宗廟以灌鬯爲始而言自血腥始當指降神以後正祭之始不則所謂禘祭或指郊祭而言則郊不當有灌譏魯失禮然疏所引鄭注不盡又皆主祭宗廟言宜從區蓋也　又曰皇侃義疏云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

論語鄭注二

太祖室裏鬱前東向東白茅置地上而持匏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以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讀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尸之事乃後迎牲灌鄭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也今按灌義雖異至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禮同也魯之失禮孔安國以爲魯爲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不知孔子仕魯在從記先公之後不當復譏逆祀而鄭康成說又與魯禘義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明魯禘有灌魯郊無灌矣郊特牲曰黃目黃氣之上尊也鄭注云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鷄彝斝彝之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曰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

丞祼用舉彝黃彝追享祼用虎彝蜼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白牡山罍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又禘之見於春秋者閔二年吉禘于大廟左傳於昭公僖八年禘于大廟左傳於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皆稱爲禘昭公是魯大廟有禘羣廟亦有禘矣廿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日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襄十六年傳晉人日寡君自此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諸侯與天子禮同而天子有禘與諸侯異魯祭大廟用禘禮遂假禘之名其實與王者禘其祖之祭自別故不譏禘但譏既灌而往者之僭禮也襄十年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禘於羣廟皆僭天子之禮樂也唯灌尊猶未踰制耳夫子所以深諷之也此章又問禘之說者鄭注禮喪服小記及大傳以禘爲郊祭然以記文考之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上言四親下言四廟并及庶子王則所謂禘不當主祭天言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也干猶空也空祖無廟祫祭之鄭注云大祖受封君也天子大夫士有空祫則諸侯祫於大廟明矣大夫士及其高祖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其不當謂之郊祭亦明矣禮三本曰王者天大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德之本也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是辨貴始者所以事其先辨尊卑者所以事百神也上言祖宗中言郊社若郊禘合而爲一又何貴始事尊之辨哉白虎通云禘者天號祭始祖所自出之禘故曰天大祖王肅之說斯近之矣附會其說以爲魯禘文王則非也蓋自魯以禘禮祀周公故殷祭謂之禘由是而時祭亦謂之禘由是而羣廟亦謂之禘由是而諸侯皆謂之禘皆之禘皆不名之不正也春秋書禘於大廟又書大事於大廟有事于大廟書吉禘于莊公又書有事於武宮殷祭曰大事時祭曰有事于其始書禘以著其名之不正又書大事有事以著其實非禘觀此而微言大義可以互相發明矣　又曰子入大廟每事問按魯用禘禮

始自周公廟其後羣公廟皆有禘子入大廟凡禮樂犧牲服器之等每事問焉蓋正祭器之時也雖爲之兆未能遽革而或人有孰謂知禮之譏子聞之曰是禮也斯聖人之正言猶不欲觀之歎不知之對言可知矣　謹按葆琛先生晚論郊禘多砭鄭學鄭君此注復不完難以尋繹故全載別記之文竊比鄭君箋毛之意焉

吾不與祭如不祭

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與不祭之同按禮特牲疏按集解包氏同

與其媚於奧

奧西南隅音義宗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室西南隅謂之奧也　御覽五百廿九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明當媚其尊者夫竈老婦之祭同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集解魯自文公四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公羊文十六年疏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詩我將正義禮記玉藻正義　義

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如是是不知禮集解　御覽一百八十五　禮記郊特牲正義

之哀世夫婦之道　詩正義無此二字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　詩關雎序正義

哀盍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正義曰盍者疑辭鄭注論語云云仍不以衷爲義其荅劉玫曰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爲疑故兩解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　音義社鄭本作主

主田主謂社也　音義坎春秋文二年經丁丑作僖公主注主於宰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田主無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又按公羊文二年傳練主用栗注夏后氏以松云疏云論語鄭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作問社故何氏以爲廟主耳又按禮器祭法正義引異義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荅

夏后氏以松夏后氏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焉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論說所云謂社主也鄭無駁從許義白虎通引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棣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書逸篇文夏都潁川陽城居地中故云大社唯松殷亳稍東故以柏周豐鎬在西故以栗此可證許鄭義又左氏公羊疏俱云古論作問社而鄭本仍作主者疑本不異字何采孔謝遂改主爲社唐時無古論此二疏約畧言之也

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樹屏也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皇有君字爲好會其獻酢禮記正義作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

鍾欽欽傳云欽欽言使人樂進也從爾雅釋詁合也大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也翕本訓合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大梁南呂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又大司樂乃奏夾鍾歌大呂注云以黃鍾爲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疏云黃鍾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言大呂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通也言爲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必舉此二者以其配合六樂皆然是合以作樂言變動以聽樂言於鄭義皆可通矣云從讀曰縱縱之言從通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皆作者從縱通大司樂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大師注云文之者以調五

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上言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之則言八音可知金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感和之美者高誘呂覽注純美也王逸楚辭注至美曰純鄭樂記審一以定和注云審一審其人聲也疏云人聲雖一其感有殊當詳審其聲以定和之曲何解純如云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和諧也亦非鄭義鄭兼和美二義釋之言八音並作之時審人聲之盡美知和氣所感也云皦如使清濁別之貌也者埤蒼云皦明也鄭注大司樂三禘圜鍾圜鍾黃鍾爲宮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樂記倡和清濁注清謂聲宜至應鍾濁謂黃鍾至大呂是十二律五聲八音皆有清濁又樂記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唯明者能之云繹如志意條達者周頌驛驛其達箋云達出地也釋訓云繹繹生也繹驛通言美心之感發如艸木之有生意暢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焉孟子云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樂至此而每變足以致物矣大司樂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疏云燕禮云終尚書云成此云變蓋樂之始必以六律六同求天地陰陽四時之合由是以均五聲八音美感人之和明制器之別而終歸於五性之德所生以爲移風易俗感格鬼神之本知此而後四代之樂可得而觀故夫子以語魯大師與

儀封人

儀蓋衛邑皇邑上有下字封人官名集解

二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御覽五百六十四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同上　詩茅苫正義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

里者民邢本誤作仁依皇本改文選注作人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皇作善集解文選閒居賦注

擇不處仁焉得知

求居皇作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皇作智同上

造次必於是

造次倉卒也音義

無適也無莫也音義適鄭本作敵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趙於適者鄭注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荀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爲敵莫無貪慕也音義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齊等也省察也察已得無然也御覽四百二

遊必有方

方猶常也集解文選江賦注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爲也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觀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同上　音義云此章集解又作鄭元語氏又作鄭玄注或云孔注或云包辭未知孰是

君子欲訥於言

言欲難音義
事君數音義數鄭音世主反
數謂數己之功勞也同上

九

瑚璉也

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　禮記明堂位正義　世說注上之上

子說

善皇作喜　其志道深集解

乘桴浮於海

桴編竹木大曰桴小曰桴　詩漢廣正義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皇本有言字　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

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

集解

論語鄭注三　一

可使治其賦也　音義賦梁武云魯論作傅

賦軍賦　音義

求也千室之邑

公大都之城方三里　春秋隱元年正義

百乘之家

天夫之家邑有百乘　春秋襄廿七年正義

輸也　禮記大學正義

女與回也孰愈

愈猶勝也　春秋襄十年正義

宰子晝寢

寢卧息也　文選高唐賦注

吾未見剛者

剛謂强志不屈撓　書皐陶謨正義

申棖

棖孔子弟子申續　音義　藏庸曰按音義引史記云申續字周也今張守節正義史記弟子傳作申黨索隱本作申堂王玫碑作申棠棠與堂黨字可通用詩侯我乎堂鄭箋堂當爲棖則堂亦通棖故申棖亦作申堂也續疑緣字之誤緣與周義通堂黨亦周義弟子傳公伯寮字子周正義曰家語有申緣子周則公伯寮申緣申堂疑是一人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　音義作通之占也　後漢桓譚傳注　音義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左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鼂焉知天道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論語鄭注三　二

皆此道也鄭注論語天道七政變動之占與易春秋義合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備言性與天合也後漢馮異傳臣伏自思維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父象而在心曾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傳之說而何氏俱不取　按鄭意性有賢愚吉凶唯聖人之性合乎天道故能傳微言與有未盡後言利與命與仁與亦是合義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

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　襄廿三年正義　後漢馬融傳注　節栭也刻之爲山棁梁上楹也畫以藻文蔡謂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　春秋文二年正義　文選七命注

未知焉得仁音義知鄭音智下同

崔子

魯讀崔爲高今從古音義惠棟曰王充論衡曰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蓋用魯論語之言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皇作三思集解及

吾黨之小子狂簡音義鄭讀至小子絕句

盡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文選思元賦注

雍也弟六

雍也可使南面

言任諸侯治也禮記檀弓上正義

仲弓問子桑伯子

子桑秦大夫音義

君子周急不繼富

非再有與之太多集解弟子傳注

原思爲之宰

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大司寇義疏

司寇也義疏

毋

毋止其辭讓也士辭位不辭祿禮記檀弓下正義類聚八十五詩角弓正義疏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集解

求也藝

藝多才藝周禮大司樂疏

則吾必在汶上矣音義鄭本無則吾二字

一簞食

簞笥也儀禮士冠禮疏喪服疏周禮邊人疏春秋宣三年正義按儀禮疏云鄭注曲禮圓曰簞方曰笥笥與簞方圓有異而云簞笥共爲一物者鄭舉其類也

女得人焉耳乎

汝爲此宰豈得賢人與之耳語與也御覽四百廿九段玉裁曰焉於也耳當作爾此謂女得人於此乎如舊解焉耳爲語辭者誤按御覽引此注多脫落或非鄭氏本文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澹臺滅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門也脩身正行公事乃肯來我室得與之語耳非公事不肯來言無私

文質彬彬

彬雜半貌後漢馮衍傳注

人之生也直
始生之性皆正直詩隰有長楚正義
知者樂
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集解
亦可以弗畔矣夫
弗畔不違道同上
夫子矢之
矢誓也音義
予所否者音義否鄙方有反
否不也同上
可謂仁之方也已
論語鄭注三
方猶道也後漢班固傳注

竊比於我老彭

老老聃彭彭祖音義老聃周之太史　禮記曾子問正義按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又按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周藏書室之史蓋老彭二人爲商周之史官而老在彭前者孔子於老子有親炙之義且以尊周史也世本以爲一人傳聞之誕耳太史主傳述舊聞此言當爲脩春秋而發故孟子云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即竊比之義也漢書敘傳若允彭而脩老兮師古注謂彭祖老聃同鄭義也

何有於我哉

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集解

子之燕居音義燕鄭本作晏

自行束脩以上

論語鄭注四　一

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延篤傳注按後漢伏湛傳注引詩薦湛自行束脩詮無毀玷延篤傳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章懷注云謂束帶脩飾本孔安國論語注見書秦誓正義集解引孔說而脫此文後人據此二說遂以束脩以上爲論年非論摯然束脩爲摯屢見檀弓少儀諸篇按曲禮云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鶩童子委摯而退正義云童子之摯悉用束脩也故論語云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則吾未嘗無誨焉文異是謂童子也按此義甚精鄭云十五以上正謂童子能執束脩以行禮即可誨之以道矣如論語互鄉童子能執束脩則十四以下不得與童子將命即未嘗無誨之義蓋十五爲成童乃行束脩則十四以下不得用摯夫羔取其善羣鴈取其候時雉取其耿介鶩取其不遷束脩者以成童之年當束帶以自脩飾故有取乎束脩凡諸數說相證益明未見乖異也

吾未嘗無誨焉

誨魯讀爲悔字今從古音義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復啟發爲說之皇作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集解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皇作得者也　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同上　宰祿以馭其富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宮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卽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士同鄭君所謂於道可求也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此下士之職故鄭君以爲賤職孔君以從吾所好爲古人之道古人之道卽詩書禮樂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因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脩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亦有祿位於朝也

論語鄭注四　二

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兩吾字明之皇疏繆協引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

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皇無城字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集解按考文云足利本此注作孔安國曰

夫子不爲也

父子爭國惡行也皇有字夫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同上　惠棟曰古之賢人也古本作賢仁故鄭云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而不以義於我如浮雲非已之有同上

五十以學易

魯讀易爲亦今從古音義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集解諱何允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正義曰詩書執禮是教學雅詩禮執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執禮則不誦雅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

我非生而知之者

言此者勸人學皇作勉勸人於學也同上

子釣而不綱音義綱音剛鄭本同

論語鄭注四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集解

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同上

陳司敗

司敗人名齊大夫音義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魯讀正爲誠今從古同上

子疾音義一本云子病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字則此有病字非

子路請禱

禱謝過於鬼神御覽五百廿九

有諸

觀子路曉禱禮否同上

誄曰禱爾子上下神祇按說文讀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讀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禱爾于上下神祇此並當是引古文論語張論作誄者假借義通故鄭從言纍省聲周禮小宗伯鄭注引讀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於論語不改讀也

誄大神之辭也同上

丘之禱久矣

孔子自知無過可謝同上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後漢方術傳注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貌集解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音義

泰伯弟八

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按音義得本亦作德又按後漢注引鄭注亦作德疑是鄭本

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大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大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後漢注作隱閉今依詩正義改不

著故人無德那疏引後漢丁鴻傳注詩皇
作得　而稱焉
四引晉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伯可謂至
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元以爲託
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
三者之美皆蔽隱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
稱焉盛謂元既失之而肅亦未爲得也元之所云三
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
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
讓跡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
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
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弃周太子
之位一讓也假托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
讓也無允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己後是深思遠
防令周嗣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歸芥疑惑
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
言非直常讓若
臧札之倫者也

慎而無禮則葸

葸質慤音義作貌也後漢班固傳
慤質　貌也　注　音義

直而無禮則絞

絞急也音
義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啟子手

啟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
子開衾而視之也集解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

後漢崔
駰傳注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
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
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人於耳集解

詩毛氏傳托六尺之孤

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周禮大司徒疏
鄉大夫疏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冥也其見人道遠喪服疏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
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易行後漢方
術傳注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益一作使爲
亂也後漢郭太傳注　西
羌傳注　義疏

不至於轂

轂祿也音
義

不易得也音義易鄭
音以豉反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
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
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集解

侗而不愿

愿善也音
義

悾悾而不信

悾悾誠慤也文選勸
進牋注

守有亂十人音義本或作
亂臣十人非

悾悾而不信

悾悾誠慤也文選勸
進牋注

亂治也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謂文母周公大
召太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

適也臣軌序注　書大誓正義
春秋襄廿八年正義
而致美乎黻冕
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春秋宣十
六年正義

子罕第九　論語鄭氏注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集解　史記孔子世家注　北堂書鈔九十七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閭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同上

麻冕

績麻三十升以爲冕詩葛覃正義

今也純音義純鄭作側基反

純當爲緇詩都人士正義　黑繒也音義　鍰按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鄭云純緇也古緇以才爲聲玉藻純組綬鄭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系菊才此鄭破純爲緇之例麻冕冕也論語鄭注五

緇緇布冠也緇布冠如漢之小吏冠不得細冠爲冕又冠無名純者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

禮於君酬酢授爵當拜於堂下時臣驕泰故拜於堂上御覽五百四十二

子絕四公羊昭十二年注引論語云云疏曰子絕四者備於鄭注

子畏於匡

微服而去禮記檀弓上正義

大宰

是吳大宰嚭音義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皇作多能技藝也　集解

空空如也音義空空鄭或作悾悾悾悾作空空則或作悾悾者當是齊論

我叩其兩端

兩端末也音義

河不出圖

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春秋序正義

鳳鳥不至

鳳衣裳者音義鳳鄭本作弁

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音義　惠棟曰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說文冕或作絻从糸李善曰絻古冕字今論語作冕蓋從魯又說文弁作覍覍與冕相似包咸以冕爲冠或覍字之誤

如有所立卓爾

論語鄭注五

卓爾絕望之辭同上

子疾病

病謂疾益困春秋桓五年傳正義

子路使門人爲臣

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集解

且子縱不得大葬

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禮記王制正義　按此爲孔子未反魯時事故有死於道路之語蓋孔子自知必反魯也孔子去魯以微罪行不能用大夫之禮故曰無臣而爲有臣也

韞匵而藏諸

韞裹也匵匱也音義

沽之哉 羣經音辨四論語沽之哉鄭康成亦音故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反魯皇本下有魯字哀公十一年冬皇本也字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曰雅頌各得其所 集解 孔子世家注

逝者如斯夫

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 鄭作包皇作邢 集解

未成一簣

簣盛土器 書旅獒正義

繹之爲貴

繹陳也音義 繹音義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論語鄭注五 三

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 後漢橋元傳注

衣敝縕袍

縕絮也音義 藝文類聚三十一按音義絮作枲依類聚改又按玉藻縕爲袍注云縕謂今纊及舊絮也

鄉黨弟十

恂恂如也

恂恂恭順貌也 後漢張浩傳注

便便焉唯謹爾

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 集解

踧踖如也

踧踖敬恭貌 後漢明帝紀注

君召使擯

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 上同

揖所與立左右皇本下有其字手衣前後襜如也

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皇下有故衣二字 上

前後皇下有襜如也同則字 上

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復命白君賓已去矣 同上

翬斿如也 羣經音辨鄭讀翬斿爲翬窮也段氏正義曰此論語鄉黨聘禮記鞠斿之斿亦作翬斿徐廣云見三蒼謹敬皃也音穹窮廣雅亦曰翬翬謹敬也漢書注曰翬斿謹敬也蓋上字巨弓切下字巨六切仍是聯韻如左傳鞠窮之卽營蘧耳上字亦讀巨六切爲疊絲字孔注論語曰斂身許曰曲脅蓋有謹敬而不傴僂也許無翬翬字以翬斿爲正字鞠斿則翬之段借字鞠斿

行而翼

翼恭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立行不當立振闑之中央 儀禮士相見禮疏

過位

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 禮記曲禮上正義

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曰卿位正義曰又云過位注云云故燕禮禮射鄉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是也

攝齊升堂

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 儀禮士相見禮疏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蹜

踖如有循舉前曳踵行集解魯讀下爲趨今從古音義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集解

私覿愉愉如也

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同上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紺緅紫元之類也紅纁之類也元纁所以爲祭服等

其類也紺緅未染不可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爲褻

服而已飾謂純緣也義疏褻衣袍襗也詩無衣正義

緇衣羔裘

君之儀禮疏作諸侯視朝之服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周禮

素衣麑裘

諸侯視朔之服詩正義朔誤朝其臣則青豻褒絞衣爲裼素

用綃禮記玉藻正義詩羔羊正義終南正義

按聘禮疏曰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

麑裘但君則麑裘還用麑褒臣則不敢純如君麑裘則青豻褒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今小卧被是也周禮玉府疏

狐貉之厚以居

在家以接賓客集解

非帷裳必殺之

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深

義疏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義疏作齊倍要者也疏

春秋昭元年正義

羔裘元冠不以弔

元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穀梁僖三年疏

吉月必朝服而朝

朝服皮弁服禮記曾子問正義

齊必有明衣布

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爲之御覽五百卅

不時不食

不時非朝夕日中時集解一日之中三時食儀禮既夕疏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集解

雖疏食菜羹瓜祭

魯讀瓜爲必今從古音義

鄉人儺

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禮記月令正義儺魯讀爲

獻今從古音義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饋遺也拜受敬也曰丘未達言不服之義藥從中制

外故當愼也御覽四百七十八

醯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重人賤畜退朝自君皇作魯之朝來歸解集

君賜生

魯讀生爲牲今從古音義

君祭先飯

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集解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同上

入大廟每事問

爲君助祭也大廟周公廟也同上無此注皇本有

論語鄭注五

見冕者音義冕鄭本作弁

魯讀弁爲冕今從古子罕篇音義

式負版者

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世說注上之下

迅雷風烈必變

敬天之怒疾雷爲烈集解

車中不內顧

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音義

山梁雌雉

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粱粟音義

論膏粱之變又通評虛實論高粱之疾按素問生氣通天

王冰注並云粱粱字也則粱亦通粱

按那本

先進第十一　論語鄭氏注卷第六　宋翔鳳學

先進於禮樂

先進謂學也音義

野人也

野人粗畧儀禮喪服疏按疏又云與都邑之士相對亦謂國外爲野人野人稍遠政化都邑之士謂近政化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集解按書閎四門正義曰閎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眾賢也

德行

以今前章音義

季旨今子問弟子孰爲好學音義無季字云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

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欲得賣之以爲顏淵作椁也顏路顏淵之父御覽五百五十一

鯉也死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馬上

子哭之慟

慟變動容貌音義

門人厚葬之

言顏路欲聽門人厚之御覽五百五十三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樂各盡其性行行剛強之貌集解文選座右銘注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集解魯讀仍爲仍音義

小子鳴鼓而攻之

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而責之集解

子路之行失於叛嗇同上弟子傳注按音義云叛本今作畔又按皇本叛作阪

由也嗇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同上

毋吾以也音義以鄭本作已

因之以饑饉音義饑鄭本作飢按說文飢餓也从食几聲饑餓穀不熟爲饑从食幾聲此正字當作飢餓作飢假借字

且知方也

方禮法也音義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

我非自言能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

見曰會殷覲音義殷頻本或作見皇作殷見今注並作覲音義邢疏改曰同端
元端也玄元端冠章甫諸侯曰覲朝之服小相謂相
君之禮皇本有者字集解本作儀禮特牲饋食疏
異乎三子者之撰音義撰鄭本作僎从人巽聲說文無撰字集解引孔曰
撰具也則孔氏古文亦當作僎僎作撰者隸書之別鄭讀爲詮當據齊論
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音義
浴乎沂風乎舞雩
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禮記郊特牲正義按論衡明雩篇曰會晳對
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

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
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又曰龍見而雩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又曰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按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以爲建巳若啟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盡爲暮已之月亦不可浴水中春服既成言時已暖也然見已之而風乾身浴沂言被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儛節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僞僞故曾晳托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魯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異三子并與孔子問意反矣
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咒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爲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常地謂在魯城南沂水上周禮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晳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帝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韎鞸至祝敔皆作日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注又曰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正義曰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按以上數則皆明論

詠而歸音義歸鄭本作饋
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音義詩所歌蓋絲衣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爲龍星龍與靈聲之轉經傳無靈星之祭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

意篇曰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張晏以爲農祥農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禮正要之靈星之祭即左傳龍見而雩磾然無疑雩祭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堂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絲衣云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毛學所遺爾

顏淵第十二
請問其目
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周禮春官大司樂疏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集解

仁者其言也訒

訒不忍言也音義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皇作喪無日我爲無兄弟集解御覽五百七十四

浸潤之譖

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皇作以漸成人之禍也集解

膚受之愬

謂受人之愬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後漢戴憑傳注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政有此三者則國强也臣軌下注

論語鄭注六　五

去食自古皆有死

言人之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民無信不立

民所最急者信也御覽四百卅

棘子成

舊說云棘子成皇本經注衛大夫集解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有皇侃之餘姑從賅博在攷古義者所分別焉

亦可以弗畔矣夫

弗畔不違道集解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同上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論語鄭注六　六

片言可以折獄者

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音義惟刑音義折馬鄭王皆音哲智也說文哲知也从口折聲重文悊哲或从心又書大傳引哀矜哲獄折亦作哲哲折知獄情也此注云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則亦當訓爲知而字通悊矣不然制亦斷割之義何必定從古讀耶

片言可以折獄

片半言爲單辭折斷也惟子路能取信所言必直故可令斷獄也御覽六百卅九非鄭注然輯錄家多采其文

言事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同上

皐陶爲士師號曰庭堅春秋文十八年正義

子路弟十三　論語鄭氏注卷弟七　宋翔鳳學

勞之音義鄭力報反

必也正名乎

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敎不行故欲正文字之誤儀禮聘禮義疏

子之迂也音義迂鄭本作于

于狂也音義丁援經曰狂當作往與佛肹章子之往也語氣正同于訓往尒毛詩傳及鄭箋迂舊作狂校宋本作枉於于義皆無當子曰御覽作子路曰誤　善人爲邦百年

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此人爲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御覽二百五十九

必世而後仁

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詩皇矣正義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禮記繒衣正義

冉子退朝

朝於季氏之私朝音義鄭曰舜典闕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敎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尊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魯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私家之朝耳玉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政之敎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按闕四門注云卿士使爲已出政敎則國門私朝亦行政之地正義謂不得適國門私朝按繒衣正義詩繒衣典闕四門注云卿士之職在國門尊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按繒衣正義引玉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休息則知國政之敎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政之敎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按闕四門注云卿士使爲已出政敎則國門私朝亦行政之地正義謂不得適國門私朝

其事也如有政

君之敎令爲政臣之敎令爲事也

子夏爲莒父宰

舊說云莒父魯下邑集解

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音義躬本作弓

攘盜也我鄉黨有直人名弓父盜羊則證其罪音義御覽四百廿七

行必果

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爲之集解

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同上孔廣林曰據注知鄭作抑亦其次

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者算數也同上文選閒居賦注

狂者進取

抑法古制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詩載馳正義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集解

不占而已矣

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同上義疏曰記孔子語來證無恆之惡也言無恆人非唯不可爲巫醫而已亦不可爲卜筮卜筮亦不能占無恆之人故曰不占而已矣禮記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是明南人有兩時兩語故引禮記論語亦各有所錄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公羊莊子七年傳注引論語文疏曰一鄉之人皆好之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惡也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云云

論語鄭注七　三

之說備於鄭注　按彼疏云備於鄭注如約鄭義也

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詩棠棣正義

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

公羊桓六年傳注孔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　按何以敎爲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敎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敎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

憲問弟十四

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　史記弟子傳注按集解作包氏說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皆後漢注作必　見危故以爲諭也春秋序正義後漢弟五倫傳注

裨諶草創之羣經音辨裨鄭本作卑婢支切　按漢書古今人表鄭卑湛注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

世叔討論之

討論整理尚書序正義

同管仲曰人也

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詩匪風正義然得之謂之人　按非常之人偶此注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故曰同位人偶之辭也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鄭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嬰兒得近侍側胡

論語鄭注七　四

貳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亦能尊異之也詩匪風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云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爭魚小技誰曰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能此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此可明人偶爲尊敬之義猶詩言所謂伊人也集解鄭曰皇本有　邪本無

奪伯氏駢邑三百

伯氏齊大夫禮記雜記下正義　伯氏駢邑三百家是齊下大夫之制坊記正義

卞莊子之勇

卞莊子秦大夫音義

晉文公譎而不正

譎者詐也謂召天子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而不正也解集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音義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轂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按今傳范氏穀梁注無柯有葵丘范以柯爲離會故不數鄭數柯者以信始著於天下也音義引范誤又穀梁莊廿七年疏引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同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是鄭亦數葵丘而并去貫又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文故指陽穀是又謂鄭數陽穀舍葵丘一家之疏前後互異並相矛盾意謂釋廢疾云者論語注當亦有此文若云鄭指陽穀乃附會之說非鄭本指前疏引釋廢疾下又云或曰去貫與陽穀與猶數也言數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故得爲九下引劉炫難曰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也是彼欲不數葵丘故附會鄭義劉氏之難爲得此既載劉難而後疏乃云鄭指陽穀是其失檢疏家往往有之葢桓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故舍北杏不數去貫與陽穀則必數葵丘鄭釋廢疾又

云柯之盟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是鄭護穀梁以葵丘爲美安得反據公羊而指陽穀也既數葵丘自當舍貫與釋廢疾義同音義所云皆當校改

霸諸侯

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

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春秋成元年正義書大誓正義

如其仁如其仁

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爲大死節仁小者也御覽四百十九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音義言作曰云本作子言鄭本同

子貢方人音義方鄭本作謗按孔注解方爲比方與張論同則此作謗者當從齊讀

謂言人之過惡音義人謗正義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有虛實或有妄謗者今世以謗爲誣是俗易而意異按楚語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謗亦諫義

仁何爲是棲棲者與音義或作某何鄭作某何是

稱其德也

德者謂良之謂集解

不尤人

尤非也音義

下學而上達

下學人事上知天命後漢張衡傳注集解引孔同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集解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周禮鄉師疏

作者七人矣

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條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義疏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義疏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一據孔子同時人一據孔子以前人似皆可通鄭君以經傳無夷逸朱張故不以爲人姓名遂并荷蓧長沮諸人數之爲十矣夷逸說詳後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

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後漢蔡邕傳注按太平寰宇記曰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

深則厲

由膝以上爲厲詩匏有苦葉正義按詩匏有苦葉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毛傳本爾雅爲訓爾雅淺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李巡注云濟渡也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按揭从手以手褰衣當而過故曰揭水深非褰裳所能渡則必履石渡水故不待解衣而衣自不濡也謂之厲者說文砅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重文厲砅或从厲又厲旱石也水深而石出於水故爲旱石當是置石水中俾高出水上則徒行有履藉爾雅釋訓石杠謂之倚是也今齊魯間往往有之衛風之淇厲水經注之河厲蓋指此此厲爲橋梁之屬深則厲自爲涉水之一名故其文从水从石又或從厲皆會意之字今詩及爾雅作厲者經典假借非正字也使以衣渡水而不履石將使遂濡其衣乎且不履石則又何取而謂之厲於會意之旨又不合也故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亦不謂橋梁之厲而於履石渡水義無不順也孫炎郭璞既失其指遂訓衣爲褌以爲水深則濡褌而已然詩音義引韓詩說至心曰厲釋水由帶以上豈僅濡褌乎說文涉徒行厲水也此亦取履石之義則揭衣而渡不得云涉故爾雅以由膝以上爲涉蓋水由膝以上或可不履石然必褰衣而露脛故淮南主術言紂斷朝涉之脛亦以異而斷之無所履而渡謂之徒涉徒涉爲至危之事故憑河與暴虎並論則常涉者必履石矣詩褰裳涉溱褰裳涉洧謂揭而後厲鄭君注論語則云由膝以上爲厲知涉者已藉乎厲由帶以上必厲而後可渡雅取對詁鄭據散文其說可通也

高宗諒陰

諒闇謂凶廬也後漢張禹傳注按公羊文九年注引論語作涼闇據鄭此注知鄭本論語諒陰作涼闇矣喪服四制高宗諒闇注諒古作梁梁闇讀如鶉鷃之鷃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

原壤夷俟

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魏書李業興傳

吾見其居於位也

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儀禮既夕疏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末立

不可敎以末事集解

五陳絕糧音義糧鄭本作粻音張

粻糧也音義

小人窮斯濫矣

濫竊也同上

雖州里行乎哉

二千五集解作萬二千五百家爲州百家爲鄰五鄰爲里

行乎哉言不可行集解弟子傳注

論語鄭注八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魚衛大夫名鰌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御覽四百廿七

卽下惠之賢

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謚曰惠也御覽四百廿

君子義以爲質

義以爲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成之謂幽王以後也序周禮廢興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詩黍離正義

諸侯始專征伐簡南山正義曰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子諸侯於

義以爲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成之謂幽王以後也序周禮廢興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詩黍離正義

諸侯始專征伐簡南山正義曰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子諸侯於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也

耕而不餒此勸人學同上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音義有集解按此十二章音義皆指魯論及張論也此當是齊論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甚於水火於仁最急也御覽四百十九

固相師之道也

相扶也音義

論語鄭注八

季氏弟十六

則將焉用彼相矣

相扶工者也臣軌注上儀禮鄉飲酒禮疏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音義邦內鄭本作封內

而在蕭牆之內也

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諸侯始專征伐簡南山正義曰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子諸侯於

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洇水箋云諸侯出兵往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獨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顧忌故論語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始也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集解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同上　那本作孔皇作鄭

友便辟

便辟謂巧爲譬喻公羊定四年疏　按公羊疏又云案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

論語鄭注八

辟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

友善柔

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同上

友便佞　按說文論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歲載善論言論語曰友論佞據此則古論作論鄭以義近故不改讀

便辯也謂佞而辯集解爲媚矣御覽四百六引此注云便佞辯以爲佞也

文異而義同

謂之躁

躁不安靜也集解魯讀躁爲傲今從古音義

畏大人

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儀禮士相見禮

狎大人

狎慣忽之書大禹謨正義大誓下正義

歸孔子豚音義歸鄭本作饋

魯讀饋爲歸今從古音義

子之武城

武城魯之下邑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

吾其爲東周乎

據時東周則爲成周詩黍離正義春秋序正義

恭則不侮

不致人侮慢之言御覽四百十九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文樓賦注登

可以觀

觀風俗之盛衰集解

可以怨

怨謂刺上政詩擊鼓正義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集解御覽五百六十四

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言樂不但崇此鍾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御覽五百六十四

無所不至言其諂佞集解無此二字邪媚無所不爲集解後漢李法傳注

古之矜也廉

魯讀廉爲貶今從古音義

子欲無言

疾時利口多言失實也御覽三百九十

天何言哉

魯讀天爲夫今從古音義

將命者出戶

將命傳辭者文選思舊賦注

新穀既升

升成也儀禮喪服疏

鑽燧改火

周書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周禮司爟疏

惡果敢而窒者

魯讀窒爲室今從古音義

惡徼以爲知者音義徼鄭本作絞古卯反徼抄也知古論亦作徼作絞者當是齊論其義未詳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集解

微子弟十八

殷有三仁焉

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詩邶柏舟正義

柳下惠爲士師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也食采柳下謚曰惠 文選陶徵士誄注

按柳下惠已見衛靈公篇御覽引注與此小異然選注先引柳下惠爲士師正文又引此注故錄於此以俟攷士師典獄之官 孟子梁惠王下疏

三黜

黜貶退也 御覽四百廿七

齊人歸女樂 音義歸鄭本作饋

論語鄭注九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音義

孔子下

下堂出門也 同上 按莊子人間世曰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過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下堂出門 盖本莊子

長沮桀溺耦而耕

長沮桀溺隱者也 後漢注作並耦廣五寸二耜爲耦 集解 後漢蔡邕傳注 史記孔子世家注 文選藉田賦注

使子路問津焉

津濟渡處也 集解 文選顏延年北使洛詩注

滔滔者 音義滔滔鄭本作悠悠

論語鄭注九

朱張郝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譸書譸張爲幻卽陽狂也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曰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

天將降其志不辱其身

言其直已之心不人庸君之朝 集解 孔子世家注

廢中權 音義廢鄭作發 按馬解廢爲發棄是古論亦作廢鄭以齊論讀發也

發動貌 音義

我則異於是

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 後漢黃瓊傳注

大師摯適齊

師摯以下周平時人 漢書古今人表注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周禮膳夫疏

故舊無大故

大故謂惡逆之事檀弓下正義

周有八士

周公相成王時所生音義詩思齊正義曰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卽位也詢于八虞度于閎夭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案論語八士鄭以爲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爲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也四乳而生八子皆有賢行和氣之所致也

聖賢羣輔錄上

開元占經

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義疏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後漢蔡邕傳注

聽其言也厲

厲嚴正集解

則以爲厲已也

厲讀爲賴恃賴也音義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集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

慶父輈稱死當作抗輈經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擅弓上正義

按公羊僖元年傳於是抗輈經而死注輈小車轅冀州人以此名之云爾疏鄭氏云慶父輈死者正取此文此與擅弓正義皆引鄭論語注而俱誤脫矣

夫子之牆數仞

七尺曰仞書旅獒正義

堯曰第二十

天之秩數在爾躬

秩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那疏禹謨正義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皇皇后帝並謂大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詩閟宮正義　郊特牲正義　孝經聖治章疏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書湯誥正義

簡在帝心

簡閱在天心書湯誥正義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魯論無此章今從古音義

論語敘

仲弓那疏有子子夏等所撰定經典敘錄游二字　那疏書以八寸策北史儒林傳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儀禮聘禮疏魯扶卿注云鄭云扶先或說先生所引鄭云當出論語序陸氏敘論語三家最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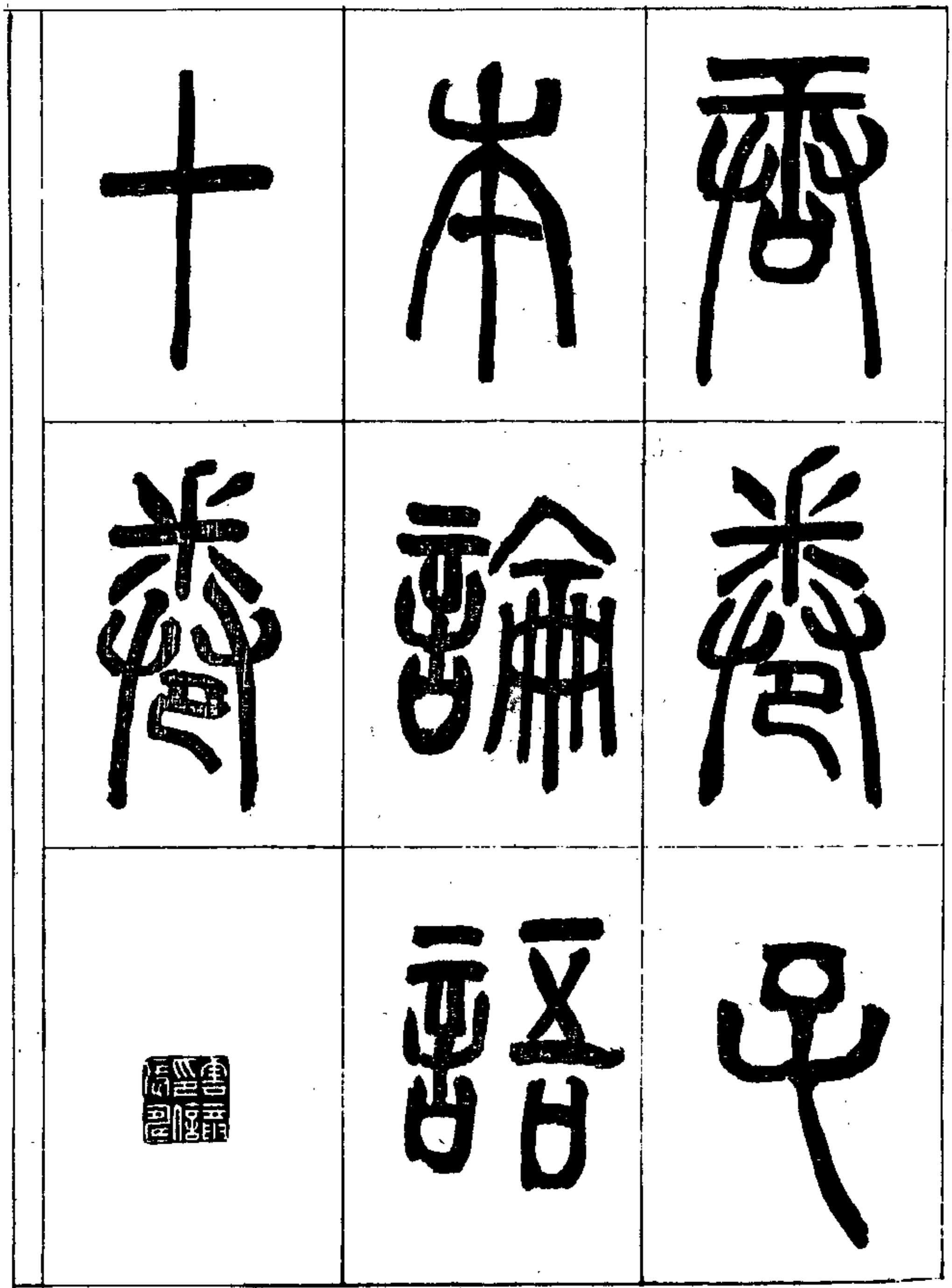
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春秋序易正義

書詩禮樂春秋皆尺二寸當作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儀禮聘禮疏魯扶卿注云鄭云扶先或說先生所引鄭云當出論語序陸氏敘論語三家最明

敘錄傳魯論者有魯扶卿錄經典敘按

當悉本鄭氏

惜不存於世



欽定四庫全書

嘉慶重修一統志

卷之三百五十

廣東傳十

京氏易傳三卷

論語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魯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之故有魯論齊論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竟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苞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論語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知人也

論語爲政第二　何晏集解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縱心所欲不踰矩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奚其爲爲政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論語八佾第三　何晏集解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曰夷
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季氏旅於泰山
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
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子曰君子無所爭
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
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
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曰夏禮吾能言之
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
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子曰禘自既
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
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
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
祭如不祭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
竈何謂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子曰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子入太廟
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子曰射不主皮為
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子曰事君盡
禮人以為諂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子曰關
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哀公問社於宰我宰
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
使民戰栗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
既往不咎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
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乎曰然
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
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子語魯大師樂曰樂
其可知已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
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

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吳未盡善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也求爲可知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不怨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

論語里仁第四　何晏集解

子曰里仁爲善擇不處仁焉得知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曰我未見力不足者也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也求爲可知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不怨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子曰古者言之不出也恥躬之不逮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論語公冶長第五　何晏集解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子路有聞未能行唯恐有聞子貢

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義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也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至於他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斯可矣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者也已

論語雍也第六　何晏集解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
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
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
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隣里鄉黨乎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
川其舍諸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
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
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
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於從政
乎何有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
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伯
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子
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再有曰非不
說子之道也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今女畫子謂子夏曰爲君子儒毋爲小
人儒子游爲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乎哉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
於偃之室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
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不有
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
矣子曰誰能出不由户者何莫由斯道也子
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子
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
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
獲可謂仁矣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

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子曰齊一變至於
魯魯一變至於道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宰
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
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可欺也不可罔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見南子子路不說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子曰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子貢曰
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
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論語述而第七　何晏集解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
我哉子曰德之不脩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
能從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子之燕居
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
吾不復夢見周公也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遊於藝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
誨焉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
之不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子食於有喪者
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子謂
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
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
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
亦爲之如不可求者從吾所好子之所愼齊
戰疾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
爲樂之至於斯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
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
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恕乎出曰夫子不爲也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云爾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所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不知禮乎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之久矣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

不遜也寧固子曰君子堦於義小人長戚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論語泰伯第八　何晏集解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
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
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曾
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
免夫小子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
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
事於斯矣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
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
子人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遠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曰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
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矣子曰三年
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已子曰篤信好學守
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
且貴焉恥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也子
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曰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
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子曰大哉堯之爲
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論語卷第四

論語子罕第九　何晏集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〻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者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來問於我空〻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作過之必趨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〻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

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子貢曰有美
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
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子欲居九夷或曰陋
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曰吾自
衛反於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曰出
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
酒困何有於我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
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
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
回也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
其止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
者有矣夫子曰後生可畏也焉知來者之不
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
已矣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
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悅而不繹從而
不改吾未如之何已也矣子曰主忠信無友
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曰三軍可奪師也
匹夫不可奪志也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
者立而不恥者其由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曰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子曰智者不惑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
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
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哉

論語鄉黨第十

何晏集解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
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
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踧踖如也
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
所與立左右其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

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
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
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
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
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
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
色足蹜蹜如有循也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
如也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
暑絺綌必表而出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
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
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惟喪必
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齊
必有明衣布也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
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
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
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
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
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
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
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阼階問人於他邦
再拜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
敢嘗之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君賜
食必正席先嘗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
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入太廟每
事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
車馬非祭肉不拜寢不尸居不容子見齊衰
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
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
雷風烈必變舁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
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

雖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

論語卷第五

論語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可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也不可徒行也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閔子騫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子冉冉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柴也愚參也魯師辟也由喭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

室子曰論萬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子路
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
行之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
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
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畏
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
何敢死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
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
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
不從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
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
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曾晳冉有
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
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

路率爾而對曰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間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
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
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
對曰非曰能之也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
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
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
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
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子曰爲國
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
則非邦也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

何赤也爲之小相孰能爲之大相

論語顏淵第十二　何晏集解

顏淵問仁子曰剋己復禮爲仁一日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棘子城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矣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

丶臣丶父丶子丶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也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矣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以善導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論語卷第六

論語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仲弓

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
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
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
苟而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
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
哉樊須也上好礼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
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
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
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適衛冉子僕子
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
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善人為邦
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曰苟正其身矣於
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
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
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定公問一言而可
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
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可喪
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
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

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善而莫之
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葉公問政子曰近者
悅遠者來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毋欲速毋
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葉公語
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
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
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
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
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
然小人也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
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曰不得
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爲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
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羞之羙子曰不
占而已矣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也子曰君子易事
而難悅也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
器之小人難事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
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
小人驕而不泰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問
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怡怡如
也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論語憲問第十四　何晏集解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剋伐
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

矣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
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南宮适問於孔子曰
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
有天下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
人尚德哉若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
焉能勿誨乎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
論之行人子羽脩飾東里子產潤色之或問
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
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
怨言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子曰孟
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
子路問成人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
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礼樂亦可以
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

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
人矣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
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
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
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
其然豈其然乎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
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子曰晉文公譎而
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路曰桓公殺公子
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
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
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
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
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子曰衛靈

公之無道久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難也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也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曰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無能也子曰不逆詐不憶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對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公伯寮想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子擊磬於衛有

荷簣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子曰上好礼則民易使也子路問君子乆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闕黨童子將命與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粮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也子張書諸紳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也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亡矣夫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也而可小知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子曰有教無類子曰

道不同不相爲謀孑曰辞達而已矣師冕見及階孑曰階也及席也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与師言之道与孑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爲伐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櫝中是誰之過與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更爲之辞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於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礼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孔子曰侍於君子

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不言
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孔子曰君子
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丶天命畏大
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
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
不學民斯爲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
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
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
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
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
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
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
稱之其斯謂與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
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
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
未也不學礼無以立也鯉退而學礼聞斯二
矣陳亢退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礼又聞君
子之遠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
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
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也

論語卷第八

論語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
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
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日月逝
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子曰性相
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

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對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佛肹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肹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邵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者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惡紫之奪朱

也惡鄭聲之乱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子
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
出户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室我問三年之喪
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礼礼必壞三年不
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女安
乎曰安之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
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
則爲之室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
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子曰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
之猶賢乎已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
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乱小人有勇
而無義爲盜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
有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
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
也惡徼以爲智者惡不遜以爲勇者惡訐以
爲直者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
則不遜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
終也已

論語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孔子
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
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齊人歸女樂季桓子
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
子之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往者不可

諫也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趨而辟之不得与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与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与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鞉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論語卷第九

論語子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

衰其可已矣子旅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
能爲有焉能爲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旅
子旅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
不可者距之子旅曰異乎吾所聞也君子尊
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
距人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
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
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曰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夏
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
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子夏曰君子
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謗已矣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諫未信則以爲謗已矣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
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
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
先傳焉孰後倦焉辟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
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子
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游曰喪致
乎哀而止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
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曾
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親
喪乎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
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
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
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曰君子之
過也如日月之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
皆仰之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

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舛孫武舛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也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也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舛孫武舛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人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外也夫子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万方万方有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民說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其可

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礼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論語卷第十

正平本論語集解已刊入古逸叢書正平甲申為元順帝二十四年又有菅家本所謂津藩有造館本者是鈔於昌泰二年當唐光化二年吉田因之印法字本迨國朝道光十七年為日本天保八年石川之聚刊縮臨本此外有宋重卿鈔本明應印本大永鈔本皇疏印本古鈔諸本有注居多其無注者明嘉靖十二年清原宣賢此所藏阿佐井野刊之謂之天文癸巳本非復唐卷子真面目矣嘉永元年本道光廿八出自貞利本當元至正間日本僧深尊依唐本錄之明應六年為明弘治五年僧桂庵菊增國文舊式失殆盡貴陽陳子衡山績學好古得唐卷子本有何晏集解四字然存者絕文耳殆文注分鈔本歟勝天文本十倍謂雲龍有同志出為暮春廬所刊書之助雲龍按是本文與津藩本正同

日本所存論語古本余及見者有四一為皇侃義疏本一為正平本一為津藩有造館本一為此本皇侃義疏藏于足利學校日本根遜志校刊修字伯平安服元喬序云寬延庚午當國朝乾隆十五年錢氏大昕日記中已載正平本錢遵王謂筆畫如六朝初唐人隸書碑板已入古逸叢書津藩本為菅原道真書尤為近古此本祇存正文未悉與菅本合遵義節使黎純齋先生以集注本校菅本異同多至三百餘事且有出于正平本外者余觀此卷中有與漢石經同者數字如孝乎惟孝子作于按列子黃帝篇令汝之鄙至此于呂氏春秋審應覽昭王曰胜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其不可者柜之柜作距按儀禮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柜注讀為介距之距盍于距楊墨荀子法行篇欲來者不距注與柜同譬之宮牆之作諸按穀梁莊二十四年迎者行見諸舍見諸注之也廣雅曰諸之也皆古今通用字大氏唐以前卷子本其佳處往往為今本所遺而其外謬誤轉相傳述不知其非如釋文所譏者亦難枚舉若此本之與菅本固卷子中流傳極善且古者實可錄也德清傅懋元駕部將付諸梓屬槩跋其後光緒十五年夏五月二日貴陽陳榘

遵義黎星使所著津藩本正平本跋有斠勘三百餘事不翅為是本設也既付手民遂附錄之光緒十五年夏五月二日

游歷日本等國兵部郎中德清傅雲龍跋

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跋津藩有造館本正平本論語集解
日本之有論語始杜神應天皇十六年百濟博士王仁以論
語十卷來獻實當晉武帝太康六年其時未知所用註解何
家自隋唐通使一準中土制度大寶學令論語用鄭玄注何
晏集解厥後鄭注廢而何解盛行轉相仿寫世所傳最古本
有二一為津藩有造館本天保八年丁酉歲刻當遵光十七年甲申云保其國右大
臣菅公昌泰二年所書唐昭宗光化三年也以第三卷末題
曰手自書寫畢字樣既得其正子孫可寶之丞相十八字為
證一為正平本甲辰道祖居士重刻本當即錢曾讀書敏求
記所誤稱高麗本者二書皆卷子本根源中土舊鈔文字奇
古與宋以後行本字句增省異同可三百餘事以陸氏經典
釋文證之多即所謂一本或本者也而有造本孝乎惟孝乎
作于譬之宮牆之作諸與漢石經合惡果敢而窒者窒作室
與魯論語合不知命章子曰作孔子曰與古論語合尤為近
古則灼然知其為隋唐閒傳本出於閻成石經未刊以前無
疑也今以集注本與校摘其異文於左凡兩本同者卽不別
出俾着古君子攷焉

不亦說乎說仿此作悅乎正平本作乎後孝弟之為仁之本與弟作悌後仿此下
朋友交下有道字千乘之國道作導後仿此夫子之求之也求下無之字異乎
人之求之與之人字下無可謂好學也已已字下有矣字
有道告諸往而知來者者也字下有患不知人也已字下有而患
學乎作從心所欲從作縱何以別乎無乎字正平本有
而後從之後作復不思則罔罔作斯害也已已字下有學干祿作干祿

復也則平本下有無也吾字正子於是曰哭也曰字下有如不可求者求字下有不知肉味肉平本作宍正又何怨乎怨字下有老之將至云爾也至字下有好古敏以求之而以作三人行我三字上有必有我師焉得有作以我為隱乎隱子字下有吾無行無平本無此字下有孔子曰知禮對子字下有君子亦黨乎無正平本句君取於吳取作娶則吾未之有得也得字下有所貴乎道者三無正乎字本不足觀也已矣已字下有不易得也已也字下有周之德字無之天之未喪斯文也字無也太宰知我乎都字下有有鄙夫夫字下有雖少必作者也字無也自衛反魯於字下有然後樂正平本作樂雅頌各得其所所字下有得也得字下有不足畏也已矣已字下有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此本作已後已仿此平本作已後已仿此升仿此平本作已後已仿此升堂正升作外作後升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入室正入作外作後入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門正門作外作後門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由正由作外作後由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徑正徑作外作後徑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行正行作外作後行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非正非作外作後非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由正由作外作後由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戶正戶作外作後戶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斯正斯作外作後斯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出正出作外作後出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無正無作外作後無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之正之作外作後之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狐貉正狐貉作外作後狐貉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裘正裘作外作後裘仿此升平本作外作後升仿此必有狐貉之厚以居其車馬衣裘與共之敝之無憾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言無之而與之言之言作友其士之仁者也者下有人字而人下有終身行之者乎無之勿施於人也人字下有如有所譽所譽字無之可令亡已天則令下有則字則亂大謀無則非道弘人也人下有憂道不憂貧也貧字下有小人不可大受也受字下有及席也席下有何以伐為平本無為伐為也作陳力就列平本作列烈正作烈毀於櫝中無於字過與也與字下有正平本無也字本無有者字也字正可與事君也與我無二字也與苟患失之無正之平字本分崩離析析正平本作折政逮於大夫於無正平本作逮過與也與字下有正平本無也字本無有者字也字正君夫人也人字下有君子不入也無正也平本字本有是言也本正平無本無也字正平名南名邵作鐘鼓云乎我鼓作擊退而喜無而字亦曰君夫人也人字下有退而喜無而字亦曰不以言也言字下有無以言也言字下有無以德之棄也德之棄也無正之平字本學道則易使也正無也平本字本由也無本有也字正平名南名邵作鐘鼓云乎我鼓作擊退而喜無而字亦曰君夫人也人字下有退而喜無而字亦曰不以言也言字下有無以德之棄也德之棄也無正之平字本立也立字下有聞斯二者者作矣不學詩詩曰詩字上有無以言也言字下有無以德而稱焉稱焉無正之平字本為其斯之謂與斯字無之得德作德其斯之謂與斯字無之不學詩詩曰詩字上有無以言也言字下有無以德而稱焉稱焉無正之平字本吾聞其語矣正平本無矣字前樂道人之善道正平本作導樂道人之善道正平本作導無德而稱焉稱焉無正之平字本字正平本無矣字前樂道人之善道正平本作導樂道人之善道正平本作導吾聞其語矣正平本無矣字前樂道人之善道正平本作導樂道人之善道正平本作導名南名邵作鐘鼓云乎我鼓作擊退而喜無而字亦曰君夫人也人字下有退而喜無而字亦曰不以言也言字下有無以言也言字下有無以德之棄也德之棄也無正之平字本分崩離析析正平本作折政逮於大夫於無正平本作逮過與也與字下有正平本無也字本有是言也本正平無本無也字正平本無矣字前樂道人之善道正平本作導樂道人之善道正平本作導無德而稱焉稱焉無正之平字本分崩離析析正平本作折政逮於大夫於無正平本作逮過與也與字下有正平本無也字本有是言也本正平無本無也字正平本無矣字前樂道人之善道正平本作導樂道人之善道正平本作導

奪未也亂雅樂也無正平本均也字覆邦家者無者字孔子辭以疾作辭辭下有之字食夫稻衣夫錦有也稻錦下均有之字下有安之字下有宰我出子曰宰我出子曰宰我出子曰

石鼓論語答問

中華民國二十年 永嘉黃氏校印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人之學問內外相爲消長故無所得於中者必有求於外求而得則喜不得則怒此相應之理也若隱然自得既說且樂宜乎其不慍也蓋玩味義理愈久愈出自是一般好意思來解謂當其可之謂時非也此時只是常常玩習令意思不間斷有朋自遠方來來解以爲人見吾學力之至皆不憚遠而臨之所以樂却非也如此是要人知己若要人知己便樂則人不知己如何不慍兼人知己如何會樂樂自是胸次中事

油然生於其中要勉強不得人便富貴之極亦只是自喜如何會樂惟是性分中方始言得樂字孟子所謂王天下不與存焉者是也有朋自遠方來者是得天下之賢者相與共學彼此相發明有不容言之妙此其爲樂也至矣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夫孝弟與作亂相去極懸絕人若未能孝弟何至便作亂有子乃合而言之若非見得人心親切何以有此語夫大聲疾語者必非孝子順孫而孝弟之人必下氣怡色古人以好勇鬬很爲不孝謂爲孝子者在醜夷不爭蓋人若孝弟其聲氣容色自別若不孝不弟必好陵其上之人好陵其上之人則忿爭之心不容但已便有作亂之理蓋世間自有一般人好與人爭競此其剛強忍戾生於中而不自能制人若有剛強忍戾之心則事事不委曲如何不會犯上禮記論爲人子者交遊僕友國人宗族莫不稱其善蓋人纔孝弟發見於外自然不同人人都以爲好一不容於父母兄弟便不容於宗族鄉黨去爲亂臣賊子者有之矣有子自其心術之微者言之而極其禍福之至也君子日夜所以經營者只此一事譬如下種譬如築基百行萬善悉從此出故有子爲之言曰君子所務者本本立則道自生何者爲本孝弟仁者之本仁者萬善之本也未有道不本於仁仁不本於孝弟者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言令色只是處心不誠實人若不誠萬事皆壞不必說仁便是體便是剛之類仁也者萬善之總名也人若誠實雖未爲學終是不同若資質既薄便難與爲善小則害身大則害

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人之學問若點檢不到一日之間多損少益不忠不信則於己有損不習則於己無益古之學者常自警察只就不好處點檢一毫不盡其情者皆不忠不信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千乘之國不易治也聖人說得極易只是自盡者己不擾民生事便可爲也孟子論王道亦如此蓋聖賢之論大抵簡易明白夫而字與以字不同猶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相似惟敬事故能信事若不敬於其初必率略不可行如何信得

節用而愛人若不節用不免擾民如何愛得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近有新說云則以學文者以學而文之也此說害理只上面便是學如何更以學去文之也只依舊說夫文質兩字少不得棘子成說文猶質也爲子貢所病但躬行當在先學文當在後學者要知次第耳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人皆謂聖人之門所從事者德行而已而文學蓋不與焉不知聖人之門不曾廢文學其教門弟子亦曰博學於文又曰則以學文德行之外亦有文學之科何嘗廢文學也子夏言

賢賢事父母事君交朋友之外雖曰未學則是猶有學也但子夏反本之論故云爾子夏在聖門居文學之科反能言及此是其所學過人遠矣易色竭力致身言而有信此皆就吾身上用功非外面著力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外先莊重內先忠信既有所本矣然後可以資益於人點檢於己此其爲學之次第己若外面輕忽裏面不誠實如何問別人身上求益人亦如我何況滿身都是過更就何處點檢人須先有根本了始可以遷善改過朋友亦只是切磋琢磨增益其所未至爾或謂毋友不如己者若勝己者不肯與我友如之何蓋上焉者求友於不勝已則不可若下焉求友於勝已何不可之有夫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焉也好與不若己者處焉則固當改矣禮記曰先意承志謙父母於道蓋孝子之事親承志謙道之意存沒如一日

親之不待君子而後識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由此推之當時諸侯卿大夫輕變易其先君之政者多矣夫子兩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蓋有所見而云非爲匹夫單人發此論也周易蠱卦下自初六上至六五雖貴賤不同而爲幹父之蠱則一大抵剛健者患其有變更之失柔弱者又患其無幹蠱之才故每貴於得中也或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秦二世不能改始皇之暴漢昭帝能改武帝之失則二世爲賢於昭帝也蓋不然聖人固曰無改於父之道若非道則固當改矣禮記曰先意承志謙父母於道蓋孝子之事親承志謙道之意存沒如一日

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如禮記所言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天地同節蓋和是樂之事今有子論禮乃連和與節說若不是見禮樂實是一理如何說得如此親切蓋天地之間只是有自然之和聖人作禮樂亦只是達此和氣使行於天地之間爾故有子言之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此爲美豈可一日無此和也然而小大並由無所差別亦有時而不可行也蓋只知和之爲和而不知和之有節則亦不可以行矣故而節者禮之所從始也猶中庸言親親之仁尊賢之義而繼之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亦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而繼之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親與近不同蓋親是親切處近只是密邇於此因近可以至親也有子之意以爲信當出於義恭當出於禮若信不出於義則世之小人得不義之言以求一切之信恭不出於禮則脅肩諂笑以足恭爲禮矣然使人之爲信者盡合於義爲恭者盡合於禮夫豈不善而人未必盡若此自近義而不失親於義者自近禮而不失親於禮者是亦可宗也夫子曰恭近於禮儉近仁信近情敬遜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有子此意蓋得之夫子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大抵人心無兩用便是聖賢出來撫民物亦不遑寢食一意爲民然後天下蒙福蓋此有所重彼有所輕不能兩立也人莫切於身之奉養至於有所不恤則他事更無可累者聖人亦只以此觀人如顏子亦只說簞食瓢飲居陋巷不改其樂子貢以下蓋不及此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是至微小事聖人却用此稱子路此亦人之所難能也今人一飽之外更無他念向上求飽生出無數奢侈求安便有無限不好事如此則一生只求了此兩件更無工夫幹別事故學者先要去此心此釋氏所謂纔緣也然後方有工夫理會學問飲食居處都記不得但一心向前做取合做底事連言語亦不暇說就有道之人是正此學其人如此可謂好學之切至者矣顏子一生只如此用工夫爾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是得一箇正好平過却未是有學問謂之無過則可爾至於貧而樂富而好禮却是學問是進上一路然亦不可謂之盡善所謂是道也何足以威之意故子貢因此遂得學問之義云向上有工夫在其所得乃在所問之外夫子因此却又說子貢可語詩又在子貢所答之外師弟之間展轉相發明如此所以見聖人之善教人而門弟子之善學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人不知我在我不害其爲賢我不知人在我則不賢於此固
君子之所患也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或名太極或名北極或名北辰或名太一衆星皆動獨北辰不動王者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似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一章是聖人論刪詩本旨蓋詩有三千餘篇今聖人刪去十只存一不知聖人因甚刪去許多因甚郤留許多聖人說此三百篇一言斷之曰思無邪只是他發心處元無邪僻咏歌嗟歎譏刺諷諫本只是美意故錄之其他所刪之篇亦有

義理不合如所謂赤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之類是也亦有全篇之義不足取而一兩句可採者間見於他書而全篇刪去是也除此外則所刪之詩其間往往思慮未免有邪僻也人皆云先王之澤在民故民所思無邪發而爲詩皆正若如此說則三千篇詩皆當留聖人何故刪去先王之澤既衰當時列國自爲風俗民生其間安能一一盡得如先王之時一時塗歌巷語豈無邪僻人情皆然也然而有一事今毛詩中亦有自敍述其嬉戲之樂諧謔之辭而聖人取焉夫安知其非邪哉然察其本心則有所爲而云而非其思之本邪則取之此非聖人而何足以知之若只見其事如此便斷以邪正則常人皆能之不待聖人之刪也東坡亦言今小雅之詩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者蓋察其辭有幽

憂不樂之意是以係之幽厲而無疑也察此意者非聖人其誰能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此章不是言治之本末先後不可紊只是將兩件事來比並爾其今之爲政者那是不要整齊只得百姓整齊便事事整齊矣故爲政之初便須用出勝曉諳人云某事合當如此若不如此便須有罪此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今有一法不用出勝曉諳別自有道理曉諳得人亦不用治某罪用某罰別自有道理整齊得人須知夫道與齊兩字同而功用各別則人君自然捨彼取此民免而無恥一時雖整齊下來事有民（按二字有誤）到得無恥何事不可做但未敢做爾若有恥且格既格後上面工夫大段做得何事不可爲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人皆言聖人天縱之聖不假學力所謂生知之者也夫聖人誠是生知然亦須用行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只是合下見處便與人不同及至行時用功又與人不同故其成功時遂與人不同若生知學（按學下疑脫知字）雖曰不同至其行處用功一般則其到處亦必一般蓋誠明之學自有次第便是聖人亦須用學譬如天生物相似雖是極好之物亦須從開花結藥及至成熟自有時節要快不得王者化天下亦是如此薰陶漸漬合用許多時節但知是下種時與他人不同爾曰志學時趨向工夫便別立與不惑又是身分上工夫到得知天命方

始論到參天地贊化育事向上去遂與天地爲一矣自別人說便是大而化之與聖而不可知聖人自說又是從心所欲不踰矩自在依本分爾天生聖人亦須用許大功夫方到極至處此顏子早死夫子所以痛憾而歸之於天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孟懿子是孟僖子之子向是孟僖子病不能相禮故其將卒命其子學禮於夫子今孟懿子來問孝聖人告之曰無違其意言無違父之遺訓則足以爲孝矣不知孟懿子領聖人之

意了不再問又復憮然而去不能再問也聖人懼其不曉也故退以告樊遲曰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祭以禮此三箇禮字是乃父之遺訓能行此禮便是無違無違便是孝也父母惟其疾之憂當時卿大夫溺於富貴不自愛其身者豈特孟武伯一人但既來問孝則是知世間有孝一字亦可教也故聖之因其身分上救之若子游子夏便不同但就他學問未到處增益他向上一節爾自他人觀之善養亦難然學者不當止此養可能也孝爲難孝可能也敬爲難如此則養不足謂之孝孝之上更有敬字是大有資級也犬馬皆能有養謂之有養是犬馬亦有以養之也色難是察於幾微處非有視無

愚

古人以爲教然後知困蓋知困則會長進學者工夫全在問辨上前輩以爲一番疑一番進蓋疑便問問必辨審問明辨便彼此相發明進德之階也若聖人與門弟子功用却不如此起予助我之說是聖人誘進門弟子之機非教學相長之義也顏子只是受得聖人言語言下便領退時却自用工夫所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正是言下用功處也聖人看得顏子親切曰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皆其喜之辭也非特喜顏子蓋又自喜其得所授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注家說人焉廋哉言觀人始終安所匿其情此一句有病若是人匿其情被我察得出如此却是聖人專教人察人隱匿

使人無所逃不是聖人觀人之意蓋此三句統說觀人善惡皆在其中若是好人亦何曾匿情但坦然明白教天下人自看觀着爾所謂人焉廋哉者言人之善惡不逃我所見爾豈曰人不能匿其情哉孟子亦是此意也至難之事無如知人若知人天下便可治此豈是小事若論知人之法無以過此三者却與孟子所說不同孟子之說却猶有測度向上人方識得若夫子之說則不論高卑只如此看得仔細便見得人蓋難處是觀與視與察三字上若此三字上有一字虧莽看得不親切便見不得便有錯處要去三字上見得聖人忠厚之意方好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溫故而知新却可以爲師蓋記問

有限義理無窮記問雖多而義理不明雖萬卷而無益若溫故而知新雖一言而有補矣知記問之不足以爲師而後知溫故之可以爲師一說溫故而知新能自得師矣古人有經師人師之說此說亦有意

子曰君子不器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禮記亦曰大道不器君子之於道由粗而入精故曰君子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此一段兩說一云先行是一句以行爲先其言然後從之一云此說事君之義也先行其言是一句如孟子所謂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是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石鼓論語答問

來解云君子與小人相去本無幾特小人動輒反之此固是然少精微君子與小人正在相近處相反所謂名相近者實相遠也比與周羣與黨矜與爭和與同泰與驕其相近處纔毫釐之間論其相反乃有霄壤之遠此君子所以察於毫釐之際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今人不能博學便有說約之意終日危坐有所思索曰我將以爲道也故才智之士得以訕笑之其病在於不學也古人論學與思嘗並說更欠一不得便見聖人亦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然學而不思則學自是學我自是我並無交涉管子曰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說得思極好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當夫子時異端未熾聖人先有是說可見得聖人深見遠識直至後世與異端相爲勝負所謂撲之而愈盛者不逃此二句却全與孟子功用不同一則是時勢不同二亦是力量不及此事只要分明人心有所主宰自然不轉移却無口舌爭勝之理只以後世一事言之喪祭之禮薄仁人孝子無以塞其意故浮屠之說出而乘之仁人孝子始借此以塞其不滿之意其咎在於此道之不明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路却不是懷隱惜於事師之間亦不是自安自恕之人此人剛心勇氣事事要知事事要做只看死生鬼神之問便是事事要知未之行唯恐有聞便是事事要做既是事事要做既是事事要知及至不知處不免強探力取測度億中自以爲已知矣世間事如何一一強要知得古人以致知爲學問之首致知在格物若不向窮理上用工如何事事自知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由此言之以不知爲知不特子路一人除非聖人便是生知若以下更有學知亦有困而知之者不知而欲強知是無時而可知也若自以爲不知求所以知之則有時而知之矣此聖人誨子路致知之道也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大率人多言多過多做多失然而有合行合言處只要得十分審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已是仔細揀擇了其既闕之餘

又戒謹以言之戒謹以行之可謂仔細之至者矣然而不敢謂保其無過直曰寡尤寡悔信矣夫人無過之難也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人如何便到無悔尤地但寡尤悔已自大段淳諄篤實言行無僞然而子張學干祿聖人却如此答之蓋未能無過自是有咎安有得祿之理其得者自是僥倖若無過咎雖未便得祿然亦有可得之理所謂祿在其中亦必可有必有也（按當作亦未可謂必有也）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非謂人爵從天爵也從之爲言任之也詩言干祿豈弟古人亦嘗有此說故子張以是爲急學字與樊遲請學稼同意却不是泛然問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杜錯諸直則民不服

錯如錯諸地之錯謂舉正直而錯之枉之上以明示百姓則民服矣人君之服民只有兩事修己用人而已故又曰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詳觀所解似未精純季康子非是竊權於己欲民之權歸（按權歸疑當作歸己）季世執國柄民歸之久矣大抵權臣竊民不是威力便是姑息久之必自解散季氏之民散於陪臣矣季康子亦知上世之所以得民者非其道也故慨然有感於中敬忠勸三字亦不是尋常泛問蓋季康子問弟子好學與冉求仲由大臣事其於聖門略知尊向矣大抵要斯民尊君親上改過遷善當於人心上用功欲用功於人心者當於自己身分上用功此簡易長久之道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爲字猶中庸人不可爲道之爲凡建立條教號令賞罰之類皆爲政也爲此言者亦是當時卿大夫若季孟陽虎輩非學者問聖人事也却不知修身齊家時其爲政也勤矣非無所爲也亦非不爲也但異乎人之爲之爾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人在天地間羣必爭爭必亂所可恃者信而已人而無信見利則奪有便則逝雖一日亦住不得一步亦行不得故夫子又曰民無信不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按此處文有誤）蓋不特後人如此說子張之意其問亦如此所謂十世可知者泛然問及不借他事便是要問及後來事爾夫知來之事聖人於易揲揲言之然豈是教學者事此如子路問事鬼神幷死相似然聖人却答他不知不得蓋彼所問不指名何事所謂十世可知者不知前十世後十世又不知是治亂是興衰是變更不可指一名以爲名也故聖人因其所問而教之其意以爲今所可知者只是禮若論禮之損益前十世如夏商可知也後十世如繼周者亦可知也所謂夏禮吾

能言之之類是也典章文物因革損益是儒者合講底事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大抵說言患在牽強附合若此兩段合當相連說但來解說得支離意不出（按意下疑脫達字）非其鬼而祭諂也則非其鬼者固不當祭也然人亦（按亦下疑脫有字）所憚於此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是也惟勇於義者能斷然不疑若知其義之當爲而依違不改是無勇也此兩段是聖人有所爲言之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前輩嘗論以足蹉路馬有誅君臣之分信嚴矣何至所謂如此蓋聖人之意深矣平居無事之時習其臣子敬戒之心使見君之馬而不敢易爲等而上之君何啻如天

之尊臣何啻如地之卑以此坊民民惡有犯其上者由此事觀之先王所以爲是禮樂之等者皆所以習臣子敬戒之心也故亂臣賊子必先變易禮樂而後敢動於惡若季氏八佾之舞是也夫人所以不爲不義者謂其不忍爲也若一旦至於可忍則不復可以人道望之矣尚忍言之哉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者以雍徹則八佾之舞不獨季氏爲然聖人獨罪季氏者季氏實爲之首也夫無實之名不稱之禮小人猶受之至於舉他人之名而自有諸己非病狂者不爲也身爲大夫而詩曰天子穆穆非狂則癡此聖人所以哀之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詳觀來解說得甚深奧然經旨自不如此語聖人爲季氏

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養也由此觀之射不中而飲者非以爲罰爵也是乃所以養之也發的以求辭爵者非懼罰也謙遜卑下不敢當人之養也君子無所爭於此處觀之可也射不爭勝負而爭欲自處於謙遜卑下之地其爭乃如此此所以爲君子也與揖讓而升下作一句蓋既下而升飲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此一段當細考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如此則是以白喻忠信以采喻禮今子夏之論乃以素喻禮此必有說也子夏所以疑詩人之辭者亦是未曉詩人之言謂巧笑美目若此乃以素爲文何也夫素非所以爲文也夫

子答以繪事後素謂素之可以爲文也周禮載畫繪之事後素功說者謂先施色後布素爲其漬汙也易漬汙之語不是蓋後素之意雖有采繪之設非用素以間次之則采繢不彰論語注云以素分布其間是也彼畫繪之事當以五色爲上今乃以素分布其間始成繪之飾甚哉素之有益於人也推類觀之則反本之論當有所歸子夏因此遂悟得後素之義知聖人制禮之意乃是以素飾畫之意則素者爲禮而文者非禮也此夫子所以喜之與蓋謂其展轉發明不只就一處上見若只就一事上見得一事亦只是尋常爲學者非聖門工夫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補遺

述而第六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用謂見用於時也行謂行其道也舍謂不爲時用也藏謂卷而懷之也三與字訓許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

前輩謂許由只能逃堯不能逃名若名已相隨逾逃而逾至蓋不由己所謂至人無名者形迹俱泯不待有其名而逃矣善乎范尚宗之言曰泰伯夷未始有讓也所謂未始有讓者緣當初不曾是爲一讓字做出許多事來當初泰伯伯夷只道是君父之命不可違兄弟與我一也是以去而不立胥中終不曾道讓是好事要去做此所以民無得而稱他本無讓之心安得有讓之名百姓又何緣得知且如章元成劉愷丁鴻之徒雖未必是勉強矯拂以求名只是他胸中畢竟道

是好事有心去做所以欲逃此名不可得被朝廷追促明有貴讓時也緣此泰伯三以天下讓按史記泰伯知古公欲立季歷而亡去荆蠻斷髮文身却不曾見他三讓如漢文所謂南鄉讓天下三之類是也泰伯若在此遷延退讓至於再三百姓亦自得而稱矣明道先生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去二也斷髮文身三也此說是若使泰伯當初只是不立不逃去若逃去不斷髮文身亦恐未免有顧戀意思直使斬截得恁地分明當初百姓只見得泰伯若狂惑之爲者後世聖人推見至隱便見得泰伯此三事都是他讓天下處所謂三以天下讓者亦是聖人推原周家得天下之本處如王迹起於后稷之意若曰泰伯逆知文王之聖可以得天下而讓焉雖武王牧野時無是心也而況於泰伯乎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甚矣禮之功用甚大也聖人專將此去約人歸於中蓋此有防範規矩底特有所持循遵守初學之人不可一日無此一日無此直是不可以立恭與愼與勇與直都是極好資質勞與葸可謂有害於人人有極好資質只緣無禮以節之遂至甚害如此人之爲學豈可一日無禮不好資質又不曾學禮其禍豈可勝言哉此四句只是愼而無禮則葸一句難說蓋愼之一字如執圭鞠躬執虛如執盈之類是也此亦自有中禮處若無禮則心志沮喪血氣潰亂亦大有害事處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聖人去家庭上用功只是要去斯民心術上理會大抵事有近厚方能上下相安溫公曰受人恩而不負者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夫辜恩負義之人必非忠臣孝子而一言一語不相背負者必可以託六尺之孤聖人所以能固結民心患難不相棄者皆自其父兄子弟始若子弟不有父兄夫婦不相存朋友不相保鍥薄如此亦何有於君上蓋一處壞則百處壞矣秦人立法專以離人父兄親戚之愛前輩謂古人立法勸人爲善秦人立法禁人爲善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甚矣此身之可畏也凡天下之物可以生之者皆可以殺之一事不謹死者有遺恨古之君子愛護此身如璧玉蓋此身

非我所自有未死之前皆不足恃當事事點檢使無一事可恨及其啓手足也奉父母之全體還而歸之使死者有知從父母于九原至此蓋不足恨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暴慢近信遠鄙倍有二說己其一說人樂記稱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如此說當稱在己可也中庸稱動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如此說當稱在人可也前輩亦多作在己暴慢說若參攷文意却恐不是說在己何故緣斯字說不通若說動容貌斯遠得暴慢動容貌時如何兼未曾於心術用功難爲動容貌便遠得暴慢至如正顏色斯近信此說尤說不通前輩說有諸己之謂信閑常時不曾信如何正顏色便近信莫不相交涉否緣其間有窒礙不通處遂不免去上面一字都重說了如動如正固重說得如出一字如何重說前輩將脩辭說出辭氣却不知脩字與出字大段不同難爲如此說曾子之意以爲君子所貴乎道者爲其功用甚大故也道全德備後纔動容貌民莫不敬暴慢自遠矣纔正顏色不待號令而民之信者過半矣纔出辭氣民莫不從鄙倍自遠矣所謂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皆遠鄙倍之類也樂記曰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弗與爭矣望其容貌而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其此之謂乎君

子之所以用力於斯道者爲其若此故也到得籩豆之事關宗廟倘付之有司則其他事不問可知矣曾子之意不特爲孟敬子設使孟氏不知此說此魯之幸也大抵聖賢憂民之心到死不泯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君子之心自視歉然視天下皆可師之人學問無可止之法但見人皆能而我不能人有我無人實我虛我且無有尚復與誰校耶昔者吾友不明言顏子而先儒皆以爲顏子何也孔門中只有顏子當此是以斷然歸之顏子無疑從事於斯蓋十分於上面用工來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魯直云與人言而面諛豈可寄百里之命其說命字與舊說不同舊說謂百里之民命當依此說也人之觀人亦於利害者察之耳利害輕而後可以爲君子平居高論無一事不能一旦遇歲寒萬事瓦解此三節只是不負此心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亦知是不負此心爾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善有力惡亦有力故學者若無力一步亦進不得前輩云曾子此數語極有力茲事事大體重學者無志於斯儘悠悠不妨若出來擔當此事日引月長非大有力量負荷不去譬如重載適遠前面更有無限艱阻車馬堅好強力不倦終有必

到之理車敝馬羸日未中而稅駕其與未出門等耳古人論學所以貴勇貴剛者爲此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前輩論爲學有次第以爲看伊川語錄不可一例看有初學入門處有體證處有感發處有持守處有調習處有涵養處有觀靜處有感應處學者有得於詩則能興起善心謂其有感發處也有得於禮則能立身謂其有持守處也有得於樂則自然成就謂其有涵養處也此論爲學次第兼言學者不可專事文藝精義中說此一段最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是道非明民將以愚之亦不是匹夫匹婦之愚不可與知此一段自是論聖人勸化之道可使民由之所

謂鼓舞震蕩忽焉若神耕食鑿飲不知帝力於我何有之類是也若使民知之則是在我未免有形迹而道化之在民者亦淺矣王者睪睪所謂由也霸者驩虞所謂知也水涸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此一段只是論人不可有忿疾之心纔有忿疾心便憤激憤激者禍亂之階也如好勇疾貧固不待說入而不仁疾之已甚雖曰疾惡然自家先懷憤疾之心一事做不成激成禍患者多矣亂字不必一一說到僭奪但是不循理爲患害者皆亂也入之所以能安貧者有二其一是守道安分其一只是力不足俛首甘心若天資勇銳力足以行其志纔有疾貧之心其胸中憤憤然不能一朝居小則椎埋發冢大亦能叫呼

橫行譬如毒蛇蝮蝎必噬嚙草木以致其毒而後已入到得不仁已是胸中悖然了自家只有寬緩馴擾矜憐哀撫收拾懲戒之意若忿疾已甚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斯不可救也此其亂雖在人其所以致亂者實在我故曰亂也與好勇疾貧同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謝上蔡謂克己工夫未肯加驕吝封閉縮如蝸驕是不能進善吝是不改過驕吝不除自爲封閉其縮如蝸是也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只是論德不是論才驕吝尚存更說甚德此其所存也無幾尚何觀焉自古聖人多才者無如周公故三代聖人禮樂至周公纔悉讖備更無一事欠闕周公固可謂多才藝者聖人之語及此極言多才不足恃便使才如周公驕吝尚不足觀何況乏之入能有幾何而恃才不學鮮有不

殺其身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

三年學不志於穀何也只是善不易得也古人爲學直是用功如惟日不足如雞鳴而起大抵此心如救焚如拯溺如追亡入如飢渴切身只緣是不可容易得三年學亦可謂從事於善矣若說便到於善亦未敢造次相許此教學者勉強不倦之意又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何也用工時直是一生到時只是一日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篤信好學橫渠先生曰篤信者不好學亦不失爲善人信人

此語恐未必然篤信好學只是一事篤信而好學守死於善道如此而已今匹夫匹婦酷信佛法誦經便是篤信好學耶貧且賤焉不是恥貧賤是恥不得列爲君子也此一段極言學者強力自守處言當做底事直是斬釘截鐵做到徹骨不當住去處直是裘裘疾走若將魂焉可出便出可隱時便隱直是堅強不變如此與子路問強一段相類且是見得徹信得極做得堅無所疑議無所計較無所顧戀到此方謂之力學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直是不爲簞食豆羹不以其道雖餓死直是不受非其義一介直是不與一介直是不可取兵可去食可去信直是不可去可殺可辱直是不可使爲不義學者須是守此心到死不變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石鼓論語答問　卷中　七

前輩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恐未必然蓋政是國家大事夫子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恐未必其與聞之是也蓋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賤臣圖柄者非國之福也不任其事而與聞其謀鮮不爲身禍與國家之禍者漢黨錮事可略見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石林說亂爲卒章稱亂曰大要關雎必非文王時作故史記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是傷今思古之詩也然當時賢者雖追述其事而爲之詩未之被之聲歌今毛詩如此多何曾一一用爲樂章及至師摯推原關雎之義爲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故洋洋盈耳司馬遷所謂師摯見之者甚言師摯識本末使此詩被於聲歌致鄉人

邦國慣於聽聞庶幾正家而天下定之意人皆知之此亦夫子之意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人之資質不怕他魯鈍猶狂只怕他不誠實若不誠實一事不成萬棧不辟（按此句有誤）隨他分量皆會成就若眞箇誠實不有俱喪譬如物縱滲漏了便傾江河在中亦不濟事不直不愿不信只是一個不誠實狂與侗與悾是不好資質只有一點誠實在尚有救若連一點都無更說甚麼譬如病既不好又無元氣安得不死夫子許琴張曾晳牧皮謂其狂而直進互鄉謂其侗而愿不絕鄙夫謂其悾而信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石鼓論語答問　卷中　八

夫以匹夫而有天下亦可謂甚異甚大之事正使君子處此亦須略入其心舜視有天下與耕稼陶漁時相似禹視有天下如過家門不入時相似此之謂不與夫惟不有天下是故能有天下不與猶言天下與舜不爲與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爲內之德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外之事也無者非聖人不足以知之有者衆人皆見之惟無故能有其所以致此者何也曰渾淪之間無物不有無物不備只是大後如此司馬氏謂明德自虞舜始觀記亦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已前輩謂堯之四時堯春也舜夏也此夫子之意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前輩多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夫子言文王之至德亦有不足於武王之意然參攷此段夫子只言周之德不指言文王安知便專說文王中間又不曾間以子曰只是連上文說武王事亦難爲專指文王也按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此尚書泰誓文其時在牧野夫子論武王亂臣之說因其牧野之事明當時武王君臣之本心言周家之事亦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今日牧野之事大是不得已武王之君臣可以無責矣

此一段專爲武王說引舜爲證耳 自才難而下專說武王故唐虞之於斯爲盛此指武王則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君子爲善懼其墮於一偏便被人點穿若事事適中無偏倚處便可以關百聖而無慚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今墨家者流以爲其道出於禹以裘褐爲衣送死桐棺三寸曰此禹之儉然也日夕不休以自苦爲極曰此禹之勤然也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此禹之愛人利物然也夫克勤於邦克儉於家胼手胝足過家門不入固自有從容中道者不若是也聖人枚數其實兩言吾無間然懇切如此夫亦疑後世將有此弊乎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前輩謂利之害重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罕言又云利不可以屢言命不可得而言仁非其人不可與之言故罕言竊意未嘗精微聖人本欲無言凡語言皆出於不得已若於合着說所在儘說教分明若於不當說所在便一句也不說何嘗立定說道某事須少說某事須多說此一段不是門弟子記夫子平日教人爲善實是夫子朝夕爲學者言不出詩書禮樂日夜以此博約學者使弗畔於道至利命與仁罕常說乃弟子記所見云爾至繫易何嘗不說利不說命對門弟子之問何嘗不說仁一部論語孜孜說不休此所謂到合着說所在儘着說教分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古者君子習御與習射故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幼曰未能御夫子之聖同時知夫子者最是儀封人與達巷黨人名字皆不聞此亦是當時隱者孟子論三子智足以知聖人汙豈不是說得夫子廣大但只是說得大不曾說所以大故謂之知聖人汙今達巷黨人以博學無所成名爲夫子之大此正與夫子說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相似可不謂之識聖人乎自識者觀聖人見其無所成名但見其大自聖人反觀其身猶不敢以一藝自名但見其小吾何執執御執射者疑辭也不敢以一藝自名之意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冠布者謂用白布爲冠常所冠也至齊

戒則染之爲緇三代時用冠布爲喪冠別有委貌章甫等其形雖殊然俱用緇布爲之常服之冠也委貌等冠用漆布古者君有賜於其臣與宴饗之禮君酬賓皆降拜稽首故齊桓公云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天下事若不是十分害義禮事雖聖人亦未嘗敢以爲異事到害義禮處直是流俗可違若居今之世視几案之安器用之便必曰席地而坐汙尊而抔飲者世無是理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伊川先生曰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己橫渠先生曰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按方疑當作己也范曰意者己之思也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己故有我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爲之先

呂曰意則無義必則無命固則無時我則無天 謝曰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即意也必如必信必果固謂所過不化我則不能大同於物右前賢說意必固我四字極親切請子細看就中謝上蔡說得尤精微范太史說毋意在先固好然前輩多云此四事毋我爲主夫意必固我既亡之後更有何物正所謂寂然不動志氣如神喜怒哀樂未發萬物皆備於我也前輩以爲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學者所宜盡心竊有疑焉又云毋非禁止之辭聖人於此四者何用禁止竊謂聖人用功亦不造次古人於此下克字制字懲字窒字其自檢制處極嚴惟毋故能絕若不絕遇境即發矣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謂大宰不知己意問只道我自是少賤了故偶然多能便喚多能爲我之聖安敢當此何況君子亦不貴多能前輩謂子貢亦答不能有誤字又多能也一句亦道多能是好事意謂聖人先自聖了又分外多能爾如君子不多之句因可以教子貢此多學而識之語子貢所以猶未悟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古人有言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狂者東走逐之者亦東走愚者同死生聖人亦同死生是故聖人之空與鄙夫之空一也聖人因鄙夫之問叩其兩端無有焉返而體察吾身其空空殆同於鄙夫故曰無知也人能知此理然後知顏子屢空盡從事焉未能所謂有若無者猶未造於無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謝上蔡說此一段好云非必指河圖出與鳳鳥至也特借此言明王不興爾故嘗爲之說曰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古者有喪者專席而坐故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大功廢業緦不然齊衰不以弔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也其重服也如此先王制爲以寵有德車服以庸有功惡可慢也人有八疾皆聖人所憫瞽者無見聖人尤不敢忽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中庸以爲誠則形形則著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此所謂見道非聞見之見也此理至微至深非自有知者不知也仰之彌高至忽焉在後顏子蓋嘗用功矣而有見未定及夫加博約之功竭盡其才如有所立是又見得親切矣但竭其才只到此自此以上非才所能及也彼無所從合而爲一此之謂化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葉石林曰古者卿得臣其邑大夫不得臣其邑當此之時大夫惡有不僭卿者今按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家大夫謀以

徇葬家大夫所謂陪臣也又叔孫豹卒其宰杜洩以路葬而盡其卿禮以此觀之卿大夫死其家臣實主其葬子路之意亦與請禱之意相類大意是愛聖人以姑息謂夫子嘗爲大夫亦可以立家命門人爲臣有如不幸而死治喪之禮與葬之禮皆可以從厚使門人爲臣之意蓋生成其爲大夫死則以大夫之喪治之可也子路蓋嘗自歎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其意以厚葬爲報其親故今日之事亦以此爲愛聖人爾不知聖人既去魯司寇且未嘗爲卿於魯安有自臣其門人之理此事人莫不知已不可欺直是只欺得天爾子路亦可謂愚矣夫子所以責之深切者有如邂逅因疾而死此事不及知他日門人奉以從事如顏子死門人欲厚葬之夫子尚爭不得至是豈不大害義理

觀夫子卒門人治喪皆極恩義此事儘好但厚葬聖人則決不可夫子沒後門人中子貢築室會子不肯事有若子夏論葬等事皆是有得於聖人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君子所貴於學者爲其有用於斯世也凡天之生物雖一草一木猶有利於人而況君子乎獨善其身事不得已懷寶迷邦天下何賴焉前輩謂子貢此語未知聖人不合說求字要之子貢亦是偶然問及觀其答子禽之問曰夫子之求之與蓋知聖人矣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後漢東夷傳序曰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白夷黃夷赤

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又傳曰箕子遭（漢書作遭）殷衰之運避地朝鮮（卽東夷也）始其國俗未有閑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至國無淫盜門不夜扃（閉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孔（漢書無孔字）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傳論所言九夷風俗之美比箕子之化容有之然言聖人懷憤欲居九夷則妄矣聖人此意亦只是乘桴浮海之意豈眞欲居耶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二南以至於頌皆有班固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二南以至於頌皆有次其後乎聖人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猶如此宜乎其急於去衛也

條理豈得謂之雅頌相錯葉石林曰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本脗之序也論正事之廢興而以其所陳者爲小大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爲先後此夫子刪詩之序也夫如是而後樂正矣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謝上蔡曰事公卿父兄勉喪事能盡事易盡道難如夫子事魯衛之君始可謂事公卿如曾閔者始可謂事父兄必誠必信勿之悔始可當大事齊聖濕克始可謂不爲酒困右謝上蔡說意語極深然聖人此一段只是人道之常如飢食渴飲相似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聖人觀物之學天下之事日夜相代乎前矢激川流一息不停尙復固閉留滯亦可謂所過不化矣伊川先生曰言道之在如此恐未然東坡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此語乃佳當知川流不息而水之清明者未嘗動則知君子所存者神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按史記孔子在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魯古之人君其待賢者入則同食出則同輿猶不敢自以爲至而況於婦人同車宦者參乘乃使聖人次其後乎聖人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猶如此宜乎其急於去衛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事之成否不問事只問人心若人心堅固正雖下種必可成就若一念廢怠便復成實亦未可保莫道垂成所爭不多若掘非九仞而不及泉與未下鍬鑺同故曰苟爲不熟不如蒭稗此學問之所以甚嚴也吾進吾止猶曰我自進自止非關人事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伊川先生曰語而敬故不惰恐未然門弟子聽受聖人之言安有怠惰不敬者亦須斂意肅容請事斯語然退省其私未必能奉承不惰顏子拳拳服膺與三月不違仁欲罷不能者皆所謂不惰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古今聖賢同此一止所謂有先知焉知則無先是也顏子有可與幾之功而未造於存義之地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天下之物纔是美物有用者便不胡亂生且看當春時凡草木不種自生至於名花異卉必須十分封植栽培方始生若人事不至難爲全看天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歲多有之若莠稗則不然矣但人道種子好條葉茂便於下若人事一處不到便不會成就今人學問亦有自胚胎壞之者亦有自半塗壞之者胚胎壞者不耘苗者也半塗壞者脹苗者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所以可畏者謂其年少敏銳將次成就不可禦也若遷延到四五十別無可言者亦是常人爾何足畏之有此語是戒後人深切處韓退之曰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此意與夫子同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人君聽言之法也夫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巽與之言能無說乎此人臣進言之法也人臣進言之法出於此二者而已家語載孔子言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惟度主而行之吾

從須是改既悅須是繹不不濟事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前輩謂主忠信如揚子江中水既入於內外水更不可入此是學者第一義胷中既有所主了然後從益友切磋琢磨見得有未是處便改此是學者要切工夫過不必顯然見於事者但萌於吾心者皆當點檢今人多憚於改過反而思之自我作之自我止之譬之出入息也反覆手也開閭戶樞也何難之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智者可以詐取勇者可以力取無所用吾智力者無所取前輩有言曰兵有符固可奪將有旗固可奪無形之形不可奪矣今人所以抗志不堅者只是迫於威怵於利若不惑於斯

二者守死不變世不能使之亂君不能使之辱天能殺之而
不能困之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詩云要之襮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避佩其象揥維
是褊心是以爲刺蓋矜情於衣服之閒此兒女子之事學者

荀志於道決不恥於惡衣惡食矣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
而不恥夫子何以獨稱子路蓋士今學者同一病廉潔自持
有餘矣視富貴之人若將浼焉嘗疾去惟恐其不速此其

心猶以貧賤富貴爲二物也子路於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
而不恥則其視敝袍與狐貉爲一略不能入其舍此夫子所
以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與上文不相連此雄雉詩也古人有得
人一話一言終身誦之不盡者若此類是也若論聖人闔闢
功用何啻天淵耶前輩謂懲忿則不忮窒欲則不求若克伐
怨欲不行正可爲難矣而況於懲忿窒欲乎然而學者不能
從事於此二者無一事可成若果能去此亦無一事不可爲

故曰何用不臧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此一段是論學者得力處人之學問尋常時亦無以異於平
人到得失路落節衆人相顧失色狼狽無措至是口耳俱敗
矣從容整暇不動聲容方見學問得力處方春和時凡草木
與松柏俱秀及至雪霜切身顏色不變非天下之至剛者不
能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理明故不惑心靜故不憂氣定故不懼夫多疑者多惑多慮
者多憂多忌者多懼其道雖三而行之則一夫子又曰君子
道者三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
與權

此一段是聖人論教之次第夫取果於自落與未熟繅旬日
爭耳而色味殊別若時節未到而事欲速成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有人於此可與共學可教涵泳義理知所鄉方然後方
指與路頭又須是行矣而著方指與他歇處待得不動不惑
方始可論闔闢造化耳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

此與前段絕不相連全不干權事前輩多引常棣之華解此
舊見前輩說云常棣自是常棣今此自是唐棣按陸璣注爾
雅常棣乃白棣樹也子如櫻桃四月熟正白又有赤棣樹亦
似白棣花如刺榆而葉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少若夫唐棣
爾雅曰移音移也與常棣兩種前輩以唐棣爲常棣故言以常
棣之華其華萼相接萼常華是鄂承華此鄂承華等故有兄弟相與之
義偏其反而者華反覆蕚也今唐棣自是唐棣則不可用此
詩按詩有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又曰駜駜角弓翩其反矣
說者謂唐棣之花美者以譬王姬容色之盛角弓本不當反
者緣不能調習遂致翩然而反焉以喻王者不能以恩懷九族
使之多怨猶角弓之反也竊謂唐棣之華四句是逸詩中不

合於聖人者聖人刪之曾有此語門弟子記之於此耳詩人之意以爲唐棣之華本是容色甚盛今一旦偏然而反有憔悴傾側向下之意大意謂人情始美而終惡也故末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人情既惡其室則遠其人曰世無是理只怕不是眞非不思直是室遠不可見爾聖人之辭傳於上介上介傳於賓賓答主人之辭傳於上介傳於末擯乃傳於賓之末介末介至君之上擯以至於主人此所謂擯相之傳命也何也聘義曰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既傳命方始入廟門行禮若君使卿來聘禮數則殺於此矣上公之卿只用七介（上公自用九介）旅擯而不敢交擯旅擯者自擯便傳於介不覆如此次第相傳也聘禮稱賓出大夫送於門外再拜賓不顧（注云不顧言去）蓋謂賓一去不回顧也聘禮賓不顧擯者便退聖人於不顧跼如也與與如也

後添此一節方爲成禮

石鼓論語答問　卷中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宗廟之言當在問禮之時朝廷之言當在問政之時便便言如王道便便相似非明辨也君在踖踖如也當承上文不可折作兩截言君不在時與下大夫言可也及君在惟有敬戒而已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揖所與立左右手不復俛首君在無私敬也凡兩君來朝與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所謂擯者姑以諸侯自相爲賓禮論之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謂如侯伯七命則用七人）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外相接其擯人數則看主客多寡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所以不從者示謙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若擯者五人則用三士爲紹餘一人）賓主相鄉介對立主人就擯求辭於客所以求辭者謙不敢當客之來恐其以他事過此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於其上擯上擯傳於次擯次傳於末擯末擯乃傳於賓之末介末介傳於上介上介傳於賓賓答主人之辭傳於上介傳於末擯末擯傳於次擯次擯傳於上擯上擯以至於主人此所謂擯相之傳命也何也聘義曰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既傳命方始入廟門行禮若君使卿來聘禮數則殺於此矣上公之卿只用七介（上公自用九介）旅擯而不敢交擯旅擯者自擯便傳於介不覆如此次第相傳也聘禮稱賓出大夫送於門外再拜賓不顧（注云不顧言去）蓋謂賓一去不回顧也聘禮賓不顧擯者便退聖人於不顧跼如也與與如也

後添此一節方爲成禮

石鼓論語答問　卷中　二十二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自入公門至過位升堂下階復位禮數如此大抵人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示有尊也則爲人臣人公門立豈可中門行豈可履閾愈近君則心愈恭體愈卑故入門過位則言似不足及其升堂則屏氣似不息及出降一等稍遠君矣故顏色怡怡復其位不是來時所過位只是復本位蓋班列之位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

按聘禮使者行之日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舍于郊既至主人几筵于廟迎賓賓及廟門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既升賓致命主再拜賓三退負序主側襲(側猶也)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主側受宰玉聘于夫人用璋如初禮及賓退主人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受圭授上介於阼階東鄉復還璋如初入賓既還君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宰自

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右以上是執圭聘禮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古者聘必用圭君子以玉比德故藉圭以將意已聘而復還之不敢當盛禮故也儀禮又曰上介執圭如重授賓執圭入門鞠躬如恐失之 賓既受圭出擯者出請賓禓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皮賓奉夫人用琮如初禮將行主使大夫報享夫人亦有報享 右以上享禮享獻也既聘而享所以厚恩也禮器云大享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鹽豆之薦四時之和氣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此諸侯享天子之禮也儀禮又曰及其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容貌舒揚也 賓既享畢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注云公事畢也)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許既禮畢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出牽馬先入賓奉幣入門以容禮見既畢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舍于郊既至主人几筵請覿賓既行主使卿贈如覿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 右以上是私覿禮也公事既畢私覿於君欲交其歡敬也又有私面之禮私覿既畢賓請有事於大夫庭實設馬乘賓入致幣賓既行大夫親贈如其面幣此之謂私面郊特牲曰朝覿大夫私覿非禮也謂諸侯自相朝覿則卿大夫不當私覿耳儀禮又曰私覿俞俞焉出如舒鴈

右三事都是說聘禮凡鄉黨所載盡出儀禮與曲禮中故曰曲禮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紵絺綌必表而出之注云一入爲緅三年練以緅飾衣謹按周禮鍾氏乃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與孔氏注論語不同正義云緅淺絳色也若以周禮論之緅在纁緇之間是近玄色却非淺絳之色既非淺絳之色則非是三年練以此飾衣也不知孔氏何從却以紺爲齊服盛色正義乃云紺玄色也正義自知其非故前後異解乃云孔氏以緅爲三年練服疑其以纁爲緅又云說文紺青赤色也若以纁爲纁緇之間乃近齊服紺爲青赤之色却近練服未知孰是褻服與褻裘禮記亦有褻味皆言常所服食也正義以爲紅紫五方間色皆不用孟子以爲惡紫之奪朱然則紅亦奪朱矣必表而出之注疏謂必加

上表衣然後出之如此却是縞紵之上加衣不可謂之表也
凡衣在上者爲表有物加其上爲襲如襲裘者是也今云表而出之則是單衣縞紵裏必有衣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禮記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麛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說禮者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之上有正服今參按禮家說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親身加次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加裘而加

葛爲上加朝服卽不言襲裘又禮記中亦不曾明言襲裘用何衣故吾以謂有表裘有裼裘有襲裘所謂表裘者卽裼裘之外上不加服也裼裘者上加服但開露裘在外襲裘者卽裼服之服但掩裘在內不開露其美耳表裘最無禮故不入公門裼裘最有禮以其見美故君在則裼服將重事與弔喪則用襲裘不敢見美故執玉龜襲主人既小斂則子游襲裘而弔也疏家云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視朝之服麛裘在國視朔之服卿大夫士亦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用之石林云麛裘亦施於視朝祭蜡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石林云狐裘亦施於燕居
褻裘長短右袂
聖人亦不敢忘執事之勞學者其可自怠惰乎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必有寢衣竊意寒暑皆用之故下必字
狐貉之厚以居
石林曰七月詩云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然則何獨記於夫子蓋羔裘者朝服也狐裘燕居之服也魯大夫有以朝服弔者故弟子記玄冠羔裘不以弔爲正當時大夫豈無有狐裘以朝如檜之所刺乎故門弟子記此爲正說是去喪無所不佩
按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禮云凡佩必有左右左佩玉象德右佩木燧大觿之屬此事佩也孔子以象牙爲環廣五寸所以然者夫子失魯司寇故謙不佩服德佩示以無德事也竊恐未必然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非特是象德所以防閑此心如升車聞鸞和爾聖人安得去玉而佩象意者聖人左右佩之外添以象環記禮者載之云爾所不佩者除喪事之外無往而不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衣裳之制上曰衣下曰裳不相連綴蓋辟積爲裳狀如今裙矣惟深衣之制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所謂殺者交裂而縫之也且以深衣論之其法曰縫齊倍要（升中之齊是衣之下處要之上也）其齊倍要之數者蓋深衣十有二幅一幅闊二尺二寸以四寸爲縫只有一尺八寸交裂之一頭闊尺二寸一頭闊六寸以寬頭盡向下以狹頭盡向上而合縫之此之謂殺（深衣本分兩幅故有十二幅）又如喪制內削幅盡以狹頭向下寬頭向上如喪前四幅後四幅各自爲之前後不相連此皆

所謂殺也按正義云帷裳者朝祭之服也在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帷裳然如禮無明文又據禮疏云或殺而下者謂朝祭之服則朝祭之服固殺矣今檢雜記云其縓（音詹昌占反）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士蒲席以爲裳帷縓喪車也禄車飾也裳帷所以帷車也用緇布爲之　前輩嘗論此爲喪車之制然按氓之詩曰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說者曰以帷裳而幛車婦人之車也言女人乘車曰涉淇水漸濕其車帷之裳由是觀之非特喪車有帷雖婦人常所乘車亦有之參攷前後注疏凡裳必殺此不可易也制獨車裳以正幅爲之此門弟子嘗聞夫子論禮及此耳

羔裘玄冠不以弔

檀弓載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

不以弔蓋羔裘以朝玄冠以祭（凡吉事尚玄朝服亦是玄冠）則易去此服用深衣（蓋此服可以祭病而不治喪）主人既成服則亦不當用羔裘玄冠弔之昔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則當時大夫固有失此禮者矣然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夫固有所爲而爲之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玉藻曰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卒食玄端而居諸侯玄端以祭禆冕以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說者曰天子玄端而朝日諸侯玄端以祭端字皆當爲冕蓋天子以玄端燕居諸侯以玄端而視朝不應天子却用玄端朝（朝妳反支反朝也）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說日諸侯却用玄端致祭故改端爲冕爾前輩又言有稱玄冕有稱玄冠者三者不同何也稱玄冕者玄衣而玄冠此祭服也稱玄冠者玄端燕服也稱玄端者通冠冕言之如玄端朝日與玄端以祭者謂玄冕也如玄端以居內則所謂端衣者謂玄冠也從此說免得改端字爲冕按玉藻所言天子聽朔當用玄冠朝當用皮弁諸侯聽朔當用皮弁視朝當用玄端（視朝雖用玄端然玄端素裳者朝也玄端玄裳色不同者非朝服也）何謂告朔何謂視朔古者天子告朔於明堂告朔之禮以特牲告於帝（如其帝少昊之類）及神配以文王武王于時因聽治此月朔之事于明堂謂之聽朔亦謂之視朔行此禮訖復祭于諸廟又謂之享廟又謂之月祭諸侯受天子之朔于太廟（公羊謂受于廟）以羊告已乃祭他廟此告朔聽朔之禮也又按玉藻曰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據此

而言竊意諸侯聽朔於廟不敢朝廟羣臣聽朔朝廟既畢視朝于內朝始也諸侯與羣臣在朝俱服皮弁及其退而視朝釋皮弁而服朝服君臣皆然故曰朝服而卒朔然後服之魯自文公不視朔之後此禮寖廢夫子從大夫之後嘗有位于朝不敢廢此禮固不必問其君行之禮與己之退休也故曰必朝服而朝

齊必有明衣布

前輩多舉明水火事說明衣凡祭祀所用皆稱明取其明潔也然而朝服亦有明衣是說不可用也所謂必有明衣者齊之明衣不與常所用明衣混齊固別有明衣獨齊則衣之爾所謂衣布者以布爲之衣固當用布而曰明衣布者當時必有以純爲之者矣夫子嘗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古者

冕皆用麻至孔子時乃去麻用純然郊冕猶用麻所以示復本也衣者古明衣用布至後世改用純齊之明衣猶用布豈不如郊冕之猶有麻乎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此兩句當作一段說不可拆總言齊事也按莊子舉顏子云回家貧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夫子曰此祭祀之齊非心齊也由是觀之則古者祭祀之齊亦不飲酒茹葷故曰齊必變食然周禮祝王食一舉注殺牲盛饌曰舉王齊曰三舉注云齊必變食豈天子之數固與卿大夫士不同乎居必遷坐者禮記稱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此居必遷坐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石鼓論語答問 卷中 二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易於頤卦說謹言語節飲食蓋頤爲口禍之門也其出於口者可以招禍其入於口者可以生疾故聖人於頤致戒焉厭猶屬厭之厭不以其精細而屬厭此所謂食無求飽之意也

割不正不食

古者割牲皆有正數肱骨三臂肩臑也股骨三肫音純胳古百切殽也脊骨三正脊也脡脊也橫脊也燕有折俎所謂殽脊也割不正謂不合正數也

不得其醬不食

醬者醬醢齊菹之總名也其法用魚肉堅之雜以麵漬以美酒爲之至如韭菹之屬亦以醢醢雜肉方成其醬醬用以調和飲食其味酸凡進食之屬以醢醬處右所謂醢醬者以醢醬而食之故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醢醬公設之賓三飯以漬醬注云漬汁也獻漬以肴擩醬食正醢也三飲訖徹醬食應羞也故炙亦無醬疑按脫不食二字不得食按此食疑共字之譌醬不食謂所食之醬各有所宜若濡雞醢醬之類謂調和也魚膾芥醬之類謂配食也注云醬又云飲食之主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孟子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老者可以食肉矣禮記又謂酒者所以養老疾也然則酒肉固爲老疾設也聖人之御酒肉自節約若此學者可不知所戒哉觀周禮食醫與禮記內則所載聖人爲是君親飲食之節詳矣獨不可以自奉爾古人相見以脯脩故人多自有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石鼓論語答問 卷中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不撤薑食不多食

檀弓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蓋喪有疾不得已而飲酒食肉意在滋味必以薑桂亂之不撤薑食豈其薄滋味之謂乎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祭於公不宿肉此兩句謂君賜祭肉於助祭之臣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此謂夫子受君之賜也孟子稱夫子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以此知從祭既退燔肉繼至所謂祭於公不宿肉也夫子拜君之賜必須自食之如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知食之有餘必須三兩日間食之若出三日方始不食耳此受君之福又非他賜比也

食不語寢不言

不觀曲禮玉藻少儀無以見鄉黨當相兼看之觀曲禮所云
母捣飯母放飯母流歠母吒食咨城不指城上不呼將上堂
聲必揚卓上不廣欬不妄指古人于飲食言語之間其不敢
輕也如此而況於聖人乎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古者遇食而必祭除水漿不祭外飲食脯醢之類皆祭肉必
祭肺魚祭膾大者也瓜祭上環而食其中當其祭時以其恍惚
以與神明交安得不敬蓋聖人之制祀也實有是事故有是
禮非姑曰如是焉耳詩云匪且有且

席不正不坐
古者肆筵設席於地席闊三尺三寸有奇每一席坐四人天
子諸侯而下重數不同席不當設尊者有所往則童子奉席
而從客至則爲席若飲食之席則不對設非飲食之席則對
席席間函丈席東鄉西鄉則以南方爲上南鄉北鄉則以西
方爲上蓋共坐則以席端爲上獨坐則以席中爲尊尊者宜
獨坐故常居中若有五人長者必異席卑者侍坐於所尊必
退席謂在尊者席之旁也敬毋餘席蓋侵席端而坐不使席
端有餘敬之至也其升席也不自前不自上摳衣趨隅由下
而升其降也自前曲禮所謂毋踖席玉藻所謂徒坐不廛席
尺是也若食坐當向前玉藻所謂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是也若弟子有問當避席負牆而立爲人子者坐不中席爲
有尊也父子不當同席男女不當同席雖姑姊妹女子子已
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有喪者當專席而坐訪者曰專
單也單席謂不重也有憂者側席而坐說者曰側獨也獨席
謂不舒偃席而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飲酒非鄉飲酒禮是鄉里歲時自相聚會少者之禮也六十
杖於鄉則杖者固六十以上矣大率相聚會少者之禮當先
往後罷 漢書地理志注云魯濊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
扶老者而代其任俗薄長老不自安而與幼者相讓故孔子
嘆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禮義興行幼者
扶老而老者安之逮其踧踖不安而俗薄矣此聖人之所歎
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案月令季春之月曰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
曰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曰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

牛以送寒氣說者曰季春之難難陰氣也是月也日行歷鶉
鶉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命方相氏帥百隸
驅疫以逐之仲秋之難難陽氣也是月宿直鶉亦有大陵積
尸之氣故也季冬之難難陰氣也是月也日歷虛危
有墳墓四司星名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季冬之月
言大難者蓋季春爲國家之難通及諸侯仲秋爲天子之難至於
季冬下及庶人故謂之大難今論語所謂鄉人儺者是季冬
大儺也然則世固有厲乎昔禹鑄九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
入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祓除其
不祥夫固有是理也但聖人在上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絕地
天通勿使降格如斯而已禮記曰鄉人禓音楊孔子朝服立于
阼階存室神也大夫用朝服祭故以祭服存其神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問人於他邦不必盡用也首節之屬凡言語皆通問也謝上蔡云若於同國則不必拜也此所謂疏數中禮今人不問遠近例言再拜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古者大夫有賜於士則拜受於家不在則往拜其門康子使人饋藥夫子受拜禮也正義云凡受人餽遺可食之物必先嘗而後謝之則夫子未嘗而謝之矣聖人所謹齊戰疾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重之也孟子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注云陽虎恐夫子便答使人故瞰亡而饋之玉藻云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以此知大夫雖不親賜士士若不在亦往拜其室敵者

若是朋友亦不拜故曰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按正義云廐焚者夫子家廐也王弼云公廐也家語云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爲火來者則拜之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以此知是公廐不問馬弟子記所見云爾其實聖人所重在人故不暇問馬亦不是有意分別人畜惟蓋及犬馬聖人于一物亦懼傷之或云傷人乎者春秋新延廐之意非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玉藻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若即乘服也酒肉之賜弗再拜所謂再拜者既拜受於家又往拜於君所以此知卓馬衣服之賜非有君命弗敢即乘服若君命之即乘服以拜於君所如酒肉則遂拜受熟則先嘗之腥則熟薦之生則畜之不復再拜於君所也

侍食於君君先祭飯

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音徧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又曰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　說者曰祭者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又須君先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先飯辯嘗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此忠孝之至猶嘗藥之意也飲而俟者禮食未殽必先啜飲以利滑喉中若既未殽臣嘗羞畢啜飲以俟君殽臣乃敢殽耳若有嘗羞者謂別已有嘗羞之人則吾不得祭亦不嘗羞但飯飲以俟君食畢然後食耳所謂侍食於先生異爵之人皆吾所敬也故後主人所祭若敵體則主人延客先祭先飯者亦爲尊者嘗食也以此知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者是君不以客禮賜食之時當君之祭而聖人先飯辯嘗羞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疾病而見君其禮如此夫子嘗行之矣力疾興見扶掖不拜後世之禮亦有可用者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父召無諾之意言其至速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此言常禮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之而不得殯乎以此知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非所以爲仁亦非所以爲禮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趨而救之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亦非要譽於鄉黨朋友而然也古人見人非能館不問其所舍既館矣則當以同室待之耳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大抵尊者之賜無有不拜受者雖物之微者必拜大夫有賜於士士不得拜於其家則往拜其門獨朋友是敵體故不必拜若拜則過乎禮矣惟祭肉則拜其先祖之賜耳

寢不尸居不容

此學者觀聖人於寢處之間其詳如此亦只是自然中禮故純熟如一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聲氣容色頭目手足皆有自然之容學者學此賢者守此聖人忘此居不容者言無事乎此也所謂燕居告溫溫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人多言輕貴此非聖人之論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而冕賤而瞽聖人曷嘗二其心哉變則爲之動心矣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孝子衰服之外前有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袤當心左右有辟領廣四寸出於衰後有負版在背上廣出於辟領一寸言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前辟云式負版者謂喪服也雖曰凶者式之然止式負版若緦功之類固不式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進食之禮客必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祭者盛主人之饌辭者言非盛也客殽主人辭以疏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殽者以其待已及饌非禮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謙不敢當也所謂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之類是也然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謂其盛饌不由已不敢辭也

迅雷風烈必變

玉藻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謂變者如此昔者天大雷以風成王與羣臣盡弁以啓金縢之書蓋天威非常天子當自察其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其國家士庶人當自察其身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周禮保氏有祭祀之容車馬之容此所謂車馬之容也曲禮曰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綏挽而上車之索也又曰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雉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卬勿驅塵不出軌皆謂其驚衆也此與城上不呼同意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此兩句是題目聖人偶見山梁之雉知時如此故不覺興歎子路共之共讀如恭字周禮所謂共王膳羞之類是也子路

所共未必是聖人所歎之雉蓋古人士以雉爲贄是以子路得有此爲聖人之共蓋色斯舉矣與翔而後集聖人有見於雉如此而子路未必知徒聞聖人之歎耳退而共之亦不必是錯會聖人之意蓋自見雉而獻猶古人食芹獻君子意耳三嗅者示不逆其意乎至不食則聖人固不忍於此也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依明道先生說先進猶前輩也言前輩於禮樂如進趨揖遜之類大率樸野後生於禮樂皆楚楚可觀所謂君子猶今言士大夫也如孟子無君子莫治野人之類是也若吾輩用此只得從前輩耳此一段不是言周時文弊

聖人有意救弊如此且如今世前輩做事大率近厚吾儕有所欲爲亦須依倣前輩可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此是聖人檢察顏淵處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此是聖人自檢察處苟非聖賢言無從違應答如響大有害理處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孝哉閔子騫此一語國人與其父母昆弟同然一辭故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所謂州閭鄉黨稱孝之類是也閔推其餘以及人此所謂施由親始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古者聖賢出而行道必賴其徒相與輔佐之故曰無其徒弗

能也天之始生聖人也又有顏淵子路羣弟子爲之佐則似有意於斯世者已而顏淵子路皆死則天之無意於斯世明矣顏淵之死非喪顏淵也喪夫子也非喪夫子也喪斯文也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聖人乎曰所以待子路者無一事假借之及其既死痛恨若此乃知乎平日警策之力正所以成就之將與之共斯世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古者親戚故舊死有哭於其家弔者則拜之故師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諸野妻之兄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故子路死夫子哭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顏淵死夫子哭之慟而不知與夫子適衛遇于一哀而出涕乃知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哭死而哀非爲生者縣子曰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古者制禮以稱情後世乃抑情以從禮所謂禮者忠信之薄其有見於末世之禮乎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予不得視猶子者謂其葬也不得如伯魚此則門人之過也然則夫子之言亦不行於門人乎此無他見義不明欲以申朋友之愛而不知其非義也故嘗謂顏淵死門人厚葬曾子寢疾曾元不欲易簀子路有姊喪而弗除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門人葬夫子三斬板而已封與子路請禱使門人爲臣夫子死門人以有若似夫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凡此類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非義如伯魚死聖人不徒行以爲

於容色之間蓋所謂天機自動也前輩說子樂謂夫子於羣弟子之中氣象不可形容但知其和樂耳當用此說若說羣弟子侍側氣象如此而夫子樂則子路之行行聖人固憂之何樂之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亦非夫子語是門弟子記一時之事蓋行行兩字未足以盡子路氣象故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深言其行行之甚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昭公欲逐季氏居于長府注云官府名九月戊戌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竊意季氏惡昭公欲改爲長府有伐木削迹之意故閔子騫有此語曰仍舊貫如之何又何必改作是自彰其惡也故夫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所謂有中者謂深中季氏之失也此意甚隱惟閔子與聖人知此意故相與歎息耳案左傳定公元年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者魯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清惡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日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推此事觀之則魯之欲改爲長府容有此理閔子騫之意即榮駕鵝之意但榮駕鵝顯而言之閔子騫隱而言之耳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按家語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已矣由此觀之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者當時有殺伐之氣習爲亡國之聲故夫子罪之由也升堂未入於室者是靜思改過之後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學不至於變氣質縱有學問隨其氣質自爲成就終墮於一偏子張之過子夏之不及皆是隨氣質成就如此往往門人中不特子貢以爲子張勝於子夏大抵皆有此論獨聖人知其然天下事不當問其資質或生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若資質雖美不到極處與資質不美者相去幾何是所謂五十步笑百步也何況過與不及其資質亦無以大相過隨其所到等爲不中耳聖人之門若子張子夏大率議論行事都相反至此雖子貢亦不免以爲疑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二公所行亦皆有理皆當於聖人之意而卒不免於偏者謂其立意一定非所謂時中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二公所言亦不叛於聖人之論只緣是只定一說以爲必然故也大率子夏之論多循循然懼違規矩而子張之論大率展拓開廣學者觀二子之得失可以自省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按左氏哀公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答而私於冉有曰且子季孫欲若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弗聽論語所載蓋謂此也言周公之典具在季氏取民已富於周公而冉有助季氏用田賦孟子所謂富倍於他日是也門人之中有小過者聖人亦優容之謂其猶是學者之過若出於聖人之門而爲人聚斂

是眞非學者所當爲其全體都是別人鳴鼓而攻之何不可之有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愚與魯何以異愚則有所不曉魯雖曉而鈍禮記有敎辟之辟則辟者堂堂之失也呂博士曰喭者俗學也傳稱喭者俗論也今按夏諺字從言此從口不同喭與唁同謝曰喭則禦人以口給此說恐然所謂惡夫佞者謂其以口給禦人也或謂四子資質愚魯者可以入道亦未必然只看學問何如耳

苟至于變氣質四者所到一也若猶未能隨分量皆有害道處四子之中若曾子可謂能變氣質矣平生魯鈍如此一唯之對天下之敏亦無過於此矣若三子者亦大得學問之力

如高柴執親之喪此人子至難也不死於衛之難不可謂愚子張書紳之事亦不甚辟子路悔過立骨亦不甚喭子路平生勇銳至死時却從容冋也其庶乎正所謂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也屢空者非謂有時而不空也冋忘仁義是謂空矣冋忘禮樂則又空矣此之謂屢空謂其此處用功不一二而止也賜不受命非所謂天命之命謂其不受聖人之命猶韓退之所謂籍湜輩屢指教未知能不叛去之類是也貨殖者多學而識之之意也億則屢中非方人之謂謂其以聞見之私窺測聖人之道雖時見一二而不知其全大終是億度來也

夫子嘗曰賜也女以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然謂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夫子嘗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今子張問善人之道蓋謂聖人之道遠而難及故思其次亦猶冉求公孫丑之意也聖人答之曰天下之事不問小大無有一蹴而至者善人之道雖曰易致不踐其迹亦不能到其深奧處若移此功用力於其上者成就豈可量哉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者謂議論之的確者也今人泛然爲論則是非曲直特未定也若論到的實處是非曲直一毫不差不待明而辨矣的實之論是與君子是與色莊識者必有以知之矣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前輩謂一番疑是學者一番進此語極好聖人之門造化人才處正在此善學者於此察之則思過半矣聞斯行諸不必謂聞道但事事如此大抵事當先聞於父兄然舜有不告之娶之事此之謂時中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冋何敢死

大抵處死當有道處患難之際豈有敢死之義順受其正而已若君父在患難義苟當死烝身不顧敢死可也今匡人之圍雖與夫子同處患難而夫子無恙是義不當死也冋也又安敢違義而致死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

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天下之大逆苟非窮凶極惡之人皆自知免冉有子路孔門之高弟何至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竊爲此言爲季子然發也夫季子然者季孫意如之子意如親逐昭公死於外是可爲也孰不可爲也聖人此言深折姦心而破其膽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然由求二子豈爲無罪八佾之舞泰山之祭伐顓臾用田賦此簒弒之漸也二子不能力爭而左右之此其意以謂是小事耳不足致死力夫豈知聖人事事不放過者是乃所以遏絕亂原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此一段多引子皮使尹何爲邑事證是固然矣然其間又有說人多言高柴愚恐不可從政然吾視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走至郭門刖者守門而脫之季羔問曰吾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報怨之時而逃我三者何哉刖者曰蓋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以此觀之則子羔固善從政者事事不學待出來仕宦事事要做臨末事事都敗可見得古之學者不敢自欺量度自家才質各有用於世分毫不敢過說又見得孔門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莫不皆有然不曾此（按此字誤）用爲國今且道秦漢以來有一人如子路當千乘之寄介於強國之間又承饑饉喪亂之後兩三年間可使有勇又復知義可是人才功業在聖門中更看不見聖人聞之亦付之一笑而已聖人所以哂子路者不是道他做不得所以佞者謂其不聽人說話一句用口給禦人且是教訓不入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一段見得古之學者平居志向在此他日施設亦在此如虞廷諸公明刑明禮皆專掌一職終身不易郤不比後之學者事事不學待出來仕宦事事要做臨末事事都敗可見得古之學者不敢自欺量度自家才質各有用於世分毫不敢過說又見得孔門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莫不皆有然不曾此（按此字誤）用爲國今且道秦漢以來有一人如子路當千乘之寄介於強國之間又承饑饉喪亂之後兩三年間可使有勇又復知義可是人才功業在聖門中更看不見聖人聞之亦付之一笑而已聖人所以哂子路者不是道他做不得所以佞者謂其不聽人說話一句用口給禦人且是教訓不入也

與曾點者亦不是道他便做得聖人之意深遠學者不能測
也天下事固是擔當在我然事亦有不可必者子路如何便
道我必能如此看他意思便有將智力劫持之意且如冉有
公西赤亦是說輔佐諸侯事業何以言之安有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而非諸侯之國者宗廟會同而非諸侯之事者但二
子不敢分明說着不比子路便說千乘之國將諸侯事業便
擔在身上大是不委曲也又如曾點所言前輩謂便是堯舜
氣象固是如此然亦不必太深言之聖人所以喟然者正是
有感於其心未暇論曾點也道之不行便是得如子路諸子
各行其志亦無復以利澤生民退而與二三子自樂其樂亦
復不得已之意此聖人所以喟然也其實諸子優劣亦難專
用此看聖人不就上面責他觀亦各言其志一句聖人忠恕

之意亦可見觀曾點異乎三子之撰與三子之言何如意思
都與聖人別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非
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學者始乎禮成乎禮何謂始乎禮夫子所謂約我以禮非禮
勿視聽言動是也何謂成乎禮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孟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蓋學者初於何下手禮
乃其入門也及其成也他何所見只有動容周旋中禮而已
克己復禮只此便是爲仁故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不是一
日工夫到得復禮却是一日夫克己復禮所以爲仁者向時
私欲未克則此身方爲吾累何況於物到得一日克盡復歸
於禮照徹無礙別無一物但見天下都在仁中此身於萬物
皆在泰和之中故曰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此親切極盡之
辭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克己之要道也外此聖人教人
無他道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張范陽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連上說謂傲慢不敬彼己皆
有不堪故不敢以不敬加諸人此說亦新然亦不用太奇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不必說己怨只是人怨無己怨易無人怨
難若能用力於此律己甚嚴與人甚恕暴慢之氣不設於身
體則心平氣和與物無忤持此道也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所

謂篤恭而天下平也出門如見大賓而下視克己復禮在邦
無怨而下視天下歸仁雖功用有淺深然其用功於己則一
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
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仁者其言也訒猶孟子所謂浩然之氣難言也司馬牛不識
此意指其言也訒爲求仁之方故夫子答之曰爲之難言之
得無訒乎所謂言之者指仁言之也然則夫子何以不答司
馬之問仁前輩謂司馬牛多言而躁即此語乃是教之入門
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
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君子不憂不懼所對亦如前謂君子能不憂不懼非謂自不憂不懼求爲君子司馬牛依舊不識此意却不知內省不疚大段用功來是恁次第人也張范陽謂司馬牛雖能憂其兄之將亂未能內省不疚所謂不疚者直是區處得君父兄弟之間皆無病乃好徒然憂懼濟恁事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今參考左氏傳司馬牛之兄弟往往皆不賢而魋特甚耳不特魋一人也司馬牛之憂不是爲魋慮也迺見兄弟如此憂禍及焉使向氏絕祀於宋身死族滅者非兄弟之故耶子夏寬譬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果使向氏因魋絕祀而身死族滅是固天命也雖憂無益果天命不至此則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伯梦之亂而子文不乏祀叔虎之惡而叔向不及禍又何憂焉但行吾敬與物無忤政復違之他邦以避其亂四海之內固有知我成季適陳以避慶父之亂君子美之而又何憂焉事到難區處時若見得分明以順境行之亦不至撓亂其心徒然憂惱無益也然子夏亦只是說得喪明之事可見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異時以聞爲達今日安知不以察爲明故夫子以遠告之所以再言者蓋謂一兩番不行未足以見其明久久無隙可行是眞不行矣此所謂遠也不行非是說了不行是不敢來說蓋人有此意不敢行已絕之於冥冥中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聖人只作兩件事說子貢却作三件事問聖人大意以爲足食足兵信行於中故曰民信之矣蓋聖人之制井地以足食邱賦以足兵外此一毫不敢過也如此則上下相信患難不相背負子貢之意大要以爲急迫不得已處只得權宜濟事如前輩所謂諸道以兵興加賦爲辭又權暫籍民爲兵事則信似可去聖人以爲決不可去者却不是迂闊乃是親切事機若使上下相信死生不相背便是兵不足亦無大害古人固有一旅中興者又如食不足亦怎奈何拚着一死却無後患遺禍若使上下不相信兵食雖足反爲亂資是不能一朝居也何況守信之人正雖食不足亦未有必死之理觀莊王圍宋華元告急事有信而無食亦未必死也

子貢曰君子豹猶犬羊之鞟也其可乎

子貢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棘子成之意未必不善但說不圓且如夫子之說禮與其奢也甯儉亦有此意但下如棘子成之實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謂下君子兩字誤耳若只說人亦質而已矣固未甚害但不合實說君子却不得蓋既說君子則不當獨說質也若說文與質相似是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也其可乎

說者謂有若對哀公事與所問無交涉當年饑闕用之時乃泛論平世之法眞是迂闊者不知此乃至親切之對也但哀公以年饑之故憂國有若以年饑之故先憂民爾夫憂民正是憂國也蓋先王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乃救荒急切之政若凶歲不薄征民力無從出只得流移或去爲盜賊古所謂饑饉喪亂者正如此當此時國用於何取足却不知一時薄征民略可以自安必不流移歲月之間禾麥既登則國用取足是豈非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說乎學者讀此不當認有若意錯以爲論平世之法有若豈不知魯賦已重一旦其君有年饑之問而對以平世不切之談乎蓋曰目今如欲救饑且減作十一之賦可少延以待

其後固未暇論平世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古之人舉詩只取其意不論其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我行其野詩也聖人取以爲辨惑之說亦取其意也蓋人之所以惑者是有所蔽也外間道理極分明中間溺於私情不能自克徒然擾擾眞所謂惑也且如愛其人而欲之生明日惡之而又欲其死世豈有是理好惡亂其外而內惑矣人之生死豈不在天與人君乎而我欲制其短長之命是誠不可能也徒爲紛紛祇益繆爾人能如此辨惑瞭然甚明則惑不待解而破矣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猶諺所謂羣鳥噪人不死祇益可憎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齊自莊公之亂又陳氏久專國政無君臣之分久矣景公之夫人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景公不立太子將卒使高國立荼寘羣公子于萊明年陳僖子立公子陽生而殺荼齊自此亂竟亡于陳氏是景公之時君臣父子之道皆失故聖人之對及此當是時齊之君臣無上下皆知陳氏之篡齊但其事已成熟視俛默齊嗟嘆息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景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言其陳氏乎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景公晏子之對問與此一段相似此其

心分明知陳氏將有齊國而無如之何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此意甚可哀也然則陳氏之事終不可弭乎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伊川曰當屯其膏之時而欲大貞則凶如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當是時景公晏子自顧其德不足以弭亂只得容忍無爲速禍之計故胸中甚分明而外面行不得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非有夫子喫三都之德是皆爲魯昭公高貴鄉之事也昔景公欲用孔子以尼谿之田封之晏子沮之曰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揖遜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嗚呼晏子知禮之可以已齊俗而不知夫子之可以行禮也使景公略知用孔子則陳氏之亂不動聲色而齊可無事今晏子之言及

此是亡齊非陳氏也晏子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折獄與聽訟不同何謂折獄蓋治獄之官輕重出入各有私見而獄不能決徐以一言定其可否莫敢不聽此之謂折獄非聽之謂也書所謂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是也子路無宿諾是其平日未嘗欺人故一言而人莫不信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一段不是爲子路發所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者只是一事蓋聽而辨其曲直是服其言未服其心也必使之感悔自訟釋讎解怨不爭而去是所謂無訟也此事關於其所學得失在己非由人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石鼓論語答問　卷中　五十三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

荀知此理人人皆可以爲忠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荀知此理人人皆可以爲政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人患不能自立其心耳何事不可爲子張之失正在此蓋務外飾者必有驕惰之情久而必厭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乎（解見雍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今人多言見人做事須成就教他成亦是好事固是如此然亦須是分別善惡若果是好事豈可不成就之若是不好事其意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非義方銳意不顧豈可不百方勸諫使人有沮壞成美之名而不可使吾有負此心之責若小人則反是見不好事往往與己意合力勸成之若美事必

未合其意沮格不行者多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此一段見聖人功用妙處陰有以轉季康子之心而使不忍季氏在魯無復君臣之禮魯之臣子其不正者孰有大於季氏蓋魯之巨盜也觀聖人子帥以正與苟子不欲兩語若委重於季康子之意然觀其意雖春秋之嚴不過是也昔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夫魯之亂正是君臣侵權犯分無復常職若使卿大夫各有司存則三桓退聽於家三軍不作八佾不舞泰山不旅田賦不用魯之君臣豈不大治今使康子一旦有感於聖人之言反而求之吾身感悔震懼其功用當何如此聖人之旨意也

石鼓論語答問　卷中　五十四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善哉言乎今天下之人日夜趨於死亡姦民日蹈於陷穽何嘗眞畏死乎民不畏死而欲以死懼之雖堯舜不能也季康子論政立意在殺以爲若死無道可以就有道則可以正無道若殺無道以就有道則可以弗畔矣乎何如孔子對曰子方用魯權使其狠戾殺人無道以就世無是理也聖人不暇與之論是非直就康子身上教之子爲政焉用殺之語婉而有直體雖使天下之惡人聞之猶當革心易慮蓋康子方用魯權使其狠戾殺人亦魯國之巨害聖人一言可以使之感悔知過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季康子視三家與其父兄中差可語故聖人隨

其資質多方勸誘之如論語所載季康子兩問政患盜問使民敬忠以勸問弟子好學左氏載用田賦事季康子使冉有訪諸仲尼孔子在衛季康子以幣召之聖人自衛反魯觀此則季康子亦略知有聖人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達非明達之達乃是達于蒐狩達于道路之達聞與達所以異者達是自我推之聞是他人知之爾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三句只是一個誠實事事自點檢不敢自侈大以欺人能如此看在何處皆有以先施之若聞不聞則在人固不可必也彼聞則不然直以智力取聲名今人所以不敢欺人者正是報然有所不安於其中若公然以色取仁偃然行之而不懼則亦何遽不足以欺世盜名哉慮以下人是一事言以身下人固難非賢者豈宜輕以身下之亦雖少入思慮可也察言而觀色是自點檢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善哉問只能問得親切却不比泛然之問眞有意改過遷善也先事後得只是事合當做且做向前去不必計較得失做來做去却自然會廣大禮人不答吾反其敬見人之不賢吾當自省自點檢恐不及何暇問他人之惡此可謂自修矣人

君子以文會友所謂粲然有文以相接是也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蓋不如是則幾於褻而不可久矣以友輔仁者凡爲是威儀於外是所以輔養於內者也

石鼓論語答問卷中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先之勞之不出一事蓋不先施而徒曰勞之是所謂小惠未徧民弗從也然事亦須先識體子路爲蒲宰使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餽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子路之意固將以勞民也而其失若此是得聖人之言而未得其所以言也他日治蒲既三年矣孔子過之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

其境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擾也若此可謂先之勞之之功矣三年之久而其政始成非不倦何以及此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前輩說先有司以爲季氏之亂正由大夫侵權分守皆亂今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告以先有司使魯之君臣各有司存則三家不治自服此夫子欲墮三都與正名於衛之意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前輩謂夫子爲政於衛欲先正名必須教輒避位以遜其父則君臣父子之名正矣夫輒至於發兵拒父積年未定欲待夫子爲政固將求安其位也而教之避位是宜子路以爲迂也攷之史記稱孔子自楚反衛是歲魯哀公六年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故子路來問以探夫子之意所在冉有子貢相語有夫子爲衛君之說亦疑夫子自楚復衛意者欲仕於衛君乎由此觀之輒之有待於夫子其意可知矣夫子亦安能以一見之間使輒避位以遜其父乎故吾以爲學者當識聖人之意子路設問以探聖人欲仕之意聖人不敢明白其不可蓋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豈敢明言其不足仕乎蓋

必也正名之意言必先正名而後可仕今衛之名不正甚矣彼既不肯正名是決不仕也子路知聖人之意故有有是哉之語大有慚愧之意問道管他此等事作甚如今更說此事來可見迂闊且自爲政何必問他名正與不正聖人聞他此說意者說道子路可是鄙野更不會說教委曲微辭之中義理自明如子路此言幾於戇矣大抵君子於理會未得處亦須仔細思量如何直截如此子路道正名是閒悶慢事（按此句有誤）不知名不正則開口便說不得如何行既行不得更說甚禮樂夫事成則禮樂興猶充實而有輝光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

此一段前輩論已詳盡大意道樊遲所見甚卑淺意問道人君假然在上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則吾心所有不安百姓將有所不服欲得君民並耕出入阡陌與百姓同其勞苦庶幾享之而無愧此亦可謂慮事甚密矣其如所見太卑何若使天下之民敬服其上莫敢不用情如子弟力耕以供父母則天下之農皆願耕於野矣耕稼之事自是老圃之職何足以累君子之心禮記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爲君子者正患無禮無義無信斯民外服事其上而中實欺之則一旦渙然解散却有可慮之理若使禮義修明信服民心享天下之備奉正是當然耳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此一段是聖人教人讀書法書不在多誦正乃謂有得爾所謂有得者非謂有得於經也正是因經有得於心爾夫誦詩可以從政出使是豈政事言語盡在詩乎亦是感發吾心爾古人多先學詩學者讀詩最是識人情物理胸中眞有所興起不至於滯礙不通自然出而可用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身正其極至於篤恭而天下平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身不正其極至於用刑而不勝況出令乎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此霸者功用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按史記夫子自楚反衛當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人之不善居室有二其一曰貪不知足其二曰驕而易盈公子荊則異於是曰合曰完曰美此之謂知足曰苟此之謂不盈夫富而不驕者鮮謂其易盈也富者怨之府謂其不知足也人能知此二者可以爲保家之主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國患於無民故戶口蕃盛者爲治之基也後世之君括戶以救（按救疑是數字）民爲賦役地也聖人欲富民後人欲富國其事正戾故休養生息者所以庶之也勸課農桑者所以富之也申明禮義者所以教之也不如是不足以爲人上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此聖人感歎憂天下至深切之意也聖人用功雖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然亦是年歲間方得大體齊整若欲事事物物無纖毫未盡處爲王道之大成亦須是積習之功如化功生物發育條暢在浹旬之間亦須歷夏秋方能成實善人爲邦譬如平和之藥無速化之功積久藥力既行則宿疾自消若夫舉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使昆蟲草木咸歸於仁此非日夜漸漬滲漉之功未易至此譬如天地之間甘露醴泉奇草異木非至和之氣磅礴鬱積何以生此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爲政甚易只須正已便是正人爲政甚難不先正人却先正已政者正也不正不足以謂之政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此一段前輩論得極切當大意以爲夫子此語不是論政事小大意專在季氏也肯夫子正取假之名於季氏蓋君臣禮廢已久訣諂成俗雖君子在習俗中浸淫不覺語言亦不識輕重如冉子有政之類是也蓋冉有不曾仕於公朝今之退朝者是退季氏之朝也謂季氏家事爲政是當時習俗之辭不以爲怪也聖人不欲直言其非爲之隱其辭以警悟冉有之意曰往往（按二字誤）今日所議者事也若是政爲國家利害雖不吾用吾亦須見說隱然國家之義於其間使冉有感悟聖人之言他日旅泰山伐顓臾之事皆有以處矣此聖人之微意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一言可以興邦者謂人君出一言之善便可以興邦如宋景公榮惑退舍之類是也聖人以爲一言之發不可若此然而出言之善惡其幾微之際廢興所關甚可畏也蓋一言之善惡未便可以興衰然自此一言而推之前面大段利害興廢之原蓋幾於此幾之爲言微也古人之所甚戒謂其隱然而實彰也且如人之言曰爲君難此一語未便可興邦然纔知爲君之難事事不敢輕易邦有可與之理若只說道要人順已

此說既出拒人於千里之外如隋煬帝所謂朕心不喜人諫邦豈無可喪之理哉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按家語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論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蓋荊之地廣而都狹都狹則近者離散地廣則徒務遠略夫國內空虛而四封之地廣則楚之爲政可知矣故夫子答之以近悅而遠自來之道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凡事不欲速成事若欲速必不免苟簡滅裂前面便行不得

又不要求小小近效事若欲近效必不免經營目前眞切大事都無暇及古人舉事爲綢繆委曲者非惡其速也惡其不行也見小利不顧者非惡其利也惡其爲害也此患不特爲政人人有此病學者當味此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人理直爲直道理曲爲曲此最易曉而葉公之言及此可謂天下之大愚矣此一事證父者不足責葉公大可責也韓退之以爲封殷以救其父在有司尤當誅之以爲傷風敗俗若證父攘羊有司當殺無赦今葉公專楚國之政而持論及此則楚國之風俗可知矣嗚呼此固申韓刑名之所由使乎滅絕天倫而一聽於法天下之不亡者特幸爾古之聖人其制法也爲是議親之辟非枉法以自私是乃所以行法也蓋立法不問親疏至於擧刖不可行則法有時而廢委曲通人情以與天下議之則法行而民服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明道先生以爲徹上徹下語觀此語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相似此三語學者暫時亦有此心但不常存耳當尊長之前亦須恭爲君父執事亦須敬與親故亦須忠縱到可以鹵莽處有時亦不免自恕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便有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夫子以爲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以此知天下之理在人心者則一而已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大抵聖人告人皆是因人之才成就之史記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此事固不可信然以辯聞忠亦未免有權以濟事處如史記所載雖曰足以存魯其實亦非士君子之事所謂不辱君命者承命而行有死無二而已若曰反覆變詐此蘇張之事是行已而無恥也可以爲士乎夫士至於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有用於國若夫退修於家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此亦可謂純篤內修自潔之士至於苦節自守介而不通抑亦可謂一節之士矣今之從政者何如前輩謂居其邑不非其大夫故夫子自謂斗筲之人辟而不言此意故好竊意子貢所問今之從政者不是問當今大夫前面問士而後面問從政是問今士人中亦有去從政者不知如何聖人以爲斗筲之人謂士之從政者是斗筲之人所謂爲貧而仕急升斗之祿如乘田委吏之類爾何足以數於從政之列所謂噫者嘆士之不見用於時而今之從政者類非士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所以不得中行而與者正是人多狂狷也猶中庸所謂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然不可以其不中而遂棄之不得中行而與必須取狂狷可也易曰中行獨

復以從道也若中行者自可以復不待引而鬱於中也惟中
也養不中故狂狷之士思得聖人而爲之依歸蓋氣質之偏
皆可勉而爲善惟陰柔糢糊無所指名者天下之大姦也此
聖人所以惡於鄉原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人而無恆不特不可爲善士他事亦做不得其曰不可作巫
醫者舉有利害者言也夫子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
泰難乎有恒矣人而至此其身且不知所在何以爲人巫醫
雖賤技然死生禍福與人相關若使無恒之人爲之其害人
多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連下文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子
曰未之思也相類大抵易之書以占而後見吉凶若不恒其

德其羞辱必至不待占卜已無可說矣如左傳所謂在周易
師之臨是未嘗占而言吉凶亦以其事而知之也故曰善易
者不占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忘已故和而不同小人有己故同而不和論到極底君
子不同有同之理平居議事不爲苟同他日患難不相背負
者必今日不苟同之人也小人比呢爲一他日有利害便相
背故今日之立異者卽前日苟同之人其間固有相仇如仇
讎者何望其同乎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
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此一段是論觀人之法非學者自修之辭也鄉人皆好之則
爲人必和易同俗鄉人皆惡之則其爲人必狷介自高然
要未見他親切善惡若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善
惡分明可知矣故君子自修所至而人化之在彼無惡在此
無射庶幾夙夜以永譽難以好惡言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
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
焉

前輩有言人雖甚愚責人必明人雖甚明恕己必昏小人但
知有已不復知有人若君子則能通彼已蓋君子律已甚嚴
一言笑不可妄得似若難事若使人却知人長短小人待已
甚薄事事可以取悅其意若似易事若使人都不通人情事
事責辦少不如意則譴責隨之蓋忠厚與刻薄之異也觀聖

人此言則君子之腹心小人之情狀盡在此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則處己閑暇不汲汲於奉人驕則對人傲慢自已却不閑
暇泰者無求驕者有挾泰者甚安驕者甚殆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來解以爲剛毅木訥非有知覺者不能此其所以違仁不遠
大是體貼得仁非說書之法也此其四字只是資質好篤實
無僞耳何與於知覺巧言令色其質薄剛毅木訥其質厚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
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聖人大是教得人親切說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又恐子路混
爲一處故申言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來解以爲子

路行行於其朋友兄弟不能無失却不是子路平生思事不得只是好面質人觀其在夫子前屢曾如此朋友相切磋固是美事然亦須識合委曲處方得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善人疑若不能卽戎然積其教民之功使民歡欣恩愛知有君父雖赴水火可也況於卽戎乎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當其教民豈曰卽戎積之既久民愛其上何事不可爲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一段東坡說得已是春秋書以字極有工（按工字誤）鄭棄其師與此棄同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夫子之門原憲最貧蓋恥仕於亂世也夫子懼其以仕爲恥故告之以此邦有道貧且賤焉是亦恥也觀子貢與原憲論貧病事則憲有得於夫子之言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勝已之私克之美也忮刻忌忍克之害也四者不行猶未絕其本謂之用力則可謂之仁則未也夫克伐怨欲不行猶未用其力意必固我既絕無所用吾力矣故曰克己復禮爲仁雖克己而未至於復禮未可以爲仁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而懷居百事不成己非士人矣齷齪淺陋苟且委靡皆懷

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擬人不以其倫此聖人所以不答也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人其言詞微婉取瑟而歌之意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安有不仁之理邂逅誤見其意以善爲之而或陷於不仁者有之若小人用心全別仁從何而有譬如種稻時却時有蕓稗若種蕓稗雖欲一粒粟不可得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勞字當從平聲來解以爲勞勉之勞非是既謂之愛須勞他不然則非以爲愛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夫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此亦是難事春秋時用此爲國
子產所以能相鄭者辭命之功也然當時亦非子產一人之
力同時諸公皆有助焉聖人喜鄭之多賢若曰欲爲辭命使
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必有可觀者矣合
衆長而泛言之非專言鄭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
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前輩嘗說春秋有三子西此所問者是楚子西何以言之謂
其所問者皆執政也楚子西何足齒於聖人之門聖人不欲
明言其非彼哉彼哉之辭謂所問者何子西也管仲是一時
人物與子產功用全別然子產惠人却有君子意思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貧而無怨是切於身己一若忍受得與外面事難易全不同
故爵祿可辭而白刃難蹈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雍容風雅與理繁治劇之才不同二者不可偏廢爲人上者
審擇其人才而用之爾用違其才則人才無一可用稱其
才人才無一不可用人多言古時人才多不知古人善用人
才爾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
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合此四人所長有才智而瀟然無欲君子之可用者也況文
之以禮樂則學問益可觀矣若此可以爲成人矣下而曰字

是子路說非夫子再言也蓋子路平日於聖人之前多是要
任意自說所謂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
皆子路平生所見長處在此故以爲僅足耳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
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
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其然豈其然乎說者以爲此夫子不許公叔文子之辭非也
夫子初疑或人之非故以爲問公明賈之答與聖人
意合故聖人喜之曰元來如此豈是如此耶上一句其然說
公明賈之言下一句其然或人以告之非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君子曰以地正國謂之叛焉可也據
地以求後安得謂之不要君哉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齊桓晉文之事惟讀春秋究見二公本末方知聖人之言譎
正爲二公圖霸言也齊桓用二三十年之功晉文乃成功於
二三年之間譎正之辨也召陵正城濮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說春秋者曰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流血
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所謂仁
其仁者即如其仁是也如其所成就是亦管仲之仁也大抵
有功於生民者皆可以言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曰管仲

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公伐齊納糾書糾不書子不當立也故古人以子糾爲桓公之弟若大義不當立而死之是徇私恩也匹夫匹婦徇一飯之恩殺身以爲報者有之矣非義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自其大者言之純亦不已與天同功自其細者言之卑躬損己孜孜學問皆自是而可進矣（按此節但有脫文）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齊桓公內行不修有管仲可以霸衛靈公無道得人亦可以

不亡然則修身齊家與治國平天下有異乎曰霸於其身者不能禁亂於既死國雖不喪而刪臧與輒之事國幾微矣此君子所以甚畏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言至於不怍其內功深矣此其所以難也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非天子不言討君哀公從夫子之言必且奉王命以問齊罪如胤侯承王命徂征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若谷永之諫所謂欺其君而犯之也子路勇於必爲決不至於欺君然已有所不知而強其君之必從是亦欺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同此一事也君子向上儘通徹小人向下亦通徹

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

來解以治國平天下爲爲人非（按非字絕句）人何幸得人要治國平天下蓋爲人之學不如此只是要人說好故有人則作無人則輟爾

蘧伯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應對得極好不惟蘧伯玉能進德使人亦能以進德矣或曰蘧伯玉欲寡過而使人於夫子故夫子不與之曰此非使人之所能知也其說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來解說位亦新但不必如此說只是承上文不在其位之位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也既不失職亦不越職則其官治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來解以爲欲人之過行者非也恥言之過於行耳所謂言浮於行者是也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由天下之所同得故曰天下之達德由君子所能行故曰君子道者三雖然所以行之者一也故子貢曰夫子自道也一曰夫子自道若此爾彼

學者之論夫子不然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此聖人以其身爲子貢訓也若一日三省吾身者必無暇夫方人矣爲善惟恐其不及雖聖人猶以爲不寢不食也何暇論人哉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夫以言中爲不幸則賜之賢其不幸也或曰夫我則不暇指子貢言也但知方人而自己則不暇問其說亦新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患不能則進矣此君子之所憂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人之所以有逆詐億不信之心此欲察物之情不使爲人所欺以此爲賢爾夫以不誠待人處心已薄於人無損於已有

厤謂之賢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夫子歷聘列國頗以栖栖當時辟世之士皆以聖人爲非夫佞以求用非也固守所見無意於世執其一偏自以爲是其害道亦多矣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非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今稱良馬者多言其能行故有言千里馬者不知此特力耳良馬之所以可稱者却不在此當論其德可也溫良淳和急難不相離有君子之義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報怨不可有心報德雖有心可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下學而上達猶所謂升聞於上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夫子以顏淵死爲天喪予子路死爲天祝予蓋門人弟子得行道者是亦斯道廢興之所係也事關天命非人力所能爲也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世亂而遯聖人亦以爲賢若長沮桀溺之徒是也但比之聖人不可同日而語耳辟地若違之之一邦是也形於色而後言

去則已非矣況形於言乎

子曰作者七人矣

來解兩說皆通然作者兩字恐非隱者所能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上焉者無徵故序書斷自唐虞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在晨門則知其不可在聖人則但見其尚可爲爾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末之難矣說者甚多蓋荷蕢之言傷於太急斷然便辭似少

商量故曰果哉末之難矣聖人恨不得與之往反共論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觀子張此問知當時自天子至於諸侯不行三年之喪久矣觀左傳魯昭公有三年之喪而國不廢蒐孟子載滕文公定爲三年之喪百官父兄皆不欲可概見矣三年不言古之人君皆然高宗因恭默思道之中夢帝賚予良弼作說命三篇故高宗不言之事得載於後世爾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蓋百姓極易使上無禮下無學惟見其難爾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夫如是雖使之赴水火可也

石鼓論語答問 卷下 二十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此三事無淺深但聖人因子路之言太輕故推廣言之耳敬便能安人安人便是安百姓其本原功用如此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前輩謂原壤有西晉之風登木之歌是亦阮藉飲酒食肉之意也聖人懼其禍之將至此也故夷俟一事責之甚嚴以杖叩其脛因其夷俟而數其罪三也門人記之猶指其掌之義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若有願問學之心雖難言如互鄉亦可教若有自足之意雖

矣豈惟鮮能久只知者亦鮮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無爲而治舜之德也其實人君治天下本亦無可爲者恭己正南面初無一事可爲也惟舜能安於無爲而已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問行與問達一般只是向外尋求要行要達却不曾反已聖人使求之言行若言行誠實看置之何地皆可行若不誠實不行於妻子況州里乎然是行也亦須積得純熟自見得親切方能有行求功於旦暮而歸過於忠信篤敬之無益則非矣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來解史魚蘧伯玉於夫子亦太過矣按來解下疑脫比字蘧伯玉只是善卷舒尋常不爲人所恥故邦無道可以卷而懷之史魚尸諫一事至死亦只是此一直是亦可謂君子之直矣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多言不如靜默之功然當其人而不言其所失亦多矣謂所貴於智者謂其不失機也失機而悔後無及矣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問仁與爲仁不同爲仁則必資於友朋之助如工人之利器

然至於拙工則又非器之所及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爲邦固自有道聖人不言其道而直言其治定功成制禮作樂爲萬世之章程此其待顏子可知矣鄭聲佞人特去其害治者而已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人之遠慮頗迂闊然而無遠慮者必有近憂則所謂遠慮者乃親切至近之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兩語聖人爲衛靈公南子設也然而世之通病不逃於聖人此兩言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指人情至切緊者言也內自省則病稍瘳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不知其賢而不用猶可說也知人之賢而惡其與已並立也是不以國家百姓爲念者也甚亦不仁甚矣非所當有而有之謂竊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若躬自厚而不責於人則無怨矣不但遠矣大抵自利者多怨求人者亦多怨能自怨艾則於人無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當作一句人亦須是遇事三思與人仔細商量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意然後可若不能如此率情任意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已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此爲羣居設也無切磋之益而有好發人隱伏之心則其勢不可以相安是眞難以共處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此君子聽言之法以言舉人則失之輕以人廢言則失之苛聖人常言主忠信今乃曰義以爲質信以成之來解以爲次第先後非也此一段不是論先後之序只是說爲君子者當如此一事少不得孟子論仁義禮智不說信蓋人無信一事做不成猶五行之無土也故曰義以爲質義質了須是有禮以行之有孫以出之有信以成之方得爲君子不是說道禮行孫出了方以信成之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患不知人求爲可知病無能都是自己上用力若知患知求是心安便行得長遠此一段可以兩字着力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與病無能同人之有疾疫者必思所以去之此其眞情也然則君子亦求名與曰名非可以求而得自修而名隨之病其名不稱則知所以自修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然則聖人取諸人以爲善非歟曰非此之謂也君子每事求己惟見己之未至故能自反小人每事求人惟見人之莫我與也故常多怨求己者求則得之求人者求則失之求己者常見己之過求人者常見人之過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似異羣似同矜而不爭則雖異而同羣而不黨則雖同而異小人務自矜持便有爭勝之意相與羣居便有合黨之患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君子聽言之法以言舉人則失之輕以人廢言則失之苛但當因言而審察之爾言雖是而人則非亦不舉人人雖非而言則是亦不廢言惟其是而已矣

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天下之事惟道彼己者能不損己以益人（按以應作損以益已應作此）理可以長久行之而不變若未免以人己二其心則必有離離而不可行者矣事只是心安便行得長遠此一段可以兩字着力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毀人是不美事聖人固無之然有心於譽人亦非聖人之公也斯民在三代之時所以能直道而行者只是順行此理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蓋三代之時君子與小人同此一道也此一段所以兩字着力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乎

前輩常說有馬者借人乘之此乃闕文也不言何人之馬借何人乘之蓋相傳妄自增加也觀聖人作春秋可見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不是似是而非如惡鄭聲亂雅樂之亂來說未善也此只說自己多敗德況巧言乎故巧能亂人德小不忍起而便爲之能亂大謀亂則百事不成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人情多於參差處致察至於衆人所雷同處亦不復加意君子却不當如此（按此下應有來辯二字）於衆人所不察之中當致密察之功蓋非觀此一段必字著意

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

道自人出非由外至者也蓋人能充擴此道使天下共由之此人之能宏道也若人著萬善俱備無有虧遺不足之處道豈能弘人哉此一段能字著意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不能改方是眞過若不幸而過過而能改非過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來解不是學與思相因闕一不可然一面苦思不學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雖聖人亦不能徒思也學在前思在後故博學審問然後愼思論語亦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先學後思思方有益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君子謀道不謀食蓋食非人之所能謀也且如耕穫以謀食可謀得所食矣然歲安能常豐未免餒在其中謀道者固不謀食然學亦祿在其中未可謂之不得食也蓋道者君子之所當憂而貧者非君子之所當憂也富不可求貧不可去雖憂無益也聖人教學者親切之言及此可謂詳盡矣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來說不是却太深了又說居官臨民亦太小了有國有天下者當識此理智慮周詳得到固足以來之然強把持不住是（按是上疑脫須字）守以仁泰隋之君是知及之也七制仁義公恕統天下是能以仁守之也至於下兩節又非七制所能及也使民瞻其顏色望其容貌而不敢生慢易焉此臨之以莊之功也雖然猶未也動之以禮使民由於禮而不知所謂動斯和則盡善矣此三代帝王之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一段在可不可上著力若不可小知則小知是不好底事與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事不同蓋大受是受人大的事如託國託孤事關利害之類若小小私昵眞是不管強教他與聞

不得小人反此小小私昵亦能出力爲人才到利害使相背負蓋謂其不可大受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

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故水火之所恃以爲生也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若夫子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者是也民之於仁急切如此然人因蹈水火而死者有之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所謂無殺身以成仁者也此兩句人多說不同或云水火有蹈死底道理仁無蹈而死者此亦易曉不待聖人說又有人說水火蹈之終其身未有蹈仁終身至死而後已者也此亦病（按病上疑脫有字）人人皆是終身蹈水火聖人却不應說吾見兩字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便向前做雖師不讓也其勇於必爲可知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來解以爲誠亦不必如此實說只是道理合如此瞽之無相之是非但守其言之必信此之謂諒其於正大之義相去霄壤矣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古者人君不輕以祿與人所謂位定然後祿之又曰以功詔祿者是也君子亦不敢輕受其君之祿如孟子所謂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事者量事而後食務先敬其事度在已無愧事而後敢受祿於君

子曰有教無類

聖人只有教人之心無分別人之心纔有教則人人皆可學却無彼此今人多言其非士類不可教自恨教者無以教人耳苟有教何類之有只患月不出不患其不偏澤也不降不患其不偏照也只患雨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不相爲謀則其背戾而不合所謂左右背馳者也君子於此亦聽其自爾非可強合也東坡曰彼且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君子無意於爲辭求以達其意而已矣辭達則止不求工也然而見理不明者其辭必不達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也

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來解以爲誠亦不必如此實說只是道理合如此瞽之無相張張無所之故蓉必有相今既來見便合與他說所謂見瞽者必作過之必趨亦只是道理當然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顓臾任宿須句皆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僖公之母成風故僖公嘗封須句則風姓之親魯親之舊矣顓臾之伐季孫蔑公室也既曰近費便是要廣費地此其眞情也聖人却不甚責子路蓋輔成季氏之惡者大抵多是冉有故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又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聖人逆知三桓之子孫微矣故曰季孫之

憂在蕭牆之內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不自諸侯出況政在大夫政不在大夫矣況庶人得以議政緣諸侯侵禮樂征伐故大夫竊政有大夫竊政故庶人議政上下相承之理也故下之事上卑之事尊乃所以安乎其位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自公子遂殺適立庶而後公室之權去自昭公出居乾侯而

季氏之僭極矣聖人當定公之時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祿先去公室而後政始逮大夫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取友之道以剛爲上而多聞次之若便辟善柔便佞皆非剛者也益如人加長而不自知損如火燒膏而人不見益難而損易如薰蕕然十年尙猶有臭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大學曰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然亦視其正與不正爾有所好樂則念慮不忘於心久而與之俱化其最善者好自謹飭與賢者遊而喜聞道人之善知爲善之可慕久久必當有益

若怠惰不學好自縱恣久而不改其損大矣驕樂傲也佚遊慢也宴樂安也皆恣情縱欲之病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此一段讓曲禮即見得少事長者其難如此孔門中如子路之率爾固不可然問焉而不言則不用情亦非事長之義也若夫未見顏色而言則妄人而已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前輩已謂血氣之善有限學問之善無窮蓋學問不充血氣（用事雖有善者亦只是血氣爲之況血氣之不善者乎學問之功全在變化氣質血氣隨少長而盛衰此心戒懼一日則

好一日君子有三戒不敢有恃如此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子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故畏者進德之階也人惟無所畏也而後動於惡小人爲不善者必先慢天忽人不有聖賢之論然後得以自便其欲王氏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宗不足法此所謂無忌憚者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未嘗學問觸事面牆窮途而反尙可爲學既學而知猶可永於生知之列直至於困頓不學民方爲下於此知天下無不可學之人學無不可知之理學者不當自棄君子不當棄人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古人以視聽言貌思爲五事聖人以思分於視聽言貌之中其理相爲用也今人何嘗不思但思慮擾擾要緊者不曾思只是邪妄爾內而處已外而接物那一件少思慮得君子念念不忘於善故事事物物皆經思慮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今人所以多誤者只緣鹵莽過了若加思慮無有不當者然而君子之思非擾擾然無所至也內有所主中扃不惑則事變雖萬殊而此思則一學問之功以思爲主聖人言之詳矣所謂不思無思者是又聖人之事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右鼓論語答問 卷下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三輯

前輩嘗說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不好蓋見善則不向前見惡則時一染指焉人類多如此若夫退然自處理會自己事各據其所可行者以自達於聖人之道如此底人已自難得今人只是推善不做嘗試於爲惡者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

此一段是連上文齊景公聞夫子君臣之言而知其善聞晏子之言而知禮之可以爲人國然卒不能用其言柔弱無立甘心於亂亡豈非所謂見善如不及者乎伯夷叔齊所謂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乎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聖人之教子先養其氣質待其可以受教也然後因其質而以告其子夫子嘗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此學詩之訓也伯魚之母亡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嘻甚也伯魚聞之遂不哭此學禮之訓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章是先王之禮弟子附見於此蓋亦嘗聞聖人之言云爾夫人與君得並稱君夫人稱小君此其於國之臣子有君道也所以相內治也如之何其以易爲春秋之時夫人不成其爲小君矣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其相敬如此甯復有如春秋夫人之事哉宋左師受妾棄寶馬之賜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受之大臣之稱若此邦人何觀焉聖人安得不歎息於斯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此不是聖人明哲保身乃是聖人從容中道處歸豚之意陽貨設詐行權以屈聖人之從己如此也聖人默折之往來唯

諾之間使小人不得以致怨肆毒所謂從容中道者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相近二字至哉聖人之言也渾然天成無所偏倚三字（按字疑當作子謂武伯揚三子之說）之說廢矣後雖有辯者無所致其詰矣哉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一章是連上文聖人懼人之不曉也故又再言之惟其習相遠故上知與下愚不移其初只是同行一人向東一人向西便有萬里懸隔終身不相及矣然則爲中人者可不審所習哉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聞弦歌之聲不是子游弦歌是邑之人弦歌也故子游以學道爲對一似今之州縣先教化所在各有書堂弦誦之聲洋洋盈耳夫子欣然有當於其心故喜而戲之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按公山不狃率費人以攻中山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不狃奔齊如此則是公山不狃之招聖人是有悔畔之意也故聖人欲從而勸教之及其不往則始命樂頎等下伐之夫子時爲司寇也若是子路則決然不可往非有磨不磷涅不緇之德則不可往非有絞來動和之功則往亦無益聖人圖闢造化之功子路宜乎驚怪而不曉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此五者處已甚嚴待人甚恕大抵聖門之論仁分而言之則仁義禮智各爲一德合而言之則仁總萬善而爲之長凡天下之善皆仁也不必曰此仁便是公彼仁便是覺也克已不必專說已愛人不必專說人未有克已而不愛人未有愛人而不能克已者也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觀夫子者當於見南子欲從公山弗擾及佛肸召處觀之此是聖人大功大用與造化相似處去聖人一間便做不得蓋不如是不足以爲聖人親於身爲不善君子不入此只是初學自守者便能及此子路可謂不識聖人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言其不爲人所食無用於世也人亦須有用於天下方可以扶立世道乾坤亦只是用若安坐而無所用是亦匏瓜而已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來說以仁智六者爲質不是此只說好爾仁知信直勇剛此

六者最是好底德愚蕩賊絞亂狂此六者最是不好底事只緣不學故雖好仁好信亦只爲害何況所好者非善耶大抵人不學問與學而不窮其精微徒知其名之可慕而不究其實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非者多矣此則學者之所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人情至美也遠近相取情僞相感則亦有時而不美故聖人必有以通人情使得以自達其情性寫其歡欣之意面嘆其愁思不樂之狀夫是以宣其鬱滯面樂其和美則不肖之心不生矣後之學者當不當（按三字有誤）學此通乎詩則明乎人情識乎物理可以感發善心察觀世變可以羣居不亂雖有怨

誹而不至於已甚上而君臣父子之間有人情之所難處者皆委曲中道下而鳥獸草木之名與消息物理變化亦可略見矣學詩之功至此顧不大哉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來解以爲道不可進猶正牆面而立此說不通道不進如何說正牆面所謂正牆面者謂其無所見也古人學詩增長人見識甚多故古人多因詩以正義理周南召南三百篇之祖也此之謂自棄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東坡曰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善哉斯言能推明聖人之意矣其始止是鄙夫其終

禮樂之禮其深矣哉孟子得之直論其實以爲出於事親從兄可謂深切著明矣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孟子嘗論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穿窬與義遠矣毫釐之間相絕如此信乎爲學之難君子致謹於精微之際如此也孟子又言士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類也其分別於義利之際精微而嚴直壁門論學大抵如此聖人以色厲內荏比於穿窬可不畏哉外雖剛強中實歉然是皆有愧於中也外欺人而內自愧惴惴然惟恐人之知已也是豈非穿窬之盜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此章孟子論之蓋詳矣稂莠苗之賊鄭聲樂之賊謂其同類而近也疑似不明誤天下後世不少此吾夫子之所甚惡而少正卯所以誅也夫子不攻異端面惡鄉愿聖人之意微矣

乃是亂臣賊子懼祿之心重便生出無限事誤國誤家豈其本心哉一念之差而已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古人雖病處亦好今人連病亦無古人就病處却醫得今人之病不可救矣肆與蕩不同肆是放言高論蕩則不檢束矣廉是有廉隅如今人言善自矜持是也若忿戾則傲很已甚氣象全別矣此皆小人自託於美名以掩其欺者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一段與孟子所說不同孟子是說疑似之亂眞也故惡之夫子直言其何以惡紫之意爾所謂君子亦有惡是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見得聖人以天自處聖人嘗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使聖人得見諸行事必有造化密移之功不言而化矣退而哉諸空言平日與門弟子講論與繫易象作春秋皆言也猶懼天下後世求聖人於言語之末而莫知其本也故有予欲無言之嘆子貢異日有不可得聞之說是得聖人之意矣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夫子閔亡而見陽貨與取瑟而歌使孺悲聞之之事見得聖人待小人之道無絕小人之法而又有感悟小人之機其闔闢造化非學者所及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甚矣宰予之不仁也習於世俗之薄而反諸其心尤甚焉自以爲禮樂之廢壞重於其親之亡也使予嘗讀蓼莪之詩必不忍發此語矣十哲之數既入曾子當去宰予學者無以宰我爲聖門之徒汚吾聖人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弈之過止在博弈無所用心之過雖滔天可也學者不可使此身逐日無安頓處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尚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聖人以勇配仁知蓋勇即義也子路見勇而不見義故聖人不言勇而言義夫大而爲亂小而爲盜皆勇之爲禍也君子豈可以尚勇乎此聖人教子路切至如此也齊宣王好勇孟子誘而進之故曰王請無好小勇子路尚勇夫子辭而闢之故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聖賢教人之意深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

以爲智者恐不遜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聖人之所惡者惡其爲害於人子貢之所惡者惡其自欺於
已其廣狹不同如此聖人之喜怒前輩以爲如鑑然妍醜自
見無所容心若子貢之惡則見人之過而有忿嫉之心矣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聖人察於人情之際亦微矣上而宦官宮妾下而家人臧獲
皆是物也遠之不可近之不可則亦難乎爲養也不求諸家
而求諸身得其所以養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來解以爲年至四十此其不惑之時也說書不當如此四十
而不惑此自是夫子當時事如何立定限制便云四十是不
惑時夫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此自是孔孟爲學成

就如此豈比夫三十壯而有室四十強而仕爲人人一定之
說乎四十而見惡焉猶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取其約言也
此聖人待人忠厚之意年至四十春秋已高經歷世變已多
猶不免見惡於人此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也歎息之
而已矣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前輩嘗說商三仁若比干死箕子囚皆無可解說者微子此
事最費解說故微子特作一書自說其去之之因蓋二人可
諫微子當嫌疑可立之際故不敢說退而存商之祀可謂自
靖人自獻於先王三人各行其志無愧於先哲王此其所以
爲仁也一經夫子之言三人之名遂定不然後世必以微子
之去爲非矣柳子厚說紂惡未稔而自靸武庚念亂以圖存
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此固人事之或然者箕子隱忍而不去
亦有志於斯此亦說得箕子好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人皆謂柳下惠和覩直道事人之語則柳下惠不和矣不容
於人至於三黜其亦不可謂介矣故伯夷非隘柳下惠亦非
不恭蓋不如是不足以爲聖賢孟子推原其末流之弊耳伯
夷叔齊柳下惠三人以經夫子稱道再經孟子助之其名遂
定不然揚子雲所謂東國之諂臣西山之餓夫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來解說禮貌薄不是蓋以季孟之間待夫子是大段禮貌厚
了聖人豈緣此去齊景公待孔子不是當面說乃是商量待
夫子之禮如此夫子亦不是當面說吾老不能用乃聞此語
而說爾蓋齊景公雖尊聖人而不能用其言以季孟之間待
夫子只是要商量相待底禮數非聖人之意也安得而不行
故去齊接淅而行言其速也猶齊宣以萬鍾留孟子意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齊人歸女樂設計以傾聖人季桓子三日不朝心術已壞齊
人之計行矣故夫子遂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然以膰肉
不至而行此孟子所謂微罪也去就止速何其從容中道如
此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不是說夫子蓋說時節不好如鳳鳥不至之類是也歎鳳鳥之莫聞而君德之莫致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猶云時尙可爲也既而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言今不可復爲其從政事者增益其危亂而已矣觀接輿此言亦不是無意於世者故夫子下欲與之言然竟趨避而去如此等言語不可謂之不是只是欠講磨之功與之往復論辨必須悟獨見之非惜乎不得與之言此聖人之所恨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

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夫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若此等人不可謂之不賢正緣講究不明故所見有參別彼爲無道不可與易聖人以爲無道正吾所當易若有道則無用乎易也其參別正在此辟人者言見其人之去之是爲辟也人不與人爲羣乃欲與鳥獸爲羣不特待人太薄待己亦太薄矣荷蓧丈人爲許行之學者也然能留子路宿見其二子其於人情不已處即天理之不可泯滅者也聖人以爲可教故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何其畏人若此哉子路從聖人既久亦知大倫之義本出於一一處欠缺則他處皆非今知有長幼而不知有君臣此之謂不能充其類道之不行固已知之矣然不仕却不得直是無君臣之義而後可故君子之欲仕也行吾君臣之義而已至於用與否則在君而吾之義已盡矣此所謂講究精微不偏不倚如此雖然子路一日而見三隱者世之賢者伏於巖穴之中不得聖人爲之依歸者何世蔑有堯舜在上皆賢哲之臣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按禮記云大連小連善居喪蓋當時賢者也柳下惠身中清則潔已自高不爲世所污廢中權則逃遁自匿不爲世所忌由無可無不可五字觀之一節自喜與敦化之功遠矣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按注家云魯哀公時禮樂廢樂人皆去蓋不應魯哀公時所有樂人同時皆去哀公雖削弱國事亦不應如此謬前輩說師摯自是周厲王時人由此一事觀之周衰樂廢樂官逃散

乎四方聖人惜之故弟子追記於此爾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前輩以爲施者陳其罪而戮之之謂也左傳曰施生戮死可也又曰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是也不施其親猶公族致刑於甸人之意也此四事皆是寬厚之意所謂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者可見於此矣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此尊尊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周之八士如八元八凱然其事不載於尚書故後之人無考焉聖人作春秋亦不書石尚書者貴其知禮也然則三代之時士不爲大夫者其事業不顯亦多矣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來解以爲士能見危致命見得思義故以此心而承祭自然思敬以此心而臨喪自然思哀不是此是四事非是連上文利害是君子用力處喪祭是君子盡心處人能檢點此四者亦可以爲士矣其可已矣猶事親若曾子可也之可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來解說上兩句云不足以有容不足以有守說下兩句云無所輕重於世若如此說恐無交涉蓋執德不弘則其人無所主張如此等人蓋無常之人夫依據信道不篤則其心無所定止如此此之謂明向上則有子所謂枉之生也幸而免者也子張外飾之人而爲論確實如此可謂進德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兩人趨向不同故議論亦別然論交之際其說皆通人之所以有交友者貴其有益也若不可與者汎然受之何益於我非所謂毋友不如己者之義也子張之說亦不可謂不廣大然非學者事此聖人教人不倦之功也若學者當學子夏至於子張之論非爾所及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子夏之學流爲莊周其原皆出於道蓋此語有病聖人立論決不如此閑先聖之道凡小道皆異端也豈懼其致遠而泥

乃有所不爲哉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學問無止法善學者必有日益之功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則善矣來解以爲致其知而不已保其有而不失此語微有病若每日要求知其所未有每月又保其所有此大段擾擾矣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此求知之病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此保其所有之病也能溫故知新可以語此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爲學之道盡於此此之謂明向上則有力行一事非是此四者可以謂之仁仁在其中猶學也祿在其中之謂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東坡嘗說學以致道甚深然却不與上文相連不用深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爲學亦須致道只須如此說言人各有本業須做到成就處方是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人患不知其過纔知便悔纔悔便改今若文過則是已知過了知而文之則必不悔既不悔則必不改此其所以爲小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此章語亦有病所謂子溫而厲者溫中有厲不是聽其言方知其厲君子有三變隨物賦形從容中道何啻萬變本於此一而已鄉黨一篇可見望之儼然卽之也溫便是子溫而厲

此章多是子夏言乃其門人私記如此病處甚多與聖人之言全別大率得（按得上疑脫一說字）極辛苦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欲信人先從自信起自信甚難所謂有諸已者是也至於使人信己是使他人之心如我之心也不是自信得熟何以及此那件事不是信了方做得成故學問先從自信起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德一也有大德小德何也卽其全體而論之故謂之大德由其一節言之故謂之小德譬如仕止久速各從其可所謂出入焉者也然從心所欲不踰矩凡其所行易嘗出於規矩之外哉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已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來解以爲下學上達之意非也子夏意不如此子夏之語以爲學者當有次第蓋學者等級不同善教者亦須量其人而授之君子之道孰先傳孰後倦若是後倦之人則不當先傳與之此其等級次第不可亂也譬諸草本有區以爲之別矣是豈可相欺也除是聖人合下便理會得故有始有卒不至於後倦者惟聖人而後能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前輩說仕與學一也仕而優便是學學而優便是仕蓋仕而優非學何以致此學而優則出從仕豈復有二道哉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來解以爲過則傷生不及則傷恩故一止於哀此語非也此蓋子游反本之論也周衰之時喪不如古禮多而哀少矣故夫子嘗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路曰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子游之意亦如此喪極乎哀而止他事皆末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不仁與未仁不同不仁是心術之病此小人之事未仁是學術之病學者容有之子張在聖門不得謂之不仁但仁之爲道遠非篤實力行人未易至子張飾外不務實如何並爲仁

得此二子之所恨也子張有好高之病無縝密之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此一語孟子嘗言之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致之爲言盡也自
盡其心而已人那件事不當自盡其心但人罕能自盡於其
親喪處觀之則天理形見不可泯滅矣樂正子春曰自吾母
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
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仲孫速也按襄公十九年八月孟獻子卒襄公二十
三年八月孟莊子卒孟莊子爲政纔四年耳中間不見其事
想此四年之間一遵其父之舊此正合夫子所謂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是也當春秋之時世家大夫驟變其父之政者多

矣故聖人嘉之如此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善哉曾子之言也有司聞此有愧於斯民多矣古者司政典
獄之臣雖上得其道陷於罪猶有哀矜訓教反已自責之意
若上失其道是教民於罪也不能責已而反以責民已羞愧
矣況矜已自喜求工法律之徒乎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
言不善者必歸於桀紂然則紂之不善其初豈若是然者朋
而和之者衆矣是故趨向之初不可以不謹一入於下流則
天下之爲惡者皆歸之陷溺日深而不能自出也故曰紂爲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
君子有公過無私過事勢之適然固有不能免者亦有出於
倉猝不熟之際檢點不及者故其過也人皆見之及人言以
爲不可或反諸吾心而不安則顯然與天下共改之何有於
我者夫人心之至明者不可亡也譬之日月之食也外物昏
之明未嘗亡也及其復明則向之明者果安從來哉知乎此
可以言進德矣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
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太宰嚭問於子貢以爲夫子天縱之將聖今答衛公孫
朝之問又曰夫子焉不學蓋天縱見聖人資稟苟非學亦何
以成就聖人之聖與衆人同文武之道顯然在此人皆可學
但恨人不能學耳衛公孫朝謂聖人之學必有非人所可知
者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
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
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宰我子貢有若三子孟子以爲知足以知聖人然則子貢所
言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是亦知夫子之淺者爾況叔孫武叔
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世衰道微雖三家之子孫皆不及其祖父如孟武伯季康子之徒雖不能知聖人皆能尊敬之叔孫婼在春秋中略可喜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徒不及其祖父益遠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君子不敢輕於言如此也蓋一言以爲知人一言不敢以爲知人自畏如此陳子禽在聖

門中不知所學何事問三事皆謬其一問子貢夫子求聞是邦之政其二問伯魚有異聞其三以爲子貢賢於仲尼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一段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之本旨盡在是矣堯舜之揖遜天也故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湯武之征伐亦天也故曰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聖人推見堯舜湯武與天心爲一處故門弟子記錄於此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謙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一章說武王得天下事今於武成中略見式商容閭散財發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分土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悼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是也又有下車封舜後一事自堯曰而下至此並不言子曰又後面一節頗似不相連此是聖人追次上古之事而得夫堯舜禹湯武王得天下之本與其施設建置之方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自寬則得衆而下是說武王之德緣寬便得衆信便民任敏便有功公便說觀武王武成所載可略見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何謂尊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卑之則廣淺此五美者此之謂尊均之爲善也尊之則高明卑之則廣淺均之爲美也尊之則爲美卑之亦能爲惡疑似之際美惡相懸若四惡者只是目前有司常行底事聖人推此以惡名之曰虐曰暴曰賊此何等名耶又以有司配之甚矣有司之惡也其原只是

自便於已而責望於人其惡遂至於此爲有司者可不戒哉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學者先不要以得喪禍福入其心蓋此心既定方能爲學知禮所以修身知言所以接物其本之出於我者則一也此三事皆言知蓋致知之學當如此

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是書卷首有寶慶元
年許復道序稱淳熙丙午丁未間溪領石鼓書院山長與湘
中諸生集所聞而爲此書朱子嘗一見之以爲近道陳振孫
書錄解題所載與序相符其書詮釋義理持論醇正而攷據
開有疏舛如解緇衣羔裘節先加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
次加裘裘上加褶衣褶衣之上加朝服其說本於崔靈恩不
爲無據然詩羔裘篇孔疏謂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褶之
又云以帛裹布非禮也鄭注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
布若皮弁之下即以錦衣爲褶即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
褶衣之上其文甚明溪蓋未之深攷又解吉月必朝服而朝
節謂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不必依鄭注改端
爲冕蓋稱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說亦據樂記端冕而聽古樂
鄭注端爲元衣孔疏端爲元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稱端
也然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與下文元端而居
對舉見異故朝日元冕即不得通稱元端此鄭所以決冕之
誤爲端溪亦失攷也然訓詁義理說經者向別兩家各有所
長未可偏廢溪能研究經意闡發微言於學者不爲無補正
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繩矣

朱子語類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
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
思也發得好　戴少望湖南語說却平正

戴肖望先生遺著今僅存是書及春秋講義續呂氏家塾
讀詩記三種續呂塾讀詩記已有武英殿聚珍版本傳世
而春秋講義及是書則傳抄刻本世所罕見余讓從文淵
閣鈔得二書春秋講義卷帙完具雖文字間有譌誤以黃
東發讀書日鈔所引校之多可是正已編入第二輯叢書
中是書上卷闕有八佾下半篇及里仁公冶雍也述而四
篇而四庫書目提要初不著有殘闕之語且校語稱卷首
有許復道序而是編亦不之載始疑爲文淵寫本偶或奪
之因託友人向北平圖書館取舊藏閣本補鈔缺帙則僅
多八佾篇夏禮章注六字餘闕並同則已無從校補矣惟
蔡節論語集說述而篇子謂顏淵章引有衈隱說一條在
此闕篇之內爲補錄於上卷之末餘悉依照此本印行至
其譌誤之字其援引他書者以所引原書校正其無所援

引者審其上下文義察其字之聲音偏旁往往可得正字
至疑不敢質者則注明所疑以待後人攷定固未嘗輕易
一字致違蓋闕之義也吾鄉宋時以論語說著錄四庫者
二家一先生是書一蔡節論語集說先生作是書時在淳
熙丙午丁未間其時朱子論語集注未行故無一語及之
書中有朱解來解字紛然錯出細審皆係來解之誤悉加
是正至蔡氏集說成於集注已行之後故所引悔庵之說
特多蔡書已刊在通志堂經解中茲不再編入云民國二
十年三月黃羣記

序

論語者六經之統會大道之權衡所以正教學之是非而制生人之物則子不可過者也自堯舜至周孔而守一道在昔爲司徒之命典樂之設爲三物之所賓興其在二十篇之中以文行忠信爲四教以詩書執禮爲雅言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餘力學文爲弟子之職業其道易知其教易從要在率天下以立人道而已矣上智由之從容入于聖人之域而眾不知其所以然其次則尊所聞行所知禮禮于五常百行之間而亦不見其所不足無高遠之論以蕩天下之心思無疑似之說以惑天下之趨向此我夫子之祖述憲章依乎中庸而論語之書所以萬世無弊者也嗚呼豈易言哉適道有具在于韶樂求仁有方不離眾善三代而後無所謂禮樂矣希夷寂滅之教興而眾善失其統紀矣舍陶冶而求利其器用假他人之鋤耰以自耕其南畝夫安知所爲之遂盡善耶且天以聖人爲心以眾賢眾能爲之股肱耳目孔門之教列以四科所以宏聖道之統也後之牖者乃標一名以自異而謂天下之材舉不足與於道天不若是之狹道統亦不若是之不廣也漢人有言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良有以夫此廷祚於說論語而尤兢兢也是書創始於乾隆乙亥改定於丁丑及戊寅之春凡四易稿孟秋二十三日後學程廷祚謹書

學而時習之

古者學必有業那疏載皇氏引學記文王世子諸書所言是也其謂學有三時（有一身中時時有一日中時時有一年中時之殺）亦具有意理王肅註云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是可以說此皆前儒去聖未遠訓說論語之正義也古所謂業詩書禮樂而已茲四者君子所由適於道之具也適道之具不修則壞時習而說所學之爲我有而應幾道之可得而人也論語首記夫子此言以定儒者之實業而詔萬世即示顏子之博文約禮也三代而後不聞所謂禮樂矣書則眞僞錯出詩則訓詁害道之書又不可以爲業蓋天下之倀倀焉莫知所之久矣有宋大儒雖旨尋遺緒於微茫而廢者不可復興絕者不可復續故紫陽惟以明善復初爲說而未遑直指古人之業後人不知學有今昔之殊而論語屢言之博文約禮即此章學習之事與舍是而無所以爲明善復初者其皆不能無誤也失

其爲人也孝弟

修孝弟以興仁道疑此章非獨爲學者言也蓋犯上作亂害之在家國者莽秋之世無國無之有子之意乃欲人君躬行孝弟以化其下使民興於仁有以革其悖逆爭鬬之心而國家長享和平之福此本立道生之說也若欲學者教

日淸學者既無所據以爲業而記誦詞章之俗學與非聖害道之書又不可以爲業蓋天下之倀倀焉莫知所之久矣有宋大儒雖旨尋遺緒於微茫而廢者不可復興絕者不可復續故紫陽惟以明善復初爲說而未遑直指古人之業後人不知學有今昔之殊而論語屢言之博文約禮即此章學習之事與舍是而無所以爲明善復初者其皆不能無誤也失

其爲人也孝弟

修孝弟以興仁道疑此章非獨爲學者言也蓋犯上作亂害之在家國者莽秋之世無國無之有子之意乃欲人君躬行孝弟以化其下使民興於仁有以革其悖逆爭鬬之心而國家長享和平之福此本立道生之說也若欲學者教

子之語蓋即所以曉時人者而其自知之明自有在也弟子傳乃載其後爲諸弟子所詞而避席豈非齊東野人之所傳聞者耶

傳不習乎

傳孔註云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朱註云傳謂受之於師按古人弱冠以後倘無教人之事三十而外則可以教人曾子言此蓋正在三十而外且以語勢察之似不宜後師長而先上二端也孔說爲長傳如孰先傳焉之傳習即溫故知新之義

案何氏集解與邢叔明疏其訓說亦有至當不易者宋儒刊削畧盡失之太過愚于此書頗採舊說非意存矯枉應云

實事求是而已

弟子入則孝

弟子者有父兄之稱而以之稱門人者古之所教所學惟在事父事兄之道也此章蓋孔門冠者之學規或見考亭小學書與管子弟子職並錄因以爲養正之事又以弟子爲童年之通稱誤矣案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皆人生之至德美行雖小子亦宜知其端倪而豈能遽責小子以成人之任且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恂恂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與此章所言畧同此章前不言舞勺舞象後不言事君交友則所謂弟子者端在棄爾幼志順爾成德（見論語冠辭）之後無疑也而豈僅云蒙養乎推而廣之夫子之四教盡於是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則以學文

案中庸分好學力行爲二論語又以文行對言則此章孝弟以下力行之事也學文好學之事也人生有倫當則有行有事物則有文文之與行相輔以濟而斯須不可離者也文莫重乎詩書六藝身心家國之大用存焉有餘力則學文蓋弱冠以後則年日盛而道日廣所以周其用者不可緩矣古法渝亡後漢學者不知文爲何物故馬氏註亦但曰古之遺文而漢書以六經爲六藝又謬誤之甚者也蓋吾李氏（名塘字剛主一字恕谷）曰宋人爲學專在讀書內則玩索性天外亦致力倫紀而禮樂兵農聖門所謂博學于文以及

授書周官禮記所述古人教學成法昭然可考者獨證之若通則非學問之小失也觀此章集註所載諸說大概以文爲文辭文采之文惟朱子所訓爲確而猶未能盡除班氏馬氏之見宜其註首章不過曰明善復初而僅以玩物適情爲游藝之解也然朱子之識高于羣儒而有功于聖道者則端在于此矣

賢賢易色

孔氏云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朱註因之一云此敦夫婦之別也（見吾李氏解）案誠於好善雖於人爲切而學問之事敦倫爲大下文舉人之大倫者三則人倫之首何爲而獨見遺此說視古註爲優賢賢易色德爲重而色爲輕也（易者輕之意）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此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關雎之義也

雖曰未學

人道莫大於五倫君子之學莫大於敦倫學所以立人道也故子夏于此章之末而抑揚其詞以明學不外此而已並無美質之說朱子言學求如是其解最當而又戡吳氏之論以爲流弊將至于廢學則必別有所謂學而以子夏之言爲未足深信矣至上章學文之學乃盡倫中致用之事即朱子所云聖賢之成法事理之當然者非此處之所謂學也況子夏以文學名則所謂學者固已包舉彼義豈尚有缺畧而待補於後儒耶

君子不重則不威

此十一字西河毛氏謂當自爲一章舊本誤合下文以致承接處說皆齟齬不合觀子罕篇主忠信三句有子曰字則此章下三句以爲複簡而重出於此是也

學則不固

案二句文勢一逆一順學則不固舊有二說承上文而言所學亦不堅固者亦見集解朱子從之孔氏則謂人能學道則不固蔽以固爲儉則固之固義亦可通蓋此章之君子謂居上位者故既言當有威重而又言不可不學猶言知及仁守而又必莊以涖之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三年指父沒以後祥禫之內而言孔氏謂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故無改於父之道里仁篇鄭氏說同

禮之用

此章那疏分爲三截自禮之用至斯爲美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一截也知和而和至末一截也首節言禮樂同原故用禮以和爲貴而先王之道所以爲盡美者此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言無論鉅細若皆以嚴凝出之則人將苦其煩苛反有所窒而不行矣此禮勝則離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言徒知和之爲貴而專於和無復恭敬撙節之意則亦不可行此樂勝則流也定句盡節較後儒似覺明晰蓋有子本言用禮貴和故小大二句先言不和之弊而末又戒徒和者以足其意也若以小大由之屬上文以有所不行起下文是有子立言不重貴和而反重以徒和爲戒矣讀者審之

未若貧而樂

案夫子嘗言飲水曲肱樂亦在其中矣顏子簞瓢陋巷則稱之曰不改其樂與此章言貧而樂其意正同孔氏欲明貧而能樂之故故註中兩言貧而樂道毛大可因謂經文傳寫脫去道字說近于泥未可信

爲政以德

爲政以德謂行仁政也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也爲政以德如孟子下歸往之象言人君能行仁政則巍然獨立而自爲天下所歸往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也爲政以德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顏子簞瓢陋巷則稱所謂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耕者助而不稅之類衆星共之即所謂天下之士皆願立于其朝天下之農皆願耕于其野之類舊註以無爲爲訓朱註載以簡御煩以靜制動之說雖與貴老之學有間然直與經旨不合

詩三百

朱註與夫子之引詩二思字有虛實之辨當以虛字爲正蓋所謂思無邪者以思求無邪而非以無邪爲我之思也以思求無邪則思屬用心以無邪爲我之思則思屬存心二者理亦相通而存心非關詩之本指鄭康成訓詩之無疆曰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以之相準義可識矣且人心之有

思緣物感而後形否則寂然無有故聖賢有正心之功而
不聞有正思之學每於身之所行而慮其蹈於匪僻此學
者修己之急務朱子以性情代思字語雖精細然不若還
舊貫之本指爲尤切要也

周人祭祀燕享以二南雅頌爲樂章餘不入樂者學士皆誦
習之春秋以下士大夫以之言志而最盛于襄昭之世所
謂賦詩斷章取所求焉者也若詩之有關於德行教學則
至孔子始剛明之以淑萬世其載於論語者七章（皆此章又與于學章）言詩之用莫詳于小子章而此
以風其上斯其人可以謂之邪乎大史公云國風好色而
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非淫非亂而可以謂之邪乎夫風
雅雖變而先王之澤未泯賢人君子生乎其間閔時憂俗
本無邪也詩序又云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

弟子所共聞非撰之全經而無少刺謬未可云得其立言之體也竊以論語考之夫子自居者曰忠信曰好古敏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聖與仁則曰吾豈敢躬行君子猶曰未之有得若斯之類聞者以爲聖人之謙德而夫子則皆自道其實豈至此章而立言遂有異乎乃註家於不惑以後率多高遠之論如知天命則曰知天命之終始耳順則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以上見朱註以天命爲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以耳順爲不思而得以不踰矩爲所以自居者則大有逕庭矣後之學者能無疑于此耶然則何說曰聖人之去學者固未可以倍蓰論然其所爲之不勉而中此其爲說孰謂不足以知聖人而視夫子生平下神祇不待有疾而後禱也後儒以註語直入聖言誤與某之禱久矣孔安國云孔子素行合于神明此但可爲註家之語若夫子之旨則謂生平時以兢業爲心恐獲戾于上之奧初學亦可留心積久而後至此故序于六十註以不思而得爲訓誤中之誤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事則一而已禮樂仁義是也始以之爲志而終身以之爲矩與學者無以異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立與不惑學者之所可至也知命而後可以爲君子分節見孔疏述之知言而後可以知人此正解耳順知命與耳順亦學者之所可幾及也不踰矩則熟乎仁之謂也之數端下學由是上達由是配以歲月之先後雖所進各有其序要以明其自强不息之心以見道之無窮而學之不可以已也登山而愈見天之高涉海而愈見水之大以聖人自謂已至於聖者固非以聖人爲有謙詞者亦非也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與此章並爲聖人之實錄而勉人之意見于言表後儒以爲但爲學者立法是聖人已自處于聖之極至矣夫方與學者共爲其事而所自述遂絕天下以樊辭之階出于生平所未有于理不無可疑故敢論之以俟知者

耳順者知言以知人之功其事不易故論語以之殿後孟子自謂知言而不許他人推而上之則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矣初學亦可留心積久而後至此故序于六十註以不思而得爲訓誤中之誤也

某之禱久矣孔安國云孔子素行合于神明此但可爲註家之語若夫子之旨則謂生平時以兢業爲心恐獲戾于上下神祇不待有疾而後禱也後儒以註語直入聖言誤與此同

無違

或疑夫子之答孟懿子近于隱語不知夫子曰無違者教以無違事親之禮原主于禮而言也然僅曰事親之節文乎則爲未達于懿子不求諸溫清定省問寢視膳之節文乎則爲未達于夫子之旨矣故復因樊遲以申其說而明所謂禮有大于此者也前之所答微覺渾涵因朱註以理代禮而遂成隱語耳質則論語言禮而不言理也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案養義本廣桓弓事親事君事師皆云左右就養是古人不獨父母言養也文王世子云若內豎言疾則世子齊玄而養是疾亦言養也包氏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

其說最當後幡專以飲食供奉爲養於古註反取後一說

註疏一曰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此朱子所本顛失此章文義且夫子之答子夏

兼言服勞何以子夏之孝當言服勞而子游之孝即惟舉

飲食乎

又案內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

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言事親之養莫備于此

又坊記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與此章大

義正同

曾是以爲孝乎

先生蓋謂師長故與弟子對卑若專指事親則不應言弟而

父母自古亦無先生之稱夫子言服勞酒食乃事師長之

學而不思則罔

此章之學指博學於文之學故學與思通而非進若德行之事

高簡也論語中如是者頗多註家不察遂多誤解

案似此章等蓋皆有爲而發記者略其上文此古人爲文之

所能亦二事也朱子註中庸亦主分言則此處之合似誤

溫故知新古註以爲二事猶子夏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溫故而知新

所安何謂也曰爲善而終不免於近名則非誠于爲

善可知矣於其終而方以是察之非聖人待人之厚哉

察其所安何謂也曰爲善而終不免於近名則非誠于爲

善可知矣於其終而方以是察之非聖人待人之厚哉

溫故而知新

溫故知新古註以爲二事猶子夏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

所能亦二事也朱子註中庸亦主分言則此處之合似誤

案似此章等蓋皆有爲而發記者略其上文此古人爲文之

高簡也論語中如是者頗多註家不察遂多誤解

學而不思則罔

此章之學指博學於文之學故學與思通而非進若德行之事

則當就正有道以考其得失而不必言徒學徒思之不可

也大抵論語言學謂學文者爲多

集解殆訓精神疲殆陸氏釋文依義當作怠是殆怠古字通

也

攻乎異端

案春秋之世未有楊墨老聃雖生于孔子之前而其學則與

鄒衍惠施莊周公孫龍之屬並興于戰國皆非論語之所

謂異端也至若佞人利口鄉原則人類中之不正者聖人

固嘗惡之而亦不得謂之異端又中庸曰素隱行怪後世

有述焉注云身向幽隱而行詭異之行以作後世之名若

詎由洗耳之類是也此雖聖人所不爲而欲謂之異端似

亦未當且攻之爲言以彼實有其物與其事也害之爲言以其有累于吾之所當攻與當務也自來箋註未能明著其義善乎何平叔之解子夏之言也曰小道謂異端夫小道即百家衆技朱子釋以農圃醫卜之流是也上古聖人分道之緒餘以備物致用而利天下若自堯舜以後則道有統學有宗儒者之業惟在經緯天地綱紀人物其用則內聖外王其本則道德仁義其事則詩書禮樂爲之者曰不假給彼百家衆技雖有可觀而儒者視之則皆命曰小道而不足以爲學矣故樊遲請學稼學圃而夫子斥以小人又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蓋賤之也則信乎小道之即異端而後儒以楊墨佛老當之者失入之論也夫子

以世人致力于小道則必爲大道正學之害而言此以救之若彼以楊墨佛老爲可攻者其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共天下不同中國非聖無法舍其誅殛之罪而僅以爲有害則斯言也不且幾于失出乎況夫子之時固無楊墨與佛老也移何氏之解以訓此章則其義洞然矣彼章子夏以爲致遠恐泥君子不爲與夫子此言若出一轍然夫子不曰小道而曰異端何也夫端物之初起者也初起而異其端則殊塗而不同歸矣曰小道人或猶以爲道之緒餘攻之無害曰異端而後天下皆知其不可攻嗚呼聖人所以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一儒之統者嚴矣

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蓋古書美其人能盡孝盡友以爲爲政之本也且不惟包氏之說通潘岳閑居賦序夏侯湛昆弟誄等文如此讀者甚多晚出之君陳誤讀論語以書云孝乎爲何故其篇有惟孝友于兄弟之句不成文理後人反因之而誤論語似宜改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三代相繼而同一道故禮因於前而損益可知道不變則世亦不變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百世而不惑者其可知也然時至有周制作大備可謂盛矣盛者衰之徵也備者壞之漸也子張以十世可知爲問蓋盡體周者未必如周之繼殷殷之繼夏也自三代以後變道者出而世之

變遂尋於無窮聖人亦豈得而知之乎子張之問蓋其變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案以魯用天子禮樂爲成王之賜者不可信也夫以國宮之侈於魯公始封不言重祭而但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僭禮之初詩人猶有所戒而不敢誣也春秋昭公之末子家駒譏其君以諸侯僭于天子若舊所固有則不肯謂之僭矣又世之極壞猶有不昧其心者可見也考魯之僭用郊禘疑在悼桓之間大夫僭于諸侯疑在季武子以後旅泰山大夫僭於諸侯也舞八佾歌雍則用其君之所用而不知其君之僭天子矣其時以乎子逐君諸侯不能討而

益無忌憚如此古註以季氏爲桓子是也
是可忍也
邢疏云人之僭禮皆當罪責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
忍其言雖亦有理然是時魯君方僭王禮亦豈能罪季氏
乎當以朱註前說爲正
三家者以雍徹
案詩序以雝爲禘太祖之詩鄭氏於周禮樂師小師之歌徹
皆注云歌雍本論語也以詩序考之則雍非徹歌蓋三家
僭禮不知雍詩之用而歌之以徹或祭君先僭于上以有
天子辟公等文不肯用爲正祭之樂歌而歌以徹三家則
因其僭而僭之耳然則注周禮者誤矣
舞佾歌雍皆魯君僭之於前此與上章獨責季氏與三家者
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又記稱公廟之設於
私家自三桓始然則三桓見魯廟用天子禮樂因而用之
未嘗以爲私家之廟也夫子指言三家而刺魯之意在其
中矣
喪與其易也寧戚
包注易和易也朱子以治訓易謂在喪禮則簡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之實者其說太曲按奢與儉對易與戚對奢必
僭上而忘君易則倍死而忘親皆喪非本故寧儉寧戚則
爲反本之道理自明顯朱註謂無哀痛慘怛即和易矣又
何必以簡文習熟爲治字之解以自生其支離豈奢又當

以簡文繁盛爲訓而後可也包說自當
邢氏解臨喪不哀曰不哀則失于和易然則爲禮以儉猶足
以存敬故與戚同爲禮之本也
揖讓而升下
案揖讓二字宜讀而升下又宜讀至而飲爲句邢疏引儀禮
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
皆當其物（謂射時所立處也）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如升
射是射之升下揖讓也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
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
以執弣揖如始升時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
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解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
巧笑倩兮
降是飲之揖讓升下也
案詩素以爲絢素猶言本色也絢華飾也言此人有倩盼之
美質而惟安其質素之本色不施華飾猶所謂芳澤無加
鉛華不御者子夏問而夫子以繪事明之考工記曰畫繪
之事雜五色後素功謂先施青赤黑黃四色而後以白采
分布其間故曰素功恐白之易漬汚也夫子言美質在先
而華飾在後視於繪事則天下有用素以爲飾者詩言如
此則彼雖不施華飾而其質素之本色非華飾之至者乎
子夏聞之而恍然於禮文之當後也記曰先王之立禮也
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禮之文所以分

辨乎倫紀者也然必以忠信立禮之本如紛事之先施四色者而分布自來於後然後禮之用爲無弊是以言禮之文當後也夫子惟承素字子夏惟承後字措意各有所在古注謂此章以素喻禮於詩詞不可通然紛事以素功分辨四色近禮之意子夏之悟蓋由此生朱註既誤解詩辭至訓後素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亦於考工記本文不合

禘自既灌而往者

此章明爲魯之僭禮而發云自灌而往者謂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禘禮之節文其多皆在降神之後故夫子不欲觀耳亦即是可忍也之意舊註以爲逆祀朱註以爲誠意既散俱未爲是

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一名大祫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於太祖孔疏與公羊同而俱不言推所自出蓋傳聞有異也至趙匡以爲惟配始祖則誤矣朱子據之非是

或問禘之說

魯之郊禘非禮也夫子嘗歎之矣古註以答不知爲爲得禘此是正解第不可云諱逆祀耳觀夫子言知其說則天下易治其示以不王不禘之旨豈不昭然於辭氣之間乎

祭如在

夫子周流列邦躭于內外祭之日多矣此吾不與祭之語所以記也祭如在二句蓋古禮之文記者引之見吉之承祭者莫不如是而況夫子乎

射不主皮

周官卿大夫之賦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儀禮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待中爲焉也記不言鄉射而鄉射在其中是周官之五物言主皮而儀禮之禮射本以中爲能而有時言不主皮所言不同義各有在蓋射不待中爲焉主皮則主於中矣若樂不待中爲焉則主於容體矣

記所爲貫革之射則又即戎之武射不僅於主皮者也朱子以不主皮爲但主於中而又以主皮爲貫革均失之矣

馬氏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邢疏言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蠡吾李氏曰如周禮均人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用二日無年則用一日小司徒上地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也者家二人此言者力役之征惜勞愛民之道也今則徭役繁重不分上下而此道亡矣夫子所以歎之朱註爲讀去聲爲力不同科爲申解上句誤矣案主皮見于

鄉大夫之五物而鄉射記云鄉者專指以禮樂射而言也
是武射重在貫革主皮重在比于禮樂古
人之射本有此三等夫子若解不主皮之義應以比于禮
樂爲言而但云人力有强弱之不同顧取其淺小者以立
論何與馬注力役之訓不可易矣又鄉射記本文上有禮
字其義乃全弧矢以威天下苟皆主于不中古人不若是
之迂也論語傳寫疑有脫誤

事君盡禮

此章古註既誤朱子據拜下禮也一段爲解故集注載黃氏
程子之說以盡禮爲孔子而下句爲時人之論孔子則誤
之中又有誤焉案孝經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此事君之禮也當日爲人臣者甘心利祿而苟
合取容無端典貞亮之節故夫子歎之謂事君自有當盡
之禮今之人非事君也是爲諂佞而已其垂戒于萬世至
大孟子事是君則爲容悅之論蓋本諸此與拜下一段所
云風馬牛不相及不知前儒之何以誤假令孔子恪守拜
下之禮而爲當世所譏孔子豈屑於自辨卽辨之又何關
于義理而載諸論語耶

此語蓋爲當時爲家臣者發家臣仕於私室與卿大夫之事
國君同如由求仕于季孫冉有爲季氏宰泰山不能救顓臾不能止
皆所謂不能盡事君之禮也季然章云大臣以道事君道
卽禮也又以由求爲具臣則幾于爲諂矣與此章是

相發明爲諂與微生高爲佞語意相近

管氏有三歸

包氏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其事又見戰國策史
漢諸書疏云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唯娶一姓今管仲娶
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

未盡善也

顧氏亭林曰觀于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
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于天下此文之猶有
憾也天下未寧而崩（史記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
象成者也周初之迹屢不靜觀有虞之不應徯志何如哉
而武能如韶之盡善乎案此專主虞周之治道而論極爲
人之過也

當即君子不黨之黨司敗意註助人匿非曰黨是也又卽世
俗相護之意此章言人之助人匿非乃其人之過也而各
有所爲（去聲）親其所爲果在所親而當諱著則亦不失爲仁
矣過而仁在其中又如父子相隱而直在其中也

案此章宜用先經起義之法而提黨字於章首言黨者人之
過也而人各有所黨觀其所黨果在所宜則過而仁可知

朝聞道

矣如此則語意甚明

此章蓋夫子有爲而發若非上文偶有遺落詞意不至迫促
如此豈顏冉死而慰其父兄之詞與
君子之於天下也
此章之解後人誦習朱註以爲當然愚竊疑之夫聖經無一
語無歸宿無一字無實義論語言於天下者三或問諦之
說一也子張問仁二也此章三也凡言于天下大抵皆爲
立功立事與待人接物而發非若後代文士苟爲恢張之
詞也今註既不言其爲何用而又以無適無莫爲無可無
不可夫無可無不可乃聖人立身制行之道而泛然言于
天下何哉適莫二字于經不再見恐亦未必如朱子之所
訓也比者兩物相附之名於古亦無獨訓從者且經曰義
以爲質則義乃內生于心而爲制于外今曰往而與之比
附是義本在外矣以經解經欲其無疑得乎然則何說曰
范甯云適莫猶厚薄也見釋文此章蓋言君子自倫紀以外
所接于天下之人眾矣其或厚或薄非有偏繫也義之與
比專指所厚者而言如居是邦則事賢友仁之類惟視義
之當然而與之相親耳此解似于經義爲妥或曰何以知
范說之可信也曰以適莫爲厚薄則比有歸宿而經之言
擇交尚友亦可從而得其說矣
案孔安國言暴而不黨曰君子雖眾不相私助義之與比子
見南子章疏中有君子當義之與比語言不宜見南子也
是前儒顯有此解矣

吾道一以貫之
案忠恕乃天德王道之統會聖人以下雖所造有大小淺深
之殊然渾倫全性不能舍是而有所謂道也若視忠恕
而以一理渾然泛應曲當等語發明一貫反有蹈虛之弊
至謂曾子有難言於此者而借忠恕之名以爲說尤覺支
離使曾子誠以夫子之道不止忠恕則教門人以姑用力
於此可也又何必爲此竭盡無餘之詞哉那疏雖亦有一
理統萬理之語而直謂此章爲明忠恕所見確于紫陽遠
矣
延平李氏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謂
之忠自其及物而言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
殊於事物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
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耶若以爲夫子一貫之指甚
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
之支也案延平此論甚明忠恕與一貫無二聖人之忠恕
與學者之忠恕亦無二學者能盡忠恕則亦聖人矣自集
註舍師說別爲訓詁而聖經聖說之障礙始生或曰中庸
言忠恕違道不遠何也曰善乎顧亭林之言曰違道不遠
即道也猶孟子言道禽獸不遠即禽獸也古之人語詞云
爾然則以道道不遠爲下學者豈不誤哉
舊註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進也
事君數

速數則煩而不敬故見疏辱案易言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諂與瀆皆數也專以進言立解其義狹矣

瑚璉也

案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案漢書但以瑚簋夏器璉爲殷器當以禮文改也

吾斯之未能信

孔註以斯指仕進之道語意甚合聖門之學修己卽以治人無二道也道不外乎博文約禮之事故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漆雕氏以己乎博約之道未能如顏子之旣竭吾才而此道尚未實爲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吾不知宋元以後之天下其視王乙一 論說一 二十三 金陵書肆 蔣氏校印

我之所有也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宋人一則曰斯指此理一則曰心術之微使求經義者虛涉而無所憑亦獨何與

無所取材

當從鄭氏無所取于桴材之說蓋與浮海皆寓言也

吾與女弗如也

包註旣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謂夫子以此言安慰子貢使無懷慚具見聖人道大德宏而不可心馳于性天之說夫子之罕言者集註以爲歎美之詞亦非也

何何如也夫子之不言者意深旨考亭于此章以教不躐等爲訓非也夫所謂不躐等者如未學幼儀不敎之以學射御未能舞勺舞象不敎之以舞大夏也孔門高弟莫如顏淵而夫子之答問仁則曰克己復禮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旣竭吾才而亦未聞夫子語之以性與天道也然則聖人未嘗以是爲敎亦明甚矣而何不躐等之有此章之意子貢蓋勉同門以當從事于夫子博約之敎所雅言者

滅文仲居蔡山節藻棁

案註疏此二事也蔡爲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棁乃天子之廟飾非大夫所得僭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性與天道事物之大原夫子於大易中庸言之蓋亦詳矣而

飾文仲身在大夫而奔僭至此故夫子不許其知南軒張
氏亦以爲二事朱註謂以山藻爲居蔡之宰非誤
天子之廟飾見明堂位漢貨殖傳序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
節藻棁後漢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棁
蓋指文仲管仲之屬而言禮器及雜記幷云管仲山節藻
棁是也
邦無道則愚
無道則愚之解朱註勝古註及程子而亦有誤者朱謂武子
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案文公卒於魯僖二十五年春秋
二十六年正月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卽武子之父
莊子也是成公卽位之初莊子猶用事則武子未得爲仕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文公至二十八年晉文初霸而修怨于衛衛始多事至三
十年秋成公得釋歸自京師而衛亂始定疑夫子所謂邦
無道則愚皆在此三年之內而朱註所云周旋其間盡心
竭力不避艱險者是也自此至魯宣九年成公又在位三
十年而卒要皆衛國甯靜之日也魯僖三十一年衛遷帝
丘成公因康叔之夢而欲祀相武子不從以大義正君之
非其所謂邦有道則知者與若當日成公不知親昏而與
楚與元咺之譖夷叔之死武子自宛濮之盟而外不聞出
一言以爲民救豎亦所謂則愚者耶抑左史闕而不及載
也有道無道以國之有事無事言非論其君之賢不肖也
老者安之
案安如君安曬媼之安言老者以我爲能安也則所願也養
之以安自不必言又如漢地理志云初涿泗之間其民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後俗益薄老者不自安與少幼
相爭讓是欲安老而老者不以爲安也信愷放此然則集
註所謂又一說者乃經之正解也
審之

雍也可使南面

可使南面非必面稱仲弓之語下文問子桑伯子亦未必出于同日也記者智識過人因居敬行簡之說有合于君人之道而其論出于仲弓夫子以爲然者故類而記之若謂仲弓聞夫子許己遂問伯子而辨行簡之法是自任南面也聖門學者最尚謙德竊疑未必如是且仲弓又何因預知夫子之所以許伯子者乎

案此章前後循環相應結構最精其意不在稱美仲弓在以恭己南面之道告萬世也使無下段論簡之語則首句或未必載矣當日論語疑出子貢之手蓋獨居廬墓三年所撰定也鄭康成以爲子夏子游倘未盡然程子謂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淺矣

不遷怒

不遷怒二句孔子告君以顏淵好學之實也古註謂因以諷諫其說本鑿然觀此章次于可使南面之後則以此爲君人之至德記者欲尊顏子意或有之凡論語先後相屬或出有意學者當隨文以察之無鑿可也

不有祝鮀之佞

佞口才美喻善行此寓言以見方正之難容也蠡吾李氏曰言無有隨機應變之捷才而徒有倨然潔素之美質如居鄉不能左右周旋而徒方潔居官不能上下彌縫而徒孤清今不以爲迂則以爲怪眾謗疾難乎免矣其解甚善

中人以上

有當語以改過遷善者不可語以履中蹈和者未可語以盡性至命此因學者之材質高下而然也然中人以上去上已近雖不與語而有時自足以知之此章所重在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集註所載南軒之說

案後儒之高談性天非孔門之語上也何以言之觀此章上能發其端而非概言教不躐等之意也何以言之觀此章上下皆係以中人可知可行者爲準明矣又觀中人以上曰可以語上而中人以下不曰可以語下則凡爲上爲下皆視中人之所可語而語無所謂下愚也故此章係上下於中人與有語上而無語下其理最精而聖人設教之定範亦斷可識于此矣後儒名宗孔氏而不求其家法且以性天爲語上不其誤乎

案此章與前章相屬亦有互爲發明之理學者之于道也由知而好由好而樂境以遞進也然知者或終於不好好者或終於不樂則質之相懸有不一者矣夫遊於聖人之門

面觀詩書道德之富雖中材未有不好而不徒知之而已者進而深造自得方可云樂準以此章則樂之者中人以上之事知之者中人以下之事中人以上可以語上與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義一也以此參證益知語上之非高談性天而以經解經十當得其八九矣

子見南子

此章孔氏謂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誓於義可疑疏載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云矢陳之辭甚恭所謂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而夫子不能終拒之者其孟子所稱仲尼不爲已甚者與朱註謂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蓋臣說也且孔子是時未得爲仕

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見南子之事史記載之頗詳其求見之辭甚恭所謂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而夫子不能終拒之者其孟子所稱仲尼不爲已甚者與朱註謂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蓋臣說也且孔子是時未得爲仕

志於道

案此章宜與入則孝章參互以求其義不可疑其有淺深之別也道謂聖賢之道彼所稱弟子者以有此志者也既志於道則當以爲持守之具而行之爲孝弟謹信汎愛之屬志道據德則學之在己者得其大端矣而不可不外求所以補之者仁謂仁人志道據德而能導人以善者也依於

仁即彼章所謂親仁也游於藝則學文是也朱註頗爲可疑案德之爲字在性道仁義之前自唐虞以來未有不以德之爲字在性道仁義之後者也其後又立仁字則與眾善之長而爲言仁之所處者殆廣雖微有此分然德即仁仁即德也論語一書未有德與仁並舉者今考孝於仁則曰心德之全於道則曰行道有得於心是德之與仁果有異耶且既曰行道有得於心又必待據而後爲已有是內外鑠我者德之謂矣而可以其訓依字則曰不違夫孔子於顏淵之純粹而始稱之曰不違仁則不得以假語學者其理易明若學已至此而尚待據德而後爲游藝耶其說近于支離蓋不以仁爲指仁人之故又案少儀有云士依於德游於藝與此章語意相類彼之依即此之據也唯不言親仁然亦足證德仁無併舉之理

此章志道之實事在據德依仁爲據德之輔游藝又爲據德之用蓋志道在心據德在行又求仁者以爽輔之學之事備矣而所以爲身心家國之用者則莫大于六藝文之與行相需而成者也游者如魚之涵泳于水而不可離之謂朱子之解自當唯以藝爲小術游爲玩物適情未確

夫子爲衛君乎

案衛輒以子拒父而國人安之鄰國助之（閻若璩及潘維城輩門之徒相親而莫能定其論何也蓋周人以適子適孫承統固一

朝之定制也然刪賦得罪于母懼而出奔其事猶屬疑案
靈公未嘗與之絕也靈公薨於南子既逐公孟彄而不敢
復召刪賦及輒援定制以得國始爲靈公逐刪賦之說二
傳惑之皆謂輒受命于王父誤矣假使刪賦之出奔以逐
則春秋前之書法當如放弟甲父之例後不當書納衛世
子既以國書世子則嫡子在不立嫡孫亦周制也輒安得
而君衛哉況靈公卽不子其子而輒又焉可不父其父耶
夫子在衛不能顯言其事故子貢亦不敢顯以衛君爲問
皆居人國之禮也他日又有正名之論以與春秋相發明
而後知衛人之失在遵周制而不得其當以致啟爭端而
禍人道豈不謬哉而謂夫子爲之乎

加我數年
古者樂正崇四術以造士詩書禮樂而已周官太卜掌三易
之法三曰周易其時文王已繫彖爻然亦僅爲卜筮之書
而已是在孔子之前易未嘗被於教學也且當春秋之時
卦變互卦爻象之說紛然而言易者入于諶穆姜之不淑
商胡之逆亂其人皆欲以易爲徵而用易者流于妄故夫
子設教初不及易以不待其人而言則人將舍是非而圖
趨避也待其人而言則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易也
而何以言爲然則論語之記此章何也曰此夫子始欲以
易爲教之語也欲以是教人故先言已欲以是學事之序
也世家云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一後十年而爲中都宰

先是魯亂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此章
之言蓋在宰中都前數年必加之數年至五十而後可以
學易者爲弟子告不敢輕言之也若曰吾之於易豈敢遽
言學哉古聖人紹天之明作易而寄諸卜筮所以開物成
務而綸天下於寡過之地也天下獨以卜筮用易失之矣
夫子將以易教而揭易之宗旨以示人者如此故易至孔
子而天下萬世始知其爲寡過之書也此論語特記之意
非與
漢書藝文志云禮樂詩書春秋五者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
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
至于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西河毛氏引此

文以爲夫子之前原有六經又曰六藝六經以禮樂詩書
春秋爲五學而易則總該六藝之首自十五入大學後三
年而通一藝至三十而五經立易則無時不學夫子未至
五十猶思學易此也毛氏不知漢書此言乃漢儒生于孔
子之後見孔子之尊易而臆度古人以云詩書無論獨不
思春秋夫子晚年乃作豈前此五學中之春秋卽魯史書
舊文乎且誠使易爲六藝之首則人將舍是非而圖
書而何爲秦時尚以占筮得存耶貿貿極矣
六十四卦之中有善不善者其時位之一定也而人之乘此
有道二多弊五多功不得其道則弊與功不可得而見矣
三多凶四多懼苟得其道則凶與懼有時而可免矣故學

易之要在求无咎大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補過者非痛
繩于已過之後而消除于未過之前以已之所爲補時位
之不善以至于善此無大過之說也愚嘗雪後山行路甚
險滑偶至冰雪稀少處車前與人忽呼曰易行突車後者
戒曰仰使易行汝亦以難行視之則可保無事耳愚聞之
悚然悟全易之理皆在于是邇言信不可忽也觀夫子此
章之言乃知古聖人設卦繫詞皆爲人事而設彼以術數
圖象求諸幽渺者不亦異乎

子所雅言

此章向讀假誤子所雅言詩書也所執禮也禮亦所雅言也
末句專承執禮爲是觀夫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道
途中猶時執守之而豈能託諸空言者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案自孔子以前學者之所師誦詩書而已禮之用于家庭邦
國者必躬習其儀文節目而後可行徒求諸方策無益也
故文王世子曰多學禮執禮者詔之而此章亦曰執禮也
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樂何也曰象勺大夏古者既如其年
以習之而君子無故不離琴瑟樂之篇章多取于詩故記
曰學樂誦詩又曰春誦夏弦蓋言詩而樂在其中矣三代
以下禮樂既廢惟以誦讀爲學者之正業孔子蓋預知其
然故論語中發明詩教之語爲多又以書紀帝王之政事
其理易明惟周易繫詞尚拖于卜筮而大用未顯作十翼
以闡其蘊而後易爲教學之書故孔子之事莫大于贊易

而修春秋次之何則春秋不修一時之王道不彰十翼不
作則萬古之人道遂泯而文王之繫辭雖存而實亡矣此
前章特記之指也二章相屬蓋謂夫子以易爲學以詩書
爲雅言其功皆有倍于前聖者百世之士求其用心所在
而不徒以誦讀爲功則禮樂雖崩壞而無傷矣記者之意
文博文也行約禮也忠謂實有是心信謂實有是事也案以
顏子所稱與夫子所屢言者觀之則孔門教學之事無在
博文約禮之外者而此章又言忠信何也易曰忠信所以
進德也夫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非忠信以爲之主則
身心失其所在而爲無本之學矣其如文行何哉然則喟
然章獨言博約蓋夫子先教之以主忠信之久亦豈能仰之鑽之備用其力如此也後世以章句
訓詁爲博文者則忽略于躬行或嘉存養之高簡則又證
博約而弗務孔氏之教其不決裂潰敗者幾希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互鄉難與言

此章本無錯簡應依舊讀不保其往鄭註作何能保其去後
之行假與不與其退語意相同疏穀顧歡云往謂前日之
行也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泰伯爲太王長子凡太王遷國建都肇基王迹者泰伯之翊

豈爲多故皇矣之詩云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儼然以泰伯爲有周創業之君且見其爲天命之所屬而退然不居此孔子至德之稱所由本也史記所載可信者惟衆藥肩梁以及吳則非也吉之卑辭之事若謂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則非也吉之卑賢豈肯預希天位而舍長立幼哉皇矣之詩於王季極言其有君人之德可以奄有四方以明泰伯之付託得人雖遜居中國之外而無憾然則授國季歷乃泰伯之志而非太王之意也且令太王誠有此意而泰伯逆而成之孔子或謂之孝可矣而何爲以讓言哉然則泰伯之讓乃所謂天與賢則與賢也而行之於家庭則其德與堯舜同而其事有非常人導而不曰至德乎三讓之說而言不明竊

謂德爲聖人一讓也分居嫡長二讓也有開國之功三讓也

考亭註此章最爲舛誤善乎　先君子之辯曰太王去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時未久不可云商道衰而太王迫于戎狄自邠遷岐創立家國亦不可云周日强大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乃魯頌夸大之詞非太王有翦商之志也太伯不從注左傳者謂不從父命大概是謂不從立己之命故下文云是以不嗣而謂不從太王翦商果何據而云然乎若謂太王因泰伯不從翦商而即欲傳位幼子以及其孫是太王有憤心於嫡而廢之也泰伯知之遠逃荆蠻是泰伯以不得嗣位而悲其親也又云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是直有見于商之可翦而泰伯薄天子而不爲矣此其所爲三以天下讓乎世俗有讓翦商讓周之說然在朱註則讓翦商爲多居然以操戀目太王不亦傷讓王之心哉

左傳昔王爲勤世子申生爲吳泰伯曰與其罪至不如逃之信如其說是太王真欲廢嫡立幼而泰伯又何以爲讓乎蓋泰伯遠逾荆蠻質無暇于避此嫌故詩之則友其兄與論語此章皆爲閨幽之論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鄭註道謂禮也此解甚確若泛指大道則與遜立句不相應蓋孟氏自偉子以後其子孫皆知禮之足尚而敬子有務小忽大之病故曾子以是告之

興於詩三句

詩有六義本于性情陳述德義以美治面刺亂其用皆切于已說之故言之而長長言之不足至形于嗟嘆舞蹈則振書之心黽勉之行油然作矣詩之所以至于興也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冠昏喪祭射鄉相見禮之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禮之所以主于立也人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小大相成始終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而無不化樂之所以主于成也

切實採之故

孔子發此以告及門使之有以自考而寤心焉春秋之後禮壞樂崩後世去古愈遠而愈不能復學者舉聖經委之口耳取士者舍行誼而重詞章才與世交獎而此章之說不可得而明矣噫

興于詩當主美刺立論考亭因攻毛序寤改國風中刺淫之詩以爲淫者所自作而於此遂曰詩有正有邪其實非也夫善者有美惡者有刺詩之大綱出于是非好惡之心而不容自已者也小雅無論國風自邶鄘衛以下其詩孰非賢士大夫閔時憂俗之作即桑中溱洧莫不皆然苟謂出于淫者之口則以醜行自爲宣播此情理之所必無若誠有之則天良澌泯而爲人道之反常錄詩者登之于竹帛惑蕩其心思此不可使者也（阳湖刘氏说）

篤信好學

設教者取之以授受亦何說與後代誤信斯言幾爲詩禍

夫子曰興于詩即好善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之說謂于其所美所刺而得之也非曰善惡並陳而讀者皆可以興也

集註既云有邪而又曰其言易以感人常人之情感于正難感于邪易然則聖人以邪感人而求其興惡惡之心嗜

危矣

案此章言學文之序首言詩終言樂詩曰興而樂曰成詩與樂爲用不同而收效亦異如此鄭氏樵謂詩重在聲歌聲歌既廢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夫詩是也然詩書禮樂並之詩言志歌永言戴記之學樂誦詩稱四教則詩至中古已不專爲聲歌至孔子發明詩教惟重義理觀論語所記知之萬世以下證守不易鄭樵何人妄稱仲尼編詩徒爲祭祀燕享之用非以說義理也不知所據何書彼直于論語未窺而此章以興言詩以成言樂之指何啻與之論哉

民可使由之

坊記曰君子議道自己而證法以民可使由之者法也不可使知之者道也道者法所由立若洪範以蕩平正直之王道令天下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使者也至于三綱五常之存于心性原于天命家喻而戶曉之則離析其耳目惑蕩其心思此不可使者也（阳湖刘氏说）

篤信好學

此章邢疏云言人當守道其論甚確蓋篤信好學所以守道也夫子謂人既學道而有得于身則宜以其身與道相終始守死善道乘窮達用舍而言之也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之說蓋本于此故此章重發端二語而下句尤重不入不居以下皆言善道之事能見而不能隱能隱而不能見皆非守死也皆非所以善其道也善道也者猶人獲重寶必思頓置之合其宜藏貯之得其所否則失其爲寶之重而君子恥之矣恥之若何邦有道而貧賤無道而富貴是也宋人既誤以守死爲洪範之有守而又別以去就出處爲言其於經旨蓋疏至朱子篤信而不好學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

等語更爲近于支離

此章似因有問君子之行者而發在聖門亦惟曾閔諸人能之

關雎之亂

亂古註謂理其亂非是集註以爲樂之卒章亦未確外註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云云章昭註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詞章已註上後人於騷賦之末爲之所謂樂之卒章也以此例推則亂非關雎之第三章不足以當之而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將謂國風始于關雎之卒章可乎殆不然也案處書簫韶九成鄭氏註云成猶終也鄉飲酒義歌笙間合俱有三終所謂亂者非即成與終之義乎於禮二南爲合樂合有二義合金石絲竹以歌之一也歌周南面笙召南兩相比附二也此章本言合樂三終而曰關雎之亂者猶大射禮之言鹿鳴三終爾雅關雎以該葛覃卷耳卿周以該召南其斯以爲關雎之亂乎洋洋盈耳言堂上堂下歌笙並作而美且盛也必至於合樂而後美之者猶韶九成而言鳳儀獸舞則升歌笙間之美皆在其中矣或徑指鄉射禮之惟川合樂者義亦同此亦取歌笙後之調者不識其所謂而僅以閔馬父之說應之可謂誤矣然則史遷亦但襲論語之成言而未必明其義也

或曰周南之該召南何也曰以召南爲笙詩也周南歌于堂上召南于堂下蓋與閭歌同法若不如是則合樂不止于三終矣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舊註言舜禹不與求天下而得之語未明晰集註云猶言不相關又云不以位爲樂亦非至當之訓且似二說夫古聖賢之爲天子者大抵皆不以位爲樂者也而何獨舜禹哉案與與吾其與聞之與同蓋舜禹之有天下皆得之于讓始焉不得已而受繼焉避堯舜之子又不得已而居始終無得天下之心故曰有而不與言其置身于天下之外也天下大器也而能置身于其外非至盛之德何足以及此故夫子以巍巍稱之此與不相關之說相近而義不同

大哉堯之爲君也

帝王中之有堯猶卦之有乾元也書有堯典猶易之有乾卦也論語有此章猶乾卦之有彖傳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豈不大哉

堯典自受終文祖以後至四罪而天下咸服皆堯事也後之訓尚書者悉指爲舜則此章所謂成功文章不可得而議見矣愚竊欲爲書以發明之連吾夫子之指云爾

唐虞之際

於斯爲盛言周與唐虞比盛也此四句皆言才難上二句言唐虞至周而再盛下二句言周有十人而不足所以難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

朱註謂或云當自爲一章可從案夫子以巍巍獨稱舜禹則不足湯武之意自在言外此章至德自應主文王言或云內兼武王竊謂不然

案此數章皆夫子論說尙書之言則當日商周閒書必有西伯事殷之事見于簡册者惜秦火以後皆亡逸矣

盡力乎溝洫

尙書云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獨言溝洫者蓋決九川此川者萬世之功濬畎澮者時時之事故不同也月令載季春命司空修利隄防道達溝瀆孟秋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溝洫之事一歲之中而三致意焉此皆水土既平以後之定制也三代蓋俱踵而行之案工記匠人爲溝註云所以通利田間之水道其名有遂有溝有洫至澮而專達於川其下澤之地則又以瀦防爲畜水之法見地官稍人蓋古人之制溝洫以去水害爲先而因而收其利後世溝洫與井田俱廢潦則平陸江湖旱則赤地千里因之饑饉流離盜賊蜂起或竟至于不救禹貢雖指云禹決川疏河所以抑洪水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其論最善今非田雖不可復若於承平無事之時中原數千里內相其高下之宜多穿溝渠使之遞通相扶各滙于大川而止既令水旱有備亦足以防戎馬之馳突不亦善乎有志于此者委其事于守令而勿遽責其成效可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與命與仁

命謂窮通修短之數凡此皆人之所受於天而爺有所限者也其未來則不可知故不可以有定言其既至則不可易又不可以無定言命運多而順少聖人欲人之順受其正而或言之于事後如伯牛之有疾子路之被讒是也事前則罕言者恐人將委之于一定則落然置其分所當爲而人道廢矣故一則以息爭一則以起廢也仁爲眾善之長至純之德能自力于百行則皆所以求仁而不待以仁爲教如仲弓問仁則教之以敬恕子張問仁則教之以恭寬信敏惠是也且或自勉于善而未知其心之所存亦不敢以其名相與夫子於當世卿大夫與門弟子無有許其仁者是也蓋不言所以求仁與或輕與人以仁之名則天下將浮慕乎仁而百行廢百行廢而仁爲虛器矣此夫子終日以仁爲教而學者但見其罕言也與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大哉孔子

達巷黨人之言鄭註皆作美孔子之詞博學道藝而一善一長不足以名之是以稱其大也無能之之意

子絕四

先天而天弗爲後天而奉天時故毋意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故毋必無可無不可故毋固以天下爲公故無我佛氏之學亦能絕此四者而不得其所以絕之之實故既絕四者而彼之離垢悟空舍人倫而崇象教乃其所以爲意必固

我之至者與我夫子豈可並世而語哉橫渠謂四者有一則與天地不相似雖聖人佛氏各有天地而學者不以實行求之則恐一折而入于彼矣其奈之何

朱子四者相爲終始之說立論太卑不足以擬聖人況經本云絕四如朱說則絕一亦可乎

文不在茲乎

文古註無解朱註以爲禮樂制度之謂案文王身爲諸侯猶秉殷禮無所謂制作也其後周公思兼三王監于二代而後制作大備故曰周公成文武之德如以文爲禮樂制度則此章何以不言周公而曰文王

顏淵喟然歎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顏子在聖門迥絕羣賢喟然一歎自述其向道之誠信道之篤此學者之所知也而詣夫子之善誘惟在博文約禮二事人人之所共習共遵若非此語則一時及門者必且疑其有異聞突而況千載之下乎記者之記此章深意在此一以見聖人之設教一出于大中至正而非有他一以見學于聖人之門者淺深各如其志力以爲量而不可强讀者多不及察以致道有歧途學無實際誠可歎也

雅頌各得其所

案左傳文公四年衛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淇澳及彤弓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人享之金奏肆夏之三又工歌文王之三皆見譏于二子是當時雅頌入樂多不能得其所者非雅頌之辭不得其所也自夫子正之而樂無是矣

子在川上

此章宋人謂以川流喻道體之不息欲人時加省察而無間斷立論非不精妙然論語初無此語觀夫子所以教及門者無往而非實德實行故提示大道之綱領莫如一貫而卒不離乎忠恕語君子之體仁自終食不違以及造次顛沛而亦未聞指明道體以言省察也此皆昭然可考而可證者若孟子詮釋此章至爲明晰而孟子註乃云因徐子有躐等干祿之病而遂告之云云夫各人之問而各隨所宜此孔子答問之法孟子則不然然則川流之喻自當以厚于本原之地不足以取不窮而用不竭也宋人之學自有所見而喜遷改經義以潤飾己說若此章既有孟子之解所裨於實學甚大且于不息之喻亦可包舉學者宜審度所從不可好新立異而徒流于虛渺之歸也

語之而不惰者

不惰即得一善拳拳服膺之意與中庸之語有煩簡異同耳

可與共學

與猶許也謂可許以能爲此事也朱註云可與共學適道語尚可通與立與權即難解矣鄙夫可與事君與此同訓非謂與之共事君也

去喪

喪謂喪服也古者喪服以時遷變故小祥練冠線緣大祥素縞麻衣此言去喪謂喪服將已盡除而猶有未純乎吉者則大祥之後間傳所云中月而禫禫而縝無所不佩是也註云紛帨之屬如平常是去喪專指此時而言若禫纔純吉之時則無所不佩不待言矣集註引君子無故謀

寢衣

孔氏註曰今之被也詩召南抱衾與裯疏古者曰衾今名曰被論語謂之寢衣又說文曰被寢衣也

吉月

小雅二月初吉周禮正月之吉又月吉屬民讀法族師皆謂月朔也宜作月吉二字疑倒或亦如玉藻朔月之類

典釋文作必誤

瓜祭

古註以瓜與疏食菜羹爲三物玉藻云瓜祭上環朱註本經

疾君視之

邢疏病者常居北牖下見禮牖作牖大記誤作牖爲君來視遷于南牖南牖者北牖之東首合面觀之經不言遷于南牖而惟言東首又以東南方生氣之位以順陽氣也受生氣可以事尊者故謀

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視之禮經并無此文邢氏所據蓋即喪大記孔疏所云也後儒多從之而愚竊有疑焉夫人君既敎殷勤之誰問疾于臣下而使病勢危篤者有遷移之勞似非禮意此因伯牛章自牖之文而附會之者也包氏註論語言伯牛有惡疾不欲人見其說當有所本

其情而不入于室也然則君視自北牖而遷南牖其穎達之臆說與熊安生謂寢疾者當任其所安不恒皆東首惟君來視之時則必東首斯爲近情之論又近日毛大可有言古者室制尊西君既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面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并非受生氣也受生氣可以事尊者此章朱註謂有闕文者近是

色斯舉矣

皆昭然如揭矣噫禮豈易言哉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如用之　上元程廷祚著

那氏曰用之謂用之以爲治也案此章禮樂宜指宗廟朝廷冠婚喪祭所用而言若治身之禮樂則斯須不可去何以言如用之乎

從我於陳蔡者

西河毛氏據弟子傳以德行一節十人非皆從孔子于陳蔡者乃統記七十二人中尤異能之士也即以冉有考之自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召至十一年清之戰見于左傳中間皆仕于魯此一人即不從陳蔡故皇侃以此節別爲一章愚案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去魯適衛靈公卒其明年季桓子卒哀公之二年也是歲衛靈公卒其明年自蔡如葉絕糧於陳去之適宋適陳居陳三歲反於衛不對問陳而行又適陳有非間之言朱註謂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據陳則言屬人不字應作無字解據宋則言屬父母昆弟而須補稱孝友之語又一說夫子於門人無稱字者而今云然蓋即人言以美之也是三說者理俱可通而陳說較優蓋閔子事後母而盡其道非間無山而入故夫子稱之所謂反身而誠則能順乎其親者也若父母昆弟稱其孝友又何必以人之信不信爲輕重哉

以吾從大夫之後

先儒謂回鯉卒之先後與夫子年數參差有可疑者案依年表與魯世家孔子去魯時年五十五歲弟子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則從去魯時年二十五依家語卒年三十二則

孔子時年六十二當哀公之四年時正在陳蔡與事不合
家語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以年五十先卒推之則當孔子
之七十歲據論語則伯魚之卒在顏淵前於事亦不合而
或以有棺無椁爲設事之詞則無理甚矣竊疑二子之卒
年記載必誤要之俱在夫子歸魯之後鯉先而回後也蓋
孔子以六十九歲歸魯而顏子即卒於此一年之中則未
滿四十亦可云短命也若伯魚之卒稍前則亦未滿五十
矣顏淵少伯十歲故曰此卒年之誤也以吾從大夫之後杜預
云嘗爲大夫而去故云後朱註云時已致仕尙從大夫之
列蓋卽再有子爲國老意也又案此章既曰從大夫之後
陳成子弑亦云則顏子之死其在夫子歸魯之後無疑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而謂家語爲可信乎
案夫子之卒在左氏有明文哀公誄之之辭亦在左傳
十一年十一月史記以爲二十二年索隱云蓋以周正十
一月屬明年大周正十一月夏之九月也而屬明年可乎
二傳去孔子未久此史記之誤也由有此誤故凡記孔子
之事皆短一年左傳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事在昭公七年
時孔子年十八史作十七昭公二十五年出居乾侯時孔
子年三十六史作三十五哀公三年年六十一史作六十
哀公六年年六十四史作六十三序說沿史記之誤亦俱
短一年至夫子之卒在哀公十六年四月通記應得七十
四歲而史云七十三亦誤也因記顏孔之生卒而識之云

門人厚葬之
疏曰門人顏子之弟子　本朝竹垞朱氏引歐陽永叔云受
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遂歷舉論語之稱門
人者皆以爲諸賢之弟子既未有以見其必然又引檀弓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遂曰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
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則甚誤矣獨不思子貢之
答乎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
若喪父而無服將以顏淵子路爲受業于弟子者乎請再
徵之檀弓孔子先反門人後門人曰鯉也於門人之喪未
有所說驟孔子與門人立此數門人者皆以爲非親受業
於孔子者可乎又史記列傳子路因門人請爲弟子則二
者之稱有時而一之矣是此一說永叔既泥于前竹垞復
鑿于後經義無關重輕者猶有此誤況其大者哉

季路問事鬼神
易大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
故知鬼神之情狀此非季路之所及也季路嘗有見于當
時旅泰山歌雍舞佾者而欲求祝史之陳信於鬼神無媿
詞也又有志於見危授命而欲預知其死所也乃夫子曉
之者則以人之事君事親與事鬼神豈有二乎對越在天
與左右就養一也人之生存與其死亡豈有二乎知其所
以備與知其所以順一也蓋季路學于聖人之門而未能
深造以道夫子既嘗責以行詐戒以勿欺而又逆知其所

終故于其問事鬼神則言人神之無二理問死則示以盡其道而生然後可以盡其道而死也季路能無悚然于此言哉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不得其死非不以壽終之謂（孔註曰不得以壽終）比于之死乃得其所也衛亂國也而由也仕焉竟死出公之難是所謂不得其死所也此節與季路問死相屬記者未爲無意

魯人爲長府

爲長府即憂用不足之意仍舊貫即盡微乎之意哀公不修政事抑強臣而志在以聚斂爲富國之計故兩賢之論如此解者謂何必改作爲惜其勞民傷財恐非立言之旨

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案特斥冉有之名非獨惡其黨惡而貶之也亦因下文非吾徒之上應有此二字而預見于此所謂先經起義者與

鑫吾李氏曰孟子謂冉有賦粟倍他日蓋其多能善于催科也此即孔註急賦稅之意案冉有素以足民爲志而仕于季氏遂以足上爲長聖門謂之聚斂與取非其有者同論所以爲世之急賦稅者儆也

屢空

永嘉蔡氏曰空者意必固我不留于中也顏子之庶幾于聖人者以其屢空也言屢則有時而不空矣未若聖人之純也云其說本之龜山南軒案何氏註已有以屢空爲虛中之說乃後人所議王何之學本於莊老者乃在王何則斥之而在宋儒則尊之何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聞包註賑窮救乏之事與孔註以當仁不讓爲當行仁之事俱質切有理易傅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又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居德則忌出納之吝也）子路之勇在力行君子之善行期有濟于民物門人以爲難能故前記子路有聞之聞亦嘗以此章包氏之訓訓之非指道德傳習而言也

賊人之子

子羔德有餘而質近鬧弱非治劇應變之才費季孫之私邑也故閔子辭焉蓋不惟政煩賦重而凡所以虐用其民專擅其國者胥以是爲根本豈子羔所能裁抑其過盛而逆折其奸邪之萌者子羔聖門之徒必不肯以苟合取容而季氏且將以危法中之突曰賊夫人之子夫子之慮不亦深乎子路未達此指徒以未學爲無害故夫子又惡其佞也

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

案此章本以應知爲問曾晳一對獨有高世之情而夫子深與之其故安在夫天生聖賢民物之所託命也故雖累然弱居而濟世安民之心與樂天知命之意並行而不悖若

乃遺世獨立坐視天下之淪胥而超爾子中則石隱所爲非聖賢中正之道也此章以諸賢之才皆堪用世而問志以觀其自知之明至曾哲之爲人夫子知之有素而三子言志之時初不令其舍瑟殆有深意夫時至定哀之間諸侯豈猶有舉國以授賢人而試其禮樂兵農之務者微曾哲夫子亦知三子之遭逢特達不至此也而何以之問胡爲哉不曰藏器以待時乎至于屈伸隱見各有一定之宜而或枉道以殉人或違時以求濟則聖賢之所不出也曾點之對夫子與焉古註曰善其知時誠之突三子有經世之川而不能與時偕行曾點有知時之識而不長于爲邦故夫子深與曾點以化三子之固執重許三子以癡曾點

金陵叢書 鄭氏校印

之空疎亦云各治其病而已豈有所偏重哉宋人好高論而不肯密察于理遂謂曾點與聖人同志又曰便是堯舜氣象是此章專重曾點而前後記序之詳均無謂突夫古之聖賢可以終身不遇明王不可使我無王佐之具此達天盡性之業老安少懷之實事也今三子言志而曰舍已從人又曰規規于事爲之末信如所議則必玩蔬魚之化機以海天爲胸次而後可以謂之爲已可以謂之知道則堯舜亦將舍其敎稼明倫與工虞水火而後無害于其氣象突豈夫子此章之問亦有誤乎且夫子之答曾晳明許三子以能爲國而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是何說與後世以宋人之理學比魏晉之清談其即此類也夫

案此章疑在定公初年孔子不仕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之時以諸子才成而欲觀其志也若歸魯之後則其時子路與冉有俱仕于季氏且不待問其志突若在陳蔡又無曾哲公西華以是知之或曰弟子傳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若在定公四五年猶未冠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在定公四五年乃識數與方名吾子其考之與曰吾於此而知史記之誤不可信也且史云子游少孔子四十六歲子夏少四十四歲信如其言則厄于陳蔡之時皆未冠也以夫子初去魯言之（定公十二年）其年皆在成童以前而能相從于車轍馬迹之間乎而記且曰夫子將之荊先之以子夏何

金陵叢書 鄭氏校印

也

顏淵問仁

聖門教人博文之後歸于約禮然禮接事物用恒在外能使內外合一則仁矣克己復禮言自外至內舉一身而聽命於禮也爲仁之道莫要于此故顏淵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之則以視聽言動人一身之所不能無也誠能制之于外而非禮則勿視勿聽制之于內而非禮則勿言勿動是則內外相合而一于禮矣所謂仁者豈猶外于此乎然則視聽言動者即己也非禮者勿即克己也非禮者去即復禮也克己之己由己之己無二己也上下尋繹未見所云克去私欲者馬氏訓克已爲約身頗近于理而節外生枝

則始于隋之劉炫炫之言曰克訓勝也身有嗜欲當使禮義與之戰而勝之則可以復禮朱子承用其說以克爲勝倘未爲誤至解已爲身之私欲則不惟古無此訓且使經之克己由己俄頃有異同無怪孟喜李氏之出而議之也李氏曰聖門惟重學禮宋儒惟重去私學禮則明德新民俱有實功故曰天下歸仁去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只在與私欲相爭故履中蹈和之實事絕無一言及之去聖經之本指遠矣其論不爲無見而適忘朱說之出于劉也愚案去私卽孟子寡欲之說不可謂非聖賢所重然以爲克己正解則不可且天下之爲仁禮害者又豈惟私欲哉凡性質之過剛過柔與智識之浮游昏塞者均足爲害而此之時雖食亦豈能求其足乎夫兵不足則寇至將張空拳國之不亡者幾希矣豈待去食而後死哉然爲吾民者皆知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手足之衛頭目子弟之親父母古公遷岐山而從者如歸卽烈去荊州而來者相屬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深言爲政之莫重于愛民也或曰兵與食皆已去矣而何以見信之能存也曰去兵者將至于一弦一矢乎去食者將至于一珠一粒乎甚言其不足也兵不能足矣然必繕其城隍固其封守不示人以弱而交鄰有道毋啓戎心食不能足矣而薄征緩刑舍禁弛力移民通財荒政無一之不舉是去兵去食而其所以愛民者不可去也所以愛民者不去則民信存民信存此立國之本也不然者兵甲雖利米粟雖多而委而以仁歸之是極言克復之大蓋以惟顏子能勝其任而欲其速爲之也謂以效言者淺謂要其成功者亦非

子貢問政

足食足兵皆所以爲民也民信之者信其實有愛民之心而尊君親上無復搆貳也是三者乃理國之常經缺一不可然亦有時難于並舉不可得而強也子貢之明蓋早已籌及之矣若國家新進戶口凋敝之餘道在與民休息不遑農時苟日事于修爾戈矛詰爾戎兵是重勞吾民也當此之時兵有不能足者矣其或天行告沴水旱頻仍道殣相望而騶菜色之民以供賦斂而實倉廩則捐瘠之謂何當此之時雖食亦豈能求其足乎夫兵不足則寇至將張空拳國之不亡者幾希矣豈待去食而後死哉然爲吾民者皆知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手足之衛頭目子弟之親父母古公遷岐山而從者如歸卽烈去荊州而來者相屬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深言爲政之莫重于愛民也或曰兵與食皆已去矣而何以見信之能存也曰去兵者將至于一弦一矢乎去食者將至于一珠一粒乎甚言其不足也兵不能足矣然必繕其城隍固其封守不示人以弱而交鄰有道毋啓戎心食不能足矣而薄征緩刑舍禁弛力移民通財荒政無一之不舉是去兵去食而其所以愛民者不可去也所以愛民者不去則民信存民信存此立國之本也不然者兵甲雖利米粟雖多而委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目曰非禮則畏在其中非私欲之所得而盡也

天理二字始見于學記猶前聖之言天道也若大傳之言理皆主形見于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與窮理與理於義皆文理條理之謂無指道之蘊奧以爲理者宋人以理學自命故取樂記天理人欲之說以爲本原至此章夫子分辨禮與非禮以告顏子乃唐虞以來教學之成法實有所事而與言渾然一理者不同集注自不應混以樂記之說豈諸君子於夫子言禮而不言理之故猶不能無疑也與

一日克己復禮

夫子既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又言一日能此而天下卽莫不

去之者豈不以吾之誠不至于民而上下無相維之道也
哉夫兵食足而信不足者其效如此則信有餘而去兵與
食非所以爲去也政之本務定于此矣
論語中問仁始于子顏淵問政始于子貢記者于此皆有深意
以夫子所以告之者至該至實而非他章之可比也答問
政者多矣未有言民信者所謂民信非與民同其好惡者
不足以當之古註以爲不可失信則古來人君豈皆以朝
四暮三之術愚其民者又豈盡若商鞅之以徙木示信者
若云兵食足而後信孚于民則失其輕重本末之序若云
臨危而不棄信則信至此又何爲而可棄似俱非切當之

論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九字鄭註作一句讀
文猶質也
棘子成之意欲君子徒尙質而去文是欲有位之君子同于
村農野夫矣彼不知文質之有別也子貢言若使文質無
別是猶虎豹犬羊去其毛存其鞟而猶可別乎上二句古
註止作文質無別解
盡徹乎
朱子解徹法以爲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此語實不見于經傳
西河毛氏曰徹與助無別皆什一法也案春秋宣十五年
傳云穀出不過藉杜預云借民力以耕公田穀祿所出不

踰此數故曰不過此正孟子所云助者藉也之藉則徹仍
是助故當時亦即以藉名徹公羊穀梁俱云什一而藉是
也若其名徹之意則鄭氏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又周
禮匠人注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語謂
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云介郊內郊外而
通其率爲什取其一則徹之爲通不過就通貢助與通行
天下立義已耳此段毛氏淶後從鄭說辨見若通力計畝則公私內外
皆可不立夫畝終同皆可不設但通九百畝作一區而治
之收之可矣孟子所云非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
百畝同養公田豈孟子專言商制歟而又何以云雖周亦
助也且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耳稼不善則非
若通力合作則公私無別既無稼善稼不善之殊而計畝
而分又安見公仍還公須罪民私仍還私須罪吏乎孟子
言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言食九人食八
人五等農夫之別亦惟耕力有不齊收穫有差等故以云
使通力計畝則耕時何不足收時何不給合作則夫無上
下均分則食無多寡安得考亭此語無論他經傳而顯與
孟子不合已如此凡毛氏辨駁朱註語多過當引證亦難
其辨解徹之誤則甚爲有理且所闕者大故備錄之
案趙岐注孟子云周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徹猶取

也其說爲確蓋自下之助上而言謂之助自上之取下而言謂之徹此殷周之異名而同實也康成訓徹爲通謂爲天下之通法似屬臆說其云周人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於經并無明文毛氏未攷故誤引耳

誠不以富

案舞雩章答辨惑亦但指言惑之爲惑而止與此正同則引詩與上不相屬程子說是

片言可以折獄者

孔氏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詞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能之呂刑明清于單詞正義曰單詞特難聽故穆王言之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卽單詞也子路信服子路不待其詞之畢與奪說異案此章言聽訟以單詞爲尤難今子路素行誠直見信于人人不敢以虛誕之詞至乎其前有時不待兩造之謀而能決獄情之曲直也若謂子路能以片言服人則雖有此事恐亦不爲夫子所稱何則禦人以口給夫子方惡其佞而獄訟之中有憑于威勢而不能言者亦有能探官長之意向而善于迎合者子路雖明未必一一能燭其理情而猥以捷給取辨于一時人譬效之嗇夫之喋喋賢于絳侯之樸鄙也聖人豈肯以是啟弊端而輕民命哉況單詞之聽古固有之又安見朱說之必然也或曰此與夫子之大畏民志其無異耶

曰在聖人則道德齊禮而有以清訟之源者也若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則子路其庶幾近之矣

子路無宿諸

舊註宿猶豫也河南尹氏曰不豫諾所以全其信也愚案此卽不輕諾之意若以爲急于踐言則過事勢有緩急或成敗難于逆料者徒足爲累而已何信之能全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

蓋吾李氏曰對康子如對君稱孔子對曰以其執政也乃問使民敬忠以勸則但書子曰想其時桓子尙在未執政也故語以孝

質直而好義

毘陵惲氏曰義近嚴仁近寬故爲者必取仁愚案好義者恐動未得當故慮以下人取仁者欲見信爲實故居之不疑君子以文會友

以文會友會友以講習詩書禮樂之文也講習以求見諸躬行故曰以友輔仁使專務于其文則非所謂輔仁者矣

必也正名乎

案哀公六年衛輒之四年也（說見前）夫子至衛猶持正名之論子路雖受夫子之責而不能復請其故其心終以爲迂亦可見矣豈知名之所在卽天經地義之不可誣者乎朱註載胡氏說謂夫子爲政當請命于天王而立公子郢恐未必然夫春秋正名之書也若崩壞見絕于靈公則晉人納

之亦當如魯納剎普納捷當之類而必正其衛世子之名者以著其應有衛也衛世子之名正而輒之罪彰矣書曰納于戚又以見衛之宜受而非受矣或曰春秋書朔晉出奔宋有父之辭也其後一則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一則曰晉人納衛世子朔晉于戚皆宜有國之辭也忽之歸愈可以例朔晉之納矣而又何疑于正名之說也哉然猶未盡也

或曰集註以衛輒不父其父而繼其祖爲名之不正是乎曰非也周人之制無適子則立適孫而昭穆之序自若桓王之嗣平王是也謂立孫者即子其孫可乎乃夫子所謂正名之命而自立名之不正一也朔晉即見絕于靈公而輒未絕于朔晉夫安得拒父如寇名之不正二也無王父之命而稱王父則名之不可信也子無寇父之義而以爲寇則言之不可行也夫子之論豈責衛以孫不宜爲祖後哉然則夫子爲政于衛將使輒避位而以國奉其父乎抑別有道也曰夫挈人之舉動必中乎人情協乎事勢而不強天下以所難今夫輒之君衛已四年矣以羈旅之人一旦與人家國而欲變置其君必爲上下遠近所駭異而亦非道之所宜也夫子而爲政于衛必先證輒以天下無無父之人又論朔晉以天下無無母之人反覆開導以發其衛隱

爲用稼

農圃之事亦上古聖人之所以教天下者而後之君子不以爲學何也天生聖賢將以代天理物興道致治其所務有大乎是者雖欲自食其力而有所不暇也樊遲蓋有見于儒者之安坐以食而不慊于心故以學稼學圃爲問使世之在上位不知禮義而爲天下之大蠹者聞之亦足以深警矣若遂以爲定論則是夷君子于小人而使天地不得位萬物不得育也竝耕之說將不必至戰國而後起矣故夫子力正之

誦詩三百

博文約禮學之全也誦詩其一端耳然誦詩三百則達于政

而能言其效當必有不爽者雖多亦奚以爲言人之不可負詩也由此推之則博文而未能約禮或博文約禮而不能深入于聖賢之域豈非皆有負于經學者乎自漢以後一變而爲訓詁再變而爲帖括上之所求下之所應詩學之大惟在於利祿一途而已遑問其政與言乎可歎哉

魯衛之政

春秋之季魯之政無君臣衛之政無夫婦無父子夫子此語蓋歎二國之後裔非以周公康叔始封言也以下三章疑皆夫子初適衛之語期月三年正指富教之事曰如有用我者蓋至衛而即知靈公之不可爲者也

冉子退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鄭氏以朝爲季氏之朝國語卿大夫有外朝內朝周氏以退朝爲能朝于魯君者誤也

吾黨有直躬者

疏曰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爲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駁訾儒教夫子答之詞正而義切矣據二說則葉公之語亦屬寓言而聖人于此亦惟告之以孝慈之道而已

不得中行而與之

中行狂狷皆當於孔門求其人則近之矣或云中行如堯舜周孔三代而下建功立業如三傑二十八將是狂傳經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教如漢宋諸儒是狷斯言未敢以爲然也案夫子此章是言可與共學適道者有此三種中行則剛而不至于亢柔而不至于靡其生質之美最爲近道狂者抗希古之志而實踐或疏狷者持守已之節而一隅自足雖皆有偏然有其志則可引之以行道有其守則可勉之以守道此中行之次也其在孔門則顏閔二冉與曾子有子皆中行也曾晳子路子游子張皆狂者也子夏樊遲原思子羔皆狷者也以此考之孔門中行爲多而夫子云然者以人無志節不可以入道且中行可以假託而狂狷不可以僞爲故獨有取焉不敢輕取中行者慮莠言亂羞也亟取狂狷者大病可進以大業也後人不明于此至以中行擬生知安行者其謬甚矣若論三代而下求近于中行者其庶川明道乎狷者時有不可勝數狂者吾見亦罕矣夫孔門所謂狂者學雖未至而皆慕尚聖賢之流也三代下惟陶靖節近似之彼三傑二十八將何足以語此至于程朱陸王則其志近于狂其守近于狷其步趨類于中行惜孔子不得起而裁之也

或問子產

案夫子于子產皆稱其有君子之道四而此獨言其惠於管仲不言其相桓公合諸侯匡天下之功而獨言其受厚賞之足以服人于子西之問則深拒之蓋問者乃不足重輕之人故夫子僅于應答然其人必居位而不能愛民或無

功而濫腎爲賞者也夫子言三子之長如此亦所以深救其失見學人愛人之無已焉

馬氏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案鄭子西公孫夏也與子產後先秉政故或人連類及之若楚子西則遠在南服且其終始在孔子沒後非或人所及問也

子路問成人

朱註謂兼四子之長而後文以禮樂　先君子曰斯言誤矣知廉勇藝乃所賦于天之材質得其一亦爲人之所難不可得而兼也而求成人又何必兼乎惟是有四者之質而不文以禮樂則如良馬之不免于蹄齧駑鳥之惟長于搏噬欲如威鳳祥麟爲世羽儀不可得矣禮以教中樂以教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而撫時論事則有不必然者故與管之命以罪當世之諸侯豈非有得于魯論與春秋之指乎使以孔子爲齊桓或爲管仲則其安天下必出于王所謂仲者聖人之宏也後世王天下者不必皆湯武伊呂也則開國之君如齊桓佐命之臣如管仲又安得而小之哉吾知漢唐之君臣夫子蓋皆以仁與之矣

殺檠傳云齊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長車之會四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首止七年會寧毋九年會葵丘此衣裳之會也凡桓公之會其十有五而疏中以論語九合數之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也凡桓公之會其十有五而疏中以論語九合數之乾無定論朱註以此依左傳改九爲糾近盛吾李氏謂北杏之會乎宋亂十四年之會鄄伐宋盟洮謀王室會鹹謀

晉文公譎而不正三章

或曰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董仲舒亦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且桓公孔子嘗小管仲之器矣而一旦美其功烈至于如此蓋漢代有齊論　（頊邪王吉聘東廊生常所傳謂之齊）

㊟所謂章句多於衍論者此或齊人之所附會而未可盡

杞牡王敎徐幹淮謀幘捋有長車除此六會則不以長車
者九也此說合于論語而與殺梁又復參差存之以備參
攷
西河毛氏歷引墨書捋作子糾兄桓公弟糾死而相桓管仲
與唐之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正同程子獨云桓
兄糾弟乃誤據漢薄昭與淮南王長書有齊桓殺弟以返
國語不知昭以漢文爲兄從而諱之故云辨亦有理
王氏子雍曰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
之未是深嘉不死未是多非死事既難亦在于過厚故仲
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案子雍之論甚當
直言夫子不非召忽則知豈若二語自圓泛言後儒斤斤
於桓糾兄弟之間立說者反若無功于名教矣
可以爲文矣
案孔文子與公叔文子在當日非驟名出臧文仲父子之下
遠甚夫子於臧氏之惡不稍寬假而孔文子則美其敏而
好學不恥下問於公叔文子則稱其與家臣同升諸公而
并許其得謚之不虛所謂眾好必察微顯闡幽也然以公
叔文子此事與臧文仲之不舉柳下惠相較本有天淵之
別聖人之論人所以作則于萬世與
不在其位二章
此二段注疏合爲一章蓋曾子乃引夫子之贊易艮卦者以
證上段之言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邢疏解此章謂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而行不副君子
所恥觀此則經文之意不過是君子恥言之過其行非是
注分爲二截以謹言爲恥其言篤行爲過其行也朱
夫子自道也
永嘉蔡氏曰夫子自道者夫子自言其平日所能行者猶此
近於以夫子爲僞謙朱子以自道爲謙辭似亦未安子貢
蓋謂我無能焉夫子之自言如是耐而問者則必以爲夫
子之已能也補之方明
以直報怨
此章怨字輕卽匿怨而友其人之怨謂人之施于我而不得
其平者也君父兄弟之仇不在其內觀或人之問可知朱
有君父兄弟之仇而可以德報者亦非以直報可得言南
面致其知等語平正確實深得經旨非前儒所可及至以
下學上達爲循序漸進竊恐未爰夫學自有序子夏所謂
先後始卒是也而今以上下言之當必有故蓋道之大原
出于天而聖人之學則事天之學也自人之致功而言則
曰下自道之所在而言則曰上下學上達猶易之形上形
下而實則一也其事即入孝出悌博文約禮之屬也學在

于是則天在于是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千聖之傳六經之奧備於其中矣

當時及門蓋多以聖人不見用而懷忽尤者故夫子言我無是也我自有學以盡昭事之誠而天自知我人之知又何慕焉大意謂求人知則不能無怨尤而失爲學之本統此曉子貢以及諸子也此處宋人殆亦誤會而下學上達又復不得其解

子路宿於石門

太原閻氏論語釋地云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論語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以上皆寰宇記之文今集解注中無此八字蓋脫誤也謂此乃孔子轍環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抵城而門已閉因宿于外之郭門次日晨興門啓而入故有關人之問子路之答不如答長沮之詳者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也地理細事知其說者亦有助于經學如是

果哉末之難矣

南軒張氏以難讀去聲難如楚狂則欲下而與之言荷蓧則使子路反見之果而又惜其不得與之辨論也此亦可備一說

高宗諒陰

陰喪服四制作閤鄭注諒古作梁梁梁謂之梁閤讀如鶉鶉之鶉閤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疏云鄭謂卒哭之後翦屏柱楣故曰諒閤案此則讀書無逸與論語者宜從鄭義信默之訓不知始自何時杜預生于禮義廢壞之際力持之爲心喪之說以合時趨此古今世教經學之一大變也考亭蓋知其非而又云諒陰天子居喪之名夫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謂天子而有異名可乎愈宜改正使鄭氏之解懸諸日月

又按馬融注孟莊子之孝章云謂在諒陰之中是漢儒并以爲古之倚廬上下通用者矣可證朱說之謬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蓋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而後即位故也孟子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堯喪未畢堯之子自諒陰之中未成爲君而舜方理其冢宰之事三年喪畢堯之子當即位聽政故舜避之耳然則此禮自唐虞已然若夫踰年即位蓋周制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以明今之不然也

或曰三年即位則信乎其爲古制矣豈改元亦必待三年耶曰古者無後世政令之煩案牘之瞶也有事而用則月日可書周人之書可考也若史臣追統一君之終始則必以踐君崩薨之明年爲元年矣且即位有禮而改元無禮又何疑乎是哉

或曰冢宰下及百官服其君皆斬衰三年服之重可以便其一事與曰堯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百姓謂百官也吉凶之禮固不相干而喪考妣者則無所忌天子以天下爲家

百姓出入朝堂豈嫌其服之重所謂苞屨厞冠不入公門
見禮曲 蓋謂身有私喪者也

閔黨童子將命

案將命本童子之事或人見其將命而問于夫子言此童子
習見禮文其遂有益否乎夫子言觀此童子於隅坐隨行
之禮視之蔑如是欲速成而非求益者也答或人以無益
而已朱注抑而教之解近於添設矣

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此章註疏謂明善道有統者得之蓋道之爲途也廣善之取
數也多雖聖人不能不由多學多識而入而根本不存焉
故夫子於高第弟子皆示之以一貫然子貢曾子資稟雖
若有虞舜舞干爲文始武德亂以楚聲其後鄭聲入樂靡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異而其從事于夫子文行忠信之教則無不同故所以告
曾子與告子貢者無二義也考亭謂曾子以行言子貢以
知言是有兩一貫矣豈曾子行而不必知子貢知而卒不
行乎況在聖門博文約禮亦非二事卽以所博者反之而
爲約也忠恕亦無二道卽以所存而爲忠者發之而爲恕
也當其學則有文當其行則有行實有是學與行之心則
有忠實有是學與行之事則有信名爲四教亦一而已矣
而謂一貫有二可乎是則告子貢之一貫卽曾子所謂忠
恕亦無疑矣不敢附會先儒而割裂經義也

何氏註曰善有元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此言是下云故不待
多學而一知之則非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見易大
象兄詩書禮樂之文能不謂之多乎夫子恐子貢以聖學
惟止于此故急言其非而進之以一貫也

顏淵問爲邦

問爲邦與他人問政不同此言一代之興易姓受命改紀創
法監前王之禮樂而損益之顏子王佐之才故告以伊周
之事也三代取民之制皆無過于什一故賦法不及三代
立學之意皆所以明人倫故教法亦不及後三百年爲漢
孝武之太初始用夏正又至孝明承平二年始采周官禮
記尙書之文以作冕而未必盡合于古漢人祭天乘殷之
輅所謂桑根車者是也是孔顏之所欲爲亦僅見之矣至
若有虞韶舞改爲文始武德亂以楚聲其後鄭聲入樂靡

金陵叢書 蕭氏校印

漫於郊廟朝廷之上而賢良方正徒以名應可勝歎哉

人無遠慮

遠慮近憂非二事也險阻在千里之外者有時而在跬步之
間事變在數十年之後者有時而在旦夕之頃惟其初不
見爲可憂而其後遂至于難圖漢初之封七國以爲無事
是無遠慮也七國合從西鄉是有近憂也朱註中蘇說似
誤

川之陳氏曰先事而爲之慮遠慮也事至而後憂之近憂也

惟有遠慮則可以無近憂說是

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乎

子貢聞夫子之一貫而不能悟其爲忠恕又不敢直請其說

故他日以一言可行爲問其與不言衛君而卑夷齊同機者乎夫子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于此益信與曾氏之一貫非有二也夫道莫大於仁聖人教人不直以仁而以恕者恕則知人已一體有時而知萬物一體則仁矣豈易言哉其後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蓋由行恕而見仁也而夫子教之以近譬終不欲其遠於恕焉然後知一貫之學之實也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此章包氏注云欺時多穿鑿也蓋史於書字有疑而不能闕則爲蔑古自是有焉不能調良而不肯借人乘習則爲逞私自用自是自用之弊推以廣之爲害有不可勝言者此夫子所以欺之與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知及之

此章朱註與古註大異古以爲論居位臨民之法朱以爲論學然而古勝及之守之二之字朱指理而言古指官而言則汲之動之二之字俱不可通今案之字皆指民而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言其知足以照臨而仁不足以固結則民雖服其不可欺而不見其有可懷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又曰體仁足以長人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以分得失也知可服仁可懷矣則有齊莊中正之道以作民敬而或耽于鐘鼓管絃溺于遊畋射獵非所謂莊以涖之也莊以涖之而不定其品節之宜與之猶有章志貞教之方以一民俗而不定其品節之宜與以率循之則非所謂動之以禮也夫知及仁守而涖之以莊大端備矣而不能以禮化民猶爲未善然則居位臨民者豈可以一端論哉

論語集說亦云此主政理而言案宋人往往散飾舉經以爲已之論學自是一病未有若此章之已甚者蔡氏可謂不爲苟同矣

道不同

道不同不相爲謀如治道則許行之竝耕不可以參帝王經世之務學術則告子之義外不可以亂堯舜仁義之統道同而相謀則有扶持灌溉之益不同而相謀則有晦蝕凌雜之憂宋元以後講學者流弊多端在以希聖爲謀其始而非譙象山陽明之過也

辭達而已矣

古人無訓詁詞章之事所謂辭者言辭即言語也辭命即施于邦交儀禮聘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以足以達義之至也夫子此語蓋指辭命而言然後世撰述之能事亦不外于此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季氏將伐顓臾

案季氏自平子逐君而後不復知有臣禮孔子以布衣櫪柱其間抑子然攻冉有昌言陳恢之當討極論顓臾之不可伐以正名分而杜奸邪此魯之所以危而不墜也然以由求之賢一臣季孫而遂昧於大義豈夫子所能逆料哉今案自章首至是誰之過與其責冉有者責其助季氏滅社稷之臣以自廣也乃冉有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猶敢以是說進何也而夫子于此亦但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其語不若前之峻厲豈欲宮於邦內可知分崩離析卽上文之不均不安也

案將伐顓臾之事當在哀公十一年之後時季氏正用冉有子路則以定公十一年爲季氏宰（見左傳）十二年從夫子適衛既從歸魯而復仕於季氏也其後又去魯而仕衛當在此章乃春秋一書之升降也案魯惠公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春秋不始於惠而始於隱者蓋公立於平王之三年隱公之時去西周未遠禮樂征伐尙未盡出之於諸侯也夫封建之世諸侯裂土壤而居天子寄空名於上所操以

則顓臾不可伐而保世則猶可伐乎然則何說曰周人之制侯國卿大夫有采地者皆曰君其家相邑宰皆曰臣貴臣服其君皆斬與卿大夫之服諸侯同衆臣猶服齊衰三年其尊如此時至春秋皆世爵邑草野之俊彥舍私家無由登進而仕於私家者服其職如公朝苟不爲之計深慮遠防患未然則不爲忠於所事君臣之分然也故孔子於季然之問但言由求之非大臣而不言季氏之不應有大臣亦見其棄此皆分建之弊也至戰國而其風一變稱旅游宦可以奪貴戚之權而世家巨室爭以養士爲重孟子大賢於齊梁之君皆與分廷抗禮而奴隸視王公等非其弊之窮無所復入而將爲三代以後之天下哉冉有之通

辭敢以蒙其師夫子罪其不能忠於季孫而但非其讒忠之無術乃時勢使然窮經尙論者不可以不知也

冉有季路之不得爲大臣在不能輔季氏以盡臣道於公朝而惟欲盡己爲家臣之職故夫子謂之具臣此章與旅泰山章皆季然章之註腳也

遠人別有所指蓋謂魯之鄰封小國也不服亦必有其事朱註遠人謂顓臾非是觀經文前曰社稷之臣後曰動干戈案將伐顓臾之事當在哀公十一年之後時季氏正用冉有子路則以定公十一年爲季氏宰（見左傳）十二年從夫子適衛既從歸魯而復仕於季氏也其後又去魯而仕衛當在此章之煌煌訓辭孚然則其死孔悝之難與以正名爲迂或所見有未達者要非可以不義屈也嗚呼可謂大賢矣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此章乃春秋一書之升降也案魯惠公立於平王之三年隱公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春秋不始於惠而始於隱者蓋惠公之時去西周未遠禮樂征伐尙未盡出之於諸侯也夫封建之世諸侯裂土壤而居天子寄空名於上所操以

統一天下者惟禮樂征伐而已然上必有明王下必有賢
佐仁恩普洽綱紀修明乃得謂之有道而禮樂征伐之柄
不至於下移所謂天子當陽諸侯用命非能操禮樂征伐
卽謂之有道也東遷以後爲何時乎孔子初以有道望之
其後不得已而始於隱公作春秋焉天下無道諸侯得竊
天子之柄則用事者大夫也效尤者陪臣也勢以漸及而
禍乃滋甚以數推之蓋至十世而極突十世之中大夫分
其半而陪臣之執國命未有能及三世而不敗者也蓋天
下無道則無王無王則無天而其大小得失之數亦不越
於此矣數窮則變三言希不失者謂天下無道之禍愈變
而愈烈也故春秋之後未幾而爲戰國云

金陵遺書 壽氏校印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其說有二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則政必逮於大夫而爲宣成以後之世一也政既在大夫
則霸國如齊晉其後必有三卿田和之能列於諸侯者二
也五世而失道其當焉爾

庶人之議如國風之刺譏小雅之怨誹皆是也此言原不專
指春秋之世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人臣之道以尊君守分爲盛以逼上越禮爲衰當孔子之時
三家之子孫僭諸侯者有之上而竊用天子之禮樂者亦
有之自世俗視之蓋莫不以爲盛矣而獨言其微此聖人
論事之極則也

四世孔氏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西河毛氏曰謂文武平桓
也不計悼子也悼子先武卒未爲卿

畏大人

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
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
曰天職則皆天命之所在也雖其人不自知爲天命而畏
之而聖賢不敢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
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
悉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與言仁義則
狎之甚也古註以大人爲與天地合德之聖人誤矣夫聖

金陵遺書 壽氏校印

侮聖人之言

謂六籍爲聖人之糟粕及以讖緯之妖妄附會聖經以老釋
之空無竄入性命或割取經書詞語以爲小說戲弄皆所
謂侮聖言者也而俱非孔子之時所有然則此章云爾者
非原伯魯不說學之類或人若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徒以夸多鬬靡而罔知道德爲何事是亦侮聖人之
言者與要之非敬天之君子不可以爲能畏聖言者矣噫

邦君之妻

孔氏註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
其禮案註論語者此說不可缺

予與爾言

京山郝氏以爲謂孔子曰下又有三曰字皆是貨自爲問答
以斷其事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語漢高祖云今陛下能
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
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語即此文法故後以孔子曰別之此
解甚確

性相近也

性無所謂義理氣質之分也有之自宋儒之論性始夫堯舜
不世出而孟子以爲人皆可以爲堯舜者言凡人之生皆
與堯舜相近也然則性相近之說卽性善之說也若謂孟
子專主義理論語兼言氣質則形色天性也豈非孟子之
言乎至於善惡相去或相倍蓰而無算者孟子以爲陷溺
其心者使然非性之本然人之相近者也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卽孔子之所謂習也一聖一賢豈異指哉而何以謂孔子
以氣質言性也乃若天下之人秀頑清濁厚薄偏全萬有
不齊若此者與生俱生不可以爲後起之習而又以爲非
氣質則未足以服宋儒故夫子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則中人之愚可移於智中人之智與愚亦可互移於上下此則氣質之說而習之所以遠也夫人性皆同故曰相近氣質之不同如此而曰相近猶得爲聖人之言耶惟習之相遠根於氣質聖賢論性皆懼習之爲累而習之能累其性則以血氣盛而本性亡也宋人言變化氣質亦屬切要之論但不合以氣質爲性且指孔子所言爲氣質之性耳

吾其爲東周乎

永嘉蔡氏曰自周之東天下之事不可問矣使夫子得用固將一反其道吾其爲東周乎言豈肯復爲東周也據此則復西周意在言外舊註謂興周道於東方非是

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乙一 論說四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遏正惟習屏去氣質則經旨智愚皆性習爲累故恐有此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言性之本然人之相近者也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北溪李氏嫡孫吾杜編校

此章與論成人章大指略同有是德而不知學以補其偏而救其弊則不成乎其德而亦不成乎其人矣所謂學者亦即詩書禮樂也觀記者以下三章相屬有發明此章之意藏字疑傳寫有誤應作流弊弊壞之弊或敝敝與弊古字通用也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

案論語於詩有言學者有言誦者大意相同而言爲者略異爲即爲禮爲樂之爲也國風中自鄘鄘至檜皆其詩詩不人樂惟二南爲人樂之詩以釐世和平之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故聖門學者於此必作以詠歌和以琴瑟以求感發興起之益而見諸躬行實踐非徒誦讀而已也此二南

所以獨詔之爲面有異於風詩者與古今註家但曰爲猶學也疏矣

古者民有三疾

人之氣質有美有惡美者近乎中而加之以學則早陶鑄之九德是也寬而不栗柔而不立則安於氣質而不可謂之德氣質之不美者所禀者偏而難以爲善此章之三疾是也者狂而不肆矜而不廉愚而不直則不可僅以爲疾而直謂之惡突疾變而爲惡雖古今氣運之殊亦教化習染之所爲也夫子之歎豈無意乎夫狂而蕩矜而忿戾此特非狂與矜者也愚而詐不安於愚者也是皆所謂偽弗友也聖王不作則此三人者靡屆接連以爲害於天下明於洪範之治者其以剛克可乎雖然必先之以教養

天何言哉

竊案論語夫子於桓魋之難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人之危曰天之本喪斯文也下學上達曰知我者其天乎凡稱天者非欲以曉人俾勉人爲學之語也而無以天自諉者蓋學人之有言者時然後言也子貢列言語之選生平樂聞夫子之論論說退而confer夫子悲其言之浮於行也故以予欲無言警之而子貢不悟猶問之以多然也夫子謂天者道之大原盛德大業日出而不窮而不

爲是以天自喻非聖人之所安也

孺悲欲見孔子

潛吾李氏註論語載一說云孺悲魯人欲見孔子而誠或未至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教之後哀公使悲學士喪禮于孔子是徵悲能自立而孔子之善教也此視舊解爲當觀此則孺悲有傳經之功當在弟子之列而與下從爬惜未有考者

宰我問三年之喪

上古喪期無數後王立中制節斷以三年其象固取諸三年免于父母之懷也然父母之愛子子有終身之愛不以免于懷而忘之則子之于父母豈多于三年而宰我以爲可短者何哉夫喪禮之儀節至有周而繁密極矣非誠至而強

有力者不足以勝其任也誠與力有不足則相與疑其歲
月之多加以世衰政繁服官者以職事爲汲汲故名爲三
年而經傳以再期爲稱以二十五月爲限（再期起期小祥見二十五月服大祥見）夫喪考妣三載遠著堯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近見周書誠所謂百王之所同者然名爲三年而實則二
十五月此必非武王周公之制而開短喪之漸者要之不
可謂不始于周人也宰我親聞再期之說心有所疑而欲
誠之夫既自三年而遡于再期則自再期而遡于期勢所
或然故下車人事上擬天道而見期之可已食稻衣錦而
以爲安于心此皆探當世之人情而爲言也而大惡之端
啟之以身欲逃聖人之深責得乎然則孔子不言再期之
非何也曰時王之制非孔子所當言也明其本原是矣夫
父母之愛而有以再期爲三年者乎
戴記三年問本于荀子篇中兩言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
又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
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與宰我所
言無異下文又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
倍之故再期也假謂一期可斷加隆而至再期則有不得
已之意是當時議喪禮必猶有以再期爲不必者而宰我
始以質諸孔子親于三年問可見矣
三年不爲禮三語蓋伸旦于當時議短喪者之口而宰我述
之也疏中載緯攷云殷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世
云云亦自有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君子亦有惡乎
夫子所惡陽貨也子貢所惡陰惡也陽惡多自害陰惡兼能
害人世衰道微陰惡尤甚且恆以要名舉面就功名不可
無子貢之惡也故論語并記于此與
年四十而見惡爲
或謂古今賢人君子見惡于人者多矣惡官讀善惡之惡其
說近鑿不知夫子于斯人斥其四十見惡則惡非惡直醜
可知所謂幼不孫弟長而無述之類也則斯惡行之久著
正之惡乃天下之公惡也其仰爲原壤面發者曳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三章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案微子篇記夫子之周流而首言不遇于齊魯以下三章世
家以爲孔子往來陳蔡之事觀接輿沮溺諸人皆耳熟孔
子則史言爲有徵夫去魯去齊不待事計而獨久于陳蔡
者以齊景魯定皆中主以下獨楚昭王爲一時之賢君也
孔子未與昭王相見不可以書適楚而目接輿爲楚狂以
見夫子之管至其地且于適他國不書而特書至楚以見
當日環視天下舍楚無可用皆記者之微意也論語憲問
人之不過天下之不可爲於夫子憫憫于楚昭之故記述
顏囘他書無可考惟佰乃云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與此
篇次序正同則知夫子之周流固無意于他國也讀論語
者可以不考之乎昭王之賢春秋內外傳見其聖矣

案禹貢漢水曰又東爲滄浪之水春秋時漢在楚之北境
時列國歌詩各舉其國所有山川孟子載孺子之歌云云
蓋漢水入楚兼得滄浪之名也此亦孔子適楚之證一
疏云接輿以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
楚狂蓋書傳附會之語案楚莫亂于平王之世昭王反國
未定而卒此接輿之所以終子不仕也謂昭王政令無常
亦無所據

虞仲

虞仲古註無解朱子謂卽仲雍或曰此卽封虞之虞仲仲雍
之元孫蓋先隱而後封也案仲雍君吳虞仲封虞不得言
隱言廢以爲先隱後封則伊尹太公亦可曰逸民耶此蓋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別有一人氏虞而行仲者耶

太師摯適齊

案孔子歸魯正樂在哀公十一年其時有子語魯太師樂諸
章後五年而孔子卒樂官四散蓋在孔子既卒之後此聖
人過化存神生榮死哀之一證也而魯之爲魯不其危哉
漢書古今人表載此八人於殷之末顏師古註八人皆紂時
奔走分散而去者案紂之亂樂師抱器走散自有其事而
不可以論語所記當之也卽齊楚蔡秦諸地名而時原有
西斯時西方莫盛于周夷齊皆歸之乃四飯缺獨舍之而
適秦何耶近蓋吾李氏力主此說未可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子夏之不及在拒子張之太過在容一廣一狹皆不合于中
道包氏註曰交友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可謂善通古
人之用者矣

子夏之門人小子

灑掃應對進退學者之始事雖聖人不能不以是爲先子游
之所謂本者謂書紀帝王升降詩備興觀羣怨安上治民
之有禮移風易俗之有樂是也設教者自不能安詩不學難
卽四者之教亦有先後所謂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
服不能安禮是也子夏聖門高弟豈有過時而不教其徒
以道之大者子游又豈不知教有先後蓋其時子夏門人
不能盡受師傳故子游譏之以爲但知灑掃應對進退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已子夏則謂君子之道雖有本末然豈傳于先而倦于
後也其如學者材有高下質有敏鈍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强而齊之是誣之也聖有淸孚夫由小學以至大道歷階
而升靡不貫通者惟材智什伯平常之聖人能之而豈所
責于門人小子耶二子之論雖出于互相譏呿然聖門教
法自有正傳于斯可見至宋人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
者又曰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其論過高
恐非有始有卒之正解而學者聞之更以灑掃應對爲無
足重輕矣

喪致乎哀而止

古註曰毀而不滅性此勝不尙文飾之解

君子之過也

君子之過出于無心故有過則未嘗諱面知過則改之必速

譬諸日月之食與天下共見之言君子之光明正大雖于

哉

夫子之得邦家者

聖人之功業其道德發見之餘也子貢于夫子言得邦家孟

子於伯夷伊尹言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就功業以見其

道德一則示人以所易曉一則明德崇而業來有不廣者

也夫子無象可窺而子貢英華外著故叔孫與子禽皆謂

子貢賢于仲尼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四海困窮

包氏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案

永終二字在漢魏間凡用此語無不以永長爲辭魏晉而

後始改爲永絕此史傳之可稽者至以困窮爲窮極古註

究未可用蓋堯之命舜言人君當時以四海困窮爲心斯

澤可廣被而長享天祿突困窮斷不可以爲美辭也又案

荀子稱古天子即位之禮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

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

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事至而後慮者謂之

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

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

福隣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蓋古人

臨至大之事言語不倘吉祥此可以明四海困窮之說

惟常憂四海之困窮而念茲在茲則必無喪敗之事而天祿

可以永終此正解也若以永終爲永絕則立言之神昧索

然矣

殷周揆述其罪己之言故曰湯武罪己其興也勃焉紂罪

人其亡也忽焉非帝王之金鑑哉

自謹權量至公則說註疏謂凡此皆二帝三王所以爲治故

傳以示後來案謹權量二段即虞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

量衡之類又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是食與喪祭

自古所重寬信敏公乃治事臨民之道也蓋此章分敘二

帝三王之語于前而撮舉其政事之大者于後以爲周人

之事其說非是且平敘帝王而獨詳于周何焉

民食喪祭帝王莫不以爲重者晚出武成篇見論語敘于周

有大賚之後遂採爲武王之事蓋諷讀而未審也

案詩書皆夫子所雅言然論語言詩多矣突書只爲政篇一引

及憲問篇子張一問耳餘無所見大抵泰伯篇末數章與

無爲而治章及此篇歷舉二帝三王者皆夫子論說信善

之言也

不知命

天生人而授以定分謂之命與以品節謂之禮至于人之超

然異乎群生在于能言而賢否誠僞亦因言以見知命知

總知言非獨言學士大夫之業也若夫昭事上帝安上治民聖道錯枉聖帝明王理天下之要道豈有外乎是哉富哉言乎論語之以是終也

跋

右論語說四卷亦綿莊先生著研窮古義得所折衷實足補紫陽之闕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非若西河改錯務以攻瑕抵隙肆申申之習以求必勝者比也其學宗習齋顏氏故所采李剛主氏之說爲多李氏以文爲禮樂兵農而譏宋儒之空談性道不知紫陽謂文爲詩書六藝之文是禮樂在其中矣三代之時計夫授田畫人皆農也按賦出車畫人皆兵也必謂此爲文中所有事主張或少過矣吾嘗深思其故顏氏蓋懲於王學末流遁虛辭而騖實踐故以躬行矯之又以明季農楊兵寇尋至淪胥欲補救而手無斧柯遂激而爲過中之論先生丁雍乾盛時民豐物阜海內宴然與顏氏所處若有不同然是時唐堯自聖漢武勤民以爲莫予違莫予侮矣不知權臣竊威柄於內疆吏肆誅求於外侍從之臣皆白首鉛槧銷耗壯心爭以文章爲經國大業曾不動色於覆舟之戒馳心於域外之觀容身保位以爲盡職其不流爲鄙夫之患得患失者幾希盛極而衰固其所也不五十年而金川一呼海內糜爛幸而戡定元氣已傷猝有外邪一蹶不振皆由於士大夫不崇廉恥知進而不知退其熱中無已又皆由於不治生先生於說經發之非獨懲文勝之弊而已雖謂爲千秋龜鑑可也鄉後學蔣國榜跋

論語贅言

論語得朱子集註豪髮無遺憾矣而本朱子之恉推衍闡發者更無慮數百家
倘有何未盡之義待子余言然則余之所言非人之所已言卽人之所謂不必
言者也故曰贅言也或曰知其爲贅言又不可以已乎曰今過父而與言慈過
子而與言孝距非贅言哉而皆可以已哉且自士子務爲科舉之學而讀論語
讀朱註者大抵視爲弋取功名之物爾余則必切而引之身心之間實而證以
當世之務倘閱者綱目而有所感發于二十篇所言皆融會旁通而務求其有
益于己則由論語以及夫大學中庸孟子更推之六經子史無不作如是想也
此編雖淺陋不文卽以爲一隅之舉也亦無不可乾隆壬申中秋野柏老人宋
在詩敘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論語劄言

安邑宋在詩著

首章

此章首句是二十篇綱領亦即是全部四書綱領凡經書中所言之理皆人之所宜知所言之事皆人之所宜行而知之必求其至行之必求其盡不可躐等而進不可半塗而廢者其意俱統攝于此句之中故記者必以此章爲首而首句又貫徹通章盡學無止境明來後時習如故即到不愜境地而所謂學者仍無一息之間觀孔子既老猶欲假年學易則可知學爲終身之事矣　孔子恐人以學爲苦事故將其中效驗趣味言之津津其誘人之意殷矣哉

孝弟章

此章首節與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句互參作亂亂字與治字對自古亂臣亂民爲禍天下者皆在其中註悖逆爭鬬四字所包固甚廣也　首章言學矣學莫先於孝弟故此章繼之此記者序次之意以下各章則不必泥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巧言章

巧言令色是尚書成語與孔壬連及其中有大奸雄足以蠱世之人不仁莫甚焉朱子切學者身心而言故云人欲肆而心德亡欲人從細微處省察然其義亦無不包也心德一亡何所不至哉

三省章

忠信二字是聖門吃緊切要功夫所傳所習離此不得爲人謀與朋友交是最易涉於不忠不信者故曾子從此省察其實自慊自欺誠意愼獨實徹於人己內外之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化三爲萬可也約三爲一亦可也

道聽章

此爲聖人論治之第一章註云五者然時使即在愛字甲裏四者而已蓋曰章云寬信敏公寬即此章之愛也合首尾兩章而總數之曰敬信節愛敏公爲治之大綱盡乎此矣

弟子章

古之教弟子者先行後文今人祇教以文而所謂文者又不如古人講求實用人材之不古若也宜矣

君子不重章

看書要眉目清楚又要道理融洽此章分四項而總不離忠信以貫徹其間不忠信則所謂厚重者內外不相符而文過飾非悅不若已皆不待言矣

愼終章

愼終者要盡其禮哀不待言也顧後世習俗相沿其所謂禮不盡合于古甚有自以爲禮而大悖于禮者移風易俗伊何人之責與且喪禮莫重于葬乃人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惑于年月風水之說久而不葬又南方至今有火葬者更爲人所不忍聞此風不革奚暇講禮哉今世祭先亦難泥古禮士大夫參酌于今古之間自盡其誠可也

子禽章

子與上大夫言閒閒如也而況于邦君乎五者俱是閒閒這一邊字樣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者俱用不著此時中之妙也又須知五者根心生色離不得一誠字

父在章

三年無改三年以外可改也然亦不是忽然變革彰父之過如父過嚴漸漸從寬父過寬漸漸從嚴又要知川年以內已有潛移處非晝然立定界限也

貧而無諂章

諂驕是一個病根易地皆然樂與好禮是一個本領同時俱有貧者未嘗不好

禮窩者亦未嘗不樂夫子各就人所難者分言之耳

詩三百章

夫子標出思無邪一言以蔽三百詩之所以爲教與學者讀詩之法盡于此矣

若于三百中別尋一句斷不能如此句之包括切要某臆度陸王一等高明之人得此一句定說三百篇不讀亦可其弊使人廢學但他却能實致力于此亦言不同空談程朱則要將三百篇字字訓詁明晰反覆吟咏而總以思無邪一言爲歸其功實落而無弊此其異同之大凡也

吾十有五章

此章是孔子自叙以教人者功夫次第由淺而深由生而熟道至七十乃自信從心所欲不踰矩陸象山若自謂早能如此者薛方山云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蓋亦覺陸子之言實與孔子有些離齟而以孟子爲解耳陸稼書先生云孔孟豈有二法哉

孟懿子四章

問孝四章夫子因人而發讀者參互以觀事親之道大綱備具矣其中節目尙須求之曲禮內則諸篇告武伯一語尤是少年人當刻刻在念者

親其所以章

所以所由所安用以觀人固是鑒物之妙道用以觀我亦是省身之實功

溫故章

孔子無常師孔子以前之神聖賢人俱未聞其師傳何自追孔子設教而三千七十之衆俱爲弟子其後遞相授受由漢唐以迄有宋由宋以迄今淵源約畧不經之淫祀隨地瀆伶不可枚舉原其由來亦總是一誦字爲病根耳又如漢壽亭侯關公本是忠義正神國家定有祀典各府州縣每處建立廟祭致其誠敬是矣今市井委巷之中各搆數椽而奉事之甚至家設一主戶懸一像非禮非義之事亦祝禱焉褻瀆神明爲已極而愚民無知難以理諭安得狄梁公其人者出而維挽之哉

孔子謂季氏二章

問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夫子于三家屢有譏刺何與曰不非其大夫者

行庸愚之人也空言而不行虛妄之人也

學而不思章

學與思對舉則學字內兼有問辨行三項在若單言一學字則並思亦兼之矣

首章學字是也

由誨女知之章

註中強不知以爲知句太說得死煞故初學多誤認蓋子路有知之未眞而卽以爲知者在他以爲已知夫子看來實是不知也此章是教以細心虛心意思

子張學干祿章

言行修而疵在其中三代盛時皆是如此兩漢之鄉舉里選亦不失此意降至以科場取士甚且糊名易書誰復知其平日之言行者孔子之說假乎全不驗矣然歷代名儒多從科第中出且科第之外亦間有徵辟薦舉則聖訓終頗撲不破也又嘗就後世之人小而觀之凡言語則白行事端正者卽不作官而自爲謀食之計亦到處有用人爭以事相託不惜厚貲以酬其勞惟一種言僞行詐之人人皆望而遠之卒至無以餬口尤可見聖人之言徹上徹下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也

非其鬼而祭之章

孔子所謂非其鬼者不過如季氏旅泰山之類後世釋老之祠徧天下而一切不經之淫祀隨地瀆伶不可枚舉原其由來亦總是一諂字爲病根耳又如漢壽亭侯關公本是忠義正神國家定有祀典與各府州縣每處建立廟祭致其誠敬是矣今市井委巷之中各搆數椽而奉事之甚至家設一主戶懸一像非禮非義之事亦祝禱焉褻瀆神明爲已極而愚民無知難以理諭安得狄梁公其人者出而維挽之哉

孔子謂季氏二章

問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夫子于三家屢有譏刺何與曰不非其大夫者

先行其言章

論人于言行之間有數等焉先行後言上也言出而行能顧之次也不言亦不

為下之分也目擊逆理亂常之事而感慨太息私以語其門人因以垂教于萬
世此即作春秋之志也
君子無所爭章
爭雖二者是千古大治亂大善惡關頭堯舜泰伯夷齊讓之極致也衛輒之父
子唐太宗之兄弟明文皇之叔姪爭之極致也聖人以無爭教人意深而旨遠
矣
巧笑倩兮章
聖門問答無就古人言詞字句上考辨者惟子夏問素絢之言足見細心詣窘
不肯一字放過故列文學之科然因詩而悟禮亦大異于後世訓詁之學矣
或問禘之說章
禘之說仁孝誠敬之至而已仁孝誠敬之至者理無不明誠無不格之聖人也
此爲知其說者此爲能治天下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祭如在章
此亦吾夫子仁孝誠敬之至之事也人人誦讀誰爲知其說者
王孫賈章
不得志則媚人得志則欲人媚已此小人之常無足怪者可怪是王孫賈把孔
子亦認作自己一樣人欲招來入夥痴愚之態千古下令人失笑然彼聞孔子
答語且未必不小笑其迂闊也
周監於二代章
生周之時從周之禮又何用說或當時有疑周之尚文不如二代之忠質者故
孔子言周禮監二代而損益之燦然明備吾實心悅而樂從也 周繼二代之
後風氣日開不得不尚文然文武周公之制作彬彬然文質得中後世踵事增
華遂有文勝之弊孔子所以又有從先進之說從先進者從周初郁郁之文也
事君盡禮章
以盡禮爲諂何異以不狂者爲狂
世此即作春秋之志也
君子無所爭章
爭雖二者是千古大治亂大善惡關頭堯舜泰伯夷齊讓之極致也衛輒之父
子唐太宗之兄弟明文皇之叔姪爭之極致也聖人以無爭教人意深而旨遠
矣
巧笑倩兮章
聖門問答無就古人言詞字句上考辨者惟子夏問素絢之言足見細心詣窘
不肯一字放過故列文學之科然因詩而悟禮亦大異于後世訓詁之學矣
或問禘之說章
禘之說仁孝誠敬之至而已仁孝誠敬之至者理無不明誠無不格之聖人也
此爲知其說者此爲能治天下者
祭如在章
此亦吾夫子仁孝誠敬之至之事也人人誦讀誰爲知其說者
王孫賈章
不得志則媚人得志則欲人媚已此小人之常無足怪者可怪是王孫賈把孔
子亦認作自己一樣人欲招來入夥痴愚之態千古下令人失笑然彼聞孔子
答語且未必不小笑其迂闊也
周監於二代章
生周之時從周之禮又何用說或當時有疑周之尚文不如二代之忠質者故
孔子言周禮監二代而損益之燦然明備吾實心悅而樂從也 周繼二代之
後風氣日開不得不尚文然文武周公之制作彬彬然文質得中後世踵事增
華遂有文勝之弊孔子所以又有從先進之說從先進者從周初郁郁之文也
事君盡禮章
以盡禮爲諂何異以不狂者爲狂
哀公問社章
成事不說三句指緊要緊的事若關係重大者不在此例
管仲之器小章
朱註云屏謂之樹用爾雅原文若易其說曰樹卽屏也亦無不可蓋樹卽屏之
別名非樹立之義也塞猶蔽也是活字塞門不可與單門蹇門等類作一例看
今贈者不體會註意將樹字解作立字將塞門二字解作屏字坊間所刻時文
亦多錯謬流傳誦說誤人不淺
儀封人章
儀封人在春秋隱士中身分特高其言詞氣象有溫厚和平之致而木鐸一語
直將堯人師表萬世之功片刻斷定撰之聖門諸賢恐不在閔冉之下也
居上不寬章
不敬不哀之罪夫人而知之若居上不寬人或得以教弊慫恿爲解聖人相提
並論蓋不欲其有回護之說也
里仁爲美章
人不能化及里人則必爲里人所化擇里爲尋常人說法也 化行俗美之時
比戶可封擇里處衰世之道也
惟仁者章
大學齊家傳言好惡平天下傳亦言好惡仁者之無私心從誠正來當于理從
格致來此章直包得一本大學
富與貴章
問貧賤之得如何不以其道曰聖賢之生原該享高爵厚祿乃偏不見用而終
日困頓豈非不以其道耶曰然則聖賢之貧賤固無以道得之者矣曰然
朝聞道章

聞道似以知言然道不行則不明聞不是聽空頓悟亦不是聽人講說便可了
然一貫之旨門人同聞之究如不聞曾子告以忠恕俾平日未嘗用力于忠恕
亦未可謂已聞忠恕也

士志於道章

以惡衣食不適于口體而厭苦之固是不能安貧乃恥之念更不從自己口體
起見是恥其不如人而欲美其衣食以相誇耀也此種識趣更鄙陋以此爲
學終成小人儒而已

君子懷德章

舊制科場試判條固欲其通曉律文爲異日服官之用然舉者若肯細心講讀
不惟異日用之合下知法律之嚴事事謹畏卽便是君子懷刑也乃上以實求
而下以名臚舉業之士並無通曉律文者故今科塲不復試判

不患無位章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所以立便是可知對位而言故曰所以立對冀知而言故曰可知其實一而已
矣

一貫章

一貫者以一理貫萬事也忠恕不相離以忠恕貫萬事卽一貫之義也謂一忠
貫萬恕未免離而二之然既曰貫則離而不離其說亦無病也讀者不必紛紛
辨難只著實用力于忠恕可耳

君子喻於義章

君子小人之分聖人育之詳矣而此章乃直挾其隱微羞縮之處指簡要深
切他章所言總不離此章爲骨子

事君數章

吾未見能見其過章

人不必諱言過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便是極高人物此學者人人可勉之事不
得因夫子嘆其難見而遂自棄以爲必不可能也

子使漆雕開仕章

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大意卽未子所謂一貫者也開雖見及而未敢
自信方將于精細處求之點却似自信不疑者莫春數語卽是一理渾然泛應
曲當之意若出而應世正恐未必事事妥貼此之謂行不掩言此之謂狂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子貢語氣認得自然是仁者境界故夫子不許然觀子貢此言必是已從恕上
著力纔忠做恕不出言恕則忠在其中此他日得聞一貫之本乎雖後儒一貫
以知言然知行亦不得判然相離也

令尹子文章

令尹子文陳文子二人夫子雖未許其仁然觀子張所述皆是春秋時絕好人
物學者試設身處地以思能及其一二否姑無高談性命也

曾武子章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武子之愚盡心竭力數語是正解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是遂言其事之終非武
子所敢逆料也若將此意亦入在愚字內則夾雜不清矣　武子若如季文子
之三思則必不能愚此章與上章正好對參

顏淵季路侍章

夫子之志欲使萬物各得其所其大如天學者何從窺其涯涘顏淵之無伐無
伐似有途徑可入矣然功夫從克己復禮而來去聖人一間耳亦豈後學所敢
輕言惟子路之志是自私自利塲中一劑對症良藥學者時奉爲箴銘自不至
錙銖計較重利忘義鄙吝之病消得一分則人品長得一分愚說書每好降一
格胥蓋欲稍有實際受益處也

吾未見能見其過章

人不必諱言過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便是極高人物此學者人人可勉之事不
得因夫子嘆其難見而遂自棄以爲必不可能也

十室之邑章

夫子論美質首推忠信之人聰明才辯皆必以忠信爲本也

雍也章

政令紛更繁碎即便民之事皆成厲民之舉南有崔氏曰僅可中實有一半好

處在知言哉　居敬天德也行簡王道也心法治法一語括盡　政之不簡大半是言利之臣擾之即如關市譏而不征一語誠能行之天下省多少事餘可類推也　產鹽之鄉於出場時一稅後任其所之不復分疆盡界此亦行簡之一端

哀公問弟子章

人情惟怒之爲害也大取鄙也遽猝然勃發不暇思量義理至本蓋此而遂于彼尤屬無謂然惟顏子乃能不遷則顏子而下皆在所不免矣學顏子者先從此著力即入德之門也其功不越乎平時存養臨時省察吁難言之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子華使於齊章

冉子之與篤友誼也原思之辭勵介節也皆是人所難及之事但不如聖人之平安耳學者滿腔齊心貪心正當先學二賢

季氏使閔子騫章

閔子不仕季氏夫子固不強之由求等仕季氏夫子亦不非之蓋有吾黨一二賢者在彼諸事亦必能救正幾分至求爲季氏聚斂伐顓臾之類不極力諫止則夫子之所深責也

賢哉回也章

顏子之樂非別有歡娛之處只是無憂譬如無病之人四肢百體安適自如亦不覺別有好趣與有病者對觀則爲快活耳人不堪其憂者譬如元氣虛弱寒暑得而侵之故滿身是病顏子元氣充固不受侵自無病也　顏子之元氣稟得原好培養又好其所稟不可及其培養則可學也培養之法四勿而已

女爲君子儒章

小人儒三字義例森嚴三代而下不知多少英雄豪傑俱被夫子一筆抹煞也

子游爲武城宰章

爲宰不得正人事可一槩謝絕勿與接見若誤認小人而親近之爲害大矣今之作牧令者不可不慎

不有祝鮀章

祝鮀之佞下面有二字作衍文似直捷

人之生也直章

作例內死罪各條皆爲罔者設也犯何條即死于何條或偶未發覺或逃赦或脫逃所謂幸而免也

仁者雖告之曰章

仁者切于救人除從井之事不爲外其餘陷危之人成可救之以力或可救之以智或可以言皆在所不辭矣惟一等人自作孽不可活仁者雖深憐憫之而無如何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德之不修章

講學列入修德徙義改過之間只是致知一邊事後世不乏講學之人辨晰義理入細其不及聖賢處是修德三項少了功夫只成空談而已

子之燕居章

聖人燕居容色偶見之必不覺其異于人門人追隨者久見其常是如此故嘆美而形容之

志於道章

四項是聖學全功今人爲學初念便在名利上起見先未曾志道如築室者基址不正又安望其有成也

不憤不啓章

此章人多認作爲訓蒙者發試想註中心求通而未得是何境地口欲言而未能是何光景愚謂孔子自云發憤卽此憤字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時卽所謂求通而未得也公西華于由求問同答異之處不免于惑亦憤也公都子不能答任人之言所謂口欲言而未能也所謂悱也子夏因論詩而知學子貢因論學而知詩所謂以三隅反也子曰可與言詩謂其可復也如此引証書旨乃明

子食於有喪章

未嘗飽則不歌聖人俱出于自然學者正不妨勉强

夫子爲衛君章

衛君父子只爲覩富貴太重故受千古之惡名而不辭下章浮雲富貴之說似有感于衛事而發也

加我數年章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人覩聖人絕無過處聖人自覩不敢謂無過設有人問之曰夫子云假年學易方可無大過則今小過必多大過亦有請問夫子何過吾知夫子定當指出多少過來如齊人歸女樂夫子必曰我何不能早爲之防也魯人受之夫子必曰我何不能格君相之非心也聖人自謂有過是謙詞亦是實話

天生德於予章

桓魋不知何仇于孔子而遂欲害之小人心腸眞不可解

互鄉章

互鄉之不善其始必有一二人倡之遂相習成風里之仁也亦然人生處世總不能使一里自我而爲仁里愼勿使一鄉自我而爲互鄉

仁遠章

欲仁則仁至矣不欲仁則仁去矣仁至是何如人仁去是何如人試一思之雖通身汗下也

陳司敗章

司敗之問最難答答以知禮則得體矣司敗之責最難辨認以爲過則不費詞矣讀書者于此等處體會乃知聖人不可及乃知聖人又去人不遠

子疾病章

聖人尙有何事可以致病之處聖人之病聖人所不能防也大水大旱天地之病也天地亦無如何也若謂天地有意水旱則天地有時而不仁矣

君子坦蕩蕩章

坦蕩蕩三字是孔顏之樂切實註解

泰伯章

泰伯夷齊諸人乃立身于最高之處令後人不得窺其似以行其奸故古來亂臣賊子或託名于禪讓或託名于征誅而自附于泰伯夷齊之後者皆不失爲忠義之士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曾子有疾章

或問凡人免于毀傷者亦多何必曾子曰曾子戰兢自持立于必不毀傷之地僅人所爲可以致毀傷者甚多其免也倖耳

孟敬子章

容貌非暴則慢詞氣非鄙則倍顏色之正色莊者居多學者試反躬體驗應知此三項與三省章同一切要

弘毅章

仁者人所固有原在人肩上特人不肯擔荷偏要放下以爲己任者不放下而已久而用力漸順當有舉重若輕時

好勇疾貧章

自古作亂之人不仁二字是根好勇疾貧亦不仁之人也疾之已甚固速其亂亦有並無疾之而彼自狂逞煽亂者看來是氣運合亂便生出這等人來聖人

在上政教修明無隙可乘奸人蓄謀而不敢發偶有蠢動即時剪滅矣此是以人事維持氣運實理

如有周公之才章

才美如周公一驕吝即無足觀後世之人或小有文采或小有富貴便驕吝橫生試一自思卑鄙何堪也

篤信好學章

天下無道則隱荷貨文人之類似無可議矣乃夫子又惜其果欲告以君臣之義亦是在日用行事之間學聖人學來學去只慢與聖人爭這些子即如子華使于齊一章冉子原思固去聖人甚遠便是顏子處之亦未必如聖人之恰好餘可類推也

子疾病章

凡人爲僭分之事只當兒戲自夫子說來直是行詐直是欺天豈曰小小過差

而已哉

美玉章

沽之哉二句夫子易世婆心和盤托出矣仕止久速時中之妙用俱在一特字中

出則事公卿章

酒之困人無所窮極或醉倒或罵坐甚或致病取禍皆困也夫子何嘗犯此一毫而不爲酒困未敢自信謙何特言但夫子亦必有時飲酒逾量他人絕看不出而夫子自覺稍過故其言如此

吾未見好德章

夫子云未見好德如好色子夏云賢賢易色大學云如好好色聖賢屢以此意警人蓋就人所共明者曉之也

後生可畏章

晚年尚可進德要是少年先立根基四十五十而無聞方穫一篤于平地豈能成山哉雖然不能爲山而爲邱陵亦猶愈于平地矣少年錯過固可惜晚年自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棄更可哀也

衣敝縕袍章

忮與求病根總自恥字來忮之情內藏而陰深求之態外著而淺陋求者從利己起見忮者以害人爲心是求之過差小而忮之惡較大也至于求之不遂而轉而爲忮忮之無益而轉而爲求則二者之病表裏循環又非判然兩路也子路乃能免此後人誰不犯此省哉戒哉

鄉黨篇

便便不易學也恂恂可共勉也入生居鄉黨之時多註中謙卑遜順四字所當奉爲箴銘者也　讀鄉黨一篇有宜逐句體會者有宜得其大義不必拘泥者即如事君之禮只是以敬爲主使指執圭等事皆後世所無何從學起衣服之制各從時宜即如褻裘之短右袂似亦未可輕學飲食之節亦有一半難學處如割不正不得其醬沽酒市脯之類一粟不食恐到處難下箸矣惟肉雖多四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句最爲切要　孔子聖之時者也末節記時哉時哉一語殆借以寓意謂通篇所記皆聖人時中之妙也

語論發言上終

先進於禮樂章

以三代言則夏商之忠質變而爲周之文矣以周言則先進適中之文變而爲後進文勝之文矣是風俗之日趨于華靡者勢也乃自周迄今已閱二千餘載猶存喬野固陋之習雖華者漸華而朴者仍朴此何故哉蓋周末之文經七雄之抑吞强秦之殘虐繼以楚漢之爭戰生民塗炭已久迨漢室定鼎前古之典制全亡民間之浮氣盡息復有古初淳悶之意矣太平日久又漸趨貴大抵經一番變亂有一番回轉不然滔滔者于何而止耶孟子一治一亂四字中包羅無窮道理善讀者知之

從我於陳蔡章

問諸賢追隨孔子周流焉是爲學道起見抑以孔子見用即可相助爲理曰前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說自是正解後說亦可並存

顏路請子之車章

問車不可賣夫子何不別有以助之曰貧無力也此與子雖使漆一事又好參看我能與而彼不需此則不與彼可與而我不能與則亦不與皆道也

門人厚葬之章

顏子未仕自不得逾分所謂厚葬者不知當日用何等喪具

魯人爲長府章

事在得已改作且不必而況于創造乎有天下國家者善讀此章必不妄興土

木之工矣

由之瑟章

此章與超祐不恥章合看不忮不求可想見正大光明之槩何足以臧卽是未

入于室也

問也章

問子貢貨殖夫于識之今之爲士者亦可貨殖否曰先要認士字明白果入孝弟乎果博極羣書乎果吐辭爲經乎如此庶可謂之士自然不屑貨殖亦不必貨殖而祿在其中若倖得厠名學校而鄙陋無文立身行己又與市井之人無異其貨殖與否亦何足深責也

季子然章

夫子不以大臣許由求固是抑季然之意然亦不是過貶由求以此例之三代而下高于由求者幾人庶幾于程朱問求之乎

子路曾哲章

酬知一問若使曾點先言自當有一段因物付物使萬物各得其所的正對止因三子各自任一事點不便高言以掩乎其上故露一與字以見難言之意及夫子再誘之言而仍覺難以顯言爰借莫春數語以見例而全體大用俱已和盤托出仍是酬知之具非別一意也不惟夫子深許之而三子亦共喻之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顏淵問仁章

克己復禮在顏子分上要講得極細克己直是要一私不留復禮直要如聖人之不踰矩後學讀此章書卽要知下手處如先能克去名利之心忮求之念而日用倫常之間不舊佚于禮法之外則亦庶幾善于希賢者矣戡降格言之尙難其人何暇高談哉

仲弓問仁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說得恕字一面對面還有己所欲施人一層此一層道理又較細密蓋其施也必要至當恰好無太過亦無不及這卽是復禮分際惟顏子可以語此而仲弓亦可以默會而自勉矣

司馬牛問仁章

夫子教牛以謹言與教顏子者未可同日語矣其實這理亦自相通非禮勿言

即謹言之意牛之病在多言故專告之以此而不暇他及耳　南有崔氏曰集註心常存是所以爲難之故亦是所以言訒之故但夫子口中却將心常存藏在爲之難句中、

司馬牛問君子二章

問向魋作亂牛常愛懼夫子以不憂不懼教之子夏又教以聽天安命然則向魋之事牛竟可置之度外乎曰看向魋原是不可化誨之人憂懼亦無益夫子內省不疚句內有不與同惡相及之意子夏敬恭兩句亦然又問今人若遇兄如向魋當何如曰今律有親屬出首一條最好曰出首則仇殺之端立至奈何曰此須預爲防備或逃而避之更無他法也

子貢問政章

問古者寓兵于農兵即民也何以言去乎曰願寧人解兵爲弓矢戈矛之屬辨晰甚詳朱子訓武備亦未嘗指人而言讀者多誤解耳

棘子成章

書有正文有閑文此章論文質是正文惜失言是閑文然猶不及舌一語我輕言者最爲警切當與白圭四語同作箴銘

哀公問於有若章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明末時上下俱困眞是如此

聽訟吾猶人章

使無訟聖人之事也不可得而見也聽訟良有司所宜盡心也果達于人情物理而清愼勤之無愧焉訟獄其漸蘇乎不然而徒咎民之好訟持論亦不平矣

君子成人章

世道賴君子支持亦常被小人敗壞此外皆庸碌不成人之惡亦不能成人之美過君子庶幾寡過過小人漸入下流此章固是論君子小人之分而擇交慎習之意亦在其中

季康子問政三章

康子雖有所問而孔子之對皆極切直康子雖不能用而亦不病其言猶賢於飾非拒諫者矣

樊遲從遊章

樊遲與子張皆問辨惑夫子所答總非疑似難明之理有待于辨晰不過人人共曉之事耳惟人人共曉而當局者迷所以爲惑也

衛君章

衛之名不正當先正之然未有既委質于輒而可以行其正名之志者故孔子決不肯仕衛此是出處大義必當愼之于始者子路欲仕衛時夫子何不止之而聽其食輒之祿卒至狗輒之難乎豈此章之論即有教子路去衛之意而子路不喻乎

子謂衛公子荊章

善居室賢矣世祿之家而善居室更賢矣余少也貧中年受國恩以養廉之厚又多方節省得有中人之產自謂已足不敢復有奢望生平衣取適體不求華麗御冬惟以羊裘不惟無貂裘即狐白銀鼠之服亦未嘗製所蓄器物皆必用者亦止本地所產粗朴之物每見人購遠方難得之物心竊非之自謂與公子荊氣質相近書之以示子孫俾世世守我家法讀書至此章更當三復

子適衛章

治天下之道富教二事而已後世井田不可復限田亦不能行惟有薄賦斂可舒民力而其要在節用其源在清心寡欲至於教民之教歷萬古訓未有不推本于躬行者故雖漢唐一二賢君皆未足以語此也

葉公語孔子章

父子以相隱爲直與証父者對觀覺彼全出情理之外不惟無可取且宜治以不孝之罪矣今律內有親屬得相容隱一條是從此章書定來至親屬相告訐

亦作自首論更足以消衰世惡薄之習

子貢問士章

稱孝稱弟須看得有分寸蓋宗族鄉黨之間見其執子弟之禮甚謹故稱之若子孝弟之分量克滿無缺則非士之次矣

君子易事章

使人求備尚是古之小人若後世之小人心有所說雖庸碌委瑣之夫亳無一長且不惜舉天下之重任而付之矣

子路問曰章

問兄弟怡怡則凡有過失竟無規勸乎曰看書最不可執泥孟子不云垂涕泣而道之乎且如父子不責善而幾諫一章又豈可廢乎總之兄弟與朋友不同以怡怡爲主耳

憲問恥章

論語精言 下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聖門猶著惟原憲人所共知其餘未詳想亦不可多得也

克伐怨欲章

人生念慮之間大槩是克伐怨欲四字纏繞無休絕無萌動者聖人也才動即與斬除者大賢也制之使不行者亦賢人也此外尚有幾等人總視分數之多寡以爲高下耳

君子而不仁章

此君子是上達而未造其極者故猶偶有不仁此小人是喪之反覆而夜氣無存者故一念之仁亦絕也

子問公叔文子章

公叔文子雖未必能時措咸宜然必其天資近道而所學所養皆加人一等公明賈雖稱文子稍過而能說出一段時措咸宜道理則亦非流俗中人矣故曰衛多君子

桓公殺公子糾二章

齊襄被弒國破家亡小白先入臣民擁戴賴宗廟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糾相爭于未入之前自不能相安于既入之後是糾實處必死之勢而召忽管仲則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仲不與忽同死相桓而立功名以光大齊先公之舊業此與後世鼎革之際忘君事仇者不可同日而語至桓與糾孰兄孰弟記載原屬兩歧而程子確執桓兄糾弟之說以爲仲解此後世好辨之輩所以嘵嘵不休也

古之學者章

欲見知于人尚是從名譽起見降及後世乃專以學爲博取富貴之事識趣更爲卑陋矣爲人之學其學尚棄文行蓋行亦爲人知地也後世專從事文詞而行全不講江河日下奈何奈何

蘧伯玉章

論語精言 下 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欲寡過而當覺其未能則過庶乎其寡矣夫子嘗嘆內自訟者之難見如伯玉者亦可以當之否乎

不逆詐章

問詐與不信雖聖人亦有不能先覺者否曰容當有之孔子云君子可欺以其方即不能先覺者也然亦甚少

莫我知也章

問知我其天只是聖人渾然天理與天爲一其自知處即是天知處非蒼蒼之表有識聖人之名而心藏之者也此說然否曰自知即天知道理極精不必更發一詞然天是氣其主宰處是理此是最靈的物事人得天之理氣而生故有知覺皆天之本體反茫蕩而不靈乎故謂天于人世之事無一不知亦可而與聖人相得莫逆更不待言矣

公伯寮章

子路之道孔子之道也季孫果惟子路之是聽孔子行將爲政于魯矣道之行廢有命道所關在魯在天下非子路一人進退之謂也然于路進退之命亦涘合在內皆莫之致而至者造化之妙非人所能窺測後世乃泥干支以言命謬矣

子路問君子章

修已以敬通上下而言之也安人或齊其家或化其鄉亦無待勢位若安百姓定是君相之事孔子不得位則春秋之百姓固無由安矣

衛靈公問陳章

軍旅未學孔子亦是以實對蓋戰陣之事聖人不屑學亦不必學設以聖人而用兵則所謂仁者無敵東面而征西夷怨之類也

賜也章

此章一貫以知言爲子貢從知入也然子貢行一邊亦儘有功夫只是分數不足耳

子張問行章

人生不過言行兩大端而夫子告子張者特詳此章合干疎章參看內外本末無剩義矣

子貢問爲仁章

親師取友最是要緊事子貢得聖人爲之師又有七十子爲之友而夫子尙欲其隨在取資蓋人不可一日無所嚴憚無與切磋也今學者遇賢士大夫或覿面失之固是可惜至于生長山鄉僻壤者終其身不得見一士君子雖有美質迄無成就尤爲可憫也若夫豪傑之士又當別論

臧文仲章

臧賢是大臣第一義知而不舉聖人以爲竊位與大學秦誓節參看所謂非細故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躬自厚章

朱子云呂伯恭性褊急只因病中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章遂一向寬厚和易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

君子謀道章

此章不謀食三字最要認得消楚下句耕字正是謀食註解若將祿字意參混在首句食字內則大誤矣末句要體會註中一然字

知及之章

知及者物格知至也仁守者心正意誠也學至此則身無不修而辭治均平之道舉而措之有餘矣莊涖動民二項乃就治平之事指出大醇中之小疵要人一並洗磨乾淨以止于至善蓋細微之失亦全體之虧也動字註云鼓舞作興亦是圖圄語須要想如何是鼓舞作興意就養一邊說如巡行勸課省耕省斂之類近之就教一邊說如勞來匡直等語近之不以禮又止爭過不及分寸之間總無關于大體而亦不可稍有疎忽也細心者參之

師冕章

道者理之當然故曰道學亦曰理學夫子從心不踰理學之宗也子張從夫子講理學者也理學只在楊粗淺處識此章可以悟矣然此道自性來性自天來精粗一貫非有二也

季氏將伐顓臾章

此章詞氣激越鋒鋩外露又數用譬喻似是孟子文字所祖

冉求去公室章

田氏能籠齊而三桓不能互相牽制故也六卿可分晉而三桓不可寡弱各不能自立也齊晉之臣未篡則與三桓聲勢相依故三桓之氣亦張齊晉之臣既篡則防人之效尤而不復庇三桓故三桓之子孫必徵向見明文中有此議論不能懼其詞而撮其大旨如此

益者三友章
益友常少損友常多益友易疎損友易親欲益友之咸集少不得下章一樂字
見善如不及章
聖人重在下節今學者宜體認上節蓋求志達道之人聖人未見何可易言且
先自省見善時如何見不善時如何如不及如探湯是大賢地位學者勉強得
幾分亦即是聖門一路上人也
陟岵章
問詩教若大而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何也曰學詩有得其效當先見于言其不
能言者必學之而無所得者也既無所得又何足與語詩教之大乎
陽貨章
觀孔子之與陽貨憊天下無難處之人難處之事
日月逝矣二語極好箴銘不可以語出小人而忽之也
善天下原有一等蠢然之下愚孔子本意恐只是這一流
子之武城章
子游爲宰武城有弦歌之聲今若有賢邑宰弦歌可復聞否曰古者重樂教如
舞勺舞象童子皆習之今無樂教矣爲宰者振士風正文體冠婚喪祭之禮酌
古準今定爲規條如治喪作佛事之類勸喻而禁革之即此便是禮樂之化鳴
呼循良之吏罕見久任之法不行而欲治道之近古難矣
公山弗擾合佛肸章
公山佛肸二章宜互看前章亦有堅白磨涅章亦有爲東周意
小子章
孔子之時讀詩如今人讀四書一段是第一部切要之書一切道理俱于其中

齊人歸女樂章

此章是孔子生平一大關鍵

楚狂接輿三章

孔子欲與楚狂言者卽下二章斯人吾與君臣之義等語也諸隱士姓名俱不可得知未免避世太深孔子所謂無道則隱者原不如是

太師摯章

太師諸人之散去雖是夫子正樂之功亦可見諸人之皆賢想其初亦皆不得志而仕于伶官者乎

執德不弘章

人生世上須關有亡小之關乎一鄉一國大之關乎天下後世總以道德爲本達則以道德發爲事功窮則以道德見于著述史策流百世之光祖豆永千秋之報其斯爲可有而必不可無之人設

子夏之門人十一章

此篇類記子夏之言凡十一章合而觀之教大德薄小道以日新而不失者爲學以心存而不放者求仁取友甚嚴教人循序窮理使民出仕以信爲本居肆成氣象分學與仕而二之亦合仕與學而一之諫君使民信爲本居肆成事力學以道爲歸朱子曰曾子而下爲信無若子夏知言哉

人未有自致章

親喪必能自致此聖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不忍以不肯疑天下也然乎字亦有感動的意思忠厚悱惻讀者當細味之

孟氏使陽肩章

哀矜勿喜四字凡有刑名之責者各宜銘于座右

紂之不善章

子貢爲居下流者辨誣本不爲紂辨覩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此原是子貢

特識創論未經人道

叔孫武叔章

仲尼原無可毀故武叔爲不知量無足深責後之君子若聞毀言却不得槩援武叔之例置之度外須要自省恐在己實有致毀之道也

堯曰章

論語一書孔子傳道之書也道統不始于孔子二帝三王所遞傳者也道非托諸空言二帝三王之行事可取而証也孔子傳道于曾子大學平天下傳之絜矩知執中之心法也再傳而及子思中庸一書發明無倚無過突

五美四惡章

或問五美中似少教化一邊事曰欲仁得仁何教養缺該且四惡內有不教而殺一條則又明補一教字矣或又疑爲政之惡四者似不足以盡之曰五美一反言之則亦成惡矣道理須要交互看聖言原無遺漏也

不知命章

論語一書教人爲君子之書也然一有趨利避害之心則無以爲君子故先要知命至于知禮知言皆是爲君子的工夫二十篇以此章結其旨深矣

論語餞言下終

論語古義

吳江　沈楸惠　翠嶼　輯

論語古義

元和惠棟松厓著

有酒食先生饌鄭氏論語饌作餕云食餘曰餕案儀禮注云古文饌皆作餕說文曰饌具食也或作餕从弜則餕爲古文饌也漢書皆以饌爲餕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釋文作孝于云一本作孝乎唐石經同案蔡邕石經亦作于故包咸注云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後世儒者據晉世所出

君陳篇改孝于爲乎以惟孝屬下句以合之若非漢石經及包氏注亦安从而是正邪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則知晉以前無以孝乎爲絕句者但于誤爲乎其來已久

季氏旅於泰山班固述贊曰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旦曰臚陳也小顏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禹貢曰蔡蒙旅平傳云祭山曰旅韋昭音盧盧縮士冠禮注曰古文臚

旅作臚周禮司儀旅擯先鄭曰旅之旅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周書諡法曰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大師望相阼主發毓賦憲受臚于牧之野臚卽旅也郁郁乎文哉汗簡云古論語郁作棫漢石經仍作郁哀公問社於宰我鄭本社作主云田主謂社案三王世家載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將封者各取其物色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栗者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疏云夏后氏以下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

管仲之器小哉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王伯厚曰張衡思元賦引論語傳云祭山曰旅韋昭音盧盧縮士冠禮注曰古文臚

云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蓋古文云然
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
從之當以古文爲正棟案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
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孟
子亦作擇趙岐曰簡擇不處仁爲不智
無適也無莫也鄭本適作敵莫音慕無所貪慕也棟
案古敵字皆作適禮記雜記曰赴於適者鄭注云
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
適人開戶李斯傳羣臣百官皆睢不適徐廣皆音
征敵之敵荀卿子君子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
禮告無適也注讀爲敵白虎通云君所以不爲臣
無莫義之與此賞一善而衆臣勸隱何以爲君之于臣無適
惡而衆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始也
瑚璉也棟案二字从玉旁从廾俗所作也當爲胡連春秋
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从
玉旁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蓮古連蓮字通易蹇之
六四曰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蓮也周禮鄉師蓮蓮
注云故書蓮作連先鄭云連讀爲蓮車中卓職云蓮
車組輓陸氏云蓮本又作連音蓮管子海王曰行

服連輕蓋漢書逆勾縣如淳音蓮車酌則知連與蓮
音義皆同也莊子連字皆音蓮說文連字又作輦徐鉉云俗作連
吾與女弗如也論衡引云吾與女俱不如也陳耀文
曰鄭元別傳元從馬融學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
女皆不如也曹操祭橋元云仲尼稱不如顏淵李
賢注引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
崔子鄭氏注云魯讀崔爲高今从古王充論衡曰仕
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
能別之蓋用魯論語之言徵鄭氏之注幾不知充

語何所指也
夫子矢之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虞翻周易注云矢
古誓字
古之賢人也古本作賢仁故鄭注云孔子以伯夷叔
齊爲賢且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且
有仁行者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吳曾論易爲亦君子處曰
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
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或云古五字如七見王

肅詩傳 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史記亦云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唐石經及釋文皆云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何晏注云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依注當有我字江熙注穀梁亦云我三人行必有我師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載唐石經云三人行三上多一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爲得蓋習于俗而忽不攷耳釋文云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本亦作必有陳司敗鄭氏以司敗爲人行本無賢愚依釋文云一本作必有通故以爲齊大夫

指巫馬期而進之仲尼弟子列傳云巫馬施字子旗呂氏春秋亦云巫馬旗今論語作期孔安國注云弟子名施案說文云施旗貌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古人名字相配故白虎通云聞名卽知其字聞字卽知其名古旌旗字無作期者當从史記作旗

誄曰孔注云誄禱篇名案說文引作譱云禦功德以求福从言㒸省聲鄭氏小宗伯注云譱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則知古文論語本作譱

驕疑高卽勉也春秋傳有顏高或以爲卽子驕案顏黃門家訓云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關者爾則高非子驕明矣

冕衣裳者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从古鄉黨篇亦然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說文曰冕或作絻从糸李善曰絻古冕字今論語作冕盍从魯論又說文弁作皃皃與冕字相似誤

包咸以冕爲冠或皃字之誤

求善賈而沽諸蔡邕石經沽作賈唐石經及釋文仍作沽玉篇又引作乃說文曰秦以市買多得爲乃

與衣狐貉者立陸德明云貉依字當作貊汗簡云古論語貉作貊淮南注云貊音涸

不使勝食氣說文曰飥小食也从皀乇聲論語曰不使勝食飥棟案氣本古餼字詳見左傳補注餼又與飥通禮記中庸云飥廩稱事鄭注云飥讀爲餼是飥與氣同古飥字作飥或省文作元見史記及說文

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後漢書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曰人不聞於其父母爲孝臣曰下不非其君上爲忠注論語云云聞非也言子騫之孝化

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卽諫枉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家君曰論語依此說爲允若如朱注未足爲孝也

仍舊貫釋文云魯讀仍爲仍今从古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釋文臣作忠云古文臣字本今作臣唐石經作臣棟案唐天后以西堊(乙)(丑)又作○壼忠蘭蘭乖丑又作丒圄代天地日月星君臣載初年正照證聖授載國等字以論語忠字攷之亦非盡出臆造而本篆書坐字見管子戰國策鶡冠子等書戰國策宋使者曰忠會錢請受邊城徐攻而留其日續玉篇云冏古文國字裁云章以圄爲國

詠而歸歸鄭本作饋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从古王充曰詠而饋詠歌饋祭也何晏从魯論作歸故不載孔注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咏而歸徐廣曰一作饋大史公采古文論語故作歸

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子騫不券鄭氏玫

工注云券今倦字也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荀子不苟篇曰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行其少頃之忿而蹙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楊倞曰蓋當時禁鬬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韓非子外儲說曰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惟其言而莫之違

鄒戰極極乎案說文屭古文磬故何晏注云此極極者謂此磬聲也史記載樂記云石聲硜硜乃磬字

今禮記作磬

匚欲菩其事必先利其器漢書梅福云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古文論語厲作利案春秋文七年傳云訓卒利兵是利與厲同

好行小慧鄭氏云小慧謂小小之才伹僞讀慧爲惠今從古案篆文叀與慧同漢書曰邑王清狂不惠

義作慧

且狂邦域之中矣漢書王莽傳云封域之中依孔注邦當作封古字邦封同或云封當作邦漢諱邦改爲封非也尚書序邦諸侯邦康叔義皆作封漢有上邦下邦縣字如封字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作封域也

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爲譬謂巧爲譬諭以求容媚徐彥曰今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

生而知之者上也楊方五經鉤沉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問曰孰生而知之乎荅曰聖人二儀覩判縣象列暉八風有序四氣鎔御覽曰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元黃彌綸天地之體窮竟有生之機瞻天爲師用醒己心故曰生知不亦審乎初學記

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作莧云本今作莞周易夬之九五曰莧陸夬夬虞翻注云莧山羊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是漢以來皆作莧唐石經仍作莞非也

吾其爲東周乎何晏注云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此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
鑽燧改火注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那昺曰
其解今亾隋牛宏云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書有
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 與今本同今作汲冢書非也 又云周書
月令論明堂之制殿垣方丈內水周如外水內徑
三百步尚書正義引月令云三日朏唐大衍歷
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
然先後之次則同然則月令篇歷隋唐猶丈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蔡邕石經無流字當因子張篇
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
訕上漢書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
無流字
惡果敢而窒者鄭氏曰魯論窒作室今從古案韓勃
脩孔廟後碑亦以窒爲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
室中同史記作室中徐廣曰室一作窒知室與窒
通
年四十而見惡焉蔡邕石經四十字作卌古鐘鼎文

罪于邦羙施猶劾也棟案劾者謂罪法之要辭不劾其親者所以隱其罪親親之義也古施弛字通叔夜棟案周有叔液鼎卽八士之叔夜也古文液或省作夜尚書大傳曰思之不容是謂不睿時則有脂夜之妖鄭康成注云夜讀爲液是古液字作夜今五行志脂夜字皆作液

子游曰蔡邕石經游作斿說文云於旌旗之游讀若偃古人名於字子游游旌旗之流也从从汙聲游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爲識何晏晉人改志爲識而古文遂與斿通大宰九貢八曰斿貢注云斿讀如囿游之游漢武班碑亦以斿爲游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陸德明云洒正作灑掃本今作埽棟案陸說非也說文曰洒古文以爲灑埽字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先鄭以爲洒當爲灑後鄭據古文論語定爲洒經傳中如毛詩弗洒弗埽洒埽庭內晉語洪備洒埽之臣皆古文也周伯琦六書正譌以灑埽字俗用洒失之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蘇林曰憮同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憮音武

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家君曰蘇解得之

賢者識其大者察邕石經識作志述而云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元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春秋僖廿四年傳云以志吾過又昭四年傳云且曰志之十三年傳云歲聘以志業皆古文識論語左傳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賈公彥曰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爲識而古文遂爲識何晏晉人改志爲識非古文以爲灑埽本

不可攷後人因循莫能是正可嘅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戰國策云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曰元元善也姚察漢書訓纂曰古者謂人云善人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棟案大誓云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則賚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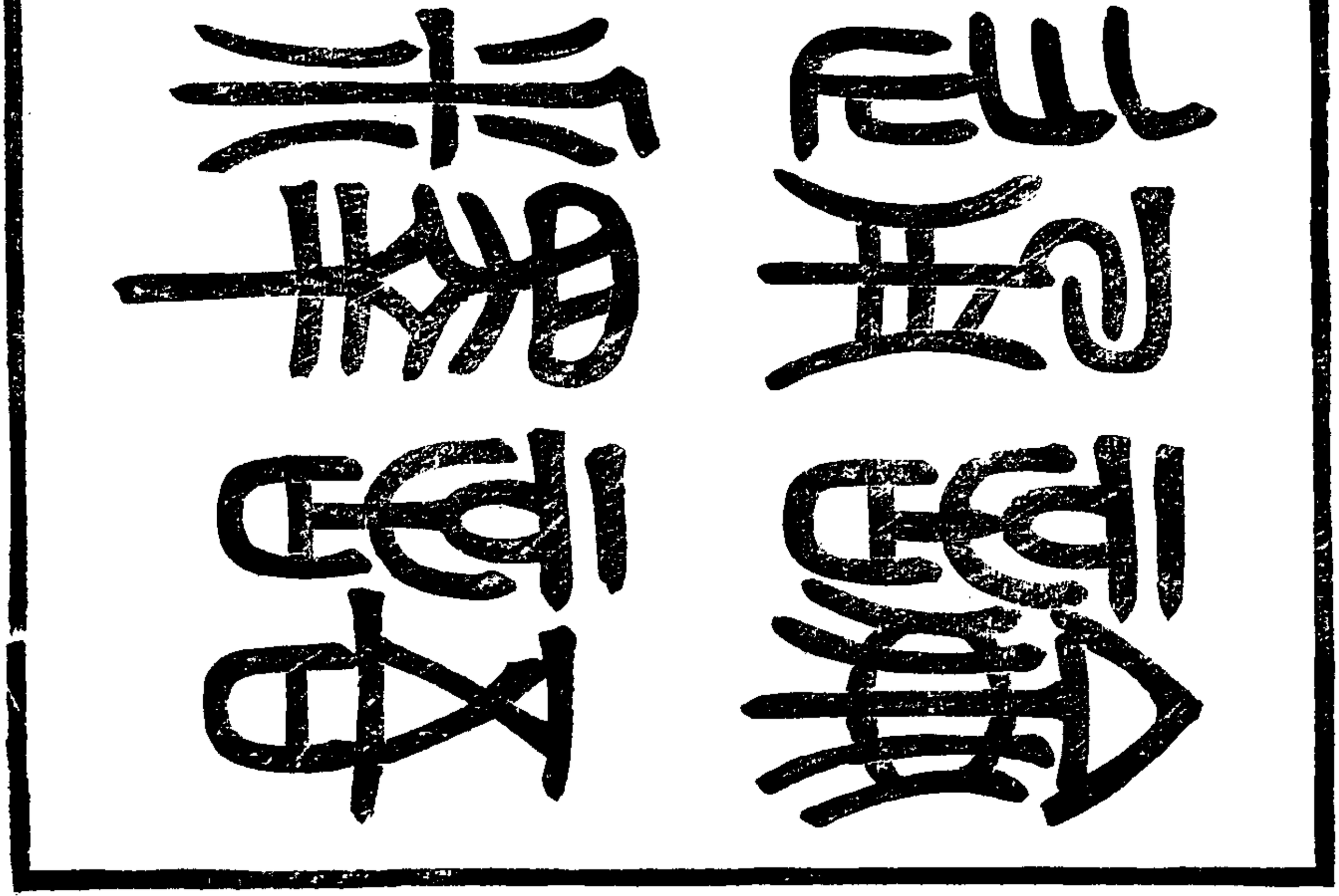
惠棟曰夫子言述而不作信哉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孔壁論語子張已下別爲一篇全書訓典論君臣雖人人爲黎元審矣何晏以爲有亂十人失之

言不廢言佞德則南國有人於邦人爲邦則曰誠

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遠詩可頌百官家宰邁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觀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文王官人大戴采之以爲記克己復禮爲仁左氏以爲古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今逸周書卽周志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邪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程典篇陳力就列不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耳

跋

論語一書令人童而習之有酒食先生饌惠定宇先正之曰饌當爲僎掎亟馬則而進之先生文王之曰期當爲旗論語有齊魯之異五十以學易齊論也魯論易作亦屬下句讀誤而儐亦齊論作歸字讀迴異何去何從安得先生一一舉正之翠嶽沈梓惠



論語通釋

江都焦循學

自周秦漢魏以來未有不師孔子之人雖農工商賈廝養隸卒未有不讀論語者然而好惡毀譽之私不獨農工商賈廝養隸卒有之而士大夫爲尤甚夫讀孔子書而從事于論語自少且至子老而好惡毀譽之私不能免則論語雖讀而其指實未嘗得讀論語而未得其指則孔子之道不著孔子之道所以不著者未嘗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也余嘗善東原戴氏作孟子字義考證子理道性情天命之名揭而明之若天日而惜其于孔子一貫忠恕之說未及闡發

數十年來每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且私淑孔子而得其指者莫如孟子復以孟子之言參之既佐以易詩春秋禮記之書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揚雄班固之說而知聖人之道惟在仁恕仁恕則爲聖人不仁不恕則爲異端小道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以此故其道大其事易自小其道而從事于難是己而非人執一而廢百詎孔子一貫之道哉嘉慶癸亥夏五月鄭柿里舍人以書來問未可與權適門人論一貫不知曾子忠恕之義因推而說之凡百餘日得十有五篇曰一貫忠恕曰異端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據曰君子小人統而名之曰論語通釋聖道之大未敢言知或亦遠于異端云爾

孔子以一貫授曾子曾子云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爲善舜子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惟克己斯能舍己故告顏子以仁告子貢以恕告曾子以一貫其義一也人惟自據其所學不復知有人之善故不獨邇言之不察雖明知其善而必相持而不

相下荀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後世九流二氏之說漢魏南北經師門戶之爭宋元明朱陸陽明之學近時考據家漢學宋學之辨其始皆緣子不恕不能克己舍己善與人同終遂自小其道而近于異端使明子聖人一貫之指何以至此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顏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卽大舜之舍己從人而孔子之一貫忠恕也孔子焉不學而無常師忠恕而已矣一貫之指曾子明之子貢識之而孟子詳之

大學言治國平天下而原之以格物中庸言贊化育與天地參而原之以盡性孟子曰舜明子庶物察于人倫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明庶物即物格知致也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是即盡性之謂也格物盡性正行恕之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執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人之性情即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例諸天下人之所習所學也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晏解一貫引此文而倒之以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韓伯康注易云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晏說同莊子引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此弼晏所

出也夫通于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人執其所學而強己以從之己不欲則己執其所學而強人以從之人豈欲哉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盡天下之性則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聖人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各得聖人之一體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一貫之極功也

董子曰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此言人與天一貫忠恕之道則人與己一貫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何也由一以通於十由一以通於二也若執一以持萬何二與十之有聖賢之學由一以推之有能推至十者有不能推至十者推至十而後爲物格而後爲盡性格物者行恕之功盡性者一貫之效大學謂之絜矩孟子謂之集義其功在克己復禮其道在善與人同由一己之性情推極萬物之性情而各極其用此一貫之道非老氏抱一之道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道之一以成一人之性合萬物之性以爲一貫之道一陰一陽道之所以不已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之義爲大爲全又爲一文王之純即孔子之所爲貫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三

子不同道其趨一也清任和其性也不同道即分於道也其趨一則性不同而善同矣孔子聖之時則合其不一之性而貫於一三子者分於道孔子純於道分於道者各正性命也純於道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孟子學孔子而性善之指正所以發明一貫之指耳

右釋一貫忠恕凡五條

唐宋以後斥二氏爲異端闢之不遺餘力然於論語攻乎異端之文未之能解也惟聖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貫之又曰爲不學無常師又曰無可無不可又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異端反是孟子以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爲執一而賊道執一即爲異端賊道即斯

害之謂楊墨執一故爲異端孟子猶恐其不明也而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必楊墨也聖人一貫故其道大異端執一故其道小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致遠恐泥卽恐其執一害道也惟其異至於執一執一由於不忠恕楊子惟知爲我而不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爲楊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楊楊已不能貫墨墨已不能貫楊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善與人同同則不異舞以同爲大故執一者異

則爲小農圃醫卜皆聖人所爲執之則小也許行並耕何非神農之教神農不執一於農故爲聖人許行專於耕則小道矣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

大學云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無異端之技則善與人同所以人有技若己有之也人有技若己有之庶幾含己從人之量所以無他技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根也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能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則

仁矣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小道也異端也執其一端爲異端執其兩端爲聖人

君子和而不同何也人各一性不可彊人以同於己不可彊己以同於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質異也故君子不同也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通天下之志君子以類族辨物曰辨物則非一物曰通天下之志則不一志不一志不一物而通之而辨之如是而爲同人斯君子所以不同也惟不同而後能善與人同

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爲異端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陳欽以爲沈溺所習玩守舊文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欽又以斥左氏者爲異家賈逵通五家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立大小夏侯三傳之異亦猶是也賈逵之言洵乎爲通儒矣

荀子曰凡萬物異則莫不相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皆備則不蔽矣董子曰川瀆之瀉於海也異孔而同

歸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尙何異乎惟可其所可不可其所不可斯爲異端耳

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曰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

法言問道篇云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注云他異端也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又學行篇云一閈之市不勝異意爲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爲一閈之市必立之平一

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咸曰非謂異端之術光曰習小道者安於所習不知其非

右釋異端凡八條 班彪旁貫異聞異而能貫則我不異矣 班固二字古亦通稱諸葛長民貽劉敬宣書曰盤龍狼顧專恣白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是以異已者爲異端不必學術中有是名也

孔子告子貢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恕告仲弓又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仁記曰恕則仁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曰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求仁必本於彊恕求仁莫近則違道不遠也約我以禮卽復禮克己復禮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勿聽勿視勿言勿動也勿聽勿視勿言勿動克己也非禮則勿聽勿視勿言勿動是視聽言動者皆禮也是復禮也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弗畔卽不違道後漢書臧洪云使主人少垂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以克己爲忠恕甚合孔子之指

子貢問博施濟眾爲仁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民之所好好之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民之所惡惡之也博施以濟眾有己之見存也立人達人無己之見存也民無能名堯之大所以如天孔子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其兩端

鄙夫之兩端也不使天下之學皆從己之學不使天下之立達皆出於己之施忠恕之道至此始盡聖人之仁至此始大一貫之指至此合內外出處而無不通以此治己以此教人以此平治天下均是仁也均是恕也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與克己何以別乎曰克己所以爲己也荀子詳之矣入乎耳著乎心爲己也入乎耳出乎口爲人也學者羣居人所言每不耐其終務欲使己之口譊譊此卽不能克己卽是不能爲己故曰仁者其言也訒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推己以及人莫先於父兄故孟子曰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而宰予欲短三年之喪孔子曰予之不仁即予之不恕不以父母懷子之三年而推及於居喪盡禮之三年也惟仁即恕故孟子曰仁人心也以此心推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所以爲仁政

因己之克知人之克因己之伐知人之伐因己之怨與欲知人之怨與欲克伐怨欲情之私也因己之情而知人之情因而通天下之情不忍人之心由是而達不忍人之政由是而立所謂仁也知克伐怨欲之私制之而不行無論其不可强制即强制之亦苦心潔身之士有其一不可有其二以己之制而不行例諸人其措之天

下必不近人情必不可以平治天下故孔子曰可以爲難矣難之云者言不可通諸天下也孔子之言仁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推己之心以及於人至易而無難無煩强兄力不足者推己之心以及於人至易而無難無煩强制其情也惟其難斯不可爲仁董子論仁曰其事易誠得孔氏之指哉孔子不取沮溺丈人微生畝孟子不取陳仲子誠以其不能及物而爲仁也呂覽曰孔子貴仁仁以及物言孤介自處不能及物非孔子所貴矣

容齋隨筆云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爲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然則巧令何以鮮仁非禮勿言則不巧非禮勿動則不令勿言勿動爲仁則巧言令色何

得有仁

司馬牛問仁以爲之難爲仁何也推己以及人故可以爲不忍故爲之難强己以制己而不可通乎人故可以爲難爲之難者恕也可以爲難者孤介自處之士也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何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未能者難也先之恕也不以難遺人不以獲先己則克己爲仁矣爲之難即有勿聽勿視勿言勿動之意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何以仁在其中博學即博我以文篤志切問近思即約之以禮中庸言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審則切愼則近篤志而後篤行是擇善固執之功孔子稱顏淵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擇乎中庸即擇善也服膺勿失即固執也

孟子稱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或以孟子主文譎諫斷章取意非也孟子之學全得諸孔子此即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義必不好貨而於百姓之饑寒怨曠漠不關心則堅瓠也克伐怨欲不行所以不得爲仁也於此可以知仁於此可以知王道孔子以管仲爲仁而不取召忽之死以爲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曰殷有三仁焉何謂也三仁者

非指去奴死而言也商紂時天下不安甚矣而微子比干箕子則皆能安天下之人故孔子歎之謂商之末有仁者三而紂莫能用而令其去奴且死也仁非指去奴且死矣諫而從則天下可安天下安則君父安諫而不從則死慮其死而不願天下之安不顧君父之安是求生以害仁也比干不死而仁自存仁不在死也後世以死爲仁於是侮君父而甘就斧鑕曰吾殺身成仁也夫臣之於君猶子弟之於己子弟大聲疾呼揚己之過於前己能安之乎己不能安於子弟而欲君安於己是己所不欲而施之君父也可謂恕乎不恕則不仁而且曰吾殺身以成仁也不亦妄乎至生平無安天下之量而徒能死石之紛如徒人費其人也忠於所事則然不可謂之殺身成仁矣

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其去魯則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師已以告季桓子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出疆必載質與令尹子文正相反孔子貴仁而所行如是子文焉得爲仁孔子於由求赤三子曰不知其仁不以仁許三子亦非斷以爲非仁也於子文陳文子曰未知焉得仁則已斷其不得爲仁矣

右釋仁 凡十一條

聖之爲言通也通之爲言貫也荀子曰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又曰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貫子曰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謂之聖人大戴記曰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性情者也聖人以通得名非智無以通非學無以智非恕無以測萬物之性情非能測萬物之性情無以應變而不窮則萬物莫足以傾之子貢曰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賈子之說本此

舜之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卽舜之舍己從人與人爲善

孔子歎爲大智智崇屬乾大卽元也孟子稱孔子云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始亦元也舜之大智文王之純亦不已孔子之始條理皆合乎乾之元乾之元則爲一貫爲聖人

洪範曰睿作聖睿屬思雖與貌言視聽並舉而實統乎貌言視聽者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心之所同然耳羞思則睿睿則聖聖則不思而得得卽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理爲條理義爲事宜其端千變萬化非思之無以得其所同得其所同則一貫矣

魯人稱臧武仲爲聖人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蓋智明於事聖通於理兩者相似魯人誤智爲聖耳智有小智有大智聰明足以燭物才識足以定慮一人之智臧武仲之智也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大智也舜與孔子之智也智兼仁則大大智卽爲聖人

孔子於六德之中尊聖聖之在六德猶孝之在六行也孟子於聖之中尊孔子爲聖之時而清任和亦可稱聖人又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化卽聖之時聖旣爲大而化矣復泛乎清任和者孟子引人爲善之心也故曰性善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孔子則第曰性相近也堯舜其猶病諸蓋有管仲之仁仁而至於堯則仁卽聖也有臧武仲之智智而至於舜則智卽聖也有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聖聖而至於孔子則聖乃統乎智仁也孔子對樊遲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舉舜湯以明之此聖道之要而一貫之全也故合智仁而爲聖則聖爲至聖合聖仁以爲智則智爲大智孔子尊聖於仁孟子尊智於聖其義互相發耳

右釋聖凡五條

聖人之道以大爲歸故曰大哉聖人之道孔子稱堯舜禹皆曰巍巍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非大不成聖人也中庸曰仲尼之道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曰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故聖人亦曰大人爲農爲圃者曰小人言必信行必果者曰小人天無不包地無不載所以爲大其問五行百物皆盡於天地天地皆得而容之而五行百物則各有得而各不相合天自以行健不已者全乎一陰一陽之道聖人一以貫之聖人之所以合天也

孔子之道貴大而不言精荀子言未有兩而能精孔子道在一貫不主執一故不言精也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仁者安仁是亦精矣孟子言大而化之又言仁在熟之而已矣曰化曰熟卽精之謂也但大而化之非執而精之也就一事而熟之爲精統萬物而貫之爲化無所執故無所成名無所成名故大

右釋大凡二條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與學並舉矣乃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然則聖人用功之序先學而後思蓋學爲入德之始功思爲入聖之至境

聖人恥夫不知而作者欲天下則古昔稱先王立辟雍成均而名之曰學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

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言始立學者必奠於先聖先師其所學則小樂正學干戈羽籥學禮冬讀書大率皆誦法古人效之事也孔子自述曰好古敏求曰信而好古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譏其佞舍讀書好古而言學無所爲學矣

聖人之學在好古又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必逮夫身何也惡其執也執己則自專自用執古則生今反古皆爲執一而害道

孔子貴仁仁而智乃爲聖人智本於知知本於學故治國平天下本於格物致知格物致知乃爲大學之道大學名不學法不知法也雖一技之微不入其中而習之終不能知謂明其一卽可通於萬豈然也哉

右釋學凡五條

學者聖人一貫之學也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不信有所執而不信也盡信亦有所執而盡信也孔子教人述古孟子教人不泥古不泥古斯能述古也

博博必成於習

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會子曰博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會子闡而明之云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學記論考校之法五年視博習親師然則時習者非習一端而已習必繫乎一端而博達之先一而後博則異端之指趣聖門相傳之要董子未聞

荀子曰博學而日三省己又曰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多乃一則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一則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何也重多者惡執一也執其多於己仍執一也一以貫之何多之有

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此見大戴記勸學篇引詩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此所謂一卽中庸所謂誠中庸言達道達德九經皆所以行之者一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一之謂也卽曾子所謂習孔子所謂時習韓詩外傳云莫愼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右釋多凡六條

聞見之外有不知聞見之內亦有知之有不知故荀子曰聞之不如見之見之不如知之又曰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惠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聖人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蓋異端者生於執一執一者生於止知此而不知彼止知此而不知彼知之爲不知則不執矣知其所知也知其所不知亦知也執一者知其一端不復求知於所不知不知非力不足以知之也以爲此不知者不必知者也不必求知而已知其非也有遊武林者曰天下不復有此山水及酉人桐廬歷武夷羅浮乃以爲天下之勝不一武林或不食瓠有羹焉啜而嗜之問云何主人曰瓠也執其所知而屏其所不知其瓠羹之謂乎或論力此曰甲強彼曰乙強此不識乙彼不識甲先入者主之也已而互識之復論力此曰乙強彼曰甲強此於甲非深知彼於乙非深知新者得而問之也若是者皆不知者也人不知而不慍何以爲君子己有所知不忌人之所知則己有所知自不慍人之所不知也忠恕之道推而通矣

右釋知凡二條

能與耐通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所生而後謂之能能者久而不變出之有本能竭其力非一時偶竭也能致其身非一時偶致也知之明養之素守之定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斯可爲能子夏曰月無忘其所能忘則非能矣能則不忘矣能而忘未可爲能也能本於習未習而以氣任之曰吾能至於其進銳其退速此不能之甚者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則能矣

右釋能凡二條

權之說始於孔子而詳於孟子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者以其常也權者以言變也謂虞仲夷逸廢中權

隱居放言非道之常處亂世而以此全身故爲中權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又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夫男女授受雖非禮尚不宜於豺狼自拘於禮而任嫂之死於溺則爲豺狼是禮輕而援重溺時援之不溺時仍守不授受之禮故謂之權娶妻如何必告父母禮也常道也告則不得娶以懟父母且至於無後無後爲不孝之大不告雖非禮而不至不孝是告輕而娶重故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任人問屋廬子曰食色與禮孰重而詰之曰以禮食則不得食以親迎則不得妻夫親迎之不得妻猶之告則不得娶也不告而娶舜行之矣則娶妻固有不必待親迎者誠以迎

輕而娶重也孟子曰紓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紓則不得食則將紓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又顯示之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權之義分之析之至明至盡矣親迎禮也常道也不親迎變也不親迎則不得妻不得妻則失男女之時絕祖宗之嗣其不避百倍於不親迎雖不親迎可也摟其處子則強暴淫亂之夫王者所誅君子所不齒寧無妻不爲也孔子竟未逢掖其常也微服過宋權也必儒衣儒冠以嬰桎魋之鋒是輕生也是傷勇也一時微服過此不微服故爲權子羔處難而不

由竇則孔子以爲愚爲不知權也曾子易簀未安而終不易則終無易時雖死而不可怠微服則不死不微服則死不敢苟於死也易簀固死不易簀亦死不敢苟於安也

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遲緩則突可故出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

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董子竹林辨其事曰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董子爲公羊家學故其發明權之義如此以余衡之其說正相反逢丑父可爲知權祭仲之權非權也齊頃公之遁無異孔子之微服過宋祭仲爲宋執不

從則將殺仲而忽不必即死仲爲身計耳何足以爲權耶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又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故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己先失道天下尙何可援己先枉王霸之功尙何得成此其分辨也明矣虞翻說易漸卦云三動失位三已得位又變受上權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宜無怪焉欲正人之不正先自居於不正而後受上之易焉此正陳代枉尺直尋之說何得爲權

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一者不知有忠恕之道不能自貶損則至害道而害人如執於禮而視嫂之溺而不拯不欲賤其君而使君止於敵執一端以至於害人既害人而道亦害忠人所以重能權也荀子曰人無動而不可不與權俱

董子曰陽爲德陰爲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經用於盛權用於末此以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夫立人達人聖人之仁恕也賊盜奸宄足以害人刑之正所以立人達人也夏楚以收其威笞撻以懲其咎刑之正所以立之達之也徒用德而弛於刑轉或害人而害道矣以刑爲權擬未必當然非知經權之道未可與言刑也

劉劭人物志曰衛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此所謂權權謀術之權非聖人所謂權也聖人之權正無損於公正也孟子所謂機變之巧此不可以爲權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權在其中矣

毛公詩傳云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柳下惠之事亦見荀子所謂與後門者同衣國人不稱其亂是也三事不同魯男子之峻近於楊柳下惠之可近於墨顏叔子之辟嫌近於子莫執以爲均未可執也納之則生不納則死不可效魯男子矣納之固生不納亦不至於死不可效柳下惠矣有儒者讀書古寺有女子凍於門掖而至己榻

覆以衾溫而甦之己乃露坐終夜是科鄉薦如有鬼神或以爲救女子之報此卽柳下惠嫂女同衣是時效叔子之使執燭有不可者矣毛公舉魯男子之事爲畏讒者證綱以爲正未可執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矣雖閉戶可也設有時鬬在鄉鄰非我救之則別無能救者將閉戶而聽其鬬而死乎陳恆弑孔子沐浴請討鬬固在鄉鄰矣是非可執而已也權在其中矣

右釋權凡八條

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孔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爲硜硜小人則不必信必果爲大人趙岐曰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不必果爲大人趙岐曰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邵武士人疏之云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是不必信也佛肹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義重而信輕亦權乎曰義與權相近而實不同也義者常道也權者暫道也攘羊而證爲直在父子之閒則宜隱宜隱者常道也非暫道也父子之閒則必有此不必信之道也孔子與蒲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此權也猶微服而過宋也今日遭魋之難而微服過之明日無魋之難則不微服也與蒲盟

君長之設所以平天下之爭也故先王立政之要惟在於禮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天下知有禮而恥於無禮故射有禮軍有禮訟獄有禮所以消人心之忿而化萬物之戾漸之既久摩之既深君子以禮自勝欲不治得乎後世不言禮而言理九流之原名家出於禮官法家出於理官齊之以刑則民無恥齊之以禮則民且格禮與刑相去遠矣惟先王恐刑罰之

右釋義凡二條

不中務於罪辟之中求其輕重析及豪芒無有差謬故謂之理其官卽謂之理官而所以治天下則以禮不以理也禮論辭讓理辨是非知有禮者雖仇隙之地不難以揖讓處之若曰雖伸於理不可屈於禮也知有理者雖父兄之前不難以曰舌爭之若曰雖失於禮而有以伸於理也今之訟者彼告之此訴之各持一理譊譊不已爲之解者若直論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說以名分勸以孫讓道酒相揖往往和解可知理足以啟爭而禮足以止爭也是故克己爲仁克己則不爭不爭則禮復矣

明儒呂坤有語錄一書論理云天地間惟理與勢最尊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卽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此眞邪說也孔子自言事君盡禮未聞持理以與君抗者呂氏此言亂臣賊子之萌也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非無訟之難而聽訟之易也聽訟者用一己之聰明卽子貢博施濟衆之義也無訟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道以德齊以禮非難於道以政齊以刑德禮不足以自見也

博我以文多學而識也約我以禮一以貫之也惟多學而識之不可以一端盡之不可以一已之然後約之以禮以禮自約則始而克己以復禮既而善與人同大而化之禮以約己仁以及人約己斯不執己不執己斯有以及人仁恕禮三者相爲表裏而一貫之道視此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兩家之說禮可謂要矣曾子立事曰君子既習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能讓復禮之效也

右釋禮凡五條

或謂孔子重事功非也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才德兼也宗族稱孝鄉鄰稱弟則窗舍才而取德矣言必信行必果硜硜小人猶勝於從政之斗筲孔子豈專重事功哉然則栖栖者何也曰仁也聖人以及物爲心非天地位萬物育不足以盡及物之功非得君不能以盡安人安百姓之量故語丈人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其義者卽行義以達其道也楊子爲我孟子以爲無君欲潔其身則爲我之謂也亂大倫則無君之謂也

盡聖人之學舍己以從人聖人之心修己以安人子使漆雕開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未能信者未能信及物之功也子路之治賦冉有之理財共職而已不可爲仁未信而不欲仕則志不在共職而已此夫子所由說也惟孔子自信其能位天地育萬物有安人安百姓之量而後仕以行其道然不合則行未嘗終三年淹然則聖人之仕欲行其及物之功而非徒異於沮溺丈人不仕而已也孟子善學孔子亦善言孔子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眞知孔子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然則隱非徒隱仕非徒仕徒隱則老農而已矣徒仕則鄙夫而已矣

韓昌黎曰天授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也此深得聖人之意然必自有餘乃可已方不足何以補人所以學而後仕智而後仁顏閔不仕於私家非私家不當仕也不足以盡其志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豈百里才而徒爲季氏效其職者故辭之也大抵仕之道有共職有行道共職具臣之仕也行道大臣之仕也職有多端各能其能器而使之是在君子無所能以共其職則不仕故子羔爲費宰孔子以爲賊夫人之子使漆雕開仕是開已能共其職但未足如顏閔之爲王佐才耳學者學優而仕雖抱一技以共職而有用於世可也使方爲未學之子羔已空擬安人安百姓之量兵刑錢穀且有未知其弊也詎惟尸位素餐而已哉

右釋仕凡三條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惟德曰據德貴實有諸己故據之不可終食之間違仁故曰依藝則游而已謂之游則不據矣近之學者以考據名家斷以漢學唐宋以後屏而棄之其同一漢儒也則以許叔重鄭康成爲斷據其一說以廢衆說荀子所謂持之有故持之有理而充塞之故孟子力闢以存孔氏之學荀子謂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於是非十二子由秦及漢儒道消亡聖人之教微武安侯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而經學遂興公孫宏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然聖人一貫忠恕之指莫之能明也各經其經各師其師石渠之議同異互執孟喜改師法遂不見用江公與王式同爲魯詩至嫉而相詈嚴彭祖與顏安樂同事眭孟而各持所見譬諸五季之亂各據一地據淮南者不復至吳越據楚漢者不復至孟蜀揚子雲惡夫當時之習作法言以正之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又曰一閧之市不勝異意一卷之書不勝異說人各是其所

是而非其所非又曰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子雲之說蓋指西漢諸儒言之班固作藝文志別文藝九流而說之曰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學者之大忠也然東漢諸儒執一尤甚曹褒持慶氏禮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何休墨守公羊作左氏膏肓穀梁廢疾范蔚宗論鄭康成曰東京學者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康成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又儒林傳論曰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譌雜至有分爭主

庭樹朋私里黨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蓋東都之學至鄭氏始通其師則京兆第五元先東郡張恭祖涿郡盧植扶風馬融不專於一師其學則京氏易公羊春秋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韓詩三統歷九章算術而不名一物其箋詩主毛而屢易其義注儀禮則兼用古今文注周禮則兼采杜子春鄭眾之說而案以己意子夏喪服傳且駁正之注詩不必同於注禮前說與後說殊雖一己之言不拘於一誠能述古而不泥古博而能貫得乎聖人之意王肅孫毓不知鄭義或相爭難至於南北分途門戶異立庶學士元行冲作釋疑引

比於我老彭未嘗屏之也於此見聖人之大而一貫忠恕之道由此其推也

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聽視言動皆立於禮所以言執執禮猶據德也若詩書則不執矣孟子言學詩之法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言讀書之法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何據之有

右釋據凡二條

聖人之名取其能通君子之名取其能□能統一國則君一國能統天下則□□□

不黨羣而不黨而後□□□

論語魯讀攷

何晏集解序曰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
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漢末
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陸氏
釋文曰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
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案
鄭所据者張侯論不純乎魯而言魯讀者
以魯爲主故也所讀正五十事見于釋文者二十
三事而已皆從古者也其從齊者當有二十七事

而釋文不載何邪豈陸氏時鄭注已多佚脫魯讀
或尚有之而齊讀盡缺邪新論言古論文異者四
百餘字則鄭之從古亦僅矣今取魯讀者其異同
附以石經殘碑爲書一卷癸未初夏新田甫書

學而弟一

傳不習乎

魯讀傳爲專今從古　養原按說文寸部尃六寸簿也左傳桓公二年亥冕黼斑注斑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正義曰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卽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秦宓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今按笏與尃其用同而大小有別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尃則六寸而已有所聞見輒疏記之以備忽忘暇則筆之於書時時省覽所謂習也或疑尃爲傳之省文非也古文省今文繁古文多假借今文多用本字今古論作傳而魯論作尃其非同字明矣

公冶長弟五

可使治其賦也

釋文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　養原按梁武說必有所據鄭注不言殆改魯從齊乎傳疑當作傳讀爲傳別之傳傳與賦聲相近

崔子弒其君

魯讀崔爲高今從古　惠氏棟曰王充論衡曰仕官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

能別之蓋用魯論語之言微鄭氏之注幾不知充
語何所指也　養原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齊崔
杼弒其君光三家經文皆同無高子弒君之事故
不從魯讀

述而弟七

吾未嘗無誨焉

魯讀爲悔字今從古　養原按周易繫辭上　慢藏誨
盜釋文誨虞作悔謂悔恨是誨悔古字通

五十以學易

魯讀易爲亦今從古　惠氏曰君子愛日以學及
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
過此聖人之謙辭也　養原按易在支佳韻亦在
魚虞模韻各爲一義不相假借又按史記孔子世家云
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
我於易則彬彬矣蓋古文說也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養原按誠正同音異字各
爲一義

君子坦蕩蕩

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　養原按惠氏釋文云鄉
黨篇亦然　惠氏曰說文曰　慢藏誨盜　繫辭上
云宛邱云子之湯兮傳云湯蕩也案湯本古蕩字
王逸引此詩正作蕩云蕩猶蕩蕩無思慮皃也古
又以蕩爲湯地理志河內蕩陰縣小顏音湯

子罕弟九

弁衣裳者

魯讀弁爲絻今從古　釋文云鄉黨篇亦然　惠氏曰說文曰
冕或作絻又說文弁作皮皮與冕字相似包咸以
此非冕　養原按說文皃部弁或皮字鄭氏注經但
正其讀不論字體使古論作弁魯論作皮即非異
讀不必言之矣凡言讀爲者皆異字而假借者也
若本是一字不得云某讀爲某若四之爲三廟之爲庙體體同字不得云庙讀爲庙三讀爲四也惠說殊不然今本依包咸本作冕蓋出何晏之意不從鄭說

鄉黨弟十

下如投

魯讀下爲趨今從古　養原按古者如而互通若

毛詩都人士　垂帶而厲箋云而亦如也此一之通如
者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左氏傳曰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劉歆以爲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此如之通而者也
此節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與上入公門三句同
各以兩句七字爲形容之詞文義已足復益四句
無乃太繁且既曰平衡則不得言上下若以上下
爲不上不下卽不得分捊授兩形也猶倨句中矩
也故總言中矩若云倨中矩句謂不倨不句
中鉤分擬兩物卽是有倨有句竊意上如揖下如
授兩如字當讀爲而揖與授乃實事非虛象聘禮

賓入門三揖謂入門將曲揖旣曲北面又揖當碑
揖當揖之時不得不稍上其手故曰上而揖也旣所謂授
而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三退負序進授玉于中如爭承故
堂與東楹之閒斯時不得不稍下其手
曰下而授也勃如戰色兩句乃形容上揖下授也
聘禮記云上介執圭如重授賓卽如不勝之謂賓
入門皇卽勃如戰色之謂升堂讓將授志趨卽足
蹜蹜如有循之謂故彼注全引論語此文以爲證
也魯論趨如授與將授志趨同意若解作趨似授

則不辭矣此讀如爲而之證但與上句不對故鄭
從古文作下
瓜祭
魯讀瓜爲必今從古　養原按瓜必形相侶易致
淆譌魯讀義似較長鄭必從古者以玉藻有瓜祭
故也
鄉人儺
儺魯讀爲獻今從古　養原按禮記郊特牲鄉人禓
注禓或爲獻或爲儺惠氏棟曰獻讀爲莎又讀爲

義義音我聲近儺
君賜生
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養原按周禮庖人注云始養
之曰畜將用之曰牲下言必畜之故從古文作生
車中不內顧
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　養原按文選東京賦車
中內顧薛綜注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今本
賦中仍有不字非也
先進第十一

仍舊貫

魯讀仍爲仁今從古　惠氏曰揚雄將作大匠箴曰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用魯論也

詠而饋

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養原按論衡明雩篇詠而饋饋祭也歌詠而祭也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王充此論乃古文說史記伸尼弟子列傳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蓋因古論與魯論文異故傳錄者兩存之饋歸音同古字通用陽貨篇歸孔子豚古文亦作饋孟子曰饋孔子蒸豚是讀歸爲饋也聘禮歸饔餼五牢聘禮歸作饋禮記夕夫人歸禮古文皆作饋是饋爲古文歸爲今文也然說文食部有饋字又有餽字饋字注云餉也餽字注云吳人謂祭曰餽如王充說則饋當作餽說文食貨志下千里負擔餽饟師古曰餽亦饋字既可讀餽爲饋則亦可讀饋爲餽

矣今本仍依包咸作歸此亦何晏所定孔傳而從魯讀可疑

顏淵第十二

片言可以折獄者

魯讀折爲制今從古　惠氏曰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墨子引云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折與制古字通○墨子見尚同中篇　養原按大戴禮保傅不中於制獄亦以制爲折

衞靈公第十五

好行小慧

魯讀慧爲惠今從古　惠氏曰漢書昌邑王浩狂不惠義作慧　養原按慧惠通用至唐猶然列子周穆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後漢書孔融傳將不早惠乎章懷及殷敬順皆無說盍以爲不待言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古皆無此章　養原按古上疑脫齊字

謂之躁

魯讀躁爲傲今從古　養原按躁傲雖同在蕭宵
肴豪韻各爲一義不相假借也躁說文作趮在走
部徐鉉曰今俗別作躁非是然則此躁字亦非孔
子壁中原文
陽貨弟十七
饋孔子豚
饋魯讀爲歸今從古　說見前
古之矜也廉
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養原按劉邵人物志九徵温

直而擾毅木之德也剛塞而宏毅金之德也愿恭
而理敬水之德也寬栗而立土之德也簡暢而
明砭火之德也此以五行配九德宏毅當作彊義
簡暢而明砭卽咎繇皋之簡而廉也蓋古字廉砭
通用貶與砭俱從乏得聲故廉又通貶
天何言哉
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養原按夫爲字之誤一曰
逸論語曰玉粲之瑮兮其璋猛也又瑩字注引逸
論語曰如玉之瑩秀水朱氏以爲卽齊論之問王
非也凡不立於學官者則謂之逸古文終漢之世
手指而示之

惡果敢而窒者
魯讀窒爲室今從古　惠氏曰韓勑脩孔廟後碑
亦以窒爲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窒中同史記
作室中徐廣曰室一作窒
微子弟十八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養原按
憲問篇曰斯已而已矣陽貨篇曰期可已矣下章
曰其斯而已矣語勢相類魯論蓋涉彼文而誤上
句既無而字故下句亦無而期其古蓋通用陽貨
一本作其　莊子人間世載接輿詞曰已乎已乎
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此與古論頗合但
改而爲乎耳
堯曰弟二十
孔子曰不知命
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養原按說文玉部璚字注引
逸論語曰玉粲之璚兮其璚猛也又瑩字注引逸
論語曰如玉之瑩秀水朱氏以爲卽齊論之問王
論語曰如玉之瑩秀水朱氏以爲卽齊論之逸古文終漢之世
非也凡不立於學官者則謂之逸古文終漢之世

不立學官故古文尚書二十四篇謂之逸書古文禮三十九篇謂之逸禮論語雖不在五經之列而古論亦世所不行然則逸論語乃古論非齊論也此章魯論所無鄭從古而存之則亦逸論語也魯論篇最少古論復分爲兩篇論堯曰篇財兩章比他篇最少古論復分爲兩篇則益寥寥矣此兩篇內逸文必多不止此章及說文所引數句而已韓詩外傳六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按公羊文二年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何氏注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疏云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葢古文作問社今文作問主鄭於經文雖不从古而其義則以古文參之知問主者問社主也公羊疏此段足以考證魯讀故附識之惠定宇氏乃以此疏爲非何耶

石經殘碑見洪适隸釋小字俱洪氏說　凡

漢儒傳經各有顓門熹平刻石惟以一家爲主然自魯詩及公羊春秋外俱不言所主何家唯論語篇末有總記云凡廿篇篇數與魯論合則知其爲魯論也中載包周有無異同之說意東京治魯論者不止包周故廣記以備參攷猶公羊碑之載顏氏耳文字與今本不同者四十餘科今本爲何晏所定已非漢儒之舊俗本流傳又復訛舛其異同本不足校唯因此殘碑略存魯讀亦後學之幸已今取隸釋所載備錄之併釋其可知者附魯讀攷之後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佗下缺本本立缺一字道生孝下缺

曰道千乘之國敬事下缺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下缺

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下缺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下缺

與意板本作抑予之與子贛板本作貢曰夫子缺五字叹得之夫

子之求之也下缺

按大戴禮武王踐阼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孔氏廣森補注云意古通以爲抑字卽引此碑爲證又毛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簋云抑之言噫又曒印趙撝叔哲婦簋云

懿有所痛傷之聲也疏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尙
書金縢噫公命我勿敢言釋文噫於其反馬本作懿
猶億也禮記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爲之也疏云疑而不
定故發聲爲億釋文云億本又作噫音抑毛詩周頌
噫嘻釋文作意嘻云意又作噫同國語楚語上於是
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韋昭注云懿詩大雅抑之篇
也懿讀曰抑意抑噫億懿五字古通用又按予
今本作與洪氏失注儀禮士喪禮抽扃予左手兼執
之注云古文予爲與是予爲今文也故魯論作予

餘詳儀禮古今文異同 臧氏琳經義雜記二說文貝部貢
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貝竷省聲是貢贛不
同依說文當爲贛贛卽贛之譌體子貢名賜故字
子贛作貢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贛見師
乙而問焉祭義子贛問曰子之言祭尙存古本餘
則多爲後人改易矣
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缺五字 禮節之亦不
板本有行下缺可字
焉可謂好學已矣板本作也已下缺

而無諂富而無驕下缺告諸往而知來下缺
人之不下缺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缺
乎板本作于學世下缺
翟氏灝四書攷異阮芸臺論語校勘記曰此經自引詩書
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爲于疑屬乎字傳寫誤
漢石經論衡實知篇作乎而朱注亦云志乎此可
思也養原按說文十部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又卉
卅三十井也古文省石經凡二十三十字俱并作

廿卅法古文也唐石經亦然世卽卅字今本作三
十而洪氏不注以其爲石經通例不必注也
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缺一字何下缺曰生下
缺之以禮祭下缺葬
按毋今本作無洪氏失注儀禮士昏禮記夙夜毋違命
注云古文毋爲無則毋乃今文也魯讀爲毋宜矣
以別
按別下今本有乎字此或無或缺洪氏失注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缺勞有下缺孝下缺

庾哉人焉庾板本有哉字
按次句無哉字蓋誤脫也無別意
子曰溫故而知下缺
子下缺
子贛問下缺
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下缺
子下缺
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下缺
之下缺
子曰書云孝于板本作乎惟孝友于兄下缺

釋文亦作孝乎云一本作孝乎養原按孝乎惟孝
猶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若作于則費解矣皇侃
疏雖云于於也究不能明言其義考夏侯湛兄弟
誥晉書五十六文選引此文皆作孝乎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下缺
已上爲政篇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林缺十字與下缺
與對曰不然子曰缺五字山不如林放缺九字
也射下缺
曰起予板本有者字商也始可下缺
子曰下缺殷禮吾下缺
也知其說缺三字天下也其缺一字示諸斯乎下缺
如神在下缺

於二代郁郁乎 下缺

大廟下缺子知禮下缺禮缺

也下缺

叹柏周人叹栗曰使民下缺

往下缺

門國板本作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缺一字管氏下缺知禮下缺

洪氏曰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

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

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爲兩君之

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

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違避此諱也養原按書邦

作國自是避諱尚書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

用韻之句漢書地理志序引書協和萬國此避諱

之證其或不避者所謂史駁文也

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缺二字出曰下缺無道也久下缺

觀之哉 凡廿六章已上八份篇

人

一本不必盡同魯讀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下缺顛沛必於是

子缺二字未見好仁板本右者字惡不仁者好仁者無叹尚

之下缺

皇侃疏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廉恥見仁者既不

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覩其

人也養原按如范氏說好仁惡不仁非兩人也魯

讀似近之

過也各於其黨缺二字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缺

子懷刑小人懷惠

按說文井部刑罰舉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泆也井亦

聲又刀部刑到也从刀幵聲經典刑通作刑惟此猶

用本字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下缺

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下缺

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缺一字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愛於缺一字父母板本有乎字
按乎字似不可省蓋誤脫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下缺
君子板本有亦字有惡乎子曰有板本惡字缺惡稱人之惡者
惡居下板本有流字而訕上者惡下缺
按魯讀無亦字惡字視今本爲簡當與上章君子
正同玩皇侃疏尚勇乎句法
亦似無亦字惠氏曰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

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
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卅板本有而字見惡爲其終也已凡廿六章已上

惠氏曰古鐘鼎文四十字皆从卅今石經猶然鄭
注孝經云卅猶三十也行步不逮縣車致仕養原按
說文有廿字卅字而無卅字林部棽字注曰從大
卅數之積也段氏注云卅篆不見於本書未部桂
下曰卅又用卅字卅爲四十并猶廿爲二十并卅
爲三十并也
枉道而事人何缺一字去父母之國板本作邦
子曰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下缺
子曰鳳兮鳳兮何而板本無而字德之衰也板本無也字
可諫也板本無來者猶可追也板本下闕
案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
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亦有兩也字惠氏曰如與而古字通

執車板本作與者爲誰子板本無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
丘與曰是板本有也曰二字是知津矣下缺若從避作辟板本作世之
士哉櫌板本作耰不輟子路板本有行字以告夫板本有子
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下缺
惠氏曰車與古通用毛詩出車云我出我車荀子
引作與下章云出車彭彭史記引作出與孟子曰
十月與梁成本亦作車梁養原按皇侃疏云夫
在車中執轡者是爲誰子乎似皇侃本誰下有子
字與石經合又按魯讀無也曰二字亦較今本

爲簡捷　又按避古通作辟古文多假借今文多用本字今本論語避字盡作辟蓋從古也　又按說文木部櫌摩田器从木憂聲引論語櫌而不輟與石經合今本作耰乃俗字也五經文字木部櫌見論語經典及釋文皆作耰似張參所見本亦作耰而唐石經仍作耰何邵公洪氏云板本作槾槾與櫌同說文無　豈洪氏所見又與今本不同邪　阮氏元論語攷勘記曰史記孔子世家亦無行字因丈人章而誤衍也

論

殼不分孰爲夫子置板本作植其杖而耘板本作芸子路拱而缺一字止子路宿殺雞下缺一字禮板本作義如之何其廢之也板本無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下缺

惠氏曰商頌那詩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說文曰植或作樴从置　攷勘記曰芸其事君子學下缺

子夏曰雖缺五字觀者爲致遠恐泥是以下缺一字君子不爲也下缺

養原按距本雞距說文足部借用爲拒耳張參說殊不分明

子夏曰大德缺五字山入可也

子游板本作游缺六字曰子之道爲可缺二字有缺一字君子之道焉可缺一字卒者其唯聖人下缺

志等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从乎板本作而已矣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下缺

案周禮大宰斿貢後鄭讀如圄游之游考說文从㫃从斿旌旗之流也古文作遊別無斿字葢斿即游之省文非別一字也觀石經此文知漢世已行此字矣又隸釋六武斑碑云長敷斿夏之文學亦以斿爲游

仕而下缺

曾子曰吾聞諸板本有夫字夫子未有自致也者板本作者也必也親喪乎

缺一字子曰下缺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論語

子贛曰紂之缺一字善缺一字當缺二字○案板本作之下缺不善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贛曰仲尼焉學子贛曰文武之道未墜板本作墜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作識其下缺

案墜與墜古字通荀子儒效至其頭而山墜楊倞注墜讀爲墜葢墜而云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元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春秋僖廿四年傳云以志吾過又昭四年傳云且曰志之

不蔽蔀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缺一字罪字板本有在朕躬下缺歸心爲所重民食喪缺一字寬則得衆敏則有功缺一字則說下缺

按勘記曰漢石經皇本高麗本不重罪字案書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國語周語引湯誓

云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墨子兼愛篇下亦云萬方有罪卽當朕身呂氏春秋季秋紀云萬夫有罪在余一人說苑貴德篇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此並大同而小異核其文義俱不重罪字　養原按寬則得眾下今本有信則民任焉一句按勘記謂皇本高麗本並無此句疑因陽貨篇子張問仁章誤衍今按洪氏所見本亦無此句與不驕威而不猛子缺一字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缺一字民之下缺尊其瞻視儼缺三字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

論　壬

乎下缺
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

七百一缺一字賈板本作沽諸賈之哉包周缺四字蓋肆乎其肆也缺一字

段氏說文貝部注賈者凡買賣之偁也沽假借字也

案訓賈者說文有及字在又部

周下缺曰言缺一字而在於蕭墻之內蓋毛包周無於下缺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３４
作者＝
页数＝７７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